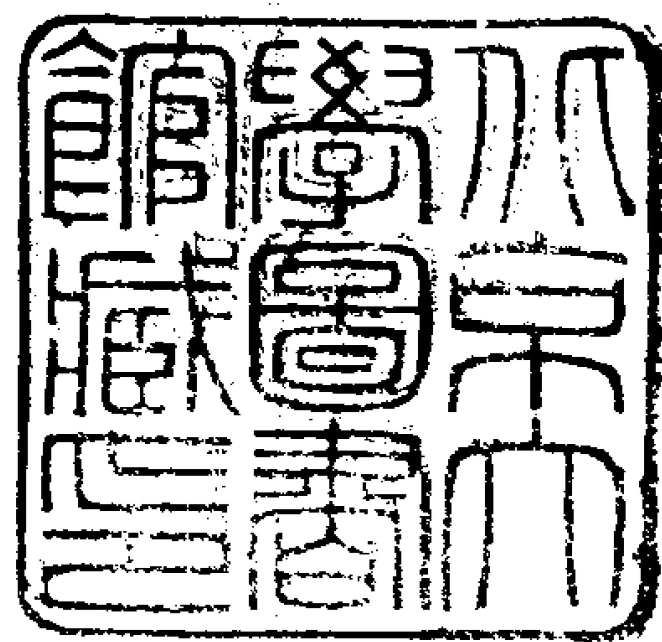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齊魯書社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32

齊魯書社

雙忠紀烈一卷 同治癸亥刻本

清周鴻祚、李之極等編輯、鴻祚之極俱雲南永昌府保山縣人、蔭生、此書即紀其父周兆歧、李仁山死難事、故名雙忠紀烈、兆歧字華軒、雲南丙午科副榜、仁山字靜亭、雲南保山縣恩貢生、二人同學授書、結為生死交、咸同間滇省回匪之亂、周李即首倡義師、及後藍李二逆盤踞川南、辛酉太平軍石達開部、亦竄入敘永、二人遂投筆從戎、由滇入蜀、同治癸亥、兆歧與賊戰於敘永之何家營、力竭捐軀、仁山見其友死難、衝入賊壘、身中數十傷、亦同時遇害、而敘永一郡、得以保全、邑人欽其忠烈、崇其功績、特輯是編以紀其事、凡當時滇蜀軍務、及逆匪情形、均詳其始末、而地方人士之紀載歌詠、亦并錄之、屬傳記體、卷首有同治二年劉庭植、鄭昭、王世德、宋易諸序、次為周鴻祚李之極所撰事略、末附邑人士之別傳文辭、全書眉注、尤為詳實、考周李死難情事、蓋感於地方紳士知遇之隆、故奮不顧身、而當時清廷所派大軍、如滇督張亮基部及福輯五軍門率師入川、皆未能掃除巨寇、周李二人以孤軍卒能屏障一方、亦難能矣、蓋同治初元、髮軍西竄、而川滇復舊有藍李諸逆、故城池被陷者極多、卒以道路不志、土吏啟順、石達開以一世梟傑、竟受擒於邊境、自後西蜀始平、然其初基、實始於此、宜其地方紳士婦孺、歎者長城、并建專祠、撰紀事以彰其烈也、然則此編所記、雖僅地方史實、而亦采風者所必錄也、

羅公出處紀事一卷附趙庭紀聞一卷 光緒壬寅刊本

清董清峻撰。述清峻，字漢蒼，四川南溪縣茂才。父游四方。光緒戊戌入尊經書院。時羅應旒解甲歸田里，應書院院長宋芸子翰林之聘，來主講席。儼然經師。清峻慕其為人，時趨請益，乃得聞其遺事，復求其日記、文集，撰成此書。首為自序，次羅公出處紀事，末附羅妻皮氏廻芝跋。時應旒已逝世。按應旒姓羅氏，字星潭，四川成都府崇寧縣人。好學，通經明史事，喜兵法。咸豐間補博士弟子員，兩下鄉場，皆薦而不售。庚申之交，天下多事，粵匪、滇匪竄入川境，與道多不知兵，至地方屢潰。應旒因投筆從軍，初入欽差大臣駱秉章幕，次轉戰滇黔，積功保至候補府道，至咸豐十年，英法軍起，召見養心殿，奏對海防事宜，奉旨發往直隸，歸李鴻章差遣委用。官至布政使銜、貴州候補道，歸田，卒於里，未克大用。著有文集、詩集、日記等。生平身經百戰，親歷險要，於西南形勢著為圖說，尤詳於西藏情事。此編取傳記體，述其從軍殺賊經歷，於當時粵逆、滇回及苗民諸亂，頗多紀實，足資考證。其妻皮氏，亦通經史，故次卷首列應旒行述，即皮氏所撰，文筆典雅，敘事簡要，巾幗人才也。其行狀與紀事互為表裏。次為趙庭紀聞，則應旒撰述，前有貴陽劉蘅及自序。紀聞所錄其先人教子弟立身處世之法，間及前言往行，記于同治二年。按應旒為咸同時以戰功著名於世，特以性情忠純謹嚴，常被上官嫉忌，至功多賞薄。余幼時常聞故老述其軼事，大多濟人之急、解人之危。雖回翔文武，罷官後，猶一寒儒，至今蜀人尚稱道之。此篇雖傳記私人，實咸同史實，至其發潛德闡幽光，足多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嘯崖先生逸傳 道光十一年活字本，五知書屋藏、

清徐如澍撰。如澍字春帆，貴州同仁人，乾隆己丑進士，翰林院編修，官至通政使司副使。與張虎拜為己丑同年，應其子鳳翽之請，為撰此傳。張拜虎字嘯崖，號么臣，天津人。乾隆戊子舉京兆試，己丑科聯捷成進士，嘗典試豫章，提學中州，及同考順天鄉試，得人最盛。其學問行誼，為世所重。此書奏前署誥授奉直大夫、晉封朝議大夫、內閣中書、宗人府主事、提督河南學政嘯崖公逸傳。奏中首為徐如澍撰嘯崖先生傳，次為其弟虎士手書節略，次周瑞撰原擬張嘯崖先生傳稿，次陳亮書後，末其子鳳翽述纂輯逸傳始末。奏後附道光十六年同里沈兆澐手跋稿，凡二頁，貼於奏後。兆澐官至河南布政使，為嘉道名卿，其文章遺墨，洵足珍貴。按鳳翽為虎拜長子，久仕江淮，道光辛卯守銅仁郡，時徐如澍已致仕家居，下車後，以係父執往謁，談論往事，追懷先人，因輯是篇，以資顯揚。按此逸傳，乃輯數傳而成，以其弟虎士所述較為詳實。近人所纂大清畿輔先哲傳卷十二虎拜有傳，足與此參閱。而此書最重要者，不在本文，而為奏後沈兆澐手跋。兆澐字雲巢，亦天津人，中嘉慶二十二年丁丑科翰林，咸豐初以督糧道代河南布政使，適洪楊北伐軍圍開封，澐登陴固守，力保危城，陞浙江布政使，卒謚文和，著有織簾詩屋詩文鈔等。此篇跋語所云，多遺聞故實，略謂憶先君子於乾隆庚子辛丑間，設帳嘯崖先生家，時先生奉諱家居，當道延長兗州書院教，先君子送以詩云：誰知適魯人，舊是采風者，握手想欣然，別意不堪寫云云。嘗為澐道先生品端學粹，望重一時，善楷書，官京師時，零殘辟幅，人爭寶之。阿文成公重先生品，凡其先人墓誌碑銘，篆刻固非先生所書，亦閱先生家傳，爰就素所聞者，附識於末，以誌景仰無已之忱云。末署同里後學。其文字簡潔，書法挺秀，洵無愧名翰林矣。是篇雖係逸傳，然其人其文均足傳世，蓋亦蒐輯先哲前言往行所取材，且又正史所不及也。

妙香館詠物全韻一卷　道光癸巳刻

清銘岳撰。岳字東屏，號瘦仙，漢軍旗人。道光十四甲午舉鄉試，次年乙未聯捷進士，後官江西寧都州、署廣信府，所至有政聲。咸同間洪楊陷金陵，岳以知府籌餉濟江南軍，輾轉至浙江。同治間杭州陷，援浙陣亡。續碑傳集忠節有傳。岳博學多才，家道極貧，工詩詞，長文學，初教讀於英煦齋相國第，而英被抄沒，中年後始得一官，稍濟窮困。按岳生平性落拓不羈，好飲酒，酷嗜金石書畫，實旗籍有識文士。史稱其好為詩歌，以詼諧行其諷勸，觀此書足証明。是編一卷，刻於道光十三年，人著妙香館啟蒙集四卷，此書前有湖雲序，末附岳自跋，略謂吾故即兒童諸玩物，各命以題，各綴以詩，欲觀者有所警焉，俾有以丟之遊戲為不遊戲者，吾韜焉。故岳雖取兒童事物為題，實紀社會風俗遊戲之作也。全篇凡三十韻，其題紙鳶、不倒翁、影戲、竹馬、擊球、空中、泥錢、自行人、臥哥哥、拜妹妹、太平鼓、兔腕火、胖撲蹦、圍棋兒、九連環、蓮蓬人、皮老虎、泡戲、泥捏餑餑、娑娑車、老頭兒背火妻、吹糖人、走馬鐙、琉璃鬠、栗、放爆竹、門蟋蟀、翻穀、紫姑、毽子、兔兒爺等，題想文章，極有風趣。求之旗士，尤為難得。每詠五言十六句，實清中葉之都門風物記也。文字亦詼諧有致，如吹糖人云：春信錫鑼裏，兒童闊貸郎。毋剛呵索餅，人又喚吹糖。有生皆蓬境，無夢不甜鄉。按昔人記載京都景物，多偏述各種習俗，此則專記兒童玩物，雖屬寓意，實別機趣，可謂創始之作。故此篇自有其文藝價值。至其屬辭比事，新穎清麗，猶餘事矣。

揚州考略一卷 同治間原抄本

清無名氏撰。據書中所記，皆同治六年洪楊亂後地方情事。分題紀載，評論言簡義賅，頗具史法。內分程途、郡城、市廛、田疇、屬邑、官制、客居、風俗、土產、人物、古蹟、政治、教育等，共十二門。所紀各類，皆能考證沿革，言其利弊，雖不著撰者姓氏，要是邑人之具有學識者也。如記人物，謂咸豐初賊蹤倏來倏往，處處兒表流離，培養人才，匪易易矣。下五屬始終未遭兵燹，江南江北避地者，咸攜家以往，為書與籍既未表失，又得名流碩彥鼓舞陶鑄，故人才勝於曩昔。泰州以古學

擅長，多著作手。寶應劉氏經學傳家，朱氏自文定公後，時有達人。高郵王氏經術文章，卓卓可考。夏氏之學，亦有淵源。東臺吳氏以詩絕少知名之士，亂後文風丕變，日異月新。興化自昔多才，蔣秉工書工繪工醫者，復接踵而起，不獨板橋老人足稱畸士也。郡城冠蓋揚郡，童子通儒，乃往理室為理學標宗，其子孫罕能繼業。阮文達為經師重望，其後嗣亦難繼前徽，雖有髦士，匪我思存矣。然而曾文正底定江南，尚然或於江東三老，則此郡未嘗無人也。吳文節、袁節高風，張臨清孤城捍敵，其英

風猶未泯也。附於校之士，或宗理性，或尚經術，或究心於天文、曰股之學，固將成家。即書畫歌詠末節，其造詣亦未可限量。作者通論近代人物學術盛衰消長，能見其大，能識其微，文字清越，猶其次矣。其他各篇，堅實亦多類此，蓋非猶經生所能撰述。按洪楊陷江南後，揚州失陷最早，咸豐三年陷，十一月克之，六年復陷，八年再陷，人民死亡，屋宇毀壞。事平後頗多建置，惟一切文物風習，與前大異。觀乎是編，即可見其大略矣。此書專紀亂後情形，其重要實較亂前為最也。

國史通義一卷 光緒二十九年刻本

清林傳甲撰。傳甲字魁雲，福建侯官人。光緒壬寅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中本省鄉試第一。闈墨萬言，傳誦一時，時人多讀而摹倣之。宦游兩湖極久。傳甲精於天文歷算、輿地測量之學，博通中西，著述極富。所論政治史地，并能洞見本源，亦通儒也。其著作關於算術者，有微積集証四卷；關於輿地者，有羣經輿地編、編今釋、皇朝方輿紀要、續海國圖志，凡數百冊，編緯參帙浩繁。其紀遊之作，若湖南驛程紀、福海驛程紀，皆徵之國史、隨地考証者也。傳甲之學，博海深思。其母亦工詩文，明體例，故凡有撰著，多有其母劉氏敘言。此書雖言與國，分類論述，而考古証今，識見宏達。全書共分疆國、着筆、分合、考論、掌故、增改、形勢、兵謀、異同、比喻、經營、測繪十二篇，每篇皆概論古今，縱觀中外。卷首諸篇不憚繁瑣，具考論掌故、增改、異同各章，每發前人所未發，言人之所不能言。而形勢、兵謀諸篇，則以地理立論，純乎兵家之言，并証以歷代興亡之故、與邊防地理之關係。經營一篇，廣地圖之實用，凡水利、礦路之要務，悉在於是。

末論測繪，不足見傳甲算術之長，特為治圖而不深究算學者說法耳。此書觀其目錄，似甚平庸，而內容實極宏博。如論京師形勢，謂在遼為南京，遼之疆域，此為最南也；在金為中京，金之疆域，此為適中也；在元為大都，元之疆域極廣，此為最大之都會也；在明曰北京，明之疆域，此為最北也。形勢何常，惟在善守而已。遼以此為南，則閩南十縣失；明以此為北，則塞北三衛棄。金宣宗不守中京，而遷汴州，則中者偏矣；元順帝不守大都，而奔和林，則大者小矣。前鑒昭然，君子懔之。然其北通瀚漠，南撫中原，宅天下之中，規模遠大，固非長安之狭隘、金陵之浮薄所能及矣。足見作者不僅精於輿圖，且深明史事。近人對於都城，頗多紛紛議，讀此可恍然矣。書中於李申耆、魏默深諸地理之誤，亦多糾正。全書通論史地，旁述邊疆重要，標題抒見，自成名章，不僅可誦，且可法也。余前曾見傳甲所著天算稿本一冊，以價昂未購，思之殊可惜矣。

荊楚要覽二卷乾隆十一年刻本　五知書屋藏

清陳蔚章撰著，王雙崎鑒定。蔚章湖北孝感縣人，武昌府學生員。雙崎名通明，乾隆十年任武昌府學院長。此書即蔚章為諸生時作，雖為備場屋策問之用，而於兩湖地理沿革風俗文物考據殊詳，足稱佳著。前有其師王道明序，及作者自序。王序謂陳生幼秉淵識，長洽夙聞，藏器有年，席珍是待，念荊楚為父母桑梓之邦，實文物衣冠之會，山川景物，載在職方，事業文章，炳於天府，列史之

紀載過煩，楚乘之蒐羅或略，詳加采輯，遍與咨詢，江漢遠溯嶓岷，分野詳徵翼軫，人物紀羲軒以上，風俗采蠻鴂之墟，文簡而該，語質而信，余展而閱焉，既嘉其核，復喜其勤，尺幅備三楚之規模，片牘具兩湖之故實云云。蓋是編分題考論，按事數陳，旁徵博引，洞徹本原，雖屬抄輯，而獨具見識。內容分荊楚考、翼軫分野考、南岳衡山考、永州九疑山考、江漢源委考、荊楚九江考、荊楚雲夢考、荊楚沱潛考、荊楚水利考、荊楚山川考、荊楚古蹟考等，是為上卷。次荊楚沿革考、鄂城復歷考、荊楚建官考、名宦考、流寓考、戶口考、風俗考、形勝考、要害考、兵制考、屯田考等，及撫征苗蠻考、荊楚文籍考、荊楚人物考，是為下卷。首頁則冠以湖廣全圖，以觀其目錄，即知凡荊楚之山川建置、政體兵制、風俗戶口、人物、文籍，靡不詳紀，評論得失，關於兩湖記載，足稱首創。全書雖不免簡略謬誤，然大致具備，且獨闢體例，實地理雜考中之佳者，可見作者才識，固不僅足資策問已也。又是書刻版極劣，而流

傳甚少，故名弗彰，然其考証精確，多可取也。

錦官錄圖海圖考四卷 嘉慶丙子刻本

清李錫書撰、錫書字見菴、山西靜樂人、乾隆庚戌進士、嘉慶間歷任四川汶川、蒲江、蓬州各州縣、凡三十餘年、並充甲子等科鄉試同考官、與石韞玉等[illegible]友善、所治各邑、均著政績、錫書於學無所不窺、經史輿地、猶多獨見、此書即其作令時撰著、共分八種、名見菴錦官圖、蓋辭官後、僑居成都、故名是書即其一種、前有自序、略謂嘗讀山海經、而病其說之荒誕、又觀書傳所紀東南沿海、西北則絕未見海者、豈西北無海、抑足跡有所未經歟、本朝收服西陲、殆萬餘里、聲教所通、直達海澳、是從古未之見聞者也、入貢遠且通、商行旅、其地其民、胥可徵也、書將歷既久、博采旁搜、得其大略、不出戶庭、而東書萬里、胥在此矣、因繪以圖、贅以考證、且以質山海之虛、而補禹貢之缺云、其內容卷一關東、南海首關東圖、次考証、即紀遼錦三韓之地理沿革、次南海圖、次考盛京、日本、台灣、及廣東各處沿海之地理險要、政教種族、卷二北口、亦首[illegible]北口圖四、下亦附考、[illegible]今藩蒙各地形勝、卷三西域、西[illegible]藏、先西域圖、則考新疆各路之古今沿革、後西藏圖、則述前後藏之風土民俗、凡城鎮、商務、軍政、典制、皆為詳紀、而以雜錄山水附之、卷四西洋、先紀外蒙古、及新疆北部、與俄屬接壤諸地、次紀紅毛國與烏兔國等、即今回疆、亦以雜錄山水附之、全書共四卷、六圖、其北口四圖、合為一圖、為右邊陸地、凡所考據、大皆精審、唯儘此一路、僅傳名號、疆里未確、其他地里形勢、亦有小誤、要不失為佳構、按錫書生平、游宦蜀北[illegible]汶川、蒲江諸邑、皆邊陲蓁莽之區、既鮮文物、復無圖籍、足資采綴參攷、故所紀載、多摭傳聞、自難免耳食譌誤、然竟能成此宏篇鉅製、其思想見識、洵邁常人矣、又錫書在汶時、曾纂修汶川縣志、[illegible]亦足見其注意地理史乘也、

廣東英德縣鄉土志 光緒間抄本五知書屋藏

此編係原稿本一厚冊，不著撰人姓氏，亦未署書名，據其内容，則光宣間英德縣鄉土志也。按光宣間朝政維新，學部檄命各省，撰各州邑鄉土志，以供學校教材參考，并為之總訂門類，使自采訪，故今日所見鄉土志，其詳略雖殊，體例則一。此書次第類別，似亦奉令撰輯者，推較一般鄉志加詳，其目錄共分歷史、政績錄（下分興利、去害、聽訟三門，由宋迄清）、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古蹟、祠廟、坊表、橋梁、市鎮、學校、山水、道路、物產、商業等，其中尤以歷史、耆舊、兵事各篇，最稱詳審，記載翔實，不下方志，而兵事錄所述，凡明清兩代之中外軍役，靡不備錄，尤咸豐時會黨、土匪紛起，而三合會所稱紅巾，時擾粵東，此書附撰克復英德縣城記一文，詳紀會匪臨城始末，與桂撫蘇鳳文所輯堂匪總錄、股匪總錄，足資互証，亦可補史志之略。他如歷史、耆舊，或考據精詳，或敘錄簡要，較之他志之疆域沿革、人物政蹟，不多讓焉，故是篇於鄉土志中，允稱佳著，所惜者，始詳終略，殊美中不足，或限於史材，或迫於時限歟。按英德舊屬

嶺南道，為粵北重鎮，今粵漢鐵路即經其地，古名含洭縣，漢置以洭水得名，故城去今縣七十五里，元省，宋志訛作浛光，即今浛光鎮也。明初置巡司，并築故城，此篇皆能考其建設沿革，其取材多屬府志、舊志及碑碣、采訪四等，出處均注於本文之下，洵足見作者具史識矣

大清乾隆丁酉浙江省鄉試全録一冊 道光丁酉抄本、五知書屋藏、

清彭元瑞序、呈俞恒澤手鈔、冊内署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浙江鄉試、是科考試官為南書房供奉署工部左侍郎彭元瑞、翰林院編修茅元銘二人。元瑞江西南昌人、丁丑進士。元銘江蘇丹徒人、壬辰進士。按清代舊制、每鄉試放榜後、即由考試官以新舉人題名録進呈、並撰序文、典麗堂皇、已成慣例。此冊首頁有道光丁酉(十七年)年十月、苕琴俞恒澤、時七十有七、並有朱文印、為「恒澤之印」、「苕琴」及「奉使不辱」三章、是恒澤曾為行人之官。其手録此冊、正甲子一周、而是科無恒澤名、其經歷亦不得詳。或者其父兄曾舉是科歟、而此科俞姓僅第四名海甯俞超、四十二名錢塘俞理二人而已。冊中首録考試官、及同考官姓氏履歷、次録三場五經題目、次録首名制義、末為中式舉人九十四名、副榜十八名。至是科人材、有海鹽馮桂芬、秀水汪如洋、會稽茹棻、歸安侯建融、仁和汪本莊等。所出鼎甲尤盛、如汪如洋雲壑、庚子會試殿試皆第一人、世稱佳話。而茹棻古香、則甲辰殿試第一。侯建融耕菴、又甲辰會試第一。人文之盛、一時無兩、而是科三人、竟得兩會元兩狀元焉、蓋江浙文化、自來即較他省為優、觀此題名録益信。然後來以功業文章顯者、則僅第三十八名之馮桂芬一人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漢員爵秩俸祿考 外藩蒙古附 同光間刻本

本書不著撰者姓氏，而[illegible]清內務府或吏部所纂輯刊布。書中僅錄漢官爵秩俸祿，首爲漢員襲蔭官俸，由公侯伯子男、輕車都尉、至恩騎尉，其爵凡分五等，歲俸銀則由七百兩至四十五兩。次京內文職官俸，始正一品內閣大學士，從一品各部尚書及都察院左都御史，皆歲支正俸銀一百八十兩，米三十八石，正二品各部侍郎，從內閣學士及翰林院掌院學士，正俸銀一百五十五兩，俸

米三十三石，正三品左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及詹事太常寺卿，從光祿寺、太僕寺卿，俸銀一百三十兩，米二十七石，正四品通政使副卿、大理寺詹事府少卿，及太常鴻臚太僕各寺少卿，從四品翰林院侍讀侍講、國子祭酒、內閣侍讀學士等，皆銀一百五兩，米二十石，正五品左右春坊庶子、六科給事中、六部郎中，及欽天監正、太醫院使，從翰林院侍讀侍講以上各官，歲銀八十兩，米十五石，正六品中允、司業及六部主事，從六品贊善、修

撰，正七品編修、經歷、博士，小京官及從七品檢討、中書、靈台郎，銀四十五兩，米八石，正八品主簿，從吏目等，歲銀四十兩，米七石，正九品司書、贊禮郎，銀三十三兩，米六石，從九與未入流，銀三十一兩，米六石。次京內府縣司坊官俸，首正三品順天府尹，歲銀一百三十兩，米二十七石，正四品府丞，銀一百五兩，米二十石，正五治中，正六通判，知縣，正七縣丞、教授，從府經歷，從八訓導，從九照磨，及未入流，與京官銀米同。次京營武職官俸，首從二品

副將，俸銀五十三兩，薪銀一百四十四兩，正三品參將，從三游擊，正四都司，正五守備，正六千總，正七把總，俸銀皆按十成支給。雖無俸米，而有薪銀及蔬菜燭炭等銀兩，較之文職優厚多矣。次外藩蒙古官俸，首喀爾喀汗、科爾沁三親王，每歲支俸銀二千五百兩，米五百九十石，緞四十匹。次諸部落親王，次世子、郡王、貝勒、貝子、鎮國輔國諸公，及台吉、子男、都尉、騎尉等，次下嫁外藩公主，首固倫公主、和碩公主，次額駙，銀一千兩至二百

五十兩、次下嫁外藩之女郡主、銀一百六十兩、及縣主、郡君、六品格格由一百一十兩、至三十兩、故全書分襲蔭、京內文職、京內府縣、京營武職、外藩蒙古、乾清門行走、下嫁外藩公主等七類、以府尹州縣附於京內者、則為具他言俸祿者所不及、附以外藩公主、尤屬創見、其可注意、武職及宮內侍衛、地位雖卑、而俸祿優渥、倍於文職且皆十成支給、至文職俸米、其數均僅五成、觀其大小俸祿、皆極低廉、亦可見昔日社會之簡樸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粵政務實鈔不分卷 光緒五年刻本

清廣東布政使署輯刊、不著纂者姓氏、按此冊因係官書政令、故無奏數撰人、全冊皆光緒初年、廣東布政使按察使二署文件告諭函札、由光緒二年五月、至五年二月之文件底稿、凡該省當時之政治刑法、劉匪教育各端、均於此可見、實粵省之邸報也、觀此冊所佈諭札、即足知地方社會情形、其中頗有關係重要者、如二年六月、曉諭科場、嚴查匪類告示、及三年正月、嚴拿匪類告示、同年七月嚴拿剪辮奸匪告示、又同年九月楚豫兩粵客商英[illegible]傳牧某、控地棍廖鳳鳴等截阻衛船各情呈批、同年十月、查辦知府銜同知潘世淑、舉人黃珉被控九案詳摺、及三年禁各書院不容閒雜人等朦混居住、與會詳各書院整飭章程等、或關軍政、或關典制、均屬重要史材、并可見洪楊亂後、已近十年、兩粵匪逆、仍未平靖、竟致秋闈大典、科場重地、亦有匪徒混跡、雖屬人之良莠不齊、而社會人心、尚未安定、於斯可証、他如秀峯書院、桂山書院、內均有訓蒙行醫之人、於書院門口貼條曰、某人書館、某人知醫、漸至挈帶眷屬、招攬親

朋囿而滋生事端，亦可見當日士風及書院情形。寒士清貧，以訓蒙行醫爲其副業，雖與院章不合，且非體統，而情則實可憫。按此冊所錄刊政令共百餘件，而以劉匯考試二者最要，其他亦有關地方故事，均采輯史志者之參攷也。

卉菴摭言二卷 乾隆己未四年刻本 五知書屋藏

清徐鍵撰。鍵字啟東，號卉菴，浙江西安人。按西安屬浙江衢州府，故徐氏又署三衢。卷首書西安徐啟東著，世人因以鍵爲秦人，實誤。考鍵乃三衢世家，乾隆時其父曾任安化縣令，胞兄徐鉞、徐鏜皆以文執知名於時。雍正甲辰，鍵遵功令督修堰事，距城二十里，潭曰白馬潭，堰曰光祿堰，捍災禦患，鄉人德之。此書凡上下二卷，前有乾隆己未自序，次爲目錄。分人鏡、勝略、筦闚、薈叢、皇芻五門，所列

細目。人鏡乃述前賢之嘉言懿行，傳紀軼事，共三十五條；勝略則紀山川古蹟、珍禽奇獸，共三十三條。至下卷筦闚門，蓋考據音韻、金石、風俗、古蹟，大皆有關文章學術，名曰管窺，乃謙詞也，亦共十三條；次薈叢，則屬雜說異聞，言狐說鬼，凡二十六條；末皇芻，則紀當時社會之耳聞目覩、奇事新聞，共二十四條。全書雖列五門分題記述，要以懲惡勸善爲歸，而事以類聚，不別先後，首記應公子一言：明嘉靖間應公守饒時，因枉殺寡婦幼子，致絕嗣

後其子荒淫無度、財敗身亡、取以為戒、文後評語卉菴曰、余撫言始此、遂以冠於篇、集中隨事屬詞、先後概不詮次焉、以次每條之末、多附卉菴跋語、書中記載頗關史實、自序謂野史稗官、筆削由我、可見作者旨趣、如仁菴公陳章甫諸條則記清軍破金陵南明馬士英兵潰事、朱公子朱未孩則述吳三桂遺聞、除明季軼事外、則均清初社會情事亦可見當時之風俗民情、雖不免失之簡略、然皆信而有徵、亦雜考中有用之著、為談掌故者所取資也、

晚翠軒筆記不分卷 咸豐三年刻本

清張丙煐撰、丙煐字虎頭、河南祥符人、為開封世族、自謂道光壬寅、佐戎幕於津門、又自敘家世、謂曾祖錢塘公、歷任粵西州縣及浙之秀水錢塘、先伯父學士公、在純廟時直南書房最久、皇十一子每有詩、必以揭示校、時和相當路、與洪稚存、吳穀人諸公皆不附和、又先大父守永平、嘉慶二十三年東巡、蹕召見天語溫諄、即丙煐祖孫父子恩遇極隆、是書前後無序跋、卷首署奧山張丙煐著、書中謂與何小笠學使為同里硯友、按小笠名裕承、曾任四川學政、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翰林、是知丙煐籍屬祥符、與何紹基雷以誠等皆相友善、蓋丙煐於嘉道間、以收藏書畫鑒賞金石著名於時、書中所記、除掌故文學外、多考証書畫金石、頗具才識、亦雜考之作、惟不分卷帙、不著題目、僅分段記述、實多珍聞、其收藏亦多精品、如自記於道光庚子、得王石谷撫江貫道廬山松翠圖、江心怪石圖等四蹟、及沈石田潑墨雲山圖及宋牧仲所藏董文敏倣米雲山等、皆足資藝林考

証、其關清初史實者、如記顧亭林所譯康熙十二年時憲書、所書詩稿、乃閩督范承謨被耿精忠幽害始末、謂范為耿逆幽於土室、凡五年、所作百苦詩、考范公遇害、在十六年、而耿逆兵敗歸降時、何以未遭兵燹、得至亭林先生手、為之編次審定、并以楷書重寫、又百數十年而流轉都門、乃范詩原稿、及亭林手冊、同時獲得、既分復合、安得不謂鬼神呵護耶、於史事軼聞、殊□珍貴、他如[所]記高宗與羣臣遺事、及仁宗時五有教匪之亂、均可補史傳之缺、□□是編□□□□□□□□□流傳甚少、彌可貴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靄樓逸志六卷 道光三年新刻本

清歐蘇撰、蘇字審珍、號叔瞻、又號靄樓、粤之東莞人、乾隆貢生、其經歷不詳、據書中所記、謂歲丙午（乾隆五十一年）予館于雞陵、有奉佛清境、顏曰龍溪、予東家黃君曾祖所建也、又記余先大父文學蓮峰公、諱捷元、初名光佩、字劍五、取歐冶子鑄五劍、光彩如芙蓉始生之義、博學有口辯、蓋作者生平、多設帳課徒、與袁子才同時、故□記袁事、卷前有乾隆五十九年自序、謂景仰范文正公之為人、而無其遭逢、又素慕李笠翁之行事、而無其饒裕、又書欲著茶山志略、將本鄉之山川人物、別為志傳、但十年來筆削、未敢遽以問世、是蘇亦懷才不遇、欲以著述自見、此書共□六卷、每卷三十則、全書凡一百八十條、取雜記體、分題記錄、多見聞時事、由典制人物、地方風俗遺聞、以及因果報應、靡不著錄、而以懲惡勸善為旨、其可采者、一以作者生當雍乾之世、去古未遠、故所記載頗有關清初史實軼聞、足資采擇、一則所述時人時事、皆詳記其地理姓名、及科甲經歷、[皆]信而有徵、足補

志傳之闕畧。如序例云。名為逸志。寔以世所遺軼之事。徒傳於口。未經筆載者。一一採之。頗異乎近世蒲留仙聊齋志異。袁子才之新齊諧。沈桐鳳之諧鐸。可知著作之事。隨處皆足。正不待索諸耳目見聞之外。而後為可駭也。可見其以事實為據。着筆不苟。其關史事者。如卷二記歲甲申。明鼎革。王師未至。隆武立於閩。乙酉科舉行鄉試。予邑與荐者十餘人。及粵歸順。而是科人等。不與科分之數。但此輩猶以孝廉自待。施威逞勢。可為邑志事故。他如記唐解元墓。則為後來筆記家所傳抄。全書雖多屬地方瑣聞。且言神鬼異事。然均前明及清初之社會遺事。其傳記[illegible]。粵人尤多。雖僅一隅史錄。要亦徵文考獻之所資也。

留香閣遺稿不分卷 光緒十二年刻本

清沈際昌撰。昌字子常。陽湖人。少有志節。為學治左氏春秋。尤長兵略。遊京師。舉咸豐元年順天鄉試。次年禮闈報罷。時洪楊連陷東南。際昌乃佐同里硯友浙江布政使汪本銓治鄉兵。後入皖撫翁同書幕。嘗陳政務軍略。許藥舫中丞之復瓜州。即出際昌贊畫。敘勞不受。時論韙之。生平以才長莫展。鬱鬱不得志。後其鄉常州被陷。際昌携疾亦没。綜其議論策謀。多關東南大局。蓋傑才也。此書首列遺稿校訂姓氏。為翁同龢。陳彝。劉毓楠。唐咸仰等十八人。皆同光時名公鉅卿。次有翁同龢。陳彝。劉毓楠。楊房修。曾晏諸人序。及曹[illegible]星煥沈子常傳。多係際昌同年。末有封邱何家琪書後。於際昌文章經濟。皆極推重。棠劉序謂陽湖沈子常同年。少負異才。讀書善屬文。留心經世之學。常修社全臺課藝。壓時輩。咸豐辛亥。舉京兆試。時江淮用兵。為當道籌方略。如審勢篇。上翁月舫中丞書。請守揚州說。皆關東南大局。雖不能用。而一種嶔崟之概。自不可掩。其時藝乃應試之作。理精詞銳。足為後學津梁。平生著作繁富。兵

大後所遺僅此、余謂子常奇士也、果能得志、其功名設施、殆未可量、竟抱憾以終、所謂時命者非耶、翁序謂咸豐辛亥、先兄公與試京兆、所取多鉅人通才、先生以是科獲雋、丙辰丁巳間、嘗在先兄幕中、參軍謀、瓜州之役、與有力焉、先生以雄傑之才、不為世用、憔悴以沒、其遺文留於兵火後者、僅此、此可為歎息者已、汪公衡甫賢者也、先生久與共事、其賢可知矣、皆可見作事功才識、此編為其子炳奎編次、乃散失所餘、僅十餘篇、其重要者、為咸豐初年之手賊建議、如審勢上翁同書書、請守揚州及毀殘寺二說、皆関係時事政大計、頗具卓見、而作者之深謀遠識、於此書亦可見一班矣、

錦官錄四書臆說十二卷 道光間刻本

清李錫書撰、錫書字見菴、山西靜樂人、乾隆庚戌進士、嘉慶間歷官四川汶川、蒲江、蓬州、大邑各州縣、並充甲子科鄉試同考官、去官後寓居成都、故其著述俱稱錦官錄、錫書於學無所不窺、尤精史地、宰汶川時、曾創修邑志、著有錦官錄八種、多考証經史之作、此書十二卷、前有自序、謂臆說者、本王姚江五經臆說之舊名而襲之也、自去官後、流寓錦官、已歷八年、間有舊遊相從問業、亦不出四子書以相質証、歷年既久、凡得十二卷、非敢問世、每卷紀年、以待參酌、緣前八卷、都是泛濫、後四卷乃尋得歸宿耳、云云、其卷一大學、卷二中庸、卷三論孟、卷四五六泛論仁義礼知、卷七說學、卷八說人、卷九答門人問天理、卷十答門人問董子、卷十一答古本大學、卷十二江原講義、按江原即大邑縣舊名、亦論大學、蓋前八卷係論証四子之理、後四卷專究儒學之原、凡論仁義礼知孝弟等、頗多精義、其於昔賢自孔孟後獨崇朱子、作者於漢儒、固多攻訐、於宋儒亦斥其粗糙、雖不無偏見、要能窺見儒學本原、亦通人也、如卷十一說性道云性與

天道、仁義禮知四字備之矣、漢儒不知、雜以信字、是以亂質亂天理也、故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亦覺非是、孝弟是仁、忠信是義、廉恥二字兼禮知、凡此皆後儒之混雜也、聖人之道、至孟子之後、遂失傳、漢儒窮經、全不見道、宋儒倡明聖道、亦失於混雜、明道橫渠粗糙不少、惟伊川篤實精確、卓然有成、故朱子所言、大半稱伊川、朱子之學直接孟氏、其餘諸儒、有何成處、此論力闢諸儒、獨伸程朱、均見卓識、超然獨遠、其他精語尤多、是作者雖主宋學、而不拘執、此其所以高人一等歟、

臺灣雜詠合刻不分卷 光緒辛巳刻本 五知書屋藏

清王凱泰馬清樞何澂等同撰、凱泰字補帆、寶應人、台灣巡撫、清樞字子翊、福州人、台灣校官、澂字竟山、山陰人、撫署文案官至太守、此書乃三人在臺時雜記、卷前有新城楊希閔龔顯曾二序、及陳錦初題詞、末附烏程汪曰楨何澂跋、澂自述此編緣起云、光緒建元五月、寶應王中丞奉命渡台撫予隨營辦理文案、越四月而中丞病作、又一月中丞內渡就醫、遽捐館舍、杜陵失武、余甚慟之、方中

丞之在台也、公餘之暇、日事吟咏、因作台灣雜詩、積至三十二首、嗣於病中、又作續詠十二首、予皆錄稿置行篋中、次年豐順丁中丞(日昌)按篆、復命予進署、勾稽之暇、與汪序東(曰楨)明府、林鶴孫孝廉、倡和為樂、惟時馬子翊孝廉、校官台灣、子翊詩人也、作台陽雜興三十律、示予、予亦得二十四律、互相參攷、又三年回閩、知子翊歸道山、因檢其遺稿、並王中丞稿、彙錄成帙、付之手民云云、足見此書[illegible][illegible]寶凱泰倡之、其屬僚續之也、故汪曰楨識

云、台陽雜詠二十四首、山陰何竟山司馬謨所以補馬子翊廣文雜興所未及也、或記風土、或志方物、至于臚掌故、述近事、及制度之沿革、道里之遠近、莫不詳明典核、則并撫民夷安疆圉之略、亦寓焉、是曰詩史、大有關係、允為必傳之作、豈徒流連光景、挈短較長哉、按汪氏學者、而推崇如此、則內容價值、可以概見、案此編首王凱泰台灣雜詠詩三十二首、續十二首、次馬子翊臺陽雜詠三十首、次何澂續二十四首、各詩皆附詳註、凡臺灣之風土民情、典章制度、以至明清軼聞、均詳記靡遺、誠如汪氏所云、作者並得諸目所親驗、讀者皆喜為耳所創聞、使插架中復增一有用之書、亦大快事、蓋自來言台事者、如藍鼎元、黃叔璥、吳廷華等、或為雜詩、或譔紀事、俱稱名著、然皆往事陳跡、此書則擇輯遺聞、著錄近事、讀之尤為確切、且此三人之著互相較補參考、亦不重複、雖非專紀史實、然其要實不在使槎錄等之下也、稱為有用之書、豈虛譽哉、

前後蜀雜事詩並注二卷 清光緒四川刻本

清張祥齡撰、祥齡字子馥、四川漢州人、其經歷不詳、觀此書著錄、蓋亦博通典籍、深明史事者、全書以詩及注記載五代時前後蜀史寔、考據博洽、尚稱徵信、乃以詩為綱、以注為目、計分前蜀後蜀、各五十首、別為上下二卷、前蜀始於王建、所謂、斬蛇當路裕西王、燒棧開山起舞陽、嘉節圖呈呼萬歲、排麟環鳳拜龍光、以蜀建号雖始於三國、實盛於五代、迄宋太祖平蜀、卷下始於孟知祥之有蜀、終於孟昶請降、本書多據正史野乘、並注出處、不啻五代蜀國之紀事本末也、間及遺事軼聞、亦頗可取、良以蜀之建國、自劉氏後世鮮知其詳、而見於史籍者、又散漫無次、此編以前後蜀建國、會通貫串、取材均屬正史、考証尤為精賅、亦別史之佳構矣、按上卷前蜀注、多引五代史、蜀檮杌、新五代史、宏簡錄、錦里耆舊傳、鑒誡錄、天中記、五國故事、清異錄、幸蜀記、輿地紀勝、容齋五筆、蜀志諸書、下卷後蜀所引、除上各書外、又有三楚新錄、北夢瑣言、堯山堂外紀、十國紀年、五代通錄、山堂肆考、野人閒話、岷山異事、邊州見聞錄、餘冬錄等凡百餘種、其取材之廣、搜輯之勤、上

而典章制度、下而遺俗瑣聞、蓋不僅有關五代史跡、凡遠古蜀中建制、地方沿革、亦可於是書窺其大略矣、觀其徵引之富、記載之詳、足证作者邃於乙部、至於文詞典雅、條理井然、猶餘事也、

法越交兵記五卷 光緒十一年鉛印本 五知書屋藏

日本曾根俊虎輯著、大清王韜刪纂、越南阮述校閱、曾根俊虎字嘯雲、海軍大尉、光緒初數次來華、久居滬上、王韜字紫詮、長洲人、咸豐時、曾上書太平軍、為清軍所獲、逃居香港、因號天南遯叟、光緒時復歸淞滬、阮述字荷亭、光緒五年、曾充貢使來華、長於詩文、此書乃曾根與王氏合著、紀載詳確、為言法越戰役之佳構、蓋自戰爭起始、以至和議之成、曾根嘯雲與王紫詮均居滬瀆、得當時朝野傳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中外記錄、皆目覩耳聞、故能言其始末、全書共五卷、凡越南之山川地理、風俗物產、以及法人之侵略、清使之交涉、與夫黑旗軍劉永福之抵抗、無不備載、尤以黑旗軍事蹟、世人多莫能詳、此編並附其史略、錄其檄文、諭徵文考献者所取資也、此書取傳記體、分條紀述、間及軼聞、至其取材、其凡例謂是書所載、大半係得諸各報所登、並越南滇粵香港各處電傳、以及友人歷述在越南清陣中目覩交兵實狀、其中章奏各件、或見之京報、或譯之

西文間有內外諸人之論說足資採擇者莫不歷載以資考究至法越開戰之緣起清法交涉之關鍵要必窮源竟委務使實事求是庶幾不失體例云云足見本編內容詳徵博采務求詳確書中所述黃旗黑旗始末及所附地理軍事各圖皆頗重要而為他書所不及者按法越交涉自和議成後紀載殊多如越事摘錄越事備考等然或略而弗詳或偏而失實均不逮此書首尾具備有筆有法之足目為信史也

蘄春紀略一卷 附孥辦教匪紀事光緒己亥刻本

清羅緗撰緗字雲塢四川華陽人咸豐辛酉科舉人歷任湖北安陸蘄春江夏州縣垂三十年在蘄春尤久自光緒二年丙子宰安陸後即居湖北後以剿匪功績保舉卓異游升知府蓋同光間髮捻回諸叛逆次第掃平然大亂初定人心未安而秘密會黨如哥老會燈花教等仍潛伏西南各省乘機起事此書即緗追記在蘄春任內所辦各會匪始末詳情後附安陸折毀塩局及孥辦教匪兩紀事前有光緒戊子自序記于武昌者卷末附有同鄉故舊之和詩跋語書中除紀事外多錄當時督撫札文及緗辦匪稟牘示諭時鄂督為裕祿壽山巡撫為奎斌樂山武昌知府為李有芬號香圃凡札諭詩文下皆詳注姓名官職科分略歷足資稽考按安陸居孝感雲夢之北蘄春則隣于廣濟黃梅據武穴田家鎮上游於清均屬江漢道時漢黃德道為江人饒宇蓉舫蘄春當水陸衝要土匪尤多據書中所記謂有燈花教王覺一襲城事緗首禽主謀熊定國又蘄水縣民何靜然在距縣

七十里之花屋地方、豎立紅旂、號稱何五大王、集匪千人、分紮三起、且勾結外來會匪頭目李姓入夥、四路擄捉鐵匠裁縫、打造旗幟器械、逆跡昭著、圖謀不軌、亦由紳劉辦遺散、故此書雖云蘄春紀略、而安陸蘄水諸亂、皆為附述、可見光緒中葉之江漢社會情形、足供史志采擇、蓋同光之際、此等小亂、所在多有、而地方官粉飾太平、每不上聞、官書遂略而不書、世人知者殊鮮、是編不僅敘其本末、且錄其札牘於是昔日匪亂叛逆歷歷可考、其有關史實、固不僅一邑

一事已也、

忠義紀聞續錄十卷 光緒壬午刻本

清陳繼聰撰、繼聰字駿孫、晚號退安居士、浙江鎮海人、博聞强記、世稱宿儒、然困於場屋、同治庚午科以歲貢生舉鄉試、屢上春官不售、註冊吏部、以知縣用、已五十矣、自嗟遲暮、遂少宦情、繼聰博極羣書、尤精乙部、故鄞慈修邑志、皆與焉、至鎮邑修志、其中典章傳記、皆繼聰所撰、攷核詳明、人咸欽服、復著有忠義記聞錄三十卷、後又廣蒐博采、補闕訂誣、著為此編、名曰續錄、

書凡十卷、總數百人、前有豐潤于萬川序、略謂溯自洪逆倡亂、以至剿滅蹂躪十數省、轉戰十餘年、各省殉節文武大吏以及輔翼員弁指不勝屈、其間淹沒無聞者、曷可勝道、此編所錄忠義各傳、取而讀之、琳琅珠玉、具史三長、何其詳悉賅備若是哉、近世編而傳者、若采風草、憫忠草、吳中平寇記、浙江忠義錄暨平浙粵匪兩紀略諸書、其中不無傳聞失實、紀載互異、此錄尤足補遺而徵信、所以勵風節、興觀感、大有關世道

人心、厥功豈不偉哉、他日若開館修史、蒐訪羣書、是錄必得預采擇、資考証、以成一代信史、永垂不朽矣云云、觀此足知此編大略、按前書所錄多咸同間大吏將帥、此編則多偏裨官吏及士夫布衣、人物地位、雖不若前編重要、然此書紀錄諸人、皆其他傳紀所不載、則其價值愈於前編矣、其卷一首武壯公達洪阿、至卷二游戎崇安公、均屬武烈、卷三始錢中丞鼎銘、至卷七湯王李張各大令、則皆文職、卷八至末則

為鄉紳布衣、官職位望雖殊、而死事之烈、有關國事則一也、全書記載詳明、考証精核、每傳之後、附以論說、公允正直、尤足多矣、序稱其為一代信史、洵非阿私之言也、

雙冷齋集四卷　光緒乙未刻本　五知書屋藏

清張九章撰著、九章字袞甫、山西平定州人、同治十二年癸酉科舉人、光緒進士、學習工部、三年奏留候補主事、因不得志於京師、光緒十四年戊子、改官選授四川酉陽直隸州黔江知縣、此書即在黔任時著也、全書多屬地理雜攷、及志例遊記等作、書不署撰人姓名、首有同鄉張桂林序、於著者事業文章略有稱述、謂袞甫同年、髫年食餼、占鴻漸以高騫、早歲

登賢歌鹿鳴而式燕、既而挑膺上選、試擢巍科、未染翰于木天、遂宣猷於水部、又爰辭北闕、載賦西征、數驛路於秦川、問蠶叢之蜀道、絲桐理罷、以著作為翺翔、緗帙裝成、增光楎于史冊云云、復據邑志、始知袞甫即張九章也、任黔江數年、政治之暇、頗重文教、凡修邑志、創書院、攷地理之沿革、察風俗之淳漓、故此編雖其私人文集、實即黔江志略也、卷一首川遊路程記、述由京師至成都之山川道里古蹟風物、

並及秦隴、與雲棧紀程諸書、可互相參証。卷二黔篆小補、記黔江之户口文教、以及立書院修水利。卷三黔志拾遺、凡地理風俗建置沿革、無不詳攷、實全書之精華。中如星野說、黔江縣名攷、沿革論、黔江二十九砦攷、水源解、銅鐘辨等諸篇、援古証今、允稱名著、固不僅足供纂修黔江志者之參攷采擇已也。卷四黔南瑣吟、而頗多記序。本書體例、於每卷冠以總名、下列篇目。其論地志及紀遊之作、實占十之七八、而攷証精確、文筆簡當、尤非泛泛者所可企及。按黔江居蜀西南、素稱偏僻、且地理沿革世多莫詳、史志尤陋、此編適足補其缺略矣。

普思沿邊志略一卷 民初鉛印本

清末柯樹勳撰輯、樹勳字績臣、廣西柳州人、於清末遊宦入滇、因旅居日久、熟習邊事、入民國後、筦理地方行政、凡雲南邊務之法制政令、皆所身經目擊、乃遠稽史實、近采時事、輯成是編、以備參攷。卷前有周國華諸人序、謂樹勳於前清季遊酋作亂、柯君率桂粵之衆、一鼓蕩平、鼎革後又任邊區局長、開拓荒服、功業巍然、復以普思沿邊向稱荒裔、分隸於思茅甯江地等不毛、其山川道里、風俗文物、雖間有記載、語焉不詳、自遜頂亂平、分區行政、轄地千餘里、居民數萬户、建局於九龍江上、化及遐方、普思沿邊之名、炫耀當代、但恐世遠年湮、文獻無攷、如此邊要誼可尋常置之、乃搜輯遺編、考查時政、纂成志略一書、記載明晰、有條不紊、誠可垂千載而不朽矣云云。按作者於清季入滇、先任思茅廳事、後充治局前後垂數十年、久居滇邊、故能詳其地理風物。所謂普思即普洱及思茅、在清時屬普洱道、與法屬安南、英屬緬

向接壤,民皆番夷地,則烟瘴。至清末始設局分區,改土歸流,樹勳始終其事,使羣黎向化,邊夷誠服。是書取編年體,始於元大德元年八百媳婦國叛,迄於清末。凡明清兩代普思地方沿革,逐年紀錄,一以史志為據,雖為纂輯,亦創作也。因自來言雲南地志之書雖多,而於普思邊夷殊無專著,且今昔如無記述,何以信今傳後。至此書之長,卷末附邊區圖及清末開發表,分地理、形勢、道里、人物諸格,均極重要。惟全書所引史志,不註出處,無從考核,則其瑕疵。然則此書雖云志略,較之地志尤足重矣。

宦游紀事一卷 道光丁未刻本

清唐汝明撰。汝明字黼卿,晚號昨非齋,四川劍閣州人。於嘉慶二十四年己卯科舉鄉試,歷宰阜寧、安東、山陽、清河、寶應、碭山諸邑,佐郡防河,課最升司馬。一生作令,以名孝廉筮仕江南,以賢能稱於時。此書即記其牧令南北時見聞所得,或關剿匪弭寇,或述政令平獄,多屬地方事實,可供後人參考借鏡,固非徒託空言也。前有伍輔祥及汝明自序。書中取記傳隨筆體,逐條記載,不立篇目。所述如道光十二年徐郡大水、史二十二年之蕭縣捻匪及英夷入長江,淮揚戒嚴情形,皆有關史實。他如鴉片之禁,各地土匪之橫,亦可見當時社會。末附時務管見數事,則針砭敝俗,可資取法。尤以徐郡大水時地方狀況,鴉片戰爭,英夷入寇沿海,均詳紀始末,洵為徵文考獻者之參考。至蕭縣捻匪之起事,則深關秘密社會之原始。蓋捻匪俗名捻子,始於春節燈戲,盛於齊豫蕭曹。然世皆知捻匪者,起于咸同間,與髮匪相終始,前此未之聞也。書中謂道光二十二年蕭縣捻匪縱橫

馬宗禹等聚衆數百人、橫行潁亳徐曹間、刼掠殺人、拒捕戕官、勾結東豫皖徐四省匪徒云、據此則已起事謀逆、且縱橫數省、其非小股寇盜可知、而名號匪域與後之捻匪同、洵最早之捻匪矣、其有關史志、又不僅一邑之變亂也、又道光甲午及丁酉兩科、氏皆與江南鄉試分校、而丁酉解元江陰鄭守庭即出汝明房之羊字號卷、亦可見汝明之聲望才華焉

科布多屯田事例一卷　嘉慶間鈔本、五知書屋藏

清無名氏撰、此冊既屬事例、當係官書、共舊鈔一冊、所錄均清嘉慶間科布多屯田政令細則、卷首署科布多屯田事例、凡數十條、每條首句多有嘉慶十年以前云云、故此冊當為嘉慶十年至十五年所頒條例、書中每稱憲大人云云、則指科布多參贊大臣、按科布多位於外蒙古西北、錯處于阿爾泰山天山之間、其疆內分七部落二十旗、北與俄領相接、南至新疆之迪化、及伊犂所屬之北路土爾扈特、雍乾間築

科布多城、為外蒙西北部之一大都會、與烏里雅蘇台同為邊陲要衝、城內駐參贊大臣、隸定邊左副將軍管轄科布多全部、以辦理邊務、此地扼外蒙古咽喉、且通新疆各重鎮、故最為要隘、人口凡三千餘之、此城因科布多河得名、故山水縈繞、氣候溫和、水草豐茂、土田肥沃、徵蒙古兵為戍衛、駐兵處、處屯田、土人則開濬溝渠、以供灌溉之用、商賈雲集、貿易亦盛、此冊所布、即駐兵屯田規則、首為嘉慶十年以前本處屯田十六分、于十一年裁撤地六分、所有每分地內、

裁出正籽種七十石、餘籽種二十一石、俱已歸入城內大倉、其各項農具不應裁撤、係前任游擊薩凌阿、按照十六分地額設農具價值數目、共九十兩合之新製、共領部定價銀一百八十餘兩、次為所開農具為犂鏵鐵鍬等、口袋麻繩等、凡十一類、俱定其價值數目、可見當時農業社會之生活情形、次為種籽、謂每分地內額設四色種籽、正七十石、餘二十二石、內分小麥青稞大麥糜子、每畝例六升、次為收成、每分下種十七石、秋收則獲七百石、皆運送進城交入大

倉、計種小麥八頃、青稞四頃、大麥糜子各六十六畝、共收四色糧、次為懲奬條例、其收獲十一分以上者、以把總奏報、五分以下者、則責罰、議罪賞罰、凡分數等規制極嚴、次耕牛額數與價值及蓄養法則、次屯田官兵員額、計參遊千總外委各一員、把總三員、兵一百數十名、次官兵屯田情形、謂每年正月十五日众安廟內、漢蒙兵丁、演習射箭躍跤于綠營挑選各二十名、演習後賞給茶烟布疋、萬壽節亦同、城內有銀庫一處、南北倉二處、末祭禮、按本冊所錄極為詳

確、可考見滿清中葉開墾外蒙經過、誠言邊事者之重要資料也、

求實濟齋書目提要一卷 光緒丙戌刻本

清蕭開泰撰。開泰字履安，四川嘉定府人。生平專究實用之學，為邑名諸生，仁和己卯舉人朱光謙等皆從之遊，精通歷法，兼及測算。卷前自序，畧謂：僕少遭藍李之亂，隱存滌洗之志，及長游歷四方，目覩歐羅巴肆橫海上，其軍火之利，算數之神，有非專講兵法所能禦者，乃知鄉之所學，殊屬皆非，因而別訪師傳，力求實濟，二十年來，舉凡天學、算學、光學、重學與一切有用之術，皆能確言其故，非徒託諸空言。此僕求實際齋之所由名也。久而遂成多種，今欲悉出其書，苦力未逮，因臚列其名，或錄序文，著為提要。凡各書纂述大旨，朗若列眉云云。又是書於光緒十五年呈獻學政，特加優獎，並許立即咨送總理衙門，着開泰立刻領咨赴京投効，後以家累為辭，未能入都。是此書之作，乃作者無力刊印全書，因將各書撰成提要，以見概畧。據所著錄，首「太平經略」四卷，內容為軍火、光學、測量、水利等；次「歷算綱目」十二卷，則取邢雲路古今律歷攷、梅定九古今歷法通攷諸書而攷証之；次「新創杪微儀說」六卷，首述造作儀器之法，次論觀天察地，製礮量遠之用，而內容則多采自欽定儀象考成等編，考証極詳；次「新創佛身礮架說」一卷，與上書內演礮說互相發明；次「醫學得心」六卷；次「陸海臨鏡」一卷；次「月星儀式」一卷；次「寫天實錄」一卷，皆以算法推測日月晈蝕，末「詩文雜稿」二卷。綜觀全書，知作者實精歷算，故稱實濟，蓋當時政倡維新，一般士夫多究實用之學以自見，而開泰博覽古今，並通西法，其著述雖不能盡屬佳構，然其範疇之廣，考訂之詳，亦吾蜀之傑材矣。

葵窗雜記三卷附諧鐸一卷 嘉慶二十年刻本 五知書屋藏

清饒勲撰輯、勲字晉康、號竹溪、新安人、新安属今安徽歙縣、卷前有嘉慶十七年翰林院編修雲南大主考蕪湖王澤序、謂予主講紫陽書院、與士大夫遊、訪求知名之士、饒君竹溪其一也、饒君甫弱冠、即以詩文受知於汪琴菴先生、有芳蘭竟體之譽、予久耳其名、及相見之餘、彌覺其丰度端凝、學問淵雅、知新安山川鍾靈毓秀、如饒君者不數數覯也、一旦饒君手一編示予、曰葵窗雜記、事皆近而有徵、詞亦簡而不紊、予曰、此王充論衡、蔡中郎所秘為談助者云云、按是書取雜記體、所述多清初史事遺聞、分題撰著、别為三卷、卷一共三十三條、首木蘭肄武、終如意軍報、中最重要者、如瓊州黎人、冊封外藩、國書辨讀、熱河築城、荷蘭入貢、封明後裔、平定三藩、青海置旗、太后壽單等、卷二凡三十六條、由八旗分翼、至関道雪城、其重要者、有金川地形、暹羅貢表、白蓮教匪、嘓匪蹤跡、察哈爾境、三征朔漠、滿漢官銜、清水邪教等、卷三二十七條、由票擬承旨、至石鼓刻詩、中重要者、有藏衛各城、明季軼聞、寳璽古篆、台灣設府等、全書凡典章制度、文治武功、靡不具備、擬之論衡、殊不相侔、蓋此書於滿清開國大政、及征服異域、皆可略考、誠言清史者之重要史材也、後附續諧鐸一卷、僅八則、乃吳門沈起鳳原著、勲藏其原稿、以有諧無鐸、為之補輯、有嘉慶十八年王元昕序、夫沈氏諧鐸、世稱説部名著、其續稿則無人知、故附於此、惟其性質大異雜記、又是書流傳殊少、而且内容版本、兩足珍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辟邪實錄一卷　嘉慶刻本

清揚光先撰。光先，安徽歙縣人。按此書署第一傷心人輯著，不著真實姓名，惟後附辟邪論上下二篇，署歙縣楊光先作，注云錄舊。是此書實光先撰述，其經歷不可詳攷。據學聾居士跋，謂吾友博覽羣籍，並參以實聞實見，輯為是編，其事情朗如犀照，卒讀一過，令人髮指心寒。因促付剞劂，棒喝人寰。由是公憤頓伸，羣邪立破。近可為斯人端向往，遠可為吾道壯干城。其有裨於天下萬世者，豈淺鮮哉。是作者亦飽學之士。此書內容乃專斥天主教者。首頁署辟邪紀實，下署粵西士民公刊。全書首錄排黜邪教上諭，次考証書目，凡百餘種，除正史地志外，頗多珍籍異說，[illegible]已不[illegible][illegible]目後並附識跋，謂右考証諸書，言天主教者，類皆大同小異，內如職方外紀、坤輿圖說、萬國全圖等，皆西洋人艾儒略、利瑪竇所撰，多誇大飾美之詞，不足盡信。他如徐光啟之靈言蠡勺、南懷仁之普救全編、利瑪竇之天學初函、天主實義，未能悉數。其言陋劣者固多，而宏肆博辯者亦不少，巧於附會，頗足動聽云云。次天主教說，歷述天主教之源流，次雜引，乃輯錄各書之言天主教者，每條之下均注原書出處，共數十條。次案証，體例與雜引同，亦錄自各書者，由明萬歷至清嘉慶。末附辟邪論二篇。全書以雜引、案証二篇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引之書[illegible]百餘種，而以密雲齋隨筆、浮海雜志、西夷雜志、西洋志略、澳門聞見錄、西夷雜述、味齋金石考略、異見新聞錄、錢氏景教考、倦游集、風土廣聞、紅豆齋雜記諸為多，故此編雖名辟邪，排黜耶教，然明清兩朝西人來華傳教之情形，及京師士大夫信教始末，與天文歷算之學輸入經過，皆並及之。且可見明季以來東西文化之接觸，及我國研究海洋情事者之見解。他如西儒行事軼事瑣聞，不僅為言景教史者之[illegible][illegible]、亦究中國社會者所取[illegible]也。因此書之長，在[illegible]詳徵博引，遠紹旁搜，其采輯各條，均可考証，足見作者雖傷心人，亦博[illegible]士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錦官錄雜著一卷 嘉慶丙子刻本

清李錫書撰。錫書字見菴，山西靜樂人。乾隆庚戌進士，分發四川，歷任蒲州、大邑諸鉅邑，所至有聲。前後居蜀數十年，致仕後又寓居成都，故具著述，皆以錦官錄冠之也。此書以平日雜著，輯為一編，大都有關史地教養。首為汶邑置買學田記，末太極圖說，中如汶川縣志序、官蜀紀年、重修四川通志序、與縣尊陳耦橋先生論修邑志書及書靜樂縣志後數篇，或為史傳，或論志乘，均頗重要，足資徵文考獻之助。按汶川位川西北，地理偏僻，接壤苗蠻，舊無邑志，錫書為宰彼邦，始創修縣乘，其有功文化，非淺鮮矣。其官蜀紀年，雖述作者生平及官蜀事蹟，而多關川中掌故史實。其他通志序文與論靜樂縣志體例，可見作者史才。以靜樂舊志例分十則，亦疆域為先，偏觀志乘，未有以沿革開卷者，載疆域則先星野，理固然也。今首沿革，一誤也。所謂形勢，即山川谿險，今以形勢為疆域之目，而別山川谿領與疆域建置，義例不協，二誤也。近世州邑志，無不具載古蹟一門，古蹟不定在山川池洞間也，以古蹟附山川，三誤也。設立州縣謂之建置，其沿革當在建置之後，顛倒倫次，四誤也。又如職官一志，妄稱官歷，無所依據，而官歷之後，重加官蹟，上混國典，下乖體例，五誤也。又人物一志分有八條，名實重複混淆，且既無勳貴，豈有勳勞，六誤也。又廿史列傳皆稱儒林，改為儒行，未免溢分，而設官分職，朝廷首務，乃以之列於學校之後，本末不明，皆為誤失云。其於新舊邑志之體例得失，多所糾正建議，頗具卓識，可供修纂地志者之參考。全書雖稱雜著，實多論史地，誠有益實學之著也。

誦齋遺稿七卷 光緒辛丑刻本

清褚維垕撰、維垕字子方、浙江餘杭人、世守儒術、為邑名族、由廣文作令畿輔、官至太守、同光間曾入曾國荃、李鴻章諸軍幕、襄贊戎機、皆許為濟世材、後鴻章總督直隸、復委辦河工事宜、兼佐洋務、其才智詩文均名重一時、平生事蹟、志乘有傳、按維垕自少即究有用之學、長復出入戎幕、故其遺稿多關咸同光三朝要政、上自咸豐時髮捻之役、下至光緒間各國洋務、皆為記載、述其見聞、惟手稿毀於兵燹、所存者僅文鈔二卷、詩鈔一卷、手札四卷、前有光緒十三年譚廷獻序、末附仲男成煒成信跋、文稿二卷、多屬傳記、極關掌故、如卷二邑侯李心香先生定難紀略等篇、固不僅文辭典麗已也、詩鈔亦多紀事之作、如武林紀事十首、即記太平軍攻杭、官軍內幕情狀、足稱詩史、手札四卷、前部為與朋友函札、後部則家訓、所言亦當時南北軍政、闡及北方官場情事、重要實愈於詩文、如述李鴻章在北洋辦理外交情形、云近日外洋有一素不通中國之秘魯國使臣來津、要立約通商、大旨要雇中國人到彼處做工、經中堂大加申飭、該使臣神色不動、其意益堅、此事現未能清了、中堂即不能到保定度歲、據幕府人云、各國使臣來均不弱、頗能不辱君命、非中國諸人物可比、可歎也、又云中堂甚機密、洋務兩字、亦不與僚屬一語及之、中堂近來氣色不如前、艱鉅之投、焦勞益甚、可見當時外交及鴻章應付之難、而世人猶以鴻章為媚外、誠不諒其苦心矣、按昔日官書文件、大皆粉飾、惟私人文字函札、可覘事實、今攷此書、益足信矣、

荔雨軒文集六卷 光緒癸未刻本 五知書屋藏

清華翼綸撰。翼綸字遂秋，江蘇金匱人。舉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恩科順天鄉試，三試禮闈不售，遂從軍粵西。蓋咸豐初元洪楊正起事於廣西桂平也。後選官江西永新縣。至咸豐乙卯，因永新縣城失守革職。至蘇州常州克復，始被保復。翼綸長於文史，且與洪楊之役相終始，故於當時之政治軍事，知之極詳。此書所記洪楊初起情形，見聞真確，足參考按。華氏為無錫世家，人材輩出，如清末算家華蘅芳、世芳，其最著者也。翼綸居京師時，與侯子勤著有燹餘遺稿、秦緗業撰有平淛紀略及虹橋老屋集諸人相友善，皆出梅伯言、邵位西之門，而梅氏即以古文義法名于時者。也是書卷前有緗業序，謂其紀粵中山水，志軍行之險，極探討之勝，雅近柳州；其為諸將傳，皆得之身歷目擊，足為史氏張本；而樵神寓慨，酷似史遷。間有應酬及體例未合者，余為芟薙而繩削之，得文九十餘篇，名之曰荔雨軒文集。荔雨軒者，君所居書室也。足見此篇不祗文筆雅潔，且關史實，尤可貴矣。書凡六卷：卷一雜著二十一首，卷二論說書跋十九首，卷三四皆傳，各十五首，卷五序文壽贈十七首，卷六墓誌行述等共十一首，共文九十八篇。而以卷二記載、卷三四傳記最為重要，如所撰諸將傳略，皆洪楊初起情事。又卷二之平南守城記、紫荊山行兵記、藤縣至昭平山水記，均述廣西地理形勢及從軍見聞，之多屬信史，不僅足資地方掌故已也。蓋洪楊之亂，紀載極多，獨於起事初期記者特鮮，此書即可補其缺略。故其成書雖曰文集，實史材也。又作者並精醫善畫，固多材多藝之士也。

蘇鄰遺詩二卷 光緒戊子黎氏日本刻本

清李鴻裔撰著、鴻裔字眉生、別號香嚴、晚庽吳門、以居近蘇子美滄浪亭、又號蘇鄰、四川中江縣人、咸豐辛亥以拔貢生中順天鄉試舉人、庚申禮闈已中前魁、以小疵罷黜、因屢會試不售、乃入貲為兵部主事、才高學贍、名重都下、咸豐十年、南遊江淮、初入胡林翼幕、赴英山大營、林翼沒、又從曾國藩於安慶、鴻裔本曾氏門下士、故頗被信任、密疏保荐、江南平後、歷任

十府糧道、及徐海道、旋擢江蘇按察使、晉布政使銜、以耳疾辭官不出、徙家蘇州、居網師園、鴻裔書法甚精、復工詩文、此編分上下二卷、前有其友人溧陽强汝詢序、後附其子賡猷行述、及黎庶昌俞樾墓志銘二、乃黎氏出使日本、刊於東瀛者、惟鴻裔生平、不以文章措意、故舊稿散失、其子搜輯遺詩、僅得若干篇、多晚年作、即是編所錄約二百首、讀氏此編、見其才氣飛動、造詞渾雅、穿心鏤骨、雅近李長吉、而[illegible]華鴻朗、又似高青邱、作者交遊公卿、出入軍幕、故篇中多紀事之作、殊關典制、國聞不祇詞章雅麗已也、最要者、如書庫抱殘圖為丁松生丙大令題、凡數百言、詳記乾隆間纂修四庫、及洪楊之役、杭州揚州等處所藏四庫全書、燬壞散佚情形、并附細注、中云當時宇內遍蒐訪、惟有澥中閣卷軸、洞庭宛委禹餘函福地嫏嬛華未讀、孫吳范鄭暨二汪、益以鮑家知不足、集編甲癸還置閣、卷盈五萬猶堪續、自注云、孫仰曾壽松堂、吳玉

墀瓶花齋、范懋柱天一閣、鄭大節二老閣、汪啟淑飛鴻堂、汪汝瑮振綺堂、鮑士恭知不足齋等、浙江采進書目、自一次至十次、分十干為集、十一二次續編閏集、共進書五萬六千餘卷、皆世罕流傳之本、又云永樂大典、初名文獻大成、貯于文樓、皆有關典籍沿革、藏書軼事、因氏與當時名家均相友善、故此篇雖屬酬荅、而足資考証、又可見彼時詩文之風尚也、

蘇鄰遺詩續集一卷 光緒辛卯石印手鈔本

清李鴻裔撰。鴻裔字眉生，晚號蘇鄰，四川中江人。咸豐辛亥科順天鄉試舉人，納貲為兵部主事，以工詩文書法，公卿多折節枉交，有達官諷使出其門，許以鼎甲，不應。咸豐十年後先後遊胡林翼、曾國藩幕，鴻裔本曾國藩門人，因密保豁達大度，敏而能精。同治五年，從國藩督師剿捻，補授淮揚徐海河務兵備道兼辦營務糧台，位望愈隆，官至江蘇按察使。平生所撰詩文極富，惟不存稿，致多散失。沒後其子賡猷廣搜遺稿，僅得二百篇，多晚年酬贈之作。友人黎庶昌為之校訂，釐為二卷，刊於日本。時黎正充駐日星使也。此編一卷，前有成都楊宜治序，謂光緒庚寅長夏偶檢故人鄧仲岷遺稿，中乃夾有李眉生廉訪詩一卷，前缺數頁，眉老手自繕寫，紙眉詩尾往往倪豹岑中丞、敖金甫比部題語，諦觀乃廉訪癸丑後作，甲寅冬錄貽金甫者，然丙辰後又有續錄，非一時筆也。近黎蒓齋刻其遺稿於東瀛，半晚年作，強賡庭序，謂前此述志感事之作，什不存一二，霝落可知也。詰辰遠辰觀察，往歲來都，蒐葺佚稿，竟無所得。余無意中得此冊，若有神物相之，將告遠辰及黎強二公，當共快也。此卷行書秀逸有稜，願與鄉人愛護文獻者共寶之云云。可見此冊發見始末，以係先賢手鈔，在當時已為珍物。按此編雖名續集，其著述年歲實先於前集，而強氏謂前此述志感事之作，什不存一，引以為憾者，是書亦可略補其遺。詞藻記載猶其次矣，至篇中吟咏多記述道里，描寫景物，如由秦入蜀，所經華陰、大安、廣元、昭化以至榮昌等，每站皆有雜詩，足與張氏雲棧紀程互證。其他關於髮捻之亂，亦附細註，可稱詩史。又同治三年，金陵克復，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被擒，即由鴻裔親訊，余曾見其手錄供詞，則又重要文獻，較之詩稿，尤足珍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小桃溪館文鈔四卷詩鈔九卷 同治十一年刻本

清陳崑撰。崑字友松，四川夔州府開縣人。中道光二十年庚子科鄉試，二十五年乙巳成進士，歷任畿輔永清等縣知縣，中遊江西，後即返里，主講盛山書院，肆力著述，遂少宦情。此編前有自序，略謂崑少習舉業，通籍後役於簿書酬應，於著述有志未逮。咸豐初讀禮家居，始稍稍為之。辛酉歲由江西移疾歸里，杜門謝客，專一志慮，以償夙願。十餘年來所得祇此，茲徇門下士之請，付梓以代謄鈔。其篇自為葉，不用漢

唐寫書首尾相銜法者，便改削也云云。按崑除詩文集外，尚著有西夏事略若干卷，因乏貲未能刊行，殊可惜也。此書前為文鈔凡四冊，不分卷數，僅以元亨利貞別之。計序十三首，記二十一首，論十二首，書後跋後十二首，生壙志三首，墓誌銘七首，墓表五首，權厝志二首，墓碣志一首，傳十七首，書七首，疏二首，祭文三首，題壁二首，書事二首，共百餘篇。詩鈔則為九卷，約分古體近體。按崑以甲科僅官縣令，歸里後不復出，長於詩古文詞，故其文章詩賦，皆典雅清澈，而文鈔中尤多重要，如新城縣被賊始末記、藏書錄記等，或紀咸豐時江西髮亂，或傳記當時將帥人物，皆足供史志采擇，不僅文辭之佳已也。其文鈔除論十二首為讀史隨筆外，其他均屬史材，其詩則宗山谷，亦不祇高譚風雅也。

滇南事實不分卷　道光二十九年重刻本

方M

清黃夢菊撰。夢菊字漱莊，金谿人。乾隆庚子進士，歷任雲南會澤、恩安、嶍峨諸縣知縣，所至有聲，後調吏部。是編即輯錄其在官文告政令，雖僅郡邑一隅之事，要可見清中葉西南地方情形。全書不列卷數，只按年分目，記載多係從政文牘，關地方掌故。前卷首有潘世恩、龔守正、馮桂芬、楊士達諸家序，於夢菊之文章政事，皆極推許。潘序云：金谿黃夢菊為余庚子禮闈所得士，以名進士出宰雲南之會澤，尋縣，以艱去職，比服除，除為選人於吏部，手集居滇南時公牘告諭，都為一帙，顏曰滇南事實，謁余請序。閱其書，勸農桑、疏溝洫、重學校、正風尚，大旨以興教化敦本崇實為務，類非俗吏所能為也云云。由此即可見全書大略。按書中皆按年分地輯錄，均有關當時地方之重要法令建置，共約五六十條，各條之後均注明在會澤、恩安等任內字樣，其所紀政績、勸人民，又皆諸邑地志之極要文件，固不僅個人之陳迹已也。故此書之長，在可考當時西南邊陲之地方情形，類似

尤有裨於參考

異悲恒之滇南實賸紀事。潘氏稱其非俗吏所能為，洵非虛譽，然則是編具有俾風土民情，固足信今而傳後。又此書雖為近刻，武林丁氏以之入於善本目錄，即以其內容精湛，板本罕見，均足貴也。

國朝事略五卷 光緒江楚書局刻本

清繆荃孫撰述。荃孫字炎之，一字筱珊，晚號藝風老人，江陰人。累世科第，為東南望族。同治丁卯舉四川鄉試，光緒丙子恩科成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後入張之洞文襄幕，歷主江浙湖北各省書院講席，以道員加四品卿銜。入民國後，創建京師圖書館，及江南圖書館，至今猶為南北之冠。先生博學通儒，於經史小學無所不通，尤精於金石目錄之學，藏書極富。復

纂修順天府志，及清史稿總纂，故其生平，關係於中國文化極鉅。著作等身，最要者，輯有續碑傳集、藕香拾零諸叢編，撰有藝風堂文集、藏書記等。此書五卷，乃之洞督兩湖時，改書院為學校，開江楚書局編輯課本，故是編体例皆取新式，每卷各分篇章。第一卷由大清開國，代明拓地，至順治聖政等六篇。第二卷由康熙聖政、平後三藩，至改土歸流等七篇。卷三自乾隆聖政、蕩平準部，迄嘉慶畿輔叛變。卷四始道光聖政、內地亂平，至咸豐庚申和約，共凡七篇。卷五由同治聖政、洪楊亂平，至光緒末葉舉行新政。全書以課本体裁，由清初以迄清末，舉凡內政外交，大致略備。蓋先生熟於典故，且具史才，故其紀載明確，迥異恒流。誠清史略中之佳本也。惟此書編輯時由書局刻印，卷首不著撰者姓名，世人多不知為先生之作，又是編流傳甚少，倘重刊之，亦藝林之盛事也。

剿逆彙考不分卷　光緒十八年刊本

清闕名撰、此書專記清咸同時髮捻之事、及當時軼聞掌故、不署姓氏、不分卷目、卷首小敘、自稱劫餘生、或即作者隱名歟、按是編作於同光間、正大亂初平之際、取編年與本末体、惟附彙說考其旨趣、蓋當時洪楊亂後、益以捻匪餘黨、由東南各省、毀壞殊甚、平之者則為曾氏湘軍、及李氏淮軍、於是凡有撰述、要為紀功、且多屬曾李部下、或其門生故吏所著、此書亦然、除紀曾李戰功外、兼述社會慘象、人民疾苦、冀讀者能為慈善之舉、其用意固足多也、首述道光末年天主教與秘密社會之興起、次記洪楊起事金田、次賽尚阿、向榮督師剿賊、及湘軍崛起、以至洪楊東下、竄擾南北、次曾李等討平江左、戡定髮捻、各篇以年月為綱、而以事實附之、每篇之後、附以彙說、亦殊精細、綜閱是編、在記清洪戰史中、實屬平庸之著、無大發明、然亦無妄辭、凡年月、地域、人名、皆記載極慎、確實可攷、故其短即其長也、其不署名、頗似私著、而內容則近官書、並多取材於二王之湘軍志、及湘軍記、與杜氏平定粵匪紀略、因諸書在當時盛行於世、凡言咸同間事者、莫不取為藍本、惟書中於石達開、李秀成及李昭壽諸人、均極稱許、譽為人傑、並引其尊賢撫民諸事蹟為證、議論平允、殊具史識亦直筆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川滇紀畧　不分卷　五知書屋藏原稿本

清闕名撰述。按此冊乃記光緒初年川滇兩省軍政內幕及社會情形，多屬秘聞，而為世人所不知者。作者自称列身臺諫，必係言官，考此編所記內容，頗似其個人日記之類，故不署名。全書共分三部，首錄奏疏，劾督臣任用非人，紛更貽患，蓋劾当時四川總督丁宝楨，其重要數端，為妄毀灌縣水利，離堆致沖刷農田，淹没民畜；一不諳製造機器，好大喜功；一私虧庫欵；任用劣員唐炯等；一縱容私人，謂該督妻金氏及門丁黃某暗納苞苴；一狥庇劣員，謂唐炯等曾经前督駱秉章参劾，今竟復用。各條，次光緒四年上諭，命丁宝楨、李宗羲會查四川東鄉一案。按此案為清季四川一大事件，幾釀鉅変，專紀其實事之書甚夥，次致宗羲函，其中部則為「紀事本末体」，於書口書「紀聞」二字，為全書最重要者，分章紀述，細目約分：灌縣挖堰、鹽務、挖城濠、閱洋行、閉遏患、東鄉慘案、督署新聞、恶正好邪、幕府藏奸、等則，此卷於蜀中政治大畧，可謂悉備。下部則為函稿信牘，[illegible][illegible]首末皆不著名，惟每件下均注「密信」二字，乃致閻丹初等，多閱彼時蜀中政治経濟，亦殊重要。卷末書沿路收呈詞計數，為山西境八件，陝西十四件，四川二百十五件，存四件，共二百四十一件云。觀此知作者乃以台諫奉命查辦，故能收受訟詞。按丁宝楨督蜀，前後凡數十年，世称賢吏，而不知其政治如此。作者奏中亦云：丁氏在魯，頗著政績，何以入蜀判若两人，蓋為羣小及婦人所利用云云。本書所記，其事有據，其言亦允，故此冊不僅有関蜀史志掌故，尤可見所謂賢明政績之一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樂府侍兒小名錄二卷 光緒重刻函海本

清李調元撰。調元字雨村，号墨莊，綿州人，乾隆進士，官潼商道，以藏書刻書著名海內，輯刊有函海等二百餘種，為清代蜀中名士。調元沉潛典籍，多聞博学，淹貫百家，深通經史，實清中葉有數学者。此書分上下二卷，雖屬暇逸之作，然其蒐羅之富，正見其見聞之博。本編首作者自序，次目錄，卷上為宋一，卷下為宋二及金元明，名雖四朝，而以宋代最多，金明最少，凡此數朝姬侍，大致網羅無遺，亦讀樂府者之一參攷也。按侍兒名氏之輯，成專書，作者眾矣，有洪少蓬侍兒小名錄一卷，王臣補侍兒小名錄一卷，温豫續補侍兒小名錄一卷，及張邦基侍兒小名錄拾遺一卷諸種，然散見於樂府諸名家詞中，古人獨未搜錄。作者自序，謂裁月鏤雲，柳腰櫻口，皆出自換羽移宮之場，此中不少玉環玉奴，略而不采，誠闕恨事，因暇日閱詞，檢點諸家小名錄所未有者，備錄之，亦發幽之一端也云云，足見此書撰輯之旨。全編所錄，共計一百四人，而宋一代即佔九十人，可知各代姝姬之盛衰消長，蓋宋時營妓最盛，擅長歌舞者亦多，又是書雖稱小名錄，然每人之下，皆輯錄其生平事蹟，與其才藝、歌詞，不啻各姬小傳，其著錄撰輯之工，亦非易易，較之洪王諸人著述，誠有過之無不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中東戰紀本末八卷 光緒丁酉排印本

美國林樂知撰，上海蔡爾康譯。樂知字榮章，於同光間來華，在上海與華士創辦廣學會，從事傳教及文化事業，頗受中土士大夫之信仰。爾康字子茀，茂才，長於詩文，同光時上海報章雜誌初起，爾康於申報內編輯以書，殊為致力，蓋當時滬上名士也。此編乃紀中東戰事，並及彼時新政與社會言論，雖名戰事本末，實一史料之雜輯。其編類也，首為凡例、林蔡等序文，次紀事，

首錄上諭及諸大臣奏疏，多關新政，次譯各西報電文，則多屬戰事消息，乃取西洋方法，凡有新聞事件，皆以報紙記載為準，次錄官私電報，除紀戰事外，並錄議和條款及交涉經過，次選錄朝野論議，次陳整軍經武之說，乃採輯輿論及作者已見，全書取材極富，持論亦允，故今日言中東戰事或清末新政建設者，要以此編最備。按本書采外國史例，注重史料，有聞必錄，然因此体例未純，致有綱目不清，讀者茫無從攷之憾。考之全書，作者自謂本編之作，審慎謹嚴，而仍不免失實，則以中國事多秘密，外間傳說，又易混淆，且專制時代，言論意見不能暢達，故是篇所紀雖多真實，並有為清人所不敢言不敢記者，[illegible][illegible]洵為可貴，然作者究係西人，習俗不同，附會亦夥，誠屬瑕瑜互見之著，惟其采輯之勤，蒐羅之富，又以科學方法，紀載史事，猶不失為佳構，而供治國史者選擇也。

西漚全集十卷外集八卷 同治戊辰刻本

清李惺撰述、惺字伯子、別號西漚、四川墊江人、家世業儒、嘉慶戊辰舉於鄉、丁丑成進士、官翰林院檢討、遷國子監司業、又調詹事府左春坊右贊善、以太夫人年高、乃乞養歸里、奉親課徒、遂不復出、後主錦江書院講席、至二十餘年、迨咸豐末、滇匪入蜀、請廷召之、假五品卿銜、命為團練大臣、倚以辦賊、惺仍以老辭不拜命、事平後当道延之至省、屬修通志、未作即卒、惺以博学宿儒、淡于名利、人多重之、故其門人遍于西南、此編即惺逝世後、由其生徒蒐輯遺著而成、卷首有門人童棫、宋宝棫二[illegible]序、及宋撰西漚先生傳、其文辭皆極詳洽、全書內容、卷一分頌、論、序、卷二三壽序、卷四記、跋、書後、文、啟、書、銘、卷五碑記、卷六墓表、傳、書事、墓志銘、祭文、卷七八詩稿、卷九制藝、卷十試帖、其外集頗似叢編、首藥言、及其賸稿、次冰言及冰言補、次銅鮑館劄書、末老学究語、各種多自屬專書單刻、據童棫序謂先生於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著不自收拾、惟雜体詩二卷、略加手訂、文則罕有存者、徵之四方、所獲多酬應之作、至鉅製鴻篇、大都散失矣、冰言、藥言、老学究語、久經行世、以編訂全集、故併入之、都為十八卷、而輯鈔方技之書如山家肪玉者不與焉云云、可見本集卷帙雖繁、多屬詩文、其有關学術思想者則鮮、童序又云、先生於学術無所不通、淹貫百家、不設門户、按惺於嘉道時為蜀中一代耆宿、著述極富、今除此集外、所云輯鈔方技諸著、則未之見、又云屬修通志未成、考惺纂有閬中縣志、体例殊備、足証惺之史才、聞之父老云、当嘉道時八股試帖盛行、士人習于摩擬、蜀之李惺、楊庚、皆称当世名家、其制藝均風行一時、影響当時文体甚鉅、此雖小道、亦可見惺之才華焉、

江南餘載二卷 李氏函海本

宋鄭文寶撰。文寶字仲賢，初仕南唐，至校書郎，入宋登太平興國進士，官至兵部員外郎。好談方略，以功名為已任，久在西邊，參預軍計。著有南唐近事及文集等。按此書分上下二卷，原不著姓氏。至李調元輯函海，引陳氏說，始定為鄭著。據陳振孫書錄解題，引序言徐鉉始奉詔為江南錄，其後王舉、路振、陳彭年、楊億、龍袞，皆有書，大概六家皆不足以史稱，而龍袞為尤甚。熙寧八年，得鄭君所述于楚，比其事蹟，有六家所遺或小異者，鄭君者莫知何人，豈即文寶耶。按文寶江南人，宋開寶年中，為工部郎，所著南唐近事二卷，自序三世四十年，起天福丁酉，終開寶乙亥，据此則此書為文寶作可知。振孫宋人，必不誤也。蓋陳李二氏均定此書為文寶撰，考其內容，與南唐近事相校，其事實亦先後貫串，似以近事前書所未備者，續為此編，故曰餘載，而二書體例亦同，是書紀五代末舊聞，凡當時之典章制度、軼聞瑣事，無不賅備，大皆可考。惟其體例，實隨筆雜記，頗似野乘，故李氏謂其皆泛記雜事，實小說傳記之類，未可以史目之也。然以備史采擇，則較諸書為典而覈云。雖有微詞，特許其徵信，於此書洵屬公論。又文寶宋史有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儀禮奭固十七卷 壽櫟廬叢書本

清吳之英撰、之英字伯朅、四川名山人、光緒初以優行薦朝考二等、歸訓導灌縣、嗣主講成都尊經書院、閉門著述、遂不復出、之英博學通材、為當世諸大老所重、興蜀中經師宋育仁、黃崇麟等、皆相友善、此書乃考儀禮之首作、凡十七篇、前有光緒己亥自序、其內容分士冠禮第一、士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鄉飲酒禮第四、鄉射禮第五、燕禮第六、大射儀第七、聘禮第八、公食大夫禮第九、覲禮第十、喪服第十一、士喪禮第十二、既夕禮第十三、士虞禮第十四、特牲饋食禮第十五、少牢饋食禮第十六、有司徹第十七等、全書取校註體、輯古今經說而折衷之、或解釋經義、或考究字說、頗多精義、按自南皮張文襄公督學吾蜀、創建尊經書院、以經史詞章之學倡導後進、而湘潭王壬甫先生為之師、於是文雅彬彬、比於江浙、其時若井研廖平、綿竹楊銳、富順宋育仁、成都胡延、漢州張祥齡、華陽呂翼文諸先生、皆以通材高第、最稱都講、而名山吳先生伯朅、亦其一也、先生敏慧幼學、素寢饋者五十餘年、治經確守漢師家法、而尤邃於禮、其論儀禮者、除此書外、尚有禮事圖、禮器圖等、研精覃思、三十年來乃成、其創通大義、發疑正讀、與二戴高密未知孰為後先、誠近世蜀中之通儒也、

禮器圖十七卷壽櫟廬叢書本

清吳之英撰。之英字伯朅，四川名山人。由貢生朝考二等，改選灌縣訓導，後歷主成都尊經、錦江兩書院講席，至二十餘年。之英為王壬秋入門弟子，同光間王掌教尊經書院時，文風極盛，博學高材輩出，如廖平、楊銳、宋育仁、胡研生、張祥齡、呂翼文及之英等，或專究經術，或考證史實，或工詩文，或長經濟，皆聞名當世，稱為傑才。之英與宋、楊、廖諸人尤相友善，博學強記，於學無所不窺，深通經義，兼精小學，著有壽櫟廬叢書行世。此書十七卷，因與儀禮奭固互相表裏，故卷目次第完全相同。前有自序，首篇宮室圖，分廟、寢、朝三類，次為士冠禮一，士昏禮二，士相見禮三，鄉飲酒禮四，鄉射禮五，燕禮六，大射儀七，聘禮八，公食大夫九，覲禮十，喪服十一，士喪禮十二，既夕十三，士虞禮十四，特牲饋食禮十五，少牢饋食禮十六，有司徹十七。其體例先引經說，次為釋義，末附以圖，共五百二十二條，圖亦如之。至其撰著是書之旨，自序略謂：讀經宜圖，三禮器事夥，圖尤宜。儀禮，禮之幹也。漢圖久佚，唯鄭玄注存，師括注圖所以讀經，岐誼岐圖未決一也。英舊撰儀禮奭固篇第，仍劉向錄，據誼時午注為禮器圖云。按經義之中，三禮最繁，儀禮尤甚。自漢以後，歷代經師多著圖說，如陸佃禮象、陳祥道禮書、林希逸考工記解、宣和博古圖諸書。是編雖取襲前人之圖，而分門別類，條分縷晰，頗稱宏博，且能以說文古史證明古制，發前人所未發，致力之深，洵足欽矣。惟上古宮室制度、輿輪名物，凡房序堂夾之位，車服禮器之形，漢時去古未遠，器物猶有存者，鄭康成圖雖非手譔，要為傳鄭學者所為。博古圖以後，大半揣摩近似，強命以名，於是後之言禮器者，沿譌踵謬，在所不免。此書[illegible]於各類名物，考據極精，至所附圖，則多附會，然不害其為傑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左傳會要四卷 函海本

清李調元撰。調元號雨村，又號贊菴，四川綿州人。乾隆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吏部主事。乾隆三十九年充廣東鄉試副考官，尋遷考功司員外郎，旋奉命督學廣東，任滿回京，擢直隸通永道。調元藏書極富，於學無所不窺，自經史百家以及音韻小學，皆有撰述。此書四卷，乃舉左傳之要，闡幽發微，所論皆前人所未道，誠言左氏傳之創著也。卷首自序謂左傳一書，其中義蘊之閎，包含之富，自漢以來鮮有能盡其蘊者。余於是書原未嘗有所窺測，而熟習既久，偶能綜貫，隨以己見書之於冊。比從書簏中檢得馬氏事緯，適協余心，因再加釐訂，而別為一書焉。若謂余有所會心，而居然得其要領也，則豈敢云云。按是書貫串全傳史實，分條考據評論，識見既高，思慮亦密，誠足篤前賢而啟後學矣。如卷一之周歷、周室衰、封建、天子諸侯建都、列國城郭、井里、宮室、園池，卷二之姓氏、謚法、晉卿十一族、刑名，卷三之謠諺、隱語，卷四之衣飾、賄賂及善星文人諸條，皆極精闢，不僅讀書得間，且特具史識，實自來言春秋左傳者之未有創發，亦究古史者之傑著。按左傳，傳也，而列於經，自漢儒以後學者多專治之，然杜元凱號稱左癖，亦不過句梳而字櫛之，俾讀者曉然易解而已。此書所論，洵能發其義蘊，探其史蹟，與泛泛解釋章句、附會經義者不同。李氏以研究左氏傳自負，撰有官名考、三傳比等，然要以是編為最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三傳比二卷 李氏函海本

清李調元撰。調元字羹堂，號雨村，又號贊菴，四川綿州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吏部主事，尋遷考功司員外郎，歷任廣東鄉試副考官，又奉命督學廣東，旋擢直隸通永道。調元敏而好學，凡遊各地，遇金石即手自摹搨，購書萬卷，於學無所不窺，凡經史百家、小學音韻，皆有撰述，世稱通儒。並輯自漢迄明蜀人著述及罕傳秘籍，彙刊之，名曰函海。其譔述中，関於春秋左氏傳者，尤衆。此書二卷，前有自序，謂說春秋類以左氏為之証，而參以公穀二家，彼其因事以屬詞，緣詞以命例，事同則詞同，詞同則命例宜無不同，然而正變相錯，權衡互異，若繼弑一也，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紀元一也，或書王正月，或不書王正月，伐國一也，或名或不名，或爵或不爵，事將師師一也，或去其公子，或不去公子，乃三家各就其詞而為之說，求之春秋之本文，皆無有也。今其文中互異之處，班班可比，去聖既遠，靡所適從，則惟有摘錄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篇，不加論斷，以自附於闕疑之後而已云云。其譔著之由，及闕疑之度，以氏之博雅，不事武斷，其虛懷有足多矣。此編共上下二卷，乃以三家異同次第排比，誠研經考史者之一助，始於隱公，終於哀公，凡若干條。按此書雖考三家之異同，然一人名地名之微，非熟於三傳者，不能道其隻字，其用力之勤，詢足欽矣。且由三家之所謂因事屬詞命例之各異，即可考見經之微旨，與史之真相，据班固藝文志云，仲尼傷杞宋之亡，徵以魯周公之國，礼文備物，與左邱明共觀史記，而作春秋，信斯言也，則傳與經有輔車之倚，其事與詞，無不可信，而何有於公穀二家乎。乃漢初鼎立於學宮，左猶後出，後人又有浮夸之議，則亦不得崇左而黜公穀矣。是其互異之處，皆有関當時史事，然則是書之作，雖不加論斷，其有功古史，加惠来學，不亦鉅乎。

逸孟子一卷 李氏函海本

清李調元輯。調元字羹堂，號雨村，綿州人。乾隆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吏部主事。三十九年充廣東鄉試副考官，尋遷考功司員外郎，旋以議稿塗抹，爲舒阿填入浮躁，因尚書程景伊奏保，得免，復奉命督學廣東，官至直隸通永道。調元博學多文，藏書極富，凡經史百家稗官雜說皆有撰述，又輯刊函海，至數百種，海內珍之，實楊升菴以後第一人。此書一卷，前有自序，略云：聞嘗考孟子之遺文墜緒，見於諸子百家者，尚復不少，實秦火之後所逸也，因

不揣愚昧，爲採集成編，述曰逸孟子，庶幾可以存一二於千百乎。故是編多由秦漢諸子內輯出，於每條之下皆注出處，所引凡數十種，最重要者爲文選注、鹽鐵論、說苑、後漢書注、太平御覽、風俗通、韓詩外傳、意林等，其中數條有與孟子原文相同者。按漢書儒家孟子十一篇，史記則以爲與萬章之徒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傳爲今本，豈篇之離合不同歟？抑亦秦火之亡也？又孟子之書久吏於諸子，漢孝文時始與孝經、爾雅同置博士，至趙宋設科，語孟並列，註疏之家嘗相表裡，爲之輯佚補注者，自趙岐而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唐之翼孟者有劉軻，續孟者有林慎思，至宋則有余允之尊孟辨七卷以正之，可謂盛矣。調元獨具卓識，輯其散佚，其昌明經學之功，固不在諸人下也。

國策編年一卷附七國地理考光緒己卯刻本

清顧觀光撰。觀光字賓王，號尚之，金山人。諸生，三試不售，絶意科第，承世業為醫，致力著述。氏博極羣書，甚天文步算之學，尤為精詣。他如六書音訓，考證經史諸子，各有心得。著書等身，誠清季之通儒也。此書一卷，附於七國地理考之後，皆有自序。按國策之文，分國隸事，參錯雜見，不著年次，頗為後人竄亂。觀光此編，檢勘全文，參以史記諸書，排年編纂。其有事不可考，而文相涉者，依類附次。全書以年為經，以事為緯，亦讀此書者所必不可少也。其七國地理考七卷，首秦地總論，次齊地總論，次楚，次趙，次魏，次韓，次燕，各總論其體例。以七國為綱，以諸小國分隸於下，都邑山川，各從其類，皆先引舊說，而後實以今之地名。其不可知者，則付闕如。誠創著也。蓋自來究古地理沿革者，以戰國為難，因戰國事蹟惟賴史記、國策二書，略存梗概，而典章制度一切蕩然，非若春秋時有三傳可徵，秦漢後有史志可據也。又以七國紛爭，彼此攻略，一國一地，所屬不常，此書考據七國地理，凡古今傳譌疑似，及犬牙相錯者，皆有剖別，使讀者一閱了然。有關上古史地，洵非淺鮮。按自來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證戰國地理者，如吳興董若雨著七國考，於地理甚略。武進張翰風著戰國釋地，未見行本。又若涇上陳鳳石著孟子時事考徵，有七國形勢考一卷，則疎略牴牾，不足徵信。且均非專考七國地理者。此書詳審精密，誠非各家所及，~~而為後學者所參考也~~而條理繁難，又非淺學者所敢嘗試也。

徙征實錄不分卷中央研究院影印本

明楊英撰英之籍貫本書及各書均不載夏琳閩海紀要卷下只記楊英爲戶官而下不綴一辭又據紀要永曆九年楊英爲延平王鄭成功戶部都事秩比郎中此書即記其隨鄭征戰事蹟頗多珍聞實錄洵明季雜史中所罕見史料也冊中所記與閩海紀要及海上見聞錄諸書皆相符合足資互證全書始永曆三年迄十五年雖文辭俚俗多公牘語蓋多錄自六官案卷如軍令賞格俱在兵科等語然以楊氏身任戶部事而又每逢出征必經理糧餉故

此書記載特專重財政軍事兩端而財政之記載尤詳此爲本書最精采處爲其他史籍所弗及也且其職司會計只知記載之完備不顧事端之是非故所記搜括民間之米粮與其取償損失之劫奪在鄭氏或引以爲諱者而楊氏則盡量披露此真所謂實錄者也足見當時全軍經濟及社會民生情形此外凡彼時行在諸旨及與晉王等來往文書與夫清廷詔敕及疆吏[illegible][illegible]議和文件皆出于案件亦皆可貴史料書中於明季諸王及鄭成功父子名字均避諱改字如由作鉐松作嵩龍作隆功作光等又好用俗語

方言亦可徵當時禮俗又書中除財政外所紀軍事雖多真實不免蕪雜如述南京之戰漳州海門之戰等篇幅雖多不得要領且以楊英屬成功部下於成功私事如殺其族兄等皆諱而不記或反爲文過飾非之作史直筆誠有餘愧矣然綜觀全冊於鄭成功一代事實大都可考且皆得之目覩據之案卷較之乾隆以後諸雜史之稗販舊說絕少新材者則誠如寶山之可貴矣

玉堂逢辰錄二卷 明抄本

宋錢惟演撰。記惟演字希聖，五代錢俶次子，從俶歸宋，為右神武軍將軍，博學能文辭，真宗召直秘閣，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復遷工部尚書，仁宗朝拜樞密使，後坐事出為崇信軍節度使，卒謚文僖。嘗采錢及元璀等之詩，合為一編，名傳芳集，又著有家王故事及此篇，皆記述宋初朝野典制、士夫遺聞，文雖省略，足資參考。此書二卷，似有節略，首榮王宮火，次侍宴記。大中祥符八年初夏夜，榮王宮火起，五更後火益盛，未明，東宮六位一時蕩盡，凡殿閣庫藏之及秘閣史館均被焚。如惟演自謂予起登樓觀之，知是禁中，通夕不寐，又云宮人多走上東華門樓，有出不及者，焚死百餘人，足徵當時火勢之烈，及宋宮中建築情形。所謂東宮六位者，東行第一雍王，第二相王，第三南陽郡王，西行第一兗王，第二曹王，第三榮王，其地域密邇上臺。下篇侍宴則記次年事。按是書所記均宋初宮中情形，凡樓閣宮城，園囿木石，無不詳記，可與言宋宮室之書互相考證，尤可見時值承平，禁中之奢侈繁華，追觀徽欽時之銅駝荊棘，荒烟衰草，不禁興盛衰之感。故此編雖不逮東京夢華錄及如夢錄之詳賅，要不失為有用之著述也。

肯綮錄一卷 明刊本

宋趙叔向撰。叔向號西隱埜人，本宋宗室，延美裔，北宋末，方汴京破時，叔向潛出之京西，及金人退，引衆屯青城，入至都堂，叱王時雍等速歸政，置殺駕義兵，其後部將叛變，告叔向謀為亂，遂被誅。按叔向身經亂離，心懷宗親，且博學能文，此篇雖記載簡略，然所紀地方掌故及其見聞，頗足參考。本書凡一卷，首述命名之義，略謂肯綮錄者，西隱埜人所著之書也。埜人閒居多暇，飲酒讀書，足以自娛，有疑誤，隨即記之，初無次第也。昔蒯生自名其書曰雋永，取

肉肥而味長，我則異是，始見眉山先生草書帖，所謂終日擿剔，僅銖兩于肯綮之間者，因以名之云云，蓋自謙之意也。此卷所記，多關考據，凡風俗語言，皆引古證今，足廣異聞。如謂今士人就館聚徒，皆謂之就館，亦語忌也。按元后傳，張美人嘗姙身就館，今吳正仲漫堂隨筆載王介甫嘗對上曰，是時後宮方有二人就館也，故書中雖多瑣事軼聞，而皆新穎有致，且可見宋代之社會風俗。又其輯錄當時方言，至數十條，尤足考中原語言文字之源流也。

國老談苑一卷 說郛本

宋王君玉撰。君玉號夷門隱叟，其經歷不詳。按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俱稱夷門君玉，不著姓氏，或云君玉即王銍。銍字性之，汝陰人，故自稱汝陰老民。學問博洽，嘗撰七朝國史，紹興初為樞密院編修官，會秦檜柄國，中止，書竟不傳。有雪溪集、補侍兒小名錄、默記等書傳世，史稱銍博學多聞，長於宋代故事，而此書所紀，皆宋太祖至真宗三朝雜事，多關掌故，與所稱相合，按是書一卷，敘述趙宋自開國以來朝野典故，君臣言行，皆極詳賅，足與史文相互參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其體例取傳記雜錄，雖以時代別先後，而以一事為起迄，如記太祖之優容前朝學士，與侍臣間不拘形迹，及寇準陳彭年等之遺事瑣聞，均足補史志之闕文，又記宋初諸帝多好學能文，工書善畫，亦可證當時之崇尚文教。考北宋以後，由盛世至於亂離，世變非常，紀載亦多，然今見所宋人雜史筆記中所錄，或簡略不完，或互相抄襲，求以得之見聞，足稱實錄者，殊不多覯，是編作者學既博雅，又習典故，是以能言之確鑿，且多秘聞，凡究宋代史實者，是不可不參考也。

沈觀察燕晉弭兵記二卷 光緒癸卯寫印本

清陳守謙撰述守謙海寧人由歲貢生作幕南北此書乃記光緒庚子拳匪亂後外國聯軍駐紮京畿情形及沈敦和交涉狀況故云弭兵記按敦和字禮本江蘇候補道員以通洋務着名于時因與外人交遊素廣為大學士剛毅所劾至是乃由直隸及山西大吏敦請沈氏出任艱鉅辦理交涉是編即述其經過也書共二卷卷上為退敵篇卷下為平教篇每卷又分上下上篇記兩宮出巡後而聯軍亦追蹤出居庸關有法兵隊直入固關沿途殺掠人民塗炭地方官吏驚皇莫措乃公推沈氏至宣化府阻止洋軍折衝樽俎論者謂功在克復城池之上因洋軍將帥多與沈氏素識乃退兵議和計庚子九月退敵於居庸關辛丑二月退敵於固關上篇即詳紀其事實與交涉條款下篇記直晉兩省剿平拳亂情形首述西人傳教始末及仇教平亂經過按庚子以前西人來華傳教者有天主耶穌之分而拳匪之仇教則無天主耶穌之分究之天主教之強較耶穌教為甚故其積怨

於人也尤深而受禍也亦烈事後議賠議撫亦遂有輕重難易之殊故此篇亦如上例前記仇教後記善後賠款全篇除紀史實外並附記當時見聞如謂毓賢撫晉時曾設計誘洋人至有城猪頭巷空屋內圈禁之後悉數殺戮及議和時洋人問沈氏此案如何辦理氏答以將此屋改為公立花園立碑刊記被害姓氏及年月以為紀念此雖瑣事足徵沈氏對外交涉合宜不卑不亢是書首尾悉備簡賅明瞭因係目覩耳聞故能言之確切雖不無諛詞要皆史實足供史志之采擇也

人變述略一卷 清活字本

明黃煜撰。煜之經歷不詳。此書述姑蘇義民毆校尉之事，實當時之民變。首記明天啟甲子乙丑之間，逆璫專政，屠毒縉紳，且所仇怨多在江南。時士大夫組東林黨，專以糾劾忠賢為事。乙丑，所謂六君子被逮，常熟顧大章與焉。丙寅又逮江陰繆昌期、吳江周宗建、無錫高攀龍、吳縣周順昌、江陰李應昇。周居吏部，直節抗炎，遇事敢言。初傳有點將等錄，皆魏璫所造，羅列正人者，遂斥為黨。事發，獨來及周順昌，恥之益奮，發無顧忌。時吳撫周起元以爭織造削奪，周為文送之，所指斥內外甚具，乃亦被削職逮問。士民聞之，無不淚下。及緹騎至，有諸生楊廷樞、王節等進述民意，撫按見人眾，戰栗不語，有人即持械毆諸校尉。後為首者皆搜捕處決，世稱五義民焉。此篇紀當時情形甚詳，足為實錄。文字雖簡，而首末悉備，實言此案者之奇記也。按明代黨禍迭興，朱氏以亡，而其端則始自東林。此事他書雖有記載，要以是編為確切也。

燕京開教略三卷 光緒乙巳活字本

西人樊國樑撰。述國樑，法蘭西人，於咸同間來華，傳播天主教義。至光緒時，升為北京教主。庚子拳匪之亂，事後中外交涉，國樑於奔走調停頗為致力。清廷賞以三品頂戴，并給銀二千兩以示獎勵。此書三卷，專紀耶教在華傳教史實。卷上由前漢天主耶穌降生至元時聖方濟各會士柏朗嘉賓開教中國，又由元至明時耶穌會士利瑪竇來華。卷中由明萬曆間利瑪竇來華至清代乾隆間遣使會羅旋閣之時。卷下由遣使接理中國教務至光緒庚子拳亂及其交涉賠款。全書於重要章節，皆附圖像。凡中國歷代君主卿相之與耶教有關者，及西洋來華教士，皆附於紀事之後。按此書雖係外人著述，而頗翔實，且敘述次第有條不紊，並多史料珍聞。如卷中記利瑪竇、湯若望等治曆情形，及若望與清世祖之關係，為中國大臣及守舊天算家所忌，極力傾陷，而曆家楊光先且控若望圖謀不軌，故康熙初年禁止耶教。迨楊光先等治曆不精，測天不驗，清廷乃重召南懷仁等。清聖祖並親學曆算，復許外人來華傳教，建立教堂。可見清初由中西科學（天文曆法算

術之爭遂章及宗教問題於此書皆可考其史蹟源流又謂清帝之得速平三藩實賴南懷仁等所鑄鎗礮火器此不僅有關中國科學之進步實又軍事上一大改革也其卷下紀光緒庚子拳匪之亂尤詳且多秘聞有其他記載所無者故是編雖專述耶穌教入華始末實關係近數百年各方史實也

說夢錄一卷 同治丙寅中隱堂自刻本

清方炳奎撰炳奎字月樵皖江人父早亡深得母教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咸豐元年辛亥舉於鄉明年壬子聯捷成進士以知縣用銓發直隸癸丑任靈壽縣知縣甲寅入宰晉州靜海時洪楊方踞金陵遣軍北伐其酋李開芳林鳳祥率師至連鎮京師大震連鎮靜海相距僅百里及事平大憲奏保以知府用至十年出守廣西平樂府是書一卷即記當時戰事及其往來南北之各地風物民情古蹟時事足見當戰亂時各地情形頗資考証最重要者要屬所記太平軍北竄經過與地方狀況因氏作宰靜海皆目擊耳聞也據云所獲逃寇先後約數百人惟詢出間牒數人置之法餘悉貸遣之靜海被擾經四月之久一片瓦礫又兼寇亂未遠善後防堵既須兼籌而大營往來尤疲於供命且運河被堰民田大半淹沒賑米無出請改放折色民稍稍安集次年連鎮高唐凱撤兵差絡繹過境又次年天津海防徵調又起宦況之難真不堪回首也云云述戰爭之後兵役供應之繁地方社

會誠不堪其擾他如紀粵匪犯天津情形亦殊詳確皆足佚史志采擇按氏夙以文名當世故其紀載自較精核也

金陵文徵小傳彙刊二卷 光緒丙子刻本

清端木子疇輯子疇名埰江寧人同治閒以優貢官縣令升至侍讀學士性兀傲不能諧俗工書能文尤喜搜輯鄉邦文獻著有賦原楚辭啟蒙及詩文集行世是編乃輯金陵文徵之小傳而成前有夏家鎬序謂乾隆辛卯吾鄉張甌亭先生有金陵文徵之刻道光丁酉其孫沂元先生續之篇繫以傳闡潛德發幽光意至厚也咸豐癸丑板燬於兵火後生末學無由考證識者痛焉同治癸酉鎬典試粵東順道歸里端木君子疇以兩集小傳見遺鎬懼其散佚也亟付剞劂云云是此書雖係附傳當時原板毀滅存此亦可考見清朝一代金陵之人物文化也又原書即存此集亦應單行因文徵卷帙浩繁稽考匪易持此一編以資檢閱考證有裨學人不庸廢也按全書共數百人首順治趙起元迄乾隆戴翼下編始汪壇迄夏家銑其先後次第均照原集排列未加編次惟其中亦有新自采訪增入者又各小傳中名氏凡作者自署之號亦依原本未為更改此雖輯者審慎以存其真惟年湮代遠遂不知作者真姓名為何似應於當時凡知其姓氏者附注於下尤便學者

按此二集，雖僅作者略傳，然有清二百年來金陵文人皆備於是。惜僅至道光，倘有好事者再補續之，以至清末，則更成完璧矣。

儒林瑣記四卷 光緒長沙刻本

清朱克敬撰。克敬字香孫，號暝菴，甘肅皋蘭人。工詩能文，好論時事，人多厭之。家貧，客游四方，補湖南龍山縣典史。克敬雖為末吏，實富經濟才。在龍山時，咸豐庚申，髮軍大至，知縣以下皆走，克敬獨與士民守之，凡四月城迄不陷。巡撫惲世臨疏薦於朝，不果用。後繼撫劉崐知克敬博學，通經史，興官錢，使修通志，旋劉去，志亦未成。著有暝菴雜識等書。此書四卷，前三卷為克敬撰述，後一卷署儒林附記，著餐霞館輯。其卷一首汪渢、孫其逢、王夫之等，始于

清初諸儒，直至道光吳樹敏等，凡百餘人。附記（卷四）則為道咸時近人，如郭松燾、陳寶箴等。所云餐霞館者，不知是否克敬一人。觀其文氣頗似朱氏手筆，或以所記多係同輩時人，且克敬傳亦列其中，故隱名歟。按清代傳記著述，如國朝耆獻類徵、國朝先正事略等，多敘述清初以來儒者學人之學術文章。此書則多及瑣事軼聞，故名瑣記。且文字簡潔，所錄數百人中，尤多先正事略諸書所無者，足資參考。如蔣湘南、齊召南諸傳，所紀遺事，均他書所無。又書中皆載儒林史實，不稍隱飾，足徵作者不僅博聞，尤具

史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淳熙薦士錄一卷 李氏函海本

宋楊萬里撰。萬里字廷秀，吉水人。紹興進士，孝宗時為國子監博士，後以寶文閣待制致仕。萬里一生服膺正心誠意之學。寧宗朝韓侂胄用事，築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及家居，侂胄專僭日甚，乃憂憤成疾卒，謚文節。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有誠齋集、及易傳等。此書一卷，乃為吏部郎中時上宰相王公册子也。首以朱子熹為第一，下並註稱其學傳二程，才雄一世，雖賦性近于狷介，臨事過于果銳，若處以儒學之官，涵養成就，必為異才云。第二為袁樞，稱其議論堅正，風節峻整。一為大儒，一為史家，足見其知人之明。其餘諸人各有評論，言皆簡當，即後世薦官考語之祖也。其所薦六十人中，或為學者，或為廉吏，皆當時人傑。李調元氏謂存此以為持衡秉鑑之一法，有薦人之責者其可忽乎。蓋拔茅連茹，古之於易；貴玉賤珉，見之於禮。魚目不可以混珠，駑駘不可以並驥，知人何以明亦

曰公生明而已云云按此錄固足見楊氏之能知人能舉善而當時人材亦可徵之此册且可考宋之官制以一吏部員司即可舉賢與後之專司黜陟者有異盖古制猶存也

廣陵妖異志一卷 清繆氏刻本

唐羅隱撰隱本名横字昭諫吳越新城人因貌陋凡十上不中第能詩爲錢塘令有善政朱全忠篡唐以諫議大夫召隱不赴累官鹽鐵發運使著作佐郎遷諫議大夫給事中卒隱爲文章多氣力而性傲睨所著多散失其傳世者有讒書羅昭諫集兩同書及此書等五代史有傳世傳隱出語成讖遂多附會稱之爲羅秀才十國春秋記其於閩中多留異跡又黎士宏仁恕堂筆記云今豫章兩越八閩人凡世俗近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者皆曰此羅隱秀才說過後訛爲羅衣秀才云是隱實一異人此書所紀亦妖異事蓋記高千里爲妖人呂用之迷惑事所述多不經事卷後無名氏跋云按司馬温公通鑑亦載有高千里爲張呂迷惑事初甚疑之以爲千里本才士且有將略乃受左道愚弄不異兒童豈耄年喪志而然耶及考他書始知是記出于羅隱隱嘗不禮于千里作此快之其間增飾之誣固自不免温公乃信之不疑如李蘩鄴侯家傳詞多虚美則又盡載無遺其楊右相冰山之說亦聞天遺

事之偽也。人謂火遷好奇多愛，溫公亦未免耶。此跋不著姓氏，於此編記載關係極鉅，若然是隱此篇之作，乃對千里而發。然書中所述神怪事跡，亦可見中古時社會之思想。又隱因此書並以其好為預言，故世人遂有羅秀才説過之目，足徵中古時人民猶好為妖異之談也。又書中除記張事外，於當時時事，及吳越鹽鉄經政，亦多直筆記載，蓋隱實一憤世嫉俗者，凡奸邪污穢，皆所攻訐。是跋語謂其報私忿而作，又不盡然矣。

燕魏雜記一卷　李氏函海本

宋呂頤浩撰。頤浩字元直，樂陵人，後徙齊州。第進士。徽宗時歷官至河北都轉運使。高宗南渡，起知揚州，兩入政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贈太師、秦國公，謚忠穆。頤浩在相位時，雖頗肆自用，而建樹亦多。其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一時稱其直切。又少長西北，兩邊精於地勢，嫻於軍旅，此書一卷，多述河北各地形勝及南宋諸將帥言行，記載詳塙，頗足參考。按頤浩當建炎復辟時，賢勞盡瘁，載在史乘。左宣教郎臧梓為撰勤王記一卷行世，頤浩亦嘗著有杏客問等書，鮮有傳本。是編一卷，所論皆燕魏間事，或者當時馳驅王事，馬足所經，隨筆紀錄，如余嵘之使燕錄、范成大之攬轡錄之類。亦間有談及王安石、李師中諸人事者，俱關事實，固鑿然可傳也。他如記各地名勝文物，如紀兗州東嶽廟、華州西嶽廟，皆詳述流別及其封號，又足供考古者之助。此書取隨筆雜記體，然皆目睹耳聞，徵信可考，言南宋雜事，或河北形勢者，要以是書為確切也。

山海經補註一卷 李氏函海本

明楊慎撰注。慎廷和子，字用修，號升菴，四川新都人。年二十四登正德間廷試第一，授修撰。武宗微行出居庸關，慎抗疏諫。世宗立，充經筵講官。大禮議起，慎與同列伏左順門力諫，帝命執首事下獄，慎削籍遣戍雲南，卒年七十矣。慎博學強記，精通經史，投荒多暇，於書無所不覽。明代記誦之博，著述之富，世推第一，不僅蜀中人傑已也。詩文外雜著至百餘種，此編一卷，乃校補山海經凡數十條。其次第仍照原本，首南山經八條，次西北東中山經，次海外南

西北東經，次海內南西北東經，次大荒東南西北經，末海內經。前有李調元序，略謂升菴先生著有水經補注、山海經補注二書，疏釋精確，足補酈道元、郭景純所未備。惜水經注早佚，存者惟山海一卷耳，余亟借而讀之。然按何宇度益部談資，水經補註在所見已刻三十種之內，而山海經註則云已刻未見者。今此本存而彼轉逸，何顯晦之各不侔也云云，是此書在清中已不易得。按仁和趙一清作水經註釋四十卷，引據原校二十九人，升菴居其首，又吳任臣博採衆說，撰山海經廣注，亦引楊說，足徵此書考據精審。蓋升菴本宿儒，復精音韻小學，以之校注古籍，自能發前人所未發，而為後學取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左傳官名考二卷 李氏函海本

清李調元撰。調元字羹堂，號雨村，四川綿州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吏部主事，旋任廣東鄉試副考官，及督學廣東，任滿回京，擢直隸通永道，因被劾遣戍，尋以母老贖歸。調元自幼即好學不倦，自經史百家以及稗官野乘，靡不博覽，羣經小學皆有撰述，藏書數萬卷，輯有函海至數百種，世稱佳構，蜀人撰述之富，自楊慎、費密而後，當推調元云。此書二卷，前有自序，謂左

氏一書理大物博，昔人撰述者，有左傳地名錄、左傳名臣傳、左氏人名考及春秋宗族名氏譜、春秋名字異同錄等，惟春秋職官，其名稱之見於左傳者，不一而足，遂於公餘之暇，取左氏傳溫習一過，凡遇各國官名，各分別書之，並附載註疏之說於下，與周官參校之，略可見侯國之差錯焉。其有國異而官同，兩存之，以仍各國之舊云。故李氏此書之作，稽之書目，未之前聞，誠創製也。其用心之周，致力之勤，於此可見。是書共上下兩卷，以國為綱，列舉官名，而以魯年註疏於下，讀者一目了然。其次第首周，次魯、衛、鄭、晉、宋、齊、秦、楚諸侯國，其無所附者，則歸於總類，又以上古官名殿之。凡春秋官制，於此略備，洵考古者之一助也。惟書中所列亦有小誤，如以國子為魯國之官，引註僖公二十五年從國子巡城，按此實邢之國子；又以閽與司宮二官屬之晉國，實應屬楚；又其總類中候人應屬楚，舞師當屬宋，行人列士當屬吳，司歷應屬魯，輿

嬖當屬陳，行理當屬晉等，此皆見之左傳者，或李氏著錄時未暇深考耳。要之是書固為言左氏傳者之傑著也。

格物中法三卷　光緒自刻本

清劉嶽雲撰。嶽雲字佛青，寶應人。光緒己卯舉於鄉，丙戌成進士，歷官戶部主事、員外郎。居京曹三十年，不事干謁，兩次京察皆列一等。官至浙江紹興府知府，年已六十矣。嶽雲累世業儒，家學淵源，自其祖端臨公而後，且多通人。嶽雲為成心巢入室弟子，凡聲音、訓詁、天算、輿地、雜家、技藝，靡不深究。著書凡五百餘卷，取所得於古以證今，汎覽西籍，而不為所囿，由博反約，歸於實用。論者以為近世以來，江淮諸儒莫之或先，信非虛譽。與李慈銘、劉心源、梅啟照等俱相友善。於天算測候之學尤精。此書本十二卷，而完成刊行者僅前三卷，蓋隨著隨刻，未俟終編也。是書卷前有算家梅啟照、李善蘭二函，及袁昶、曾紀澤序，與自序，於此書皆極欽服。按其目錄，為氣部、水部、火部、土部、金部、木部、蠕動部、機巧部、神化部、圖說、雜識等十一門，其中圖說二卷，故共十有二卷。其體例取古今載籍之有關各部類者彙輯之，注明出處，附以案語。惟其書僅至火部，故祇三卷。全書引據極廣，考定極確，固不僅思精識卓，且於科學研究極深。李善蘭稱其徵引羣書至數百種之多，又多人間罕見書，其證西學，皆有見地，與耳食附會者不同，此本朝絕大著作也云云。李氏為清末科學大師，推崇如此，亦足見是書之價值矣。按全書精深博大，其意雖在申中抑西，而專致力闡揚中法，不存門戶之見，尤具學者雅量。至其命名，自云遵御製幾暇格物編之意。又袁昶序，謂所著格物中法十卷之一，命之敘而讀之，是此書原僅三卷也。

山水纯全集五卷說郛本

宋韓拙撰拙字纯全號琴堂又號全翁善畫山水寘石紹聖間至都下進藝得授翰林書藝局祇候累遷忠訓郎此書五卷前有宣和辛丑全翁自序略謂畫山水之術其格清淡其理幽奥至於千變萬化四時景物風雲氣候悉資筆墨而窮極幽妙者若非博學廣論焉得精通妙用歟愚習山水人物已爲歲久所得山水之趣粗以爲法誠不敢爲卓絶之論亦使好學之士頓然開悟分爲十論各隨品目以附於後其次序首論山次論水論林木論石論雲霞烟霧靄嵐光風雨雪論人物橋杓關城寺觀山居舟車四時之景論用筆墨格法氣韻之病論觀畫别識論古今學者論三古之畫過與不及凡十篇後附張懷序於集中所論推許備至按是書全編每論皆具精義識古來言画法者之傑作也自序述作山水之法莫不纖悉備載且指物而各序其說言無華藻事歸典實博古驗今增加證識又分雲山水林關城橋杓傳其筆墨之法講其氣韻之病通四時景候識三古用筆並論古今人物之長一句一事爍然使後之學者覽而爲樞機津梁之要頗不偉歟又書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書部

末論所謂三代蓋以晋宋爲高古唐爲中古五代爲近古云

莊子闕誤一卷 函海本

明楊慎撰慎字用修號升菴蜀新都人明正德間廷試第一授修撰嘗抗疏論事頗著直聲世宗時充經筵講官後大禮議起慎與同列力諫被削籍遣戍雲南即卒慎敏而好學深通經史兼及六藝著述之富世推第一此書一卷乃輯莊子闕文及其字誤蓋取各家古本校其真偽正其得失實讀莊子者之參攷也目錄序一本原書由逍遙遊至天下篇末附真經名氏乃列舉莊子善本亦即是編取材所有羅江李調元序謂莊子闕誤一卷見於焦竑所刻

升菴外集中每條下所附則采升菴經子難字中之莊子難字也難字一書余編采未獲按明代著書自升菴後博洽者無過於竑竑有莊子翼八卷末亦載莊子闕誤一卷則全錄宋景元南華經解之文雖足以資考證比之升菴此書則上上林別矣云李氏此論誠非虛譽因慎深通經傳並精小學方言於古文奧義皆能博考旁通如書中秋水人間世各篇均能考證各本得失其校正之勤洵莊子書之功臣矣

一澂研齋筆記八卷 甲戌聚珍本

清東培山民撰述山民又號一澂研齋主人不著真實姓名此書前有揖坡老人序及山民自序老人序謂昔漁洋山人著池北偶談暨香祖筆記河間紀氏亦有五種筆錄博覽閎達昔賢專美今東培此編共若干卷凡忠節廉隅鑒別人倫綱常大事繫家國治亂他及字故名物隨時因革金石圖書數典不忘或又禎祥妖孽事不數見朔實附載系之以感一切憑空不經之談屏概無一字瑣瑣其間貴奇析疑知音

不速其有取乎云按此書取隨筆雜記體而以時代類別為依歸蓋仿池北偶談而作也其內容首史事次人事次藝事故事物事異事等以史事掌故篇幅最多由古史以至近世無不兼收并錄誠鉅著也是編之長在其紀載詳實凡有引証皆注出處至書中最要者一為所記明季史實一則為所述藝事文物之盛衰及版本書籍之聚散於考據近世以來文化學術之源流關係極鉅如卷五所記明張天如有足本太平御覽宋諸臣編冊府元龜明成祖勅諸儒

纂永樂大典及初編輯之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皆詳紀其始末及其內容兼及自明以來私家藏書之情形足見作者博學多聞故此書實集典章制度及文物藝事者之大成雖做之氾北偶誤而其考証之精記載之詳較之偶誤無多讓也

天傭子集十卷首末各一卷 康熙己卯刻本

明艾南英撰南英字千子東鄉人為明末名士以文章著聲於時好學無所不窺以萬曆末壙屋文字腐敗與同郡章世純陳際泰等以興起斯文為自任天啓中舉於鄉對策有譏刺魏忠賢語罰停三科崇禎初詔許會試卒不第而文名日盛負氣陵物人多憚之及兩京覆入閩見唐王陳十可憂疏授兵部主事旋授御史未幾卒按南英為一代文宗與吳次尾等又以氣節相尚固不僅能文已也明史文苑有傳此書十卷首末各一卷合十二編卷首有張伯琮高晙楊以儼諸人序次首卷總論乃輯各家之論艾氏者及重刻述略年譜等其內容前四卷皆序五六兩卷為書函多論文章義例及時事者卷七碑文賀序卷八墓志祭文卷九十傳狀雜著卷末附書三篇及後序全書凡一百八十四篇由其論文之作足以見當時文章風格之演變氏則提倡古文者他如記述時事傳記人物亦多重要如隨社序偶社序諸篇又知明季士

人結社之風極盛、且由文字兼及政治輿論矣、可與杜氏社事始末諸書互相參証、按明季始則王李之學大行天下、讀古文者悉宗法之、後鍾譚出而文氣一變、至後錢謙益龔鼎孳起、詩文之格又變、錢氏尤負重名於詞林、痛相糾駁、南英和之、排詆王李不遺餘力、故艾氏倡明文教、其影響當時者至鉅、今日言古文者猶誦法之、此書前後凡四刻、版首為陸續自刊、流傳極少、而以此本最備云、

甕中人語一卷　舊抄本

宋韋承撰、承之籍貫經歷不可攷、此書專記北宋末靖康之難、按日紀載、取編年体、首尾無序跋、始政和元年、中經重和、宣和、至靖康二年四月金人入城、帝被虜北去、全編記述宋金和議經過、及金人要索情形、詞雖簡略、事則詳賅、誠當時之實錄也、每條事實、皆注明年月、惟金遣吳乞買同趙良嗣來議歲幣、復使馬政往一條無年月、附于宣和二年間、考之宋史徽宗本紀、當為二年九月中事、惟紀作勃謹、不云吳乞買耳、又按呻吟語云、吳乞買當金太祖時、曾使汴京、則知徽宗本紀之勃謹、實即吳乞買之譌、又按勃謹實金語貝勒之音轉、其字又作孛堇、而奉使行程錄所謂孛堇、於漢語為官人也、當時吳乞買以貝勒使宋、人遂以貝勒名之、又按勃謹亦是台吉音轉、而吳乞買即台吉異譯、買其名也、後滿清崛起遼東、以金人為始祖、亦用貝勒台吉等名、宋史未詳番人音義、故有此誤、而全謝山力駁范石湖詩注、為吳乞買未至中朝、蓋

亦未知勅謹譯名之源流至卷中所紀可補宋史之誤及正雜史之訛凡金人與宋交涉及攻汴始末皆備於此實讀宋史之要參攷也又書中屢記虜索太清樓文籍圖書與國子監書板及道藏經等出城去今攷之清宮內閣大庫所藏舊藉有蜀大字本春秋及宋玉牒等祕冊以韋氏此記核之知即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五及二年二月十七兩次為金人取去者中經元明兩朝歷七百餘年故藉依然猶存天壤并可考見由宋歸金之日月不可謂非奇事珍聞矣所謂滄桑之感信如是乎

靖康稗史 鈔本

宋無名氏輯按此編共二冊凡七種皆紀宋靖康時雜史考靖康之難記述甚夥今見引於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諸書者不下數十種而原書多不傳即此七種亦皆亡佚是書不僅向無傳本即咸同以前各家書目皆不載光緒初年始由丁秉衡於日本鈔回丁氏八千卷樓藏之乃見於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按全書共七種一曰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二曰甕中人語題韋承撰三曰開封府狀四曰南征錄彙題李天民輯五曰青宮譯語題王成棣撰六曰呻吟語七曰宋俘記題可恭撰前有咸淳丁卯(宋度宗三年)耐菴序又有辛巳三月上巳遺德跋是編即耐菴所編輯其姓名無攷或者即水滸傳作者施耐菴子遺德據東藩記事知為明朝鮮國主為高麗定聖王諱字芳遠初擢進士建文二年庚辰十一月嗣位則辛巳當為建文三年跋中謂微時見傳鈔本於同年家徵時謂未得國之先丁氏藏書志稱為萬曆

時實誤足徵此書于元明間已流傳高麗各卷中紀宋靖康之難金人入汴京情形極為重要皆當時實錄而又可正各雜史之謬訛補宋史之闕略如宋史於欽宗朱后不知崩聞及金人所虜宋宗室名皆不載此則詳於開封府狀今此書出詢究宋史者之瓌寶其遺聞佚事足証史事者甚多凡徽欽二帝降金之事於此大備而南燼紀聞宣和遺事各偽書之誣罔觀此即可了然矣然則是編復入中土丁氏之功固偉亦史林之幸也

從征錄三卷 康熙二十六年刻本

清初劉曉撰曉字映藜豫章人初為州牧及吳三桂三藩變起因侍講學士邵遠平之薦乃起入軍幕參贊帷幄以功擢廣西平樂知府官至浙江糧道曉生平好談兵富謀略吳三桂之亂隨清軍出征凡攻取戰守之策招降安民之計多其主謀三藩之平其功實鉅誠當時豪傑之士也此書乃輯其當時書策與招降文告頗多重要史料共上中下三卷首有邵遠平陶朗雯劉始恢三人序於曉皆極推許稱其智謀足備文武兼資全書以關於清軍與吳三桂之事最詳如招馬雄書與偽將軍范齊韓書等[illegible]史籍所不載正足補官書實錄等之缺略也按清代史籍最為繁複而史材不備最難稽攷者莫如雍正七年以前事實不僅滿清入關諸多忌諱而內閣文檔自始即記載不全故今日欲考清初順康時典章制度之建立沿革及前後三藩之用兵始末所有史籍或語焉不詳或已經改竄遠非當時之真相而此編所錄無論

書策函告、要皆彼時原文、猶足見明清之際、西南之政治社會情形、至可寶也、故是書一可補內閣文檔之闕、而又可正官書雜史之謬、其在史料上之價值、固不可以政書而忽之也、且此書流傳極少、或為清中葉文字之禁歟、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 舊鈔本 南京國學圖書館藏

宋楊仲良撰、仲良之名、不見於書中、卷首有寶祐丁巳廬陵歐陽守道序、亦不言著書人姓名、而陳均九朝編年引用書目中有之云長編紀事本末楊公仲良、故知此書出仲良手、然其書不見於宋史藝文志、而趙希弁、陳振孫、馬端臨諸家、亦皆不著錄、據守道序、此書寶祐元年、刻于廬陵郡齋、貢士徐琥重為校刻、則寶祐五年也、以如此鉅著而不見昔人著錄、亦異事也、按閱于宋朝史籍、李燾取九朝事實、仿司馬光長編之体、編年述事、為續資治通鑑長編、成書一百五十卷、卷帙最為繁重、仲良乃別為分門編類、以成此書、每類之中、仍以編年紀事、計太祖七卷、太宗七卷、真宗十四卷、仁宗二十四卷、英宗四卷、神宗三十四卷、哲宗二十六卷、徽宗二十八卷、欽宗六卷、共一百五十卷、每卷各分事實、復別為子目、凡北宋一朝、汴京百七十年、禮樂兵刑之沿革、制度政令之興廢、以及內亂外患、粲然具備、可以按目尋求、蓋李燾而後、陳均之前、煩簡得中、洵可並傳、且今所傳長編足本、徽欽兩朝、皆已闕失、藉此得以考見厓略、尤可貴也、又按此書、自宋刻而後、流傳即

少、清中葉時、海內藏家、僅季振宜、徐乾學兩家有之、徐目云闕一百十四卷至一百十九卷、今此舊鈔本亦闕此六卷、又闕六七兩卷、皆有目無文、而五八兩卷、亦非完衷、較之乾學藏本、益多闕佚矣、滋可惜也、然此舊鈔、實足称海內孤籍、清末廣雅書局為之重梓、雖殘闕仍舊、誠善舉也、

征藩功次一卷 明刊續說郛本

明王守仁撰、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弘治進士、累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贛南、平大帽山諸賊、定宸濠之亂、世宗時封新建伯、總督兩廣、破斷藤峽賊、明世文臣用兵、未有如守仁者、卒謚文成、其學以良知良能為主、謂格物致知、當求諸心、於宋儒推重陸九淵、世称陸王、又称姚江學派、嘗築室陽明洞中、學者称陽明先生、有全集行世、此書即記其征討事實、並附保薦人員、俘獲器械等詳單咨文、實當時重要文件也、首錄奏報原文、照得江西

逆賊既已擒獲、逆党已經蕩平、所獲功次、合行紀驗、除原差科道官前來外、煩將征剿逆賊官軍民兵召募義勇、及鄉官人等、所獲功次、分别奇功、頭功、次功、造冊覆驗、等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施行、今准前因看得征剿宸濠之時、止是分布哨道、設伏運謀、以攻城破敵為重、擒斬賊徒為輕、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從權審驗、茲據實造冊、從直紀錄、中間等第亦自可見、云云、其下計開、首為欽差巡撫一員、提督諸軍、(即守仁)次兩廣監察御史二員、為謝源、伍希儒、即上文所謂原差

科道，即審驗功次者，次爲知府指揮等數十員，次爲獲奪各兵器清單，可見當時出力人員，并所俘事物，是時守仁官職，爲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考明史及明史紀事本末，於守仁征剿事，皆有記載，惟均無此書原文，故是篇除可見征剿史實外，凡明代咨文格式，是役用兵地域，及職官人物等，均足供參攷，又奪獲物中，有金璽金冊誥命符驗諸物，尤可補正史傳志之闕略，又是篇以數百年前文冊流傳今日，誠吉光片羽，彌可珍矣，

北堂圍困三卷 光緒鉛印本

西人樊國樑撰，述國樑法蘭西人，於同光間來華，傳播天主教義，光緒中陞爲北京主教，庚子拳匪之亂，與教民困守北堂，事後中外交涉，國樑奔走調停，頗著勳勞，清廷賞以三品頂戴，并給銀二千兩，撰有燕京開教略三卷，習於中國語言文字，並諗中國風土民情，此書即專記庚子拳匪之亂，仇洋滅教，圍困教堂情形，以其居住所在，尤偏重北堂，北堂者，即今西華門內西什庫教堂也，首有包士傑序，全書共分三編，爲樊主教日

錄，王司鐸日錄，及某滿員日記，各卷中記載拳匪情，事，極爲詳盡，均取日記體，按日紀錄，並附各種照片，尤可見當時情形，其言論雖不無偏見，要爲實錄，凡官兵拳匪先後圍攻教堂，及教堂與交民巷使館往來通信各節，皆一一詳記，至末卷某滿員日記，亦可與前編互證，卷前小敘云，下列日記，爲北堂鄰居某滿大員親筆之紀錄，聯軍破城後，彼將此日記存於東廣，盛某鋪夥處，僕後樊主教即就此人手內得之，因記者乃一教外之人，故敘述中對于教中事理，不無隔閡之處，夫以教外人言

教中事、难怪其失實也、然仍以原文付梓者、冀存廬山真面目云云、書中除紀其見聞外、並多侮辱耶教及教民言論、如沿俗說謂教堂常剖孕婦、剜童眼等事、而此編皆仍之、亦足見樊氏雅量矣、按此書所述庚子变乱、首末悉備、大之可見西人應付乱民之策略、及使館計畫、小之亦可證西華門一帶地方情形、況其所関史事、固極重要也、

拳匪志略一卷 光緒辛丑活字本

清無名氏撰、此書不著作者姓名、首頁署醉郭先生遺著、蓋係後人藏此書者附記、所謂醉郭先生者、不知誰何、全書專紀義和拳匪事實、不涉軍事政治、或為當時京師士民目擊变乱、因筆述之、故書中所述多拳匪首領[illegible]及其燒殺搶劫遺聞、先記女匪頭目、如紅燈照、大師姐、二師姐、孫二嫂、扈三娘等之邪術、裝束、次記大師兄二師兄等之仇洋滅教、及毀鐵路伐電杆、掠金銀等、並詳述其[illegible]焚劫教堂商鋪之[illegible][illegible]暴虐情[illegible]狀、與夫名號地址、繪声繪色、為其他書籍所無、足供言地方掌故者之軼聞、按庚子之乱、京師被臨、两宮蒙塵、誠有清一代之鉅变、記載雖夥、惟多偏重朝政、或清君臣意旨、或聯軍入京後交涉始末、於拳匪亦止紀其兇暴殘殺而鮮注意社會狀況、教民言行者、獨是篇專述乱民之醜態暴行、與四城商鋪之被劫經過、可見所謂乱民者、多係愚夫愚婦、僅為首數人信奉邪教、扶清滅洋、其多數則以劫掠金銀衣飾為事、若真仇外、何至於此、是此篇雖紀拳匪一方事

實，然皆地方真相，故所敘述，亦殊可取也。

庚子都門紀事詩補一卷 光緒壬寅刻本

清延清撰。清字子澄，晚號閑簫老人，籍隸蒙古鑲白旗，巴哩克氏，同治甲戌進士，由工部郎中陞侍讀學士。光緒庚辛間，清正居京師，目覩變亂，自云虎口餘生，歌嘯不廢，撰有庚子紀事詩六集，行世，海內士林，目為詩史，又以餘聞，著成此書，以補前集之未盡，首有張寶森、李恩綬、王葆善諸人序，全篇以詩紀事，附以詳注，凡憂生念亂之言，敘事表忠之作，皆卓然可傳，蓋清詩才樸茂，又身經喪亂，凡當時京師一切交訌情形，多屬親見親聞，益以採訪故舊，摭拾朝政，參以議論，形諸詠歌，指陳委婉，而記載真實，儼然信史，於此書可見庚辛之際，人民愁苦，市井寂聊，洵痛史也，是編除紀事變外，於彼時士大夫之困處京師者，交遊往來，亦記其軼事遺聞，又足供談掌故者之助也，按清于旗籍中頗擅才華，著述亦富，讀此編即可見其才知卓越，惟此詩乃補前集遺略，故於拳亂始末，不多著筆，然所紀社會情狀，縉紳軼聞，其重要亦殊不遜於前編也。

庚子变紀一卷　活字本

清無名氏撰、此書不署作者姓名、首頁内僅書禪那撰述、观其記載、尚多徵實、如記乱前清廷會議、諸事、是作者或為清季官吏、或係大臣僚属、故能目覩耳聞、並得知当時密諭等、書中於李鴻章、袁世凱備極推許、蓋亦反对拳匪、通達時務者、書凡一卷、由拳民入京、至兩宫回鑾、其紀述雖不無謬誤、而多中肯要、首述拳教起原、谓嘉慶時即蔓延民間、盛於燕齊、殆同光時、各省教案迭起、民情憤激、遂有滅洋排外之説、而是時因戊戌政变康有為遁英、東南義士某、以上書獲罪、走入澳門、清廷皆罪索不得、於是移恨外人、又值正谋廢立、各國外交均不謂然、端王載漪、亦因各國公使入賀大阿哥之立、各公使不聽漪尤憤甚、日夜谋報復、乃力言於后、義民之可恃、人心不可失、尚書趙舒翹等和之、遂尊義和拳數萬人入京师、变乱遂起云云、是書以雜記体記敘拳匪亂民燒殺情形、及清廷意旨、首末悉備、言簡事賅、亦野乘中之佳選也、又以各地拳匪事實遺文、補為拳变餘聞、與此篇互相表裡、因此書專紀京师見聞也、按庚子之乱、清廷實欲湔雪積恥、其舉雖愚、其心可哀、而是編紀載議論、即能道其蘊蓄、並追溯变乱之源、足為掌故参考、惟卷中亦有錯訛、大皆彼時傳聞之誤、然此書雖未為實錄、而亦治國聞者所取材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拳变餘聞一卷 自鉛印本

禅那撰。述此書作者不署真實姓名，以所著庚子变纪、專記京师拳乱始末、及朝野軼聞，此編則記各地拳匪情事、與当時士大夫言行，取雜記体，分段條敘述，不列目錄，其中如義和拳之教義、天津各處拳乱詳情、及李鴻章、袁世凱、毓賢、剛毅等主剿主撫之奏札函牘，雖非精著，足資采擇，蓋庚子之乱，事故紛紜，因果亦多，作者以「变纪」記載史實，偏重京师政聞，首末賅備，此篇則補述各地乱民與夫疆吏連橫、中外交涉，終於李鴻章之死、太后還都，卷中所記如董福祥、聶士成等，率官軍慘殺外臣，其愚實不啻乱民，其罪尤浮於剛毓，至罪魁諸人，皆詳紀其經歷思想、及仇洋原委，又述聯軍入城後，京师社會情形，則足供史志采擇，掌故軼聞，如記聯軍諸帥協議分理區域，由朝陽門至内城畫一直線，俄法佔其東，英美佔其西，日本佔其北，德國佔其南，并設民政廳，轄民事，統帥瓦德西則入宫居太后之儀鸞殿云，所述多普通事實，或訛誤傳聞，雖與庚子变纪互相表裡，後先参证，而史事傳聞（錯綜請詳改）駁雜不純，雖可資参攷，是在讀者善為取舍也。

雨窗消意錄四卷 光緒湖南刻本

清牛應之撰。應之湖南人，以布衣往來公卿間，為咸同時名士，據本書卷三記云，光緒乙亥以後，湘中朋輩星散，文宴益稀，丁丑十月九日楊海琴翰招同黃海華文琛、楊性農彝珍、朱香孫克敬、王壬秋闓運、吳雲谷錦章，為閏重陽各賦詩紀事云，可見牛氏交遊多當時賢俊，又與郭嵩燾善，惟其事跡不見記載，此書凡四卷，首冠作者小叙，其紀事取雜記体，不分先後，不列目錄，所述均咸同間朝野遺聞，可供治清代典故者之参考，而較重要者，如鴉片之役、洪楊之乱，雖斷簡零篇，然皆徵信，因作者身经目擊，又交遊於公卿搢紳間，見聞既廣，記載遂實，非泛泛者所可比擬，此外如述湘軍之原起、貴州苗乱之始末，皆直筆不諱，與官書奏報頗有異同，足稱實錄，蓋作者既屬湘人，又與苗疆接壤，其記述自較真切也，綜觀全書，大部紀清中葉後之軍事政治、典章法度，及風土人物，間及明清兩代之故事傳說，亦新穎可讀，故大之可供史傳採擇，小之亦足資談助、廣異聞，凡國政士習，於此可見，固非僅談掌故已也。

磨盾集一卷 光緒丙寅刻本

清方炳奎撰。炳奎字月樵，皖江人。于咸豐元年辛亥[illegible]舉於鄉，次年壬子聯捷成進士，以知縣用，分發直隸。癸丑宰靈壽、晋州諸邑，甲寅任靜海令。時洪楊正踞江南，遣師北伐，其丞相李開芳、林鳳祥等由河南山西竄入直隸，連鎮距靜僅百餘里，以防守功，擢永定河北岸同知。至十年，陞授廣西平樂府知府。著有此書及說夢錄各一卷。因身經洪楊之亂，且任地方官吏，於當時朝野情事，極為習稔，故二書中所述清洪兩軍戰事及守城情形，皆足供史志采擇，較之傳聞自為真實。此編一卷，取雜著体，多關當時政治軍事，頗有可取。如首篇平蓮塘記，述咸豐紀元以来廣西髮軍起事始末，次平龍圍記、平金田記等，亦紀太平軍起伏於兩粤事實，為其他各書所不載者。他如記西南山水風物，或[illegible]劉匪條陳，皆能見其大，亦可窺彼時之社會民情矣。因炳奎宦遊兩粤，而平樂府又洪楊首事根據地，聞見既周，紀載尤詳，故全書自以記太平軍為最精采，今日視之，皆重要史料，與說夢錄之隨筆雜記，偏重典制軼聞及名勝風物者，又有輕重之別矣。又是編別署名雜著，考其內容多紀事策序，且皆有關時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戰國七雄畣説一卷 閟竹居叢書本

清觀頮道人輯錄、道人福建籍、其姓名不可得詳、輯刊有閟竹居叢書二十八種、世稱珍本、觀其著述輯錄、蓋亦深通文史者、此編一卷、首列全圖、次為注釋、首西周、次東周、次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各侯國、可考見古地理之沿革、篇幅雖簡、亦究古史地者之一助也、按戰國策、鮑吴所注、家有其書、清代學人、研討古地理、考沿革者尤衆、閟於戰國者、有福建林鑑塘之戰國紀年、及陽湖張宛鄰之戰國策釋地、與夫後顧觀光之七國地理考等、皆鮑吴之功臣、而嘉惠來學者也、然皆卷帙繁多、此書采各家之説、並摹厲氏所繪圖、附以吴鮑原注、以便檢閲、綱舉目張、簡而扼要、又道人所輯衆書中、如三百篇鳥獸草木記、春秋紀原、春秋地名考略目、五國執政表、孔門弟子考、門人考、孟子弟子考等、多能獨具卓識、發前人所未發、其考春秋戰國史地各篇、尤稱精核、惜不署真名、無以知其學歷也、足與此書互相參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經周禮皇帝疆域圖表不分卷 六譯館从書本

清廖平撰、平字季平、榜名登廷、四川井研人、為諸生時、入成都尊經書院、即以經學著名於時、為大吏及學政所重、時山長王壬秋氏、固以經史詞章之學、稱為宿儒、平之學術思想、多受王薫陶、惟平精公羊、主今文學、著述最富、要以經學為精、此書不分卷、凡四十二篇、由王制九州三服千里一州圖第一、迄書經周礼大小分統表第四十二、卷帙浩繁、思慮亦細、於六譯从書中堪稱鉅製、凡尚書周礼二書之疑难、如職方九州、禹貢洪範、考工歲時、井田四鄰、以及導水闢地、吉凶服制、莫不詳考制度、博徵經説、凡三代典章法制、治平要術、皆能於此得其要領、雖云僅究尚書周礼皇帝疆域、而徵引之博、凡經史小學、諸子百家之有関者、皆附之篇中、辨其真偽、論其得失、發前儒所未發、洵自來言六經及古史者無此妙諦也、按平學通三傳、本諸王制、以公穀左巨帙汪洋、疑義繁賾、乃於尚書先辨古今之真贋、次察書序之羼增、又進考全書之礼制、推求歷代之官儀、是書篇幅雖繁、其主旨則以為春秋經、王制傳、尚書經、周礼傳、聖作賢述、傳習有由、而以經史百家互相參証、於是

古今疑義、皆為辨闢、古今枘鑿、均為溝通、五帝三王之
政治禮俗、於此得窺其崖略、固不止有關疆域已也、又是
書宏大精核、較之乾嘉諸儒注疏經史者、誠有過之無不
及、惟其附會新說、謂大九州即世界宇宙、則其小疵、然
不足為是書病也、

尚書弘道編不分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平字季平、井研人、光緒己卯舉於鄉、榜
名登廷、後成進士、因專究經學、尤精公羊、世稱廖經師、
實清季孫詒讓俞樾而後之通儒也、按平為成都尊經
書院高材生、為王湘綺弟子、其詞章雖受於王、而經學則
主今文、著述極富、雖多妄誕不經之論、而精義實多、此書
不分卷、舊名尚書緯說、謂尚者上也、上託帝王、因加尚以尊
之、故前十一篇法古為尚書、後十八篇俟後為中候、不得概
以尚書目之、今統加以大名曰書、故名書尚書弘道編、分

尚書與中候兩部、其尚書十一篇、首一皇四帝、為皇道帝
典帝謨、禹貢、鴻範、次三王、為甘誓、湯誓、大誓、次殷三公
二伯、為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上皆尚書、次即所謂中候
十八篇、首周公篇七、為金縢、君奭、多方、多士、召誥、立政、毋佚、
次成王篇六、為雒誥、般庚之誥、大誥、康誥、酒誥、梓材、次周
篇五、為顧命、甫刑、文侯之命、解誓、秦誓等、全書仍錄
尚書本文、而以新說注疏於下、其說新穎精深、惟駁雜不純、
如注禹貢、謂鴻範九疇、即禹貢九州、因疇州古通、又謂禹
湮洪水、不過治黃河之水耳、長江自古無水患、貢以九州道

水、概為禹功、託禹以為天下後世法、此经所以異於史也、云頗能發揮经義、惟又謂其治全球之水云云、則近於山海经矣、然其精思入微、發前人所未發、誠足為後學所取法矣、

書経大統凡例一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平字季平、名登廷、光緒五年舉於鄉、後成進士、以経學聞名于世、主公羊學、康有為之今文家言、即受平學說影響、平少年即負大志、以整理经史為已任、淡于名利、鼎革後任四川國學專門學校校長、其経說屢自變易、故称六益、實六易也、綜其學術经說雖多妄誕之論、實多精義、融會貫通、發前儒所未發、蓋清季談経者一人而已、此書一卷、首發凡起例、取礼記体、以尚書疑義、逐條辨論、共數十則、為光緒丙午講學青神漢陽國粹精舍之稿、其中多附會経文、牽涉西學、然亦多卓識獨到、其要旨以今文為主、以経學分為天人两派、謂以周礼說尚書為六合以內人學之大成、即詩易天學之初步、故於尚書要義舊凡例之外、編輯此編、為大統新義凡例、與周礼並行云、故首條即云、書経舊有四本、皆亡、惟存東晉偽本、其次序皆倣書序、惟書序憑藉史記、自嵎自固、清閻氏古文疏証攻之矣、攷史記本紀世家凡引書序篇名者、類於上下文義不相聯屬、真偽之跡、判若涇渭、今審書之篇次、當據大傳七観為主、庶有合经恉云云、

亦足見氏撰著是編之深義矣。篇中所論皇帝疆域王伯典制，及周室建都之称，謂皆極精深博大，又分論尚書各篇，亦称精核。要之此書雖駁雜不純，然實傑構，師經之名非虛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益易說一卷 六譯館从書本

清廖平撰。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原名登廷，光緒五年舉于鄉，後成進士，專攻經學，淡于名利，鼎革後僅任國學書院院長等。世称經師。平于經主今文學，凡六經諸子，皆研究極深，尤精公羊，著述等身，均能闡發奧義，力追漢儒。此書一卷，申論三易原旨流別，首謂三易之說出于周禮，自劉歆以來說易者，皆以文周作經，孔子作傳，三易之說，疵病百出。十翼出於孔子，自歐陽以下疑者數十家，東漢之初古文家但云文王作易，馬陸又添出周公。攷禮運云商得乾坤，是孔子所得之易出於商，非文王作明矣云。次論繫辭，引史記称繫辭為易大傳，與春秋大傳、尚書大傳等相同，既係大傳，必不以經為文王作矣。平謂繫辭為弟子作，其例與論語相似。次論六十四卦之卦名意義，謂自來諸說紛錯，羣言淆亂，諸卦名義先不能定，經何以明。欲考定經文，當以編定次序為第一義，如屯蒙取草昧初開，王道萌芽，臨觀為天子巡守，臨行觀風問俗，謙為周公制禮作樂等，其精思偉論，溯源窮流，實

從來說易者所未有也按氏疏解各經均以整理舊說發揮新義為主扶隱探微以經證經雖間有妄誕大皆宏博精深誠清季通儒也

易傳燈四卷 函海本

宋徐總幹撰其籍貫經歷皆不詳李調元氏以此書刊入函海亦未撰前序或亦不明徐氏經歷之故歟前有宋寶祐丁巳其子徐子東序謂先君總幹幼習聲律後習周易紹興初嘗師事東萊呂祖謙說齋唐仲友因于宋真卿書堂見壁間伏羲先天八卦圖象篤志學易佩服師訓早夜究心嘗應試漕闈兩預薦書皆以是經得名從道義而輕利祿薄奔競而安恬退隱居易堂細研先天之學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係觀國家興衰治亂之時周

寶慶間遂作周易大義繼作衍義續作傳燈數十載方脫稿云云觀此是總幹在當時即以易名家惜記載不傳惟其師法源流於此可見其大略此書凡四卷皆分段論述周易原理精實閎遠與其師呂氏以空疏為言者大異卷一首論易之原理次論八卦變化卷二論各易象文辭與商周制度卷三論天位貴賤及數卷四論八卦剛柔全書獨抒己見不拘成說頗多精義如首篇易為聖人明天命之書次易言人事次三代制度各篇皆全書精華足闡發易之術奧蓋周易一書自漢京房而後其義

日晦，鮮有能明其本義者。此編以人事立論，謂周易與春秋，皆聖人言人事之書也。春秋言人事于已然，而有襃貶誅賞之旨；易言人事于未然，而有吉凶悔吝之文。其体雖異，其為世教同也。以剛柔大小言君子小人之情，以先後反對言消長盛衰之數云。能發揮本旨，較之附會之文，以吉凶說易者，自有高下之別矣。

四益詩說一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平字季平，原名登廷，四川井研人。光緒進士，未入仕途，自少至老專究經術，世稱通儒。當湘潭王壬秋氏任成都尊經書院山長時，平即其高材生，故詞章之學受于王，惟講經則頗反對王氏。平精公羊，主今文學，博大精深，力闡幽奧，洵能辯章學術，考鏡源流。其論六經，糾正舊誤，另立新義，此篇與易說等相表裏，皆具一貫之旨。書僅一卷，於詩經本義，証其起原，明其致用，而以各經史之言詩者引証之，謂春秋之義以中外為綱，詩之國風以南北立界，中外之分，華夷別焉。攷春秋國風，皆以雍冀兗青豫為中國，荊徐梁揚為夷狄云。又以天文地理之位置，証明各地之声調音律，故是編論詩之原始與性質，以孔子之說為根據，雖多精采，亦有迂妄。按自來儒者之言六經，必守家法，必遵師說，此書亦然，以孔子答門人「五至」「三無」，稱為詩之極則，與詩本旨以觀民風者，大相逕庭矣。

廣成子解一卷　明刊本

宋蘇軾撰、軾字子瞻、晚号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博通經史、尤善詩文、嘉祐中試禮部、歐陽修擢置第二、稱為奇才、召置史館、熙寧中因上書論王安石新法不便、遂外出通判杭州、屢官黃州團練副使、翰林學士兼侍讀、旋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以築室東坡、故号東坡居士、卒謚文忠、軾工文詞、極擅天才、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其俊涵渾光芒、雄視百代、著有易書傳、仇池筆記、東坡志林、等、又工書画、為世所宗、此書一卷、為東坡全集所不載、據宋晁昭德郡齋讀書志、廣成子一卷、眉山蘇軾撰、軾取莊子中黃帝問道于廣成子一章、為之注解、景迂嘗難之、其序略曰、某晚聒先生若賢中、安敢與先生異論、然先生許我不苟同、翰墨俱在云、又卷末范欽跋云、按山經廣成子治太易、屯蒙二卦運行日月、蓋古之真人黃帝師也云、而此篇雖取廣成子一章、為之解釋、語極精粹、能發人所未發、啟廣哲理、足證軾固非文人已也、明范欽曾刻之、今不可復得、所見者僅說郛及函海二本而已、書中如解「至道」、及「山川雲雨草木黃落」等、皆極見道、非深于儒學者不能、蓋思想文章實為一貫、讀此益信而有徵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開方表一卷 光緒丁酉刻本

清馮書撰。書字芸根，又號自得軒主，四川鹽亭縣人。爲成都尊經書院高材生，受曆算格致之學于寶應劉嶽雲氏。中光緒丁酉科拔貢，由蜀學政以算學科咨送京師同文館深造，後歷任各縣教官。氏于曆算研究極深，著有四元玉鑑代數釋，與此書行世。首有其師劉嶽雲序及自序，末附同年生王搢跋。于是編之融貫中西，皆極稱許。此表以開方爲算學之最要，亦最繁難。清代疇人究其理立其法者多矣，然或有能馭平方，而不能馭諸乘方；或有能馭諸乘方，而不能馭諸乘縱方。惟元和李氏、金匱華氏之法，可謂詳且備矣。然一數一商，層層審定，學者猶以爲難。馮氏因會萃各法，潛心細繹，於招差術中，悟一造表開方之法，又復悟造此表之理，更簡而核。於是凡平立方以至三乘五乘，皆可檢表求其根數，誠簡便矣。表中列商平立各方數，由一至千，均可按數查表，初學者執此，即可化難爲易，視繁猶簡。卷首並舉例設題，以証其理。按自來中西算家，莫不以開方求真數爲難，故後之學者無不造表以代，是書立法列式，雖不無紆迴，而實便學者。又氏所著四元玉鑑代數釋，亦能証羅氏士琳之誤，雖時代先後不同，而氏之專精於此，亦可見矣。

十三經注疏錦字四卷 函海本

清李調元撰輯、調元字羹堂、號雨村、又號贊菴、四川綿州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吏部主事、歷官廣東鄉試副考官、吏部員外郎、直隸通永道等、調元聰敏好學、自經史百家、以及稗官野乘、靡不博覽、群經小學、皆有撰述、以蜀楊雄多識奇字、明楊慎亦有奇字韻之纂輯、乃博稽載籍、凡奇字而名不經見者、依類錄之、為奇字名十二卷、此書則皆成語俗諺、類別体例、則奇字条似所謂十三經注疏錦字者、即成語典故、不僅多識名物、亦究詞章典學者之一助也、此書前冠作者小叙、其內容首周易、次尚書、毛詩、礼記、周礼、儀礼、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孝經、爾雅、論語、孟子等、以各經注疏中之要語成言、皆摘錄而附其說於下、足供研究古經語言文字者之參攷、其体例實似類書詞典、按訓詁之文、非詞章之學也、而深於訓詁者、詞章亦不外是、馬、漢唐儒者、一生精力、悉耗之注疏中、至有一字一言之微、累千百言解之而不能盡者、學者病其繁重、兼謂治經之外、無所復施、幾於高閣度之、不知詮釋名物、研芳擷艷、豈專事講經而已、亦撰文稽古者之根本也、調元此編、於各經注疏中、摘其標新領異之語、別為四卷、名曰注疏錦字、於詞章之中、兼明訓詁、足徵學術文章、實為一貫、識學者謂訓詁之文、不宜與詞章作料者、讀此亦可以悟矣、且是書中多舉古諺語、尤足見古昔社會習俗、足與楊升菴氏之希姓錄、奇字韻諸書、後先媲美矣、

儀禮古今考二卷 函海本

清李調元撰。調元字羹堂，號雨村，又號贊菴，綿州人。乾隆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吏部主事，三十九年充廣東鄉試副考官，旋督學廣東，官至直隸通永道。調元幼承家學，博通今古，凡經史小學、金石雜家，靡不精曉，且皆有撰述，當世稱為通儒。輯有函海叢書至數百種，此編亦刻入函海內。前有自序，以儀禮一書，自宋儒者多聚訟於今古文之爭，朱子撰古禮經通解，雖為百世定論，但古今文所不同者，未及詳加箋校，是編博采群書，摘古今之參互者，悉心考訂，折衷於古，以補註疏之闕，以釋從今之非，庶乎讀禮經者，一目了然云。全書共上下二卷，其次序仍依原本，首士冠禮，次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礼、鄉射礼、燕礼、大射儀，下卷為聘礼、公食大夫礼、覲礼、士喪礼、士虞礼、特牲饋食礼、少牢饋食礼等，蓋以小學古文及校勘學以校正原文之誤，及補註疏之遺，頗多精義卓識，足見作者於經文小學研討之深，故能闡幽探賾，

發前人所未發也。按儀礼周公所手著，以教天下士，與周官六典，皆天子之事者有別，自秦以後，典籍漫滅，漢興，求錄遺文，遂有今文古文之分，調元此書，其旨則以礼經當從古文，以今文出于傳，而古文出於篆，傳者口授或訛，篆者古本猶存，其說頗是，是書博引群書，以正其文，又從金石小學，以校其字，誠足補朱子之遺也。又儀礼一書，漢以前即師說紛紜，莫衷一是，唐韓昌黎直以為難讀之書，觀此書所考，每篇皆若干條，學者執此編或可免難讀之歎也。

壽櫟廬文集一卷 壽櫟廬叢書本

清吳之英撰、之英字伯朅、四川名山人、光緒中湘潭王壬秋長成都尊經書院、一時文質彬彬、人材輩出、之英與廖平、宋育仁、張祥齡、胡研生等、皆称高材生焉、惟廖宋均掇高第、獨之英以拔貢朝考、授灌縣訓導、復主講尊経書院、清末礼制館創立、徵之不出、益致力著述、之英敏而好學、凡六経小學、以至歷法算術、無不窺其堂奧、尤精三礼名物、撰有爽回數十卷、◎除経孝格致外、其文章詞藻、亦典雅宏肆、力追漢魏、此書一卷、即其文

錄、各篇銳思深入、輒撤古人藩籬、是卷共◎五篇、首眾述爽回、次相法爽回、次音均爽回、次足名爽回、末八總督箴、其眾述論六経源流、相法篇則對荀況非相篇立論、雖方技之士所操、而是篇則溯其起原、探其精義、音均與足名兩篇、以為讀書必先識字、故一則發揮小學音義與声律、一則解釋爾雅名物、亦皆能研討文字体用、所謂字母、音母之流別、於此可見其通例、其八總督箴首直隸、終雲貴、各以地理沿革、典制興廢、而論其風土職責、全書自以音均足名兩篇最称精審、足為考究文字音韻者之津梁、惟之英因深通六書、好用古字假借、致初學难讀讀、亦昔日孝者故為艰滞深奥之通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庵言和天八卷 壽櫟廬叢書本

清吳之英撰、之英號伯朅、晚年自稱西蒙愚者、四川名山縣人、光緒間湘潭王壬秋長成都尊經書院、一時人材輩出、之英即其弟子、以拔貢朝考授灌縣訓導、又主尊經書院講席最久、宣統二年、礼學館創立、徵之不出、之英博通經史、及天文歷法、工詩文、尤邃於礼、著有壽櫟廬叢書若干種、洵清季蜀中通儒也、此書乃其雜著、首有自叙、每卷一賦、卷二叙、卷三雜文、卷四書、卷五頌贊記、卷六碑、卷七誄祭、卷八詩、共百餘首、書中除可見者文章雅典外、其記傳雜文、頗多可取、如其叙儀礼尚書等、及春秋書日食釋文、錞鏝攷、論文篇諸篇、均有關學術、闡揚經說、非泛泛之說可比、至與湘綺樓、宋育仁等函牘、或論詩文、或辨經義、亦多獨見、而叙記碑銘、則或紀古跡、或傳人物、尤可供史志采擇、全書文字、駢散並行、清麗雅潔、力追漢魏、亦足為後學楷模、雖其議論經學、不無附會、然其記載之博、文辭之雅、則要可取也、

高給諫日記四卷 光緒鉛印本

清高枏撰、枏四川瀘州人、丙子舉人、丙戌翰林、官至巡城御史、庚子後卒於京、此書僅名高給諫日記、不著撰人姓名、卷首署藉禪室遺書、双雨樓編、双雨樓者其弟楷著書處也、前有楷序云、光緒三十年四月、給諫兄柩歸自京師、舟中惟一書麓、啟之有吾兄手錄庚子日記四冊、兵燹中片紙不能購、故以舊門傳書之、讀數過、覺忠愛之忱、堅勁之氣、能言料事之智、靡不流露、而大局之轉移、人臣之節概、辨別尤為精審、足見此書大略、書共四卷、當拳乱時、雖無片楮、猶日按日記載不輟、枏誠有心人也、本書始于庚子五月、至於冬季、紀述極詳、可稱拳乱實錄、又據楷識跋云、從子鉞曰、春初出都、張冶秋尚書、索去數日、謂可刊布、于晦若京卿亦欲為之箋釋、晦若固居離乱、日日過從者也、按張于皆當時識見卓越、不附邪說者、且皆卿貳、聞見亦周、於此書皆極推崇、亦足証內容之翔實矣、又于氏曾從李鴻章最久、後復任交涉之衝、惜箋釋未果、否則更成完璧矣、全書記各地拳匪情形、

京师仇洋状况，及两宫出京沿途辛苦，與社會騷擾事實，與吳永所述西狩从談，皆蜀人言庚子之乱之傑著也。

潛庵漫筆八卷 光緒初刻本

清程畹著輯。畹字蘭畦，江蘇儀徵人，生当洪楊之乱，奉母避地，事平後，束脩養志，閉門著述，以布衣終。畹工於詩文，兼通經史，撰著雖富，多未付梓，故知者殊少。此書八卷，前有元和汪毓璜序，称此編為野史雜事之類。本書(賅)記事說叢体，分題紀述，隨筆纂錄，凡百數十則，上自史實傳記，下至小說異聞，靡不具備，而以事必徵信及勸善懲惡為旨。書中如錢江、張翊國、王萬清、李南華諸傳，皆頗關咸同史志，雖皆他書所有，然較他書詳實。次如紀科場軼事數十條，亦多稗江南掌故，因畹儀人，所記見聞，自偏於江南也。全書最重要者，在紀各地乱離慘相，與洪楊據江浙情事，均足供史志采擇。卷末畹自記云：予少攻帖括，而好為詩古(文)詞，嘗自刻嘯雲軒詩四卷，他若經史劄記八卷，古文二卷，避寇紀畧一卷，詩話二卷，未遑付梓，此篇皆雜文軼事，偶有見聞，輙記大略，掠美鑿空，所不敢存，三四年來集成八卷云。足見其著述概畧，及是書撰記之旨趣。惜所著經史劄記、避寇紀略二書，有關史

事，皆湮沒不傳，洵可惜也。綜閱此書著，記事則質而不誣，說理則純而不雜，亦稗官野乘之流，然其彰善癉惡，是非頗不詭于正，時當末俗，非小補也。

拳匪紀畧一卷 光緒活字本

此書署定興艾聲外史稿，書中記艾聲氏於拳亂時與其弟以地方紳士協同縣令募勇守城，全書述定興縣拳匪侵擾事實，仿日譜體，逐日記載，始光緒庚子正月二十日，至是年七月，因作者交遊廣濶，消息靈通，故所紀頗多史料實錄。按定興縣於昔屬保定道，居涿州淶水之南，清苑徐水之北，彌邇京畿，地亦衝要，故拳匪蔓延日甚。本書紀述，均耳聞目覩，如五月二十九日云：聞省城拳民勢極兇橫，官不能鈐束，蓮池書院院長吳公摯甫，夙講洋學，拳欲辱之，並鎖拿其弟子之學洋文者；西關新設之畿輔學堂，規模宏遠，拳擬折毀，逐學徒，又擅殺平民，及保官眷路過之杞什匠云云。所紀雖屬拳匪之常，可資軼聞。蓋吳汝綸以古文耆宿，主講蓮池書院最久，乃謂其講洋學，幾至不免，實則吳氏又安知洋務哉？或當時書院課程稍增新學而已。又書中記接壤各地，如天津涿州等拳亂亦詳，足供參考。此編雖僅關地方軼聞，實言拳亂重要紀錄也。

庚子聞見錄一卷 光緒鉛印本

清亡名氏撰。此書不署撰者姓氏、蓋亦野史雜記之類。按自來季世末造、凡有變故、無論廟堂、卿士、草野逸民、多以見聞所及、筆之載記。如清光緒庚子之亂、京師淪陷、兩宮蒙塵、實有史以來所未有、而事後野史稗乘亦最富。此書取傳記本末体、首述義和拳起事詳情、次記拳首李來中事、次錄地方官吏奏函稟、及當時上諭、全書所記、凡義和拳起事略歷、聯軍進軍狀況、懲辦禍首之明文上諭、與傳述詩詞、雖其次第蕪雜、亦多掛漏、然均當日事實、或原來文獻、足資掌故、是編雖乏體例、然其記載輯錄、頗有可采擇者、蓋稗史私乘之流亞、是在讀者善為取舍也。

烏臺詩案不分卷 函海本

宋朋九萬撰。九萬、蜀人、其經歷不詳。此書乃紀蘇軾以詩諷刺被讁事、共四十餘篇、蓋蘇軾由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遭時群小舒亶等構成詩禍、拘禁之原案也。附以初舉發章疏、及讁官後表章書啟詩詞等而成之。按烏臺詩案一冊、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作烏臺詩話十三卷、蜀人朋九萬錄東坡下御史獄、又明百川書志作一卷、據此則是書流傳、蓋有二本、李氏所得宋本合為一冊、而此本遇朝旨等字俱擡頭寫、其為宋人足本無疑、至摘官後文乃後人附益之耳。此為百川書志所見本、非直齋書錄所見之冊也。兩本異同、豈為宋人刪併之與、抑所附章疏表啟皆後附益之耶。按書中所錄劄子、供狀、收坐人姓名、及原詩文等、首末悉備、足考全案本末、考之續資治通鑑諸書、皆載此案極詳。續通鑑云：宋神宗元豐二年己未下知湖州蘇軾獄、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分註云：軾自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

詩託諷庶有益于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摘其語以為侮慢、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字、怨謗君父、逮軾赴臺獄、定等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置之死、太皇太后曹氏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毋因是軾之未受深譴、實太后之力、所謂明比、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等二十二人、亦僅受輕罰、按此事實宋中葉君子小人消長之機、

關係極鉅、九萬輯錄是編、固非僅記鄉人之故、蓋亦存當時史實也、全書固足供史志采擇、後之志傳長編等、皆取此書之資材也、

古文尚書証訛十一卷 西海本

宋王應麟撰、集、清李調元校刊、應麟字伯厚、慶元人、第淳祐進士、累擢秘書郎、應詔極論時政、度宗即位、遷礼部尚書、學問該博、世稱通儒、著有玉堂類編、困學紀聞、玉海等二十餘種、皆稱名著、調元號雨村、綿州人、乾隆進士、官至直隸通永道、學極淹博、凡群經小學、皆有撰述、此書乃王氏原著、向無刻本、調元懼其湮沒、因校刊之、按漢鄭玄經義、五經皆有注、漢魏以來立於學官、未有異議、自唐

貞觀中、孔穎達撰五經正義、易用王弼、書用孔安國、而經鄭義遂亡、宋王應麟裒集群籍、為鄭氏易一卷、古文尚書十一卷、以補其缺、使二經之亡、得復舊觀、惟尚書祇有寫本、訛誤頗多、調元取其原本、又參攷諸書、互相校正、誤者改之、脫者補之、遺者增之、不但鄭氏元注、黎然不紊、即王氏原本、亦較前完善矣、固不僅鄭氏之功臣、又王氏之益友也、竊思漢儒註經、去古未遠、俱有家法、隻字片言、不肯苟作、考古者所必窮也、然王氏輯本亦不多

見李氏校而行之以訂經傳之訛誠盛事也全書卷帙篇目仍照王氏之舊調元所訂正者則另以校字小書單行列于每條之後總曰証訛書名則仍稱鄭氏古文尚書蓋亦存王書之舊世之治古文尚書者當有所依據矣

公羊補證十一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光緒進士博通經術尤精公羊故主今文學著書凡百餘種雖好標奇立異而以經証經皆有依據學者驚其新奇無以難之世稱經師洵無愧色此書十一卷名大統春秋公羊補証成於光緒戊子前有潘祖蔭序首列凡例及畬說一卷至其体例與舊注疏家稍有異同凡例云今以補証為名凡佚傳則補傳師說則補例解詁未備者務詳之其所已明者則概從略自注自疏以自信精粹者為注餘文為疏與古注疏体小有異同云又謂先儒有公穀詳例左傳詳事之說實則二傳事實為左傳所無者甚多今於疏中用左氏史記說以補之至於與左氏異者亦於疏中詳之又傳說非出一師文字不無脫誤其有未安者皆於疏中立說以明之云可見是書体例大略按氏著述雖富要以辨論尚書三傳最稱精邃宏博皆能集漢宋之大成發中外之隱奥此書大旨藉桓文之史事推皇帝之共球於中

學專主微言大義、凡漢宋支離空疏之積習、一掃而空、於西學以春秋文俗、勘合時局、其言雖龐雜不純、而擇精取長、包羅萬有、與所撰知聖編、互相發明、按自序謂欲以公羊中兼采穀左、合通三傳、以成一家、繼因三傳、各有專書、乃刊落二傳、易以今名、言補注者、謂補何君解詁也、自來注家依違本傳、明知其誤、務必申之、是書以經例為主、於傳分新舊、於師分先後、所有後師誤說、引本傳先師正說以証之、進退取舍、不出本師、又平未作是注之先、作三十論以為嚆矢、又作解詁商榷二卷、以明舊說之誤、是書大旨、具於三十論、然新得甚多、較為審慎矣、觀所論述、立說雖新、悉有依據、如據三傳人名異文、以為齊魯同音異字、本為卜商、及伯子非爵等數十百條、推比文例、頗盡能事、誠為前賢所未逮矣、

家學樹坊二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廖師政、師慎等編述、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光緒五年舉人、旋成進士、以經學名家、主今文說、其肄業成都尊經書院時、雖嘗受教於南皮張之洞、湘潭王壬秋、而其學則力闢漢宋、易為新解、著述極富、惟多詭異、此書二卷、蓋其子弟門人編輯平素日學說、其体例頗似雜家、因井研縣志取平著述及學說、纂為各篇、入於藝文志、是編即應縣志而作、於平之思想學術、可見其概略焉、首為知聖編、及孔子作六藝攷次知聖編讀法、家學紀聞、縣志提要、次凡例、次論六經源流及精義、次諸子凡例、諸子出四科、論古今學攷、五等封國說、三服五服九服九畿攷、全書於古經史考証極詳、然雜蕪詼詭、亦多謬誤、按此編為防弊而作、似不欲戕、且多代申之辭、凡例謂四益之學、無一不新、實無一不舊、凡所標立綱目、莫不由苦思而得、然皆本舊說、不過精思所至、鬼神相告、有非尋常循行數墨者所能望其肩背、若徒詫為新奇、則殊為門外人語耳云云、評廖學術、頗中肯綮、即

比書所論新學、素王改制等篇、自有真解、周礼左傳各條、亦別有說明、惟皇帝之說、多涉時事、意在合通中外、包括古今、而適增其雜亂、不自知其歸宿矣、

水南詩集二卷 道光丁亥刻本

清許儒龍撰、儒龍字水南、四川郫縣人、博學通經史、工詩古文、年弱冠秀才、里居、即有經世之志、乾隆元年、以鴻詞科徵、計偕入都、試而被放、遂徧游大江南北、歸即不出世、稱許徵君、乾隆八年、大小金川亂起、直陳安邊策於撫軍、論極切要、當事者欲以策上聞、為幕府所阻、後丹稜彭遵泗主錦江書院、勸之出主講席、謝不就、卒年八十、撰有岷陽詩草四卷、刻于蘇州、此編原為八卷、友人孫澍重為釐訂、輯為二卷、卷首有澍序、及澍孫鎮所撰許徵君傳、全書皆古今体詩、卷一凡七十六首、卷二七十九首、其詩堅渾清越、多紀遊及倡和之作、李雨村稱清麗可喜、按儒龍在當時以詩文名、然其學博通經史、李雨村輯蜀雅、曾載許氏詩十餘首、自仿老杜、平妥清妙、兼而有之、儒龍既不遇於時、存此遺編、自足不朽、亦幸事也、

尚書古字辨異一卷 函海本

清李調元輯、調元號雨村、又號贊菴、四川綿州人、乾隆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授吏部主事、充廣東鄉試副考官、又奉命督學廣東、任滿回京、擢直隸通永道、調元學既博洽、又藏書萬卷、自經史百家以及稗官野乘、皆有撰述、其關于尚書者、有鄭氏尚書古文証訛及此編、是書一卷、蓋因日本山井氏所著七經孟子考寫本文中有尚書古字考一冊、大抵採之金石隸篆各書有關于尚書者、纂而集之、分篇摘錄、並註今文于下、誠異本也、調元復採諸書、再加校讐、為古字辨異、全書篇目一本尚書、首堯典舜典、終費誓秦誓、凡古字異文皆摘錄注以今文、並附考証案語於後、不僅於尚書學有所參考、於小學訓詁亦多發明、洵創製也、按自來論尚書古文字体者、多引許氏說文、以為出于孔安國、非也、此由慎序自稱書孔氏皆古文而誤也、考劉知幾史通曰、古文尚書得之壁中、博士孔安國所上、校伏生所誦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為四十六卷、司馬遷嘗采其說、至後漢孔本遂絕、有見於經典者、謂之逸書、是孔氏壁中書、慎未得見也、據漢書藝文志及後漢書儒林傳所記、蓋古文本出于孔氏、而古文字體則慎實得之杜林漆書也、所謂孔氏古文尚書鄭注原本不可得見、有宋王應麟所撰集古文尚書鄭注十一卷、而此書尚書古文字體一冊、半皆據說文以辨俗字、由此編可見古字與俗字之別、夫昔日字体自小篆至于隸書行書、孳生轉變、時有異同、又俗字日多、則古字日淆、故尚書古文有為俗所溷而小異者、是不可不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金石存十五卷 函海本

清鈍根老人編纂李調元校刊老人姓趙名搢蜀人舉博學宏詞[illegible]調元序述此書始末云丁酉予在京都琉璃廠書肆買得抄本一冊不録書名亦無編書人姓名亟梓行之乙巳年歸田後陝西臬台王蘭泉先生諱昶者始以書來告曰此書名金石存吾鄉博學宏詞趙公諱搢所著鈍根老人其別號也因亟以書名歸之調元綿州人乾隆進士官至通永道性癖金石其不掠人美頗有足多此編凡十五卷蒐羅極富且有為言博覽諸書所不載者亦異本也全書以篆隸分卷帙卷一至五皆篆首商彝周鼎夏盤秦碑以至唐銘宋石卷六至末皆隸皆碑陰由漢永興元年孔廟碑至唐大曆文廟新門記其体例首録金石原文後附考証注釋凡上古金石文字略具于此蓋歷考各代古器物與銘之𠛬作文義非謹記一地或治一石者所可比擬雖不逮集古録金石録之博大精深而亦時有所得頗多辨証惟當時或未成書故止於唐洵可惜矣調元癖于金石且精小學于此書衹校其文字譌訛未為補訂未知何故或以其史材不備未之著録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掣鯨堂詩集九卷 道光刻古棠書屋叢書本

清初費錫璜撰、錫璜字滋衡、四川新繁人、與兄錫琮皆以詩文名、錫璜尤熟古樂府、蒼莽中時有古音、生平豪放不羈、嘗登之罘、投其詩於海中、痛哭而還、亦狂士也、本書中燕歌行下云、初入都、吳檨庵招同錢亮功、朱贊皇、戴褐夫、汪文升、蔣揚孫、何屺瞻、履上小集、可見所交遊者、多一時名公學人、此詩共九卷、前三卷為古樂府、後六卷均五七言近体、李氏輯蜀雅、曾錄多首、其詩詞頗多古韻新聲、綜其全篇、則樂府實優於近体、且多紀事之作、如追促行序云、烈皇帝在位十七年、易置宰輔五十餘人、誅卿貳、巡撫、總兵百餘人、又倪文正公詩自注云、數年內竄逐各官七百二十餘人、乙榜任子不在內、練餉之費、歲糜千萬、催科之嚴、一夫逋租、累及族里、一錢告欠、銓曹不遷、憂勤惕厲、卒無補於亂亡也云云、按錫璜實一憤世憂時之士、發為詩歌、亦蒼涼悲壯、在蜀詩人中可稱傑才、李雨村孫鎮等皆極稱之、其於詩詞功力之深、於此編亦可見一斑矣、

敷文鄭氏書說一卷 函海本

宋鄭朴撰、朴之籍貫經歷不可攷、此書一卷、取札記体、蓋以尚書事實、或係疑問、或屬心得、摘取若干條、分別立論、凡二十餘事、首堯典中星象、以典刑流宥五刑、迄末立政呂刑、凡二帝三王之大政要典、皆獨抒己見、惟全書雖間有精義、而平庸泛論實多、如末條呂刑、謂古者重刑無贖、到穆王好巡幸無財用、遂造贖法、五刑皆有贖、墨百鍰、劓惟倍、剕倍差、宮六百鍰、大辟千鍰、聖人存此篇、所以記法之變、然其間亦多好語、有不輕于用刑底意、先儒論流宥五刑、謂刑之重者、金作贖刑、謂刑之輕者、又曰重刑不可贖、金贖者鞭扑二輕刑耳云、雖為通說、能讀書得間、不泥古不附會、亦可取也、前有李調元後序、謂書自孔子刪定、所存百篇、帝王之規範悉備、不幸火於秦、傳註於漢、而堯舜禹湯文武傳授之奧旨、與夫皐益伊傅周召警戒之微機、雖老師宿儒、無所考証、自伊洛諸先生力尋墜緒、遠紹正學、而敷文鄭公得其傳焉、探聖賢之

心于千載之下，識孔子之意于百篇之中，雖不章解句釋，而抽閱啓鑰，發精微之蘊，深功極至要，皆諸儒議論之所未及，亦可謂深于書者矣。李氏於此書頗為稱許，蓋亦贊其于平庸之中頗具精義，在宋人中或亦不可多得也。

月波洞中記一卷　函海本

吳張仲遠傳本，宋潘時竦刊行。仲遠三國時吳人，前有赤烏二十年七月序，撰人姓名已佚，謂遇之於相，始自鐘呂之太白山石室中，有逸人陳仲文傳之三卿張仲遠，余因得之，而不敢隱，故傳於世，斯誠神異術也云云。是序者與仲遠同時，且知其傳授始末源流，惜姓氏佚去，更無可考。全書文字脱落尤多。前部曾經潘氏校正，署政和四年六月將仕郎充高郵軍學教授潘時竦校正。政和，宋徽宗時也。下脱半葉，可知自宋潘刻此書後，李氏得是編已漫漶不完，故以之收入函海。全書詳論相法，雖屬術士家言，而頗多神會。所謂發天地之元機，探聖賢之蘊奥，亦古人所謂誠于中形於外，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于四体之論與今日之心理哲學實相符合，固未可厚非也。此編首仙濟九天元微，先論人之精神氣魄，次論五官百骸，頗具精義，如原序稱取禍福而無差，定生死而有則，按醫卜者，皆術也。讀荀卿非相篇，蓋

相法之説、由來尚矣、惟鮮具体言之者、仲遠此書、分類詳説、先氣質、次形体、以玄哲之理、求天人之應、雖皆經驗之言、洵能見機識微之著也、

粤風四卷 李氏函海本

清修和等原輯、李調元註解、調元字雨村、號贊菴、又號鶴洲、綿州人、乾隆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授吏部主事、廣東學政、官至通永道、於經史百家稗官野乘、無不博覽、藏書既多、著述極富、此書四卷、卷一粤歌、為睢陽修和原輯、卷二猺歌、為濠水趙龍文原輯、卷三狼歌、東樓吴代原輯、卷四獞歌、四明黄道原輯、因猺獞等族、倶居粤桂邊境、故總名之曰粤風、前二卷多男女相思情歌、後二卷則似抒情古體詩、間有唱答、全書歌詞雖俗、而不傷雅、且直摯渾樸、頗得風雅遺韻、惟其文詞字義、多不可解、調元逐字逐句為註釋、並附案語於後、按歌謡乃發揮社會風俗或私人真情之具、所謂觀風問俗、莫重於此、自三百篇後、無繼起者、後來士大夫、又以鄙俚視之、謂為巴人下俚之言、李氏輯此、誠具卓識、且多采異族言語、固不僅有關民俗已也、

詞品六卷拾遺二卷 函海本

明楊慎撰。慎字用修，號升菴，新都人。年二十四，登正德閒廷試第一，授修撰。世宗時，充經筵講官。慎博學多文，敏而好學，洵絕世逸才。立朝尤正直不阿，後因大礼事力諫，廷杖削籍，遣戍雲南永昌衛。投荒多暇，更肆力著述，有升菴集數十種。此書共八卷，末二卷為拾遺上下篇。全書皆詞話，倖雖不逮朱氏詞綜、徐氏詞苑叢談蒐羅之富，而新穎可喜，亦足見慎之才華及取舍矣。每詞之前，均列作者略歷及本事，其所輯錄，頗多新聲。每卷四五十則，凡三百餘條，亦鉅製也。全書以首卷皆論填詞作曲之法，最為重要。按詞者詩之餘，宋元詩人無不工詞者。明初猶然，李獻吉譚詩倡為新論，謂唐以後書可勿讀，唐以後事可勿用。學者羣焉信之，於是宋元詩弗觀，而詞亦在所不道。焦氏編經籍志，二氏百家，採輯靡遺，獨置樂府不錄，宜工者之寥寥也。升菴以曠代清才，繪古彫今，以風人之筆，寫才子之思，倚聲按拍，足與宋元人爭勝，而傳本絕少，豈當時風氣使然歟。此書首論詞品，次引各家之說，均注出處，以晰源流，搜羅散佚。凡曲名所由始，流品所自分，罔不瞭然大備，一洗花菴草堂之勦習，此非工於詞者而能之乎。故是書不僅可作詞品觀，又可作詞史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異魚圖贊補三卷閏集一卷 函海本

明胡世安撰。世安字處靜，別號菊潭，四川井研人。明崇禎進士，累官詹事府少詹事。順治初降清，康熙初官至秘書院大學士。此書三卷又閏集一。前有萬曆戊午世安自序，謂偶簡升菴先生異魚圖贊，不避踈淺，漫摭見聞，詮次如卷，又升菴先生所遺者，余因類搜其餘補之云。是編體例純依楊氏圖贊，凡百餘事，所謂異物異名，多不經見，誠足異矣。全書取材，多屬雨航雜錄、癸辛雜志、續博物志、夢溪筆談、異物志及本草、酉陽雜俎、一統志、古今注等。先述魚之形狀、產地，次引諸書証之，紀述源流，辨別異同，可云廣博。其缺点惟多附會，按范正叔遯齋閒覽云：海中異物，不知名者，大抵以狀名之，此楊氏異魚圖贊所由作也。慎博學多聞，山經地志，無書不窺，故其贊異魚也，怪怪奇奇，一收之宏深肅括之筆，可謂富矣。然卷首一條引元儒南充范無隱說莊子北溟有魚之寓言，以至小為至大，是其書殆有感而作乎。故所謂異魚者，亦非盡實矣。世安補此，採注雖博，殊未得慎之本旨，以不得解而必求解，蓋矮人觀場之類也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產育寶慶集二卷 函海本

宋郭稽中纂、陳言評。卷首有劉四垣原序，稱是編為宋公族趙德修鋟木廣施。郭、陳、劉、趙諸人，其經歷皆不可考。劉序謂趙德修為公族之賢者，按德字為宋太祖子姪行，是此書實撰於宋初無疑矣。劉序云德修每念貧而病者，艱于得藥，惠施周急常恐不及，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者乎？今又取諸家產方之得効者，集為一編，鋟木廣施，則是方一出，見者、用者、活者將不可勝計，其利溥哉！與世之有藥而不施，施藥而秘其方者，天淵矣。據此是編當係趙氏所集，而卷首則署郭稽中纂，或者由趙氏發起，而由郭氏任蒐輯之事，或方本出自郭氏，而仍其舊耶。書共上下二卷，上卷論二十一篇，評十六篇，下卷分產乳備要、經氣調治法、妊娠調養法三編，每卷皆先述病象，次列藥方，次述煎服之法，末附評論，均關于產育小兒諸症，論述極為詳盡，非深于醫道者不能也。於此可見宋時藥物醫學與今無異，且大備矣。按中國自昔以來，婦女最大病症及最危事，莫如產育，且為家戶所不能免者。至近世科學輸入，始知助產保嬰之法，然窮鄉僻壤，仍多因產育而死亡者，則此書在昔日之傳播，不亦重哉。觀傳青主女科出世，人多受其惠，是編之功，尤偉矣。又原序稱施藥而秘其方，所謂家傳秘製，自古已然，吾國醫術之發達不進步，實基于此。又此書集於宋初，可見當時醫術之體用，本草之多寡，足以考其源流，又不徒有関醫學藥物已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瘦石文鈔十三卷外集二卷道光刻古棠書屋叢書本

清孫鐖撰。鐖號瘦石，別號野史，四川松潘廳人。為嘉慶時布衣，與弟孫澍皆以文名，凡當時吏名流均折節論交。長於經史考據，並工詩文，著述極富，曾修郫縣邑志，輯刊有古棠書屋叢書若干種行世。此書十三卷，附外集二卷，文以類分，首雜著，次傳，次書，次記，次序，次策略，墓表、墓誌、哀詞、祭文等。末外集二，凡卷十五，類十二。其雜著傳記多關史事，與別集僅錄詩文者不同。如所考望帝與杜宇、杜鵑之誤，及古帝說，皆獨具卓識，力關俗論。尤以「釋巂」一篇，證周布穀非子規，尤非望帝，以證說文、論衡諸書，未辨音轉，蓋巂周、布穀雙聲切，後轉為規，於是布穀以形與聲混為鵑，而巂適以音轉巂而為規。說文以周燕釋巂，轉為子巂，後人即因子巂傳會杜鵑，又以杜鵑證實杜宇，邪說怪論，支離懞悅，厚誣賢王，可謂不善讀書矣。復考望帝時代事實，謂有大功於蜀。又辨俗說由來，凡考證文史名篇，皆精深翔實。其他雜著傳記，亦關史實，足供言蜀事者之參攷，洵有用之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薑園集一卷 道光刊本

清岳鍾琪撰。鍾琪字東美，號容齋，成都人。以蔭補同知，後改武職，累以軍功進位大將軍，官至川陝總督，加太子太保，進爵威信公。琪雖武人，好讀經史，喜吟詠，生平以征金川功為世所稱。在西北時有曾靜勸之反清，比之淮陰侯。琪不從，捕之奏聞，因琪崇信釋氏，素志淡泊，其詩文雖不能擬之名家，然紀事言情，亦殊爽朗。此詩一卷所寫多係事實，如山居云：小築山居傍浣溪，百花潭北少城西。袁子才隨園詩話云：岳大將軍工于詩。丙辰赦歸後，種菜於成都之百花洲。按百花洲杜工部草堂在焉，為錦江名勝。所謂少城西者，蜀人稱內城為少城，出小西門即百花洲草堂也。又集中如述懷古詩，紀爭戰事極詳，並附自註。李調元雨村詩話云：岳襄勤公其邊塞諸作，多慷慨悲歌之氣。公出征青海十八部落，皆封王爵，自二月八日出師，至十六日悉皆擒斬蕩平，故述懷三十韻有云：出師不十日，生擒十八王。蓋紀實也云云。即指此篇。其末篇歸里云：萬里橋西課耦耕，花明柳暗錦官城。白頭醒卻封侯夢，閒向田家說太平。於寫實中頗具清韻。袁李諸人稱其能詩，非諛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望吟集一集 道光刻本

清岳鍾琪撰。鍾琪字東美，一字容齋，成都人。以蔭補同知，奏請改武，授松潘鎮遊擊，累著軍功，十餘年進位大將軍，專制西北，恩威遠播。後落職家居，旋以平金川功，官至四川總督，進爵威信公。琪為武穆後裔，喜誦讀，耽吟詠，經史而外，凡天文地理、占候醫藥及稗野諸書，亦寓目會心，洵儒將也。此集一卷，乃在川邊及征西北時所著。中如武侯祠在今漢中沔縣，韓信嶺據漢中志云嶺即今馬道蕭相國追淮陰侯處，皆有関古跡名勝。又如軍中雜詠西藏口號及軍中夜雨答高夫人見寄之什，與出征西寧口號別高夫人諸作，亦極清妙。因其夫人高氏亦工詩文，且有專集行世，於此編足見當時軍中各事。按袁子才曰：岳大將軍鍾琪一代名將，容狀奇偉，而工于吟詩。丙辰赦歸後，種菜於成都之百花洲，尹文端贈詩云：他日玉書傳詔日，江天何處覓漁翁。未幾王師征金川，果復起用。又綿州李雨村詩話曰：岳襄勤公鍾琪字容齋，官至川陝總督，著有望吟、薑園、復荣等集。又曰：公于軍旅之間，輒寄嘯于筆墨，邊塞諸作，多懷慨悲歌之氣，而退居林下，寄情花鳥，又復神似放翁、石湖諸君，所謂奇人，真無所不可云云。足徵其詩雖未脫武人原質，而慷慨可喜，亦傑才也。

開封府狀一卷 舊鈔本

宋無名氏鈔、此編乃北宋徽宗當時公牘、即後所謂玉牒簿也、與「甕中人語」、「宋俘記」等書、皆宋金時重要史錄、是書首、自劉事目、次皇子皇妃等人數、署大金天會五年、次記皇子二十三人、均注其爵位年歲、次近支親郡王七人、次章姬二十一人、次皇孫十六人、次皇孫女三十人、次道宗妃嬪一百四十三人、附宮女五百人、次少帝妃嬪三十八人、次皇子妃三十四人、次親王妃十八人、次王女二十三人、次駙馬八人、由此可考宋代宮中及宗親人數與宋史所載頗多出入、綜按此狀、乃當時金人臨汴京後需索皇子宮人之公牘、據甕中人語云、靖康二年二月初八虜索近上宗室眷屬出城、十三虜索宗族男女出城等語、與此狀宗室男女有宗正譜牒照依列目契勘云云、與實錄癸酉、金人於宗正寺取玉牒簿、指名取南班宗室、自二王宮以下近屬、及官序高者先取、相合、實錄又云、敵取宗族皆據管宮閣內侍所供名字、又與南征錄彙、宋使鄧珪嘗稱妃嬪帝姬之美相符合、今宋實錄已佚、僅見於永樂大典本、舊聞证误、所引已符合如此、洵屬南宋舊帙、又據金書後有、辛巳朝鮮國王遺德題云、中土禍患、至徽欽而極、子息蕃衍、恥辱亦大、云云、意即指此、辛巳為明萬曆九年、丁丙氏善本藏書志所云實誤、蓋未深考、故此篇殊足補宋史金志之缺略、而亦北宋末痛史之一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一卷 舊抄本

宋無名氏撰。此書紀宣和甲辰阿骨打忽自死，其弟吳乞買嗣立，宋室差許亢宗充奉使賀位，歷述由宋至燕至虜廷道里行程及所見聞甚詳。許亢宗宋史無傳，此書亦未言其經歷。據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即采是編，並云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詔差奉議郎尚書司封員外郎許亢宗充賀大金皇帝登寶位國信使，武義大夫廣南西路廉訪使童緒副之，管押禮物官鍾邦直。所記於許氏職位，略可考見。並知除許外，尚有童鍾二

人以為副佐。又此書首記云：隨行三節人，或自朝廷差，或由本所辟除，副外計八十人，下分都轄、醫、指使、譯語、職員等，覘其隨從之衆，規模之閎，足徵典禮隆重。全書所記，共三十九程，始于雄州，終于虜廷，其間自河北經燕山，出榆關，過錦州，至蒲撻寨，凡三千餘里。凡沿途城市之沿革、地方之榮枯、風土民情之厚薄、古蹟名勝之建置，均縷述詳攷，洵究宋金史地者重要史料也。按自遼金以來，使節行人不絕于途，記載亦夥，如滕忠節公使金本末等，要不逮此書詳備。惟是編略有小誤，稱許氏奉使為甲辰年阿骨打死，按甲辰乃宋徽宗宣和六年，而金國阿骨打死吳乞買立，實宣和五年五月事，惟金使來告嗣立於六年始到，作者不察，遂以使至之日，即前死後嗣之時，此雖小誤，然不可不辨正也。至書中所紀虜廷情形，可見金人之文化風俗，與宋無異，是則讀史者所當注意也。

嗇菴隨筆六卷附錄一卷 光緒丁酉刻本

清初陸文衡撰、文衡字中台、號嗇菴、吳江人、生于明萬曆、家貧苦讀、日研經史、萬歷戊午舉於鄉、己未成進士、由工部都水司主事至蜀臬晉藩、迨流寇乱起、依科臣議、於畿輔設真保廣三道、文衡即任真州道、轄井陘所轄之東北十六州縣、即今定州、時崇禎頗注意練兵籌餉、與修練儲備之事、文衡每有奏對、皆切中時弊、入清後杜門不出、以著述自娛、追維往事、隨筆成二巨編、留示子孫以備法戒、至清末其裔孫同壽、因釐為六卷、以其行事一卷附之付梓流傳、按此書乃文衡於鼎革後家居時撰述、所記多明清之際故事軼聞、取隨筆雜記体、凡感觸時事、皆有關於風俗人心、洵重要史料也、其前三卷多紀本人遭遇科名、及先賢言行、後三卷則均時事、如東南風俗民情、人物政事、與變乱時各地慘狀、最重要者、若記錢牧齋私事、金聖歎死狀、及流寇之陷京師、鄭氏之據海上、均足補史志之缺、廣異聞之助、非僅屬遺聞已也、蓋文

衡乃明季名臣、清初遺老、於朝野事知之極詳、其撰述此編、又為傳戒子孫、非欲問世、故多直筆、於清兵淫掠、亦直書不諱、誠可反証官書傳聞之謬訛也、

西域紀要八卷 道光刻本

清研農氏撰。按研農當係作者別號，其姓名無可攷。蓋自松筠椿園而後，言西域者無出其右，此書則述嘉道間西域情事，殊為少見。前有道光六年丙戌貢三氏序，稱研農以爵襲恒從事於駐防於西陲之事，較余更多。又云此編雖以椿園異域瑣談為參攷，然頗多異同，足互相參證。書凡八卷，首山川形勢，次風俗性情，次氣候物產，次北路各城南路各城，次外藩外國，次用兵始末，次道路紀程等。考全書目錄內容與異域瑣談大致相同，惟先後略異，且較簡略，是此編作者駐防西域，於其山川境域風土民情雖撰述著錄，實以西域聞見錄為藍本，外此無多發明。蓋乾嘉時如松筠西□陲總統事略、七十一「異域瑣談」，後又名「西域聞見錄」者也，□及祁韻士「西陲要略」等，皆紀載詳確，鮮可增損。此書紀述雖類似聞見錄，而互有短長，且將乾嘉後事實敘入，較前大備，故雖不逮前三書詳盡，然亦足參攷，且又屬罕見異本也。

教務紀畧四卷 光緒三十年活字本

清周馥撰。馥原名復，字玉山，別字蘭溪，安徽建德人。同治初從李鴻章淮軍，蕩平髮捻諸逆，以軍功保至直隸州，光緒時歷任直隸按察使、四川布政使、山東巡撫、兩江總督、閩浙總督、兩廣總督等。□□沒，謚慤慎。生平於河工水利頗多建樹。因鑑清季教案迭起，地方官皆視為煩難，而教民日益跋扈，人心憤激，及庚子遂釀成拳匪之亂，京師失陷，幾至亡國，□因撰此書，以資參攷。是編凡四卷，首教派，共上下兩篇，為摩西創猶太教、耶穌立基督教，次傳教，亦分二編，為新舊兩教盛衰及西教入華始末。卷二教規，由十誡四規至英教士山東傳教章程，共十餘篇。卷三條約，分國紀述。卷四成案雜錄，末附作者長跋。全書篇幅極多，於天主教務傳入中國情事首末悉備，首述耶教之創立，及入華史略，次耶穌教義，次英法各國在中國傳教條約，次傳教後之各地教案，末雜錄則有關教務雜文，全書以成案及耶教入華始末最為重要可見

明清兩代耶教盛衰情形，與清末各教案辦理經過，頗可攷証。按馥任東撫時，齊魯教案最多，故於教務經閱極富，因能言之歷歷。據周慤慎公年譜下，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六十七歲云：余懲庚子拳匪之禍，因撰「教務紀略」一書，刊印，寄所屬及各省，冀開民智，而杜釁隙云。足見其撰述之旨，蓋懲拳匪之亂，並冀開民智，其苦心深意有足多也矣。

榮相國事實紀畧 五知齋光緒二十六年原稿本

清無名氏撰。此冊不署撰人姓名，首頁署榮相國事實紀略，旁注光緒二十六年，又注自五月初一起至七月二十日止，全編述庚子事變經過情形，或係榮祿幕僚所記，述代剖當時真相。蓋庚子拳亂，世人於榮頗多微詞，因榮身任軍機大臣，復手握新軍大權，不為彈壓，反有希旨縱亂之嫌。觀此冊所記，謂榮在當時實力主剿辦拳匪者，與其遺集奏稿皆相符合，是世人之疑，於此可証。按本書所紀庚子間廟堂意旨，不僅真實，且極扼要，洵[illegible]實錄，[illegible]世，字亦端楷道勁。謂拳亂之成，由于榮之疾病，未能挽回大局，其記拳匪焚燒教堂時，王公貝勒乘勢入告，謂中國數十年忍受洋人欺辱，以至萬民共憤，乘此眾志成城，正共商雪恥，隨聲附和者亦遂封章入奏，以助其焰，於是召見王公貝勒及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討議此事，總理衙門大臣聯沅面陳中外情形，不可輕開邊釁，語甚懇切，王貝勒等斥其煽惑朝廷，立請正法，彼應此和，聲震殿

字、甚至有聞富痛哭者、上意遂決、勢不能挽、榮相仍披瀝奏懇、而王貝勒等均怒目相加、榮相抵死不回、始將各國使臣保全出京、礼部尚書啟秀只限二十四点鐘、各使以為時太促、乞為寬限、啟秀堅執不允、榮相與之面爭云云、此節所述、他書雖有紀載、不如是編之如見如聞、又此冊取日記体、逐日記叙、皆言之歷歷、與榮文忠公文集、足相互証、均庚子重要史實也、

榮文忠公文集四卷 光緒印本

清□□榮祿撰、祿姓瓜爾佳氏、滿洲正白旗人、字仲華、別號略園、由蔭生起家、游至卿貳、官至軍機大臣、文華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忠、贈太傅、晉封一等男爵、榮於清末政治、関係極鉅、此集四卷、卷一懿旨、上諭、祭文等、卷二神道碑及俞樾撰墓誌銘、卷三奏報、卷四電報函稿、全書以奏稿最稱重要、多関清季政事、及拳乱時清廷意旨、因庚辛之際、祿正管新軍、大權在握、後世論者、謂榮有希旨縱拳之嫌、今讀此編、其奏疏中凡言拳匪者、皆主剿辦解散、又對兩宮垂詢拳民是否可用、及外間情形、榮亦力爭、如庚子五月初七日上諭命開陳意見、其奏略云、查拳民練習拳勇、本屬鄉愚、嗣因游勇會匪竄迹其間、以致良莠不齊、至聚衆滋事、焚毀鉄路、警報紛傳、總期查拏首要、解散脅從、萬不敢孟浪從事云云、是榮主剿辦乱民、而太后猶以為孟浪也、又余藏有無名氏榮相國事實記略稿本一冊、述榮處理庚子拳乱事、由五月初一至

七月廿日，謂兩宮被惑之由，實緣榮相病中所致，元老退休，群小并進，太后命剛毅、趙舒翹赴涿州查看情形，剛等覆命，密保拳匪義民，人心可用，而大乱遂起，榮雖力諫，亦不能奪太后之堅心，與此書奏稿頗可參証。及後回鑾，兩宮猶豫，榮襄贊之力亦多，與鴻章同為當時內外重臣，然則是編固清季之重要文件矣。

庚子赴行在日記一卷　光緒活字本

此書不著撰人姓名，首書庚子赴行在日記，謂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辰刻，以提督四川學政関防交後，任吳中允蔚若前輩云云，據書中所記事實及所稱同年，與光緒庚子縉紳，知是年四川學政為吳慶坻，慶坻字子脩，號敬疆，錢塘人，丙子舉人，丙戌進士，故稱吳蔚若郁為前輩，郁生丁丑進士，其官翰林時，與子士鑑同館，時人榮之。丁酉任蜀學政，庚子赴行在，丙午授湖南提學使，著有蕉廊脞錄、辛亥殉難記各八卷。是書始庚子冬至辛丑春，始抵行在，逐日記錄，凡山川道里、風土民情及各地政事新聞，莫不具載。其辛丑正月十六日至陝西留埧廳記云，見初七日諭旨莊王賜自盡，誅拳禍首要等文件，謂如此嚴法，足饜敵心，而國体無毫末之存，此不能不為朝廷惜。又云與人談及去年戊戌變故，相與頹歎，可見當時士大夫議論。至其赴行在事，姚詒慶撰墓誌銘云，庚子畿輔拳禍起，公上言宜暫駐長安，優詔褒

答、赴行在復命、此書即赴行在途中隨筆雜記、於彼時中外政情、頗可參考、足稱儒臣已、

國朝拳匪紀實五卷（一名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宣統聖教會活字本

清柴栗瓷撰、述栗瓷字蓮馥、河南信陽人、以優貢生入耶教會、歷任牧師等職、為清末耶教中華人聲望最著者、著述極富、有說諱若干卷行世、又以先世曾充太平天國東王楊秀清部下、位至王爵、故所著關於洪楊史事者尤多、博學多聞、亦傑士也、此編紀庚子之變、以英教士李理斐曾撰庚子教會受難記、專記西人牧師、因纂此書、以記華士、前有自序、謂自來世人以信主者多欲藉外人聲勢、以遂其私、甚或譏其為哺啜計、茲經此慘劇浩劫、教會宗徒或男或女、引領就戮、舍生取義、其忠信誠毅之氣、洵足令人感泣、風聲所及、世界震悚、始知向日所譏評者、大謬不然、而耶教之宗果能懦立頑廉、起廢振弱、今人何不若古之人、東方人又何不若西方人歟、於是華人教徒、遂得雪大恥、教會景象亦為之驟有轉機、故庚子拳禍、其事雖慘、亦教會一大紀念也云云、其卓識宏論、於此可見、因將庚子事跡、輯為五編、以紀殉道者之奇蹟、

首拳匪紀實、次山東之難、次順直之難、次山西之難、次他省之難、各編中復分細目、並附地方及人物照片、首末悉備、凡庚辛之際、各地拳亂情形、於此大備、足供史志采擇、按此書所述、雖偏重教會方面、然皆據當時上諭奏疏及各地教會情報、真確詳盡、有非他書所及者、又此書又名國朝拳匪紀實、似較新名為雅馴也、

詠梅軒雜記一卷 道光刻詠梅軒叢書本

清謝蘭生撰、蘭生字季畹、號厚菴、武進人、由乙科官溫州參軍、時正值英夷進犯、由南粵至吳淞、至廈門乍浦、沿海各處、均被蹂躪、蘭生身經目擊、見將吏死難、人民流離、因著思忠錄各書、以紀此事、而此書所記尤詳、首弔桂觀察昌、蓋英夷陷定海、喪師自盡者也、次贈舒厚菴招撫紅夷收復定海、舒江西人、道光壬午進士、時任定海廳同知、次芻言論當時軍務戰備、次籌海總略、次十哀詩并序、其十哀為首虎門、次哀廈門、哀舟山、哀蛟門、哀甬東、哀乍浦、哀吳淞、哀滬瀆、哀京口、哀金陵、末舟山紀事詩等、其十哀詩、皆冠長序、詳述當時被陷情形、及清師死節狀況、如記虎門則弔廣東諸將提督關天培等、廈門則記福建諸將、蛟門則記江督裕謙、均可補史志佚文、存當時真相、按英夷之役記之者眾矣、如貝氏之咄咄吟、法氏之京口債城錄、無名氏之鎮城竹枝詞、朱氏之草間日記、楊氏之出圍城記等、皆首末悉備、足考彼時情事、此編

雖紀戰守、而偏重人物、所輯多死難者之墓誌行狀、與其遺墨等、尤可補各書闕略、並相互証其得失也、

庚子都門紀事詩六卷 光緒二十八年重刊本

清延清撰、延清字子澄、號巴里客、鑲白旗蒙古人、同治甲戌進士、由工部郎中、卅侍讀學士、長於詩文、兼通國朝典故、此書六卷、專記庚子拳亂、前有李恩綬、汪鳳池等序文題辭、末附呂傳愷及其子彭年跋語、據其子跋云、此編紀庚子之變、皆關係時事、當時艱難苦困、有非楮墨所能罄者、事既定因以紀事詩爰分六集、用太西石印法成之、惟石印本無多、勢難編贈京友、而南方知交索者紛如、乃復重刊云、是此書初本原為石印、此木刻本乃重刻也、按清此書、雖憫時感事、宣憂抒憤之作、而記載真實、或蒼涼悲壯、或纏綿悱惻、故一時風行海內、比為野史宮詞、全書卷一虎口集、卷二鴻毛集、卷三蛇足集、卷四魴尾集、卷五豹皮集、卷六狐腋集、共三百八十九首、其所紀述、凡驕兵悍卒之搜牢、氏帥羌豪之蹂躪、志士忠臣之慷慨、貞姬烈媛之從容、冷官薄宦之顛沛、誼友良朋之訊慰、莫不繪形鏤態、揣色摹聲、誠庚子拳亂之痛史也、其

記軼聞時事，大之可供史志采擇，小之亦足供談助，氏蓋滿員中有心人也。

回颿日記一卷 光緒乙未東洋本

清陳春瀛撰。春瀛，福建長樂人，為清季外交人材，任駐英公使館隨員。光緒二十年甲午，滇緬界約成，奉出使英國大臣薛福成命，齎送回華，請用御寶後，由稅務司郵寄英京互換。此書即記由英法起程歸國途程，及各國風土，與華僑狀況。其論中外風俗，與國中洋務，均極扼要，且多卓識。始於甲午三月，至秋冬之際，抵香港而止。書中如紀星洲商務，香港形勝，越南沿革，及政情，皆極詳盡，可供

參攷。又是年適當甲午之役，所記海外新聞，外人態度，尤富時外交資料，且均國內所不敢言者。其評論中外習俗云：大抵西例簡，中俗繁；簡則近於務實，繁則近於掉虛；簡則質，繁則文。上古質，晚近文。西國質勝文，中國文勝質，文勝之弊，自周末迄今，二千餘年矣。大者朝廷体制之嚴，官府文牘之夥，小之至於民間婚姻喪葬之費，飲食服御之微，莫不日趨繁縟，而樸實之意漓然無存，巧偽日滋，風俗日壞，由來者漸矣云云。所見極是，洵屬通論。按

清季自鴉片戰後、海禁日開、出使人員、亦漸悉外情、惟以民族、政治、語言、風俗、中外不同、莫不驚奇駭異、故出使海外者、例多記載各國山川道里、風土民情、然泛泛者多、求具特識而議論通達者、尚不多覯也、

恭紀御試一卷 虞陽説苑本

清陶貞一撰、貞一字駿文、號退菴、江南常熟人、父元淳、康熙二十七年進士、為廣東名宦、貞一康熙五十一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此書即紀其殿試時見聞、皇帝親自監臨、足見清初於選舉考試之重視、不僅有關典制已也、首述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十五日、禮部會試放榜、主司左都御史趙申喬、因辛卯順天鄉試解首查為仁外簾弊發、獄未竟、上曰、茲得無有如查為仁者乎、因命二十四日於西苑親臨覆試、其記苑中受試情形云、至期舉人等持筆硯、班列苑門、禮部官唱名、魚貫而入、給卷至御樓下、樓前綠野曠然、布席分坐、相去丈許、侍衛三人監之、南北盡處、又監以御史五人、樓前列帶刀侍衛數人、九卿大臣侍樓下、植立、既定、上始御樓、樓凡二十一間、上居中、倚窗隱以玻璃、俯視洞徹、命舉人就坐、遂命賜飯、良久、上親閱經書、賜題三道、禮部尚書王掞、侍郎胡作梅等分授鈔錄、日且過午、天威咫尺、吟誦之聲寂然

惟聞磨墨伸紙而已。時熱甚，汗下漬卷，上命侍衛立左右者為蔽日影，內監數人賜茶果，絡繹不絕云云。所述可見當時情景，而清帝自朝至夕，坐視不倦，猶徵昔日殿試規模，迨後則[illegible]奉行故事，典制雖存，其嚴肅精神，則遠不逮於此，足考有清一代取士法度之沿革也。

景善日記一卷 光緒鉛印本

清景善撰。善字韡齋，滿洲正白旗人，由同治二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內務府大臣。庚子拳匪之亂，闔家殉難。按善為道光朝都統桂順子，與葉赫那拉氏有戚誼，以理學著名於世，又景善原[illegible]係貴胄，又曾為端王潤公及醇王子之師傅，與拳禍首領皆極親切，獨於拳匪力持反對，蓋滿人中遠識士也。此書乃其手書日記，始於光緒二十五年冬季，至次年庚子夏，全書紀京師拳亂極為詳盡。

因氏身居顯要，其時雖已退職家居，而於端王諸人均相熟習，故於當時朝廷意旨，諸王公言行，皆知其詳。書中所述，除朝政與拳亂外，其本身境遇備極悲苦。凡開戰之動機，拳匪之暴亂，甘兵之橫頑，洋軍之侵入，以及其家庭之苦楚，婦女之詬誶，其子不孝之狀，皆詳載[illegible]日記[illegible]中。閱之酸辛不堪卒讀。迨聯軍入京，兩宮出走，氏之妻妾子媳皆自盡死，氏為其長子恩珠推入井中，恩珠後又為英兵所殺。此編按日記載，凡當時朝野鉅細，士夫

言論皆極真信，足資參攷。如首記太后欲廢立之意，及端王剛毅等與榮祿之爭執，均係得之見聞，自較傳聞耳食者有真偽之判也。此書在清季外人曾譯之，以為拳亂史料，風行一時，亦可証其價值矣。

存漢錄一卷 舊抄本

明高斗樞撰。斗樞字象先，鄞人，崇禎進士，累官按察使，守鄖陽禦賊有功，遷陝西巡撫，未至任而京師陷，遂歸。好讀書，軍中日手一卷，精詩，垂老益工，有鬗變集及此書。是編又名守鄖紀略，即自述其守鄖事跡。按鄖即今湖北襄樊間鄖縣，昔屬襄陽道。時流寇已起，斗樞守鄖，四面皆賊，而以斗大之城完為明土，功亦偉矣。此書始於崇禎辛巳，至甲申冬，中間凡守土之艱難，流賊之凶悍，及朝

政之掣肘，左王等將帥之無用，可徵明朝之亡，非偶然也。如云先是張李各賊每陷一城，輒大掠以去，至壬午夏，李自成羅汝才每得一城，輒分賊防守，且嚴禁搶掠，以籠民心。時已得中州數郡，將取襄鄖，而左大將軍自開封潰後，久住樊城，全無赴賊之志，及自成趨襄，左聞風先遁，至荆州，又念荆無路可逸，又改往武昌云。讀此知張李等盜亦有道，而左良玉等反畏賊如虎，考之他書，實非虛語。惟此書所記其詳略頗有異同，如謝山外集言斗

柩守鄖陽有四卒最勇專任劫營而此錄無四卒姓名且並未見劫營崖略何也又明史斗柩傳謂知府徐起元總兵王光恩同守鄖城後皆以功名終云實誤不知何據按徐王二人後俱降清起元入國史貳臣傳光恩則以他事論斬史實之謬類此甚多而犖犖大者猶如此是編因自述事跡故多實錄尚無較大之誤失也

四譯宬書目一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平字季平原名登廷四川井研人光緒己卯舉人己丑進士朝考以知縣用自請改教職歷任射洪縣訓導及龍安府綏定府學教授與九峯鳳山各書院講席誥授奉政大夫博通經史百家專精六藝於經主今文學其學宏通精湛其論詼詭變幻著述之富辨解之詳洵近代儒者第一此書一卷雖屬門弟子編輯實皆先生手訂與所刊布六譯館叢書總目頗多異同足見先生撰著大略與學術概要首列劉師培書及師培所撰廖氏學案序次為門人施煥黃鎔等叙次書目次四譯宬主人跋尾即廖氏自述其所學始末按六譯叢書總目只列目錄後附醫類此編則各為類屬清晰可考又六譯叢書共八十一種此編所錄計易類十四詩類十二書類十三春秋類八穀梁類六公羊類六左氏類十二禮類三十一樂類六孝經類五論語類六子類八小學類十二經總類二十三史三子部十集部二凡一百七十七種二百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卷誠鉅製矣其中多種均叢書所無未知已否刊行惟既云成書當非擬目劉氏廖氏學案序云若夫罔合羣籍沙汰衆學探綜圖緯鋭精幽賛抗六典之崇奥齊百家之雜語執節掌握之間正度胸臆之際釋彼鈎鍵通其流貫咸通六藝之歸用成一家之業蔡後納栰弘綱綴述大略揭科表識鱗次相承等君山之序志譬淮南之要略所以明統紀之宗求尋緒之易也云云又自跋云平持西漢博士說以治春秋尚書禮幾二十年不敢謂全收十四博士之侵地千慮一得頗有自信之條於羣經傳記中惟力攻周礼與春秋尚書立異數條著為專書歸獄歆莽名師賛友法言巽語自詡精詳未能翻此鉄案丁酉秋間宋芸子轉述南皮師寄語所謂風疾馬良去道愈遠繫鈴解鈴必須自悟為之忘餐寢者累月欲作書述懷十易稿而不能自達亦惟自督而已又云此已亥百種書目原序至今又十五年矣畧為删補編為此册仿井研縣藝文志之例將其序跋凡例提要彙為一家專書

今先排此目録而提要則俟嗣出焉云足見其致力之勤專攻之苦按此書實廖氏著述總綱而學案後跋尤典雅宏實凡廖氏之思想衍變學術源流均於斯可考又不啻其經學史略也

四譯館雜著一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平字季平，原名登廷，四川井研人。光緒己卯舉人，己丑進士，朝考三等，以知縣用，以父母春秋高，不願外出，請改教職，歷任射洪縣訓導、龍安府綏定府教授，又主講成都尊經、嘉定九峯、資州藝風、安岳鳳山諸書院講席。先生精研經學，尤邃於周礼、尚書，潛思冥索，戛戛獨造，雖被學使吳郁生以離經叛道揭參去官，而先生不顧其說，經主今文學，以礼春秋尚書為人學，詩樂易為天學，又釋天人合一，此編一卷，多考証經史百家之文，故不入文鈔，而曰雜著，凡二十餘篇，其最要者，如牧誓一名泰誓攷，謂古今言大誓者共有四馬，由西漢博士至孫星衍注疏，採輯衆說，詳為辨論。又論詩序及續論詩序，繁徵博引，攷三家異同，明詩教精義，所謂詩旨至此大定。又山海經為詩經舊傳攷，墨家道家均孔學派別論，天人論，世界進化論，忠敬文三代為三[illegible]等政体論，佛學考原等諸篇，皆博大精深，貫串流別，或考証疆域，或闡揚大同，雖不無偏見附會，而要歸於大同學說，古今學考，淺儒或以為駭異，實則推陳出新，皆不出六經範圍。此書雖其雜著，論文，凡氏之思想學術，均於是可見，無論言經言子，皆具卓識，另為新解，發前人所未發，洵非經生所能望其肩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撼龍經傳訂本注一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注、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光緒己卯舉人、己丑進士、朝考授知縣、以親老不願外出、改教職、歷任龍安綏定各府教授、又主九峯藝風諸書院講席、平博通經傳、諸子百家、說經主今文、著述極富、有六譯館叢書數十種行世、無不冥思默索、自成一家、洵言經者前所未有也、此書以唐楊筠松原著為之注訂、使此數術專書得以卒讀、仍本原篇列為十二、為垣局統論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左輔右弼九星變穴等、按是書乃堪輿陰陽家言、據鐵嶺高氏曰、世傳楊公諸書、皆後人偽託、撼龍自統論垣局貪狼至弼九篇變穴一篇、此下則明隆萬後庸師偽擬、其辭陋劣、其理踳駁、葉九升刻以行世、可謂無識、而榮昌冠刻又於變穴後刪去九星等篇、然剪裁於經後尚未蒐薅於經中、不免大醇之累、平注是書、以治經之法治撼龍之書、仍倣王制周禮訂本分經傳說之例、掇其要語為綱、采其詳說為目、審辨部居、判劃門類、使復歸整齊、又此書學雅堂叢書曾收錄之、惟次序參差、真偽混淆、平詳為校訂、另立經傳、如垣局自有專篇、不宜佚在右輔、大勢宜歸統論、豈容混入破軍、皆具卓識、足資參攷、史稱整百家之不齊、平誠當之無愧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益館文集一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光緒己丑進士，朝考後以知縣用，以父母年老不欲外出，因改教職，歷任射洪縣訓導、龍安府教授，又主講於嘉定、資州、青神各書院。氏精於經術，主今文家言，著述極富，皆冥思默索，戛戛獨造，故能發前人所未發。其精詣不僅於清代為通儒，且上追兩漢。於公羊三傳、尚書、易學等，發明尤多。此書一卷，則其雜文。凡十八篇，文既典雅，理尤精闢。首上南皮師相論易書，次序、墓誌、碑傳等，以論學各書、井研縣志序、及張祥齡墓誌、縱橫家叢書八卷自叙諸篇，最稱鴻博，誠學人之言也。按氏撰著以言經者為多，故皆收入經類，此雖雜文，浩瀚博遠，亦非所謂古文家所能望其肩背。讀是集者，亦可見先生學術思想之一斑也。

地理辨正補證四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門人黃鎔筆述。平字季平，原名登廷，晚號六譯，四川井研人，光緒己卯舉於鄉，己丑成進士，朝考三甲，以知縣用，不欲外出，請改教職，歷任射洪縣訓導、龍安、綏定各府教授，又襄校尊經書院，及嘉定九峯、資州藝風等書院講席。先生於經史百家，無所不精，主今文學，於各經皆有撰述，且獨抒己見，成一家言，實清季之博學通儒。著有六譯館叢書，凡百數十卷，莫不精邃，大都闡揚經學，其主旨以禮、春秋、尚書為人學，詩、樂、易為天學。此書四卷，雖似數術家言，而以易為依歸。前有門人黃鎔序，謂西漢堪輿之學，垂為經典，公明景純傳人踵繼，靈萱筠松，其書盛傳，晰形勝於擬疑，立法課於寶照，著述一家，偉矣備矣。然詞意渾涵，索解不易，注疏增滋，惟華亭號稱善本，其於先天後天、河圖洛書，頗能破宋儒之理障，以合師傳。四益先生治經之暇，留心游藝，以為此經傳之精華，天學之左証，不可聽其終古長亱，通以窮經之精思研

古先之舊法，博采傳緯子史諸說，勘明楊曾立法之原，書成名之曰補註云。按此書所述，即世所謂堪輿陰陽之說，凡分四卷，乃取昔人著作為之新注補釋，其卷一，復分上中下三卷，首晉郭景純之青囊經，先列原經，下附疏証；卷二，青囊序，取步天歌條，而以八卦天文証之；卷三，為唐楊益筠松撰之天玉經；卷四，都天寶照經，亦分上中下三篇。本文之下，則附傳註說三種，全書儲材閎富，抉理玄微，凡所徵引，罔非孔道，又極要於天桓，會歸於周易，除是編外，尚有餘露、玄空注、天文訓、補注太玄、陰陽交會考、撼龍經傳、訂本淺注等，雖數術游藝之作，實通天人之論也。

周政三圖三卷 壽櫟廬叢書本

清吳之英撰。之英字伯朅，四川名山縣人，世以儒學名。舉茂才後，肄業成都尊經書院，凡經史百家及歷法推步，莫不通曉，尤邃於三礼，為川督丁文誠、山長王壬秋所賞重，稱為特材。嗣以優行薦朝考二等，授灌縣訓導。時清末維新議起，以天下事無可為，乃息心著述，後主講尊經，學者尊為大師，著有壽櫟廬叢書行世，凡十種數十卷，而以言周礼者最多最精。吾蜀宿儒廖季平先生外，吳氏實

第一人。此書分上中下三編，附儀礼奭固圖後，謂備說礼者之參攷，亦精心之構也。其三編圖說並重，故稱三圖。首封建，次井田，次學校，以為三者皆古之政要，而自來儒家學者考之弗詳，其制遂晦。謂礼有覲有聘，封建之見端也；士相見稱宅者有在邦在野之別，井田之見端也；鄉射稱豫鈞楹內，堂由楹外，又記云序物當棟，堂物當楣，學校之見端也。古礼三十九篇云亡，未有事篇，此書據周官、小戴記成周政三圖，首考封建之制，中附公侯伯子

男五等國圖詳其宮室衣服論其道里典制次井田先考王畿次考井邑丘甸縣都及比閭族黨州鄉鄰里等之官制戶口附以溝洫澮川等各備考凡邦畿之制山澤之賦以至軍旅莫不詳備次學校首王國學次侯國學凡古昔教養之方五學之法與三老五更之席禮樂經典之度三代之規於此可見此書考上三政之遺制以經証經洵為傑構按此三事實周禮之綱要亦古史之疑難學者言之雖衆鮮能考其究竟者是書以三禮王制為標

雖間有附會而成一家言考古者必有取焉

書品一卷 李氏函海本

明楊慎撰慎字用修號升菴蜀新都人登正德間廷試第一授修撰世宗時充經筵講官後以力諫大禮事廷杖削籍遣戍雲南以卒慎博學多聞世稱曠世逸才在戍所時猶手不釋卷肆力著述凡經史小學諸子百家靡不精曉此書一卷前有自序其條例分條紀述凡數十則皆論古今書法及其軼事謂書有以品名者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是也二子皆梁人其稱名也同其造詞也類時代

則然非相假戳也詩品以三書品以九何區別之精而用志之勤乎或言書與詩均藝而書又非詩比謬矣古者君子之物也無所苟而已矣然工小技囿不改其極焉今人不及古人而高談欺世曰作字欲好即為放心趨簡安陋靡然從之是蒼籀上世道已喪矣夫進於六藝流乎君子宜無所苟苟於物將苟於道又焉得真知其解者而竟吾云乎云云所論頗具至理慎才識卓越大皆類此故凡論画論書均獨抒己見此書雖一卷而見聞之

博、評述之精、洵超人一等、凡古今碑帖書法、與工
書人物派別、已畧具於此、且每條之首、皆引出處、
尤屬不苟、書中如謂朱文公學曹操書、及辨小篆
八分原流、與元朝畨書、古書俗字等、均前人所未
發、蓋元朝主中國、用羊皮寫詔、世稱羊皮聖旨、其
字用蒙古文、見於張孟浩詩、於此書可見、慎不僅
明書法、凡金石泉貨文字、皆考証極詳、
故能徵引詳博、而議論精確也、

重訂六譯館叢書 民國十年四川刻本

清廖平撰、平字季平、初名登廷、字旭陔、四川井研
縣人、晚號六譯、蓋自述其所學也、光緒己卯舉於
鄉、己丑成進士、朝考三甲、以知縣用、以父母春秋
高不欲遠出、省外、呈請改教授、龍安府教授、歷署射
洪訓導、綏定府教授、又襄校尊經書院、主講嘉定
九峯、資州藝風、安岳鳳山諸書院、誥授奉政大夫、
先生精於經學、主今文說、實清季大儒、世稱經師
而不名、較之吾蜀先賢、如新都楊升菴、綿州李雨
村、其精深通博、蓋遠過之、當先生為諸生時、肄業
尊經書院時、湘潭王壬秋闓運主講席、先生已博
通經史、及諸子百家之書、凡先儒注疏、或從或駁、
獨抒己見、不為抄襲雷同之說、初以兩漢經學有
今古二派、各守家法、不相混淆、古學祖周礼、今學
祖王制、周礼為周公所作、王制則孔子自為、自鄭
康成解經始以古今兩派而通之、先師家法、遂至
滅絕、不可復覩、於是為古今學考一書、傳布海內、
學者韙之、久之又本礼運大同之說、以周礼為春

秋以前皇帝治中國之書、王制為春秋以後治中外萬世之書、學術至此為之一變、又久之見時局變遷、五洲列國之大小強弱、遂悟羣經為孔子自作、人名國號皆假設之辭、以影射當世、其言詼詭變幻、浩汗無涯、學術之變愈出愈奇、愈奇愈玄、雖似駁雜不純、實有所本、且能貫通其說、其主旨則謂宇宙事物、有其思想、必有其實事、無其實事即無其思想、如清季以還國人驚駭於西人之科學物質、而中國實先有之、不過雖有其理想而自未

對于奇技淫巧、在所擯斥、於工商亦列入賤役、故莫由實現、非不能也、實不為也、又嘗以為禮春秋尚書為人學、詩樂易為天學、故其說易則立大小例、說尚書則考皇帝疆域與制度、皆能貫通連合、至此蓋六變矣、先生自謂四益即六譯者以此、尋自編訂此書、都一百四十三種、凡百數十卷、多考訂經義、自立新說、其後部為醫類二十餘種、先生全書之長、其說皆冥心獨造、別樹一幟、雖無一不新、實無一不舊、凡所標立綱目、莫不由借思而得、然皆本

舊說、不過精思所至、有非尋常循行數墨者所能望其肩背、余肄業錦江城外時與先生為鄰、時年七十、雖患風痺、手足偏廢、猶講學讀書不輟、語云戛戛獨造者、其先生之謂矣、

復榮集二卷 道光刻本

清岳鍾琪撰。鍾琪字東美，號容齋，成都人。以蔭生同知銜請改武職，初授松潘鎮遊擊，累著軍功，十餘年進位大將軍，專制西北，恩威遠播。後落職廢居。乾隆初金川亂起，詔起于家，以平定金川功封威信公，官川陝總督，加太子太保。著有蛩吟、薑園等集。袁子才、李雨村諸詩話皆記其詩。此書上下二卷，皆古今詩体，共數十首，除感怀外，均紀出征時所經古跡名勝，多慷慨悲歌之氣，且皆紀實。按鍾琪雖武人，而詩才清麗，又以一生備歷亨屯，滄桑轉瞬，时見之於詩。當拘幽之日，負罪引愿之忱；处富貴之時，皆讓善歸功之語。是其精誠所結，志在軍國，至一生之通塞，則所弗計。迨後家居，有川東逆民為乱，琪方遘疾，聞變蹶起曰，此吾効命時也。力疾往遂，卒於旅次。按雍正本雄才猜忌之主，年羹尭以推戴之功被誅，且命鍾琪質詢，則鍾琪自處，自當兢業也。至詩中紀事之作，如卷下云：余閒居十二年，童頭齒豁，景逼桑榆，因大金川土酋狂悖，致干天討，自乾隆十二年五月進兵，至十三年五月尚未克捷，鍾琪奉旨統師党堪上，又命大學士公訥親經略軍務，督師進剿，自立秋以來，淫雨連旬，阻我長驅，有感而作。故詩中有遯跡卯園十二年，于今又着祖生鞭云云，亦足見志。是袁李諸人均稱其詩，蓋嘉其敦厚之旨，非諛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泛梗集八卷 近世鉛印重刻本

清吳之章撰。之章字松若，號槎叟，長寧諸生，少穎敏博通經史，善詩文，工書畫，自稱清初逸民，原序謂槎叟年未壯，棄舉子業，為汗漫遊，不求仕進，亦無人薦引，歲月多暇，得專力詩文，康熙間與國知縣張尚瑗纂修~~長寧縣志不果~~贛州府志，氏為襄修，用力最多，又欲纂修長寧縣志，不果，殁後知縣沈濤舉修，即以其所輯稿本為據，雍正十二年，詔舉博學鴻詞，時之章已年老，久不應舉矣，當路趣之至省會，顧不果薦，及卒，遺命其子曰，勒吾墓碑為大清逸民也，是書卷前有道光元年辛巳劉德熙序，及雍正乙巳黃文澍序，劉序謂嘗閱四庫全書目錄，有吳槎叟泛梗集，遍求其書二十年不得見，其集曾刻于賴氏霞綺園，詩文各半，旋得手編殘稿，乃擇其雅馴者定為八卷云，按劉氏云見之四庫目錄，然檢之四庫提要，實未著錄，此編頗刻○詩文各半，此集則僅詩無文，殊可惜也，按之章生平窮愁無賴，故詩畫皆工，是集亦多可傳之什，其体韻在杜陵劍南之間，紀事諸作，如大歉行，黃鄉紀事，恭讀今上登極恩詔等，並附細注，又可供史事參攷，不僅吟詠已也，綜觀是集，辭氣清醇，不與塵俗等，夫以詩人鳴世，食於侯門，外傲物而內佞諂者，松若其脫如焉，蓋足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槐軒全書二十三種 光緒四川刊本

清劉沅撰。沅字止唐、四川雙流人、為邑儒學世家。乾隆五十七年由拔貢中式舉人、道光六年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不願外任、改國子監典簿、尋乞假歸、遂隱居教授、博覽羣書、於學雖主正心誠意性命之道、而無門戶之見、門人弟子前後以千數、世稱止唐先生、洵清中葉蜀中理學大儒也、著有槐軒全書、凡百數十卷、二十三種、此書種類、多集解經義、與朱子頗有異同、亦多發明、計為四書、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春秋、周官、儀禮各恒解八種、及史存、大學古本、孝經直解、槐軒雜著、正偽、拾餘四種、槐軒約言、壎篪集、子問、又問、俗言、明良志略、尋常語、下學梯航、蒙訓等各書、少者一卷、多者至四十九卷、卷前附國史館本傳、按儒者說經、常病空言、此書則引據史實、多精到處、如論史事、謂湯武放伐、其先本自為一國、不過以小事大、並非以臣伐君、夷齊叩馬、不見經傳、史記但因采軼詩而記之、然謂當取信於六藝、則史公固不信此事、故引孔子求仁無怨之言以駁之云、其議論雖似中庸平實、要以六經及事理為據、是集多屬經子、而卷帙之富、誠鉅製矣、

青宮譯語一卷 傳抄本

金王成棣撰、成棣又名昌遠、為金珍珠大王部屬、請康之變、乃護送宋宮眷由汴至上京者、據宋無名氏呻吟語載、言純福帝姬、歸珍珠大王後、嫁王昌遠、一名成、棣云、則此記當出其手、疑本遼降人、兼通金宋兩國方言、故以譯語名、所記也、此記取本末体、始於金天會五年三月、即靖康之變之明年、至七月七日抵燕山、仍卸裝愍忠寺、燕山即今北京、愍忠寺、唐初所建、即今宣武門外法源寺也、書中所紀沿途情況、頗可參攷、而當時慘狀、如歷歷在目、如首云、天會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國相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命成棣隨珍珠大王、千戶國祿、押宋韋妃、邢妃、富金、嬛嬛兩帝姬、相國王、建國王等、先至上京、獲兵五千、百里外聞有宋兵、頓懔懔、諸婦未慣坐騎、紛紛墜馬、欲速不前、道中初經兵火、屋廬俱燼、尸骸腐朽、白骨壘壘、夜宿破寺、兵屯寺外、圍環若寨、停一時許、行裝火具俱到寺、即令酋兕銷皮氈于殿中、資憩息、氈帳支殿外、燈

上、溫酒、圍坐大嚼、飯畢、王移臥具入殿、成棣等俱宿氈帳云云、又據次日記載、二妃以墜馬損胎、不能騎行、其韋妃嬪辛苦、村舍坵墟、蓋兵火之餘、固覺荒涼、而亡國慘痛、亦至此極矣、考之宋金史乘、及野稗所記、書中所云國相左副元帥、即粘沒罕、皇子右副元帥、即斡離不也、珍珠大王、名設野至所押宋妃、韋妃即康王之母、邢妃即康王之妻、富金嬛嬛兩帝姬、即康王之妹、相國王名趙梃、建安王名趙模、此皆見之史志、而一一可考者、又按呻吟語、宋淨記二書所載、欽宗入金後、猶生二子、長名謹、次名訓、史但有訓傳、而脫漏謹名、篇首所謂二妃墜馬損胎云云、所述未詳、否則或不止謹訓二子也、此編固當時目覩實錄、且作者深悉金人情事、多可証宋人野史雜記、如南燼紀聞、宣和遺事、諸書之謬譌、其有稗史實、勿待贅述矣、

南征錄彙一卷 舊抄本

宋李天民輯。天民里貫經歷皆不可考。此書記宋靖康之亂，金人入汴和議情形，乃輯引當時著錄十餘種而成。取編年日記体，始於金天會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國左右副元[illegible]帥克宋，宋使何㮚來議求和，至次年四月一日師退，二帝及宗親宮眷等北行，天會四年即靖康元年丙午也。書中徵引各條，皆注原書，計劉同壽聖院劄記、克錫青城秘錄、高有恭行營隨筆、趙士先[illegible]幕間談、阿嬾大金武功記、李東賢辛齋筆記、譚青聲劄記、無名氏雛鳳清聲、宋遺民憤談也、翁日錄、秘鈔等十一書，及呻吟語無名氏跋所引某公上京劄記、鈍者燕山筆記、蕭慶雜錄、燕人麈四書，均當時重要紀錄，而今日不可得見者。大之可正宋史、野乘之謬訛，小之足補宋金藝文志之闕遺。按此書後有咸淳丁卯耐菴跋語，謂據其外父曹氏鈔本，及李堯臣家藏本互校勘其異同，著於錄後。然仍闕文佚字累累，是知在宋當時，雖間有傳本，即已不可校補矣。至書中重要史實，如金人要索和議始末，或見於開封府狀，及甕中人語，諸記載外，他如求和時以秦檜、李若水二人為宋使，而金人復索于庆人童貫、蔡京等，其名單至數十人，又歸朝人滕茂實、趙良嗣等家屬。[illegible]知秦檜在靖康之變，已與金人往還。又末記四月一日，國相退師，分作五起：寶山大王押朱后一起，固新押貢女三千人二起，達賚押工役三千家三起，高慶裔押少主四起，從河東路進發云云。足與其他記錄互証，而見當時之實情焉。所稱國相即指金左副元帥宗翰，二王子右副元帥宗望，皆破宋汴京，為金統兵之宗室也。

海陽紀略一卷 光緒丙午刻本

清陳碧池撰、此書作者、署寧陽陳碧池輯、考寧陽即今廣東台山縣、於清時稱新寧、又名上川、寧陽則[illegible]古稱也、碧池同治舉人、咸豐時、新寧之粵匪土匪蠭起、土客之爭尤甚、碧池以邑紳整理團練、助官軍攻守、邑得以全、此編即紀其戰事始末、取編年体、始於咸豐五年乙卯、終於同治戊辰、前後凡十餘年、首有同治甲戌陳氏自序、及鄉人羅惇衍、阮鈞伯二序、均稱是書、足編諸史館、列諸志乘、並可為旁蒐舊聞之助也、其自序述此編之原起云、寧陽海隅僻地、兵革不興、一旦突罹客難、流離遷徙、原野蕭索、井里為墟、自咸豐丙辰、迄同治丁卯、垂十餘載、死亡过半、誠千古非常之大變、亦曠世僅見之奇灾、嘗欲本所見聞、輯為成書、備海角之軼聞、佚輶軒之采取、予以辛未之秋、文戰不利、間與一二長老、抗談往事、輒共欷歔、雖情过境遷、而大略尚堪記憶、因即所見彙而書之、歲癸酉客有以伍錫氏先生時變紀略告者、[illegible]因訪於其嗣、取而觀之、始得刊正前譌、而可無後先[illegible]倒置之憾、特先生所記、惟東南一路、西南猶未備也、復博訪周諮、窮鄉僻壤、蒐羅幾遍、兼以友人郵寄、積久頗多、裒然成帙、而西南一路、於此得之云云、足見其采輯之富、蒐討之勤、故書中紀載、凡一村一墟、莫不詳其人物軍事、與土匪騷擾情形、雖一邑往事、要為重要史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備倭事略一卷 明刊本

明歸有光撰、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弱冠通經史、嘉靖間舉於鄉、上春官不第、乃徙居嘉定、讀書談道、學徒嘗數百人、稱為震川先生、晚以進士授長興令、以古教化治、大吏多惡之、遷順德通判、隆慶中以高拱等薦為南京太僕寺丞、卒於官、有光工古文詞、原本經術、復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稱一代文宗、世尊之為古文大家之首、有震川集、三吳水利錄等、此書不見著錄、人多弗知、丁氏書目、謂見續說郛第五、而說郛本實無之、可知是書流傳之少、而說郛之內容龐雜、板刻異同、更足見矣、此書取記事体、謂崑山、太倉、松江、嘉定各郡縣、已為海寇出沒之區、頗可考見彼時情事、危急之勢、不可終日、誠當時巨患矣、按明季海寇騷擾東南沿海、為禍極烈、官書私記、言者詳矣、此篇專紀吳松二郡、謂賊在嘉定、百姓被殺死者數千人、流離遷徙、村落一空、迄今逾月、東南列郡大為可慮、又列舉明初防海兵備職官、及沿革現狀、均可參考、又云真正海寇、不過數十、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亦往往有被刼掠不能自拔者、如擒刼婁塘、羅店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處、賊驅居民挑色、守色之人與民私語、言是某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已剃髮、從其衣号、與賊無異、欲自逃去、返為州縣所殺、只得依違苟延性命云、與袁氏海寇議前後編所記、頗可互証、故明季所謂海寇者、大多為內地亡命沿海舟子所結納、有光以身親目覩、述鄉里之事、撰成此篇、不僅事實真確、文筆亦簡練有法、於當時守土官吏、攻訐尤力、並足徵其史筆焉、

教會源流考不分卷 鉛印本

清季陶成章撰。成章紹興人，清末因主革命，入秘密社會。凡舊日之三點會、三合會，以及白蓮教、神拳教、在礼教、齋教，與夫流傳海外之「洪門」等，皆考究極詳，時人目為秘密社會中之鉅子。清末被刺身死，所著史籍數種，均散佚。此書與勞氏義和拳源流考，皆最初紀中國教會者，是編尤簡要有体，所述非箇中弗能詳也。全書不分卷，分類記述，首考教會源流，次述秘密社會與起之因果，次述教會發源地及其蔓延，次記其聯合與分裂，次記教會制度與流弊，末結論秘密社會。書中於各種會社，上溯明季之白蓮教、聞香教，下至清中之天地會、三合會、哥老會等，闡奧發微，誠為創著。按各宗教支派及秘密社會，於昔日各地，潛力極大，而史家學者往往忽之，或以為下等愚民，不屑記錄，然其禍亂顯著者，往昔無論矣，在清時先有白蓮教之起伏，繼有洪楊天地會、上帝會之大亂，末期釀成義和拳民，凡其思想規律，外人多不之知。此書最要者，在辨別教與會之區分，故特注重白蓮教、天地會等，又謂秘密團体中，可分二類，一曰白蓮教，即紅巾也；一曰天地會，即洪門也。凡所謂聞香教、八卦教、天理教、神拳教、在礼教，以及諸教，皆其分系，凡所謂三合會、三點會、上帝會、金錢會、哥老會，以及種種諸會，莫一非天地會之支流。教均宗教性質，盛於北方，會多政治組織，遍於南地，此其大略也。以秘密社會分為教會兩類，洵屬卓見，故此書凡究中國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者所必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天涯聞見錄四卷 咸豐二年刊本

清魏祝亭撰。祝亭荆南新化縣人，以乙科遊宦蜀中。故書中所記，多边疆苗藏事，頗可參攷。以好談靈異果報及小說家言，故不稱雜史、野乘，而入雜家。前有道光十四年甲午自序，其述此編命名及其取材云：歲丁亥賦閒，僦錦城東天涯石，破屋數椽為旅所，聞或倣虞初采訪法，舉凡所見異聞，皆書錄之，以備譚徵，適得誼友相與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皆當世事，久之書帙寖多，其間可喜可愕可

歌可泣之端，要不失其徵信，而備懲勸者焉云云。按天涯石在今成都皇城東，世稱名跡，後竟以地名之。此書之名，即取此。全書体例皆隨筆雜記，各冠以目，每卷約六七十條，共三百餘則，所述多蜀中舊聞、各地異事，上自明季闖獻之亂，下至清初康雍各代。其稗史實者，如苗藏風俗、宗教、猓𤞑變乱史略中，如明季蜀孽、猓俗、猓乱紀略、青溪猓逆紀源、西南夷種、藏俗、猺俗、苗俗、猓種諸篇，均考西南夷及究邊陲者之重要資料。又記年羹堯與白蓮教之事亦多，及福安康用兵軼事，与其將帥人物至數十則，是作者或為福安康幕僚，從征至蜀，遂流寓錦城，亦未可知。綜讀是錄，雖以懲勸為主，不類史家記載，而有關史地考據者實多，亦可取之著也。

經學四變記四卷五變記二卷 六譯叢書本

清廖平撰。平字季平，號六譯，初名登廷，字旭陔，四川井研縣人。光緒己卯舉於鄉，己丑成進士，朝考三甲，以知縣用，因不欲出省，請改教職，歷任射洪縣訓導、龍安府綏定府教授，又襄校尊經書院，主講九峯藝風各書院。先生生平邃於經術，主今文家言，立說多新解，皆独具己見。清末刊其學說於世，如今古學攷，見者莫不駭異，然服其精深。晚年居鄉自編訂所著，為六譯館叢書。此書即論述

其學術源流思想變遷，故名四變五變記。四變記卷一今古，卷二尊今抑古，卷三小大，卷四天人。蓋由癸未至壬寅之作，前有自叙，謂癸未至今二十四年矣。初以王制周礼同治中國，分周孔同異，襲用東漢法也。継以周礼與王制不兩立，歸獄歆莽，用西漢法。戊戌以後，始言大同，乃訂周礼為皇帝書，與王制大小不同，一內一外，兩得其所。壬寅後因梵宗大有感悟，始知書盡人學，詩易則遨遊六合外，因据以改正詩易舊稿，星紀再因歸宿四變云。讀此可知先生考証經說之大略焉。後更進至五變六變。五变記分上下兩卷，蓋由四變後自記畢生學識之歸墟，亦晚年學力之進境。上編為人學三經，即礼經、春秋、書經也。下編為天學三經，即詩、易、樂也。以天學三經皆空言，語多託比，不似礼、書、春秋之切於行事，故以春秋為治國之書，尚書則平天下之書也。並撰詩易相通考以明之。其說詼詭玄妙，非淺學者所能窺，然多精義，直掘漢宋藩籬，故此書雖自記所學，實治經說者之新

創也。

經話二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平字季平、號四益、又號六[illegible]譯、蓋自述其學術思想之變遷也、[illegible]又稱六易、原名登廷、字旭陔、蜀井研人、光緒己卯舉人、己丑進士、朝考後授知縣、以不欲離鄉里、改歸教職、歷任龍安綏定各府教授、又主講資州安岳各書院、從游者極衆、門人弟子遍全蜀、以經學名世、人稱廖經師而不名、惟主今文家言、頗多詼奇精玄之論、然其學深邃、夐夐獨造、雖反對者亦欽服其思想之精、考証之博、此書即其經學雜記、蓋泛論諸經、歷訂各家得失、謂釋道入門、均有戒律、儒林恣肆、無所折守、思窺精微、先立章教、首戒不得本原、務循支派、二戒以古亂今、不分家法、三戒自恃才辯、口給禦人、四戒支離衍說、游蕩無根、又謂以上四端、高材所忌、中賢以下、其敝可陳、不守古訓、師心自用、如何邵公之誤用董說、劉申受之鈔襲何注是也、次不識堂奧、依傍門户、如陳卓人、陳左海是也、次違背傳注、好作新解、株守陳言、牽就附会、如六朝諸家株守鄭說是也、次不通音訓、罔識古[illegible]義、鋪張通段、主持偏僻、如國朝諸家是也、以上中才流弊、世所襲用、略為數陳、至於平常、都不陳列云云、故是編即以上諸條為依據、窮原竟[illegible]委、凡各經之篇目真偽、注疏得失、及其微言大義、訓詁典制、靡不一一考證、誠可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矣、上溯孔子訂六經之真意、下論歷代儒者說經之是非、博大精深、會通貫串、實考經學者之新發明也、又卷首署四譯館叢書、是此書猶先生四變之言、尚未至於五變六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粤東皇華集四卷 李氏函海本

清李調元撰。調元字羹堂，號雨村，四川羅江縣人。幼隨父化楠宦遊浙江秀水，受業於大司寇錢香樹之門。旋返蜀入錦江書院。乾隆己卯舉鄉試，補內閣中書。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授吏部主事，歷充廣東鄉試副主考，及提督廣東學政，滿任擢直隸通永道。後因塗稿被遣戍，贖歸，遂不復出。調元本世家子，喜蒐書，嗜金石，於學無所不窺，凡經史百家以至稗官野乘，皆有撰述。又輯刊函海叢書，稱重藝林。此書四卷，即主考粤東時沿途及任所紀事之作，故名皇華錄，取觀光采風之遺意也。前有乾隆丙申程晉芳序，謂雨村丈以甲午之夏奉命為廣東副典試，往返六月，凡所經歷悉紀以詩，刪汰改易，又二年刊成，窃以為今之試使，亦猶古太史之採風，乘輶軒周四國，而風謠美惡必兼收焉。至若記其風土，詢其政教，復命以待顧問，則古今一也。故皇華之詩，以咨諏詢度謀五事為本。夫使者於所过溪山之出毀興替所從來，民風之滛

薄，曾不考而知焉云。於此篇之作，議論極允，故是書雖記其見聞吟詠，而多關風土民情、人物軼事，頗可攷證。按嶺嶠為人文薈萃之區，古蹟尤多。昔王漁洋、朱竹垞咸經其地，皆有撰述，一一可據。雨村固以詩文名世者，此集詩文雄肆超詣，不愧前賢，洵稱佳作。又氏輯有粤風四卷，則皆獞猺歌謡，亦在粤所選輯也。

孫春臯集四卷 道光刻古棠書屋叢書本

清孫澍撰、澍字春臯、號雨田、四川松潘縣人、由廩生於嘉慶二十五年己卯[illegible]舉於鄉、道光初元計偕上都、三薦不售、十二年授川南綦江縣教諭、與兄鉷皆以文名世、稱岷陽鷲溪學者、又與鉷輯刊古棠書屋叢書若干種、[illegible][illegible]此集四卷、詩文各半、卷首有兄鉷序文一、謂澍弱冠時、修談經濟、不欲為詩文人、故平生所作、應酬之篇、率不留稿、自去年蒞學告養、同居鷲溪村舍、與予倡和、始少以文彩自見、故其著述僅此云、其卷一二為古体近体詩、命意遣詞、樸茂而鮮清雅、卷三四為文鈔、共四十篇、多序傳碑文、文亦如詩、[illegible]古質而未精潔、蓋鄉曲之儒、所見未廣、則此已足名家、[illegible]其文集中如高卯史學序、綦江縣新城碑記、杜宇開明前志序諸篇、因見聞所及、亦多獨到、而為境外學人所不及知、不能言者、如傳說所云望帝杜宇、俗名子規者、實有關蜀中古史、惟年悠世遠、史志無徵、而蜀中各邑、猶有遺跡、故文中有請修杜宇[illegible]祠墓書、及杜宇山志、皆能詳其變遷、証其謬妄、知澍亦好[illegible]古敏求之士、特未臻於精粹耳、[illegible]其兄孫鉷瘦石文鈔、有澍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小方壺試律詩二卷　春皋外集二卷　道光刊古棠書屋叢書本

清孫澍、孫馮同撰。澍字春皋，四川郫縣人。嘉慶己卯舉於鄉，道光間任綦江縣學教諭，與兄鎮皆以文名，自綦歸後二年即卒，著有孫春皋集。子馮字岸夫，幼穎悟，能詩文，邑稱神童，舉茂才，後弱冠即沒。鎮悲其弟澍之早逝，復傷其姪馮之未大成，乃編訂遺稿，刊入古棠書屋叢書中。首為馮之小方壺試律詩二卷，後附其馮父春皋外集二卷，合為一編。前有鎮序。按試帖律詩，雖小技，無當於道，然明清以來數百年取士，實由於此，其佳者亦可見其巧思新詞。按清代鄉會試，三場八股策論外，兼試佩文官韻五言律詩一首，學者尤為盡心，故坊間嘗有某家試帖之刻，以為末學規範，亦足見太平治郅，人文之盛，即一技之微，而風會成式焉。最早者，如河間紀昀我法集、及吳穀人正味齋集內館閣体。此二編則父子二人擬作，雖不足道，亦可徵當時揣摩風氣，而文人學士莫不埋首於此雕蟲小技。書中頗有佳什。又鎮之刊此，亦見其手足骨肉之深情矣。

永清庚辛記略一卷　光绪刻本

清高绍陳撰。绍陳字謙甫，四川重慶江北人。光绪间以舉人分發直隸，庚子夏任永清縣知縣，後又調清河、青縣各劇邑，官至觀察。所至皆著政績，且富謀略，懷忠義。宰永清時，正值拳亂，是地屬順天府，密邇京师，绍陳到任後，剿殺亂匪，撫綏良民，又出入聯軍，交涉和議，備極艱危，卒得保全地方邑民。此書即紀當時見聞與拳匪始末，蓋自記其險阻辛勤，未欲向世，後為友人及清河邑绅共謀付梓，故卷首署渝州高绍陳藏稿，前有邑绅張鳴宸等數十人序，末附訓導李芳跋，因其時已由永清調清河矣。所述始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十六日奉檄權永清縣篆，按月記録，中記拳民之設壇起事，英國教堂教士之被燒殺，至十月德兵千餘即侵至邑西门外，殺傷數百人，英法兵亦継至。次年辛丑，高氏見洋兵壓境，中政無主，乃挺身當其衝，與英軍交涉，卒成和約。書中於拳匪起迄，交涉情形，記之殊詳，誠一邑之實録也。按庚辛變，言者多紀京师亂事，回鑾始末，至各地拳匪，幾弗可考，幸得郡邑官绅之有心者，略述梗概，以存史實，如灤州庚子紀事、燕晉弭兵記、畿南事變紀略等，以及此篇，均可與記京师拳亂者互相參证，并足補史志之闕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慶防記略二卷 光緒戊戌刻本

清惠登甲撰。登甲字蓮塘，甘肅慶陽人。光緒初以廩貢生授徒爲業，後任教官，不任改幕。擢慶陽居隴東部，於清屬涇原道治，古名安化，唐天寶後廢，故卷首署安化惠登甲著。此書記清末陝甘回匪之亂，地方破壞不讓髮捻諸役。惠氏譔著本書之旨，以大劫之後，文獻蕩然無存，特秉案牘餘暇，翻閱舊稿，詳核纂述。號郡志無從搜求，具此略見一斑云云。前有光緒二十三年自序，末附門人楊映實跋。其紀事取編年與紀事本末体。自序謂：目擊生灵之慘狀，痛不去心，幸兵燹餘生，獲得親見安還閭閻，既患，不忍不記，是編以二年熙制軍駐節爲始，以九年左爵帥善後爲終，八年之中事皆徵實，不欲增飾浮詞，聳人觀聽。即有得自傳聞者，必詳加考詢，務求詳當。先爲提要，以發其端，次乃據寫事實，間或參以私論，牽引陝事，與本省全局始末，欲其窮原竟委，燦然明備。至防慶名將帥，不敢稍存寬恕，蓋以勝保誤秦川而遠向死，成祿殘高台，而監候斃。篇中記事未必盡合作裁，因不要質之當世，故文字工拙概所不計云云。是此書內容及作者旨趣於此可見。按清季陝甘回亂，實洪楊捻匪役後一大事變，卒以老湘軍及左宗棠之力，得告平定，而其中經過情形，言者各異。此編記載，既求詳實，而作者復係身歷，自可徵信，故此書一出，世人皆称爲信史，良非虛譽。其述光緒初葉陝甘八年之事，綱舉目張，條分縷析。其下筆不苟，紀事謹嚴，尤足多矣。且是書雖記慶防，實並及關隴。楊氏跋語謂湘軍記、平定關隴紀略，但及慶事，而傳聞異辭，間有失實，此書真見確聞，無私無飾，洵千載所不泯也云。考之內容，校以原書，即足証其真偽，且流傳殊少，不亦重可貴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禦寇略三卷 光緒刻本

清楊積中撰。積中字吉裳，山陰布衣，遊幕皖省有年，在太和最久。咸同十餘年中，髮捻兩逆相繼煽亂，蒙毫潁壽被擾最甚，皆密邇太和，乃能保其城郭，而積中襄贊之力最大。時邑令凡歷三人，而文稿示諭、禦賊計畫多出積中之手，因自為刪輯，訂為三卷，以存史實，不僅有關地方掌故。實髮捻之役在皖之重要史料也。卷前有續慶、熊鏡心、胡志章三序，末附積中自跋。胡序謂楊君館太和最久，正當多事之秋，凡練兵籌餉設防、保城以及善後諸大端，當時早作夜思，動中肯綮，君實有贊襄之功。閱歷深，故謀之也審；見聞熟，故言之也詳。追念疇昔艱危困苦，出其所著輯稟示各稿，名之曰續禦寇略。其自跋云：余棄儒謀食，來皖三十餘年，游歷江淮南北，其間館太邑十載，正值粵捻擾亂之際，邑侯林心柏、侯石甫、楊湛廷諸公，督飭團練，捍禦之力為多。至於稟諭移檄等稿，余與同幕實

襄贊之。余懼諸公功績久而無傳，因檢原稿，整為三卷，前二卷皆余手著，後一卷為余手輯云云。按此書始于咸豐三年四月，至咸豐六年亂平。卷一為城守事，凡十六首；卷中為攻守事，凡十一首；卷下為善後事，凡十三首。全書純錄輯當時原稿，不加刪削，蓋仿前明吳世濟太和禦寇始末體例。按前明崇禎時流寇擾皖太邑，令吳公禦賊守城事，後以其文檔輯為史錄，此編繼之，故曰續禦寇略。二書之性質，皆大致相同也。

國初品級考一卷 舊抄本

清無名氏撰。此書不著撰者姓名，卷首署國初品級考一卷。稽其內容，凡官名、服制多順康間典章法度，故稱國初，與後來典制頗有異同。其次第由正一品、從一品至未入流，皆詳列官名，惟每級之後附註誥封、俸銀、頂戴、官服等，其名稱服色有為後世所無者。蓋開國時政尚嚴格，於此可見。按清代官制多沿明舊，中間亦多改易，迄乎末造，改革損益尤多。如居光宣之世而談清初官制，已渺矣難言。此帙所紀，猶具規模，洵可貴也。如大學士，清中葉以後權位極重，實即宰相，會典中列入正一品，與太師、太傅、太保同一級位，此編則為正二品。又如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及各部尚書，後皆屬從一品，與少師等同，此書則列入正二品。他如後之總督為正二品，巡撫、布政使皆從二品，此書則僅列布政使於從二品，無總督、巡撫名。又內閣學士及翰林院學士，皆兼禮侍銜，後亦不為定制，而內閣、翰林院之侍讀、侍講學士，後皆為從四，此則屬從五。後之知府為從四者，此又列入正四，足徵當時之重視地方官吏，而後來又優遇文人也。若此編所定職官品級等第，與後相較，即足見有清一代之制度沿革。蓋初期政治簡要，故典制極嚴，殆後設官分職，名目既繁，變化亦鉅，自不能泥于成法，然所取內重外輕之原則，固始終未易也。今讀是編，猶可見一則沿襲明制，一則與後異同，均足資考証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永甯山扈從紀程附雜記一卷 光緒庚寅活字本

清孫鼎烈撰。鼎烈字未孟，無錫人。光緒十四年戊子舉人，明年己丑聯捷成進士，入翰林，旋出宰浙東。此書則直漢簽票時，隨扈西陵所著。時光緒丁亥也，故卷首署內閣撰文中書兼辦中書科誥敕事務。前有光緒十六年侍讀學士江甯端木埰序，謂「太史此書於山川脈絡、國家掌故犁然秩然，條縷分析，瞻而不穢，詳而有體，班孟堅洵良史才也」。蓋是編以紀事為旨，附以考証，誠有關史地之傑構矣。書中首紀光緒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內閣漢票簽知會三月初七日皇上恭奉皇太后啟鑾，祇謁西陵，本衙門點派隨扈辦事。次記沿途古蹟名勝，如彰義門、盧溝橋、桑乾河、常新店，以至良鄉、房山各縣，均述其形勢，考其沿革。次記各地行宮及隨扈官員，次述各陵建築及鑾輿威儀，皆極重要，頗關典制掌故。末附各站逐日路程單。卷後附雜記十六則，則見聞所及，可作謁陵遺事也。按全書以紀行宮情形最詳，

足廣見聞，謂駐蹕之地，從官行營內閣在宮門外東偏宗人府之南，矮牀繩凳，可以栖息，方廣尋丈，戶窗明透，可容迴旋，剮牘飯食茶房承辦，日上兩飯，內廷辦事備用，諸處各衙門扈從大臣、京兆尹、直隸總督、藩司、提督、總兵各官，皆宮南曠地安營，廣袤三四里，侍衛八旗護衛營駐宮牆外左右後三面，棚帳棋布，晝建旗，夜懸燈，標識不以字，上而星辰，下而飛走，各出新式，遠望易辨。內監在西朝房，西晝張五色繡鳳旗，長二丈七尺，桿高六七丈，夜懸海天旭日燈，燃燭如椽，竿燈林立，望之如明星萬點，行在規撫整齊嚴恪，儼若天威咫尺矣。後又云，隨扈差畢，見晦若巽之有別離之感，玩月宮前，各衙門棚帳盡撤，燈火寥落，惟八旗諸營及燈城火光與星月交輝而已。上述行宮規制之大，儼然小朝廷。時直當為李鴻章，亦照例隨扈，謂合肥傅相進永定門，停輿購道旁火燒唊食，節鉞二十年不忘翰林清況云云。世人常譏鴻章豪奢，讀此可資反証。按隨扈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事自高士奇東巡日錄以後作者衆矣惟此書於記事考古皆極精詳較之董氏祇謁筆記等有過之無不及也

錦官錄釋地二卷 嘉慶丙子刻本

清李錫書撰錫書字見菴靜樂人乾隆庚戌進士嘉慶間歷任四川蒲江汶川蓬州大邑諸鉅邑並充鄉試同考官為令終身頗著政績錫書於學無所不窺尤精史地所撰錦官錄八種雖考証經史而以地理諸作最稱傑構如圜海圖考及此書均考據精審獨具卓識是編共二卷卷一為職方中始禹貢附黃河運河次職方次春秋卷二雜著綜論古史地之沿革能發前人所未發

前有自序謂中國地輿自禹貢以來或廣或狹大勢無異也地輿之書自廣輿記外編者僅多惟是學者入學以後所誦說者不過經傳其地名今古異稱多數更易心殊悶悶汶山無事取而編之凡一切皆釋以今名自尚書以至通鑑綱目迄宋元而止標其要領所以便讀經史也云云按汶山即汶川縣是氏宰汶川時除纂修邑乘外並著此書其上部篇目首春秋傳列國地名考先錄舊名附以今縣所在起於周終于秦中間共百二

十國、有春秋以前滅者、有春秋末未滅者、備列之、次春秋戰國各地名、而以周魯年號為綱、俾易考核、次禹貢九州考、首附以圖、次論山川、次黃河南徙圖、漕運河圖、職方九州圖、各篇均能引古証今、考其異同、辨其謬誤、下卷為書傳雜著、由上古至宋元、凡都邑建置、州郡區畫、亦貫串經史、稽其始末、誠讀書得閒、而能究其所以然矣、按此編竇氏所撰八種中最精粹者、有功史地、豈淺鮮哉、

釋星圖考一卷 嘉慶丙子刻本

清李錫書撰、錫書字見菴、山西靜樂人、博通經史、屢困場屋、至乾隆五十五年始中進士、外授知縣、嘉慶間歷任四川汶川、大邑各邑令、極著政績、又注重教化、創修地志、去官後寓居成都、故其撰述俱稱錦官錄、其任汶川知縣時、邑處偏僻、政簡刑清、遂肆力著作、先撰釋地圖攷二卷、因並釋天、以本史遷之舊、此書首列諸星圖、第一紫微垣圖、第二太微垣攝提格圖、第三天市垣圖、第四天津螣蛇圖、第五閣道圖、第六五車圖、第七軒轅旗圖、第八天元雲漢圖、次論二十八宿之星名方位、按是編雖言日星陰陽、而以桑蠶農事為主、不涉妄誕、足見作者特識、其取材則據禮記月令諸書、集前人之說、而參考以成、自謂未敢妄談休咎、拾漢唐儒者之餘緒、欲使分圓周天之象、舉目昭然、至此卷之病、蓋雖儒者之論、仰觀天象、考証星名、惟仍不出陰陽吉凶之說、以為天之有日星、猶

地有人物，故人事與天象，相為呼應，本一氣之流通云。考中國自來學術，雖同究天象，而有歷算與術數之別。舊時之論天文者，多以星象附會，至明末西歷輸入，以算測天，於是歷算、術數二者之分更明。然守舊之儒，不明科學物理，仍以人事窺天道，故一言天象星宿，即涉休咎。此書作者，雖不附會迷信，因不明歷算之理，其論星象亦僅考証二十八宿之方位度數，不能有所發明，然較之陰陽家言，固有間矣。

希姓錄五卷　光緒廣漢刊李氏函海本

明楊慎撰。慎字用修，號升菴。年二十四，登正德間廷試第一，授修撰。世宗立，充經筵講官。大禮議起，慎與同列伏左順門力諫，帝怒，悉下獄，廷杖，削籍遣戍雲南永昌縣，卒年七十矣。慎投荒多暇，書無所不覽，著述極富，凡百餘種。此書列舉古今少見姓氏，依韻列為五卷，足見其博。前有童山李調元序，謂予讀朱竹坨翰林年譜，見翰林十六七歲時，王廷宰鹿柴屢舉數十古人名屬

之對，對皆工整。王曰：此人必以詩名世，取材博矣。蓋讀書記事蹟較易，記姓名較難，嘗見人談往事，始終臚列，獨至不能舉其姓名為恨，所謂博聞強記者安在也。茲閱先生希姓錄一編，姓率隱僻，人亦不少概見，非如昔人所云暗中摸索而自知者，惜不令好古者與上下其議論，其服膺又當何如也。李氏亦通人，其論此書之難，與作者之博，頗中肯要。至書中次第，全依韻譜，卷一，上一東至十五刪，卷二，一先至十五咸，卷三，一董至

三十賄、卷四一送至三十陷、卷五一屋至十七洽，所錄姓氏由唐虞上古至明季本朝，於每姓名之下均注出處。惟本書著錄亦多習見之姓，如龍魯洪閻等，而美中不足者，一為取材多屬秦漢古籍，其人事蹟不可詳考，似應多錄近人，則讀者更能明瞭；一為古史中凡人名、地名、官名多不可分且至今猶有未為定論者，故間有官名、地名，而實非姓氏者。然此小疵固不足掩其雅博，觀乎此編，即知古今來氏族之盛衰及姓譜之源流矣。

器物譜一卷 光緒刻本

元費著撰。著四川華陽人，嘗舉進士，授國子監助教。居母喪哀毀骨立。歷漢中廉訪使，官至重慶府總管。明玉珍攻城，遁居犍為而卒。有《成華紀麗譜》《蜀錦譜》等述成都風俗物產之勝，《四庫》皆已著錄。按氏著作極富，與兄克誠均負時名，人稱成都二費。此書一卷，專紀蜀中歷代出土器物，自成家言。中並附圖說明。首記玉璧、玉印各一，謂公孫述起成都自號成家，二玉之文殆述作也。次古鐵鑑，次六面銅印，附篆文圖六，而考釋之。次記崇寧六年，知府王公古修築嚴真觀，五月於觀之西南隅得鼎壺缶各物，鼎有篆文可考，共器凡九，大小異形，製作奇古，非世所常有，因刻其名物於石，九器則歸諸天府，今摹置左方云。所繪各圖均極精細，惟中缺一，共僅八圖，與今日所見商鼎周缶大致相同。次記建炎初小金印，文為漢破虜羌侯五字，分作三行，按說者以漢土德故印章以五成，此先漢時物，但不知封侯者何人，又虜

羌二字連稱、亦史冊所未有、猶待稽考、次述唐昭宗賜陳敬瑄田令孜二鐵券、恕以十死、後附券文頗資考證、按隋唐五代時、開國之君、嘗賜功臣鐵券、以示恩寵、然以物寄信、亦已末矣、余游杭時、曾見五代末越王錢氏子孫所藏鐵券、其中亦有九死不死之言、考之記載、蓋出徐氏手筆、且其原稿今仍保存、誠天壤間希世之寶矣、足與此書互証、故是編雖屬譜錄、而多關史實、可考見吾蜀古代之文化官制、惟古物奇器作者元人、已莫能詳、則吾人之疑、又焉能明耶、

著本

錢幣譜一卷 光緒刻本

元費著撰、蜀之華陽人、第舉進士、授國子監助教、官至重慶府總管、後明玉珍攻城、避居犍為、旋卒、著博學多聞、稽古敏求、與兄克誠均有名於時、人稱成都二費、其著述多關四川之古物文化、如蜀錦箋紙諸譜、雖記一土產之始末、而能發前人所未發、今之考前蜀風物者、猶考鏡焉、此書一卷、其內容在食貨志與古錢錄之間、殊極重要、書中記全蜀自古迄元之錢制、頗可見蜀中之經濟情形、固不僅資考古也、始于公孫述據蜀、始廢銅錢、鐵官錢百姓貨幣不行、其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後述雖滅、猶用鐵錢、以二當銅錢一、次紀三國時蜀中錢貨、謂昭烈帝攻劉璋拔成都、士卒皆赴庫藏取寶貨、軍用不足、乃鑄錢一當百、平諸物價、又曰直百、見典、陳志互相參攷、書中歷述各代幣制、備極簡明、惟蜀錢均質重於值、於是民間多私鎔以取利、如大中祥符七年、淩公第等請鑄大錢、謂民有盜鎔大錢一

千、範為器用，可售錢二千，故盜鎔者衆，言錢輕則行者易齎，錢少則鎔者鮮利，故請改鑄，所記直至元初，蓋自宋紹興以後，罷嘉邛二監，改鑄折二大錢及將崇寧大觀折二大錢並作三行使，故著云逮今行之，以為利焉，按各史食貨僅言錢法，不及民間經濟情形，而昔賢錢志，如洪氏泉錄等，大祇考錢象，更不及行使，且不專紀蜀錢，此篇以蜀人見聞，稽其始末，論其得失，洵蜀泉之紀事本末也，若以本書所著，証之泉錄，更可明昔日蜀貨典制，其有功鄉邦文獻，豈淺鮮哉。

全蜀藝文志六十四卷 光緒重刻本

明楊慎輯。慎字用修，號升菴，四川新都人，登明正德間廷試第一，授修撰，武宗微行出居庸關，慎抗疏諫，世宗立，充經筵講官，旋以大禮議起，帝怒，慎與同列王元正等悉下獄廷杖，遣戍雲南永昌衛，卒年七十餘。按慎為進士廷和子，家學淵源，博學強記，明世記誦之博，著述之富，推為第一，其投荒多暇，於書無所不覽，其撰輯除詩文外，雜著至一百餘種，有升菴集八十一卷。天啟中追謚文憲。此書凡四十六卷，乃集各代蜀人著述，編次而成，其內容分賦、詩、策、詔、敕、表、疏、狀、書牋、書序、記、銘、頌、碑文、雜著、碑目、譜、跋、行紀、題名等，每類之下，並附分目，凡文章體例，略備於此。卷前有嘉慶安岳譚言藹、俞廷舉序，及慎自序，與光緒末安岳鄒蘭生序等。因此編出世最晚，均屬抄本，初刻於嘉慶，謬誤極多，至光緒時重刊，即此書，故四庫未爲著錄。按蜀人著述極多，散佚亦甚，此書所錄雖

非完備、而已卷帙浩繁、各體具備、不啻昭明文選
使歷朝蜀人著作、得以考見、實有關全蜀藝文
固不僅足為文章模範已也、惟此編止於明
朝中葉、余甯擬續輯、使迄清末、或另輯二編
稱為續志、以供徵文考獻者之取材、所惜者
此書於作者未附小傳、致年遠事湮、無從稽
考、殊美中不足、楊氏八旗文經之附作者
傳略、其體例實可取也、

貢園詩鈔五卷補遺一卷 民國癸亥成都嚴氏自刻本

清嚴嶽蓮撰、嶽蓮字雁峰、別號貢園、晚慕鄭
遨之為人、更名遨、原籍本陝西渭南人、先世避難入蜀、
遂家焉、其叔祖樹森、又以蜀學通籍、官至卿貳、乃奉
室入居成都、嶽蓮初補博士弟子員、時湘潭王闓運
主尊經書院、蓮自請就弟子列、由是治左氏春秋、古文
尚書、為王氏門下大生、光緒間以捐輸候敘知縣、甲午
謁選入都、以國家多事、竟不引見而歸、以故業富
饒、於是出鉅金蒐集海內精本、得五萬卷、築貢園

書庫藏之、成都藏書家、以氏稱首、與蜀中名流廖
平、宋育仁等俱友善、著述極多、此書則其編集、
卷前有廖平、張森楷諸序、末附宋育仁、王樹枏序、
平、金正煒等之墓志銘表、及家傳等、書凡五卷、卷
一二皆既冠集、太華歸來集、共數十首、卷三四則
辟咡集、既冠集、太華歸來集、約三十首、卷五亦
辟咡集、太華歸來集、末附補遺一卷、全書除吟詠景
物外、頗多記事考古之作、如卷三同州聞從大父中
丞凶耗哭以詩、又詩凡八首、即述咸豐時內外諸大

事、且附小注，可稱詩史。注謂繼胡文忠撫楚，大軍無後顧之憂，未及平而免。又詩中有羽書西事急，推轂慨馮唐。注云：回變急首疏薦多忠勇。詩又云：封事走英法，無衣女舜堯。注云：英法之役，祕摺言事極多。此皆有關掌故祕聞，可窺當時之軍政大計，及政治內情。其最重要者，則補遺中有東鄉行長歌并序，紀清國光緒乙亥四川東鄉之變，此為清季四蜀中大案之一，因牽制極廣，其是非曲直與事實真相，當時言者已極混淆，此詩此序，則詳述始末，辨其曲直，誠地志

之取資矣。綜按全編，作者學識博雅，且好蒐書考古，故其詩歌亦非空論，而紀事尤佳，至其詞藻家法，雖非宏著，究不足病也。

孝友堂詩文稿三卷 同治五年刊本

清張德基父子三人撰。德基字馥軒，山東高苑人。卷中署古苑張馥軒氏。德基於道光間由州縣官至刺史。其長子張調字鼎元，於咸豐初年以利津學博分發陝西權篆宜川西鄉各二次，甲寅又調山陽，作宰秦中極久。次子訥字敏生，則奉養家居，著述自娛。前有族弟蕙圃序及訥自序。訥序謂挂名銓部，不事場屋，先兄久仕學博，超升

縣令，遠宦陝省，奉養無人，予因棄置仕歷，定省晨昏，有時撫几吟詩，閒窗弄筆，攷古金之款識，証貞石之藝文，古人墨蹟丹青，或一題跋聊作却病延年方耳云云。可見張氏父子皆工詩文，且好風雅，固非俗吏，而濟美一堂，尤稱盛事也。本編共分首次末三卷，而各卷復別為上下篇。卷首德基著首詩稿，次文稿。文稿中頗多重要之作，有關史實，如緬寧誌略、重修緬寧書院記及猛

緬歸流原委等篇，皆德基宦遊滇緬記述其風土民俗，足供言邊陲者參攷。此卷署錢峰詩文稿，次卷首為畫船詩稿，次畫船文稿，為其子張調撰，詩文亦多紀事，詩稿多屬宦秦中作，文稿則有考古紀事，其末卷為張訥撰，首為滇生詩稿，次署滇生文稿，因其奉養家居，故所記多山東事實，亦多時事及考古，最要者如守高苑城記，紀咸豐十一年髮捻竄擾東省事，以紀事本末體

述其始末，後附雜記遺聞，記僧格林沁督師剿逆事，殊關史實，故全書雖名三卷，以上下分之，實六卷矣。父子三人之作，各有其長，或記邊防，或述時蹟，他如考証金石題跋書畫，亦多佳構，求之當時州縣中，誠有心人而不可多得也。

紅鵞書屋匠心集不分卷 乾隆乙亥原稿本 五知書屋藏

清金器撰。器字雅峯，古越人，經歷不詳，據卷首序言，謂金君野亭名器，一字丹壑，又號雅峯，戊戌傳臚補山太史之季子也，以貴公子受知於督學于耐圃先生，奮志棘闈，年未三十，詩名播海內。又詩中自注稱乾隆四次南巡時，欽賜舉人中書，因器時協辦沿途兼放支應局柴炭局等差，及兼辦行宮營盤等查視工程，於乾隆三十一年入粵，掌教寧陽書院。此書

共四巨冊，不分卷目，前有乾隆乙酉吳雲步、吳元會、孫大夏、張景沅四人序，各序之後皆蓋章印，卷中首頁亦有作者三印，蓋稿成而未付梓者也。觀書中如寧字等，均不避忌，確係當時原稿，古今詩體計數百首。按此集其詩詞雖不盡精妙，而學識博雅，交遊廣闊，於斯可証，故全書之長，一為其紀事各章均附詳註，或閒掌故，或考金石，間及風俗名物，皆足廣見聞，有裨學術，一則所錄師友倡和，皆記其略

歷中多文人學士有為後世所不知者於此均可考見不啻以當時學人小傳附於卷中也且讀此編知是不祇工於詩文並深通學術溯源竟流如咏中秋江南幕府玩月即考究江南勝景與中秋故實此雖制義之學抄襲類惡然亦徵其博聞強記較之空疏者流固有高下之判矣

桐雲閣集上下卷 同治重刻本

清楊庚撰庚字少白四川江安縣人嘉慶癸酉科舉人工於詩文以教職終因其文詞精美當時學子無不宗之故其名頗稱於世此書所錄各篇均其得意佳構雖多制義體裁亦可見其文藝技巧矣卷首署楊庚著下署峩眉張熙宇玉田輯評大城王植桂馨山輯註卷上計五十餘篇卷下共四十餘篇凡其詩文皆構思精密運詞雅潔誠不愧大手筆也如詠東坡說鬼云莫將無鬼論饒舌向東坡蜀國酆都地鍾馗進士科秋墳詩許唱夏鼎字休訛嘯月迷春竹吹燈帶女蘿其字句皆見巧思聞之吾鄉故老云清中葉後試場文字另成風格而各省士子則取名家十餘人之詩文奉為楷模朝夕摩仿心領神會其普及無異五經四子其潛力或猶過之庚即其一也於文格風氣影響至鉅今讀是集典雅優美實具特長而舊文中所謂扣字點題諸妙尤見精

巧宜當時士人奉為津梁也。故此集除詞藻外雖不足觀，然其關係文運風氣，則不可忽也。考其影響，由嘉道直至清末，行之百年，亦偉矣哉。

兩宦江南記略附淮程旅韻判餘隨錄各一卷 光緒元年乙亥刻本

清海霈撰。霈字蕉壑，滿洲鑲藍旗人，又號俟園。以其先人四世皆任知府，因又署四傳太守。由監生出身，同治七年任刑部直隸司掌印郎中，於己巳守會稽。壬申以母憂解組歸里。甲戌復出署江西章山郡守。有俟園集。霈為人頗有風致，長於文學，實旗下士之達者。此書不分卷目，凡為三部：首兩宦江南記略，次淮程旅韻，末判餘隨錄。前有蔣愈昌序。其兩宦江南記略，則紀述先後守會稽章山情形，描寫景物，文詞清麗，體例頗似遊記。其淮程旅韻，除與幕友吟咏外，多輯錄別人之作。自記云：自都門至淮上，陸程幾二千里，由淮登舟，水程亦二千餘里。自淮達江，蓬窗獨倚，選韻吟哦，自作蛩音，不耐人聽，稿多棄而弗存。而陸程所經旅邸題壁詩詞頗多佳作，大都天涯羈寄，勞人思歸，自寫其抑鬱不能已之懷，故於姓氏略不加詳。每當斜陽在樹，歸鳥穿雲，小憩解鞍，拂塵伸紙，擇其尤者錄置行篋云云。此卷所輯，雖多係題壁詩文，中含譏刺，實關各地山川風物，且多無名氏之

作故能自由抒意不鮮佳妙與酬應倡和者固有間矣末判餘隨錄則均各地風俗民情之記載首為杭城冬日竹枝詞並附小注可作杭州歲時記讀也次記元宵次開門七咏以柴米等日用品物為題各系以詩亦多佳句如咏柴云何物能逃兵火劫此中或有棟梁材足稱妙語名言觀全書所錄皆注重由北至南沿途景物殿以風俗歲時是作者不僅胸襟曠達亦有心人也

惜心書屋詩鈔 光緒己丑刻本

清王正宜撰正誼字筱荃四川達縣人中道光戊子舉人壬辰成進士咸豐間官農部員外郎因典圜典同曹諸公為當事者摭圜法誣陷刑獄同治改元事白蒙恩釋罪復官上鑒其誠授河南按察使旋即解組歸里其生平政事文章為世所稱此書為其遺著初刻於巴中流傳甚少迨光緒間年家子李嘉績重為校刻即此本也按正誼為蜀中賢達不待文章始顯而其文足徵後世本編一卷各體均備其命意構詞古茂淵雅大氣盤礴均非淺學迂儒所能道且其紀事頗多詩史如濡須舟中十首即述江南洪楊事蹟與當時地方社會情形並附詳注足補遺聞如第五首云請罷書回便叙功五千貂錦仗元戎（注云掩敗為勝冒功濫賞不可紀矣）漬圜往日愁淫雨（賊每銜雨而出官軍袖手）助逆今朝怨順風（賊乘風上下往來自如）儘有書生能殺賊（勝間學保戰頗力）豈無猛將已成翁（陳提督金綬年逾七旬）新塘夜夜

飛螢火、一院瓊花隕故宮（揚州婦女淫殺殆盡）詩中於清軍將帥之怯弱及官吏庸汙、皆指名記載、不稍隱飾、足徵信實、非官書曲筆夸誕所可及也、且所述清洪兩軍典章軼事、足資攷証、余前撰輯太平天國叢書中附洪楊詩史三卷、即著錄此詩、蓋以其紀事翔實、可供史志采擇也、

莪秀堂詩鈔四卷（光緒間李氏代耕堂校刊本）

清朱世重撰、世重字石亭、四川莪眉縣人、中道光壬午科舉人、才華絕世、學使衡山聶蓉峰稱為魁天下之才、累上春官不售、奔走四方、作幕南北、終於窮困以孝廉終、時人惜之、與名流李東園楊翰等相友善、遺詩十二卷、犍為鄧玉潭素服其詩、同治庚午初刻於嘉州、張查仙蜀詩略曾錄載之、惟鄧刻流傳未廣、至五十年、李氏乃選其精華、重刻為四卷、即此

本也、前有自跋及吳春颿李崧霖楊翰諸人序、全書由卷一至卷四、均古今詩體、共一百六十餘首、其中頗多記事及遨遊南北之作、詞句清麗、才氣縱橫、讀其詩即可見其人、然窮而後工、今昔皆然、雖遇不偶、而其發為詠歌、哀而不傷、怨而不怒、亦可見其修養之深矣、如詩中嘗有英雄多失名中意、庸碌翻蒙意外名之句、雖懷不平、而多含蓄、至其詩派、頗似盛唐、其功力才氣、兩足赴之也、

水屋賸稿二卷 道光戊子刻本

清張道渥撰。道渥字水屋，山西平陽府浮山人。乾隆嘉慶間以明經判醝廣陵，旋授四川崇化知縣，復署簡州。謝序稱其尋由州判竟改監州。剛揮蜀道之絲，促綰簡州之篆云云。後又北調直隸霸州、蔚州二州牧。浮山縣志有傳，惟太簡略。謂其工詩，善書畫，時稱三絕，性戇直，喜交遊。其詩嘗為袁簡齋太史采入隨園詩話。按道渥為乾嘉名士，性曠達，人呼為張瘋子。與當時名流張船山、法時帆、孫淵如、羅兩峰等均極友善。其詩畫已名重當時。是編上下二卷，前有道光八年王茂松、謝玉綵序及浮山縣志水屋小傳。全書多懷人感時之作，而頗関軼聞，猶可見乾嘉諸老之流風韻事及文人習尚也。其最重要者，如紀崇化風俗民情，蓋其地羌僰人多，弗詳。本書卷上之崇化屯署在屯塞食節、喇嘛撻鬼及志怪諸篇，皆述邊陲夷事，並附詳注，可考見昔時夷人情形。次懷諸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為法時帆祭酒、羅君兩峰、吳穀人侍御、董君小池、桂未谷明府、蠧瓦癡、孫淵如觀察、宋君芝山，亦紀其生平兼及嗜好行事，足資掌故。如謂孫淵如喜金石，多外好而有斷袖之癖，及未能飲；穀人善畫，又羅氏喜畫鬼，法氏好客居淨業湖名詩，皆有風致，如見其人。下卷則多題贈，或為遊記，或考古蹟，末附水屋逝後師友輓詞，則記述其平生遺事，大略言之。上卷為由揚謫川及居蜀之作，下卷由川北來，紀其見聞。其文清雅，其性曠達，故精采實多，且不拘格局，自成一家言也。

錦官録制義一卷 嘉慶乙亥刻本

清李錫書撰、錫書字見菴、山西靜樂人、博學多聞、深通經史、而屢躓塲屋、至乾隆庚戌始成進士、嘉慶間授四川知縣、歷任汶川大邑蒲江蓬州各縣令、及鄉試同考官、所至立學校修邑乘、去官後寓居成都、遠近士人均來問學、以居錦城、故其著述皆名曰錦官録、此書又名藥石山房文冠全書八種之首、前有自序二、謂自乙未秋入蜀為汶川令十年矣、因檢自乙未至戊辰十年中所存者十餘首、彙為一帙、自戊辰後八年至乙亥、每年得一二篇、積之又得二十藝、困頓之狀、不異龍場覊絆之年、又同典屬附之於梓、已覺汗顏、示之於人、不堪唾面云云、是本書前部為嘉慶初年至十二年之文、後部則為十二年至二十年所著、因其明於經史輿地、故其論述皆非空言、其文亦邁乎恆流、按此科舉文字、於實學無足重輕、然錫書以一代通儒、法之者衆、其本身雖無大用、而演為風尚、久而不泯、影響之鉅、較之他著尤深入人心、此在當時固重視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雙桐書屋賸稿二卷 光緒丙戌刻本

清李先謙著。先謙字東園，原籍順天通州人。其先世官四川峨眉縣典史，遂占籍成都。氏當幼年即能文，累試輒冠其曹。於道光乙酉考取選拔貢生，詣都。戊子八年舉順天鄉試，甲辰出為雲南知縣，復署羅平、寶甯諸鉅邑，歷任有聲。為制軍林則徐所賞識。戊申以憂去，歸蜀。廬墓終制如禮。此平生遺著，凡詩文不下千餘首。惟既成章不留存稿，是編共上下二卷。前

有毛鳳枝序、顧聞第跋及曾錫齡所譔家傳。其上卷為古體，下卷為近體，於各地景物古蹟名勝，皆有記載吟咏。固不僅吟風弄月已也。按先謙以名孝廉歷宰繁鉅，其政績為人稱道不衰。今讀此編，其詩悱惻纏綿，寄興深遠，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觀其文詞，即可知其政事矣。而其神韻古茂淵雅，胎息唐賢，非才學兼長胸襟浩落者，不能有此。至氏以半生經濟屢鎮雄州，治匪開礦，為滇循吏，是又不僅以

詩傳也。

樓山詩集六卷 光緒重刊本

清王恕撰。恕字中安，號樓山，四川安居人，即今銅梁。康熙六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雍正初元由吏部員外郎升郎中，尋充貴州鄉試正考官及會試同考官，歷任江南江安糧道。乾隆元年升廣東按察使，又升布政使，官至福建巡撫。其子汝璧，號銅梁山人，亦官至巡撫。父子俱以詩名，誠韻事也。此書六卷，前有黃之雋、沈大成二序，及國史列傳。本書凡古今詩體大致略備，其師高文良即工詩詞，亦恕鄉舉座師也。然文良雅尚中晚，恕詩則主盛唐，抑亦善變矣。觀此集具才華，雖不逮其子之茂，然自寫其性情之真，且兼資載籍之博，出之自然，動中律呂，故其詩涵蓄宏演，雄厚俊邁，可謂溯騷頌，直達少陵，其源流固有自矣。按恕嘗自編其詩，繫以時地，凡三百餘篇，然按時地以考其詩，則生平散佚亦不少矣。嘗考蜀中詩派，自唐之陳拾遺、李供奉，宋之蘇端明，元之虞道園，明之楊孟載，皆蜀產，而後五子之銅梁張肖甫，又恕同縣。由今觀之，則其取法先賢，力追前軌，故能超越恒流，而銅梁詩學之盛，亦全蜀所僅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銅梁山人詩集二十五卷 光緒重刻本

清王汝璧撰。汝璧字鎮之，晚號銅梁山人，以其籍隸四川銅梁縣也。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舉順天鄉試，三十一年成進士，由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歷任直隸順德府、保定府知府，嘉慶初陞山東按察使，旋遷江蘇布政使，官至安徽巡撫、禮部右侍郎，十一年卒。汝璧才華清雋，圓渾超脫，此書蓋集若干種而成。當時每一集出，世爭傳鈔。錢文端公有汝璧有抉堉清才之目，尤賞其詩，並以其出入風騷，淹通奧衍，加以才

識突過前人，宜其自成一家也。此編共二十五卷，內容次第為長水集、藤花集、居來集、坳堂集、居庸集、恆山集、華不注集、具區集、皖山集九種，每集之前冠以小敘，述其旨趣，詳其由來。全書首為乾隆壬子李如筠序，次嘉慶八年洪梧序，次宋鎔序，次國史列傳。其長水集乃居嘉興時作，時與舅氏錢文端公同居，自謂取問字長水之年，志不忘也，凡三卷。次藤花集，則通籍以後為吏部郎，每晨珥筆藤廳，鈴摘紙尾，小敘云：偶一吟一詠，輒為人携去，故銓部十年僅得詩二卷，曰藤花集，曰玉脂山房集。玉脂者，先中丞公所遺硯也。玉脂集為江津王虎臣李廉携歸蜀中，今虎臣久歿，詩必無存，存目焉耳云云。故全集無玉脂之名。次居來集，居來者，銅梁山名，汝璧哀其所著詩獨逸玉脂集，訪之蜀中，數年弗獲，其甥吳鼎乃於江津虎臣家得其原本，實以居來山名集，而玉脂乃氏晚年所改，因為補入，仍存原名，故此編前有吳鼎序，述其始末，即玉脂集也。次坳堂集，則守順德、保陽時作，因鮮餘暇，語多率易，然佳句實多，蓋不經錘鍊，漸近自

然也。他如居庸集則在宣化，恆山集則在正定，以至具區、皖山，多以地名，並紀時序。綜觀全集，其詩精警，洵足名家。且以坳堂集為界，因以下則守保定以後作，前者浸沉風雅，後則醞釀經濟。作者除此集外，又嘗撰易林注、漢書考証諸書，及星象句股闡述之言，不下數十卷，但脫即散軼，未能流傳，亦可見氏學識淹博，不僅工於詩詞也。

蜀燹述略六卷 光緒活字本

清余鴻觀撰。鴻觀字蘭閣，四川金堂縣人。由拔貢生屢試不售，初幕遊兩川，旋授夾江縣訓導，後充同文書院講席，博綜經史，品端學粹，為蜀中宿儒。此編乃紀咸同間髮匪竄蜀事禦寇諸人事，取傳記體，書凡六卷，而以忠孝義烈四類別之。前有學使吳樹棻、成都知府王明德諸人序及自識，作者自序，謂明季獻賊之禍，猶有紀載，嘉慶元年達州教匪滋事，蹂躪數省，石香村居士著戡靖教匪述編，咸豐九年滇匪李藍二逆竄蜀，塗炭四十餘州縣，髮逆石偽翼王相繼窺邊，賊勢猖獗，時凡忠臣孝子義士烈女殉難者，不可勝紀。賊平後，各府廳州縣續修志乘，立採訪局，然其時地方初經兵燹，有因無欵而寢其事者，有糜費數年而未成書者，有書既成而采集未多，附會不實者。回憶少時，身歷劫火，目覩烽烟，亂離勞苦，得諸見聞，棄書簡冊，已然成帙，復訪求近人著述有關蜀亂者，無不采錄，上自將帥員弁，下至士紳婦女，均略紀其行誼事蹟，大旨以忠孝義烈為準，他如名流議論，四方災祥，其與本事有涉者，即附錄於後，以備參攷。取忠臣孝子義士烈女，分為四部，都為一集，草創成名曰蜀燹述略，謹述舊聞而略紀之云云。全書內容及取材，皆於此可見。本書於每傳之後附以評論，倣史漢例，稱余澥村曰，末並附逆匪姓氏事蹟，以便與傳記者相對參攷，足見作者深明史法。洵紀事之佳構也。此書之長，凡所取材，必標明出處，而其史料又多見聞，且不敢自名傳紀，僅曰述略，實列傳體。全書體例謹嚴，記載翔實，已足自成名家，而官書志局歷費耗時，視此私人之著，能無愧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點勘國語二十一卷 庚戌鉛印本

清吳汝綸校注、汝綸字摯甫、桐城人、同治進士、工古文辭、先後客曾國藩李鴻章幕、掌奏議司筆札、儼然當世文宗、性恬淡、官冀州知州、光緒時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加五品卿銜、後遊日本考察教育制度、著有東遊從錄、旋稱病引歸、著述極富、有易說、詩說、深州風土記、詩文集及點勘羣書等行世、其文章倣姚氏古文、世稱桐城派、此書卷目仍依原本、共二十一卷、惟加句讀點勘、並附小注、雖鮮精義、而足供初學者之讀本、按吳氏以古文名家、點勘古籍、多注重文詞而不及史法、故本書之圈識評語、均取姚姬傳點定本、以便學者、至眉山加圈、亦姚氏所為、而舊本韋昭注頗多訛謬、吳氏則采取其可者、期易通貫、吳氏雖點勘而校注處實少、竊觀之校勘評論義例、殊未完善也、考國語一書、蓋輯錄而成、非出一手、與左氏傳頗有異同、且其事實又皆緣飾左氏、以附益之、其本文實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校正、吳氏斤斤文義、固不足以語此也、

雅安圍城記一卷 附雅安防河記一卷 咸豐十一年刻本

清何鼎勳撰。鼎勳字小塘，浙江蕭山人。道光庚子舉人。咸豐八年戊午由四川崇甯縣知縣調雅安縣。明年滇匪藍大順等竄川南，而髮逆翼王石達開部亦自滇黔間道入蜀，連陷筠連、慶符、高縣諸邑，直逼敘府。鼎勳與州牧許培身、遊擊慶吉等嚴修守具，捐置大炮，城卒得全。此編記其圍城解圍始末，凡當時匪勢之盛，清軍將帥之闒茸懦怯，詳記之，可稱信史。按雅安漢時為漢嘉郡，唐始改雅州，迄明猶仍其舊。清時升州為府，分六屬，隸之。雅安即首縣也，與道府同城，有游擊守備各員，阻山帶河，水陸衝要，實川南咽喉，故其存亡關係殊鉅。時洪楊支流藍李諸酋，由滇竄蜀，而邛州文生徐天錫等復投逆為都督，謀變內應，幸早覺正法，未釀變亂。觀全書記載，可見藍匪等之慓悍，與清軍之怯弱。末附防河記一卷，亦圍城記之一。因鼎勳以雅州形勝，守關不如守河，而藍李敗退後，李酋圍眉州不克，分遣名山投賊何某賊偽軍政司也，統領大股，回竄邛州、大邑、蒲江諸縣，何某并揚言名山係我桑梓，予不敢擾，有妄取民間一草一木者，悉叱令送還。名人感之，進據邑城，直抵郡河，將襲雅州。鼎勳早為防備，敵未得逞。此篇即記防河經過與匪酋假仁義之名，以要人心，於此知當時逆匪猶知收拾人心，引為己助，乃官軍騷擾閭閻，為淵驅魚，故以區區之匪，相持經年。綜觀全書，益知當時守土之難。至於記載翔實，固不僅足供史志采擇，亦滇匪竄蜀之信史也。

守岐紀事一卷 己未鉛印本

清張兆棟撰、兆棟字伯隆、號友山、山東濰縣人、道光進士、由主事累擢鳳翔府知府、時同治初元、髮逆餘黨由武關入陝、又值回亂、困守十有六月、援師至、圍始解、光緒間官至福建巡撫、馬江之敗、坐奪職、此書即記在鳳翔禦回事、取本末體、故名守岐紀事、始于髮酋陳玉成入陝、迄回亂平、窮原竟委、頗關史實、前有年家子柯劭忞序、謂年丈張公官鳳

翔知府、守一城以拒方張之寇、逾十有六月、多忠勇公援兵至、圍始解、公以守城功超擢四川按察史、歷廣東福建巡撫、署兩廣總督、為一時名臣、嘗讀公列傳、私嫌其簡略、以為不足彰公勞勣、得公此書、可考見逆回搆亂始末、及困守孤城之不易、足以裨國史漏缺矣、又當時援鳳翔者、為提督陶茂林、建招撫之議、公知必有後患、以三事為請、已而降回復叛、卒如公所料、此事宦牘中不見之徵、公紀其事、人第知多公之威望、以為回逆望風瓦解、兵無留行、而不知解圍之後、多公信裨將言、遷延數月、使回逆得假餘息、竄於甘肅、故甘涼回禍、反由於多公之持重、吾益嘆兵事之利鈍、惟深識者能逆料之云云、足見此書內容、及兆棟特識、而柯氏以一代史家所論、尤允、本書始於同治元年、髮逆入陝至藍田、渭南、回匪勾引髮逆戕官陷城、於是同華一帶及西北各路回民先後叛變、按時記載、至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年甲子事平、兆棟以功補四川按察使止、凡當時兵事之艱、城守之危、及將帥之未識機宜、致貽後患、皆歷歷在目、誠紀回事之專著矣、且作者以身親目擊、復憤主持者之庸懦、故所論當時情勢、固屬信史、而遺事秘聞、尚可補官書之略、至其忠義之氣、果決之謀、尤足多焉、

錦江志略不分卷 康熙十一年刻本

清陳五典著，莊晉園鑒定。五典字茗栽，皖江人。康熙初年以博學任湖廣省辰州府沅州麻陽縣知縣，以清廉著稱於時，與張容園、莊晉園等相友善。旋以憂去。按錦江即今麻陽，居楚西徼，與貴州銅仁諸縣相鄰。此書即典五宰麻陽時撰，始於康熙己酉八年，竣於庚戌九年，閱十四月而成。自序云：蓋以一人手筆不能不須時日也。前有康熙十一年壬子荊柯、莊周作二序及典自序。荊序謂茗栽以錦江志略示余，凡錦江之所有，莫不畢載。前乎此者，則考其源委；後乎此者，則計其將來。於稽古証今之中，寓經世安民之略。至讀外紀，而知方域之不可分也；讀哨堡，而知治平之不可狃也。一邑而充天下之憂，一時而規百年之策，以山川形勝、人物土產，悉收拾於方冊之內，則麻陽風景盡在指顧間，宜其不以爲貧也云云。可見此編之內容大略。惟全書體例頗異於今之地志，蓋取地理雜攷體，只作評論，不著紀事，誠志略也。故自序亦云：有一序，必究其事之始終；有一論，必取其文之雅馴。抑亦事實而文核，斯已耳。事則麻陽之事也，文則麻陽之文也，義則竊取春秋謹嚴之意。其間綱領條目，大都與他志同，不敢煩，不敢略也。又安敢不詳慎也哉云云。是此書義例，作者乃上法春秋，下仿綱目，而其內容則以論文紀事。首方輿地圖、沿革、星野、疆界、山川、都甲、古蹟、形勝、八景、風俗、災祥，各論雖多空言，頗多精義。次學校志、學制論、祀典、樂舞、建置志、城郭、公署論、橋梁、水利、舖舍、秩官志等，序亦多考其沿革。次知縣、典史、學官、食貨、賦役、土產、選舉、人物諸論，次方外、藝文、節婦，末哨堡、屯衛等。全書之旨，大皆考証典制，論其得失，洵足信今而傳後。每文之後，皆附張容園評，猶存明人遺習。蓋此書雖不似今志詳備，然所論述俱中肯棨，自謂下筆謹嚴，實得之矣。

柳隱叢譚四卷 同光間刻本

清于源撰。源字辛伯，浙江秀水人。邑貢生。以詩文名世。一時士大夫皆折節與交，如黃爵滋、錢東平、包慎伯諸人均相友善。晚號一粟盧，有一粟盧詩稿、燈窗瑣話行世。此書乃晚年著述，故流傳殊少焉。凡四卷，多論詩文兼記遺事，其體例頗似詩話，實屬雜說雜攷之流。所記人物所述軼聞，多乾嘉名士大夫事，而考古論文均具特識。如卷二記中州張白也應雲太守詩謂太守為吾友次柳戴尹凱尊人也。次柳寄呈拙刻一粟盧詩稿、泊鐙窗瑣話，太守時官皖江，遠寄五古一章見贈，中有云開帙讀未竟，眉宇色先喜，若游宜春園，滿目爛桃李，若過碑錦坊，環盱羅文綺，佳句廣延攬，采入珊網裡，詩中以話參，例自宋人起，近世沿襲多，傳者能有幾，漁洋典，隨園，兩叟而已矣，得君為三人，勢將鼎擬云云。是所著詩稿，亦類詩話於源推崇備至，稱其足比王袁，而包慎伯生平論詩文少所許可，獨於氏謂能奇警清穩兼而有之。曾為題南湖柳隱圖長句，時稱難得。南湖即鴛鴦湖，又名煙雨樓，為嘉禾名勝，源籍隸嘉興，故取以名。按是編之長，其大體雖論詩文，而於師友或名家皆評其優劣，附以小傳，記其遺聞，誠可考古證今，不僅詩話而已。又以謂洛陽人以牡丹為花，成都人以海棠為花，江南人以木棉為花云云，雖瑣談，亦頗有致。其他有關掌故者尚多，亦可廣見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井蛙雜記十卷 本所藏乾隆己丑刻本

清調元撰輯、調元字雨村、號墨莊、四川緜州人、乾隆進士、官潼商道、藏書數萬卷、愛才若渴、嘗輯函海一書、多至二百餘種、有童山詩集、雨村詩話等行世、此書十卷、又分甲紀、乙紀等、至癸紀、每紀一卷、前有乾隆五十四年自序、謂井蛙雜記者、蜀中歷代瑣事軼文輯之而為此書也、蜀自獻賊之亂、書籍殘燬、衣冠塗地、承平之後、雖綴拾遺文、纂修

省志、而搜覓難盡、又或傳聞互錯、不免溷淆、因不揣固陋、思拾遺而補綴之、若無載籍可考、自癸酉南下、始獲遍遊名山大壑、身所經歷、凡有古蹟牌版、無不手摹而錄之、繼而先人以薄俸購書萬卷、載以歸來、又從而一一考核、數十年來、手自抄寫、今裒然成帙矣、其間或得之舊志、或得之新聞、或得之山經石室、或得之小說稗官、要皆有關於華陽之典故、文獻之考徵、事多為正史所不載、以及衆

頭所未數數見者、輒為一集、因隨時紀錄、故無次第、非敢謂賅悉無遺、足以訂前人之闕也、亦聊以供閒譚而已、其曰井蛙云者、恐涉見寡聞、妄自著述、以蹈子陽井底之誚耳云云、足見其搜羅之富、考訂之詳、他如取材內容、皆於此可見、誠言蜀中典故者之最佳史材也、且書中所輯多係不習見之事、洵皆珍聞、而每一史事或傳聞、氏均考古証今、廣徵旁引、其識見卓越、論斷謹嚴、又具史

家之三長、不僅博學能文已也、如卷中考劉先主與孫夫人事、即發前人所未發、而釋千百年來歷史之惑、書中凡采他人之說、皆注明出處、尤明史例、有清以來言蜀事之書雖衆、要以此編為佳選也、

楮幣譜一卷　光緒重刊本

元費著撰。著四川華陽人，嘗舉進士，授國子監助教，歷官至漢中廉訪使及重慶府總管。明玉珍攻城，遁居犍為而卒。著深通文史，著述極富，尤以關於蜀中風土產物之紀載極具價值，蓋以其考証精博，體例明備，會通貫串，發前人所未發，為自來言蜀事物所不逮，如歲華紀麗譜、蜀錦譜等，或記風俗，或述品物，四庫皆為著錄。他如錢幣譜及此書則較晚出，是篇記宋元時蜀中楮幣，即後來紙鈔及鈔票之濫觴，當時稱交子，又名錢引。此書取紀事本末體，考其典制，記其始末與當時流通之利弊情形，實蜀中紙幣發達史也。起於北宋，迄於作者之時。其初因蜀民以錢重難於轉輸，始製楮為券，以便貿易，謂之交子。屢經改易，利弊互陳，至其形式，因防假偽，謂券上表裡印記隱密，題號朱墨間錯，私自參驗，書緡錢之數，凡遇出納，本一貫取三十錢為息。其後富民十六戶主之，尋亦貲衰不能相償，後改為錢引，視錢為準，蓋有錢則有引，今日言之所謂交子者，乃國家法幣，如作者云：鑿空為錢，天下大計仰給於紙，而引子則有準備金，惟有地方界限，過界須換新引，以渾貴歷年累增，至後至四千六百餘萬緡，所增之數或二百萬五百萬不等，猶可見昔日社會之經濟情形。是書約分二部，前部記述交引沿革及流通狀況，後部則詳列楮幣表，分界分年號貼頭五行料例，勅字花紋，青面花紋，紅團故事，年限花紋，一貫故事，五百故事，書放額數等，則為楮幣之形式花紋及年分數目，此不僅可考見當日之經濟情事，且可証社會風俗及文藝也。如年則由紹興至淳熙，花紋則多慶雲捧日，龍龜負圖，故事則有王祥卧冰，孟子見梁惠王，諸葛孔明羽扇，及木牛流馬等圖，或書水大金木土穀六事者，大致皆今日社會之流傳故事，蓋此表所列，實重要而有趣，致可與錢幣譜參閱，即可知宋元間蜀中之經濟大略矣。

張蠙詩集一卷 江氏唐人小集仿宋本

前蜀張蠙撰。蠙字象文，唐乾寧進士，任王建為膳部員外郎，後調金堂邑令。性喜為詩，咸通時與張喬、許棠、吳宰、鄭谷等稱十哲，皆以文學著名于時。史稱蠙童年有白日地中出，黃河天上來之句，為當世所稱云云。此編即蠙詩集，其命意遣詞，在李杜之間，不愧以詩文名家者矣。集中以抒懷、邊情、弔萬人塚、下第述懷、古戰場諸作，清越雄肆，詞旨並茂，比之杜詩，亦不多讓。至世稱其白日地中出句，見於集中登單于台一首，全詩云：邊兵春盡迴，獨上單於台。白日地中出，黃河天外來。沙翻痕似浪，風疾響如雷。欲向陰關度，陰關曉不開。蓋五代時去漢未遠，故詞句質樸渾厚，猶存柏景作之風格。書中詠邊庭戍役及乱離閨怨者極多，與杜詩同。如邊庭送別、過蕭關、薊北書事諸篇，可徵當時邊患之烈。所謂邊患，即指單于，尤足見漢夷形勢之消長，是不僅文學傑構已也。

陽安詩鈔二卷 嘉慶刻本

清楊泗撰。泗，四川射洪縣人，乾隆丁酉科舉人，官保寧府教授，數校鄉闈，以教職終其身。生平康介，以詩文名。又素慕鄉先輩陳子昂文，嘗於縣中子昂故里，約集文士，飲酒賦詩，著有詩文集行世。此編即其作教官時詩草，全書二卷，前有自序，皆古今体詩，間附長序，多閬川西北古蹟名勝時事舊聞。蓋保寧府屬嘉陵道，亦文物之邦，尤多蜀漢遺蹟。書中如詠讀書台，及過陳拾遺故居記事云：讀書臺在縣西北金華山，唐陳子昂讀書處，久廢。康熙五十一年，知縣唐麟翔重修陳公像於其上。又云讀書臺為蜀中名勝，僅一亭，環堵蕭然，湫隘不堪。邑人士重修後，始有精舍數楹。據廣安州志，唐陳子昂自射洪還居州西二十里，七世同居，唐旌表之，又名孝義台，台即子昂故居，左書邑系峯山上，有石匾刻拾遺書臺四字云。書中凡記古蹟，皆詳其沿革，若寄時人，亦附其出處，故体例謹嚴，各有依據，迥異乎吟風賞月者。至於詩句，大皆浸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李杜、兼学子昂工整勁鍊、力追盛唐、洵弗愧蜀中詩人之名矣、按吾邑以詩名家者、子昂而後、以明謝東山為最、楊氏為邑中望族、世代科第、人文稱盛、有清一代、如楊應魁、楊甲仁、及泗、皆以著述名世、今讀此集、猶想見前輩風采也。

句股六論一卷　荊川全集本

明唐順之撰。順之字應德、號荊川、武進人、嘉靖中會試第一、以郎中視師浙江、屢破海寇、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力疾渡焦山、至通州卒、順之於學無所不窺、為古文汪洋紆折、當明中葉、屹然為一大宗、学者稱荊川先生、崇禎中追謚襄文、又氏於学術詩文外、尤精歷算、頗具卓識、惟限於時代、西洋歷算之術、猶未輸入、故發明雖多、錯誤亦甚、此書一卷、皆論句股弧矢之法、首句股測望論、次句

股容方圓論、次弧矢論、次分法、次六分論、中弧矢論別為上下二篇、故名句股六論、全書於數理雖疏淺、頗多心得、如謂立表重表之法云、數非兩不可行、因句股而得弦、因股弦而得句、因句弦而得股、因兩以得三、此句股法之可通者也、三者缺其二、數不可起、於是有立表之法、蓋以小句股求大句股也、若句股弦三者無一可知、而立表之法又窮矣、於是有重表之法、蓋立表者以通句股之窮、重表者以通一表之窮也、他如句股容方圓論

以奇零之數準之於齊圓準之於方不齊之圓準之於齊之圓不齊之方準之於齊之方句股容圓準於句股容方又有弧矢差分方程盈縮粟米各術以弧矢者尤精按荆川習回回法而不知高讀測圓海鏡而不知立天元術凡所論述今日視之亦祇得其粗淺然明季士大夫高談好議以空疏相尚荆川獨以句股弧矢天算實學表率後賢一線之傳終於不墜其於中法之功固有足多者矣

句股難題一卷 巽軒所著書本

清孔廣森撰廣森字衆仲號撝約又號巽軒曲阜人故衍聖公傳鐸之孫生而穎異年十七舉於鄉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官翰林檢討因心儀鄭氏之學築儀鄭堂少曾師事休寧戴震因得其學興窺中秘得見緝古算法數學九章諸算書由是精歷算學益大進惜以父母喪之憂毀壯歲而卒有是書所著若干種行世此書一卷皆論句股難題者首列句股要例次句股容方邊冪中長互求諸難題凡數十條自謂趙君卿句股圖注法已盡善但文義簡古梅氏推衍申暢書復浩繁廣森謬稱知數好事者時見咨訪輒撮集其要撰爲難題若干事以代講義云云書中於句股各法研討殊詳在當時算書中允推名著按巽軒生自聖裔兼有師承宜乎學貫天人所述戴禮春秋及六書九數皆極精通所創割圓四例及句股各術在明安圖氏捷法未顯之前不爲無補且其年甫逾三十而所學無所不通一藝之分他人白首不能至

洵可謂聞一知十、有過人之資矣、於是書尤足見其心思之敏銳焉、

誅逆爰書一卷 明鈔秘册叢書本

明金日升撰、輯、日升吳門人、明季布衣、以節義自任、於朝章國故、尤所研習、其著述皆為世所重、自輯草莽臣著有頌天臚筆、閑讀傳信、逆案紀略、及此書等、同里朱鷺序其臚筆云、日升貧而好遊學不仕、而時品即鈔年未見聖作物覩、每柏案歡呼、于改元初政、及諭旨召對、纂述咸得精要、復裹糧重趼、奔走于楚越齊魯風墟之墟、遍而嘗難名賢、訪其胤嗣、綴其遺草、各舉當日情[illegible]事、抒寫成傳、又於環召諸公[illegible]舊疏、及台省啟事、凡忠言讜論、一一彙錄、埋頭攤管、眠食靡遑、真大奇亦大苦心矣云云、所謂嘗難、蓋指魏忠賢與東林黨之事、此書亦述忠賢及客氏被誅始末、首錄題奏全文、為崇禎元年正月二十六日、次為諸臣會議意見、時魏客已死、惟誅逆黨至數十人、雖不逮東林諸賢之衆、亦可稍伸正氣、而忠賢罪名、以跖掌東廠、恣意作惡為最、客氏則関通線索、百般煽惑、按此書於明季史籍中、極為重要、與逆案一書、足互相參

閲、皆稱當時實録、較之後人傳聞異辭、固有真僞之別也、

纍桐盧算賸一卷 吳興叢書本

清方貞元撰、貞元字沁梧、一字省吾、烏程人、工制義、精歷算、咸同間負盛名於時、惟屢躓秋闈、以恩貢候選教諭、坐老青氈、貞元雖懷才不遇、而處之夷然、絶不介意、惟鋭志於九九術、若相依為命者、故其演測歷算、頗多創見、惜殁後其稿[illegible]散佚、無有存者、是編為張芎蓀所藏、後歸劉氏、因以之刊入吳興叢書內、全書一卷、前有光緒己亥貞元自識略、謂余弱歲嗜算、苦於無書、及從汪謝城先生門下、乃得借根天元求一等術、以兵燹故、荒落者二十年、今年過六旬、而所得止此、甚非我師之望於弟子也、是稿本不足存、然亦係歷年心血所成、不忍割弃、故備録之、以俟高明云云、書中所演、始於梯斜容圓、次弧矢、楕圓、次積較、開方、次垛積、天元等、全書只列各法畣式細草、不攫義例、其意蓋以有心得者録之、或補前人之略、或正他書之謬、取札記体、其他平淺之術、概不著録、故所述大皆精妙、尤以畚米[illegible]窖臼形求積、及瓜瓣体之求曲面

積用正弦中數開諸乘方之用堆積比例[illegible]捷訣諸式皆積學之士所百思不到者造詣之深洵非常人所及蓋是編題式細草雖均出入於舊算書然立法皆自心得一無依傍斯難得而可貴矣

籌算法一卷 雲南叢書本

清李滮撰滮字菊村滇南趙州人其經歷不詳此書前後無序跋所述皆籌算法式并繪圖列[illegible]草說明使籌算法度得以保存固不僅有俾末學已也蓋籌算發明甚早然自筆算興後湮沒亦甚近世疇人明籌算者殊鮮是書首籌算法作籌之度籌式作籌之理籌算之法次暗馬式及加減乘除諸術皆設題舉例至為顯明實學籌算之津梁也次列數之名目等級次太陰行度遲疾限損益捷分表自出限至百六八為太陰一周又疾遲初末限約表凡日行度通積度皆可檢查足徵籌法之應用亦極便利按籌算之法清初梅文鼎撰古算器考於籌算之器與理言之極詳誠有功古算自梅而後惟李潢有籌算津梁三卷劉衡有籌表開諸乘方捷法二卷而集其大成者則近世勞乃宣氏有矩齋算學叢書若干種大皆言籌算者造詣亦精可稱籌算之大師矣

授時歷法假法一卷 黃氏遺書本

清初黃宗羲撰、宗羲字太冲、號梨洲、餘姚人、博覽群書、兼通步算、為明末儒林大師、國亡後、屢徵不仕、僅修歷志、今之言清初學派者、莫不推尊顧黃、顧長金石輿地、黃通天文算術、而皆以經學為本、黃氏所著歷書凡十餘種、此書一卷、皆論授時歷法、其測渾圓之術、從二至起算以至二分、與西術起二分以至二至者不同、要其剖析渾倖、於無句股中尋出句股、則無二理也、按授時歷東西南北差、並有反減之用、即東西異號之理、但其法竝以午正為限、回回歷及西術、則皆以黃道在地平上半周折半取中、謂之九十度限、又曰黃平象限、而不用午正、於理為親、又授時歷與大統歷實互相為用、此書於授時歷法、所創固多、然亦仍有可議、如交食當兼論月道、即古謂之九道、授時歷謂之白道、月道在地平上、亦有半周、而不與黃平限同度等、故是書雖屬當時精論、而其中亦有不可通行者在也、

大統歷法辨四卷 黃氏遺書本

清黃宗羲撰、宗羲字太冲、號梨洲、餘姚人、為明末遺民、以經學推步名世、鼎革後屢徵不出、學者稱梨洲先生、著有明儒學案、及明史歷志擬稿、皆未成卒、子百家續成之、此書四卷、蓋歷志稿之一部、雖為大統而作、實則闡明授時之奧、補元史之缺略也、按歷志稿共分法原、立成、推步諸門、其下復分句股測望、弧矢割圓、黃赤道差、黃赤道內外度、白道交周、日月五星、里差、及太陽盈縮、太陰遲疾、晝夜刻、五星盈縮、又氣朔、日躔、月離、中星、交食等、按明大統曆、實本之元授時歷、惟不用歲實消長之法、故施行以後、往〻交食不驗、議論紛紜、莫衷一是、黃氏纂擬志稿、於大統歷之術、辨之至詳、今之明志、多本於此、梅文鼎氏大統歷立成注云、有布立成之法、有攷立成之法、不得其說、則有以傳寫魯魚而施之步算者矣、又云據史立成之算、皆太史令王公恂卒後、經郭公之手而後成書、梅氏之論、頗可補此編之未備、亦即正明志之訛

也、

四元細草四冊 道光原鈔本 松坡圖書館藏

清沈欽裴撰、欽裴字俠侯、號狎鷗、元和人、嘉慶十二年舉人、屢試禮部不第、大挑二等、選授荊溪縣學訓導、因不節於飲、病偏枯者累年、課講不輟、生平篤於學而邃於思、天文地形、無不通曉、尤洞精算術、凡宋秦氏之數書九章、元朱氏之四元玉鑑、李氏之測圓海鏡、世所稱絕學者、皆能通之、鍾祥李潢、亦清中算家、譔九章算術細草、甫寫定、病不能起、遺囑須俟欽裴校正、方可付梓、其為時推重如此、後校勘李書、增訂尤多、疇人傳稱其嘗撰玉鑑四冊、未曾付梓、其原稿在內翰馬釗家、謀刻未果、道咸之際、南滙張文虎猶及見而論訂之、門人宋景昌、亦以歷算名家云云、按此書全四冊、不分卷帙、各家[illegible]書目皆不載、雖非原稿本、而為當時原鈔、[illegible]書眉有其門人宋景昌校批案語、誠海內秘笈、殊可珍視、考清代數學昌明、究四元玉鑑者、尤[illegible]衆、是編固亦[illegible]闡揚朱氏四元之術、與羅士琳所述、大同小異、而祥實不遠、然其中如四象朝元第

三第五兩向羅草方廉隅諸數皆備原術無說處之欽裴所演獨為吻合此其勝者惟左右逢源第一向宜開四乘方而術開三乘方其他各向亦有方廉諸數並異羅草或為術誤總之此書於朱氏之法頗多發明而冥搜力索尤有精到而此本之孤本流傳尤足珍重矣

借根方法節要二卷 乾隆精鈔本

清佚名撰孔繼涵藏此書不署撰人姓氏為微波榭舊藏向無傳本繼涵孔聖裔孫乾隆進士精曆算經史之學著述極富有藏書等行世此書二卷即五種之一全書皆論借根天元之術頗有獨到足徵作者曆算之精博惜未刊行致鮮流傳據世傳借根方法本為西術於明末始至中國而西人又稱為東來法清聖祖曾深研討實則借根方中法謂為天元一術宋元間如朱氏四元玉鑑李氏測圓海鏡等書皆以天元立論此書多取梅氏之說節為二卷於算書中洵屬創作按天元一即今代數演算數式最為簡捷當時雖知其意通者甚鮮自阮元羅士琳等搜求遺著四元玉鑑復明於世而西法之代數幾何亦次第輸入於是疇人算家靡不以借根為算式矣而此編實其先導如後李錫蕃借根方句股細草皆是推作者撰於玉鑑未顯之前其精思卓識實有足多者矣

求正弦法一卷 乾隆精抄本

此書不著撰人，為清孔繼涵藏本，題為算書五種，繼涵字体生，號葒谷，曲阜人，為衍聖公裔孫，乾隆二十五年舉於鄉，三十六年成進士，官户部主事，故人稱孔户部，平生好藏書，精天算，譔有考工車度記補、句股粟米法、釋數、同度記等，又刊行算經十書，及微波榭叢書行世，人共珍貴之，與經算家孔巽軒為從父行，此書一卷乃乾隆精鈔本，名曰求正弦法，其法式頗多創獲，蓋清中算家之遺箸也，以大測諸書言作正弦者詳矣，如薛儀甫書，有用矢線求度法，為之作圖，以發其意，因得西法，在六宗率三要法之外，西法者，一曰正弦方冪，倍而退位，得倍弧之矢，一曰正矢進位折半，得半弧正弦上方冪，其為用加捷，又立求半弧正弦法，與梅文鼎氏之說相同，此法今日視之固無足奇，然在當時算草中，殊難得而可貴也。

測量高遠儀器用法一卷 乾隆舊抄本

清無名氏撰，孔氏微波榭藏書，此書為算書五種之一，不著撰人，為曲阜孔繼涵收藏，繼涵字誦孟，號葒谷，孔子裔孫，乾隆二十五年舉人，三十六年進士，官户部河南司主事，於天文地志經學字誼算數之書，靡不博綜，著述極富，有微波榭叢書行世，又校刻算經十書，惟因体弱早卒，士林惜之，是編即所藏秘笈，共凡五種，皆清中算家未刊遺著，此書僅一卷，皆論測量法式及用儀器之術，謂測量必用句股，即戴記所謂絜矩也，絜矩之道，立少以觀多，即近以見遠，故立矩可以測高，覆矩可以測深，偃矩以測遠，然方可測，圓不可測，於是有割圓之法，平可測，險不可測，於是有重差之術，若海島量山之法，測圓海鏡之式，皆測量之創始，至後因術作器，如渾儀暑尺窺管諸器，世人知之，鮮能實用，是書先言其理，次述其用，有繪式說明，按測量之學，莫詳於西術，實則皆句股之精義，八線之成法，此冊所論，雖不出西法範圍，而能會通貫串，以中法出之，可謂

青出于藍勝于藍矣尤足為泥于西術者鑒也

比例規解一卷 乾隆精鈔本

清佚名撰孔繼涵校藏此書不著撰人共算書五種皆有發明孔氏精于推步數理乃珍藏之亦足見其價值矣此編或為清中算家未刊遺稿孔氏得之題曰算書五種是解蓋其一也繼涵字体生乾隆進士官吏部郎中精天文地志象數測量之學刻有微波榭叢書及算經十書所撰句股粟米法各一卷及釋數同度記諸書細審之多采是編之義此書一卷皆論比例者按比例出自西法又稱對數中法實乘除精蘊明清以來算家言之詳矣惟其開方術至三乘方以上委曲繁難學者畏之因立比例數表其法自一至萬並設有他數相當謂之對數假令有所求數或乘或除但於本表簡兩對數相加減即得所求故比例規者亦即西術用矩用尺之法前此鮮有知者毋薛氏之四線比例大致相同後之八線表造表商法開方表等書均此法之演進又比例之極則也

句股相求之法一卷 乾隆精鈔算書五種本

清佚名撰。孔繼涵校藏。此書一卷，不著撰人，前有微波榭孔氏珍藏印。繼涵字体生，號葒谷，曲阜人，孔聖裔孫，乾隆進士，雅志稽古，於天文地志經學字誼算數之書，靡不博綜深考。藏書既富，著述亦多。有解句股粟米及釋數等。又輯刊微波榭叢書、算經十書行世。此書一卷，專論句股相求法，并附爲解算式，於句股和較之義頗多發明。蓋句股法術，雖為疇人初步，舊說亦詳，惟至和較諸題，即稍繁難，再進而弧矢三角，開方求積，更參伍錯綜，莫得其門。此編変通舊法，立為句股法式，誠初學津梁。後来先導按句股之術，至項梅侶句股六術集其大成，後賈步緯、吳嘉善等補之，於焉大備。而六術尤為算家所奉為極則。此書所論，雖不逮項氏詳備，要已開其端緒，在當時洵屬傑著。孔氏撰句股諸法，即多本此。以時代論，作者之精思妙悟，殊不在梅侶下也。

賜沐紀程一卷 清刻本

清王心敬輯。心敬字尔緝，號灃川，鄠人，為邑諸生，雍正中以賢良方正薦，兩徵不起，主講江漢書院。平生學問淹通，王顏李學。此書本王士禎撰，為心敬所輯校刊行者。士禎字貽上，號阮亭，順治進士，官至刑部尚書，以詩文名世，學亦淵博，為一代宗匠。著述極富，有帶經堂集等。此書一卷，乃記康熙四十年請假歸里遷葬者。上給假五月，不予開缺，惟禎尽室以行，於是都人咸知其有意乞身，而門生故吏，餞送甚盛，時人榮之。此篇即記其始末，起於四十年夏凡三旬之事，逐日紀載，凡沿途古蹟風物、往来人士，略具於是，洵可謂榮歸者矣。由所述於當時朝野人物即可概見，故不僅有關政治，其影響彼時文風者尤鉅。門人中如黃叔琳、張翔鳳、莊廷偉、湯西涯等，皆一代學人，而最重要者，則為查嗣庭、錢名世二人，後皆罹文字之禍，亦赫然在焉。他如記梁山泊故跡，謂过許山濼，故水滸也。今久暵，又導濮水与濼水直北入大清河，一望麥田，昔之

淪漣萬頃、不可復識矣云云、尤足資考古、故是篇雖記事之作、實則多關史志者也、

心知堂詩稿十八卷 道光乙酉刻本

清汪仲洋撰、仲洋字少海、成都人、嘉慶六年辛酉科舉人、屢試春闈不第、丁丑大挑知縣、分發浙江、歷任桐廬、山陰、海鹽諸劇邑、所至有聲、後因公被議、乃歸隱不出、以詩文名海內、凡當時名公學人、無不折節與交、如吳振棫、錢栻、朱昇佑、楊芳燦等、皆相友善、同鄉中如張問陶、李鼎元、李宗傳、陳文述等、亦推重之、此書十八卷、前有鮑桂星、婁姚椿、錢栻三序、及顏檢等多人題辭、皆一時俊彥、足徵其交遊之廣、而仲洋即錢栻所取士也、全書取編年体、每卷一集、曰鬢吟、曰下峽、曰嘉州、甲子以前作也、曰出棧、曰燕臺、曰易水、曰春明、曰入棧、已巳以前作也、曰萍梗、曰匏繫、丙子以前作也、自癸卯迄丙子、凡二十有四年、於氏由科舉以致筮仕時出處、略見于此、綜觀各篇、登覽之作、瑰奇奧衍、如經路絕而風雲通、言志之作、慷慨激昂、冰雪澄而肝膽白、攄情述事之作、肫摯悱惻、紆餘委備、不煩斤削、悉中規繩、誠蜀中才中卓然一幟、而非吟風

弄月者流所能及也、且於名詩、附以細注、使其懷人紀事之作、皆可考其源流、又撰有西域志六卷、自謂往于四川通志局、分修職官、人物兩志、後又獨編西域云云、而西域志今頗不易得、蓋氏專精史地、固不僅以詩文見長也、

容齋詩集二十八卷 嘉慶刻本

清茹綸常撰、綸常字文靜、號容齋、綿上人、以儒林郎屢躓場屋、乃入貲為郎、授候補同知、旋退歸林下、以詩文自娛、後赴乾隆千叟宴、當時名公文士、多推重之、而董帷園、張蘭谷、袁子才諸人、皆相友善、是集卷前有乾隆庚寅任大廉序、謂容齋牙籤萬軸、左圖右史、沉酣其中、而不厭於學、無所不該、詩特其一斑耳、而亦不專一門、自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迄近今作者、皆挹其醇而去其疵、得其神而遺其貌、以自成一家言云云、是茹氏不僅為乾嘉詩人、且為當時藏書家、故能博稽群書、下筆千言、此集凡二十八卷、詞一卷、每卷一名、曰一笑山房初稿、都門集、壟桐集、樂白集、槐黃集、菊隱小草、及昨非集、古芸書屋集、紀恩集、漫叟剩稿等、其紀恩集即賦千叟宴事也、集中以和袁簡齋太史八十自壽詩最稱傑構、不只典麗、且概括袁氏生平、並附細註、可資考証、又每集之前、皆冠小序、歷述所懷、文情並茂、以詩文名宜矣、

容齋文鈔八卷 嘉慶己未刻本

清茹綸常撰。綸常字文靜，號漫叟，錦上人。以儒林郎累試不第，後以貲為郎，授候選同知。好藏書，博覽羣籍，尤工詩文。三十以後，即名滿天下。乾嘉間文士如李惟園、袁簡齋，皆推重之。其詩文要究清麗，不愧名家。此書即其文集，共八卷。前有自序，略謂自弱冠後，棄去帖括，專肆力於詩古文辭，因得博覽秦漢六朝以及元明本朝之文，浩如江海，雖畧窺涯涘，而偶涉筆仿為之，輒弗工。然牽率酬應，不能盡卻，祝嘏誄墓，時復有作。歲月既[illegible]悠，所積益多，而好我者亦謬為許可，因抄存八卷，繼有微長，亦只於無佛處稱尊耳云。全書首序，次墓誌銘、墓表、行狀、傳記、祭文、跋、銘、贊，末尺牘。最重要者，其碑銘傳記，皆閭當時人物，雖不無諛詞，而耆獻儒行，得以稽考，足補史志之略。而題跋尺牘中，尤多乾嘉文獻，為他書所不載者。如卷七題杭堇浦先生為閻若璩徵君傳記，記閻百詩與世宗遺事，及左藝林佚聞，茹氏自云：此事人多弗知，因備識之，不獨見潛邱之學行，而我朝右文之盛，亦至此極。左當時人多弗知，則百世之下，又焉所考？茹氏之記此，其史識亦足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甲申紀事雜録十七種 康熙舊抄本五知書屋藏

清初無名氏輯抄。按此書共四冊，不分卷，乃康熙舊抄本，多記明末甲申事，故名甲申紀事雜録。蓋輯多人著述而成，首列目録，為無名氏亡國兆識、中旨銓選、公座爭軋、票擬部覆、福藩慘變、韓城賜死、宜興再召、枚卜之禍、飛黃始末、涿州驕諂以上諸則，取記事倅次，佚名董心葵始末、項周從賊、陳於泰兄弟遭禍，其中除董心葵始末見於紀録彙編外，餘皆未見著録。次郭象雲武岡播遷始末、陳墨雲朱容藩僭乱本末、王遇孫可望脅封謀禪始末、安自强安龍紀事、次無名孫可望犯闕始末、張献忠乱蜀始末、金道隱上定南王書、何雲從事摘鈔、末明季注畧，全書取裁編倅，多未刊行史料，頗可珍貴。按明季雜史野記，名目繁多，其名甲申紀事者，有馮夢龍撰一卷，及無名氏輯刊十三種，又有明季紀事者，蒐羅更富，其目則多取之南疆繹史，是書所録各篇，與其他甲申紀事，或明季紀事者皆異，洵考史者重要資料也。惟考之内容及時代，此書之輯，或仍出馮夢龍手。因史傳稱馮氏輯著甲申紀事若干種，因[illegible]禁燬，故流傳未廣，今所見者，僅甲申紀事中之甲申代聞，及紳志略而已，故此書或即馮氏所撰著原本，以未署名，無從徵考，然其書價值自為史料中之上乘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硯谿先生遺稿二卷 徐氏積學齋抄藏本

清惠周惕撰。孫男棟編。周惕字元龍，江蘇吳縣人。康熙辛未進士。官直隸密雲縣知縣。事跡具錢儀吉碑傳集。棟即定宇。祖孫皆一代通儒。按惠氏四世傳經。其有著述行世。實自周惕始。蘇州府志藝文志列其所著書目。有易傳二卷。詩說三卷。三礼問六卷。春秋問五卷。東籬草堂集。硯谿詩文集八卷。硯谿遺集二卷。今惟詩說及硯谿詩稿有刻板行世。其他數種均未之見。此書分上下二卷。上卷為詩。下卷皆文。乃其孫定宇所手校。皆為硯谿集補遺之作。周惕以經術名世。而詩文亦卓然成家。蓋為學所掩也。嘗師事徐枋、汪琬。此集卷下有書堯峯文鈔後。其文亦近二家。鄭方坤謂其詩銜華佩實。老氣橫秋。辭香蘇陸。而得其髓。至其文則效法韓歐。讀卷中論文十則。可以窺其旨趣。惜硯谿文集。吳志忠所謂刻本書法雋逸精好者。吳翌鳳文徵。朱琰編古文彙鈔。皆得見之。而今則若存若亡。極為難得。至於此集。不僅有關學術。亦一代經師遺文。近聞吳中某氏。將為刊行。亦藝林盛事也。

明文遠三百卷 康熙刻本學古樓藏板

清徐子文論次羅亦潭同選、子文名文駒、鄞人、康熙進士、有師經堂集、亦潭名旱泐、西昌人、皆清初名士、此書極少見、亦不見各家著錄、首頁署甬江徐子文論次羅亦潭同選受業羅慎調參閱、旁刻經國大業及學古樓藏板數字、上蓋朱文印章、曰全刻三百卷未竣、考之內容、僅數十卷、且書口卷數復多塗抹、故所云三百卷刻未全者、亦未知究刻若干、全書板刻甚精、由一卷至十二卷為賦、卷十三為冊文詔敕璽書制誥、卷十四至二十一為奏疏、其餘數冊、內皆傳記、惟將書口卷數塗去、蓋初刻時尚非定本、書中所采、皆明清兩代名人著述、有關明代典制邊防禮儀文獻、尤以奏疏傳記最稱重要、如尚寶記、蘇伯衡懿祖謚冊文、冊立東宮冊文、皇后冊文、及葉居升上萬言書、皆他書所不載、誠極珍貴史料也、足徵選輯者均具卓識、考其次第体裁、乃隨輯隨刊、所云三百卷者、或初定卷數、以卷帙浩繁、致未竣事、殊可惜矣、故是編雖未刊竣、然選擇極精、多屬不易見史料、洵可稱為經國大業之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蓉城偶筆六卷 咸豐庚申刻本

清蔡壽祺撰。壽祺榜名殿齊，字梅庵，又號運甓軒居士，江西德化人。道光二十年庚子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咸豐洪楊亂起，各省軍興，壽祺乃懷策為諸侯之賓，初入勝保營襄贊軍務，以意見不合去，從以蜀中友人招遊，乃寓蜀數年。川督崇實雖優禮之，以其言激切，亦弗能用。川人聞其賢，各郡紳士竟聯名上書制軍，請聘蔡氏襄助戎幕，終不得請。時洪軍北伐，英法聯軍蹈京師，清帝出走，川點時有石達開、藍大順等之亂，形勢危急。壽祺因著籌蜀記，上之當道，詳論社會之情形、軍政之要略，蜀人莫不欽其遠識。此書六卷，取日記体，亦述川亂者。前有自序，惟書內署運甓居士，不著真名，蓋以所記或紀見聞，或譏當道，以免招尤取怨。並所述當時蜀中時事，多軍政之腐敗、疆吏之昏庸，以及土匪之猖獗、官軍之立意在在足征時奏報之欺罔、地方之真相，洵足正官書之誤，並補史傳之缺也。他如評全川人物之賢否、各處亂事之原由，亦多信史。書中除自記外並述時聞，復錄文獻，大之足見咸豐間全局之形勢，小之亦可明蜀事之真情，實究史實者重要資料也。又此編因較籌蜀記為詳，而其板亦不易見，或以當時忌諱之故，致流傳未廣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影樓稿附問園詩集不分卷 同治間刊本

清陳景雍、范元亨撰。景雍字熙堂，河南商邱人。初名凝遠。道光己酉拔貢，舉於鄉，咸豐壬子成進士。以知縣湖北試用。時粵寇由湖南犯武漢，景雍間道至南昌。癸丑賊退，景雍至楚，檄署通山縣。甲寅，賊由安慶竄鄂，總督吳文鎔陣殁，通山戒嚴，景雍聞變，募義勇百餘人，後乞兵江西，謀復縣城，後糧盡援絕，與其從父及戚屬皆死焉。此書即其遺集，名曰春影樓稿。凡所吟詠多關時事，其人其文固皆可傳也。末附問園詩

集，范元亨撰。元亨初名大澂，字直侯，江西德化人。幼有神童之目，少隨其父幕游江南，見者無不許為大器。道光丙午選優貢第一，學使命更今名，曰集彭元瑞、戴衢亨之學於一身，今之劉子政也。舉咸豐壬子科鄉試，明年禮闈報罷。時粵寇再陷九江，元亨投筆從戎。乙卯客死廣豐。生平與鄧輔綸、龍汝霖、李壽蓉、高心夔等友善，皆一時俊傑。著有問園集，所記多道咸人物，尤有關清洪兩軍史事。集中有長詩一首，分詠當代人物事實，題為豫章送高十九心夔，因懷陳大大力、

余將赴幕信州，留別龍大汝霖、李三壽蓉、孟寄鄧八輔綸、鄧九繹 武岡、王大闓運 湘潭，稱諸人為王大李三，頗具風趣。王大闓運即王壬秋，與高心夔均負文名，詩中於諸人皆有評論，良朋月旦，自係信史，較之祀禱之辭，更覺親切。按陳范二氏皆以道咸儒生死洪楊之役者，故其友人以其遺集合為一編，蓋其文可取，其人尤足重也。

東還紀畧一卷 道光間刻本

清史善長撰、善長字春林、山陰人、乾隆五十三年戊申科舉人、出宰餘干、竟以失察獲罪戍烏魯木齊、三載赦歸、此書即紀其在新疆見聞及沿途風土人物、足資參考、又著有輪臺雜記、亦記天山南北事、世稱名作、此書取日記体、後有南海譚瑩及番禺劉華東跋、為其子穆堂校刻、穆堂名澄、以甲科任書院山長、亦名於時、是記始於嘉慶己卯正月、終於秋季、自謂於三月初四日、由烏魯木齊啟行、八月十八日到家、共行一百九十四日、計水陸程一萬三千餘里、用路費八百三十金、踰雪山經瀚海、过秦漢之故郡、恣觀天山蔥嶺終南華嶽之高、匡盧之秀、且深渡黃河之橋、涉江漢鄱湖之浩淼、考各地風物之醇漓、所見搢紳先生每夫磊落不羣之士、石隱者流、以及山魈木客、可謂盡天下之大觀矣云云、足見此書崖略、蓋其描繪風土民俗、記載人物制度、頗多可取、如譚序云、道光丙戌值新疆之乱、乃藉舊著而假觀輪臺迴殊人海、實盡天山、紫塞雲黃、金城月素、以先生之才、懋著循聲、却羅重譴、嶺隅蔺扎、塞外輪蹄、殆稍異於陸劍南之記入蜀、郭功甫之記客杭矣、故是書在當時實為言外藩者之新著、究時事者之資考、固不僅以遊記視之也、

續函海補遺十六種 乾隆四川刻本

清李調元撰。調元字羨堂，號雨村，四川綿州人。乾隆己卯舉人，癸未進士，改庶吉士，由吏部主事，提督廣東學政，任滿擢直隸通永道，後因事遣戍，得還，遂不復出。調元博雅通達，著述極富。又輯刊函海叢書，為世所重。其學問文章，實吾蜀楊升菴後一人而已。此編蓋繼函海而作，故曰補遺。卷首署川西李墨莊編萬卷樓藏板。萬卷樓即調元藏書處也。墨莊實雨村之誤，因其弟鼎元號墨莊，亦進士，世人不察，每以墨莊即調元，號當時史傳竟有此誤。此書極不易得，故不見於各家著錄。或以續編隨輯隨刊，致流傳未廣。全書体例仍函海雜載作，而以蜀人著述為多，共十六種，凡數十卷，計為揚雄反離騷、趙佩湘分部配合法、閒架結構摘要、陸丹叔四庫全書辨正通俗文字、趙佩湘科場條例、謝濟經觀海二集、柯炌保產機要、李調元精選對類、童山續集、游岱詩草、粵東皇華集、使粵驛程記、然犀志、字學辨、李本宣五經講義叙等。此十六種中，除粵東皇華集曾刊入函海外，其餘皆未刻之珍貴著述。尤以游岱日記、童山續集、精選對類、辨正通俗文字、然犀志諸編，最稱精富。故此書雖不逮函海之博大，而亦足供藝林欣賞。至其板本難得，猶其餘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八卷 舊抄本

宋李燾撰。燾字仁甫，又字子真，號巽巖，四川丹稜人。登紹興進士，博極羣書，兼長史學，作續資治通鑑長編，及六朝通鑑、文集等。累官禮部侍郎，進敷文閣學士，同修國史，卒謚文簡。燾以名節學術知名海內，長編一書，經數十年始成。此書與長編相輔而行，前負署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燾經進。是編所載，自太祖建隆元年，迄欽宗靖康二年，九朝事蹟，体例與宋史全文大畧相同。前

有乾道四年四月李燾上表，即所進通鑑長編一百八卷之文，與此無涉。目錄後有武夷主奉刘深源校定一行，亦無所考。更有宋朝世系之圖，中興世系之圖一頁。按此書刊本全者頗不易得，據丁氏八千卷樓藏書記，此書為元刊本，則世所傳抄本，蓋即本之丁書。又按燾以一代史才，所著長編及此書，較之刘時舉續資治通鑑十五卷，及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精審良多。而其子四人，並皆能繼父業，如李𡌴撰皇宋十朝綱要二十五卷，即續其父是編而作，亦博大精實，亦稱名著。近世上虞羅氏曾重刊之。考宋史中記載雖多，要以楊仲良氏長編紀事本末與此書言北宋史事獨詳，故是書無論其內容與抄本，皆難得而可貴也。

使粤驛程記一卷 李氏函海本

清李調元撰。調元号雨村，四川羅江人。乾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歷任吏部主事、廣東鄉試副考官，及提督廣東學政，官至直隸通永道。調元學極雅博，凡經史百家無不精研，世稱通儒。其父子昆弟皆以科甲著述顯名於時。調元撰作共數十種，又輯刊函海叢書，當時人爭寶之。此記一卷，即乾隆三十九年主試粤東鄉闈，紀其沿途見聞之作，與所著粤東皇華錄可互參證。蓋是年禮部請四川等五省試差，廣東正考官王懿修，副考官

即調元。王安徽青陽人，字春甫，丙戌進士，官翰林編修，日講起居注官。是書所記，始於乾隆三十九年六月，自京師起程，至冬季北返，共半載之事。除各地風土名勝、古蹟人物外，於昔時鄉試典制，闈中儀節，亦多敘錄。如記進貢院後十房上堂分經事，均足考證。他若考官到省後與地方官之迎送酬答，雖屬瑣事，亦可見清代重視考試，使其禮制崇隆。於是天下人士莫不以科甲為貴，而得第後又皆以典試為榮，故此雖取材一端，然實致平之本，為政者所不可不知也。然則是書所述，又豈

僅個人尊榮，或有關掌故之遊記已哉。

精選幼學對類讀本一集一卷 李氏續函海補遺本

清李調元選輯。調元，號雨村，綿州羅江人。幼隨父宦浙，受業於大司寇錢香樹之門。乾隆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廣東學使、直隸通永道。生平好藏書，於學無所不窺，時稱通儒。凡經史、小學、稗官、金石，皆有著述。其學問之博，撰作之富，足與前明楊升菴氏相埒。又輯刊函海叢書，得者寶之。此書一卷，刊入函海補遺中。雖云初學階梯，實極精審。首列辨四聲法，次即對文，其類別分格式，五音、天文、時令、地理、宮室、國號、人物、身体、衣帛、食饌、器物、珍寶、文史、草木、禽獸、五色、數目、聲色、心情、方隅、內外、虛字、如似、重疊、將乍、助辭、勤學等門，並附習對定式、四聲、字母、唐人切韻、字譜之屬，辨聲、切韻、疊韻、雙聲等於小學文字，頗有稗益。因此集以文字音韻為本，而以聯語為例，集玉篇、廣韻之精要，在昔日雖屬初學，今日則專門之藝也。

分部配合法一卷 李氏續函海補遺本

清趙佩湘校刊。佩湘，丹徒人，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進士，嘉慶辛未督學四川，提倡學術，獎拔人材，尤以其時錦江書院等人文極盛，多趙氏之力。此書一卷，蓋無名撰，而由趙氏校訂付梓，以惠士子者。前有佩湘序，略謂場屋專尚楷書，其字体之屈伸俯仰，均有一定之則，昔人將分部配合法詳為訓詁，俾便學者。余二十年前有友人惠贈一冊，日置案頭，隨手臨寫，頗受其益。今攜至蜀中，因付梓以公同好，亦臨池之一助也云云。余嘗以為吾國書法一端，千變萬化，各極其妙。名家中如二王、歐、顏等，各有法則。獨近世以來有所謂館閣体者，另具一格，惟無專書以記述之。又嘗見前人雜記諸書，每言清代書法之變化沿革，大約清初康乾之世，多習二王，中葉以後，由歐入顏，降至末世，則僅黑大圓光，無骨力精神之可言。並聞之翰苑故老云，清中葉以前，書法帖括猶具風格，道咸以後，遂拘謹成法，千篇一律矣。此固足徵一代文化藝

術之變遷，是書專究館閣作書法，以名字之偏旁為例，並用飛白摹刻以資臨仿，與間架結構九十二法相輔而行，此雖書法之一道，要亦數百年來典制藝文之所在也。

童山詩選五卷 古棠書屋叢書本

清李調元撰，孫澍選輯。調元字雨邨，四川綿州人，乾隆進士，歷官廣東學使及同考官，官至直隸通永道，事具清史列傳諸書。調元博覽羣籍，藏書極富，著有春秋左傳會要、井蛙雜記及文集等，凡數十種，又輯刊函海叢書若干種行世。孫澍字春巖，四川岷陽人，嘉慶己卯舉人，歷任教授，以文名世，與兄鎮輯刊古棠書屋叢書，此書即其選輯，前有鎮序，謂雨村鴻才博雅，覃心譔述，函海一書，卷帙甚富，識者寶之，所著童山詩集亦二千餘首，惟歲久遺軼，失傳為可惜也，乃詳加淘汰，得古近體五百篇，皆足欣賞而信其可傳者，書共五卷，分五七言古體、近體、絕句等，雖屬詩集，頗可見當時人物各地風俗，如送程魚門舍人奉詔回南訪求遺書，及聞孫補山相國重膺簡命節制四川喜而有作諸首，並附詳注，皆關一時興革遺聞。按童山詩文其自刊函海亦未收入，故頗少見，單刻本亦不數覯，此編所選，雖非全帙，然其生平行事足徵大

畧，固不止保存文獻，而吾蜀先賢遺集，亦藉此以廣其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澤一山房詩集二卷 光緒癸巳台灣刻本

清唐懋功撰。懋功字雲坳，四川灌陽人。道光丙午舉人，以課徒為業，遠近環集。屢上春闈不第。咸豐間里門寇擾，塞士重困，後又挈眷北上，下第後寓居京師。其子景崧後官至臺灣布政使，為一時名將。懋功之名亦因以顯。氏長於詩文，老而彌工。此集皆四十後作，分上下卷，始於丙辰，終於丙子。按年編次，足考其生平行事。其詩謹嚴和平，多附詳注，並關咸同間軍政人物、風習、名勝，中如避寇車下、蒼梧寇警之廣州紀事、漫興等，皆可証清洪兩軍事實、詩注多係其子景崧增補者。如漫興為譏清帥向榮在桂時延不剿賊，又云桂林乱離之際，官家廝僕及少年子弟習為歌舞，既而職官亦厠其間，往往嬉於辦公局所焉，舉國莫知其非，故以詩諷之，頗可補傳記之畧。而各詩命意遠詞，皆穩鍊自然，亦自可傳。論者以是集平淡為病，然其詩集中，猶可取之著也。

司馬温詩集三卷 古棠書屋叢書本

宋司馬光撰，清孫鎮校訂。光字君實，夏縣人，寶元初進士，歷同知諫院，以議王安石新法不合去官，至尚書左僕射，在位八月卒，贈温國公，謚文正，著有資治通鑑、獨樂園集等。鎮字子俊，嘉慶舉人，四川岷陽人，與兄澍皆一時名家，著述極富，又與兄澍輯刊古棠書屋叢書若干種，此書前有道光十五年孫鎮序，略謂四庫全書集部題公家傳集，稱光大儒名臣，不於文章論工拙，即以文章而論，其氣象亦囊括諸家，凌跨一代，蓋其學問德行、經濟，皆文章之根柢也。鎮曩在京師，於大全吾么甫家藏書，借閱公詩集宋槧本，因鈔錄藏之村舍，竊不自量，取而評訂云云。按此書凡三卷，首五七言古作，次五七言近作，次五言排律，各詩之後，皆有鎮評註。考本集所錄，皆不見於他書，即此一編亦足見前賢文章政事之美矣。

丹崖集八卷附錄一卷 明鈔本

明初唐肅撰。肅字處敬，會稽人，元至正壬寅中浙江鄉試，以道梗弗克上春官，授黃岡書院山長，轉嘉興學正。洪武初因近臣薦，以故官召修禮樂書，擢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在上前被顧問草制誥，悉稱旨意。在朝之日，宿學碩儒莫不欽服。後因事謫田於濠。按肅為元明之際詩文名家，其文極為危太樸、宋景濂、戴叔能、中屠子迪所稱許。此書前有洪武八年吳郡申屠衡序。書凡八卷，分賦、古詩、樂府、律詩、記、序、箴、銘、題跋等類，蓋前部為詩，後部皆文，卷末附錄一卷，則多閔肅之傳記銘狀，因此集乃其子之濬所蒐輯而成者。至本書文字不僅有關元明時事人物，足供史傳采擇，即以詩文論，蓋亦可傳。宋濂曰肅之文沉涵於經而為之本原，厭飫於史而助其波瀾，出入諸子百家，以博其支流，真可以垂遠而傳後。以濂之學術文章，於肅獨致推崇，亦足徵其品節學問矣。又徐幼文、高季迪嘗贈以詩，氏亦有留別詩，載集中。按此書[illegible]得，刻本尤不易見，丁氏八千卷樓藏有是

集天順刻本，乃天順八年平湖沈琮刊於粵中者，後有自跋。本編則舊抄本，蓋清季潘氏滂喜齋故物，首頁有康生所藏、康生秘玩、伯寅所藏諸藏書印，潘王皆清季名流，並以鑒賞著於世也。

慇生集十七卷 明刊本

明陸夢龍撰。夢龍字君啟，會稽人，萬歷庚戌進士，歷官刑部員外郎，讞問張差梃擊事，侍郎張問達從其言，獄乃具，累遷貴州右參政監軍，討賊有功，擢廣東按察使，卒謚忠烈，事蹟附見明史張問達傳，著有易略、梃擊始末二書，四庫收入存目。此書十七卷，乃其遺集，前後無序跋，內分賦、詩、序、記、疏、傳、論、表、策問、祭文、雜著、書啟等，其序傳雜著各卷中，頗多重要文字，如欽賜大西洋國士利瑪竇葬地居舍記、題傅元鼎東事冊，及奏劾李三才各疏，均極有關史實，記利瑪竇文，並及其他西人，尤可見當時西來華教士之貢獻。其劾三才疏，署丙戌九月，時任刑部郎中，列舉朋黨事實，足徵彼時朝政。按夢龍以直聲見重於世，凡所撰述，史稱其皆具卓識，尤以梃擊始末一書，以定讞之人，記目覩之事，自為信史，即以此集論，亦為寶山之富，又此書前後有孫氏萬卷樓印，不見於諸家著錄，蓋亦難得之本也。

全歸集七卷 舊抄本

元處士張庸撰，孫張琳編次。庸字惟中，全歸其別號也，慈谿羅江人。少負異質，長而奇岸，成童時已負材名，慨然有志當世。元季兵亂，僭竊者據明州，首署庸為上虞山長，辭不就。明初被徵入京，旋即歸里。此書七卷，為城西草堂徐氏藏本，前有同治八年徐時棟記，前有洪武乙巳四明山人烏斯道序，後有正統六年辛酉秦王府教授同邑馮益序，及正統乙丑其孫張琳識。烏序稱其博極經史，臧否

古今，恢恢然有餘地也。徵之集中，懷古寄情，詢為佳構。考張處士全歸集七卷，浙江遺書總錄及四庫提要皆不登此集，知為人間希覯之本。又甯波府志嘗著錄，而以為明人，按烏春草作此集序，在洪武乙巳，已惜其老死，是處士實卒于明初。馮損之後序，謂方國珍據明州時，嘗署處士為上虞山長，不就。集中金陵歌有云，昔年聘我我曾游，上鳳皇樓上頭，鳳皇笑非廊廟具，東下娥江歸故邱。又萱堂讀書詩云，徵書徒煩動官府，拄杖行復歸林泉。又次劉庸道述懷詩韻云，縱有聲華傳海內，幸無名字落人間。而馮益後序亦云處士與龍公子高，編修馬公易之，少監揭公㳂若，桂公彥良，王公彥貞為倡和交，由是先生之名愈重。逮熙運，諸公相繼澌盡，而桂公、王公亦膺薦而起，先生獨家居不復仕進。是明初嘗被徵一入京都，不久即歸來，蓋前既不汙偽命，終亦不仕興朝，其為元人斷無疑也。處士世居慈谿，以避地寓鄞甚久，其人高節，其詩亦落落無凡響，且所詠山川交遊多足

補郡邑掌故，可寶也。是書卷前有甬上城西草堂徐時棟祕笈印、柳泉書畫諸章，又經名家題藏，益增其版本價值矣。

閒一齋詩集一卷 明徐興公抄藏本

明鄭賜撰。賜字彥嘉，建安人。洪武乙丑進士，除監察御史，陞湖廣布政司參議。時曹吏驕縱，賜至嚴申約束，又撫慰苗獠，諸酋感悅。太宗皇帝在潛藩時，賜妻身服事故，上即位，拔工部尚書，歷轉禮部，監修永樂大典。洪熙初，詔追贈太子少師，謚文安。著有閒一齋集四卷（見建寧府志）。此書卷前有明毘陵王達「適與集序」，知是書又名適與集，又有洪武丙子鄞江陸弁、天台梁用中二序，次明藏書家徐興公手抄建寧府志賜小傳。此集由乙丑至戊寅，不分卷目，與府志稱四卷者不符，或內容相同，而卷目各異歟。後有崇禎癸酉仲冬鼇峰六十四叟徐興公抄藏數字，下蓋「閒中徐惟起藏書印」。末有林涑雲拔云：康熙戊戌閏秋，得宛羽樓藏書四十七種，多吾閩前輩遺集，如宋長溪趙蕃年、明長樂高棟、王恭，并此集，為之狂喜。而是集抄本尤可貴重。上建寧志一頁，係徐興公先生手抄云。按此書卷前有鄭氏珍藏、徐𤊹之印、興公諸印章，後有徐興公藏書印，及林氏印，全書為明初精抄，又經名家題藏，洵可寶貴之善本也。

遷菴先生集八卷詩集四卷 明嘉靖間刊本

明王臬撰。臬字遷菴，直隸鎮江府金壇縣人。由正德丁丑十二年二甲進士，歷官南京吏部主事，山東東昌知府，後調寧波知府。在朝頗多直諫，居官復著政績，固不僅工詩善文之士也。此集共十二卷，前後無序跋，未知是否佚去。書中亦不署名，只有王某可考。細按集中詩文累稱丁丑入南宮，及官東昌府檄文、其乞休疏又稱籍隸鎮江金壇，考之地志同年錄等，知為臬著無疑。是集凡文部八

卷，詩部四卷，均極重要。其文集分奏疏、公移、書啟、祝文、祭文、序、記、行狀、傳、題跋、贊、說、策問，末附雜著、訓子文等。尤以奏疏、序記最足珍視，蓋明中葉之典章制度、政兵錢穀諸大端，皆可參攷。且多他書所無者。詩亦多關掌故人物。按此集頗罕見，故不載諸家著錄。每冊前後有六合徐氏孫麒珍藏書畫印及孫麒氏使東所得二印。獲之海外，尤見珍貴。然則是集洵屬第一流善本也。

長春競辰藁十三卷餘稿三卷 嘉靖二十八年蜀刻本

明朱讓栩撰。讓栩號遁菴，明太祖第十一子椿五世孫，正德中襲封蜀王，喜儒雅，好典籍，孝宗賜書，以河間、禮樂、江夏忠勤為比，卒謚成。此書卷前有其子蜀王及楊慎、升菴二序，尤以升菴序詞偉麗典雅，足見名家規模。蜀王序謂此編乃內外輔臣編輯遺稿，楊序則於王之世系及學問文章皆有闡述，至於是稿命名，楊序云王於國政之暇，手不釋卷，顏菴曰遁菴，樓曰長春，不著長物，惟富典籍，蓋

王於簡編日閱有程，或讀經史，或觀子集，故曰競辰，亦自道也。是王之好學深思，洵足媲美陳思，竟陵矣。此集共十三卷，餘稿三卷，前部為文，多表銘記序之類，後部皆詩，多題詠之作，均有關於成都風景、書畫古物，猶可想見承平之隆。至其詩文，誠如楊序謂適情詠物，怪古雜擬，式遵溫柔敦厚之旨，亦饒緣情綺靡之聲。按之詩部，題扇之詞獨多，蓋聚頭蜀扇在明時已頗著名，王或好之，亦可証摺扇之興於明已盛。又據明史孝宗御製賜

蜀昭王詩曰、河間礼樂文風盛、江夏忠勤世業昌、異代豈能專美事、吾宗亦自有賢王、蓋即史傳所本、

五清集二十卷 嘉靖間刻本

明劉瑞撰、瑞字德夫、一字德符、號五清、成都內江人、弘治丙辰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嘉靖中屢官南京礼部右侍郎、卒謚文肅、後屢提學晋浙、此集凡二十卷、首列正德戊寅吾謹序、嘉靖乙酉晋江淮樓子序、及正德十年乙亥宜賓劉武臣序、全書分紉學稿、潛心稿、禁垣稿、澧蘭錄、外台稿、講習錄、奏草、策問等、其外台稿蓋督學晋浙時作、澧蘭錄則忤權奸被放澧州時作、奏草則治史事時疏草、據劉序謂吾師五清先生、少志聖人之道、而學事以尽其微、暨博達通類、

鬱書磅礴、有觸於外、必形諸聲、先生職史時、嘗以直道忤權奸、擯斥流離、猶講道著書不廢、晨暮全集中多奏疏傳序、頗關明代典章制度地方文物、実研討明代政治社会之重要參考、至其版本之[illegible]雅潔、尤其次[illegible]者也、

何文貞公集十一卷 明嘉靖四年刻本

明何瑭撰、瑭字粹夫、世號柏齋先生、直隸武陟縣人、弘治壬戌登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己巳孝宗實錄成、晉修撰、時逆瑾熾虐、瑭獨不附、壬午肅皇帝嗣位、起為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未就、再起提學浙江、官至工侍、嘉靖二十二年卒、賜謚文定、贈礼部尚書、是編乃其遺集、共十卷、前有懷慶知府賈待問重刊序、右僉都御史張鹵撰何文貞公本傳、及嘉靖己酉鄭王序、山西左布政使吳三樂序等、集中卷一講章、奏議奏疏表、卷二至六序、引、卷七記、卷八論、卷九說、書、移、跋、策問、雜著、傳、贊、卷十碑銘、墓誌銘、表、祭文、卷十一自序、古今詩律等、其講章疏解尚書、文用語俸、殊屬創作、按全書均傳記序跋、頗關明季典制軍政、古跡文物、可考當時情事、又何氏通達敬懷經國之猷、故其議論、直暢、詩亦正和、洵徵文考献之著也、

楓潭集鈔二卷 明嘉靖四十年刻本

明南昌萬虞愷著、臨川徐良傅編、虞愷字懋卿、嘉靖十七年戊戌科三甲進士、擢兵科給事中、出為山東參議、歷右副都御史、總督漕儲、所至有政績、終刑部右侍郎、按虞愷為一代長者、其詩文亦敦厚樸實、不似明人著述、此書二卷、其書口前題曰竹坡齋後、曰晉陽倡和、前有謝東山、徐良傳、吳維嶽、顧起綸諸人序、皆萬氏同年進士、是集即徐氏所選編著、徐序云懋卿為諸生時、講學於廬山白鹿書院、後遊於大宗伯歐陽南野先生之門、既成進士、為縣令、為給諫、七轉而至今官、無日不踐亨境、而其詩冲然而和、油然而光、斯則性情之效、而非劇鉥之力也、云、全書多贈答遊歷之作、下附顧氏細注、可見當時古蹟人物、又前四序、於氏皆極推許、東山為吾蜀詩人、其撰著見盛明百家集中、而謝徐呂顧四人、不称居士、即號山人、尤足覘彼時風氣矣、

監侍御集十卷　明萬曆間刻本

明藍田撰。田章子，字玉甫，號北泉，即墨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河南道監察御史。事蹟見明史葉應驄傳。嘗張璁等希旨議大礼，田反覆抗論，凡七上章，受杖幾殆，復糾劾陳洸不法事，直聲震一時。著有北泉集，及此書。按四庫全書存目收有北泉集，略云集中惟錄劾礼部尚書席書一疏，不知何故，其他詩文亦未分卷，考千頃堂書目，有田侍御集十卷，又東歸倡和一卷，則此本已非完書，田生平可傳者，在諫章，今章疏闕佚，則此本非菁華所在矣云云。是北泉集乃其未定刊本，此集前有雲間進士潘允端、長洲張獻翼二序。所選者共十卷，前二卷為詩部，後八卷皆文部，計分序、記、傳、墓誌、墓碑、行狀、上梁文、帳詞、銘、箴、祭文、跋、題、說、書啟等。全書亦無奏疏，殊屬遺憾。四庫所謂其可傳者皆不傳，未知何故，或有所忌諱歟。又此書前後有醒虛居士、海岱間人等收藏印，而四庫未曾著錄，亦見其難得也。

頃陽子啟劄七卷　明刊本

明劉一相撰。一相，字惟衡，山東濟南長山縣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陝西布政使。嘗采周秦漢魏六朝三唐之書，區別差次，為詩宿二十八卷。四庫全書收入總集存目，是集則未著錄，或未之見歟。按此書實較詩宿重要，書共七卷，前有濟南劉一相本人序，署題於憲署，蓋為布政陝西時校刻也。卷一除拜類，卷二聞問類，卷三答謝類，卷四令節類，卷五誕日類，卷六宴飲類，末餞送類。全書皆有用文字，足徵考當時典制、人物，非普通酬答可比。按氏所著詩宿卷帙雖繁，亦不過張之象唐詩類苑之流，而此書則一時風俗人物，皆可畧考，且又文集中之別具一格者也。

玉華子游藝集八卷 明刻本

明馬一龍撰。一龍字負圖，號玉華子，應天府溧陽人。中嘉靖二十六年丁未三甲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著有農說及此編。農說收入四庫存目，是集較農說為要，獨被遺棄。四庫諸人，或未之見歟。書共八卷，內分湖上集、讀書集等。按一龍為當時才士，故其詩文均清麗可誦，惟未臻精純，蓋學力猶未逮也。是編体裁雖分卷目，而詩文糅雜，不為區別，且此書為其壯年著述，故展卷即覺其才氣縱橫，所為論學諸篇，尤徵作者天資識解，兩皆卓絕。卷中記載史實亦多，如紀宸濠之變，及論宸濠死難諸臣，均可據為信史。又本書前後有傳經堂鑒藏、蓉峰氏、傳經後人、劉氏家藏諸印，亦足見為難得之本也。

白雲巢集二十四卷 明萬曆丁巳刻本

明邢大道撰。大道字性之，號少鶴，山西洪洞人。父實嘉靖己未進士，官侍御。大道生賦異質，貌尤奇異，精易學與春秋，補博士弟子，進增廣生，屢試有司皆奇其貌弗錄，遂罷業，刻勵為古文詞家，好收藏，富圖牒，盡翻藏書，一編不釋手，文名日盛，凡公卿、監司、郡國守相屬所撰著無虛日，苦于應酬，乃出遊登泰岱。是集共二十四卷，前有張銓序，及范弘嗣撰少鶴山人傳，首六卷皆古今詩作，七卷以後為序、碑記、誌銘、墓表、銘、贊、哀詞、祭文、書啟等。全書最重要者，為碑記序表，或序地志，或傳人物，或記科甲，或述政績，皆有關一時一地之典制文物，於明集中足稱上乘。據本傳云山人葺茅為廬，貯古書名畫，及金石三代之器，六經子史而外，旁及農圃醫卜諸籍，罔不窺覽，通大旨。又云山人業日精，譽日彰，著述日富，丁巳首夏，召余曰吾少習數干支，值未，其實帝期也。余曲解之，山人終不懌，出其未刊稿，強余刪定，山人果以六月不起云云。可見邢氏之風格，亦振奇士也。

心齋王先生全集六卷 萬曆重刊本

明王艮撰。艮字汝止，隸揚之泰州人。嘗謁王守仁從之學。王氏弟子遍天下，艮以布衣抗其間，學問聲名，出諸弟子上，學者稱心齋先生。此書六卷，蓋萬曆重刊本。前有萬曆乙卯熊尚文、甲辰周汝登、陳履祥諸序，卷一書卷，首有荐疏、題請從祀及墨碑、像贊、講學會圖、樂器圖、門人尺牘等，卷二年譜，卷三語錄、答諸生問，卷四尺牘、密證，卷五譜餘、奠文、文移、著辟考、挽詩、附門弟子姓氏、分宦遊淮揚門人、四方僑紳門人、耆儒修士門人、奠軸、祀遺門人、門人列傳，卷六續譜餘、祭文、補遺等。按心齋為明代理學大儒，主陽明良知之說，當時士林極崇敬之，如嘉靖十六年題請從祀疏及前荐辛疏，皆稱其學問淵源、孝友純篤。此集最重要者即其語錄與門人列傳，可考見其學術思想及師承源流，且於明代理學關係極鉅，故此書與陽明傳習錄均明儒學案書之正統，而非普通詩文集僅關一人一事已也。

南雋集二十卷 明嘉靖三十年刻本

明汪必東撰。必東字希曾，號鄂田野史，鄂郡崇陽人，正德六年進士，改任戶曹，工詩文，喜遊覽，曾至滇池，與楊升菴諸人友善。是書乃其詩集，前有自序，內分賦、詩歌、琴操、古詩、長短雜調、古樂府、律詩等，又別為雜題、贈送、寄答、燕會、慶吊、天文、時令、草木、鳥獸、朝省、歷官、述懷、懷古、山川、遊覽、題詠、宗族、讀史、詩餘諸類，凡二十卷，無論今古詩作，均極精鍊，不類明人粗疎之作。集中除寄與懷古外，尤可見當時情事，如卷十一歷官述懷之分歷戶曹、在坐遺懷呈景太史會長，足考明季翰苑掌故。又卷十六枉楊升菴出餞滇池次韻詩，極清麗，着意中有云主人相招與不淺，行客欲去情自連，不僅可知汪氏經歷，而楊氏戍滇情狀，亦於是互見。又有民謠二十首，以民間歌謠成詩，尤有関民俗，而為前人所不及知也。

絅齋先生集十卷 明成化間刊本

明林環撰。環字崇璧，號絅齋，莆田人，永樂丙戌廷試第一，授翰林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後升總裁，兩典文衡，扈從北狩，寵遇之隆，一時罔及。環學問淵源，其文章亦尽掃明代科選山林之習，出入唐宋韓歐諸大家。此書十卷，白棉紙成化刻本，前有成化丁酉浙江按察使西昌曾蒙簡序，及孫林伋序，蓋是集即由伋所校刊，按伋曾任壽昌司訓，亦以學[illegible]術文章名聞公卿。此書卷一表箋詩頌，卷二古詩，卷三銘跋、贊疏、辞說、祭文，卷四至末皆序記，[illegible]全編序記疏跋，大皆有関明初典章制度、社会文物，足資考証，其版本亦頗難得，誠重要史材也。首頁有莆田劉氏澹齋藏書印等，足徵是書為其鄉里所重，加以珍藏，外間殊鮮見焉。

許文穆公集六卷 明萬曆辛亥刊本

明許國撰，門人葉向高等編。國字維楨，歙人，嘉靖辛酉舉南畿鄉試第一人，乙丑四十四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隆慶初曾使朝鮮，神宗時屢官礼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性木強，無大臣度，然能謹慎自守，卒謚文穆。此書六卷，蓋初刻本，書面題太傅許文穆公集，前有門人焦竑序，及王家屏撰墓誌銘，其內容卷一序，卷二記，卷三奏疏、表箋、頌、賦，卷四議論、考說、書，卷五墓誌銘、墓表、行狀、傳、祭文，卷六詩。全書多傳記文字，頗有関當時政治人物，惟其卷帙[illegible]尚非全文，近世有重刊本，共二十卷，較此集多至三倍。按國之学問，雖無專長，而在位日久，聲望素隆，且以剛強廉潔，著名於時，門生故吏徧天下，亦明中葉有數人物也，故其遺集，於當時朝政盛衰，人物消長，皆可覘其大略焉。

李小有詩紀不分卷 明末刻本

明李盤撰。盤字小有，淮南揚州人。屢試北闈被擯。後以薦任廣西蒼梧懷集縣令。時當明末，以討賊頗著功績。著有殘本金湯十二籌，四庫收入兵家存目。此書乃其遺集，以詩紀事，故名詩紀，以其事實因地命名，內分饑驅拙言、伏友隨鷗、蔎園倡和、瞻烏歎、羇游譜、燕閔吟、秋浦詠、茅城秋稿、牧懷十六景詩、巡隘桂游、感怪榆草、悼亡、燕台、燕離、香山憶、汴州夢、青谿草、吳吟、晨風吟、游子意、水雲瓢、京江詠諸集，每集一卷。其作以序紀事，以詩抒怪、哀感悽惻，洵足名家。按盤以世家子好義任俠，又值明季北都甲申之變，盤歸里後展轉流離，皆有記載，尤以燕閔吟、巡隘諸集，述北都事變，足稱詩史。而明清之際，東南各地情形，亦可參攷。又四庫所收之殘本金湯，則多空談，遠不逮是編之有關史實也。

已有園小稿一卷續稿一卷 明嘉靖四年刻本

明魯鐸撰。鐸字振之，號東岡，又號蓮北，晚自稱戇橘山人，湖北景陵人（今天门縣，又稱竟陵），弘治十五年壬戌科舉進士第一（據題名錄下注湖廣沔陽州景陵縣民籍），官編修、武宗立，使安南，卻其饋，歷兩京國子祭酒，教士務實學，致仕歸，築已有園，累徵不起，卒諡文恪。此集正續各一卷，前有嘉靖癸未景陵知縣李東序，內署晚里生柳與錄，首已有園記、已有園賦等，次雜詠詩。其續稿有嘉靖丙戌景陵儒學劉鵬序，謂氏著述甚富，有全集在諸門人所，錄其德其業左史書，又云先生所著近稿，首為詩，為歌，為行，為樂府，次為記，為說，為贊，為銘，為跋等，蓋其前編詩多於文，續稿則文多於詩，故續集尤為重要，而傳記諸作，尤有關地方文物。又此書流傳甚少，藏書家多不知其名，間有署東岡者，實則即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

左華丙子集十卷 明刊本

明張光孝撰、光孝字惟訓、號左華、閩中人、工詩文、為明嘉隆間名士、撰有西瀆大河志五卷、四庫收入地理存目、據四庫提要云光孝自署閩中人、不知為何郡縣也、今據是集自謂曾官岳州、又謂是歲壬申郡志成、此編共十卷、前有明進士趙訥序、謂左華子年踰耳順、而鉛槧不弃、吟咏日嘉、其大都登李杜之堂、而出入乎賈長沙孟襄陽室轍者、乃間發逸氣、則馳騁風雲、而少激幽懷、復睥睨天地、蓋嘉靖隆慶間知名之士、信其言之必傳也、云云、全書多懷人紀事之作、古今詩体皆備、間附小注、如記隆慶萬曆時倭虜海寇情事、足見當時民間傳說、又此書前後有党氏藏書印、按党氏亦閩中世族、集中贈党氏詩多首、或與氏為姻婭之誼也、

擬寒山詩一卷 明刊本

明張守約撰、擬陸光祖訂正、守約号梅村居士、光祖號五台居士、其經歷皆不詳、卷前有鎮山居士唐守礼李明居士蔡善継二序、及自序、唐序称梅村張先生博學力行、究心佛乘、其所游戲翰墨、率稟於教、駁聞之即里耳可入、潛玩而深体之即古徹言奥義不啻也、以其類寒山子詩、遂名擬寒山蔡序謂居士素工詩、老而適妙、為李為杜靡不各極其致、至所擬寒山詩、則又若歌若嘯、摩寫人情物態、爽豁痛快、讀之令人鼓掌、夫寒山子示跡污穢、而獨以吟咏留題巖谷、傳布街衢里井之間、今居士即列諸高士傳、彼似有所不屑云云、全書一卷、多用里語俗事、而以佛義出之、猶可見社會習尚、宗教礼法之大略、固不必以詩學窺之也、至守約自序、則謂是集乃所以歌詠性靈、闡揚道妙者、所謂發揮性靈、即明代文人趣旨、故此書內容雖無足觀、亦可見一代之風氣也、

遊峨日記一卷　續函海本

清李調元撰。調元字雨村，四川綿州人。乾隆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授廣東鄉試副考官，又任廣東提學，官至直隸通永道。事具清史列傳等書。調元好藏書，博學多文，為一代名家，著述亦富，凡經史百家、金石、詩文皆有撰述發明，誠無愧通人碩學也。其輯刊函海叢書，為中外所重，又有續集，則世不多見。此書一卷，雖屬日記，紀遊之作，實金石考古之重要著錄也，始於乾隆五十四年夏，與其弟鼎

元同遊青神峨眉，至秋始歸。按調元家居綿州，屬川北道，峨眉天下秀，尤為蜀中名勝，地屬川南，[illegible]故沿途所經，先由綿至省，再由成都經南路至峨眉。書中所記，凡地理沿革、梵宇建置、名勝碑碣、地方人物等，無不詳紀，尤以成都草堂祠、浣花溪諸地考據精確。其他凡各地金石，除錄原文外，並繪畫考証說明，洵可供徵文考獻之采擇，並補史志之缺畧也。按雨村函海叢書中，有蜀碑記及補編，大皆采摭前人史志，此書則均親身所歷，親手所摹，故較之二書尤稱精審。又是時漢州張邦伸雲谷亦歸里，書中屢稱之，足徵二人交誼之篤。然則此編雖云遊峨，而所考據經歷者，實不止於峨眉也。

童山續集二卷 續函海本

清李調元撰，弟鼎元註。調元字雨村，四川綿州人。乾隆進士，由庶吉士授主事，歷官廣東提學及鄉試副考官，終于直隸通永道。弟鼎元，號墨莊，亦乾隆進士。調元博學好古，好藏書，著述極富，凡經史百家，無不通曉，即海外屬國，亦遣人購其集，以千緡得其片紙隻字為寶。調元詩有曰「誰把詩名傳海外，看雲樓集客來求」，蓋紀實也。此書二卷，前有乾隆己酉鼎元序，於其兄之學術經歷，敘述頗詳。首為峨眉山賦一卷，由墨莊為之詳註，博大富麗，足比兩都。次詩草一卷，多考古酬答之作，其中與張雲谷邦伸最多。按邦伸亦吾蜀乾嘉時名家，著述精博，如古繩鄉志畧、雲棧紀程、全蜀詩滙等，皆秝重一時，因家居漢州，與調元時相往還倡和。又詩草中有艾鵬九惠眼鏡詩，蓋眼鏡盛於清初，此文記其沿革效用，足供考古者之參証，宗讀全集，洵不媿名家之作也。

天瘦閣詩半六卷 光緒活字本

清李士棻撰。士棻字芋仙，號悔餘道人，又號童鷗居士，四川忠州人。博學工詩，以道光拔貢，同治初知彭澤縣，移臨川，政聲卓著。去官後貧不能歸，流寓海上幾二十年。光緒乙酉卒，著有天瘦閣詩草、天補樓行記，未刊者尚有同漚館隨筆八卷。事蹟見黎庶昌墓誌及清人筆記。按芋仙為同光間有名詩人，初從同鄉李西漚學，繼在京從曾國藩遊，後曾以欽差駐節蘇皖，芋仙亦在幕中。時有蜀中四李之名，即閬縣李宗羲、中江李眉生、劍州李榕，及芋仙，皆曾門下士。諸李中惟氏性情孤癖，以困頓終。此書乃其友人集資所刻，前有王澤山、再咸呂熙勛之二序，及自序。集中頗関當時人物遺事，如題舊書架云「收書萬餘卷，插架三十年」，注云「古今人所注莊子，予收至五十餘種，擬一律齊刊，奈棉力何」，蓋氏性喜藏書，尤好老莊之學，故蒐輯版本至數十種，足徵其為學之勤。又詩注云「予每從廠肆得佳書，必以進師，時曾湘鄉師每來士寓見

予案上精本，往往攜去，且柬曰好書不可獨享，肯以珍秘多供饞眼，德莫大焉，亦為尔惜福，非為豪奪地[illegible]也，此亦足見曾李交誼，又自序中自述詩學經過，亦多可取，由顧亭林至張船山凡二十餘家，自謂北馬南船，攜以為鵠，又詩中於同時師友亦有記述，可[illegible]証其為同光作之巨擘，非偶然也。

天補樓行記一卷 光緒江西刻本

清李士棻撰。士棻字芋仙，號悔餘道人，四川忠州人，以拔貢生知名於時，咸同間佐曾國藩幕，與李榕等號稱蜀中四李，歷任彭澤、臨川諸縣令，與何栻、黎庶昌、莫子偲、李壬叔俱相友善，自壬申曾文正薨何廉訪沒後，嘗刊一章曰「師凋友替隻立人間」，後歸蜀忠州原籍，顏所居曰獨立樓，後改天補樓，此集即繼天瘦閣詩集而作也，生平事跡見黎庶昌撰墓誌，黎誌稱君本曠達士，不拘行檢，正不必以公家言為之飾諱，然君仕江西，迭署數缺，實有善政可紀，當別敘述，按芋仙好藏書，工詩文，實同光作之創始者，其居京時，與曾國藩交極密，故後從之蘇皖，此書一卷，與天瘦閣集初刊於江西，[illegible]後又排印於上海，前有自序，記述從學師友，頗可參攷，如云予發軔為詩，肄業文翁石室，從先師西漚詩法，迨試吏江西，從軍江左，則與廉昉太守，續前明何李之盟，其時遊於湘鄉幕府，自廉昉及劼剛栗諴二曾外，嘗與予商榷者，則歐陽曉岑、吳竹莊、

張嘯山、莫子偲、李壬叔、徐懿甫、李眉生、錢子密、張廉卿、黎蒓齋、姚慕庭、程伯敷、趙惠甫、劉開生、向伯常、鄧伯昭、方子聽等十餘人、人各有集、子尤心折康昉、視澤山海觀猶鼎足也、所記除見其師友源流、並可考曾幕人材之盛、蓋張黎皆古文大家、為世所知、其他諸人、有不見著録者、芋仙師友既多、則其詩境開拓、自然廣大、觀此集、其詩多纏綿悱惻、王序稱其不榮古而虐今、則吳江五言、重陽七字、且有足傳之無窮者、況尚有數百篇之義、心清

尚感、詞均頑艷者在耶、致清人筆記中、所記芋仙遺事、大都記其放達不羈、然其人品詩詞、兩足取也、據吳熙靈會卧遊録、謂芋仙尚有同[illegible]滬館隨筆八卷、雖寫淨本、未見刊印云、以最有時代關係之著作、不能流傳人間、誠為可惜、亦芋仙之不幸也、

三公難記六卷　活字本

清王萃元等撰、萃元字子儼、上海人、咸同間洪楊髮匪據江南、旋侵上海、萃元以諸生辦虹橋團練局、助清軍攻守、同治三年事平後、乃反儒素、得舉鄉試、此書乃胡笠夫校刊、全書共三種、首星周紀事二卷、王子儼撰、卷上自咸豐癸丑至辛酉、卷下自同治壬戌至甲子、次難情雜記二卷、上海薛鳳九撰、鳳九字新畬、所記自咸豐庚申至同治甲子、次兵災紀略二卷、浦右蔣恩撰、恩字琴舫、其起迄

與星周紀事同、三書皆記太平軍侵上海事、而王薛蔣三人、又皆西鄉虹橋人、故紀述鄉土軍事、與社會情形、最為詳確、實洪楊史之極有價值者也、按三人以書生辦團、同治三年事平、舉行鄉試、三人聯袂赴試、惟考之是科鄉試録、無三人名、亦憾事也、據薛記謂是科與試者凡萬餘人、足見江南人文之盛、按三書雖均紀淞滬軍事、而各有詳略、王書尤挈綱要、蔣書則較二書為詳、多取官文奏報、薛書多述社會狀況、均足補志乘之缺、正官書

之誤、又三書皆有刊本、以其紀載髮軍遺蹟、好事者且多傳鈔、而星周紀事、近又收入上海掌故叢編中、薛蔣二書獨被遺棄、或編者未之見歟、又上海曹晟氏有梟林志畧、專記劉麗川據滬始末、與此三書互相表裡、似亦應彙而刊之也、

勝營紀畧一卷 同治初刻本

清姚承輿撰、承輿字正甫、湖州人、以拔貢考請候上賓、道咸間洪楊事起、各省軍興、姚氏富經濟、知兵法、深悉山川地理、負名於時、屢奉旨徵召、派赴各軍營襄贊軍務、惟以賦性直率、又好夸大、致與同僚不和、故凡咸同間將帥、如和春勝保琦善等、皆曾延接、而均相處不久、蓋亦才畧之士、錢江王韜之流亞也、著有文集六卷、頗不易得、此書一卷、專記在勝保軍營見聞始末、及清洪兩軍情狀、於

當時人物、上自將帥疆吏、下及司道幕府、皆多譏評、少所許可、雖不無過詞、然可考當時真情、按之官書、幾全相反、亦史料中可貴者也、書中所述、始於咸豐三年十月、由天津赴獨流大營、蓋其時勝營尾追洪楊北伐軍林鳳祥李開芳等、由豫晉至[illegible]直、在營未久、即辭職入都、全書皆記軍營情形、凡將兵之庸懦、奏報之欺罔、無不詳列、如云每次接仗、其實無分勝負、而勝帥以捷報聞矣、其他記兵勇滋擾逃逸之事、尤多、雖作者與勝不合而去、故

揭其短要亦足資考証又此書只書口及首頁署勝营紀畧下不署名且無序跋惟於敘事中知為承輿作按氏除此篇外尚有尔雅啟蒙及和营紀畧諸書亦多不書姓名或有所避忌歟

難情雜記二卷 同治刊本

清薛鳳九撰鳳九字新畬上海人以諸生課於本村咸同間洪楊軍起江南被擾鳳九乃辦團練資防禦是編即紀太平軍侵滬情事取紀事本末体前有同治六年王恒熹王萃元二序後序謂新畬本績學士遭粵匪之亂作為難情雜記二卷溯自庚申迄乎甲子其間飢寒奔竄之苦楚呼吸死生之情狀莫不備載痛定思痛談虎色變是編也在曾遭難者讀之必將心驚魄動力圖改過為善以

期仰報天恩也云云按此書分上下卷作者因身親其役目覩其事故記載詳確足資考証全篇除記述其見聞外並以官書考証而以當局書函附之可徵史識又所記頗多珍貴史料如甲子赴金陵鄉試詳紀沿途見聞頗可考戰後遺蹟尤以記遊天王府一節較他書為詳與毛對山墨餘録周馥日記所述可互補証實太平史中最重要一頁也惟考之同治三年鄉試録中無薛名是知此科未售以名諸生討賊有功不能得一保举赴試亦

未第，詢憾事矣。

姓氏辨誤三十卷 道光刻本

清張澍撰。澍字時霖，號介侯，又號介白，原籍武威，後徙四川華陽，考嘉慶二十四年戊寅科四川文鄉試錄，澍即於是科中[illegible]式，著籍華陽縣人，旋成進士，官[illegible]玉屏知縣，改永新縣，頗著政績，惟治事嚴正，雖稱賢吏，而不得於上官，文章偉麗，亦有名於時，著有姓氏五書，續黔書，蜀典等，又輯刊二酉堂叢書若干種行世，其姓氏五書世[illegible]所傳者不[illegible]全，其藏書家尚有見及稿本者，是編三十卷，或即其姓氏五種之一，前有小序，自述此書緣起，云姓氏書爲有誤也，自姓氏書誤之也，一則質其疑而創誤也，一則踵其繆而沿誤也，不爲之辨，必且一誤而再誤也，然有不得不辨者，明辨之足以有辨也，亦有不必致辨者，稍辨之不勝其辨也，顔師古曰，私譜之文出于閭巷，家自爲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信，寧足據乎，是唐時已[illegible]如此，迄今日則更誕妄矣，余之作辨誤也，亦曰使讀史者論其世不可不知人也，使作譜者，敬其宗不可以誣

其祖也，豈好辯哉，以誤故也云。觀此足見澍撰著此書之由。其有關譜牒氏族，洵非淺鮮。書中次序以韻為準，由一東二冬，以至十六葉十七洽，於每氏之下，詳徵博引，考其來由，述其支派，較之其他姓氏書錄，可稱謹嚴，足補其缺略，而正其謬誤，並足見氏之博學。故是書不特有關姓氏人物，亦有俾史實之名著也。

二韓録一卷　乾隆舊抄本

清余懷撰。懷字澹心，一字無懷，號曼翁，又號曼持老人，福建莆田人，生於明季，僑居江寧，鼎革後隱居不仕，長於詩文，頗負時望，嘗賦金陵懷古詩，王士禎以為不減劉禹錫。撰板橋雜記，記院妓狎邪事，哀感頑艷，又有東山談苑，味外軒集等。此書一卷，取日記作，不見各家著錄，較之其他著述，尤為重要。按所著板橋雜記，最膾炙人口，其東山談苑近始影印行世，獨此編知者甚鮮，亦不多見。書中

記康熙初由南入都事，足見清初朝野人物，及其遺事，據所述（記）凡當時名流，如云少宰李天馥，祭酒王阮亭，理事郭山公，侍講徐乾學，宮坊秦留仙，少司農王鴻緒，編修彭孫遹，檢討朱錫鬯，毛大可等，皆逐日宴飲無虛日，誠勝會也。至其入京之由，其十月十四日記云，至京館張氏書室，窗明几淨，可居也。午後龔水部伯通（芝麓子）來，問余曰，先生從不至都門，此來何為者，余笑曰，衰年跋涉，避仇而來，兼欲尋燕趙之悲歌，覩皇民之壯麗耳。水部大

笑曰先君三請而不來此人一驅而即至何待先君之薄而待此人之厚也余應之曰人不畏麟鳳而畏虎狼者仁與不仁之別也何足怪哉時霜月滿庭朔風漏戶相與拊掌攬袪而別是懷因避仇入京而龔鼎孳以一代文宗曾屢邀不至亦足見其清望書中雖多記酬答歡聚而順康間京師風俗人物略可考見中述沈鐸堂之死尤可補傳記之缺按是書久晦其內容實較板橋雜記諸作為佳文筆亦清麗簡潔余頗欲刊行之以供藝林及談掌故者之參考也

瑣事聞錄二卷續編二卷　咸豐庚申刻本

清張林西載撰林西廣川人嘉慶己卯二十四年舉人道光三年癸未春闈報罷分發河南河工歷任封邱澠池中牟各縣令及鄉試同考官至道員博學多文於地方風物國朝掌故皆極留意此書即撰於咸豐辛亥文闈者前有吳門沈儀序及自序自序云瑣聞錄二卷共二百餘條皆辛亥恩科文闈中所紀事頗瑣屑亦無次序又續成兩卷追述錄出既稱聞錄正不必苦心分晰云沈序云都轉廣川林西張公以名孝廉宰中州洊登觀察治水公餘不廢作畢云按本書分上下卷續編亦然世多不明故全書頗不易得至書中所記取雜記体分條紀述或考証惟弗列目錄雖人物典制風俗遺事雜然並陳而以[illegible]考據事物沿革者最稱精當且多發前人所未發蓋雜纂中之佳著也如紀嘉道間京都風俗謂其時無論城市鄉曲莫不唱繡荷包一曲故京師竹枝詞有滿街齊唱繡荷包之語考其原由實為一[illegible]託妻寄子故事云

庫全書正續編所記、大多有關社會風習、能見其微、
誠為人所不及、在當時尤難得可貴、而作者卓識、
於斯足見、固可不以小說家言目之也、

息影偶錄八卷 嘉慶九年刊巾箱本

清張埏撰輯、埏字埴甫、浙江仁和人、好藏書、精鑒賞、博學能文、喜遊名山大川、此書蓋其晚年輯著、前有嘉慶甲子自序、畧謂余浪遊廿載、垂老歸來、欲假秉燭之明、息影里門、兀坐無以自遣、取敝簏遺書、張之案端、隨時涉獵、其言甚事、或異教流聲或探奇志異者、摘之、遠及梯航載紀、下至委巷叢談、得愜意處、亦筆之、載閱辰歲、遂尔連篇、季弟順農閱是編、謂可以維風化、且可以遣岑寂、請鋟木

以公同好、竊思閒居隨錄、時代雖未編次、而分門別類、所引原書、逐條備注、既以便觀覽、亦不襲美前人、庶幾免大雅之訾也云、足見其纂述趣旨、全書共八卷、分門撰輯、分達觀、忠孝、博洽、識畧、藝術、仙釋、神鬼、奇異、定數、趣語、詼諧、珍玩、軼事、雜錄等、尤以雜錄諸類、最稱精博、書中凡引前人之說、必附注於下、所引書籍共百餘[illegible]種、可見作者聞見之博、選擇之精、又所引之書、頗多珍秘、且多為今日所難得者、藉此足覘其大略、有關輯佚、實非

淺鮮。按光緒杭州府志藝文志卷四小說類曾著錄此書，惟注國朝張蜓撰，不著科第，其他所錄則皆著明仕歷，蓋作者生平頗似隱逸一流，故其出處即鄉里學人亦未能明也。

麻理通書三十一卷 康熙二十二年熊俊卿刻本（東方圖書館藏本）

清初熊山荐彙述，山荐閩人，自號風顛子，此書首有署閩潭陽書林，其經歷不可詳考，書簽署康熙甲子，欽遵清法「麻理通書大全」，下印書林熊俊卿梓，前有王康楨序，次為自序，次凡例，全書分甲乙丙各集，蓋輯天文麻法術數星象諸種而成，而甲集則專言麻法麻理，自序謂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麻，其學要有二端，不可偏廢，二端者，一為麻法，一為麻理，然法於象，在隨時而推測，今時俗弗講二端，忘本務末，或以避忌

較論吉凶，違背五行正理，予實憫之，因出先年江西熊壚石老師以欽監湯若望先生麻法之傳，及世祖道軒先生麻理之祕，兩端俱備，爰授梓棗，名曰麻理通書，凡例中亦云是集之述，略明麻理之由，闡發五行之祕，闢其邪謬之說，參以制化之方，日者之學，在亦備耳，是此書乃紹湯若望等之麻法之傳，並遠輯而非撰著，其旨趣在發揚麻理，力闢星相家之言讖說，惟書中甲卷第一集他述麻法推步，乙集以下則或論星命相或言占候，其甲集又似分為三卷，甲一為天文各圖說，十

一曜周天度、列宿周天度、厤理定論、時憲厤法、天地定論、七政極論、十二重天圖說、測各省北極出地度、測各省四時節氣、測日晷簡平儀圖說、測各省太陽出入晝夜時刻、夜測列宿星晷圖說、未為風雲雨露暨李天經等各說共數十條、大皆論述天文、推步、厤法、其甲二兩卷為四時月令、七十二候、甲三為公規事宜、歲時紀事、四時占候、歲地■經等、三卷之中以甲一最為精深宏博、按此書持論多引陳搏之註、夫陰陽之說、於体例殊覺未純、然其闡明厤理、推測七政、在清初已為可貴、則序中所云乃說湯若望厤法之傳及世祖道軒厤理之祕、或係事實、因明代厤算之學極疏、至清猶取其誇言天文厤數者、大皆合陰陽占候之天道為一談、自利瑪竇、湯若望等於明季清初輸入西術、厤法始密、厤理差備、而士大夫什九猶守舊說此書所■論推步測驗、雖不足比利湯之著、較之一般可稱傑構、則其為取湯之義明矣、是編之作、一闡厤法正宗、一以厤理糾正妄說、■於天道人心、裨益實多固不僅有關時憲已也、

覆載通幾一卷　道光刊衡齋遺書本

汪萊撰、萊字孝嬰、號衡齋、皖歙縣人、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弱冠後慕其鄉先輩江永、戴震、金榜、程瑤田諸人之學、力通經史百家、及推步厤算之術、嘉慶丁卯以優貢赴朝考京師、得八旗官學教習、戊辰入國史館、纂修天文時憲志、既成、天子嘉其通曉數學、遴授石埭儒學訓導、癸酉十八年冬、卒於官、年僅四十有六、萊為清代有數算家、博雅精湛、不言人之已言、而發人之所不能發、并時天算名家、如焦里堂、李尚之均欽其學、而歎其早逝、此書與樂律、逢源、皆氏早年所撰、雖不逮衡齋算學七冊■精純、亦已獨具卓識、書共一卷、末附四邊形算法、書中先舉題繪圖、次法曰、解曰、論曰、逐次証明、首測諸天小輪小均輪、與本天比例、次測月天半經、與地半經之比例、得月天高、次測日天高、次測金水星天高、次測土木火星天高、次測恒星天高、全書皆論天体推步、其術則為測高測遠、以為凡天地間有象之數、皆能得之、并可由至微之圜面而測無窮之渾体、且天在在

予人以可測之端。所謂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因名覆載通幾。按本書之法理與算式，即今幾何之平圓凡內容外切，無不引用。每段之後，除立法外，其作解立論，均極透明，純以數學為據，遠非昔人以陰陽五行為談天之具者可比。此亦中國天學自清初以來由玄渾進於科學之大界限。至萊撰著此篇之意，以古人於諸天遠近道里，向多臆說，天官家多本之敍。辯其非，而欽製數理精蘊雖極精詳，然非下士所得通讀，乃以諸天理數，條分縷析，為之圖說，彙成擬法一篇。因當時有西士地谷所測本法，萊未得見，故先著此書，以供測天者之參考。在氏著述中雖屬淺近，然其言簡義深，在彼時故不失為創發也。末附四邊形算法，以宣城梅氏三角法舉要本於幾何，於四邊以上形法解不備，因演其說以補其缺。其術以兩不等邊四邊形，引長其一端，使成一兩等邊鈍角三角形，而以幾何證之，後亦作解，在當時亦見巧思矣。

紀元麻書六卷 日本舊鈔本 東方圖書館所藏善本

無名氏撰。日本棉紙舊鈔本，全書純係漢文，疑為研究中國天文麻法之日本學者所著，或為纂輯彙鈔中國麻數之書，亦未可知。因其所用名詞（麻算）、及撰述次第，與中國昔日推步之書完全相同。觀其首卷第一論推步法諸用數，以天保十三年壬寅冬至為元，則是書實撰於明治以前。按天保乃日本明治以前年號，十三年壬寅，即清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一八四二年）。書共六卷，惟末後五六兩卷僅具目錄，未著本文法數。其卷一共分三章，內容條理繁複，每章又似一卷，頗似僞說。首推步法諸用數，下分氣策用數及日躔、月離、交食、五星等用數，共計五條。次推氣策法，下分推恒氣及七十二候，推值宿，推經朔、經望。次推日躔法，下分推太陽黃赤經緯宿度，推定氣，推太陽出入晝夜晨昏時刻，推太陽入十二次時刻等。卷二推月離法，下為推太陰黃道經緯宿度，推合朔弦望，推交宮時刻，推正升、斜升、橫升，推太陰赤道經緯宿度，推太陰出入時刻，其立法次第與日躔大

致相同、卷三分爲二部、一推交食法、下列推太陰入交、及實朔、實望、實時、推實朔實望用時、推食甚用時、推日月視經次、推日食法、推食甚時刻、推初虧復圓時刻、推食既生光時刻、推食甚太陰黃赤道經緯宿度、推日食方位及食限通時、推月食帶食等、大目仍十餘條、卷四推日食法、下分推食甚黃赤經緯宿度、及二經交角、推食甚近時真時、推考定真食及食分、推初虧近時真時及復圓近時真時、推日食方向及食限時刻、推日食帶食法術條款、又與月食同、末卷五推五星法、乃推五星黃道經緯宿度及交宮同度、次推恆星法、推中星及時刻、推太陰凌犯五星、卷六日躔表、爲太陽均數表、及黃赤距緯表等、共分七章、以五六兩卷所論與頁彌略麻同、故略不書、全書於每卷每章之下、復各自列題論述、其麻數麻理與中法同、其術頗與梅勿菴之論七政相符合、故雖以日本紀元考其內容、則全係中國麻書也、此書條理法度、雖鮮精到、但極簡核、比之清道咸時論麻法推測者、固爲上乘之善也、

括弧內作注、双行排寫、

漢志三統麻圖表一卷　六譯館叢書本

清末廖平撰、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原名登廷、中光緒五年己卯科鄉試、（據平所撰春秋左傳漢義補正凡例、有光緒庚寅會試宋育仁序、稱年愚弟、宋爲光緒十二年丙戌科進士、無廖姓名、又宋乃光緒五年己卯科舉人、同榜第二十四名有井研廖登廷、或即平也、）旋以進士（見左傳凡例潘祖蔭序）爲清季經學大師、言經主今文、謂六經爲孔子改制之作、故稱素王、一時聞者異之、後南海康有爲衍其緒爲僞經考、推清末經學大師、以平及餘杭章炳麟爲最、章主古文、廖宗今文、平於清季時朝政維新、乃以經學之改制論、移爲政說、其所言雖多精義、而閱者不察、咸爲妄誕、故潘祖蔭謂其才、欽然平經學博大宏深、獨具創見、遠非標奇立異者可比、此書一卷、係他學答問而作、前有黃鎔序及凡例若干條、首爲三統麻圖、爲一周三元九統之圖、一元三統九會之圖、季統三會九部之圖、季統孟會上部九章全圖、季統孟會九章中五部全圖、季統孟會九章下部之圖等凡六、次三統麻表、中分會季會各二十七章、次論元運、謂世俗不知者以元運爲小術、而實出經史、如周禮左國言之甚詳、漢書律麻志早

有一表，以明上古元運，又元運以十九年為一章，起於韓非緯書，至今則言元運者，毫無記據，蓋師法失傳久矣。末附三統麻圖，為一周三元九統之圖，一元三統九會之圖，一統三會九蔀之圖，季統孟會九章上蔀全圖，及中下蔀九章全圖等。按清代學人言三統麻法者多矣，如錢氏三統術衍及鈐，董氏三統術衍補，李氏三統術注，陳氏三統術詳說，大皆麻算名家，以算為據，推平乃經學家，故以經立論，至此篇之作，以漢志專為麻法而設，故於統母閏法、日法、統法、元法、會數、章月等

法，反覆推勘，特詳其理，推列表分章，不相侔與錢氏等雖各究其術，算法周密，以九為節，實推麻之善本，然非推運之捷訣，故此篇根據班書，所列麻表，請整其縱跡，繹絡其扶序，修為圖，提綱挈領，讀者一目了然，易於究尋。又以麻志僅記每章朔旦冬至干支，至記歲干支，則闕不詳，此篇亦據世表、世經、通鑑年表諸書，輯拾彙輯，并係各代年號，以便稽核，至此表分法，以十九年為一章，二十七章為一會，八十一章為一統，雖備三統，僅為中元，照此成例推之下元，再推之上元，

乃成三元足數，按是書之用，其表以橫推，圖以圓轉，表詳中元之統，圖總三元之會，表則次遞其蔀章，圖則纂集其樞要，按表而知所序之年，覽圖而識當元之全，互相為用，洵利於讀，然此表以圖表并用，凡構思立論，確具卓識，惟以經解說，不無附會，且雜入陰陽之理，閏及堪輿，實為此書之病，蓋乃瑕玉互見之作歟。

諸天講十五卷 民國鉛印本

清季康有為撰原名更生廣東南海人專研今文學倡孔子復古改制說為粵東名孝廉設萬木草堂名為研討經術實則力主維新變法後公車北上與門人梁啟超及弟康廣仁等上書政府請行新法一時傾動朝野清德宗極信任之一日三遷致釀成戊戌政變其弟廣仁與蜀人劉光弟等六人遇難世稱六君子有為雖長經術於學無所不窺著有新學偽經考等行世此書則為其科學論述蓋繼大同書而作撰著極早刊印最晚出版時有為已逝

世矣全書共十五卷卷首有門人伍莊及有為自序末有庚午門人無錫唐修跋謂有為在粵曾立天遊學院是編即講于其時故氏自署天遊化人字將存此則世間所鮮知者全書卷一通論謂中國古天文學未精由于製器未精之故而明末利瑪竇等雖以泰西厤算輸入中國然未知哥白尼地繞日說及奈端吸拒力之理猶是大輅椎輪以交之以占驗分野言天之謬卷二地篇共二十餘條由哥白尼定律至地之轉動與日星關係次為月篇亦數十條詳述月與日星及周朔之理次游星卷五由水金火木土星以至天王海王約二十條次慧星篇六論慧星與雙曲線及距日遠近次流星卷七先總說次論流星光有白綠黃赤四色及宋史流星附共十餘條次銀河天篇八先述銀河天橢圓及廣袤之度以及恒星之數乃牽牛織女凡數十款俱論恒星與赤道星羣等次霞雲篇九乃論北斗客星等次諸天二百四十二天第十總述銀河霞雲各天至兜率天九天名目繁多亦數十則以上十卷均論中國之天文天道並舊日傳說以下則述歐西厤數與天文學之理與用故次為上帝篇十一佛法虛想諸天十二綜

論泰西哲學及佛法所言天道次厤篇十三詳論歐厤沿革與回厤關係次儀象篇十四述歐人測天之理用與器具次附篇十五論德人愛因斯坦等相對論謂天之大有限之謬末附月球圖十五幅綜觀全書因作者博通中西且深明西學源流故純以科學數學立論於舊日習尚亦多論列凡中西之天文厤數無不俱備誠有裨天文厤法之著也此書因晚出世人知者殊少因著録之考其內容要亦不可沒也

參兩算經一卷 道光刊衡齋遺書本

清歙縣汪萊撰著。萊字孝嬰，號衡齋。乾嘉時有名儒者，著有衡齋算學若干種，均極精湛。未弱冠，即補博士弟子。因其鄉學者通人先後輩出，萊尤慕江永、戴震等，以樸學儒者兼治厤算，以求實學，於是力通經史百家，并及推步七政。年二十餘，即奮筆著述。嘉慶初，以優貢赴京朝考，被薦纂修天文時憲二志。既成，議敘授石埭縣儒學訓導。平生與算家李尚之、焦循、巴樹穀、江藩等相友善，往

復辯論，學益精密，謂端居觀物情，契先天，見象數之紛紜，其可斷者，不外乎參兩，乃著之，別以示來者。故名參兩算經。本書文旨意新，為前人所未道，足見其於數理融會貫通，左右逢源，分題立說，本數明理，詞彙始立綱，彙奇列耦，會歸諸條，句法皆四字，頗似歌訣。末論參兩數說尤多精義，謂一三五七九皆奇也，二四六八十皆耦也，奇皆天，耦皆地，而聖人曰參天兩地而倚數，獨本參兩言之，其理聖人先儒備言焉。至其間妙用，又有不可不知者，故詳論數理，其

原均不出乎參兩，因以名篇。所引易文，雖似附會，截劉實具數理，亦見其深思啟悟，為普通算家所不可及者。按此篇以新奇立論，一本數理，未謂造律者以三分損益為法，故立數於九；近代窺天者，因以日十二時為法，故立辰數千八百分，斯其參兩之用。其引經立說，又可視為數學八股，蓋此書雖非精奧，亦可觀也。

考定磬氏倨句今鼓旁綫中縣而縣居鼓右解一卷

通甫衡齋遺書本

清歙縣汪萊撰萊字孝嬰號衡齋爲清中葉曆算名家博覽群籍兼通經史著有衡齋算術樂律逸源等均能考訂精詳發前人所未發萊年十四即補博士弟子嘉慶初年以優貢赴京朝考得八旗官學教授旋以大學士薦入國史館纂修天文時憲二志既成授石埭縣儒學訓導萊曾久居江南揚州與焦循李銳巴樹穀等友善互究宋元算學及天元一正負開方之術其攻堅抉微創獲殊多平生不苟著述以衡齋算學七冊最爲精湛此篇乃補其鄉先輩程瑤田易疇之意而解記之首列圖式次逐條記明頗似今之物理數學亦係重學之一末有戊子夏其門人夏變識跋謂程易疇徵君撰磬折古義中所推算皆與先生往復商定始克成書是解專明設鼓必在鼓右以堅徵君磬鼓直縣之說設算凡五次先生殁後遺稿散軼此乃從通藝錄錄出云云按萊之撰著最盛行者爲衡齋算學如遺書中之參兩算經還載通俗等時人傳均稱其未刻因遺稿散軼門人夏變胡君培等廣爲搜輯刊爲遺書九卷故此數種得明於世攷中國數理中之言重學以清季李善蘭華蘅芳及西士傅蘭雅翻譯西法及幾何原本後部學者始知重學之理與用前此算家雖有創發要皆零篇斷簡此解純以重學中之重心立說使縣鼓之重心與樞綫平衡其構思可云精巧因是篇之作以程氏謂于鼓上與鼓右之際設縣近綫不傷綫不使鼓有聲病論定久矣一日以居鼓稍右設縣而鼓旁綫所以中綫之故相質乃試爲篇解記明蓋程氏所撰磬折古義以明一矩有半之句股謂設縣於股在鼓上稍右股橫於上所以壓之使正萊謂宜核其重心用比例之法令鼓旁綫中縣而縣居綫右庶使磬鼓直縣之制乃定文中於鼓之重率及綫之長短皆有定論用其理雖淺記之數理亦頗不易此篇以幾何及重學求之式亦繁複惟程氏於氏所擬圖經於數字多所刪改讀者難明夏氏校訂此解明後依原式補入如○右爲卯氏斗甲程氏刪去卯中字左重心午角尾角酉程氏刪去角酉字右重心未元箕危

庚、程氏刪去亢庚字、壬右斜排辰房牛乙、程氏刪去乙字、丙右斜排亥心女辛、程氏刪去亥辛二字等僞缺此十字、則按其圖式與所設之數前後不合。如二設云、如甲處縣之、而圖中無甲字、閱圖者不明也。三設云如卯處縣之、而圖中無卯字、閱圖者不明也。程氏以爲無用而去之、轉令學者曚混莫辨、且非原本。張邱明示以算之義、此篇首列之圖、仍照原所設五法依次排之、觀圖知法、以法按圖、昭然若揭矣。此文雖不足以盡汪氏之學、亦可見於數理之融會貫通矣。

校正九章算術及戴氏訂訛一卷　道光刊衡齋遺書本

清汪萊撰。萊字孝嬰、號衡齋、歙縣人。天性敏絶、極能攻堅、弱冠後讀書於吳葑門外、慕其鄉江永、戴震、金殿撰榜、程徵君瑤田之學、力通經史百家及推步厤算之術、凡所著述、無不精湛、實清代有數儒者。嘉慶十二年、以優貢生入京、朝考被薦纂修天文時憲二志、旋授石埭訓導。時萊精算之名久著、官卿所知、凡測天量河、無不諮詢於氏。與郡人巴樹穀最友善、客江淮閒、又與焦循、江藩、李銳等相識、辨論宋秦九韶、元李冶立天元一及正負開方諸術、學益精密。此書校正九章算術及戴氏訂訛、於九章遺意頗多發明。其次第仍依九章原文、惟補其缺略、闡其隱義、首少廣章、開立圓法、次商功章、次均輸章、次盈不足章、次方程章。於劉徽、張衡及戴東原氏訂訛、凡言九章者、皆引其文而辨其得失。如少廣章戴氏卷四訂訛、謂戴氏開立圓術曰云以爲有脫誤、實未之思。因陽馬之底冪、至半而得四分之一、與形之底冪、亦至半而得四分之一、故此形之積與立方之比、應與陽馬積較立方之比率也。其意至明。

其語亦盡、又原術圖冪、方冪之率、等數既密、心亦昭晰、乃張衡、故舊、貽哂於後、劉徽循故、未暇深較、豈難哉、抑未之思也、其他於原書各問之注、亦多論列、而戴氏訂訛、其法率多舛誤、尤不可通、按此書於所引各文之後、附以[illegible]案語、均極簡當、足証精博、且由此可知戴氏所謂訂訛者、其本身之訛、及不可深指也、氏雖慕戴氏之學、而於其誤則發揭無遺、具科學家之風度、尤足多焉、疇人傳稱其超異絕倫、洞悉本原、諸所論著不苟同於人、是誠算家之最特、矯枉過正、未免失之於偏、觀其所論數理、純以算式為証、實寡失之偏徼哉、其不苟同精神、西算家推陳闢新之本旨也、

曲線須知一卷　光緒十四年刊本

英人傅蘭雅撰、蘭雅英科學名家、於咸同時來中國、頗習中土文字風習、居上海極久、從事譯述、與華蘅芳昆季最相友善、同治初任同文館英文教習、同治十二三年、至光緒初、又任江南製造局翻譯事務、凡天文麻算、數理電化、靡不譯述、共數十種、據江南製造局記、其華譯者、有賈步緯、徐建寅、趙元益、徐壽、華蘅芳、世芳、江衡、劉彝程等、均麻算名家、故所著理明辭達、條貫景然、按華若汀氏學算筆談稱明

清兩代西洋科學輸入中國、共分三次、首為明季湯若望等之麻法測量、次為清中葉偉烈亞力之譯述幾何、幾部、及重學化學等、末即為傅蘭雅之翻譯一切科學、於是中國之科學知識、斷以完備、傅氏之功極大、蓋西人著述、因文字閡係、大半隱晦、尤以數理為難、獨蘭雅所述、[illegible]簡明扼要、遠過中國疇人、此書一卷、乃從三角而作、首為小敘、論曲線之定義與範圍、以線共分四種、因分章述理、列式舉例、詳明、[illegible]首為比例線理、以比例為推求曲線之本也、次曲線總論、中詳論長徑短

徑、中垂、通徑、正弦、正矢、曲、倚心、兩心差、漸近線等基本定率、并繪圖舉例、次橢圓、共設十題、例、圖解、算式、以明其理、次雙曲線、亦設十題、先述定理、次明圖解、次列算式、末拋物線、亦設十題、次第與上同、按數理雖繁、其形不外點、線、面、體、此書則專論線者、而線又分四種、曰平圓、橢圓、雙曲、拋物、此四線均生於圓錐體、因凡正角三邊形、以直邊為軸、使轉一周、則成圓錐體、自頂至底、皆為平圓、愈近頂則其圓周愈小、離頂斜割、則為橢圓、順腰線平行割之、則成拋物線、順軸平行割之、則成雙曲線、以平

圓之理、已詳三角、故此篇特論橢圓、雙曲、拋物三種、又以比例之法、為求各線之用、故先明比例、書中於各線之術、擇要選易、繪圖衍算、學者由此推演、可施之測量、可啟發性靈、在數理雖屬高深、而此篇文字則淺顯精要、攷清代中國算家、言高深數理者、多至弧矢而止、鮮有及雙曲拋物者、惟李善蘭、華蘅芳等言之、亦受西士影響、故此書在當時裨益學者殊大、固不能以其淺近而忽視之也、

思棗室圓率釋董一卷光緒刻蘇甘室算學叢書本

清蔣士棟著、棟字留春、無錫人、與同里算家華世芳友善、極佩其算術之深、故棟所著思棗室算書五種、前有光緒丁酉世芳序、謂蔣君留春篤好深思、實未易數數覯、君之治算、不假師傳、日陳古今算書、閉戶靜觀、深造自得、時有新理、輒筆記之、所撰算書數種、卷帙無多、要能洞見古人立術根源、而有功來學不淺、足見作者於數理研究之所得、及本篇價值矣、至此書之作、以泰西杜德美撰割圓九術、陽湖董祐誠攷究其理、因用連比例、從三分弧起算、推

之若干分弧、覺其諸率數皆成三角堆、遂易乘除、而為遞加法、後又悟得各率根數皆由弧分而生、始知任何分弧率數、俱可徑求、洵謂卓見、按董氏之術、以弧分為二率、弧分減一折半為根、以根與根加一相乘、以乘二率、二除之三除之、得立尖錐積為四率、又弧分減三折半為根、以根與根加三相乘、以乘四率、四除之五除之、得四乘尖錐積為六率、若求八率十率、依此遞推、按正負相間併之、即求任何分弧之共率數、此書則以代數演其式、先設弧背分弧、次為二率、四率、六率、八率、而以一代之、則得通弦正弦、

之數式即為弧背求正弦公式按割圜之術自以明安圖割圜密率捷法為首創及同光時白芙堂算學叢書有左潛綴術釋明取二分弧五分弧通弦借求得十分弧通弦又遞推得千分萬分弧通弦立法雖簡施算尚繁迨董氏書出尋原究委御簡於繁故世人書目明董為割圜弧矢不祧之宗若深論之明氏以法勝董氏以理明人力天工不可不別此篇雖簡於董氏法術頗能演繹易難為易又董氏之功臣矣

量法須知一卷 光緒十三年刊本

英國傅蘭雅著傅氏為英算家因總稅務司赫德之介來中國於中土語言文字及天文厤算研究極精同治四年入京師同文館任英文教習十三年至光緒初元入至滬主持江南製造局翻譯事務所譯書籍凡天文厤算化學醫學以及聲光電重諸學無不遂譯中國學者得窺西洋科學之概要即自此始因當時中國經中英鴉片及英法聯軍戰事後始知科學效力之宏於是提倡科學宗尚製造乃於上海設江南製造局以製礮造船並附設翻譯館天文

館等以資研究及實習規模宏大譯述之書約百餘種復於京師立同文館專培植外交科學人才故同光間研究西洋科學之風極盛要以北同文館南製造局為其本原其教習多屬客卿或國內著名厤算名家如同文館之總教習則為美人丁韙良與算家李善蘭等製造局人材尤盛如蘭雅及華蘅芳賈步緯等氏於製造局襄贊之功極大以當時學者欲習天算苦乏善本因撰格致須知若干種此為先導由算術幾何三角以至微積曲線俱撮專書由淺入深讀者稱便是書一卷首列小敘述全書要略本

書共分六章、條例術語、純用新法、惟代數字及莫式、則仍舊術循習慣也、第一論三角形類、又分六款、一有三角形求面積、二己知正角三角形任兩邊、求餘一邊、三有兩腰等之正三角形、己知其底而求兩腰、四己知三角形底求中垂線、五知三角形之兩數求又一數、六三角形求皮積、第二論四邊形類、共分七款、乃求立方柱體劈形體之皮積、第三論多邊形類、共計三款、求多邊形之面積皮積等、並附多等邊形及面積二表、以資檢閱、第四論圜形類共五款、乃求截球體及環形雜論、第五論橢圜、亦分六款、論

長短橢圜及皮積、第六論各種截體與線由求錐形以至各種螺線、書中於每款之下、皆繪圖作解、詳述其理、稍涉繁難者、則設題舉例証明、故本書數理在當時雖涉高深而理明辭暢、學者易曉、詢數學課本之佳構也、按量法乃因已知之數、推算未知之數、大概可分四等、一為推線之短長、二為推測面之方積、三為推算體之皮積、四為推算體之立積、此書之長在能以測量理用、挈其要領、擇人所常見常用、而未詳明者、按款繪圖、按圖設題、按題立法、一一釋解、使線面體形各種相求之法、無不一目了然、

言簡義賅、理明法備、今讀此篇、足見作者於數理之融會貫通、而更証其才識也、

經算雜說一卷 光緒戊戌刻本

清潘應祺撰。應祺字考伯，廣東番禺人。少習天算，穎悟絶倫，為師友所欽佩。初肄業實學館，專習科學機械，繼攻舉子業，補博士弟子員，復學於廣雅書院，究心經史。旋粵中大吏清丈沙田，即調應祺主持其事，其時已以經算名家，称為通人。是書一卷，前有其師南海廖廷相、及番禺楊樞並其學友曹汝英三序，於其人其書備極推許。蓋輯厤法算術各種論文而成，計凡十篇，又可視為潘氏之論文集也。內容為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解、朔南暨解、歸餘於終

解、王制周尺解、投壺壺徑解、夕桀名義解、半矩謂之宣解、讀大戴礼天圓篇申蓋天義、七政隨天左旋說跋、疇人傳凡所論著，多發前人所未發。其首論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堯典之文，孔疏據四分術已得其略，後江聲、陳懋齡、王鳴盛諸氏辨之詳矣，惟月與日相會之數，則諸家皆罕言之，是篇以算術為解，謂古祇有八節，而無二十四氣，故置閏無中氣之月。次解禹貢朔南暨，以鄭康成、沈彤之說謂鄭氏近理，乃以赤道經緯度數証其疆域，引經據史，考訂殊博。次歸餘於終，乃辨春秋文公元年左氏傳之閏月有餘，凡漢書律歷志、史記曆書，以及近人梅文鼎、江永、萬斯大、錢大昕諸家所論，或主歲終置閏，或主終積成閏，作者以杜注之說為無可疑，而以梅氏云自今日言法，則以無中氣置閏為安。次解王制周尺，歷舉鄭注及後來算家如談泰、梅勿菴、鄒伯奇諸說，考其得失，証為當今六尺六寸為近似。次解儀礼投壺壺徑，繪圖列算，辨其尺寸。次攷夕桀名義，以夕桀出於古之九數，古今算書鮮有道者，致錢竹汀疑為互桀之訛，孔氏繼涵且申其說，引方程維桀以解之，實皆非是。此篇引經據典，釋其文義，謂其名詞為句

股測量之意，並見於宋秦道古數書九章，屢称以句股夕桀求之。次解考工記半矩謂之宣，則繪圖說明。次釋礼記蓋天之義，謂渾天為蓋天之全，蓋天實渾天之半。次論七政左旋，以援証西法右旋固為實理，左旋亦未嘗非實理。末跋疇人傳，於阮羅二氏所論四分三統諸術，頗多闡發。綜觀全書，每篇均以歷法算術為據，且深通經史故考証大皆精詳，其中雖不無臆說附會之見，而精核居多，尤以所論閏餘及夕桀考証最称深邃，足見作者於經史歷算俱能融會貫通，善於摘瑕抉微，當時譽為經算名家，称為

通才，非虛譽也。

算學雜識十卷 光緒戊戌刻本

清曹汝英撰。汝英字棃三，粵番禺人。光緒八年，廣東大吏奏設實學館，以培植科學人材，英及同里潘應祺俱應選入館肄業，專究中西歷算，為館中教習廖廷相、楊樞等算家所賞識。旋調赴北洋，隨派師船練習，及粵中清量沙田，復回粵與潘氏共主其事。蓋以麻算機械及力化諸學知名於時。此書乃與潘氏之經算雜說同時撰述，一為攷古，一為訂今，均以闡揚麻算為志。此書篇幅雖數倍於雜說，而精覈則不逮。蓋經算多創發新義，是編則纂輯成言也。

全書十卷，與雜說合刻，前有其師廖廷相、楊樞序，末附應祺跋語。是書中西兼述，惟取其長。由筆算以至重學，卷一筆算，卷二代數，卷三句股，卷四平弧三角，卷五測繪，卷六弧矢形、割圜術、曲面體，卷七圜錐曲線，卷八格致下，分候氣學、聲學、光學，卷九重學，卷十火器書。中先明定理足率，次設題例、繪圖、列式證明，於中西算理，徵引極博。其卷八格致、卷九重學並及天文地體，惟卷帙雖繁，殊鮮精義。然作者之深明科學，及機器製造，亦於此可見。其卷首論數之性情，皆今定理，頗具算識。按圜錐曲線及重學，在中

法已涉高深、當嘉道時、能言弧矢術者已足名家、至此則深解微積、亦平凡矣、此蓋時代使然、因昔時算理未明、數書亦少、故算家亦不易出、於此可見創發之難、而鈔胥沿襲之不足貴也、

李氏句股術補一卷（求一得齋算學叢書之一光緒三十年松江原刊本）

清陳志堅撰、志堅安徽新陽人、自庚寅公車報罷、遂絕意仕進、精研中西算法數年、後以舉人大挑授江蘇青溪縣教職、儒學清苦、衙齋多暇、益博覽羣書、深探數理、成求一得齋算書若干種行世、大皆精純、頗多發明、其研究算法之由、自序謂、往讀史記厤書漢書厤律志等篇、往往不得其解、不禁掩卷歎曰、士人固不可不習算也、因於九章算術等書、稍稍措意、惟其時方角逐名場、未遑深究、至後博覽深求、始窺厓略、復討究舊術、細繹新理、衍草設數積帙遂夥云云、是堅之攻算術、其初蓋欲通經讀史、迨後遂成名家、此書一卷、皆補李氏句股法術、或算式之缺、略并創新術、故名句股術補、以嘉道時元和李銳尚之撰天元句股術、有術有草有圖解、可謂詳晰、惟其書題式俱備者、僅三之一、其有式無題者、轉居三之二、且往往先用加減得他式、即用他術入之、雖得數相同、然係湊合、究非正術、陳氏爰各就本法、依術演草、補其缺遺、凡五十三條、實讀李氏書、及研究天元句股者之善本、其立術演草、亦多精核、此編次序、純依李氏原著、由句股和求弦句股較求

弦至句較和句較較求股每條之下先立術曰以明定率次為草曰以列算式所補諸術有簡捷過於原書者亦有不如李氏者惟皆純依正軌不事強求其科學精神有足多焉然此書缺点有二一因節省篇幅圖解從略致讀者閱其術草無圖証明一為所補各法僅列算式并無數字則每題得數若干仍須按式算出後始得知其正誤因算書最重要者除立術外即為圖解數草否則所算為何其數若干故是書於算理雖具新解因無圖解數字學者仍弗能明實此書之大病而其長處亦為減色矣凡著述者可不求全責備耶

連分數開方一卷光緒三十年求一得齋算學叢書本

清陳志堅撰志堅安徽新陽人因讀史記麻書及漢書麻律志等篇不得其解乃銳志研求麻算初習九章算數後精中西諸法光緒庚寅公車報罷絕意進取益深探博覽旋以大挑授江蘇青溪教職更討索舊術發明新理著有求一得齋算學七種行世大皆精邃詢有心得非沿陳襲舊者可比此書一卷篇幅雖簡術式則新因連分數開方即今之代分數開方式理雖平庸在昔日中法算書中則鮮有言者蓋連分數列為開方式至數位以上消解時殊

為繁難故算家有視為易而不屑談有以為繁而不敢試故中算書中求專言連分數開方者尚不多覯作者以開不非平方數之根廉隅相湊層層割補布算頗繁每苦無整齊之法而以連分數馭之則列式井然得數亦由疏而密雖涵行乘併亦貫推求然以法約實究為捷易且於常法外有此一境亦習開方者所宜知固為述術列式作者于連分數之理可謂言簡意明按其用雖不盡此而大要已備書中先立術曰即連分數之定率次再列法式次舉例題作細草其算式連篇累頁洵称繁複故此篇雖非創

著，而闡幽發微，亦算理之今解者也。按連分數開方，共為數端，有二數循環之連分數，有同母之連分數，有同母正號之連分數，有同母負號之連分數，有異母負號之連分數等。此書皆[illegible]分別証明答數，亦密，亦見作者學識之深，致力之勤矣。且條理明晰，其意理雖采自西術，而列式代數則仍中法，實言分數開方者所不廢也。

天元正負歌　光緒刻劉融齋全集

清劉熙載撰。熙載字融齋，興化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後遷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同治季年寓居上海，主龍門書院講席，邃於音韻小學，自撰說文雙聲、四聲切韻二種，以款意烏于攝一切音，分析條理，曲盡其致，并長於算之術。其子英程，號省菴，亦算學名家，父子著作俱富。熙載[illegible]有融齋全集行世，此篇則載於昨非集。前有小序，謂算有正負，肇於方程，而一切算術以之。學算者不知正負，則無以貫通一切之[illegible]算。正負之所係何如哉！劉子天元正負歌，雖係名於天元，其意實重明正負也。前此之言正負者，皆不若劉子之歌之約而易擇也。歌何以作？劉子之友以天元教其弟，至於累月，正負而多出入，劉子聞焉，乃撰為加、減、乘、除、相消、開方數歌，一日間遂如迎刃而解，劉子之喜可知也。觀此即可知是篇之大要。按即以天元正負之簡單原理宣率，編為數曲，以便記憶，雖於算理法術無所發明，時人傳稱其簡捷易明，最便初學。又此歌中多重

韻、及參用中州音韻、亦足見作者之深於小學矣。

代數闡微衍草一卷 光緒壬辰種竹書屋原刻本

清張鼎祐衍著。鼎祐字眷民，湖南湘西人，為清季兩湖算家，著有天元代數勾股草、中西算學啟蒙以及此書。其治算學兼采中西，以簡捷變化為宗，不拘成法，故所撰著均能推陳出新。自號種竹書屋。祐所著算書多種，獨此卷流傳殊少。書共一卷，皆以代數演天元勾股諸難題，選日用事物為題材，甚切實用。書中不為理論，只設題作答，次列算式細草。雖云代數，其算式名詞則仍天元。卷前有作者自序，先釋代數之義，謂梅勿菴易筆算為直下，戴東原更八綫名目成勾股割圓記，以為改就中法，用意深遠，然學問擇善而從，中西奚別，代數不過以字求耳。且周髀算經青丙為天，青戊為地，記號之始，彰彰明矣。夫記號所以識別也，識別所以代數也，知此則未知代天地，已知代甲乙，上下數千年，中外數萬里，若合符節。按代數之意義與妙用在以已知求未知，中法則為天地人物，而學者嘗持門戶之見，堅謂代數異於天元，幾何殊於勾股，故作者之言洵屬通論。此書即以代數法式衍天元勾股，擬題四十，自稱術取淺近，式取明顯，非敢自躋於簡且捷也，亦以闡其

微而已故名闡微衍草按同光之際西學次第輸入自華蘅芳等之代數術諸書出於是疇人學者見其簡捷爭相演習此書亦其風靡時之作也自此而後代數幾何三角以至微積對數等西法盛行而天元一術漸次淪沒知者亦鮮回溯固守中法專究天元者已有今昔之判矣此篇雖無精義而所演算頗多精采亦當時疇人所必參考者也

矩象測繪不分卷 光緒十七年杏雨山房刊本

清吳錫釗撰錫釗字庚岑浙江烏程人同治九年庚午科舉人與名家李慈銘朱一新黃炳垕等同年辛未赴禮闈試後改官知縣因咸同間南北軍興錫釗頗負從軍壯志乃習輿地算數并及測望之學黃亦專研地學測量與友善撰有輿地志要時錫釗亦以精算數測量名曾國荃張之洞撫晉時延釗分纂通志成山西度里譜及方田簡明算例後分發貴州奉檄測繪輿圖以應會典館之徵復成貴州全省經緯度分距里細草並於黔中設立算學館以釗董其事從學者極衆因以圖算諸法變通其意成矩象測繪一書全書論理繪圖分條闡述前有光緒辛卯香山黃槐森及貴陽知府趙爾巽序末有錫釗自跋其內容首求經緯度法求偏度距里法矩象測繪諸法並圖說八矩象各圖量勾測弦法化股為勾法三角測兩遠法兩遠推橫廣法主線遍求腰線法大約共數十條多屬測量天文與輿地者自云測繪之法至此已備反覆施之決無滯礙再附測高測深諸法於後庶不至臨流望洋云故次為差角測高法重矩測高法求遠測高法斜距測高法及重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測深法、據廣測深法、隔河量地法、日影測高法、月食時刻算經度法、測島里捷法及冬至各表論測太陽高弧書等、全書多切實用，惟僅述理繪圖立術，不舉例題算式，簡當精審。其上部論測繪諸法，多取黃氏輿地志要下編測高量深，多采海島算經及測圓海鏡等書之長，而全書旨趣以窺天測地為宗，雖無精義之發明，要不失為簡核。其論月食推步，頗近西術，其法理則即今之幾何三角，所繪圖象多屬今之畫器，即昔日所謂矩也。又所述測望法術，除取梅勿菴、戴東原之說外，以黃黎洲之遺法為多，而能融會貫通，自為取舍，故此書尚不失為測量算理中簡捷之著也。

湖防紀畧一卷 同治刻本

吳思藻撰著。思藻，浙江烏程人，同治九年庚午科舉人，與會稽李慈銘、義烏朱一新為鄉試同年。其經歷不詳。是書撰於同治初元，蓋其為諸生時作也。前無序文，後有小識。此書述太平軍圍攻湖州事，尋原竟委，頗為詳盡。於清守將趙景賢守城事，只論是非，不作諛詞，尤徵史識。末謂予處圍城中三年，城陷沒於水不死，賊索金不得，三人同縛，斬二人，而獨遺予。又不死，卒脫於難，因取防務所能言者綴之於篇。其間有失載者，有載而未詳者，蓋甫離虎穴，心志未定，見聞未廣，所望同難諸君子，貺我多聞，俾湖防三年之事，不致湮沒，固不獨余之幸也云云，可見是篇所記均作者耳聞目覩，非傳聞異辭及綴拾者可比。按蘇杭嘉湖四府，乃江浙人文富庶之區，亦東南軍事政治上之重鎮，故洪楊建都金陵後，即次第攻畧蘇杭，惟湖州守備較完，失陷最晚，而太平軍屢次圍攻，始於咸豐十年，至同治元年城被陷。先為侍王李世賢，次為忠王李秀成，均洪軍精銳，而清軍守將，則僅在籍道員趙景賢之團練及各雜軍。此書敘景賢防湖之經過，與洪軍攻城之情形，因作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於城破後復陷賊中故所知較詳始於咸豐十年太平軍之攻寗國廣德迄於同治元年夏城陷末附趙公感懷詩及景賢復忠王李秀成書與趙忠節公遺墨所載大致相同因景賢於城破被執後太平軍欽其忠義優以禮遇忠王並致書勸降以漢壽亭侯之歸曹相期許景賢不從卒被害殉難書中除述當時兩軍攻守及社會人民狀況外並注重死難諸人之表揚蓋欲發潛闡幽紀念其鄉梓之忠烈事蹟也書中謂廩生吳思藻之妻李氏投河殉節是此時作者正為生員其妻且自殺全節其遭遇之慘宜

乎不能已於言也按景賢防湖前後三年城破後世人皆服其忠烈於兩軍之得失固為一大事件而文人學士尤以其足可歌可泣也若論景賢實一剛愎自用者湖城之陷以其任用非人此篇亦究言記之可稱直筆又今日言湖事者如姚宗誠湖變紀畧宋韻初湖防私記以及是篇均極精核殊足珍貴而三書皆不易得不知其何以流傳之少也

宗經算解六卷 民國七年印本

清末王恩綬撰恩綬字印侯直隸通州人為國學者宿前有丁巳王樹枬序稱其經學本諸同縣雷學淇之古經天象考而參以己意其曆學則宗郭守敬授時曆博徵實驗又加詳焉足見其學術與著述淵源次為大興董數江序謂恩綬邃於經術尤精天文測算及重力諸學嘗創引水機関圖說直督喜之欲一見先生而性安淡泊終未往焉此書尤足補自來言經學天算者之闕按新城王氏晉卿以古文辭名世且為遜清遺碩復稱綬為一代耆宿則其經術道德當必有過人者按氏著述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富其関曆算者曰古經算學三解曰宗經串解七卷經術數三卷以及此編書共六卷凡五經中涉及天文算法星宿曆數皆條舉而釋証之首書經下分虞夏商周四書次詩經分國風小雅次周礼分地官冬官次礼記分月令祭統次大戴礼記之夏小正次春秋由隱公以至哀公全書上起唐虞下迄秦政共二千餘年每條於本文下博考經史証以曆算詳論古今麻數不符之故必使前後貫通上下一輒而後已其主以大正以衛建為主小正以杓建為主二者決不相混以清三正之源及周自失閏以後月次多不相符此書則遵夏正人周有日差以來東

西周之日數、兩不相屬、編中則各進退二日、以求古今甲子先後一氣、按此書雖以麻法算術解証遠古麻象、惟仍以經學為主、故設算雖密、間或不免附會、然其致力之深、引証之博、至足欽矣、清代算家其考訂古經曆算者、為礼記天算釋、春秋朔食强弱等、各部分専著外、統論古經者、有古經天象考、六經天文編等、惟多補綴、殊鮮精論、求汪曰楨麻代長麻考輯、錢大昕古今歲實朔實考等、通論古麻以史証經、以算証史者、尚不數覯、是書取材宏廣、自係名著、而拘於經術、未免小疵、然足為古經麻算之參考、要不可廢也、

宗經串解七卷寫印本

清末王恩綬撰、恩綬字印侯、直隸潞河人、博通經史、兼明麻算、為邑中耆宿、賦性淡泊、不求聞達、名流如新城王樹枏、大興董毅江均服其學、全書前即有王董二序、此編與所著宗經算解互相表裡、[illegible]取材標名、大致相同、惟主旨不一、詳略亦異、書共七卷、首四書、下列大學論語孟子、次爾雅、下列釋天、次書經、下分虞夏商周四書、次詩經、下分國風小雅、次周礼、下分天地春夏秋冬各官、次礼記、下為檀弓王制月令郊特牲玉藻大傳雜記祭統、末春秋、由隱公至哀公共十二世、全書仍以麻法算術

測驗、如首以周髀遵法、証大學挈矩之道之矩形、次証北辰深明割切之理、足見作者精通天算、確有心得、非泛泛附會抄襲者可比、此編以卷七春秋部分篇幅最繁、精采亦多、按作者是書乃補算解之未詳、而反覆申明之、因算解擷其要、串解取其通、算解所重、凡古經之天象日食歲星中星等考証推測、務求其真、串解又於算解之外、擴而充之、如周礼礼記增益實多、並列入爾雅、全書[illegible]增入數百條、亦始於唐虞、止於秦政、縱橫上下、貫串羣經、固不僅關於麻法算術之發明、亦讀經史者之參考、惟作者以自來學者之箋註古經、其於天算疑問、多涉空談

初未據實推驗、此書則一夲数理麻法、自較他書為愈、然亦未免經學附會之見也、

經術数三卷民國元年印本

清末王恩綬印侯撰、恩綬、路河人、為清季耆碩、以經術麻算名于世、嘗創造治河引水機器、直督某公頗欽喜、欲名王賣行、恩綬性甘淡泊、不求聞達、辭不往、見譔有宗經三解、互相發明、以数理算式考訂經學、謂自來儒者言經、鮮通天算、故於經書有関麻算之說、多牽强附會、致年悠世遠、益弗能明、因著宗經算解、串解、及此編凡十餘卷、其算解以推算為主、串解以貫串為主、而是編以冬至閏餘月建列為各表、為前二者張本、不容偏廢、証古書之失、補前人之略、使讀者得先後貫通、於經史麻算頗有稗益、亦有用之著也、此書三卷、因純以数字列算、故名經術数、首冬至表、置中積全分減氣應、滿紀法者去之、餘不滿数轉減紀法、萬以上命起甲子、得冬至、卷二閏餘表、亦置中積全分減閏應、為閏積、用朔策為法除之、餘不滿数轉減朔策、得閏餘、卷三大小月建表、置中積全分減氣應加閏餘、滿紀法者去之、餘不滿数轉減紀法、得月建、三表均起於唐虞、終於魯哀、以月建表篇幅最繁、凡歷年之大小月建、皆逐次排列、足供考史治麻者之助、雖夲之古經天象攷及授時麻及麻代長術輯要諸書、而独創麻表、苦心孤詣、有足多者、綬以為東西周之甲子、

前後不相連屬、蓋不知增減之道、然欲月建、必先閏餘、欲求閏餘、必先冬至、三者不備、則經義無由而明、乃纂成各編、互為考証、訂補、書中雖不免謬誤、或囿于成法、或出自臆度、致心志有餘而學力不足以副其結論、亦為徒勞、然其細心排比、固有可資參考也、

古今推步諸術考二卷 同治六年刻本

清汪曰楨撰、曰楨字剛木、號謝城、又號薪甫、浙江烏程人、咸豐二年舉人、後官會稽縣學教諭、凡經史音韻、天算麻法、以及醫術、莫不精研博覽、尤習古今推步、中西數理、著有四聲切韻表補正五卷、麻代長術輯要十卷、皆精湛、為世推重、與算家李善蘭友善、互相質疑、尤以輯要為其畢生精力之所聚、原名二十四史日月考、上起共和、下迄清朝萬年書、其譔述自道光丙申、至同治丁卯、共費三十年之力、始克成書、後独山莫友芝喜其書、惟以卷帙浩繁、乃節為十卷、此編原附于輯要之後、蓋撮舉

御定律麻淵源之大略、參以己見、附以考証、雖為推步之凡例、而其精邃洵稱名著、譔成於同治元年、前有曰楨題辞、別為上下二卷、書之主旨、列舉麻代各術、而攷訂其積年、無論積年之有無、皆引經據史、究其源流、此書固不僅推步序目、實足卑然名家也、卷上始於黃帝術、上元辛卯、至隋張胄元大業術、下卷起於唐傅仁均戊寅元術、至皇清歐羅巴噶西尼術、統計全編由黃帝術至此術所著錄者凡一百四十六家、亦云偉矣、按清代算家輩出、麻算之學大盛、其考究古麻者、或為春秋、或僅月令、或為冬至、元法、或屬閏餘朔實、求其通論麻代各術、訂其

得失如氏之著尚不數見其精力固有過人者而其卓識不拘成說不泥西法尤足多焉如歲實古強今弱自明以來則消極而漸長矣朔實亦稍增於前又如古有平朔無定朔有恒氣無定氣授時而後始漸完密古麻中所謂無中氣為閏月之說亦可由此而解如卷下所舉謂一年之中或有兩無中氣之月如咸豐元年又一月之中或有三氣如道光二十七年等(註)與明以前之法不同氏皆詳為考正實有功史冊不僅閑於麻術已也

註：咸豐元年辛亥八月二十九日癸未秋分閏八月十五日戊戌寒露九月一日癸丑霜降二年壬子正月三十日辛巳春分二月十五日丙申清明三月二日壬子穀雨是閏八月及二月皆無中氣也又如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十二月一日丙午小寒十六日辛酉大寒三十日乙亥立春是此月內有兩節氣一中氣又咸豐元年辛亥十二月一日壬午大寒十五日丙申立春三十日辛亥雨水是此月內亦兩中氣一節氣也

歲星表一卷 聚學軒叢書本

清朱駿聲撰駿聲字豐芑號允倩元和人年十三即通許氏說文解字時人目為神童十五冠郡試補府學生時嘉定錢大昕主紫陽書院一見奇其才遂受業門下專力古文嘉慶二十三年舉鄉試道光六年大挑二等銓授黟[illegible]縣訓導因獻所著「說文通訓定聲」[illegible]四十卷賞國子監博士銜旋陞揚州府學教授引疾未之官此書前有自序後有其子孔彰跋略謂歲星表一卷為先君晚年所撰嘗言幼時即究斯學看星每到夜分露溼沾衣霜痕見屨尤獨立不倦如是者年餘此編外尚有天算瑣記四卷又有數度衍四卷則佚於兵火云按朱氏為嘉道時音

韻學者世人只知其精於六書而不知其尤明天算也自謂幼年即好此且從錢竹汀學錢即以史學家而兼通天算則氏之麻算或本諸錢氏此書之旨以漢術分太歲太陰為二太陰亦曰青龍按爾雅太歲在[illegible]寅曰攝提格云云後總題曰歲名而此節解為歲陰者乃謂天幹為陽地枝為陰太歲即歲陰歲陰即太歲也後人強分為二曰太歲實即歲星但歲星一年行一辰十二年一周天而其行也有疾有留有逆有伏歷一百四十有四年必超一辰不能與排定之紀年相應故愈差愈遠因著

歲星表以証明爾雅文義及後人強以攝提格為歲陰之非故書中首為乾隆元年丙辰起歲星表蓋乾隆甲子歲星所次與道光丁亥同至咸豐六年丙辰甲子一周次列歲陰太歲所在歲星所次三格表由咸豐元年至光緒庚戌其同光兩表則為其子孔彰增補次為爾雅歲陽與月陽歲陰與月名二表次為歲星所次表閱一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與年支合次為軒轅十二次名義次二十八星古名末為道光十四年甲午為厤元量天尺表作者之於星座歲名本據經史証諸測驗頗多確實惟因仍舊法而天文厤數所以然之理則無由明蓋仍未出舊天

文學之範圍也然所辨攝提格及太陰歲星之名實具卓識疇人傳稱其凡七百八十三座之星能指而名之九章之術能推而衍之十經之誼則淹而通之發為譔著博大精深世人第知有通訓定聲而未知其兼長推步明通象數也則氏於厤象研究之精又豈常人所能及哉

測天約術一卷 賜書堂全集本 東方文化圖書館藏舊鈔本

清陳昌齊撰昌齊字賓臣號觀樓廣東海康人乾隆辛卯三十六年進士入四庫館任分校官以精天文為書局總纂後由翰林院編修考選河南道御史外放浙江溫處兵備道會欽天監以推算日食不符奏言修改厤法禮部欲奏留之以精力不足辭昌齊於學術無所不窺凡經史小學天文厤算靡不精究博覽為乾嘉盛時有數儒者著有淮南楚辭等諸子考証若干種其關天算者有天學胜說及此書并與詩文雜著名賜書堂全集此書一卷共分二部曰正弧三角形六術曰斜弧三角形六

術各術中僅論數理不列算式即今之幾何及三角學於當時算術頗有發明因當時明厤算者尚鮮也又當時測日食不確蓋未悉均輪次輪及弧形切割之理氏特撰正斜弧三角形明之并各立法術其旨在窺天驗日以資測算之用故名測天約術前有自序略謂自元郭守敬授時術以弧矢命法出句股然入算必先求矢又用三乘方取數不易西法以弧角八綫相求謂之弧三角法雖亦出於句股而能盡句股之變又其入算僅謂乘除視弧矢術較便然猶慮乘除之煩又有八線對數比例法易乘除為加減尤便之便矣蓋弧三角形內有正角者曰

正弧三角形無則曰斜弧三角形參伍錯綜爲類繁多算書所載冗雜學者難稽今於正斜弧三角形各約爲六法足見作者於弧矢之理深有心得且以己見立爲法術考其正弧三角形之法蓋取利瑪竇之省除法斜弧三角形諸術則采西人穆尼閣之不分線之理略變通之求其簡易實項名達句股六術之先導矣明乎此凡七政之升降出没經緯度之縱横交加無不可知矣又全書前有嘉慶二十四年高郵王念孫序推氏爲粵東碩儒詞館先輩稱其於經史六書坤輿星算靡不貫穿所著書皆發前人所未發而正譌糾謬動合自然其精博實數十年不數人也云云洵非虛譽矣

尖錐曲線考不分卷方子壯所著書一光緒丙午刻本

清方克猷撰克猷字子壯浙江於潛人光緒十五年己丑科舉人出順德李文田門下此書前有文田序謂門下士方子壯少年氣銳以幾何之學名其家於闈中得其所爲日月星辰繫焉題文固心儀其爲數學家也後官比部曹署多暇即閉户著書共成算書若干種名方子壯所著書卷前除李序外尚有同文館數學教習青浦席淦序淦爲李善蘭入室弟子尤精西法於此編備致推許此書不分卷數以尖錐曲線理涉高深歷來算家多論其理而略於圖致其所以立法之原學者多無由知茲

則先繪圖以明其式次作解以証其理首爲直積對角線圖所論諸曲線式皆諸乘尖錐所成之曲線也次拋物線圖作解後并立法列算次爲新法拋物綫割圜說分爲一二三三篇依次推演均極精邃一爲切線夾弧背術圖二爲正弦求弧背用圜外積術圖三爲用圜内積術圖皆証明各種曲線者作者自謂中法之垛積招差董氏以來始用諸對數割圜以闡西法之遺自古幾何家所未發也然未有圖其形狀以顯條段之理者有之自則古昔齋算學始李氏作尖錐之圖因得諸乘方尖錐所成之曲線然此曲線之性情究爲何等應屬何類中西諸家無

能言者、雖李氏亦由之而不能知、未有以碻証其理、使學者了無疑義也。乃創各法以為曲線考始、故是書於數理算式殊多發明、且皆係高級算術、如數之性情、昔日算家未有知者、●氏則首研究之、自屬可貴。觀作者造詣、實足力追董(祐誠)、李(善蘭)、媲美西儒、洵疇人中●傑材也。

尖錐術解一卷 光緒丙午刻本

清方克猷(字子壯)、杭州人、光緒十五年己丑科舉人、是科試題為「日月星辰繫焉」、主考官順德李文田、閱方卷異之、知其為麻算家、蓋以科學立論、不同凡響也。後官比部、生平獨嗜麻算、尤精八綫對數之術、所論高深數理、能發前人所未發、洵弗愧清季算家也。前有李文田及同文館算學教習席淦序。此編一卷、與所著尖錐曲線考互相發明、多補董李諸家●言級數者之未備、以自來演曲線者、多詳於理論、而略於圖式、致有明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譏、故撰此書、先繪圖列式、次作解說、●作

例則分章論述、首為古遺加圖為尖錐術之原本、次●尖錐與三角堆之異同、次●尖錐術乘愈多弦愈曲之理、次●尖錐術求截積與截底之算法、次●造表與比例立法之理、均逐條辨証、以明尖錐曲線之性質。末附圖解二、一為弦矢求弧背圖、一為切割求弧背●圖、●圖式論說尤本書之精華。按此編其前半所論尖錐與三角堆各題、多取李善蘭「方圓闡幽」、「弧矢啟祕」之意、而變通補訂之、取其精英、正其訛謬、●後半圖解弦矢求弧背、切割求弧背二圖、則本顧觀光氏之圖說、參以李氏之法術、使尖錐割圓●法、得以完備、抉微闡幽、足見精妙。蓋以尖錐

三角堆即今之級數中法所謂垛積招差肇自九章詳於四元由來古矣然以之步天測麻實自郭守敬始後人引而伸之凡割圜八綫橢圓對數諸理乃得一貫此西法之所遺而幾何家所未發也汪（萊）董（祐誠）二氏闡其微徐（有壬）戴（煦）諸家踵其後集大成者則李秋紉也李氏又從綫面體循環之理化諸乘方為平尖錐以圖其形用假象真足以顯諸級數難顯之象誠一家言也惟其中條理鉤沈隱曲可以意會難以言傳而遺義尤多作者乃於李氏方圓闡幽中十條之例引申其義闕者補之略者詳之足以發數理之微足為讀李書之助其精湛簡要雖未盡合要不失為高級算書之佳構矣

八線法衍一卷光緒丙午刻本

清方克猷撰克猷字子壯浙之於潛人光緒十五年舉於鄉於試題即發揮麻算之理為主考官李文田所賞識後任比部部曹官署多暇即閉戶精究算理與京師同文館算學教習席淦友善席亦當代名家著有線面體比例算書多種克猷青年算家入值內廷主管軍機電報庚子京師大亂猶司戰守是書即著於彼時也故卷末題跋謂庚子七月亂軍之中入值內廷大公所軍機電報獨坐無聊偶衍得之為之破涕云云足見其於數學雖在亂離猶演草不綴其鎮靜毅力又足多焉按氏所究

算理均數學中之高深者其論証皆尖錐對數八線四元有方子壯所著書若干種行世精湛簡要卓然名家是篇專演証八線即弦矢割切和較比例之理與式[illegible]於今日亦屬高級在當時知者尤鮮全書僅繪圖列式而無演草因高深數理公式定率既立自可依法衍算也書中冊首設割圓八綫比例圖以割切害弦弓刀諸字代之以全為中心蓋以半徑全數為全正弦曰弦餘曰弓正切曰切餘為刀正割曰割餘曰害析字代數意義自明凡圖中虛綫八綫所成連比例三率也其綫上首末二數相乘方與中率全數自乘方等是為作八綫圖之根次以各

字演比例，即得各率，法極簡便，每一方形按圖遞變，共得八十式，去其重複，凡得正式八，和較式三十二，其餘各方形譜法及和較更變之理皆同。又圖中無矢綫式，因四矢即半徑與弦之和較數，其比例另為一類，不與六綫相通，繼以四率和較演之，遂得諸矢綫式，并得各綫和較之式，此圖乃無遺義矣。考當時算法，八綫相當成比例式者，百有五十，而矢綫及和較之變尚不與焉，可謂繁且難矣。今氏以圖馭之，案圖索式，演式即得，參互錯綜，無所不通，於至繁賾之中，得其簡捷之理，亦古遞加圖之遺，而數學之璇璣迴文也。惟按其圖解，算理多取董氏割圜連比例圖解之法及徐氏割圜八綫綴術之義，變通而參合之，遂成完式，可見作者之於算術，實得董徐顧李之學為多，其立法精確，固兼中西之長，猶未足言發明創造也。

整句股釋術一卷、求一得齋算學七種 光緒刻本

清陳志堅撰。志堅，安徽新陽人。自幼即好九章八綫之術，嘗讀史記厤書、漢書厤律志，不得解，更以為不明厤算不足以通經史，因留意中西各法。舉鄉試後，光緒庚寅入京會試，公車報罷，遂絕意進取，旋以大挑東鐸青溪，徜齋多暇，復精究句股四元之法，著求一得齋算學行世。按志堅於中西算式，凡天元借根八綫對數，俱有心得，故其著述皆算法之高深者。於算家李善蘭之學尤多闡發，訂補曾撰李氏句股術一篇，此書集各家成法，其論句股仍多采李氏之術，書僅一卷，設題立術，布算作釋，每題之下反覆証明，由求整句股各三事公式至求同積同句弦和之題，題雖十六，術則倍之，其[illegible]博徵各家之長而補其未備，如十四題即以汪衡齋、李善蘭以至日算家長崎[illegible]加悅氏圓理括囊（見古今算學叢書）諸說，而另立新術，其式則用方程開方，及連比例，於是凡整句股之大小和較皆有公式可求。蓋少廣之理，雖以句方股方與弦方等為立法之宗，然錯綜變化，凡同弦同句同股，或任和與任較，或同積同弦和，以求其數，尚無成法，是編本理以設題，因題以立術，使整句股之任何同積均案式可求，雖無大發明，[illegible]學算者之津逮也。

粟布術廣一卷 光緒刻本

清陳志堅撰志堅新陽人博通經史兼明厤算舉鄉試後於光緒庚寅入京師旋以大挑授青溪教職遂無意仕進精研句股天元八綫對數之術所著算書若干卷行世雖無大發明而能融會中西貫穿演繹多詳碻可取此書以對數連比例演粟布諸題即今之複利法也當時疇人多畏繁難論者殊少本書所列亦稱深邃全書一卷只設題布算細草作答不著理論約數十題其法取比例方程其式則以中法四元演之按古九章粟布演草列發商生息諸題李善蘭作廉法表及求總率二術於算式頗多發明後吳子登復著捷法列指數開方二表益趨簡易由此三事互求理歸一貫惟知原本及收回反求利率必開多乘方始能得數演算繁難學者未能驟至此書則以有原銀利率求收回數及有利率收回數求原本各題用代數及對數解之並証捷術即由捴而得并附選題各出新意以顯連比例之妙用故是編用代數衍算複利自較李吳諸氏之用舊法者為[illegible]捷而仍失之迂回繁冗然其為言粟布算法者之一進步則學者自能明也

浙中髮匪紀略一卷 光緒舊鈔本

清李應珏撰應珏字玉山廣東化州人以舉人任安徽知縣在京師時正值癸未甲申間中法事起用兵海隅應珏上書諫院條舉時事皆洞中竅要為世稱頌光緒戊子移調浙江需次省會旋管台嶠榷稅珏深通經史故明外事又留心掌故独好輿圖所至之處嘗考其山川地理之沿革及古蹟文物之與替下至典章法制時事近聞亦察其利弊辨其真偽著有皖志便覽等書此書則在浙時所譔其時距洪楊之亂已二十餘年惟太平軍在浙歷時最久據地最廣故老遺聞猶相傳說城鄉戰跡或未盡泯氏乃博采載籍証以傳聞勒成一篇以存史事首述咸豐時杭城二次失陷及戊午庚申間洪軍入衢州廣德凡趙景賢之守湖州張玉良之援嘉禾皆詳敘始末尤以紀太平侍王李世賢之攻略各地及地方避難之慘狀備極詳明止於左宗棠恢復浙省取紀事本末体依時記載條分縷晰實言洪楊乱事之重要故實也猶憶十餘年前朱逖先先生言曾見浙中英法戰事紀略及此書并中輿水師戰蹟錄鴉片紀略俺答志等各稿本書肆索價至數百金商書館以值昂未購云去冬余於無意中得此書及浙中英法事略皆李氏一人所著因細

審其內容、及李氏其他著述、乃知此編其題名與體例雖佳、惟其所述史實、除有二三所聞外、大半采自平浙紀略、及粵匪紀略等官書、一如作者所云襃譏悉依舊本、故此編雖足供學者參攷、殊鮮珍貴史料、後作者復撰浙志便覽、又以此篇略加刪削入於卷六、以成其地理雜考中之史實、然其簡潔扼要、固不[illegible]愧為傑構焉、

浙江英法軍事紀略二卷 光緒舊鈔本

清李應珏撰、應珏字玉山、廣東化縣人、光緒中入京師、公車報罷、時法越事起、朝野震動、珏上書言事、極具卓識、遂得通知時事之譽、旋外調皖、曾為縣令、後又移調浙江、壬台州榷稅、時學使潘衍桐等、均以奇器目之、稱其篤志典籍、夙負膽略、每至一地、輒考其山川輿圖古蹟人物、以為攷政之參攷、故在皖撰有皖志便覽、在浙亦著浙志簡覽、均能精簡扼要、為史地雜考之佳構焉、此書二卷、首為英事紀略、次為法事紀略、英事述鴉片戰爭、英軍進攻定海、擾及[illegible]海等事、始於道光十八年、林則徐奏禁鴉片、迄欽差伊里布與英人議和五口通商、中記中英戰爭情形、和議經過、及琦善之畏葸、伊里布之庸懦、非深明當時朝政及外事者不能撰著、其法事本末、述光緒甲申法越之爭、始於鎮海之役、直至涼山戰後中法和成、因此篇乃作者目覩身親、故其紀載較之英事、尤多精采、中謂余曾自營赴闕請以彭剛直公駐紮牧馬、策應馮劉兩軍云云、是其曾參與機秘、故能言之真切也、後法軍亦進擾定海寧波、故名為浙中法事本末、實則中法之戰、此篇已包括無遺、後因借觀傳鈔、不勝其煩、乃加刪削、後入於浙志便覽、英事為卷五、法事則卷七也、按鴉

庀之戰法越之役實中國史上一大變局凡當時之朝政輿論及外人之傳教通商均需明瞭始可論法事之真相作者雖屬英末吏而通達時事且具史識故此二書言簡義賅條例明晰惟此書内容除見聞外多采防海記浙東籌防録諸書而成頗類官書實為瑕疵然以一人之手撰成數編凡十餘卷其精力才華洵足欽矣

思痛錄一卷 光緒乙酉刻五知書屋所藏善本

清漢南陳才芳述考同治陝西歷科題名才芳字春亭號梅峯生於道光丙午陝西漢中府寧羌縣人由拔貢生中同治十二年本省鄉試十三年甲戌連捷成進士殿試列二甲授翰林院庶吉士是書蓋述其為諸生時同治元年值粵匪之亂四川土匪及粵匪會竄漢南事按咸同間洪楊支流川匪藍大順鄧天王等擾陝西事記載極鮮僅官書中一二語及之此書流傳甚少紀載亦確誠足珍貴之野乘矣書共一卷前有光緒乙酉長安楊鼎昌序謂才芳於同治壬戌髮逆陷漢中之芳全家殉難因欲救其母致屢死不死雖身被重創暫為太平軍記室卒乘間得免蓋天實眷孝子其理至明厥後擢巍科登顯仕特報施之常云此編乃追述被擄辛苦遭難始末始於同治元年壬戌四川土匪鄧天王由陽平關竄漢中至同治三年甲子洪楊首都天京之金陵被清軍圍攻盡調漢南髮軍回南援救漢南各地始得恢復歷時三載遺事殊多而才芳因被擄居匪軍中身親目覩聞見尤真書中所述取日記体按時記錄多問答對語讀之如身歷其境凡當時粵匪至後之燒殺官府之剝削兵勇之搜括城鄉屋宇之焚燬以及人民互相殘食髮軍與土匪之

彼此爭奪傷慘之狀讀之雪涕尤以所記防守要隘如陽平關等處總兵兵勇聞匪至即先民逃亡而地方官吏猶乘機聚斂至有以翎頂財物美女獻賊而賊不受反誣人民通匪收沒其財產者其暴虐實百倍於匪矣此皆官書方志所不載而作者憤而揭發也其述太平軍中軼聞凡典章法制與他書大致相同惟後記髮軍離去情形頗具史實足供參考如同治二年臘月天京久困盡調漢中之賊賊奉偽文檄後即大張告示謂於正月初四日拔營東去十餘日賊方走盡知府楊光澍偵賊去盡即入城首報克復仍留本任云云足見當時軍政及官吏欺

瞞情形末謂亂後人民死亡流離戶口銳減絕產極多左宗棠奏清變賣以助軍餉而多為官紳侵蝕且有孤兒寡婦欲領其產業者皆誣為從賊寡婦則誣為被污逼令改嫁故亂後之社會經濟狀況大為更易然則是書之價值固不僅記載兩軍戰事已也

越州紀略一卷 同光間刻本

古越隱名氏撰不著撰著人姓名蓋記咸豐時太平軍攻陷紹興事於當時人物頗觸忌諱故不錄姓名本書前後無序跋觀其所述實身與難之邑中士人所著按古越州即今紹興清為府治山陰會稽皆附郭邑位於杭州錢塘江之東南是書乃記清咸豐十一年洪楊攻略紹興破城經過至同治二年春克復止凡紀五十旬事於清髮兩軍之戰爭及太平天國之典章制度與夫社會情形莫不詳盡誠太平雜史中之佳構也據書中所記洪軍於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先陷蕭山二十七日陷諸

暨二十九日越郡即被攻破知府廖宗元以下皆死之然官吏逃走者亦多人民死於戰爭者自陷而復約十萬人死於貧困燬於焚掠者亦約萬家社會民間所失衣飾財物合之三邑共計白金五千萬太平軍將領為忠王李秀成部下之來王陸順得及周文嘉等考之李圭思痛記均洪軍勇將也所記戰爭及克復後社會狀況實為重要史實他如紀載洪楊典制與在地方施政情形均足供參考與毛淦之記遂安陳夔逵之紀記海寧何德潤之記武義許瑤光之記諸暨等皆以雜史体例載髮軍在浙各地之攻守與軍政均極精詳今日言太平軍在浙

之真相者，皆珍貴視之矣。

騰越杜乱紀實一卷 民國五年鉛印本

清曹琨撰。琨字佩瑤，雲南騰越人，又號飫藿老人，故此書亦名「飫藿老人筆記」。乃記咸同時雲南回匪杜文秀之乱，故称杜乱。是書撰於宣統二年庚戌，卷末有作者自識，及餘杭章炳麟記。作者自謂「年已古稀，因身經咸同間二十年來由漢回爭鬥以至演成回變，郡人李根源印泉屬紀當時杜乱始末，爰就耳目所及，泚筆述此，其中年月或有小誤，自信差能紀實，或亦當世所樂聞也」云云。書中首述滇有回教之始，其紀實起於咸豐六年丙辰，陝甘回徒藍老陝、馬金保入滇，舉回叛，杜文秀據大理城，称大元帥，改元建制，至光緒二年丙子回乱平，中經二十餘年。回漢死者無數，實滇西五六百年來第一浩劫。所記變乱之起，由於回漢不和，由嫉忌以至互相仇殺，至後彼此屠戮，凡良民婦女，掠辱備至，有全家殉難求免者，即摯交篤好亦掩面而不可救，蓋殺機已開，其慘狀實無人理，亦當時地方官吏之咎也。此書取紀事本末體，而寓編年之意，其長處言簡義賅，書無曲筆。又因作者乃耳聞目覩於叛乱經過，則能明其原委真相，於各地將帥官吏，則能考其履歷賢否，故其注釋尤佳。按滇之有回教，始於元初賽点赤入滇，建清真寺於各路，招徒設教，輔

以官力漢民入回教者亦多由是繁衍回民負性堅忍善營商業嘉道間最稱富庶凡商賈士夫以至綠營千把莫不與漢人相埒惟宗教既殊禮俗亦異於是因迎神賽會等事嘗凌侮漢民悉感潛滋遂一發不可收拾究其禍始實肇於道光中葉陝甘回民之來滇不數年有緬寧回漢互鬭案永昌八鄉殺回案雲州回教據城案等蓋杜亂之前已旋起旋滅叛亂已兆惟不若是役據地數州歷時廿載也後有西北回亂此事除官書外記載極鮮世人且多不知故此編實野史中重要之書也

滇事述聞二卷 光緒壬寅排印本 五知書屋所藏善本

清李瑛撰瑛字玉振雲南大理人德源書院院長此書乃紀滇南咸同時回匪叛亂之事書中僅署園七稿李瑛校刊而卷首弁言自序中署名李玉振可知作者又號覺園弁言中謂滇去京師遠閱河阻絕塵而不聞聞而不盡者有焉僕長於亂離中僕及見之乙未以還奉諱在里感人事之代謝懼杞宋之無徵輒以課士餘暇廣詢父老旁証官書綴拾故實寧辭妄聽四方同好往舉所聞知相遺餉或就參異同星凡六周稿經七易傳信勉成斯篇於邊鄙存治亂足濟稗乘之疏亦聊以志其所志云云足見作者雖身經目覩著此書時極為審慎廣徵博引稿凡七易書共上下二卷以編年体歷敘滇中數十年來回匪亂事於野史中洵稱佳構始於道光十九年己亥普洱道緬寧回匪作亂至咸豐九年回匪陷姚州大姚知縣朱某出降受偽參議職是為上卷由咸豐十年庚申至光緒十二年癸酉杜文秀自殺滇撫岑毓英入大理亂平是為下卷前後約四十餘年按月紀載綱舉目張除方略官書外實言西南回亂者之總匯矣按清咸豐時洪秀全建太平天國於東南回匪杜文秀稱大元帥建制於騰越因路遠音隔世人皆知有洪楊髮軍之亂鮮有

知同時尚有杜文秀者，而記載亦少，事後雖有傳聞，亦莫名真相，專記是役者除飯瞿老人《騰越杜亂紀實》外，厥為此編，二書均極簡要，且皆身歷其事者，彼此所述，足互相發明，吾人讀此鮮見史料，更當珍貴視之矣。

古今歲實朔實攷校補 共二卷 袖海樓雜著本

清黃汝成撰。汝成字庸玉，號潛夫，嘉定人，縣學廩膳生，入貲為校官，銓授泗州直隸州學訓導，以憂未之官，因其友寶山毛文學嶽生交於武進李兆洛，器局環偉，學識通博，其研討學術，皆以致用為根本，凡禮樂錢穀、名物訓詁，以及歷法度數，靡不窮原竟委，纂述有春秋外傳疏補、諸經正義各種，并及此書，名實益高，為安化陶文毅公、江夏陸侍郎壺所知重，嘗問歷算於毛，與算家宋景昌并相雅

善，於同邑錢大昕為再傳弟子，此編即補其遺著也，因體過肥，年僅四十，竟猝卒，士林惜之，此編歲實朔實各一卷，前有道光十九年毛嶽生序，及十六年自識，末有道光十八年宋景昌跋，時汝成已逝，正校刊其遺著之際也，因中國歷法自太初術至清，言歷者凡六十餘家，歲實之強弱，朔實之盈虛，莫不推攷，以明其祖述變易，然合數十家歲實朔實，即其本術推之，記其疏密，則向無專書，乾隆時戴東原震、錢辛楣大昕以經史名家，并精歷算，於是戴先著諸家歲實攷

一卷、錢氏以其立術未密、乃疏而明之、補其未備、又別為諸家朔實攷一卷、詳列月份、相輔以行、惟錢氏之著、屬草未竟、黃與錢同里、[illegible]錢氏之學、多得端緒、於此書用力尤勤、因取二書重為校補、凡歲實攷中錢氏所未補者、朔實攷中錢氏所未具者、均因其術數、研以形算、并廣徵史籍、補其闕略、又以原書諸術、以各史之先後為序、而於南北朝及宋金元作者、往往外置、夫法有疏密、由攷而精、算有減增、因時以立、其為創術、率有權輿、即係因革、亦有損益、既編論

諸家、自當以造歷先後為次、則其師法、變易、本末燦然、故此編於[illegible]二書目次、稍有[illegible]更易、亦具卓識、首為漢之三統、四分、乾象、以至清之曆象考成、共六十餘家、皆記其造歷年月、書中依原術分條校正、先為補、次為校補、次為攷成案語、書凡二卷、都一百二十二條、歲實者中錢補者四、黃氏十二、朔實者中黃補者十八、景昌補者一、案此書校勘極審、考訂尤密、如當儀徵阮元、元和李銳、均以算名、其改書皆在錢後、有可發明、皆采其說、又同郡王生甫、與同邑陳怡生、先後亦有校注、俱未成書、而微文奧義、發揮算術、氏并精研詳錄、其博學明識、精校二書、洵戴錢之功臣矣、作者自謂博考史傳、參列諸法、並述舊聞、闡彼奧賾、亦足見其辛勤矣、故是書固為校補中之精審者、凡習形數者、或有考焉、

日食細草一卷乾隆舊鈔本一册五知書屋所藏天算善本

不著撰述人姓名攷其内容立法精密測算確當頗似湯、習清初湯若望等之麻算新法而參以己意者至紙墨之舊亦必係乾嘉以上之物無疑惜書中只署日食細草不著姓名年月無從考訂按其采用麻法算式不言新術更足証明觀其卷謂求入交實朔諸用數與月食同今不復贅等語則此卷之前尚有月食細草此册推算日食共十三求末附京師北極距天頂表約十餘條每求之下復分細目凡百餘欵於古麻算中殊稱詳盡意作者或清初疇

台人物撰著後尚未付梓以致湮没不彰詢不幸而可惜也攷之梅文鼎張作楠等言日食細草諸書均與此異此書測算於梅著足與媲美於張氏鈔胥之作無大發明者犹且過之烏可聽其澌滅而不著録乎首為推地平高下差及日月視徑第三謂前皆與月食同也頂批求三二字下分求太陽實引求距地較求半徑差高下差等十餘條次求推食甚太陽黄赤經緯宿度及赤白二徑交角第四上亦批四求以至十三求均如此蓋原稿而便檢閱也下亦分求距時日實行食甚太陽黄赤道經緯宿度及高弧交角等二十餘條次求用時太陽距天頂下分高下差及兩心視相距等數條次推食甚真時第六下分求近時視距弧視緯距弧總較近時視行等十餘條次推食甚考定真時及食分第七下分太陽距午赤道度實距弧視距弧距弧視緯總較及求食分等十餘條次推初虧近時第八下分復圓平距初虧用時太陽距午赤道度等次推初虧真時第九下分太陽距午赤道度兩心視距緯求真時等次推初虧考定真時第十下為初虧定真時併徑高弧交角方位距時等次求復圓用時次推復圓真時各十數欵

末推復圓考定真時上皆測日食之各法下為推日食帶食及求各省日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并繪細圖末附繪各求圖應用條目又推日食十二求法共數十條後為推算日月距地法全書雖屬稿本而立法繪圖均極精核條分縷析每條之下皆附小注時批以繪圖列算切勿粗心等語以自警其推步法術已知用橢輪均輪其測量純以句股弧矢立算述理之下并列得數各條之後并説明作圖方法先後以証其測驗之無訛惜無姓氏時代可稽殊遺憾也

五緯捷算四卷　光緒刻本

清餘姚黃炳垕蔚亭撰述，其門人會稽胡秉成校梓。炳垕為清初名儒黃宗羲七世孫，因其家學源流，博通經史麻數，自幼即有志家學，弱冠後酷嗜天文麻算之術，家貧無力購書，欲辨恒星經緯度，乃繫繩於南北兩牆為子午經線，加垂線以測經度，畫度於板，加窺表以測緯度，聞北鄉張氏藏麻算書極夥，即下榻其家，晨夕推測，三易星霜，盡通星麻之學，其苦學如此。同治庚午九年，與子維翰同舉於鄉，時人美之。復深研御製麻象考成及其祖梨洲所撰之麻法算術諸作，此書即參詳新法，旁通舊術，殫心數載，成書四卷，由其門人胡秉成校梓行世，前有光緒四年自序，末附胡跋，於作者經歷及學算源流，述之綦詳。此書卷一首五星算術源流，為全書總說，於各代測算演變，殊多卓見，次以日為心論、順逆遲留說、星學辨惑論、五星圖說。卷二為行度表說、土木兩星行度表及緯度表，卷三為火星行度表緯度表，卷四金水二星說，次金水星行度表，末為五星伏見表及行度表用法。此書雖數表較多，而論理簡要，能明各星繞行之理，援古証今，多相符合，其長處在能以麻法算術，融會貫通，雖取其先人之法，而參以新義，非鈔錄者可比。作者除此二書外，尚有方平儀象，觀所著述，洵當時浙東有名之麻算家也。光緒三年，浙撫梅小巖氏擬設算學局於省城，請氏主其事，以老病辭，專致力於測算著述，其精研學術之風儀，又有足多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演無定方程三卷 光緒刊求一得齋算學本

清陳志堅撰。志堅安徽新陽人，為清末算家，著有求一得齋算學若干種，專精天元代數。志堅自光緒庚寅入京師公車報罷，絕意上進，因棄舉業，乃萃中法天元西法借根博覽深究，互相參証，旋以大挑一等，授青溪縣教職，更與諸生討論舊術新說，演草示例，學益精湛。此書三卷，皆衍無定方程式者，即今代數中之無定方程。昔日中法稱為大衍求一術，或百鷄術，蓋本張邱建算經鷄翁鷄母問題而得。志堅以為算術之妙，無過天元，而代數馭題，莫妙於

無定方程。孫子算經物不知數一題，後人罕通其意，宋秦道古以大衍術釋之，其法始顯。至張邱建算經之鷄翁問，甄李注解於前，丁時推衍於後，其意術之深可知。若以無定方程馭之，則兩術不難貫為一條，乃以物不知總與百鷄術及求一術別題之類，各演數則，是為上卷。故此書首演物不知數，次求一術別題，均設題問衍草布算。其卷二專論証無定方程，因方程少，未知數多，則界限寬而答數亦夥。舊日中法演其術皆至三色方程而止，其實如未知數四，方程式二，亦有術可馭。氏乃於筆算數學中均中比例數題，如法推演，別為中卷。亦附細草算式，得數求簡，立數求捷，實中法求一術之進步。復以無定式之遞減遞代與大衍求一術隱相符合，並兼可用以馭二次方程，則為秦氏所未及。因即代數術中有兩平方之和等於一平方之類，廣為推衍，共得二十八題，每題立一公式，任取何數均可逕求，即以此二十八題次為末卷。由第一題兩平方之和等於一平方，以至求此五平方之和等於彼五平方之和，是編全屬今之代數之理與式，惟其列草仍天元耳。全書雖謂演無定方程，實則兼求一術及代數平方諸

說，於數理雖未有發明，然其融會貫通頗多獨見。其病則全書有需要圖式始明，亦省略之，讀者閱後不能盡悉。雖節省篇幅，亦足使此書減色也。

算學新說一卷 明萬曆三十一年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載堉鳳陽人本明宗室鄭恭王世子神宗十九年恭王薨載堉屢疏懇讓王爵乃令以世子世孫祿終其身南京右都御史武陟何瑭字粹夫載堉舅氏也明曉天文算術載堉從之遊遂精其學又因與元儒許衡同里慕其象數之學衡所撰授時曆瑭亦著有律呂管見堉皆好之凡樂律曆法天文算術無不深研大旨取法許衡而其著述法理又與衡異萬曆二十三年進聖壽萬年曆及律曆融通二書首列長疏詳論古今曆法樂律之精疏得失為明代言律曆者不可多得之著所撰樂律全書篇幅極繁博大精深四庫著錄者僅聖壽萬年曆及律曆融通四卷按樂律全書內另附新說共分四種一曰律學二曰樂學三曰算學四曰韻學前二者乃書之本原後二者則書之支派自謂所以羽翼其書者也本書一卷前有小識謂算學之有書其亦舊矣謂之新說何也且如周經冪積相求之類舊則疎而新則密平方不用商除立方不顯廉法之類舊則繁而新則簡舊以勾股為末專明九章新以九章為首專明律曆此其異也餘則文雖小異要亦殊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同歸者也云云此書內容雖言算術仍偏重樂律不過以算法為研究樂律之工具而已故首為初學凡例次常數大數小數次平方積立方積下附問答以開方立積証明黃鍾尺寸共凡五問立法列數備極詳細次初學直方凡例隅法定式商位次仲呂大呂林鍾應鍾夾輔之圖●下亦設問附數共十二問末求半律外周皆反復推置其於算術殊無發明於律呂則極精審故與其稱為算法新說無寧謂為樂律算法也按世子留心術學博通今古於樂律曆算俱有心得其全書足稱宏著在明季尤屬創作此編雖律算兼論不專言數而其立積開方求和求周諸理當明代疏於曆算之際要為難能而可貴也

學算瑣記一卷附詩鈔原稿本五知書屋所藏善本

清貴榮撰。榮，滿洲人，任京師同文館算學教習及編輯官，與算家李善蘭同時，輯有同文館算學課藝。自同光以後，朝政維新，而同文館又科學及外交人材之策源地。此冊乃榮演算手稿，其演算繪圖，極為精細，足見其致力之勤。後半為遊宦詩草，頗多掌故，殊足珍貴。據詩注，曾遊李文忠鴻章、張文襄之洞各幕，與王壬秋、梁節菴、黃彭年、費竹坡均相友善。於同治癸酉充四川考官，光緒丙子由蜀還京，故其吟詠多蜀中景物。此冊以硃墨二色衍列算式，另

測繪句股弧矢各圖，貼於稿端，並附極細眉注。首句股容圓諸訣，蓋仿紀慎齋筆算便覽而作。次造句股簡法，下書同文館副教習貴榮一行小字，其簡法共約六術，乃采項名達氏句股六術之意而變通之，附以句股弦表，又以硃墨二色繪為細圖：一為弦冪內兼句股二冪圖，本之九章算術；第二圖本句股六術；第三圖本句股舉隅而變化之。次依法術復為句股和較二圖，次為李氏銳股弦和較圖、句弦和較圖及紀氏、李氏句股弦和較等，蓋比列其圖式而立其定理也。次以甲乙丙擬句股弦之數，代各圖例，均

頗精確。末為天元句股七術，仿項氏法譔成歌訣。其下半冊則宦遊詩稿，頗多史實。綜觀榮此冊學算瑣記，可攷其學藝源流，實最得力於項氏梅侶之術，因兼習西法，化繁為簡，變難成易，故其法雖采自項氏，而其術式實較項氏六術尤簡捷也。又其列算繪圖，不僅精思敏悟，而致力之深，誠足欽矣。當昔時科學未盛之際，前賢鑽研之辛勤，即此可見矣。

測量簡要一卷 光緒丁丑原稿本

清蔣德鋐撰述。德鋐浙東鎮海人，廣東候補縣丞，因嗜算法，嘗寓次羊城，每日以測算為事，於光緒丁丑著成此篇。德鋐以末職俗吏而精[illegible]九章八線，足徵當時風氣無不以研討科學為業，因彼海禁大開，歐風浸入，朝政維新，宏獎格致，於是士大夫靡不談測量機械矣。[illegible]書共一卷，一冊，蓋撰成而未付梓者。前有自序，謂測量之學算之甚易，測之甚難，自乾隆後杜德美氏割圜捷術及八線表輸入，於是隨測隨算，始通於用。今時務之要，測量一事，終當講求，因取杜術弦弧相求略為變通，集為斯卷，并撰四遊簡儀，加之圖說，以備製用，供博雅之采擇云云。其內容為圜度分秒，圜周定率，弧度求周，割圜八綫，三角形式，三角求法，平測形式，仰測形式，俯測形式，四遊簡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每條之下均繪圖求証。書中以割圜八線一章最詳，然多取之項氏六術，其四遊簡儀附二圖，樣均極精巧，亦取簡平儀之意而變化之。按全書所演述均今之幾何學，惟以中法出之，雖鮮精義，要為深通算術者。因其自成一編，融舊闡新，亦非易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算學四種 光緒戊戌排印本

清王元擇撰述，門人邵淵如、許清泉、詹志誠、康祖汶校刊。元擇之天元代數，曾問學於晉江布衣王逢時，其科名則受知於戴文誠。光緒戊戌，元擇與其師逢時得獎學銘宣城匾額，其深明數理可知。元擇宦遊各地，公牘之餘，即究算法，專喜天元代數，尤好九數通攷，自號無暇逸齋主人。此編成於戊戌，共凡四種，頗似叢集。今之研討古算書籍或算書專輯，或聯合書目，蒐羅廣博，獨無此編，豈以其少而未見耶？其四種均以代數演算古法，首方程演代，次衰分衍代，次盈朒衍代，次句股演代，書各一卷。每卷前均有自序。第一方程衍代，內分和數類、較數類、和較兼用類、和較交變類、帶分方程、瓔珞方程、重審方程、斷續方程等八門，以方程分正負，實寓天元之萌芽，蓋代數方程理本同源。中法有和有較及和較兼用等，代數以互乘消去他元，暨正負移項，移乘作除，去分母等法馭之，因以中西之法互証。按九數通考之例，列之。此書只設題演算，不著理論。次衰分演代一卷，亦分條証題。由四六衰分合率衰分以至疊借互徵共十五類，謂公法衰分，即西法比例，然其和較

雜糅不一其術亦依九數通考各題悉以代數演之惟其中貴賤相和馬步運等二題為王達時演草特注明之示不掠美每類由二三題至十餘題共約四五十題即今之比例算法次盈朒演代一卷亦分十類首一盈一朒至雙套盈朒帶分共十八題以盈朒本九章一術乃物不知數即以已知求未知代數衍之更為簡捷末句股演代一卷由句股弦和求股弦至股弦較句和較求句股弦共二十二項六十餘題為四種中較精粹者因句股弦和較互求以代數術演之較之天元簡便良多若句股弦以天代之則可化六十餘題自來算家皆只演和較互求以為例則此則逐類演之雖為繁難實有便於初學矣全書雖云演代實則仍取代數之意而以天元一式列之極為清晰故是書於數理雖無發明而能逐類演草使習天元代數者得其先導較之吳嘉善所述衰分盈朒各種又似稍勝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測地志要四卷 光緒刊黃氏家集本

清黃炳垕撰著炳垕字蔚亭浙江餘姚人為清初名家黃宗羲七世孫家學淵源深通經史麻算及格致之學同治九年庚午舉於鄉與子維瀚同榜父子科名士林傳為佳話其子維瀚亦精史地撰有渤海國志等書炳垕以內閣中書官至太守以測量輿地有聲於時與山陰宗稷辰同里朱久香俞曲園皆相友善同治甲子春左宗棠撫浙奉命訪求通曉句股三角開方度算之士測造沿海府縣輿地圖說餘姚知縣陶雲升即推薦炳垕氏著書多種其關於測算者有五緯捷算四卷及此書是編亦四卷前有同治六年陶雲升序首為測算本原論次月食時刻測各地經度北極求緯度偏度求距里等卷二為量句測弦化股為句三角測兩遠兩遠推橫廣橫廣求遠廣主線求腰線高峰測众山海山測洋面境外聯經緯環測知周數距里求中積等卷三分差角測高重矩測高求遠斜距測高憑高測遠測廣重差測深以廣測深等卷四測望雜法推算雜法圖說凡八線交食象限測量等均繪圖証明末附律詩二首以謝集資付梓諸人蓋刻此編首倡者即邑令陶公

也。全書於測算各法，論理列數，融會貫通，窮原究委，頗多精到，尤以卷四雜法，凡句股、三角、八線、對數，均詳述其測量應用之要，末附以圖，更為明晰，實論測算之佳著也。因一般言測量者，只舉簡法，於其精義鮮有論及，此編以算術為基，以物理格致為用，雖分題述說，而法式一貫，其深明謀著方法，更為人所弗及。同年吳錫劉著矩象測繪，即本此書而作也。

弧三角闡微五卷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同文館活字版本

清英人歐禮斐譯著。歐氏字文山，於同治初因稅務司赫德之薦來中國，為歐西歷算專家，習於中國語言文字，初任同文館教習，光緒初年，因教學之餘譯述甚富，積資至同文館總教習，十九年賞四品卿銜。時算學家李善蘭壬叔亦供職同文館，任算學總教習，從學者極衆，與歐互相研討，中國科學之進展，實自此始，而二氏均屬同文館有數名家。此書即於館課士時所著，書共五卷，前有桐廬袁昶序，時任專官大臣，於歐李備極推崇。據光緒二十四年同文館題名錄上記，歐初任英文算學教習，後以氏長於天文格致，乃於館中別立格致館，以資研究，其學識聲望可知。是編專論弧三角，即今之高等三角學。卷一共分四章，一論大小圈，二論弧三角形，三論弧三角幾何，四論弧三角公式。卷二論解正弧三角形之法。卷三論斜弧三角形各解法，附習題及內容外切等圈。卷四論弧三角形面積與角圈轉，及論略近公式。卷五共分六章，一論測量地輿，二論三角六項微

変相解之處、三論平三角與弧三角各式相解之處、四論象面作形、五論由球面定點所作之弧、有何相解處、六論雜題、全書論理列式、在當時均屬新創、因其直接譯自歐西數理書籍也、惟其設題率記僅列代數法式、而無數字、以其已屬高深、學者明理之後、自可演算、此書之作、因為教材、故與專研數理者有別、而次序清明、立術簡捷、詢稱善本、中國算家執此一編、亦可得求益、作者雖無大發明、書中則僅為新理也、於中國所算之學、通貫而後研討發明、學者筆出、及後西洋代數術、及微積諸術、輸入數理益明、時西算家海麻士曾以代數解平弧三角公式、誤成三角數理一書、並論以弧三角推測地面、及求各等面作之內容外切、其法式實駕中法、如梅勿菴汪衡齋諸名家而上之、因新法晚出、益臻精簡、乃光緒初年、繹行後、至此書之作、將二十年、而弧三角之新理、為彼書所未闡明者猶多、是書可足補其缺、故此編實彼時言弧三角者之最新完本、然今日視之、可如彼之視昔、於當時數學之影響、及中國科學之演進、關係固極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思粟室算稿一卷 光緒刻蘇甘室算學叢書本

清末蔣士棟撰、士棟字留香、無錫布衣、精研數理、不求聞達、其學無師承、閉戶靜觀古今書籍、時有新理發明、著有思粟室算書五種、均論弧矢對數高深算法、其著述務求精簡、除去冗繁、近人之論清代算家位置者、莫不推許其造詣、數著前有光緒丁酉同里華世芳序、於作者精思妙悟、亦極称道、此編即其算學餘談、書共一卷、皆糾正補訂前賢法理之未備、首為擬設任一數求正句股術、乃補元和李銳作任設兩數求正句股法、其法雖仍脫胎於兩奇數兩偶數、但李氏數以兩數各自乘相加減補術、則以一數自乘化為兩數相加減、其式雖繁簡不同、而理則無二也（下）並設題布算証明、次訂正演元如積因四元玉鑑混積問元第八題有句三股四八角田積以面闊三自乘加之問、面闊幾何、原術既誤、羅士琳補草亦係偶合、因另立天元新術、以補玉鑑及補草之訛、次改求築堤積法、因九數通考商功章築堤題、其題理法式均有謬誤、亦別立術以解題理、并將原草不合法處略刪改之、末附其弟士榮案語、謂本題設數失當、其兄猶未言明、因更論之、全編辨正演草、其原本均中法名著、且皆晰人日習、而無人發其舛謬、氏均一一補訂刪正、其抉瑕摘隱、良称精微、而不苟風度、亦於此可見、宜其著作為士林推重、非泛泛者所企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微積釋馬一卷 光緒刻蘇甘室算學叢書本

清蔣士棟撰士棟字留春無錫人與算家華蘅芳世芳同里時國家注意格致力倡科學士棟不屑舉業專究天元麻算閉户讀書著述闡舊創新凡出譔作皆為士林驚服所著算書五種均能力闢幽微抉發高深實清季算家中足稱精邃者是編撰於光緒丁酉前有華世芳序極贊作者造詣之深不同凡響此書之作蓋補微積溯源之未備以溯源卷首謂變數之長數與函數之長數相關之理可於算學中開出兩種極廣大極精微之法一為有任何

變數之任何函數而求其變數與函數變比例之限其二為有任何變數與函數變比例之限而求其函數之原式惟因有時遇二種函數求得微分式如求積分必設法化之必反求級數用之頗覺不便西人馬格老臨特設一運求任何函數原式之公級數原其立術之理不過悟得一切函數之級數中恒有兩種倍數一由指數而生一由函數而生由指數而生者可以預推由函數而生者則隨式變化作者此書即先論本術不便之處次釋馬氏徑求之法下舉例題求其級數函數証明兩種函數其原式均極迂回實微積術中不便之事故以馬氏捷術補之以由函數所生之各倍數代入公式即得故此編實以馬術補釋微積溯源之略末附小跋謂華氏學算筆談論戴馬之術一節語極微妙學者難解後晤若汀談及此亦未昭然因將溯源與代微積拾級二書反覆推究始得尋原竟委爰將原書說理各欵逐節釋之以解昔日之惑云作者於學術之推求真理由此可見按士棟生平終於布衣不求聞達然其著述在清代算家中實佔其地位尤以闡發高深數理融會中西洵未多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圓錐曲線論心一卷 光緒刻本

清末何壽章撰。壽章字䕫才，山陰人。自幼至長，酷嗜疇人家言。光緒辛壬間，索筆津榆，作諸侯幕。案牘多暇，即究算理。故甲午中東之役，風雀時警，氏猶治算不輟，故於數理頗多妙悟。光緒丁酉返里，越郡𠜂設中西學堂，即由氏董其成，兼授數學，乃以黃方慶之火器新術、蔣士棟算學五種及此編合刻，為蘇甘室算學叢書，篇幅無多，俱皆精粹足傳。蓋均通高深數理，不屑作泛泛之論也。是篇成於光緒乙未，前有定海王修植書，卷首有作者小敘，書共一卷，圖解極詳。首為總論，附總圖，以三曲線皆以平圓之心為心；次論橢圓心；次論拋物線心；次論雙曲線心。皆繪圖列算，并附解說，以為証明。所論數理，在當時固涉艱深，即今日視之，亦非平常。以為中土論算之書，多詳於演草而略於說理，承學之士往往不知其所以然，故此編曲線言理之著。因平圓、橢圓、拋物、雙曲四式，其体皆備於圓錐，是圓錐者，四曲線之母也。四曲線既以圓錐之体為体，即各以圓錐之心為心。圓錐者，無數大小平圓之積也，則圓錐之心，即平圓之心，而平圓又諸曲線之母也。曲線學之傳入中土，以艾約瑟所譯之曲線學為嚆矢，嗣後如代微積拾級、微積溯源諸書，皆嘗闡發三曲理。中儒如李壬叔、夏紫笙、華若汀所著算稿，亦多論其術。惟橢圓無定式，必有兩心；拋物、雙曲無盡界，而各有一心。其求心之法，諸書多有，所以為心之故，則從未有言及者。作者因以幾何之理明其條段，復以代數之式逐款証明，使論曲線者知其核心之所在，及其由來，故此篇實曲線學以後之重要著述。惟圖式深奧，非淺學者所能明，然其在算學上之價值，則不可發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角新理三卷光緒刊求一得齋算學本

清末陳志堅撰志堅字思九安徽新陽人初習舉業後究麻算因讀史記麻書漢書曆律志等不得其解乃研求九章八綫之學自光緒庚寅入京會試後絕意進取旋以大挑授青溪縣教職更集中西法之天元借根句股三角諸理融會貫通討究舊術闡發新理著成求一得齋算學若干種以其時國家欲取法泰西講求格致凡有志之士無不注意科學故堅所演算式多采西術此編三卷以中法句股弧矢之理參以幾何三角之法故其題理圖式表面

頗似新創詳攷則仍陳說全書僅列題問圖解算草解題不論數理首由三邊求角至不等邊四邊形有二角和或較求二角共四十四題在當時算書中足稱詳明雖名三卷實則不分卷數大略言之由一題至十六題為一卷大皆邊角互求之法由十七至三十三題為第二卷多屬底腰頂点等與邊角相關之術自三十四題至四十四題大半為和較圖切與面積相求之理末卷并依李氏測圓海鏡之法另立新術作者以代數各式証明句股弧矢之理雖沿中西成說亦有發明故稱為三角新理前附小識謂邊角相求之術凡推步星躔測量區宇為用至廣然僅恃有常法未免移步輒窘茲不拘舊術別闢新機割切兼資和較互用頗具參伍錯綜之妙且題著圖解務使循法者洞知立法之由則區區此心足為同志告焉云云可知其立法衍算曾具苦心非淺淺鈔襲者可比尤以末卷拾舊闡新頗多精妙惟詳考本書法式乃解析羅士琳三角和較算例蓋以三角形一角及三邊和較求三角形邊角故其意義多求羅術然與士琳之以三角形一角及三邊并中垂線求三邊及中垂線者略異其例又參以己見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成之者也

十三日備嘗記一卷附事略附記一卷 光緒印本

清曹晟撰晟字静山上海人為名諸生此書蓋記道光二十二年英兵因鴉片戰爭之役進犯上海之事其時滬瀆犹為普通城市晟被困城中凡十有三日以其目擊耳聞一一筆之於簡仿揚州十日記体例名十三日備嘗記後附軼聞瑣事書共二卷親切詳明迄今事隔数十年讀之犹歷歷在目誠紀事之佳構也卷前有光緒二年丙子吳興錢徵序及自序書中首述英吉利荷蘭人之東来称其人尚武多力刁暴而巧次述我國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以至雅片一役失地賠欵其記始于道光二十二年春乍浦失平湖淪與當時上海居民恐怖逃避之情形及地方社會奸民鄉勇之騷擾狀況由五月初七日海口開仗夜聞炮聲至十九日英兵漸退地方恢復逐日記載不厭其詳並以瑣聞己見撰為事略附於記後按此書雖僅二卷因作者身與其難實英人侵犯上海一事之實録亦極有價值之史乘也蓋如錢序謂曹君此記皆道光年間英人犯上海事而長官之去留生民之逃竄土匪之搶劫逃兵之獷悍奸宄之窃發敵人之鴟張至鬼哭梟鳴童謠讖語亦皆采入縱未得與正史并傳而可驚可愕可悲可憫者胥於是乎在今者海水不波城郭如舊痛定思痛感喟何如於見是書敘記當時真相敵人攻城掠地屠戮之慘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乱兵逃勇奸民流氓之乘機掠刼嚮導敵人則實地方官吏領兵將帥所不能辞其責不可逭其罪也按中英雅片之役在我國歷史為一大變局至後門戶洞開國勢日蹙均始於此當時將帥如奕経琦善之流既歧於和戰復乖於調度遂致全局敗壞究其責任主之者首相穆彰阿成之者琦善等也至記是役專書較佳者有署名木居士吳縣貝青喬之咄咄吟二卷及李玉山浙中英軍紀略一卷及防海紀略各書俱能原委明晰而此編與咄咄吟尤為紀實作者於是書外尚有紅乱記事草一卷乃記咸豐三年小刀會響應洪楊佔据上海事作者亦居城中備嘗艱苦有如此役亦為最佳史料蓋此二次變乱一為外患一屬内爭雖因作者身逢喪乱得留史跡然論其生平遭遇亦可謂大不幸矣

汞餘集二卷 乾隆十二年丁卯原刻清末翻印

清許新堂撰著新堂字鹿柴安徽桐城人爲邑中世家其父画林以詩古文辭名於時新堂秉承家學博通經史並長詩文惟以粹然儒者不隨流俗致生平未臻顯達以著述終以王雯耀所撰全桐紀略紀明末流賊張獻忠擾亂皖北事無所闡發乃徵考史實網羅遺聞譔汞餘集二卷亦記流寇陷桐事略仿例兼取紀事本末及列傳記仿以某事某人爲綱而述其原委共十八首此編初刻於乾隆十二年爲桐城邑令錢塘張開士所梓因流傳極少至壬戌始復刊印前有張開士序署乾隆丁卯題於桐署之懷農堂次爲井遷吳真書係作者父執歷敘其家學淵源次新堂自序次汞餘集附敘一爲桐城縣基之風水軼聞一流寇賊蹤分在秦在晉豫兩部凡數十人次凡例全書内容計文一十八首曰風俗書德化書廣支論義行姓氏表楚女題詩說書生守城說物性說去兵碑議山間逸事記名宦記黃靖南救桐四大戰邑侯楊尔銘傳邑侯張利民傳竇成傳五將戰功孫羅二营始末郊壘諸軍錄流寇始末等各篇以議論與紀事相糅雜足補全桐紀略之缺略而正其謬誤如卷末郊壘諸軍流寇始末二文即紀略所無至其敘述簡要不談災異多具卓見故雖紀桐城一隅之事要爲雜史中之佳構也按張獻忠之竄皖豫荆襄皖人記載本土遭乱始末諸書最佳者如明末余瑞紫著陷廬州記乃身困危城親與其難故言之最詳次如戴名世有由之孑遺錄則專紀桐城被難之事惟上二書在清時列爲禁目故不得見近世始稍稍出之然則此編雖弗逮余戴二著之精比之全桐紀略則又過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平蜀紀事一卷 清刊荊駝逸史本

明虞山逸民撰。逸民其姓氏不可詳攷，惟稱虞山，則其籍隸常熟可知。卷末謂是時余官宮坊，班朝並馬，知其行事甚悉云。是作者雖称逸民，實曾官翰苑。且此書之作，蓋得之見聞。惜篇幅簡略，取紀事本末体記平蜀一事而已。是篇所述，因明天啟辛酉奢崇明戕蜀撫於重慶，賊目樊龍、張彤據城以守，而與其子寅並率重兵圍成都，旋由川東兵備徐如珂調兵平亂，焚燬偽宮，獻俘闕下，蜀事始定。按天啟辛酉即明熹宗元年，時四方亂事已漸萌芽，蜀事則賴徐氏之力，以寡兵擊賊十餘萬众，其間歷艱難，定大計，洵有非常人所能者。至其削平大乱成功之由，川邊土司女將秦良玉援助之功實大。近世民間小說故事傳說良玉之英武，考之當日事實，以一土司女子而明大義，且嫻武略，則其為巾幗豪傑，亦有足多者矣。又平蜀乱事之川東兵備徐如珂，吳人，天啟辛酉始拜命西行，聞乱疾趨入蜀，時賊據重慶，圍成都，徐則以明兵攻重慶，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卒使偽寇首尾皆失。事平後，如珂亦撰《攻渝紀事》一卷，與此篇大致相同，可與此書互相參証。因徐乃當時重要將吏，曾更明瞭其情形，故此二書實交相發明也。

平回記略一卷 荊駝逸史本

清無名氏撰此編篇幅不繁而記載眞實當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甘肅回匪叛亂戕官據地并圍攻省城逆勢極張邊陲震動清廷乃命大學士阿桂率軍平之書中紀平回[illegible]事繪聲繪色且知其對語密謀是作者實身與其役之人以耳聞目覩筆之成冊也凡記回匪之倡邪教以迷信惑人及威脅漢民蹂躪地方之暴虐情狀以至邊陲荒寒軍行艱苦一讀此篇有如親見結論謂漢回雜居習俗不同宗教各異至積怨日深遷徙無從爲官吏者又不知調解於平日卒致釀成大乱動众勞師事雖漸平杞憂[illegible]未已所論與卓按清高宗以此役列於十全武功以自誇耀足見當時成功匪易記此事者除方略奏疏外官私著述極多是編則以簡潔之筆敘[illegible]繁難之事頗有可取[illegible]後西北西南回變屢起最大者如咸豐時杜文秀之稱號滇省及同光時叛乱西北卒以左宗棠劉松山等之可知此次阿渾雖平亦不過因武力彈壓暫時安靖而其根本乱源仍未討及也則此書作者之遠見不亦更可貴哉

交食論義二卷 清嘉慶十六年原稿本陳氏六書之三

清陳道新撰子欽天監春官正陳坦校孫陳啟運集道新字省齋又號作氏宛平人爲麻象世家其父子兄弟供職靈臺最久清代疇人之重要人物也新於乾隆時歷任內廷會典館協修國史館分校欽天監監副等著有陳氏六書專論天惜未刊行此書即其六書之三署存與堂家藏卷前有嘉慶十六年自序並蓋有陳道新印及省齋二章本文首頁[illegible]有陳氏珍藏朱文印至書口署葉竹軒則其孫啟運[illegible]號也故此書在版本上即足珍貴書共上下二卷純論日食本法又法卷上首日食總論次日食本法五六七求總論次日食本法五求用時兩心視相距論次日食本法六求食甚設時兩心視相距論次日食本法六求食甚眞時論次日食本法七求食甚定眞時論次日食本法帶食論次日食又法五六七求總論至日食又法帶食論與上本法各條大致相同共十二條卷下[illegible]食六求食甚眞時御覽論說凡交食差距高弧角度與日食各理分條論述反復証明尤注意於高卑視差謂平朔改爲定朔其根在天蓋日躔有盈縮月離有遲疾天上行度應有之殊天下皆同也而定朔之外又有三差其根

在地、蓋日高月卑、正相掩食、中間空隙甚遠、人在地面視之、隨處不同、而所見虧復之時刻、與食分之淺深、隨處各異、謂之視差、非天上行度有疏、而人目隨地隨時不同也、故推步之法、必以本處北極高度、及用時取其三差、按法推步、時而所得虧復之時刻、與食分之淺深、無不合於隨地隨時之人目仰視、古疏今密之故、亦可概見矣、所言洵為通論、至本書上卷、皆分條說理、下卷則繪圖証明、純以弧矢三角為側驗之本、且圖式精詳、為其他麻算之書所弗及、可稱傑構、又本編法式雖尚西術、仍本中法、於清初麻算書中、殊難得可貴者也、

躔離法推一卷　陳氏六書之四家藏原稿本

清陳道新撰、其子陳坦校、孫陳啟運輯、道新字省齋、號作民、原籍福建、寄籍北平、乾隆時歷官內廷、會典館協修、國史館分校、欽天監靈臺郎、後陞至欽天監監副、其子坦亦任春官正、兄際新則任博士廳博士、父子兄弟、皆供職臺憲、洵歷算世家也、乃以其研究經驗所得、撰成陳氏六書、六種凡十三卷、於歷法測驗、頗多發明、惟其稿本珍藏於家、未曾付梓、致知者極鮮、阮元、羅士琳列傳疇人、僅際新有傳、道新父子均無、實為疏失、是書一卷、為道光六年其孫啟運集鈔、上有陳氏珍藏、及道新朱文印章、前有啟運總序、歷述乃祖學說、及撰著始末、後謂顧有識者為之刊行、以公於世、以此名著數百年來竟未刻版流傳、幾至湮沒、而原本猶存天壤、又不幸之大幸矣、此編共分二部、前半言日躔法、後部言月離法、故名躔離法推、蓋繼交食而作、皆舉實例為題、立術繪圖証明、推日躔法、問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三月二十三日甲寅、日躔黃道實行幾何、答數為四宮十九度廿三分五十三秒四十八微、其法自歷元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推至本年丁丑、共七十三年、為積年、與周歲相乘、為中積分、加氣應為通積分、其、

日滿紀法去之為天正冬至日分等，先求引数，次求均数，乃以弧角繪圖列算。其推月離法，為問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五月十七日丁未月離黃道實行幾何，答数初宮九度二十七分二十秒。其法亦自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推至本年丁丑，減一年為積年，與歲實相乘為中積分，加氣應為通積分，其後算法與日躔大致相同。惟求得引数後，再求初均，以地心本輪角邊為等率，亦繪圖布算証明。全書多采西術，其式則仍中法，以梅勿菴氏七政交食之理，而變通之，甚精密。不遜梅（文鼎）、王（錫闡）諸氏，誠清初歷算書中不可多得者也。全書說理明透，測繪精詳，亦足見昔時靈臺人物，多世守其職，其間固大有人在也。

氣候備考一卷 陳氏六書之五 家藏原稿本

清陳際新撰。際新字舜五，號商盤，宛平生員，祖籍福建，後居北平。乾隆時官欽天監靈臺郎，至監正，為明安圖高弟，與欽天監副陳道新為兄弟行，蓋當時天算世家也。本書首頁署欽天監靈臺郎陳際新輯，姪孫陳啟運校。下著陳氏六書之五，乃陳氏家藏原本也。前有乾隆四十六年七月際新自序，約述此編內容，謂歲月氣候者，按內經岐伯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秦呂不韋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今時憲書內取七十二候之語，於十二月之下用之，今所輯之注解，詳明於後，以備君子之改正。故此書即以各季象徵注於每月之下，由正月至十二月，次總其說為歲月氣候圖，末釋禮記月令七十二條之名，以自然中鳥獸草木之變徵四時之候，純據舊說，理極清新。按呂氏做夏小正，按每候取事物之異以為驗，此書又詳為解說，考証名物，兼測氣候，足見作者博徵廣引，固不僅深明象数已也。又明安圖撰割圓密率捷法，氏補成之，故時人有傳然此書因未刊行，阮元未見，致未著錄，而道新父子，以一代麻算名家，遂亦無傳。又是書自序後有際新朱文章二，洵可珍貴。陳氏

六書中，僅此編為際新遺著，雖非天算專論，亦可見一斑矣。又董祐誠割圜連比例術圖解序，謂西士杜德美九術，聞陳氏際新嘗為之注，為某氏所秘，書已不傳云，亦足証氏之學術焉。

北極高度表一卷 陳氏六書之六 陳氏存與堂家藏稿本

清陳啟運輯著。啟運字吉高，號翼之，又號菉竹軒主人，宛平人。由乾隆至道光，世守靈臺之職，其祖道新、際新，均由靈臺郎官至欽天監正，父坦履正，乾隆壬寅，亦官欽天監春官正。嘉慶己巳，氏將其祖父所著述，董理鈔輯，名曰陳氏六書，皆專究推步句股之術，惟第五種氣候備考為氏叔祖際新所撰。此編則為氏著，前四種則均道新遺作也。書共一卷，以全國各地北極高度列為數表，並分八區，以便省覽。首為京師各省城地方三十三處，次外國三處，次各蒙古居處地方四

十六處，次伊犁居處地方二十處，次回部二十八處，次土爾扈特地方二十三處，次兩金川各土司地方十三處，末外附八處。凡全國各大城池之高度，無不備載。每表共分四格，上列高偏度表，次高度分秒，次偏度分秒，次加減時分。按東北及蒙疆回諸區域，多乾隆二十年後所開闢新設者，此書[illegible][illegible]悉為增入，並附說明，在當時誠為新著矣。又此表上列各省城之地名，中列北極高度之度分秒，次列偏京師東西之度分秒，末列應加減之時差，即偏所變之時分秒。偏西時刻早則減，偏東時刻遲則加，皆逐行直列，以便易查，故此表實

測量地理、推算氣候、及經緯度數之最簡工具也。考啟運家學淵源、因整理先人遺著、凡七政交食俱已發明、乃輯此表、以為六書之殿、亦足見其用心矣。後之撰高度表者、多以此為藍本。又是書特詳于邊疆各地、較大城市、即為列入、能為前人所未為、其卓識亦足多焉。

三統術衍補一卷 道光刊董方立遺書本

清董祐誠撰。誠字方立、陽湖人、嘉慶二十三年、應順天鄉試中式經魁、初名曾臣、鄉試後始改今名、幼即穎異、猜急而訥于言辭、於書外無他嗜、始工漢魏六朝文、繼通律曆數理輿地名物之學、涉獵益廣、撰述亦富、三試禮部不售、遂肆力經史、專治鈎棘隱奧之書、務出新義、闡祕曲、補罅漏、以是精力耗竭、卒于道光三年、年僅三十餘。與同里李兆洛為姻婭、兄弟、故氏本傳、即李所撰。本書卷前有其兄基誠及自序、基誠序謂方立此書、初未嘗示人、歿後檢点遺篋、得草稿十餘紙、其弟子錢保惠為訂而錄之、至於比其体例、正其訛誤、則烏程陳靜菴、順德黎見山、錢塘項梅侶、同里張彥惟諸君力也。嘗方立年二十餘、嘗取史志所載歷法、自漢迄明、可撰述者五十三家、條析類貫、都為十卷、名曰五十三家歷數、後遊西安、盡亡其稿、以用心最苦之書、卒不得存、今存者又僅此不屑示人之作、可慨也已。按基誠嘉慶丁丑科進士、官戶部郎中。凡氏遺著、即由基誠刊梓、足見祐尚著有五十三家歷術、考核華館駢体文第四卷、尚存序目、先為総論、次列各代歷術、博大精深、可與汪曰楨顧觀光所著長歷先後媲美。散失

未傳滋可惜已此書則識其小者本書始太初元朔旦冬至次求章歲章閏求統歲求元歲求交會求歲星大周及入大周歲求太白大周及入大周歲求鎮星大周及入大周歲求熒惑大周及入大周歲求辰星大周及入大周歲求太極上元及距上元歲等每條之下解釋歷法外并列算式以推步家實測日月星辰之行以算術綴之謂之綴術自漢以下無慮數十家而三統術爲諸家權輿錢詹事大昕作三統術衍頗稱詳覈然於創術之原猶有未備因依太初元年日月五步度數比而列之入以演譔之法以成此書著於道光元

年本編雖爲補錢氏之作[illegible]其精密實有過之因其博通中西深明象數故能條分縷析理明法備實解三統術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重要著述也

句股斜要四卷陳氏六書之一清道光六年陳氏稽古閣精鈔稿本

清陳道新撰道新字省齋宛平人書中首頁署内廷國史館分校會典館協修欽天監監副陳道新輯著欽天監春官正男陳坦履正校訂孫陳啟運翼之集録三行足徵氏祖孫三人均靈臺世家卷首書北平陳省齋著稽古閣珍藏書口復署蒹竹軒三字蓋其孫啟運之號按陳道新陳際新陳坦三人均乾嘉時天衆麻算名家供職監署最久且父子兄弟均當時臺憲重要人物而阮元紀傳疇人僅際新有傳稱其原藉福建寄居北平亦可考見氏之家世因際新爲清

初算家明安圖高弟曾補成其割圜密率捷法氏之此書雖爲蕞著然係陳氏私人家藏稿本未常梓行於世阮氏未見故無紀載誠元之疎失亦疇人傳之闕略也因氏家學淵源貢獻於麻算者殊大阮羅諸子實應知其人而録其學考乾隆壬寅四十七年縉紳全書欽天監衙門時道新際新均任天文科靈臺郎與麻算家司廷幹賈璜同職其子坦則於同時任博士廳博士是此書實撰於乾隆末葉故道新父子已陞至監副及春官正也書中有陳氏珍藏蒹竹軒主人等印章繪圖書鈔極精其内容與版本之價值俱足珍貴前有道光六

年丙戌啟運序，是編乃六書之一，書凡六卷，均發明句股和較彼此互求之術。卷一有句股和，有中垂線求句股弦，至有句有股弦相兼之長方積求股弦，共為十條。卷二有弦有中垂線求句股，至有句弦句股股弦三較之和，有總和求句股弦，共十八條。卷三僅兩條，有三角形底之小腰，中垂線之和較求兩腰。卷四有三角形底邊，有中垂線，有兩腰較求兩腰及兩分底，至有三角形兩腰較，有分底較，有三角積求三邊中垂線，共八條。每條之下，詳列例題，繪圖作解，反覆辨論，証明例題之中即寓法術，其法式圖解精確詳明，不遜今之綫何深思妙悟，洵有為人所不及者。按此書采取西法極多，其受梅（文鼎）氏之影響無疑，因所創法術，定率多本梅氏，而梅氏承明末清初教士之緒，為研究西法最精之人，明安圖亦貫通中西，際新又明氏弟子，師友相傳，其脈絡有可尋者。所惜者是編因係稿本，未成全璧，其間有圖有說而缺法者，亦有法備缺說者，又有法說俱備而無圖式者，雖屬精著，究為此書之病。不知者遂目為殘缺，其孫啟運因將圖說法三者併之，共計三十八題，並照原稿，復為謄鈔修整，成書四卷，共成一帙。故是書雖有缺略，猶待增補，而為清初算學名著，則識者所公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數理摘要四卷陳氏六書之二道光六年陳氏稽古閣精鈔稿本

清陳道新撰道新字省齋北平人乾隆時供職靈臺最久著述亦富官至欽天監副此書乃氏家藏稿本未曾梓行故正續疇人傳中皆無道新名蓋阮元羅士琳均未見此稿本也首頁署內廷國史館分校會典館協修欽天監監副陳道新輯著其子欽天監春官正陳坦校訂孫陳啟運集錄足徵此編成於乾隆末年或嘉慶初年因乾隆四十七年縉紳錄所載道新猶任靈臺郎也撰有推步麻算之書六種是書即六書之二計凡四卷卷一渾天簡平同異說弧三角以量代算說置閏說日躔盈縮說等共分廿條卷二月離遲疾差說日食本法又法同異說交食求方位法解日食三差說附圖說等九條卷三地半徑差說歲差說五星次輪同異說借根方比例說問交食食限等共十一條卷四問日月食限何以不同問日食三差之法何昉及古今疏密之故問各省日出入節氣時刻不同之故問日有盈縮月有遲疾五星則有留退其故何也問五星晨夕伏見其義何如等十二條蓋擇七政要義分章論證窮原竟委於天算之理頗多發明誠傑構也因氏深明中西麻算又久管靈臺故能融會貫通闡幽抉微發為精論以每題每條之下皆独抒己見非抄襲者可比其於交食閏差已知均輪次輪之理而以句股三角及弧三角借根方等為測量之術多取西法尤屬卓見按本書所論原理法式以數學實驗天象其學實遠紹湯若望徐光啟近則梅文鼎明安圖故能精確雖不無小疵然自文鼎而後一人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雜題類存一卷求一得齋算學十一 清光緒刻本

清陳志堅撰。志堅新陽人，光緒中以舉人大挑授青溪教職，因好讀史漢歷志，及研討九章八綫之學，故於麻算頗多心得。自序謂自庚寅公車報罷，遂絕意進取，乃得萃中法之天元、西法之借根代數，博覽而深探之，漸窺崖略。又數年秉鐸青溪，衙齋多暇，時與諸生討論舊術，細繹新理，立法演草，積帙遂夥，編為求一得齋算學若干卷，至其研究算術，乃欲讀史治歷，所著算書由句股開方以至三角新理，各為編次，不襲陳言。此書則以各篇餘義深奧難題分類列式，繪圖演草，雖為雜題，實全集中最深邃者。由孤矢對数以至微積証法，首孤角類四題，八綫類四題，截球類五題，開方類六題，角垛類二題，對数類四題，大小数類二題，証法類三題，共為八類。每題之下先立術以明題理，次作答，繪圖演式証明，次作解曰或證曰，以辨論題理及所取算法式。雖八類，凡當時所称高深算術數理難題，於此略備。又各篇雖多小誤，及布算迂繁，其精采與新理亦頗可取，如卷末証法類演証代數術二百八十一款，求十七等邊形之一邊，原書以半孤度為井，又以和数分為兩分，以天與地代之，即得。氏則另立新術，先以各同数層遞代入，再各以真數如法開方乘約之，又倍之，即得。其覃思敏悟，非鈔襲者可比。至此書取材，則以李善蘭之孤矢啟秘、对数探原、垛積比類等，及華若汀之代数術、開方餘議、算學筆談諸書之理為多。因李華二氏，當時数學名家，且譯著甚富，學者無不受其影響，此書采其法而變通之，又可視為高級算書之概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割圜連比例術圖解三卷董方立遺書本

清董祐誠撰。祐誠字方立，原名曾臣，陽湖縣人，嘉慶戊寅舉順天鄉試，始易今名，生於乾隆五十六年，卒於道光三年，為清中葉有數算家，於數理發明極大，與並世歷數名家如項名達、陳靜菴、黎見山、張彥惟等友善，均服其學，尤於此編推許備至，故其兄基誠梓行遺書時，即以此書冠首。同里李兆洛為撰本傳，稱氏精於律曆數理輿地名物之學，三試禮部不第，更鑽研歷象。疇人傳亦謂氏專治隱奧，務出新義，足証其學術精湛，故能發前人所未發也。此書三卷，乃本西士杜

德美圜徑求周九術而闡明之，前有自序，末附道光元年自識，蓋見明安圖、陳際新嘉慶二十四年[illegible]所著割圜密率捷法而作也。書中所述，首列杜氏九術原文，次附四術，即以弦求弦，以矢求矢，即有通弦求通弧加倍幾分之通弦，有矢求通弧加倍幾分之矢，有通弦求幾分通弧之一通弦，有矢求幾分通弧之一矢。右上四術，皆立法之原，杜氏九術即由此推衍。其第一術凡弦之背分皆取奇數，第二術凡矢之倍分奇耦通用，第三數亦取奇數，第四術亦奇耦通用。注於是割圜之術至是大備，法亦簡捷，實當時數理之重要發明也。其卷中為三分弧弦起算圖及弦矢遞加成連比例圖等，說理証明，使成為堆垛級數，其論方錐堆亦多發明。卷下為弦[illegible]求弧連比例諸率遞降圖等。按祐此書之作，自序謂杜氏圜徑求周術語焉不詳，難通其故，嘗欲更創新法，使弦矢與弧皆可徑求，覃思屢年，迄無所得。己卯春，秀水朱先生鴻以杜術全本相示，九術以外，別無圖說，聞陳氏際新嘗為之注，為某氏所秘，書不得傳，乃反覆尋繹，究其立法之原，蓋即容圜十八觚之術，引伸類長，分圖著解，冠以九術原文，並立弦矢互求四術，辟取易明，有傷蕪冗。綜讀全書，立法簡捷，突過前賢，

其弦矢互求，奇耦並通，實至精至賾之術，於是割圜之法至是始稱完密矣。

(注一) 按董氏四術

(1) 有通弦求通弧加倍幾分之通弦，凡弦之倍分皆取奇數，其式為：

$$C_m = mc - \frac{m(m^2-1^2)c^3}{4\,\lfloor 3 \cdot r^2} + \frac{m(m^2-1^2)(m^2-3^2)c^5}{4^2\,\lfloor 5 \cdot r^4} - \frac{m(m^2-1^2)(m^2-3^2)(m^2-5^2)c^7}{4^3\,\lfloor 7 \cdot r^6} + \cdots\cdots,$$

(2) 有矢求通弧加倍幾分之矢，凡矢之倍分奇耦通用，其式為：

$$\text{vers}\, m a = m^2(\text{vers}\, a) - \frac{m(4m^2-4)\,2\,(\text{vers}\, a)^2}{4\cdot 3\cdot 4\cdot r}$$

$$+\frac{m^2(4m^2-4)(4m^2-16)2^2(\text{vers }a)^2}{4^2\cdot3\cdot4\cdot5\cdot6\cdot r^2}-\cdots$$

(3) 有通弦求幾分通弧之一通弦，此亦取奇數？

式為：$a_{\frac{1}{m}}=\frac{c}{m}+\frac{(m^2-1)c^3}{4\lfloor 3\cdot m^3r^2}+\frac{(m^2-1)(9m^2-1)c^5}{4^2\lfloor 5\cdot m^5r^4}+\frac{(m^2-1)(9m^2-1)(25m^2-1)c^7}{4^3\lfloor 7\cdot m^7r^6}+\cdots$

(4) 有矢求幾分通弦之一矢，此亦奇耦通用？

式為：$\text{vers}\frac{1}{m}a=\frac{(\text{vers }a)}{m^2}+\frac{(4m^2-4)2(\text{vers }a)^2}{4\cdot3\cdot4\cdot m^4\cdot r}+\frac{(4m^2-4)(4\cdot4m^2-4)2^2(\text{vers }a)^3}{4^2\cdot3\cdot4\cdot5\cdot6\cdot m^6r^2}+\cdots$

堆垛求積術一卷董方立遺書本

清董祐誠撰。祐誠字方立，陽湖人。嘉慶戊寅恩科順天鄉試舉人，初名曾臣，鄉試後改今名。試禮部不售，遂精研厤算。天資穎悟，於學無所不窺，凡經史律厤、輿地、測量，皆博覽深通。為學好闡幽抉微，独抒新義。嘗因衣食與兄基誠奔走陝洛，而著述不輟。後基誠中嘉慶丁丑進士，官户部郎中，同居京師，交遊益廣，與算家陳靜菴、黎見山、項名達、張彥惟均等相友善。著有算書五種，文集若干卷。此書篇幅雖簡，於高深算理頗多發明，在當時即稱名著。書成於道光元年，專論方錐堆求積與縱方堆求積，即今級數。蓋以中法堆垛求積，三乘以上，舊無其術，汪氏衡齋算學始創諸乘方三角堆求積術，以為古所未發。祐釋割圜捷法，更求諸乘方所成之方錐堆術，繼復以縱方堆推之，而得諸乘方所成之縱方堆術。此兩新術，又汪氏所未發也。復以四元玉鑑茭草形段、果垛疊藏諸問，求其天元如積之原，則與諸術皆相符合，爰取兩術推衍說明，以為讀四元玉鑑之助。故此編共分二部，首為方錐堆求積術，下分平方錐堆、有層數求積及三層四乘方錐堆、有層數求積，蓋舉平方錐至四乘堆為例，次為縱方堆求積術

下分平方縱堆、有層數有首層數求積、以至立方、三乘、四乘方之縱堆求積、凡四條、因五乘以上皆可遞加、其法相同、如求還原、則各按本法除數、以乘積為諸乘方實、以天元術如本法求得方廉隅各數、如諸乘方法開之、即得、是書前有自序、謂創此術、實本於四元玉鑑、書中最精者、為論縱方堆求積術之四術、所立方程、均具創明之独見、(注)至後李善蘭、華蘅芳等之言級數、多秉此意、其價值亦可見矣、

(注)董氏方堆求積四術、一為平三角堆、二立三角堆、三、三乘三角堆、四、四乘三角堆、皆以方程式解級數、其式極繁、而仍為首層數、

合數述二卷 光緒十四年刻本

清林紹清撰、紹清字文伯、雲南昆明人、由同治癸酉舉人、大挑知縣、六年到省、九年保歸知州、歷任薊州、昌平、容城、大興、大城、涿州、通州、文安、諸州縣知縣、復補西路廳、保至知府、紹清在畿輔境內、頗樹績、公餘之暇、独嗜算術、尤好西法、與桐鄉勞乃宣友善、勞亦直隸知縣、而以籌算名家也、是書共上下二卷、前有自序、謂丁亥春、勞乃宣大令以傅君蘭雅、華君蘅芳近譯之合數術惠示、為英國白爾尼所撰、別以新理新法、發明指數之義、蘊推廣真數之作用、凡真數對數之雜糅

及繁難無憑之相等式、他法所不能推者、此書皆可不煩言而解、書共十一卷、尚未刊行、因工費過鉅、力有未逮、聽鼓之餘、風清晝永、因本其立術之旨、融會貫通、另述二卷、曰合數述云、是此編實選輯英人合數術、參以己見而成、故書中條欵法式、俱屬西法、其卷上為闡合數之理、以合數之真數、推至十五位列為表、及將真數推至十三位列為表、次釋各種記號、次合數乘除及變真數之法、次求任何真數之合數、次變化合數之法、次乘方開方、次求末合數、並依級數求得第十八項之末合數列為表、次末合數變真數、凡十一欵、下

卷由第十二條起、首開諸乘方、次對数、次平圓、次平三角、次弧三角、次弧三角面積、及弧餘数、次難題解法、共分七條、總十八欵、体例純仿原書、蓋上卷明合数之法、下卷詳合数之用、故前編多言理論、後部則每條之下、設題列式、演草證明、較之原著篇幅雖簡、而弗略、詞意求淺、使易達、條分縷晰、比類参稽、在當時實為合数先聲、按合数者、即諸項乘数之指数、又因其合諸項真数連乘之以成一数、故曰合数、惟是術雖用真数、若不明高級代数之理者、讀之亦難瞭解原書、總引曰所有解各題之法、有極其深奥者、今讀此編、良信、考清末西法輸入、算術精進、凡高深数理、如曲線、微積、亦多述譯、惟西言合数者尚鮮、是書雖屬節録、然實有裨疇人、並可見科學發展之情形也、

衍元筆算今式二卷 光緒丁酉刻本

清汪香祖撰、香祖字梧卿、四川宜賓人、其經歷不可詳考、惟自序署于長安厲齋首頁、又有長安趙展如中丞鑒定、是氏曾遊宦秦中、此編為衍元名著、共上下二卷、書成於同治元年壬戌、前有自序、末附後敘及光緒丁酉付梓時慈谿林頤山跋、後敘甚長、暢論古算源流、中西得失、雖持成見、實多精采、氏以為筆算向無專書、亦無定式、即安溪相國勿菴徵君之書、亦就西鏡同文等而變通之、蓋算式井然、則理明而数核、用同不臧、算式不謹者反是、因酌改舊法、自為体例、加減乘除、各從其類、而于列位定位、重言申明、非敢立異於前賢、聊以取便於初學、善夫烏程陳氏之論籌筆也、曰籌有定式、筆無定式、有定式者、一人為之、盡人不能改易、無定式者、一人為之、見者以為不妥、而改之、後人又改之、香既自以筆算為適今之用、則自謂之今式云尓、故此書所述、多係算術之原理、定率、其卷上首論算器、孫筆算有八便、次列位、次加減乘除四法、乘除用合、次今有術、重今有術、次通法、又析為收零作整類、化整為零類、化整為零收零作整論等、卷下首開方、次大中小翻益正負各数、次寄位代開較数代開、次純用寄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較數代開加減例次進商退商約商誤商奇零定商之分齊同除法命分平方連之枝同体命分立方之分重開法平方兩數皆不可開例等二十二條皆屬于開方定理綜觀全書上卷為算器列位加減乘除今有通分所列六類多引梅書略近西式加減通正負之用除法亦通正負之用乃依啟蒙舊製而算例尤備況天元開無隅平方即是除法開除正負諸乘方仍是加減乘法而正負開方之緣起亦兼需今有通分等法也至下卷雖僅開方一類然正負各式亦啟蒙開方釋鎖所未詳前半述元和李氏開方說先明超步商除之例後半述易蓉湖釋例羅茗香增例更詳其實從廉隅所以致數之由薈萃諸家參以己見簡明易曉有裨疇人蓋朱氏之著啟蒙曾為四元玉鑑之初階汪氏仿其意於撰中算斠之後復纂此書亦為中算斠之先導因此編專為推衍天元闡發算理而作也又書中最精者謂方程式代開法有奇位代開較數代開二種注而後者又本易之瀚開方釋例所創續開代開二法以和涅法得變式雖取自李銳開方說之理已較進步矣

橢圓求周術一卷董方立遺書本

清陽湖董祐誠著祐字方立原名曾臣中嘉慶戊寅恩科順天鄉試後始易今名屢試禮部不第居恒抑鬱遂精研象數以備致用氏於書無所不讀於學無所不窺凡厤法數理輿地名物皆博覽旁通而天算尤為精邃好沉思鉤棘發隱抉微故每有著述輒多新義其精湛不苟頗似衡齋汪氏與並世算家如項梅侶陳靜菴相友善均服其學著有董方立遺書九種行世此篇篇幅殊簡然於數理算式另立新術自為創發誠不可多得之精構也卷前有道光元年自序謂橢圓求周舊無其術秀水朱先生鴻為言圜柱斜剖則成橢圓是可以句股形求之秋涼無事即先生之說稍為發明系以圖釋大氏平圓如平方橢圓如縱方橢圓有大徑小徑有周有積必知其二然後可求其餘猶縱方之句股形也如以兩徑周之和較及面積隱雜求之則其術亦有不可得盡者矣云云首繪圖說明次舉例題有橢圓大小徑求周以為証明又次術曰先立定率又次釋曰解其原理及方式考其所立法術雖云本朱先生之說而為發明圖釋其算律實取明安圖割圜密率捷法而變通之其簡明詳備雖不逮明氏而精簡則

有通之詳考此篇思慮雖精而錯誤亦大即氏創橢圓求周誤據九章句股葛生纏木術以橢圓大徑為弦小徑為句求得圓半周為句與所求之股復求得弦為橢圓半周於術不通蓋葛生纏木若使兩面對纏其相交處必有角故可借為句股形求之而橢圓之形則為斜剖之圓柱與葛纏者迥異其受剖處無痕跡可尋故能有合於長圓而不能有合於句股以其交相處無角也夫其相交處無角則其形不同其數必恒小於橢周信非通法氏未反覆推求致演此誤實遺憾也當時有人曾以此誤告其兄基誠農部基誠因不明算且友愛其弟不忍刪割然術雖不可通亦足見其研究之精與用心之勤矣後之言橢圓如徐有壬李善蘭諸名家尚師氏遺意而擴充之其精到處亦不可沒也

斜弧三邊求角補術一卷 董方立遺書本

清董祐誠著誠字方立陽湖縣人生於乾隆五十六年中嘉慶戊寅科順天鄉試初名曾臣鄉試後始改今名幼即穎悟及長雖於經史律曆無不通曉而独嗜算術少年苦學因衣食奔走陝洛及兄基誠中嘉慶丁丑科進士官戶部郎中乃同居京師遂得遍交通人博覽群籍學益大進與李兆洛為姻戚兄弟祐誠卒為之作傳称祐好為深思善闡隱曲抉微瑕補罅漏精慧倍人常出新意凡所著述皆精微堅實故其算書五種莫不別具卓識自立新術此篇之作以梅文穆公赤水遺珍有弧三角形三邊求角用對數術略同視總較術稍繁然用於對數則此為簡省矣薛氏有法無解梅氏以平行線作同式三角形釋之義亦未顯暇日尋思迺知角旁大弧之弦線與對弧之弦相線交成平三角形以邊角比例求之可得所求角正矢之半為末數故倍末數即得角之矢而術必求半角正弦者八線對數表無矢線知此術之專為對數立也因別為圖解並補求又一角術推步之云觀此即知其立法之原故書中首繪一圓內科弧三角形圖次作圖解次舉題証明末補二術一為求對大邊之又一角一

三邊求角用對數及求對大邊之又一角用對數其三邊求角乃用赤水遺珍術至用對數則參用天學會通術由其序言即可知本書雖采梅氏赤水遺珍薛氏天學會通之說而變通其術顯其隱晦補其闕略較之原式精密多矣後之言弧矢者[illegible]多以此書為藍本蓋氏立術雖簡而能發前人所未發疇人傳称其探本窮源超邁古人皆有功象數洵非虛譽矣

禹州用兵紀略一卷附乙卯秋兩河于役紀事 清咸豐丙辰刻本

清朱光宇著光宇遼東人以乙科歷任河南鉅邑時咸豐初年粵匪建制于南捻匪會匪起事於北皖豫之交適當其衝會匪土匪尤眾光宇於咸豐甲寅署西華旋調禹州復任汝陽縣事此編即記在禹州時土匪滋擾事足見當時河南全省之政治軍事大略及地方社會之情形而官貪民頑實彼時大亂之張本按咸豐時中州兵事癸丑三年洪楊北伐大軍自金陵經皖入汴圍攻開封城幾不守於是中原會匪土匪蠭起太平軍雖竄晋入直而餘氛未靖尤以新鄭許昌禹州中牟諸地為捻匪嘯聚之區光宇於甲寅四年署禹州即

[illegible]太平軍入豫次年故人心思乱地方市儈嘗借口錢漕稅重集聯庄會以自保衛即變相之土匪也此書紀禹城自甲寅三月聯庄會首劉化振煽众起事謂完納錢漕大戶輕而小戶重且地方荒乱民不聊生何堪受此荼毒後又立一窮人會附者數萬人攻城掠地挾紳抗官雖属乱民而官吏貪污於此可見以致下戶貧民隨聲聚集光宇至禹先隻身入賊巢曉以利害并豁免錢糧莫散其眾而會匪仍據地擄掠卒檄[illegible]官軍剿辦大乱始平所費時日由三月至年二月自

春徂冬，已逾一載，亦足見其非細事非小醜也。[illegible]此書雖記禹州兵事，而中原戰亂皆為詳述，因當時[illegible]鄭州、襄城諸鄰邑亦俱為土匪捻匪竄擾。[illegible]光宇身任禹州，乃以所屬為主耳。後附乙卯秋兩河于役紀事一篇，首謂宇於甲寅九月自西華調權禹州，辦理聯庄會，至乙卯四月而事定，以春間守城受創，創稟請解任就醫省垣，及[illegible]創愈時，兩河聯會蠭起，聚衆抗官，而衛輝之新鄉、輝縣、獲嘉為尤熾，開封之滎陽、汜水次之，開封守趙公書升、率勇彈壓，以縣佐何君堅及宇從，是篇[illegible]敘與趙書升剿賊及新鄉、獲嘉數邑會匪事，亦紀事本末体，末署咸豐丙辰朱光宇自記于汝陽官廨，故此書可貴，在以其身經目歷者，自為記述，因今日所見公私史藉，僅記太平軍及捻匪入豫事，至洪楊去後[illegible]地方治乱情形，殊無從攷，由此編即可証彼時土匪混乱情狀，而文武官吏之腐敗貪庸，更為激變之由，然則此編其史料價值不亦鉅哉。至其版本罕見難得，犹其次已。

靖逆紀略附三忠合傳一卷 咸豐七年刻本

清馬克惇撰。克惇字雲伯，京畿大興人，於清咸豐時遊仕臺灣極久，自謂二年癸丑由鳳山縣丞調署淡水廳新莊縣丞，自臺之極南移臺之極北，又謂余防堵淡北，未預斯役，不無罣漏，識者諒之。至臺陽情事，余来茲土，近十年，宦轍幾徧，每窃窃然留意焉，足見作者深明臺事，是書首頁署臺鳳嘉三縣靖逆紀略，因書中述咸豐三年臺灣之南台、鳳山、嘉義諸邑閩粵人仿上海小刀會起事，響應太平軍事，後附三忠合傳，惟書口又名東瀛載筆，前後無序跋，首謂咸豐二年夏，鳳山匪徒歃血飲酒，冬，有賊匪潛聚臺鳳連界之番薯寮等莊，及大岡山中，萌孽已肇其端。三年癸丑二月，内地海澄、厦門有摇動風聲，台鳳嘉三縣奸民勾結乘勢謀逆，風謡四起，張偽示於郡城，有以轟天雷為號之語，初以為妄，值某營火藥局災，民情惶惑，未幾，台灣逆匪羅阿沙糾約嘉義賊首賴棕等數十股豎立逆旂，焚掠郡北，署臺灣縣高君鴻飛轉戰兩晝夜，粮盡無援，告急之書日夜至，其子哭於軍門，而參将富興阿犹以為妄不應，兵潰，高君戰殁於野。鳳山首逆林供、王光贊等數十人以林為總大哥，王為軍師，分七大股，設四鎮，

偽将軍偽元帥各名色與臺嘉之賊假粵匪朱添得拚號同時起事縣城遂陷又云先是内地小刀會匪黃德美等作乱仙游德化漳州同安海澄厦門各郡縣先後失守用兵方急臺人皇皇且訛言内應風聲鶴淚一日数驚按咸豐癸甲間洪楊建都金陵上海小刀會首閩人劉麗川響應太平軍佔據松滬臺灣密通東南且閩粵人多復起事以應太平軍及小刀會所称朱天德尤洪楊初起時東南三合會三点會首領今日史料中已不多見此書独言之洵足珍矣此編取雜史及紀事本末体述咸豐三年台灣秘密社會起義事作者馬君雖未身與斯役而目覩其變故能窮原盡委言之歷歷末附三忠合傳即臺灣知縣高鴻飛鳳山縣令王廷幹典史張樹春三人皆以内地甲科遠仕海域而臨陣奮戰以身殉職其忠烈實足嘉焉考洪楊之役擾乱至十五年會匪土匪南北響應初不料海疆絶域亦有聞風興起者公私史乘皆未著錄此書專紀此事實屬可貴而其叙述簡要議論警策尤具卓識如結語謂縣民向分閩粵閩人黠而貪粵人深而忍蓋治臺以戢匪弭盗為要務以執法用人為大經均能洞察致乱之由故此書不僅孤本足珍其内容尤可貴矣

甲行日注八卷荆駝逸史本

晚明無名氏撰著卷首自序謂乙酉清順治二年宏光改元正月朔旦余草莽臣不敢問國家大事祇為吾郡筮之又云至八月二十一日翕說之徒煽口南下二師皆潰吳日生沈君晦口势大張山左諸君覩秋風而起感睠故國以生悲余歎曰郭景純有言黔黎將湮為異類桑梓其翦為荒乎於是矢計遯方外以避時八月二十四日也序中塗去之字如口或係胡字因自甲申變後南明偏安清軍南下作者以明季遺臣目覩君國之亡憤不能救乃遯跡方外至作者姓氏雖無可考而本書卷一中有「我吳人也」語及追憶在外度除夕謂甲子公車至任邱同家廷尉陸任吾是作者或陸姓而吳人也又各卷之下署名不一卷一署「華桐流衲木拂纂」卷二署「雨山遊衲木拂纂」卷三四則署「字浮衲」卷五署「茗香客衲」卷六七八署「松雲巢衲」名雖各異其為僧名則一此書取日記体逐日記載頗多史事秘聞雖已出世然其関心故國謀舉義師則無時或忘書中凡空白處均係胡字此或迨後付梓時因滿清已入主中國恐觸忌諱之故書中始於南明福王宏光元年乙酉即清順治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卷二始於

丙戌，卷五始於丁亥，卷七始於戊子，由順治二年至五年，共四年之事，多述南都佚聞，足供研究晚明史跡者之參攷，而情感悽惻，文筆清麗，在明代小品文中洵稱上乘，每卷每頁其禾黍之悲、銅駝之感，實有情不自已者。至所敘雲遊之地，多屬江南杭嘉蘇湖各處，如卷二五月初八日云：金閶有商舶載大松木，皆是孝陵園中物也，誰無心胸，其能忍此？又卷二三月二十六日記云：是日汾湖之戰，義師殺口二千人，又同月十七日記云：口掠家村，姪孫婦錢氏投水死，年二十耳，烈矣，均足校正正史，殊覺可珍貴。惟余以為此編紀載雖多関史乘，實明季野史之一，然本書文字，其在文學上之價值實較其內容為尤鉅也。世人以其乃重要史料，遂忽視其文章，誠可惜矣。又作者於書首記其家世子侄，則必當時世家，臨行謂家人曰：此行也，若幸中興有期，則歸來相見有日，不然，從此永訣矣。是作者非真出世，乃謀舉義可知，於此足見明末忠臣義士志切恢復，及事不成，逃跡方外，故清初以後各地秘密社會及白蓮教之興起，即本於季明遺老之煽誘，讀史者可不窮原竟委哉。

學計韻言一卷 中西算學叢鈔本 光緒丁酉印

清元和江衡述。衡字霄緯，光緒二十年甲午恩科翰林，以通西藝著名於時，於光緒庚寅任江寧水師學堂教習，旋供職上海製造局，譯著甚富，與算家華蘅芳世芳為中表兄弟，深通中西算法，兼治經史，為長沙王益吾祭酒得意弟子，因慕其鄉先輩李銳尚之等麻算之學，乃精研算術，撰有句股演代、算式集要諸書，此篇為算學叢鈔之一，前有華若汀序，於此書極為稱譽，次為自敘，謂元舒氏六藝綱目以數學撰成四言文法，顧其九章算術，僅舉大義，難通其隱，乃勉成是編，始列位終天元釋例類刪，得八十章，句皆七言，其間有法有理，並綴圖說，以備省覽諷誦，既便簡要易記，書共一卷，分題列類，每段八句，下為歌訣，上附圖說，初學執此，洵易了解，蓋亦曉人秘寶也。華氏序言：稱算術歌括濫觴孫子、夏侯諸作，乃詳乘除布策之象，曉若指掌。唐代龍始以歌名三元化零，有錄無書，至若藝風綱目，旁涉九數，僅識章較，罕洞閫奧，蓋本儒者兼長，而非專家之業也。霄緯晚出，古書既亡，藉存十一，築堤之歌，術煩乘剌，輶軒所議，亦未翔實，與元劉南

豈之天元正負歌、諸俛跡露、南昌開方、嘉定求一、逮西氏
士命分有歌、麴能屬詞紀術、籍與天叶、惜皆僅牽一偶、難
云鉅製、從未有薈中西之異同、探數理之奧賾、彙爲一編、
傳之其人者、江子斯著、始定位、終天元、校術必精、据理務覈、
合衆何代數爲一家、括細草圖說於尺幅、誦讀琅琅、撿卞了、
方駕步天之歌、實便學計之士、此文所述數理歌括、源流殊
詳、評論亦當、此編較之古之步天、今之天元、皆有過之無不
及、因其由淺入深、理式一貫、且歌叶之上、并列圖解、讀之極
便、固不僅易於記憶也、至其數理繁難、詞不達意者、
則詳注於下、由四率比例以至堆垛弧矢、均能言簡義賅、
化隱爲顯、其苦思精構、足稱傑著、宜華若汀常以此
編勗疇人[illegible]也、所謂要言不煩、是書誠當之[illegible]矣、

句股一貫述內外篇四卷　中西算學叢鈔本

清宋演述、演字紹周、又號七學士山人、爲王孟吾祭酒
所得士、精研經學、兼通術數、是書篇幅殊繁、分內外
篇、於數理闡發、可云弘博、前有學使譚宗浚[illegible]批、
及作者與戴錫圭、王寶書諸序、全書內篇四卷、外篇
爲信古齋雜述、卷共凡五卷、卷一引古、自謂信古而述
古也、首大衍、次周髀、次九章、海島、次古算用籌攷、
古文九數、皆象形說、凡十一條、卷二釋義、自謂解釋古
義、首句股、次三正六副、合解圖說、共六條、卷三求法、取好
敏求之義、由三角借根、天元、容圓、共十六條、卷四測法、
謂以方測圓、復分五類、首析矩類、次方矩類、次重矩類、
次大矩圍類、次矩法類、皆列式繪圖、卷五雜述、由開方至
割圓、并擬秦朱諸氏天元借根術、共數十條、書中凡繪
圖列式作表、布算均極精詳、以一人之力爲此、可謂難
能、所列圖表式均新穎、頗異中法、細富內容、蓋多[illegible]
自日本算書、而與算法圖理囊括等著以近也、因卷
首譚宗師批、謂濱呈閱五書、其五代史、博乘、名賢集、
皆日本版、日本人多通文藝、至佚存叢書、尤可珍愛、蓋

東方人士多、好文雅、其性俗使然、近年海船較盛、日本書籍、販於中國者甚多、此特其一兩種耳云云、足見演之數學、或參攷日籍、故能與之暗合也、其最著者、中國舊法算術圖解、僅用直線曲線、日本算書、凡圖式多以黑白別之、此編之矩形、容圓、均用黑白、而句股矩表、實較中法簡易、此書實融會東西算法之傑構、惜當時學者、未深注意、殊可惜也、譚批稱是編詞簡法明、雖不如屈省園九數通考、亦何夢瑤算迪之流亞也、惟作者演述古算、闡以洛書周易立論、不免經生之訣、然其精詳、究不失損其價值也、按中國自唐以降、不以算試、宋元數書、多入東瀛、如四元玉鑑等名著、至清中葉始復流入、故日本算術、實較中國發達為早、惜無人研究、此書猶存其意、不亦重可貴哉、

中西通術二卷　中西算學叢鈔本

清徐鳳誥撰、鳳誥字香谷、江蘇甘泉人、因慕鄉先輩羅茗香學、於制舉外、并治象數、乃通九章八線之術、時朝廷頒詔、以算學一門、列入考試科條、鳳誥由科甲任江南各書院算學教習、此編即由其門人徐虎臣、解崇輝、校算繪圖、鳳誥於各代算家中、頗喜元朱世傑四元玉鑑、清梅文穆赤水遺珍、及焦理堂天元一釋、與釋楕諸書、兼究西士割圓級數之說、故本書所述、能融貫中西、雖引各家數理、而擷其精華、糾其謬誤、成一家言、書凡上下二卷、以堆垛圖解為首、即采玉鑑茭草垛積之理、參以西法級數、較之李氏善蘭堆垛、華氏若汀積較等說、後來居上矣、次梯堆法、方堆法、皆以代數法總級數式解之、為古開方本原圖解第一、次釋代數記號、卷上即分此二章、卷下首釋句股、多取項氏六術、而加詳、次句股容圓、則采朱氏玉鑑四元之術、以為開方乘除之式、故下卷亦分二章、蓋上部多言垛積級數、下部專論句股弦較、理論之後、列草繪圖、以資証明、間舉例題、是編實為數學理論之著、義深詞簡、法式略備、亦高

深算書中之雜著也。因當時既以算試士，習之者衆，凡有著述，均尚簡捷，此書即其一也，亦足見清末科學制弊化之情形矣。如當時集理化算術諸書，而為格致須知以及此編，所謂豁鈔，均爲[illegible]徵科第而習科學者之門徑，[illegible]無異昔日之八股策題，較之嘉道之世，徐、戴、羅、李諸賢，爲算術而研究數理者，不相侔矣。宜乎清同光以後，習算術者日衆，精其藝者益鮮，此編以其融會中西，故稱通術，然亦非初學者所能達也。

代數通藝錄十六卷　光緒戊戌古倉山房校印

清方愷撰。愷字子可，陽湖人，為清季維新之科學人物，於兩粵設教最久，門弟子徧東南，粵人尤衆，最著者如番禺潘應祺、漱笙，撰算經雜說一卷，同邑曹汝英，撰算經雜識十卷，皆其得意弟子，他如南海廖灼華、三水龍廷颺，亦均能以藝術名家，蓋兩粵自陳蘭甫、鄒伯奇後，即以愷為天算宗師，而陽湖之歷數名家，亦極盛，如董祐誠、沈保樞昆季是。光緒壬午，粵督周樹聲奏請建西學堂，為國家維新，及出使之用，聘愷充任教習，旋更名為實學館、及博學館，掌院屢易，獨愷講授不輟，迨法越事起，邊陲多事，朝廷講求山海輿地形勢，復設海晶館，以愷為總纂，而博學館，即後之水陸師學堂也。愷初知於曾國藩，游客諸侯，凡經史地理測量，無不精研，著述繁富，為世所重，此編即任教時所著，篇目既多，類別亦繁，頗似叢書全集，前有光緒十五年徐國楨敘，末附其子賓穆跋，徐即氏門人也。全書共十六卷，卷一名式略例，卷二筆算程式，卷三代數法式，卷四五比例，卷六盈朒方程，卷七平方，卷八截[illegible]法，卷九曲線，卷十立方，卷十一曲線體，堆垛，卷十二代數四次以上

各乘方、卷十三平三角、卷十四弧三角、卷十五重學、天元代數合解、卷十六輯古算經題解、句股九容題解、算學各家要指、全書由筆算以至微積、均詳理論例式、傳為實初學之完本也、尤以卷末算學名家要指、歷述清代算家派別源流、及中西各術發展經過、議論極允、頗具卓識、凡清代算家著述、靡不論列、首天元術、四元術、次借根方求一術、次方程句股、次三角曲線、末總論曆算之學、由梅文鼎、江永二氏以至丁取忠等、言簡義賅、較之華世芳清代疇人著述記、尤為簡要、故此篇不僅有關曆算、實足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其他各卷、雖無發明、亦鮮謬誤、其獨到處、要非抄襲者可比、惟書中解題布算、多取代數、又可見當時西學輸入之情形也、

算學書目提要三卷 光緒己亥刻本

清丁福保撰、福保字仲祐、無錫人、於清末肄業江陰南菁書院、從同里算家華蘅芳世芳、學九章八綫之術、於中西算法、頗多獨見、及邑中創設竢實學堂、福保因華氏之薦、即任算學教習、從遊日衆、以諸生識象數門徑、因著此編、以為中西算學先導、按有清一代算家輩出、清末西學輸入、曆算之撰述尤盛、獨無算書提要之著、疇人傳雖續至三編、亦附著述、究以性質迥異、宜此書一出、為藝林所重視矣、迨後朝政維新、新會梁啟超氏復撰錄西學門徑、供學者參考、然僅目錄、未作解題、範圍雖廣、而不如是書切於實用也、本書首為華若汀序、次例言、卷末別殿以附錄、即學算提要、全書共分三卷、別為四類、首曰中算類、次曰西算類、次曰中西算總類、次曰算學叢書、中法類始於周髀算經、終於句股六術、凡二十二部、西法類指於華蘅芳算法須知、終於對數表、共四十一部、以華氏列首者、蓋尊師說也、中西算總類、始於御製數理精蘊、止於集賢講舍課藝、凡十五部、叢書始於算經十書、止於算學一隅、共十一部、凡

清代名著、西算精華、大致俱備、惜所著錄太嫌簡略、凡作者經歷、全書內容、均未詳列、僅以數語評其得失、尤以諸著多數十卷、亦以簡文志之、實有苦無矣、故是編雖屬創作、惜太簡陋、名為提要、亦不過目錄而已、復以疇人傳崇尚中法、排黜西術、此書則偏於西學、惟所評論、頗多是處、於名書譌誤、亦能指出、則此書之長也、按是編所分中法、西算、中西總類、及叢書四種、別其先後、區其性質、殊極允當、足見作者才識、文字雖簡、並多可取、蒐始之功、尤不可沒、故清代算書、種類雖繁、而算書提要、則僅此一種、尚有待吾人為之續也、又作者為近世小學名家、早歲習算、晚年酷嗜金石、及古器物、於古泉研究尤精、著有說文解字詁林、及泉說多種、世稱名著、

蓬山密記一卷　舊鈔本

清初高士奇著、士奇字澹人、號瓶廬、又號江村、錢塘人、由諸生入太學、康熙時以能書稱旨、授詹事府詹事、賜同博學鴻儒科、賜號竹窗、加禮部侍郎、謚文恪、士奇精鑒賞、富收藏、所輯江村銷夏錄、盛行於世、又有江村全集、按士奇所著、多自刊入江村四部稿內、獨遺此編未刻、豈以其名曰密記、有不可宣揚者耶、此書所記、多屬當日君臣奏對之詞、及宮闈聞見、頗関掌故、密聞、蓋士奇善於書文詩詞、凡誥令御製、多其代筆、故能與帝日夕相接、而清初之大內事物、亦於此記可見、是編篇幅雖簡、紀載則詳、所述乃康熙癸未四十二年春間、始於隨駕入都、至暢春園、逐日記敘、或詳或略、文字清麗、足見才華、多屬外間所鮮知者、因清宮廷內、其典章景物、至中葉後、外賓時至、漢員已多、時有紀述、乾嘉以前、宮禁森嚴、皇家生活、遂成秘密、此記雖為紀恩之作、或賚賜細事、或詩酒遊行、然所附載、已頗足資異聞、如觀西洋人畫貴嬪像一段內云、一漢人、一滿人、可知世傳清制、不許選漢女入宮之說、非其實矣、并可見清

初已有西洋人出入宮廷矣。又記上覲撫西洋鐵絲琴，即今鋼琴，并令宮人習之。亦見康熙帝除嗜西洋曆法算術外，并好西樂也。其記四月十八日上諭云：今日只可談笑，不可說及離情話語，使不盡歡。因問談許久，賜宴賜物。拔士奇以文學侍從之臣，以術事主，獨荷優眷，且能得雄才大略如康熙帝之歡心，洵不易矣。此書因未收入全集，流傳較少，又多關史事遺聞，故特為著錄之也。

嶺南從公遺錄一卷 光緒四年刻本

清張作彥撰。作彥字子羅，山西代州崞縣人。官至知府。初由舉人出宰州縣，歷任繁鉅，所至有聲。咸豐初年，蒞雷署廣東四會縣事。逾年，寇至，圍城，艱守數月，城卒得完。因咸豐初元洪楊起於廣西，金田初倡秘密社會之三合會，綫宗天主教，出廣西後，由湘鄂直陷金陵，易號建國，而原三合會、三點會党匪如大頭羊、大鯉魚、即陳金剛等，則仍竄擾兩粵，因教派不合，與洪楊等雖通聲氣，而未合流。咸豐八九年間，會匪入粵東，擾乱北江，首逆為陳金釭、練四虎、豆皮春、曾劉朱、子儀等，蔓延於清英連陽懷開廣會間，攻城掠地。此劉彼竄，清軍剿捕多年，卒未肅清。咸豐九年，作彥守四會，陳等率党數萬，圍攻縣城，并以地雷轟塌城垣，作彥督勇堅守，僅數千人，後得援兵，圍始解。作彥以賊匪攻城情形及所辦軍務，不忍湮沒，曾撰四會守城紀略一卷，以紀其事。復以當時牘札及示諭等，皆守城禦寇之事，有關地方史實，因於紀略外，并輯其牘札付印梓行，名曰嶺南從公遺錄。稿凡百餘件，與守城紀略互相發明，凡紀略所不詳者，均可由原札得之，誠所謂原史料矣。卷前有陳坤及作彥二序，自謂四會守城紀略前已

叙述付梓，第其時弁勇防禦之苦，紳局協守之嚴，逆匪攻撲之險，餉粮閩領之難，危急存亡，祇在呼吸，情形尚未綫細分詳，今檢閱遺稿，另繕一冊，鋟板裝刷，非敢旌功紀實事也。全書均咸豐九年守城文告，較之紀略，詳盡遠矣。按四會於清屬粵海道，居番禺北，廣寧南，為粵中要區，倘四會不守，則由三水以至省垣，無門戶矣。故當時多譽作為唐張許之守睢陽。且陳金剛等與洪楊同起，粵中稱為巨寇，以數萬人屢攻不陷，守者之堅卓亦難能矣。且洪楊之亂，史不絕書，而會黨陳金剛等滋擾兩粵十餘年，紀載獨歉，僅廣西昭忠錄、堂匪總錄、股匪總錄及序本書錢塘陳坤所撰粵東剿匪紀略數種而已。然則是編固亦不可多得之史材也。

仁恕堂筆記不分卷　舊傳鈔本

清初黎士弘撰。士弘字媿曾，福建長汀人，少師甯化李世熊，稱入室弟子。順治十一年，舉順天鄉試，授江西廣信推官，旋補永清知縣，舉廉卓第一，擢甘肅甘州同知，遷江蘇常州知府。會吳三桂反，三秦震動，十四年，大吏奏陞甘涼道。時王輔臣叛，河東失守，士弘以鎮兵雲集，必使巡撫以河西兵恢復河東，此編即撰於秦隴事變之際，蓋取晉辛憲英語子軍旅之間，可以濟者，惟仁與恕，因以名堂。按士弘為清初才士，以詩文名并世名流，如周亮工、錢謙益等，於弘皆極推重，清史列傳卷七十文苑有傳。此書取雜記體，多記西北風土民情與地物產，當時變亂記之尤詳，為譔史傳方志者之重要參考。始於康熙乙卯春，拜分巡洮岷之命，前後無序跋，分段敘述，無月日細目，書中以紀乙卯蘭州之變一章，溯源竟委，詢閱史乘，他如述甘州土風，番民習俗，以及回紇人種之商業生活，均極詳確，洵具史識，且文筆雅潔，雖言方物多富詩境，讀之不啻卧遊邊陲朔漢矣。又西夏仁宗癸黑水文，今碑尚存，而流傳極罕，此編則錄其全文，實

又金石考古之瓌寶也、故此書篇幅不多、而皆精粹、作者之文史才華、誠不愧名家之作、又是書內容、未列卷數、清史列傳、稱其有仁恕齋筆記三卷、或因後來忌諱、自為刪削、僅餘此乎、至此書不稱齋而名堂、固無關宏旨、倘真刪汰、誠可惜矣、除此編外、尚有託素齋詩文集十卷行世、或較是書流傳稍廣也、

乾道庚寅奏事錄一卷 明刊本

宋周必大著、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鄭州管城人、至祖詵移居廬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學博士、必大少英特、紹興二十年、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教授建康府、高孝之世、除直學士院、兼領史職、屢遷至兵部侍郎、太子詹事、及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在翰林六年、所撰制命、溫雅周盡、為一時詞臣之冠、光宗即位、以左丞相、許國公、參知政事、拜少保、益國公、卒謚文忠、晚年自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及周益國公全集

行世、按必大為南宋名相、經高孝光三朝、負天下望、與留正、胡晉臣等、俱稱中興名臣、此書一卷、紀宋乾道庚寅外遷事、取雜記遊記体、稱奏事錄、書中自謂南劍守闕、到法當奏事、或即此意、按乾道庚寅、為宋孝宗六年、作者以四月六日挈家泛舟入浙、據宋史三百九十一必大傳、孝宗時、除建寧府、建寧劍南、當時均屬福建、蓋由浙東路順水舟行也、本傳謂必大至豐城稱疾而歸、此書云經隆興府南康軍、則今江西豫章境、因其稱疾不赴、故巡遊即還、書中所述浙東風物、豫章古蹟、極詳、

末至鎮江、丹陽、焦山、次犇牛鎮、至常州府、回抵臨安、蓋由浙東經南康、復返浙西、中紀各軍府之風土人物、山水城池、以及寺觀墓塔、逐日紀述、文字清利、可考見宋時東南文化、及各地建置情形、如金山、焦山、早稱名勝、揚州鎮江、久著繁華、即呂城、犇牛二鎮、在宋時已商賈輻輳、不亞軍州、想見東南開闢、至南宋遷都、更極其盛、而晉宋兩次之衣冠南渡、關係尤鉅、於是篇之雅淡記載中、即足窺其大略矣。

三朝野史一卷 明鈔本

元吳萊撰、萊字立夫、爲集賢大學士直方之子、天資絕人、幼年即能讀漢書、人皆驚以爲神、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山中、益窮諸書奧旨、著有尚書標說、春秋傳授譜、古職方錄、楚漢正聲、及文集等若干種著作等身、爲當時前輩如黃溍、柳貫等所推重、後以御史薦調長薌書院山長、未上卒、年僅四十有四、君子惜之、私謚曰淵穎先生、元史卷一百八十一列傳、以萊附黃溍傳後、觀其著述之富、凡經史小學、靡不精通、洵一代通儒也、此書一卷、皆記南宋末朝野遺事、上而政治法令、下至個人詩文、均足備治國聞者之採擇、始於史彌遠之立理宗、終於文天祥死事軼聞、間及至元情事、中以元兵渡江、賈似道以檄播告中外、錄其全文、最關史實、并謂似道父子、皆開閫兩淮、閫才有餘、相才不足、亦屬確論、又謂似道當軸以來、收蓄古銅器、法書、名畫、玉器、珍寶、金銀、貨泉、宋政敗壞、即基於此、然則似道雖爲貪污權相、固亦雅人也、又書中記李全據淮事、與宋南渡後忠義軍有關、實後來小說家描寫草澤豪俠之張本、可與宋史忠義

傳互証也因作者以見聞所及逐條記載多屬秘聞雜記故稱野史篇幅不多語明精到且具史識在諸雜史中較有價值者也

魏春秋一卷　漢學堂叢書本

晉孫盛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守盛起家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為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為參軍及庾亮庾翼代侃以盛為安西諮議參軍以功封吴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盛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以學識才幹為桓溫所重此書篇幅甚簡記魏黃初以來事又名魏氏春秋分段記述頗似雜記可與三國志諸書及載記別史等互相考証又著有晉陽秋一卷按晉書卷八十二有盛列傳謂所著魏晉春秋詞直理正咸稱良史既而桓溫見之怒其直筆其子等號泣請為删改盛大怒不許因寫為兩本寄于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晉春秋如此則此篇價值亦可見矣惜紀述無多不足列於史乘而古史家直筆不苟餘風猶存蓋足欽矣

晉陽秋一卷 明刊本

晉庾翼撰、翼字稚恭、少有大畧、時京兆杜乂、陳郡殷浩、并才名冠世、翼皆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承父兄餘業、與桓溫相善、累為西陽南郡太守、賜爵都亭侯、官至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司荊雍梁益六州諸軍事、按庾氏為晉世家、代掌節鉞、累執朝政、時朝野崇尚清談、好為詛議、翼具遠識、尚實行、實晉陶侃後之第一人、此篇專述魏晉事、篇幅極簡、有類雜記、所述除高貴鄉公數條外、餘均瑣事、無關史乘、按翼在晉書卷七十三有傳、附庾亮下、記其行事甚詳、以翼之才識位望、倘能詳記當時軍政情事、則其價值、何止於此、蓋晉陽秋及此篇等、皆因敘述簡略、名雖別史、而無史乘價值、故昔人或歸之載記、或納之小說、四庫亦弗著錄、即以其皆雜記瑣聞也、然棄而不錄、似亦未當、茲仍錄之、以存其名、或亦考古所不廢也、如所記吳有葛衡、明達天官、長于機巧、常作渾天儀、以機動之、即古天文儀器之參考也、

齊春秋一卷 明刊本

梁吳均撰、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初為吳興主簿、建為揚州記室、兼掌文翰、均善詞賦、文体清拔、有古氣、時人多效之、謂為吳均体、按均工於文辭、且長記載、梁書卷四十九有傳、謂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惟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塘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云、足見其著作之富、實一代史才、此書篇幅無多、史稱其當時高祖以其內容不實、付省焚毀、或經刪削後僅存此數、又謂著齊春秋三十卷、或另為一書歟、抑或被焚毀者已無存、其三十卷本、復因忌諱或不實、又被敕刪而成一卷歟、然則此篇、或係付焚原書、或為三十卷後著、或者所謂齊春秋、本屬一書、後經刪減、今皆不可詳考、按此篇雖名別史、實為雜記、所述多南朝遺聞、且皆私人行世

事、無關朝政得失、如記東昏侯以金蓮帖地、以麝香為塵、令潘妃行其上、及波斯國人以麝香塗鬚點額、用以為敬事事、僅資談助而已。蓋魏晉以降、崇尚清談、文人著述雖名史乘、實多雜事、昔目錄家納之於小說類中、是誠允當、故均記載雖繁、由此書即可以概其餘矣、或者因直筆觸忌、輒被毀焚、乃刪其精華、存其糟粕、與若然、是亦均之大不幸矣、

攬轡録一卷 [illegible]刊本

宋范成大著。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孝宗隆興元年、遷吏部郎官、及禮部員外郎、廣崇政殿說書、時因與金交涉、再講和議、失定受書之禮上嘗悔之、復遷起居郎、兼資政殿大學士、充金祈請國信使、金迓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幘、至金詞氣慷慨不辱君命、歸除中書舍人、屢遷至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為言者所論、起知明州、復除端明殿學士、紹熙三年、加大學士、四年卒、成大素有文名、尤工詩詞、晚自號石湖

著有石湖集、桂海虞衡集、行世、此編即紀述使金見聞、尤為珍貴、[illegible]始於宋乾道六年五月、被命以資政殿大學士崇信軍節度使、為奉使大金國信使、據宋史三百八十六成大本傳、無節度使名稱、金國君臣素欽成大之望、故能傾聽、則氏在當時之政治文章、言論風采、為世推重、可以概見。氏於孝宗乾道六年六月出國門、八月渡淮、所紀宋金法制、極為詳確、如使者必帶金牌、有金銀木之別、并須阿骨打花押、始得通行、蓋宋金國交雖成和議、兩國境之嚴重可知、謂書有准勅急遞字及花押、宣差者

所至視三品朝官，差者視五品，書中最重要者，為由皖至遼所見，謂甲子至南京，改為歸德府，過雍丘、陳留，即至汴梁，即北宋東京，金人[illegible]改稱南京，入新宋門，過大相國寺，傾簷缺壁，無復舊觀，所紀東京之城門易名，市街改道，不勝故國黍麥之感，故紀載特詳，較之東[illegible]京夢華錄及如夢錄諸書，其價值尤大，蓋夢華錄乃追[illegible]憶北宋都城之繁盛，而如夢錄則紀明代之汴梁，此編[illegible]以南宋使臣親至故都，覩故國景物於非常之際，所紀形勢，故非夢華錄之舊矣，余嘗游大梁，尤喜大相國寺，常據史志考其城闕街

市宮觀衙署，覺其古蹟猶存，然與如夢錄諸書相較，已大懸殊，其中變易，則此書實足以供參考矣，此外所記燕[illegible]山風景民情，亦頗可取，蓋北上至邯鄲，克山，過良鄉，始抵燕山，所謂龍樓鳳閣，柳堤綠城，屋宇對列，宮殿崛起，制度不任工巧，無遺則，當時燕京已具規模，於此可見，餘如金人之衣冠禮節，亦均重要，與洪氏之松漠紀聞，均為宋使名著，此書一卷，始於出都，終於入燕，取紀事本末体，篇幅雖簡，價值殊鉅，治宋金國史者，所必讀也，

大中遺事一卷 [illegible]本

宋令狐澄撰，澄之仕歷，不可詳考，按令狐世族，在隋唐時極盛，自五代後，即衰，姓氏人物，亦不多見，如本書所紀大中末，相國令狐綯與于禹事，正史未載，據唐書一百七十二列傳，謂[illegible]綯於大中四年同平章事，終唐之世，令狐氏屢代公卿，科第不絕，按大中年號有二，一為唐之宣宗，一則宋之真宗，此書則以宋人追紀唐事，因所述多宣宗大中時軼聞，故名大中遺事，所本當時人物，如工部尚書陳商，相國令狐綯，進士馮涓，盧攜，及吾鄉綿州魏城縣人王

助，其事業文章，均著名於世，而遺聞故實，史乘不錄，足供史志之參考，他如唐宮與新羅國之稱謂習俗，亦可備國聞，故此編篇幅雖簡，要亦為談掌故者所[illegible]不廢也，

平寇志十二卷　北平圖書館排印本

清初彭孫貽撰。孫貽字仲謀，一字羿仁，又號管葛山人，浙江海鹽人，為太僕觀民子，孫遹兄。其父子昆季皆一代學人。拔貢生。時明末諸生好為政論，尤喜集會結社，以文會友為名。孫貽與同邑吳蕃昌仲木創瞻社，為新城名流所重，時稱武原二仲。私謚孝介先生。工詩文，為王士禛所稱賞。著述極富，均為世重。因睹明社之亡，故紀明末事尤夥，著有甲申亡臣表、流寇志、方士外記、彭氏舊聞錄、五言妙境、茗齋集等。流寇志即此書，流傳甚少，因述明清事，恐遭忌諱，故不署名，僅著管葛山人。本書共十二卷，前有龍湫山人李確潛夫氏敘，不著年月。所記由明崇禎元年至順治十八年。其卷一至卷八為崇禎元年至甲申國變，卷九至十二則紀順治一朝與南明關係，取紀事本末体，每段之後，並加論評，或稱管葛山人，或書野史氏曰。作者目睹明亡，不無悲憤，故書中於當時文臣玩寇，武將誤國，深致痛惡，并謂督師有節制之名，而指麾不克如意，鎮帥有跋扈之實，而進止[illegible]一任手心；卒至師老寇張，財匱國亡。因其身經大變，凡紀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清之際，軍事政治，以及年月地理，無不紀載真詳。史材既充，史筆亦當。於明季雜史中，誠屬傑構。蓋滿清以外族入主中國，文人學士，痛流寇之亂，明亡之速，故紀載極多，雖經燬禁，[illegible]今得見者猶數百種。惟大多或失之簡略，或泥於成見，求如此書之完備而公允者，殊鮮。因是書雖述流寇，而明清大事，自寓其中。著書苦心於斯可見。是書之長，即在精詳，足見作者之博洽及史才矣。又此編以紀事本末為經，以編年為緯，分年按月敘述，不僅國家要政先後相屬，即個人官階經歷，亦均明注。書中於吳三桂，累著其惡行，實屬誅心之意，忠君之念尤足多焉。

大業拾遺錄一卷　明刊本

隋杜寶撰。寶雲中人。據隋書卷五十五杜彥傳，謂後數年，朝廷復追錄前功，賜子寶爵承縣公。因彥以防邊有功，至行軍總管，素為突厥所憚。故寶或即彥子。惟其任歷不詳史傳。此書極簡略，記隋初大業間事，頗似雜記小說。故唐宋叢書及說郛均收錄。其中所述以南海異木、需支風俗，稍有價值，足廣異聞。餘則皆屬琦語神話，無關史實事。按隋唐兩代小說雜事之書極盛。其記大業遺事者，如宋彭城劉義慶大業雜記，唐顏師古大業拾遺記等，均較是篇為詳。此書觀其名稱，頗似雜史。考其內容，殊不足道。為之著錄，蓋存其名而已。

宣政雜錄一卷　明刊本

宋江萬里撰。萬里子遠，都昌人。祖璘，鄉稱善人。自父曄始業儒。萬里少即神雋，連舉於鄉，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時，嘗書其姓名於几研間。以舍選出身，歷池州教授，累遷著作郎，知吉州，創白鷺洲書院。旋知隆興府，復創宗濂書院。官至吏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宋史四百十八有傳。史稱其器望清峻，議論風采傾動一時。理宗時眷注尤厚。至咸淳間，萬里以年老歸隱草野十年。元兵渡江，萬里聞襄樊失守，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謂門弟子曰：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因赴止水死。按氏為南宋一代名臣，及知事不可為，乃以身殉。此書則述北宋末政和宣和間事。凡朝野遺聞，亡國先兆，皆為詳記。惟氏居南宋時，已知大勢不支，故於書中尤多悲憤。因專述異聞，稱為先兆，實本書之瑕。如末條記徽宗遜位前，於中秋節賦晚間景物，中有「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一聯，示宰臣，謂取對精確，甚為得意，而不知金世界即金人陷都之讖語。雖屬軼事，而

淺述、信、書中類此者極多、誠缺點也、是篇取雜記體、分
條記述、不次先後、雖記政宣事、間及靖康、按[illegible]萬里夠
南宋之亡、距北宋末百有餘年、故所著錄、雖非目睹身
歷、均足徵信、惟屢記怪異、殊不足取、[illegible]因、心知
宋之必亡、無力挽回、故撰爲記載、歸之神鬼、其心情亦頗
可原、致此書價值、雖足供史家[illegible]采擇、考其性質、實類
雜記小說、惟記金人風尚、及徽宗北狩遺聞、較之傳聞者、
又有別矣、

行營雜錄一卷　清道光元年重刻明刊本

宋趙葵輯撰、葵字南仲、號信菴、爲南宋寧宗朝荊湖制置使趙方
子、爲人機警、長於軍旅、爲南宋寧宗朝之儒臣而知兵
者、嘗從父出征、遇敵輒深入、後敗金人、破李全、功最多、累
官右丞相兼樞密使、四上表辭、罷爲觀文殿學士、歷
兩淮宣撫使、判揚州、加少傅、封冀國公、以武安軍節度
使致仕、葵善畫墨(梅)、工詩文、有詩集等行世、此書則輯各
家之說而成、間附己著、所錄多北宋(事)、亦及五代、首太祖受
命、終於孝宗、分條記述、類雜記体、凡當時朝廷典制、草

野遺聞、其有關政治史實者、均爲著錄、蓋雜記中較
有價值者、全書一卷、共數十條、所引之書、亦十餘種、凡
錄他人之說、均注於下、足見精(其)確、所引錄者、爲桯齋筆衡、
葦航紀談、吹劍續錄、吳溪漫志、行都紀事、稗史、道山清
話、歸田錄、茅亭客話、江表志、貽謀錄、湘山野錄、金玉詩
話、投轄錄諸書、大多傳流、亦有一二種不易見者、無著
錄、[illegible]則爲已著、除北宋事實外、如神宗徽宗行事、及
溫公貢父軼聞、亦多紀載、誠雜錄之集大成者、按宋人
著述、多喜瑣聞、昔人目錄、嘗納之於小說類中、不爲無

見是篇所記，尚多國聞，亦考究宋史之參考也。

隋遺錄二卷　明翻宋本

唐顏師古撰。師古萬年人，北齊顏之推孫，字籀，少博覽，精訓詁學，善屬文。高祖時授朝散大夫，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詔令一出其手。太宗即位，拜中書侍郎，晉秘書少監，封琅邪縣男。嘗考訂五經文字，多所釐正，又撰定五禮，為太子承乾注漢書，時謂顏秘書為班孟堅忠臣。與所注急就章俱大顯於時。終於弘文館學士。其子表上所著匡謬正俗八篇，考據極為精密。唐書卷七十三有傳。此書二卷，專記隋煬帝事，故稱遺錄，與大業拾遺紀互相發明。首述大業十二年，煬帝將幸江都事，次紀幸昭明文選樓，凡當時車艦壯麗，宮女華麗，紀之極詳。雖煬帝之荒淫無度，窮奢極欲，誠為亡國之君，而彼時社會進化，南北交通，亦于此可見。如謂蕭妃所乘鳳舸，前有舞台，其蔽日簾，即蒲澤國所進，以負山蛟睫幼蓮絲貫小珠間睫編成，雖曉日激射，而光不透。又云舸中殿腳女爭效為長蛾眉，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為蛾綠。螺子黛出波斯國，每顆值十金。後徵賦不足，雜以銅黛給之。足見其日常用物，多為外國貢

物而隋代聲威遠播，萬國來朝，更促成專制君主之奢靡焉，故是編所記，雖僅宮中瑣事、妃嬪豔跡，而當時之外交內政，即此可考。至書中所錄詩今宮文尤関史實，且多為虞世南所草，至云帝遠廣陵，宮中多傚吳言，因有儂語，則有關風俗方言，按中國習俗由南北朝至隋唐轉變極鉅，顏氏家訓記載尤多，此書述其後歷諸事，亦可証當時之俗，而運河貫穿南北，其勞役百姓固屬苛政，然融合南北之文化風俗，厥效亦偉，此書記煬帝幸江都事，即循運河南行，吾人今讀是篇，猶可想象其珠玉之盛也。

過恩録一卷 明刊本

明劉仲璟撰。仲璟名璟，青田人，為明初開國勳臣劉基伯溫子。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列傳第十六劉基傳下附其子劉璉、劉璟。璉字孟藻，有文行，由監察御史出為江西參政，未大用早死。璟字仲璟，基次子，明史稱其弱冠通諸經，太祖念基，每歲召璟，章溢子允載、葉琛子永道、胡深子伯機入見便殿，燕語如家人。洪武二十三年，命襲父爵，璟言有長兄子薦在，帝大喜，命薦襲封，以璟為閤門使，且諭之曰：考宋制閤門使，即儀禮司，朕欲汝日夕左右，以宣達為職，不特儀礼也。因其才略稱職，帝喜曰：璟真伯溫兒矣。後靖難兵起，不從，下獄，自經死。此編所記，即紀與帝燕語情事，純為語體，極為真切，帝每見必屬其須學乃父，年紀大莫要花街柳市裡去，并問飢問寒，多雜土語，想見昔時君臣相得之情。始於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至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除家常語外，兼關當時政治社會情形，又每值年節，帝特召見璟，及章、胡諸子問話，并賜伍拾錠鈔，各人回南，則給鈔一百錠，做盤纏，足見昔

時民生生活之廣，書中對語，明帝之方言，以「毋」字作「們」，如「直鈔你每將去買些酒喫，過節在見我了」，關於劉基神話，此書亦曾提及，帝說「那時，東邊有方谷珍，南邊有陳友諒，西邊有張家，劉伯溫那時挺身来隨我，他的天文，别人看不着，他只把秀才的理来斷，都陽湖裡，到處廝殺，他都有功」。蓋基在當時略知天文地理之道，後世人士便附會為神話，綜按此編之長，即以君臣問答，據實敘述，俗語方言，一仍其真，今日讀之，猶見昔日開國艱難，名雖君臣，情逾骨肉，故環以「愚恩錄」

名之也，又明史環傳，所紀環白對事，實[illegible]皆取材此書，足見其史料價值矣。

滇南慟哭記一卷 續說郛本

明王紳撰。紳字仲縉，義烏人，明初國史館編修王禕子。禕與宋濂，太祖稱其為江南二儒，明史卷二百八十九有傳，紳即附禕傳後。紳赴雲南求父骸，述「滇南慟哭記」以歸，[illegible]史稱建文帝時用薦名為國子博士，預修太祖實錄，獻大明鐃歌鼓吹曲十二章，博學受業於父執宋濂，濂器之曰「吾友不忘矣」。其父禕為明開國勳臣，擅長史事，洪武二年，修纂元史，與宋濂同總裁，五年，議招諭雲南，命禕齎詔往，至則諭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

不然天討旦夕至，王不聽，館之別室，他日又諭曰「朝廷[illegible]以雲南百萬生靈，不欲殲於鋒刃，若恃險遠，抗明命，天兵會戰昆明，悔不及矣」。梁王駭服，會元遣脫脫徵餉，脅王以危言，必欲殺禕，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屈禕，禕叱曰「天既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爝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或勸脫脫王公素負重名，不可害，脫脫攘臂曰「今雖孔聖，義不得存」。禕顧王曰「汝殺我，天兵繼至矣」。遂遇害，時十二月二十四日也，梁王遣使致祭，具衣冠斂之。建文中，紳訟其父事於朝，贈謚文節，紳復親往雲南求父遺骸。

痛父之亡，絕意仕進，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此編即述其父禕赴滇招降事，取記事体，首尾無序跋，始自洪武五年禕之赴滇，次述[illegible]二十九年紳至滇謁藩，請尋父骨，并告以情事，記禕當時招降事，極為詳盡，足為明初雜史。今明史王禕列傳即采其文。按是書所記，除關元明兩國史外，於當時滇南情事、地理狀況，亦附及之，又足為地方史志之考徵矣。如所述雲南府城寺觀之多，喇嘛之衆，及士民僧侶等，猶存元代遺制，可供參考。此編情意真切，文章簡勁，蓋作者不僅文史世家，其孝思至行又足多矣。

兵燹紀略一卷　同治舊鈔本

清無名氏撰。此書為竹紙舊鈔本一冊，首尾完備，惟無序跋，亦無撰著人姓名。書內首頁題目為「兵燹記書口」，則書「紀略」，全書共分二部，前半取紀事本末体，記咸豐十年太平軍攻浙，吳興及烏鎮、雙林南潯各鎮經過情形。後部則列官民男女殉難略傳，因作者為雙林鎮南鄉人，故於雙林兵事特詳。所記除軍事外，凡當時洪楊之軍事、政治，以及宗教、社會諸大端之典章法制，靡不詳述，詢治太平天国史之重要資料也。至作者經歷，雖未注明，據書中所記，謂同治甲子二月，雙林重設偽局，予時匿在南鄉白華橋，知西西港口已被賊築土城，因向軍帥討一硃筆憑據，又帶土工至土城內尋查殺傷尸骸，共七十二個，令土工掩埋。乙丑年雙林設保嬰堂，照舊派庄捐，予管銀洋，五月後積有四五百千，撫卹局借用二百四十千，至三月內雙林設善後局，余即將餘錢詳文出云。是作者於清洪兩軍交戰事，曾任保嬰堂、撫卹局、善後局諸社會事務，蓋雖從賊，實服務桑梓也。觀此編文字清簡，紀載扼要，足見作者頗具史識，乃當時士紳被虜於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平軍者也、按咸豐時、清洪兩軍之爭、在浙以嘉興、湖州、杭州、餘杭諸地、最為劇烈、因皆兵事重鎮、交通要道、在所必爭、故攻守亦烈、今日所見記載、以杭州、湖州、嘉興最詳、惟偏邑小鎮、鮮有道及、此書由杭州嘉興以至義烏雙林、無不備述、可補正史之闕、為唯一史料、書中始於咸豐十年、洪楊軍由寧國經廣德至雙林、直至同治二年、浙東克復、凡數年事、按月敘述、最可貴者、即太平軍在地方上之改制建設、及四鄉治安情狀、有與官書大異者、如記太平鄉官、謂軍帥理民政、抽民捐供應賊營費用、師帥征錢粮、旅帥帮催替、卒長司馬、供奔走而已、鄉官俱不出仕、陞至將軍、則管兵矣、鄉官俱授長方偽記、花邊楷書、曾見雙林軍帥之記、上鐫字曰前四軍軍帥施云、又記當時之肉價米價、俱極重要、并記太平軍人與本地土民合開土行售煙、亦足徵太平末年政令腐敗情形、末謂賊來雙林、殺傷極少、各處擄去者、不到一二年、亦大半逃回、至所云割耳刺面等刑、余鄉竟少見也、此與其他野史所載略同、世稱洪楊嗜殺、未盡然也、按全書所述、俱極真切、擬之義烏兵事紀略諸書、尤屬詳盡、且能識大、在洪楊史中籍

中、誠可稱為一等史料矣、惜未付梓、殊可惜也、

金陵義弃文存一卷　宣統二年增刊同治辛未原本

清張承豫纂輯。張承頤校訂。承豫、承頤均上元人。豫為張繼庚子，頤即繼庚姪也。此書即纂輯其先人殉難事實史錄，故又名張丙垣金陵內應殉難紀略。因咸豐初元，洪楊據金陵，建都天京。時請將向榮率軍駐城外紫金山圍攻金陵，稱江南大營。而城內紳士居民不附太平軍者，謀作內應，後被洪楊覺發，誅戮極衆。繼庚即最著且最烈者也。張繼庚字丙垣，江寧名諸生。太平軍攻長沙，丙垣即佐方伯諸鐸治城守備，旋洪楊

由湘鄂陷武昌，踰安慶，順流東下，直下江寧，遂建都焉。丙垣因省母返寧，亦陷城內。適向榮圍攻金陵不克，乃多方募內應，丙垣因集同志應焉。時通消息，并約期號，而太平軍城防極密，號令亦嚴。凡守城將弁隨時互易，致丙垣與大營內應事，屢延期不能舉發。旋為洪楊偵知，捕丙垣等數十人，及太平軍將士之通敵者，嚴酷審訊。丙垣知事敗必死，堅不吐實，并故指出洪楊親銳死黨數十人，皆立被駢斬。迨洪楊察其偽，已不可及，更恨之刺骨，處以極刑，時咸豐四年三月六日也。其通清軍時，往

返稟札及賊中紀事極多，事後其姪承頤錄出，於同治時曾刊印行世，惟流傳殊少，且全氏所撰紀略亦未悅稱刊入。至清末其子承豫乃照原本重刊，增入紀略，即此書也。首紀清廷卹典給予世襲騎尉，次咸豐七年錢塘金樹本撰張丙垣金陵內應殉難紀略，次為當時名流題辭，次為本文，共三部。首上祁相國書，即祁藻也。其弟以江蘇方伯死事，而丙垣與祁氏為世誼，此書甚長，備述洪楊居金陵情事，頗多佚聞。次上向提帥書數通，并附賊中秘事與金陵癸甲紀事略，所載多相符

合，而詳細重要則尤過之。如謂偽聖庫中，破城時運存一千八百餘萬兩，此時據冊只存八百萬兩，其費用之故，據聞入京捐官，或偽作大買賣，或挾資入營投効，用心奸深可知。又聞賊用多銀買京報看，故城外即我軍虛實，無不知悉。又聞用銀買硝磺，一兩一斤，用夫底桶秘密運送偽庫，現設水西門燈籠巷中云云。足見洪楊用銀之鉅，應事之周。故後太平軍入皖，即由納捐通台作內應，即[illegible]此法也。又云各偽王府牆垣數重，俱設地雷大礮，所述大皆他書所無，洵足珍貴。末附遺詩。按今日

野史雜記中、其紀金陵事者、如金陵癸甲摭談、金陵省難紀略、金陵兵事彙略、金陵被難記、亂後記所記諸書、均稱詳盡、惟亦互相異同、然無不詳載丙垣事者、究不如此篇原原本本前未備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金陵述略一卷 清咸豐閒刻本

清咸豐江寧難民撰、述不著姓名、全書記咸豐初年太平軍入踞金陵、屠殺虜掠事、與謝介鶴金陵癸甲記事略、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等、內容大致相似、閒有異同、記中謂予因目擊此慘、身受此苦、特牵以為天下告、而不致蹈我江南故轍、自署江南難民、雖無姓氏、其為當時南京逃出士紳無疑、末謂要述被害始末、語多俚質、俾人人共知齊心防劉、不使餘孽逃竄漏網、實為大德可知、其時洪楊猶據金陵、且為城陷後逃出所記約在咸豐四五年也、書僅一卷、首為金陵被難記、詳述清軍防守、洪楊率太平軍圍攻及城破後變亂情形、敍事詳盡、取本末體、蓋似作者哀啟、聊當序文、最重要者、為洪楊入城後之設施、凡社會政策、宗教儀式以及安民進貢等經過情事、次為金陵述略本文、由洪楊初起、至破金陵、取雜記体、分條記載、皆屬耳聞目覩、文則樸質親切、頗可徵信、作者以為江寧之陷、實如祁方伯之示、富者吝財、貧者惜力、致城破後、百萬生靈俱不得免、又謂城未陷時、即有奸細在城中、布散謠言、張貼偽示、

皆云不殺百姓，并刻有書詔文誥手翰極多，內有待百姓條例，云不要錢漕，惟田皆天王之田，百姓皆信以為然，而賊每購食物，倍其價以與之，見有乞丐，輒擲錢數百，百姓愈被籠絡而不覺也云云，足見太平軍未入城時之布置，所謂攻心為上也。作者自謂困城中五日，或借購菜，或借刈草，始得脫逃，備見流離苦況，特詳述焉。故此編實太平軍初入城際之史料，足供參考，亦為紀載金陵事变之最早者，可與汪悔翁乙丙日記互証。又有江南鐵淚圖一書，則將太平軍在金陵事跡繪圖說明，其性

質內容，雖名異趣，而其用意則頗相似也。

學曆說一卷 昭代叢書甲集本

清梅文鼎撰。文鼎字定九，號勿菴，宣城人，為清初曆算宗師，發明極多。兒時仰觀天象，即了然運轉大意，年二十七師事道士倪觀湖，受臺官交食法，與弟文鼐、文鼏共習之，能知其立法之原，并補其遺缺，至後精研古籍，兼究西法。時正明季，湯若望以西算曆數諸術輸入中國，文鼎復能心領神會，平生致力曆算，著述凡數十種，無不精純，而清聖祖亦喜西洋曆算，南巡時因李光地之薦，召對舟中，譽為絕學，以其年老，未命隨行，

特賜績學參徽四字，故世人稱梅徽君而不名。所著曆數全書數十卷，四庫均為著錄，惟僅撰一文，殊嫌簡略，凡後出者亦漏遺。此書暢論古今天文曆數之理，備極精闢，名學曆說，蓋謙詞也。取問答體立論，頗似曆數叙論，為其雜著之一，誠學人所必讀之著也。首辨數理界限，謂曆者數也，數外無理，理外無數，數不可以臆說，理或可以影談，於是有牽合傅會之說，民聽乱天常者，皆以不得理數之真，蔑由徵實耳。次論後代禁習之事，謂以日月彗孛預斷未來之吉凶者，天文家也，本躔離之行度，中星之次，以察進退

敬授民時者、曆家也、漢藝文志、天文廿一家、四百四十五卷、曆譜十八家、六百六卷、固判然二矣、且律禁私習、亦禁夫妄言禍福、惑世誣民耳、若乎日月星辰、有目共覩、皆用為候、又何禁焉、歷舉經史言徵候者為証、次論曆學既明、則占家無所容其欺、妄言之徒、不禁自戢、因自來日月之食、五星之度、及閏朔晦逆之理、古曆未精、或驗或不驗、於是占家者流、妄言天道、并肆為迷信之說、故曆學不明、雖嚴禁而終不能禁也、列舉古曆未精之處、及占卜之說、警策詳明、足稱名言、又謂自漢太初以來、

造曆各家、皆載史志、學者誦習、固未禁止、然則禁者仍占家妄言耳、未謂人之言天、以占驗為奇、吾人言曆、以能辨惑為正、蓋所以辨其誣妄也、至天變修省之事、乃遇其變而加警惕、又未敢以數之常而或懈也、此又學曆者所當知也、觀其議論精博、卓見固不可及、而崇正祛邪、辨釋迷信之由、在於曆理未明、曆法不精、其科學家之風範、尤足欽矣、

雜著一卷　梅氏叢書輯要本

清初梅文鼎撰、文鼎字定九、號勿菴、宣城人、精研天文歷法算術、會通中西、闡揚絕學、明清兩代歷算之學極盛、人材輩出、然未有如氏之博大精深者、少時即明天象、壯歲以後、復從名人專究象數、著述凡數十種、有歷算全書行世、四庫著錄者、共二十九種、頗多遺略、時清聖祖即明西法、於梅氏之學、備極欽崇、以年老未入仕途、故世稱梅徵君而不名、此書一卷、共為七篇、頗似論文專集、實則每篇均有其獨立價值也、首歷法通攷自序、謂所

步歷象、仍有四端、曰恒星、曰日、曰月、曰五星、治歷之具有三、曰算數、曰圖象、曰測驗之器、由後三者以得躔離交食順逆之理、又謂中其最難知者、為里差與歲差、自近世西法出、合數千年之積測、以定歲差、合數萬里之實驗、以定里差、於是上下古今、有法可循、論極精策、次學歷說、謂歷法不明、故妄言日出、因古歷未密、所測不驗、於是占卜者流、妄言天道、故學歷者、即在以有常之歷數、以祛邪說、次地度弧角、乃以弧三角形求里數、以里數求經度、次二儀銘補注、二儀即仰儀簡儀、以元史天文志簡儀之後、徒以

仰儀然簡儀紀載[illegible]明析，而弗録銘辭，仰儀則僅存銘辭，而弗詳制度，蓋以銘中弗克詳之也，旋友人以二銘見寄，属[illegible]疏其義，而簡儀銘足補史志之闕，仰儀銘與史亦多異同，[illegible]者較勝，此篇先録原文，次釋其義，不特有関歷法，并足補史乘也。次擬璿璣玉衡賦，前附序言，理論詞俱極優勝，足追前賢。次西國日月考，下分攷回國聖人辭世年月，及泰西天主降生年月，及歷書所紀西國年月，以明萬歷年月，與西歷排比，當時實為創作，末為西國三十雜星攷，以回回歷書有三十雜星，錢塘袁惠子攷其經緯，係以中法星名，惟未完備，薛儀甫歷學會通亦有三十雜星考，而星名亦多未當，因特補之，列為簡表，并証西法出於回歷，詢具卓識，綜上七篇以二儀銘補注及學歷說最有價值，可稱專著，其精思妙悟，論理清澈，誠非常人所可企及也。

粟布捷徑一卷　光緒壬寅印洽沂亭算稿本

清徐昇撰，昇字点撰，江蘇武進人，初肄業於龍城講[illegible]舍，從無錫華蘅芳世芳學算，年少思銳，逐卓然[illegible]名家，昇於中西算法，無所不精，凡有闡發，皆極精確，於清代算家中，頗似項梅侶，蒋士棟一流，務求精深，不襲前人之言，而發前人所不能發，所著算稿，共四種，[皆]有獨見，亦似蒋氏之思，衆寀算稿，其書前有光緒辛丑華世芳[序]於全書備極[推]重，自歎弗逮，足見其內容矣，此書撰於庚子之致用精舍，專論粟布諸法，按粟布之名，肇自九章，即今利率，歷代算家，對於問[諸]乘[方]數次以上，皆無捷術，以[illegible][illegible]吳嘉善粟布演草一書，所載求利率法，多一次收回，則多開一乘方，故或四五或五六次，尚堪推演，若數十次收清，則須開數十乘方，甚非易事，況百次以上，更極繁冗，惟未有通法，乃悟得以級數馭之，演成[illegible]公式，無論二三次，即千萬次，亦可一例推算，全無窒礙，誠為粟布算法開一捷徑矣，書中先設題，次立術，次演式求答，條理明晰，并附回求公式，按今之算法，於利率均用級數，昇乃以連敛級數，立為定理，與今暗符，其敏思妙悟，誠人所不[能]及[illegible]

西歷代算家凡言弧布者，亦未有如氏此術之簡捷也，雖取自西法級數之理，而其[illegible]發之功，[illegible]實不可沒也。

割圜捷術通義二卷 光緒三十二年廣東番禺劉凌百硯齋算稿本

清凌步芳撰。步芳字仲儒，號貢南，廣東番禺人。舉鄉試後，屢上公車不售，乃退而課士。光緒戊戌，任大[illegible]塘宣城書院教習，因其學術精湛，受業從遊者甚眾，且多名士，如新寧鄺兆雲、南海呂調元等，皆有名於時。步芳之學，博通經傳子史百家，尤究極中法四元、西法[illegible]代微積及重學諸術，雖拉摭西藝精審，又抉其流弊而發其覆，不少假借，兼長古詩文詞，乃清末嶺南通儒，惜未致用而卒。此書[illegible]由其門弟子編輯付梓，名凌百硯齋算稿八種，然印行者僅三種而已，其餘五種遂未梓行。首有作者自序，及門人呂調元序，以杜德美割圜捷術一書，原本并無注釋，自[illegible]梅氏及明安圖氏踵治其學，而用漸彰，然原書本義尚未大顯，後又有湘陰左氏「割圜八綫綴術」，及湘鄉曾氏「圜率通考」，近世求弧矢者宗之，乃於杜氏三術，明、陳(際新)二氏六術[illegible]外，增入三十三術，并廣左曾之義，以成此編，故名杜得美割圜捷術通義。分上下二卷，於卷前首列杜氏捷法原本，其上卷為杜氏正義，下卷則杜氏餘義，又上卷共九術三法，先作理論，次以

杜氏之術、另立新義、皆求弧矢之法、下卷共三十三術、大皆新定、乃求圓徑、圓冪、正弦、餘弦諸法、立術精密、用法簡捷、言圓理者、殆無餘蘊、按氏此書、於弧矢圓徑之理、研究極深、且於前人之術、亦多補葺闡發、自梅明二氏以下、如董方立、戴諤士、項梅侶、夏鸞翔諸人、以及左潛、曾紀鴻、皆采其長、而融通之、并廣其義、又此書多用微積之理、故較簡易、并取徑於微積溯源、如第三十術、弧求正切、自註稱弧在半象限以下、切綫甚小者、可用此術求之、其式即今之近似值、綜觀此書、雖多取西法、於高深算理、頗有發明、遠非淺易抄襲者可比、蓋具有創造性之著也、

讀四元玉鑑記一卷　光緒甲午江陰刻南菁札記本

清崔朝慶演著、江蘇學政宗室溥良刊、朝慶字聘臣、天津靜海人、為江陰南菁書院高材生、性喜算術、復精格致、光緒時、遂以歷算名家、於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中經濟特科進士、著有「求一得齋算草」、此編乃專究元朱世傑四元玉鑑者、按玉鑑為中算精華、亦天元術之闡發者、因出世晚、清代算家、多為補注釋式、是書則尋其立法之根、將原式化繁為簡、演晦為明、使學者易讀、首演撥換截田十八問、求截小矢、次截田第十九問求截池矢、次為鎖套吞容第十七十八兩問、乃用通句通股求圓徑

法、及虛句虛股求圓徑法、各題演式、極為繁複、蓋玉鑑一書、多以天地四元演式、其原理即以未知數求已知數、朝慶取其原理、變其法式、易以西法、及代數求之、所演細草亦繁、每一題至數頁、雖於數理無新發明、然以西法易中式、自較簡捷、而其研究之深、用力之勤、亦可見矣、按自同光以後、西算家接踵來華、西學輸入者日盛、在前以天元一術為簡易者、自是知西法代數、幾何及積分微分等、演算立式、更為便易、於是學者、均以新法、重演難題、而昔日羅士琳

吳嘉善等算家，其補衍玉鑑所不能者，至是皆迎刃而解，由此篇即可見當時過渡時代之風氣，亦中國科學之進展，而數千年之中法算式於亦結束，此因數學史上一大轉變也，故此篇於西算雖無發明，於中法算理，不無獨見，且又為讀四元玉鑑之參考也。

讀代數術記一卷　光緒甲午江陰刻南菁札記本

清崔朝慶演記。朝慶字聘臣，直隸靜海人，初入南菁書院肄業，即以算學名，中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五月特旨舉行之經濟特科進士，專精歷算，卓然名家，著有求一得齋算學，及讀四元玉鑑記諸書，此書與讀玉鑑記均在南菁時所作，為江蘇學政溥良次第刊入南菁札記中。按代數術，本西譯高深數理，為英算家華里司著，同治時經英人傅蘭雅口譯，無錫算家華若汀筆述，成書二十五卷，由江南製造局刻印，世稱名著，惟其理論既多，式草亦繁難。而有捷術可通者，撰為札記，是補原書之獘，可謂讀書有得者也。首解原書第八十四款所設各題，謂末一題較前尤深，實乃和較交變之方程題耳，亦依方程法演之，先列解題，次佈細草。次記原書第一百五十二款，求任何次式中最大負號之倍數與一相加之數，即為此式中最大正根之限，謂此求略進之根，不可不知之事也。惟書中於立法之原，及所以然之理，尚未釋明，乃竄易數語，另立新式，俾讀者一目了然矣，按此條於算式頗有闡發，未可以普通演草目之也。次為第一百六十

九欵及二百八十一欵，以中法四元釋銓弦，亦頗精粹，惟其繁難複雜，固非淺學者所能明。按著者之於算題，常变化算式，足見天才，蓋以不囿於此者，必囿於彼，如其讀四元玉鑑，以代數補中法，此書本為西術，則以天地四元演代數，而其簡捷均愈原著，其精思妙悟，不拘成法，實作者之長，為人所不及也。又上二書均僅演草記題，不事理論，純札記体，此篇尤較讀四元玉鑑記為精采也。

萬象一原校勘記　光緒辛丑沿沂亭算稿本

清徐昇撰。昇武進人，初肄業於龍城講舍，從華蘅芳世芳學算，因天資穎悟，造詣極深，世芳稱徐氏点撰，年少思銳，以微積術一校正萬象一原，洵夏紫笙之諍友矣。本書前有華序，於昇備極推重，驚為發人所不能發。按昇以青年算家，闡明絕學，華氏稱其卓然成家，其能不囿於法，而并可造法者，故所著沿沂亭算稿四種，於數理皆有發明，殊難得也。蓋錢塘夏鸞翔為清代有名算家，其遺著萬象一原，世稱傑構，惟夏氏因避

洪楊之乱，歿於廣州，其遺稿歸諸友人吳嘉善，後為其鄉人汪氏所見，乃刻入振綺堂叢書中，一仍原本，未待詳校，致脫訛頗多，再刻於蘇州書局，則并有汪刻不誤而誤者矣。於是其書雖佳，讀者憾焉。此書即為之一一校勘，補其脫略，正其譌誤，固不僅夏氏之功臣諍友，亦數書之發明也。前有作者小序，謂夏氏萬象一原共列一百餘術，悉從微積推出，誠算學中傑出之書，南海鄒氏伯奇所稱，詞簡而意賅，理精法密者也。特是書係身後遺稿，付梓時校核未詳，故或脫落數行，或自注可刪，貽誤來學，實非淺尠。

亦就江蘇書局刻本，作成此卷，庶成完璧云，可知夏氏遺書，實應補正也，此編純依原書次第，由卷一至卷九，或補算式，或立算理，宜增宜刪，均為詳注，且原書算式有不可通者，或牽強附會者，皆溯其所以然之理，而明其立法之源，尤以八九兩卷，補正極多，誠讀夏書者之良友矣，按夏氏遺書，以萬象一原最為精粹，亦清代算書中之名著，今得此篇為助，更顯其長，此書雖校正夏氏之作，於高深數理闡發極大，足見作者造詣之深，然昇雖正夏書之訛，而極贊其精，尤具科學家風度，後之刻夏書者，當以此卷附於後，則二美并，亦大有光於中法也，

許文肅公日記一卷　民國排印本

清許景澄撰著，同邑盛沅編輯，景澄浙江嘉興人，同治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年散館，授編修，光緒元年大考三等，歷充順天四川各省鄉試考官，六年升侍讀，加二品銜，充出使日本大臣，當時邊境藩屬多事，景澄因深明國際情事，條陳戰守和議，皆中機宜，十年以後，累充德法義比各國出使大臣，二十三年，俄人租我旅順大連，景澄復以頭等專使由德至俄議訂條約，回國後任總理衙門行走，及管學大臣，二十六年，拳匪之亂，景澄力持不可，上議主勦禍首，諸臣乘機誣陷，與袁昶徐用儀、聯元、立山同被正法，世稱五忠，亂後開復原官，追謚文肅，并建忠祠，按清時朝野士夫，因不明國際情事，致屢召禍亂，其時稍知外國形勢之使臣，或有識之士，皆譏為媚外，景澄以經濟之才，出使各國，深通世界大勢，議論通達，在當時誠不可多得，其著述有奏議，外集，及日記等，此書即在國內外時所記，其中關於外交者尤多，起於光緒七年辛巳，止於庚子，純日紀体，按年紀載，惟不逐日排列，蓋取其重要者記之而已，書中最要者，即在

晚清當時對外國之觀念、又凡任歷各國、均紀其風土民情、及山川道里、而清廷內外製船購械、皆由使臣辦理、頗多外交秘聞、足補官書文獻之缺、致其在國內所記、亦足見彼時士大夫議論、及朋儕間軼聞、又卷首所紀每日讀明紀摘錄明事、并加評議史實、亦頗可取、足見作者實一博古通今中外之士、非僅講氣節不達世務者可比、故此編不特足供談掌故者之資料而已、自有其價值在也、

鞠堂野史八卷　明刊本

宋林子中撰、子中名希、字子中、舉進士、後宋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遣使高麗、希聞命懼形於色、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紹聖初知成都府、道闕下、章惇留為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錄、時值朋黨之爭、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羣臣、希皆密預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讀者憤歎、目為奸人、卒後猶謚文節、按此書原八卷、自明以後、頗有删削、今行世本、篇幅極簡、書名亦或署鞠堂野史、或止稱野史、署名則為林子中、致讀者不知為誰、須詳考始知即希、按希在宋史三百四十三有傳、於元祐黨爭中、實一重要人物、而福建林氏、在宋時已稱巨族、尤以莆田極盛、此書取雜記体、分條記載、多關北宋時典制國聞、尤以神宗哲宗兩代為多、而哲宗時元祐紹聖、希以身預機密之人、所述尤具價值、固未可以人廢言也、亦書聞及英宗事、如紀治平三年丙午十一月十八日、英廟不豫、罷朝、外人驚擾、不知其詳、及十二月二十二日、立皇太子、中外益疑、四年正月、北使兩番在館、民間私相語云上已升遐

俟北客去，始發哀耳。予親聞里媪女掩耳而逃。時上雖大漸，八日早猶召孫奇入診。是日北客方出館，果呼班宣遺制。上竟以北客去日上仙。民間之語，何不祥耶。此條為先兆一則，頗聞秘閣，足見北宋時，雖有外患，稱為北客，猶存賓主之体，而民間傳說，實主卅避，尚不避忌，亦可見當時法令。他如識石、秦璽、禁中尼道諸條，皆可供參考。如謂禁中帝后及西宮，各有尼及女冠，每日於佛閣前贊念，遵上燒香，佛道各兩拜，燒天香則四拜，而尼與女冠，選之宮中侍女能法事者，是宋時宮中尼道，蓋即宮女，非名之寺觀者，而佛道并崇，明實迷信之極，殊不足異。拔子中在當時雖為權相虎羽，而其著述則可徵信，惟今日不能得見原本，殊可惜也。

野航史話一卷　明刊本

明茅元儀撰。儀字止生，號石民，為萬曆監察御史茅國縉子。崇禎中佐孫承宗軍務，歷官副總兵，守覺華島，旋以兵譁遣戍漳浦。及邊事急，請募死士勤王，為屬奸所忌，悲憤縱酒而卒。元儀長於軍政，工詩文，嫺史事，著述極富，有嘉靖大政類編、平巢事蹟考、西峯談往、青油史漫、福堂寺目餘、藝話甲編、石民四十集等，均有關史事，為士林重。此書取雜紀體，篇幅雖簡，亦足以見其學識。所紀凡唐宋元以及時政，多為敍述，且加議論，而識見通達，頗多可取。如謂隋志往日祿章衣冠之人多有數婦，某面市廛饒，分錄以給其夫，及舉孝廉，則更娶富戚，前妻雖有積年之勤，子女盈前，猶見放逐，則近時習于禮義，不可謂非理學之漸摩也。又記金泰和九年，省臣奏科場搜簡，非待士禮，有禮失而求諸野之歎，想見明代科場情形。又謂今當事者堅言西域曆法精，思未盡信，而以實驗為準，由其紀事議論，可見元儀實一有識之士，惟未大用，深可惜也。書中分條紀載，雖以己見，篇幅不多，實具卓識，於明季

文中人、蓋不可多得者也、

迎駕紀恩錄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王士正撰、士正字貽上、號阮亭、自號漁洋山人、直隸新
城人、順治乙未進士、以揚州司理入為戶曹、特改翰林官
至刑部尚書、乾隆間補謚文簡、長於詩文、為一代宗匠、
與朱竹垞并稱朱王、兼工詞、稱桐花著有帶經堂集、
及漁洋山人集三十六種行世、此書則紀康熙二十八年聖
駕南巡視河、士正赴德州迎駕、召對事、始於正月初八日、
止於十九日、逐日紀載、足見清初諸帝、勤政愛民、及禮遇大
臣情形、按歷代以來、黃河氾濫為患、清代重視河工、專

設督臣、康熙一代、數次視河、然後來河務諸臣、專事中
飽、不求實際、遂至今猶以築隄補浚為務、今年大水釀
成巨災、是今河工、更不如昔、展讀此篇、不勝感歎、書中
紀上至德州四里屯、諸臣赴寺報職名迎駕、大風極寒、
上駐馬親詢衍聖公孔毓圻、大學士兼吏部上書李之
芳安好、再詢巡撫錢珏、兵部侍郎孫光祀幾時到此、皆
恭對、又問大學士馮溥何以未來、及原籍遠近、之芳奏
聞有疾、又傳問馮大學士患何病、不妨事麼、命衍聖
公、及大學士李之芳、士正等七人隨行、是時士正猶為詹

事，兼侍講學士，因丁艱在籍，詔養，上以王等係文臣，恐在後擁擠，隨駕不及，命先行，在濟南候駕，可見康熙帝優禮老臣，尊重文職。其記十五日上元，抵濟南，燈火甚盛，想見太平盛世，十六日駕至濟南，上乘白馬，張御蓋，黄童白叟，夾道相迎，末謂行在特設翰林起居注官二員，有舉必書，無言不紀，宣付史館，自有紀述，士正則就見聞所及，撰為紀事，此書因係召對記為語体，簡潔明暸，而所記南巡始末，可為別錄，足徵開國之主，於國政民情，不辭辛勞，雖或為籠絡漢人之舉，然觀其隨從之簡，垂詢之殷，不愧聖祖，較之後來君主每一巡幸，供張需索，斥至擾民，固有別也。

贛州失事記一卷　黄梨州遺書本

明末黄宗羲撰。宗羲字太沖，號梨州，浙江餘姚人，世為明臣，明亡後以遺臣自處，精通經史百家，尤明曆算，為清初通儒，與顧炎武并稱顧黄，學者宗之，康熙時累舉博學鴻詞科，及薦修明史，皆力辭不出，著作極富，有梨州先生遺書若干種行世。宗羲於明為諸生，南明建國，官至左副都御史，蓋不僅通儒，且王佐才，惜未展抱負而明以亡。此篇記南明隆武二年，北軍南下，贛州失守事，紀其始末甚詳，取雜史作，足補正史之略，并可証官書之謬。按南明偏安閩嶠，請軍南征，戰事多矣，何專記贛事，因明兵精銳，俱集於此，各路勤王之師，亦趋江左，贛州一失，則偏安之局即不可保，且當時守贛者，亦一時賢俊，特以時艱材短，頹局莫挽，某濟於事，宗羲記之，實不勝其婉惜矣。故贛州之守與死者，皆明三百年來國家之元氣，士夫之中堅，如萬元吉，清苦絕倫，而專於自用，楊廷麟，志節之士，而見事遲緩，識不廣，郭維经人稱下士，而情才太濫，贛事三人為政，雖皆賢者，互有所短，卒致失守，史稱三人皆束手良相賢臣，然非扶危定傾之士，識者皆之，書中均實紀其事，詳記當

時軍政情形、可見彼時代國運興替、人材消長之故、寄慨深遠、本書雖篇幅不多、亦足証其良史才矣、

紹武爭立記一卷 梨州遺書本

明遺臣黃宗羲撰、宗羲字太沖、號梨洲、浙江餘姚人、由諸生至南明左副都御史、抱經濟才、而未大用、南明遂亡、於學無所不通、尤深經史及歷算象數之術、清康熙間、舉博學鴻詞、力辭不出、以明遺老終世、稱梨洲先生、著有遺書行世、其紀載南明建立事尤詳、此書即紀紹武皇帝入粵、與桂王監國爭立本末、至帝殉難、篇幅雖簡、足備史材、按紹武乃思文帝弟四弟、隆武改元封唐王、以王唐祀、閩敗浮海入廣州、時大學士丁魁楚等、已奉桂王監國於肇慶、隆武大學士蘇觀生、由贛至粵、乃集從臣請王

監國、隨即帝位、改明年為紹武、於是軍國大事專屬觀生、而嶺南有兩明帝、內爭正盛、而北師李成棟以騎兵趨廣州、門者納之、帝被執不食死、觀生亦自縊殉難、當時外患方張、唐桂之搆又生內憂、觀生之罪、實不可逃、然因受思文特達之知、其立紹武、史稱其不負言、固有足稱、若帝從容遇難、所謂亡國而不失其正者、繩以人君死社稷之義、追配毅宗、可稱無愧、寧可以地之廣狹、祚之修短而忽之哉、此篇文省事詳、不偏不袒、洵具史識、在明

雜史中稱佳構也。

皖南軍務紀略一卷、附從戎事實、同治十年至稿本、五知書屋藏、

清陳鍾秀撰稿、杜春華鑒定、陳侃校訂、鍾秀字靜菴、侃字以剛、均安徽青陽人、春華字實卿、太平人、皆咸豐時皖南諸生、因髮軍洪楊之役、安徽郡邑、如安慶、蕪湖、廬州等重鎮、及繁盛之區、均為太平軍所據、秀等因投筆從戎、自募團勇、援助清軍、且累入太平軍營、探報軍情、由從九品保至知縣、因以見聞所及、撰為此書、又以己身投軍始末、參戰情形、復著「從戎事實」一卷、附於正編之後、故本書頗似同時江寧李圭所著「金陵兵事彙略」、而以己身被虜見聞、撰為「思痛記」一卷、附諸編末、此書所記皖南軍務、多屬廬州諸縣事、惟因紀載始末、亦及全省、始於咸豐三年、安徽巡撫蔣文慶死難、安慶失守、中述清洪兩軍在皖南攻守情形、極為詳盡、直至江寧克復、書中所記太平軍列王名號姓氏、頗有為他書所無者、至為重要、如稱輔王楊輔清、為偽七國宗等、足孜攷皖太平軍之人數與頭目、又凡書周提督天孚、江總兵長貴等、皆空一格、以示尊崇、蓋作者乃諸將部下、可證此書、即其手稿、其從戎事實、則自述毀家紓難之經過、詳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躬冒矢石，身覩危殆，乃扼於小人，至累保一軍功而不可得，故後灰心隱退。所紀從軍征討情事，與朱洪章《從戎紀畧》，侔列大致相同。春木自謂「秀數載從戎，毫無建樹，言念疇昔，實深報顏」，然枕戈未忘，心銷兵革，獲覩犬馬之效，不忍湮沒，因紀其顛末，繫以年月，以附皖南軍務紀畧之後。庶異日披冊可稽，不至遺忘云耳。有宿松縣教諭同邑舉人杜春華跋，謂皖南以民團而結賊怨，蹂躪尤甚，風鶴頻驚，誰復留心時務，居以枕戈餘暇，將耳聞目見詳紀之，使采風者知皖人疾苦已

非人所能及矣。此書之長，在其紀實，於清將庸怯、政治腐敗情形，皆直書之，不稍隱飾。惟文字樸質，字句訛誤極多。按洪楊之亂，皖省軍事相與終始，乃今日所見者，記載寥寥，僅《兩淮戡亂記》、《六合紀事》及《粵匪竄擾南北紀略》等數種專著而已。他如李玉山《皖志便覽》中亦紀髮捻在皖情事，及徐宗亮《善思齋文鈔》、《紀桐城內應始末》，不過附述而已，再則僅有官書，求如此編專紀皖省清洪兩軍事者，猶不多覯，故不只其事實可信，且物以希而見珍矣。

南寧守城記一卷　光緒五年原稿本　五知書屋藏

清周星譽撰。星譽祥符人，由軍功[illegible]至廣西左江兵備道，遇事機警，幹練有為，故能於危急之間，戡定叛亂。此書紀光緒初年廣西南寧何文礼、李揚才之亂。時星譽正任左江兵備道也。卷末有署左江鎮事梁正源及署宣化縣事張秉銓跋，冊首有謹將南寧守城記始末，錄呈鈞鑒，并貼紅簽，似即當時事平後所稿。按光緒五年己卯，南寧李揚才之亂，乃洪楊亂後餘燼起事之初，聲勢極盛，惟未成事耳。書中首[illegible]述光緒四年戊

寅冬，提督馮子材再奉命出關，用兵越南，時李揚才已有衆萬餘人，與武職何文礼糾眾踰邊，擬與越南[illegible]叛將合，共圖大計。明年五月，遂有南寧之變，時星譽已將瓜代，乃閉城堅守，賴左江鎮總戎合浦梁子修（正源）、南寧太守仁和葉春伯、同知尉事武進潘應修、宣化知縣侯官張幼亦（秉銓）協力防禦。時賊數萬，防守者僅崑字一營而已，而何李等蓋欲繼洪楊之業，於起事時即遍布揭帖，稱號易幟，各路土匪如賓州、上林、五塘等處匪首李瑞揚，稱廣勝堂，謂已集義友數萬人，定於二月庚辰合取

南寧、據此書中所紀、賊黨計畫周密、事先廣派黨徒、偽為商傭、赴郭外城內作內應、因周等合力抵禦、逆計未逞、後李揚才兵敗被禽、何文礼逃竄關外、因以事後痛定思痛、昌棼心膽俱寒、因撰此篇、紀其始末、擒逆首何文嵩供云、先攻破南寧、則關外大事成矣、李揚才供謂南寧五方雜處、且與欽靈交界、伏莽甚多、不可不刻刻持防、聞之令人懍慄危懼、足見廣西自洪楊後、土匪教匪蜂起、始終未平、觀股匪紀錄、堂匪紀錄諸書、即知教匪之盛、此事官書不載、然實當時西南大變、是書所記、足補正史之缺、按此役之得迅奏膚功、固由周等協力、而提督馮子材、制軍劉坤一之遠略、亦天乱未成要素、故平定後、馮演戲設宴慶賀、自撰燈聯云、後路有英雄、功高汗馬、前驅資保障、宴起頭鵝、蓋深幸成功之速、及諸人之得力也、張跋謂此紀錄語皆實、絕不稍涉鋪張、閱之當如身歷其境、可見此書價值、惟以稿本、故特著錄、以免散佚、前聞廣西志局、曾徵此書、甚願其刊入方志、藉存史實也、

皇朝盛事一卷　清道光陳氏刊本

明王世貞撰、世貞太倉人、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明嘉靖進士、官刑部主事、為明薊遼總督王忬子、忬因與楊繼盛相善、又以灤河失事、為嚴嵩構害、卒論死、隆慶初、世貞與弟世懋伏闕訟父冤、乃復忬官、世貞後累官至刑部尚書、長於詩古文詞、始與李攀龍狎主文盟、李歿獨主壇坫者二十年、惟其詩文藻詞太甚、晚年始漸趨平淺、復長史學、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及嘉靖以來首輔傳、行世、世稱名著、此書一卷、多紀明開國以來遺事、偏重科甲及宰輔軼聞、故稱盛事、取雜記隨筆体、分條標目、如述明代浙江功臣及蘇州嚴州鼎甲之盛、皆有關史事掌故、惟其紀載多屬此類、未足以言朝章國政也、然作者身居顯要、兼具史識、故其紀載、頗足徵信、凡所牽當時縉紳雜事、地方舊聞、亦可供方志史乘之采擇、後來叢書、多為收入、豈非以其所言雖細、所關則鉅、而又為考証各地文物及世族科第者之最要資料也、

五代新說二卷　明刊本

唐徐炫著。炫太原人，由著作郎起家，以文學名世。此書卷前炫自謂「予」咸亨之始，著作東觀，以三餘之暇，閱五代之書，後與好事者談，咸以宜存敘目，錄時搢紳隨紀疏之，因而詮次，遂加題目，名曰五代新說，凡三十篇，分為兩卷云。足見炫撰此書由來。按咸亨，乃唐初高宗年號，僅四年，即易為上元、儀鳳諸名。作者自云此書凡三十篇，列為兩卷。今所見本三十篇之目仍舊，惟不分卷。明人刊書，好為節略，然則是書是否[illegible]原本，[illegible]未敢徵信。至其內容，純紀五代時事，觀其所述，各以門類歸之。其三十篇目為帝王、符命、忠節、孝道、友愛、義烈、諫爭、誠感、儒學、詞林、著述、博綜、敏對、武略、膽勇、識量、方雅、簡素、廉讓、周給、止足、惠政、道術、伎藝、任誕、嘲謔、隱逸、怪異、歎逝、列女等，中以帝王篇幅較多。首梁高祖武皇帝蕭衍，至隋高祖文皇帝楊堅，其符命由梁武帝至隋文帝，與帝王大致相同，惟只言符兆迷信色已，其友愛、義烈、諫諍、誠感、詞林等，均極簡略，故此書亦以帝王、符命、道術、隱逸諸篇稍具史料價值，足供參考。其他紀述，有如雜紀小說，故後來凡輯刊說部叢書者均為收錄，亦可見其內容矣。惟古史至今，或經散失，或被刪節，多非本來面目，其真價值如何，至難言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隆武紀年一卷　黃梨洲遺書本

明黃宗羲撰。宗羲字太沖，號梨洲，浙江餘姚人，忠端公長子。少補仁和諸生。莊烈帝即位，年十九，草疏入京訟父冤，初游劉蕺山之門。蕺山死節後，乃隨孫嘉績、熊汝霖諸軍於江上，事魯監國，授官職方，改監察御史，至左副都御史。明亡後歸隱不出。清康熙間舉博學鴻儒，辭不就；薦修明史，亦辭。宗羲學本六經，旁羅百氏，俱得其本原，尤長史傳，精天文，著述極富。與顧亭林均為一代宗師，為學者崇敬。此篇紀南明

隆武帝聿鍵事，即史所稱思文皇帝，或紹宗襄皇帝是也，故名隆武紀年。首述帝之世系，及在藩時建設，次述建都福州後偏安情事，至清軍入閩，上奔汀州被執，尋崩於福京。所紀南明二年間事，極為詳盡。以明遺臣記當時事，自較他書徵信。凡隆武建國後之軍政大計、人物消長，皆於此可見，洵為重要史乘。據書中紀載，隆武帝實一英明之主，且好講讀，卒以國勢日危，人力莫挽，讀之令人感歎。當二年八月，北師入關，仙霞關警報日至，乃與中宮騎馬奔汀州，於危迫之際，猶載書十餘擔以從，帝王好學，未有如是者。且帝見西京既覆，枕戈泣血，動斷葷酒，後宮不滿三十人，半係老媪，其英才大略，慶勵以圖恢復，不愧賢主，固未足以成敗論也。此書取編年及紀事本末體，末附史論，稱史臣曰。前有小序，署左副都御史。作者結論，謂自建都福州，改天興府，大權均歸鄭氏，而鄭以盜賊之智，習海島無君之俗，焉能責以勠力盡瘁，任當恢復，故謀國謀身，兩者俱乖，於鄭氏父子頗多微詞。然則當時局勢，於此書已可窺其大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傳載畧八卷、明刊本、

吳越僧贊寧撰、贊寧経歷不詳、原書署名、下稱吳越人、後為宋左街僧錄、此書原八卷、惟今所見者多被節畧、似非本来面目也、所記多五代事、尤偏重南唐、可與南唐近事、五代新說諸書、互相參閱、閱於地理風俗則以錢塘為多、足廣異聞、而為談武林掌故者之參考、蓋作者籍屬吳越、其見聞所及、自以鄉土之事為多也、書中記錢武肅王事、至十餘條、或閱軍政、或屬軼聞、俱有稗史實、謂武肅王創業艱難、人所知矣、唐光啟中丙午歲、再征西取越中、平隴西公權知觀察處置武肅王遂權知杭州事、洎明年、勅使至、授本州刺史、營內招討安撫等使、始有吾國矣、按趙宋建國、統一北方後、吳越南唐最為晚亡、至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吳越錢氏始除國、而錢氏在越、深得民心、至今父老、猶崇祀之、余在杭時曾在錢氏子孫處、得見宋初所賜鉄券、其中最要者、除析土封爵外、並許以三不死、其意蓋雖犯死罪三次、亦可恕也、實文物中極珍貴寶物、亦此書之旁証矣、又此篇於越中古蹟、亦多紀載考証、如謂越中禹志者、實巡狩至會稽殂落、葬於此陵、今與山為一体、皆變為石矣、故漢書云禹葬會稽、不改其列、註為不改松栢之列也、嗣後窆石存焉、即古之縣封碑之濫觴也、今疑謂為禹志、即夏帝陵耳、但三王之世、無山陵名、至秦為山、漢為陵、後兼二者為名、若然者、古之志、即今之陵也云云、雖為証古、亦具卓識、按五代去古未遠、習俗相似、其說或可信也、至此書体例、取雜記体、分段叙述、間加議論、以當時人紀彼時事、多可徵信、惟紀事中好為迷信之言、殊是書之瑕疵耳、

髮逆小史一卷　南亭遺稿本　宣統三年印塵海姒品本

清李伯元撰。伯元字南亭，江蘇武進人，乃江南名士，同光間居上海，屢主筆政，與天南遯叟王韜及蔡爾康等齊名。切好為文詞，喜發議論，徵歌逐色，稱上海名流。著有官場現形記一書行世，描繪滿清官場腐敗情形，雖為小說，世稱佳構，而此之名益大。其著述關於史實者，有南亭筆記十二卷以及此篇，名雖野史雜記，惟多傳聞附會，未足徵信。此書一卷，首紀洪（秀全）踞金陵事，分條記載，杕錄太平諸王之瓣語文告極多，然多係後來小說家偽撰，伯元不察，竟為欽錄，足見其長於小說，缺乏史識也。故此書所紀，凡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李（秀成）諸人軼事，常多謬誤，蓋或得之傳文，本之說部，致損其價值，較之所著南亭筆記，猶有遜色。因其筆記雖不盡信，尚稱博聞強記也。惟書中所紀石達開與廣士熊撫墨，為各書所無，足廣異聞。其卷末云：有著錄逆遺事者，或友朋相告者，歷時數年，共得二百餘條，鈔錄成冊，去年楚游，有友人見而假去，屢索不還，云已遺失，茲檢書簏，猶剩此數十則，逐錄之，俟有見聞，續行補錄云。然則此書之史料來源，李氏已自謂其係傳鈔或耳食矣，故此書其名目作例，雖屬雜史，考其內容，則仍說部而已，無足觀也。

養拙山房記冠本末一卷　同治刻本

清同治無名氏撰。養前書「養拙山房自記」不署姓名，首列小序，謂「余幼年生長兵戎，避亂常居山谷，烽煙交迫，屢瀕危機，今幸萬國梯航，百靈效順，逢茲豫樂，回憶屯邅，曲奏郢中，等諸下里巴人云爾」。蓋身經洪楊之亂，事後思痛，追述此編。書中記洪楊侵擾南北各省，凡當時軍政大事、人物遺聞，均記載詳確，足稱信史。數年前余遊蘇杭，曾於某藏書家得見「養拙軒筆記」一冊，為婦人沈梓著，紀洪楊事極佳，因係稿本，秘不假人，僅閱其大略，未能深考，不知與此書作者養拙軒主人是否一人，或有其他關係也。此書體例，以記事記人為綱，而為詳注，紀其始末，條理明晰，文筆簡潔。其內容約分二部：前半以地為主，始於廣西、湖南，止於四川、滇黔，凡十八省，均有紀載；後部則以人為綱，首忠親僧王、曾文正公，終於李成典、蕭孚泗，所記史實多屬見聞，而史才史識有非他書所可及者。因其前後相接，事實真信，且多掌故秘聞，較之一般記洪楊事者，或耳食附會，或傳聞異辭者，有高下之別矣。如記太平軍在河南、陝西、山西、直隸起伏始末，他書多矛盾錯誤，此書則皆事實，洵難得也。若記太平軍由懷慶竄出之人數，及洪軍北伐經過與援軍情形，均頗珍貴，所謂言簡事賅，可稱雜史中之傑構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義烏兵事紀略一卷 民國排印本

邑人黄侗撰。侗字曉城，為義烏隱士，長於文史，頗負時望。以邑志自清嘉慶以後，●年久失脩，邑中故實，要忠義遺聞，皆與時俱沒，因先撰兵事紀略一卷，以補邑乘之缺，且後之纂修者，亦可參考。按義烏屬浙江金華道，與諸暨、浦口、蘭谿、東陽諸縣接壤，清咸同時洪楊之役，為兵事要地，戰爭極烈，此書即紀其事而作也。卷前有余紹宋序及例言，末附自跋，述得太平軍崇天安陳榮印始末，拓其圖形，考其事跡，蓋亦好古之士矣。余序謂予撰龍游縣志，頗思專立一門以紀兵事，惟撫拾他書，所獲甚鮮，遂并入大事記中，今曉城之著，取材博贍，考覈精審，余嘗讀義烏舊志，自萬歷雍正以來，皆不詳兵事，僅書形勢，略載數言，得此一編，足補其闕，其史才史識，即此可見。且是編之作，蓋欲記洪楊之亂，乃溯自往古，以便觀覽。其例言謂吾邑於吳越頗稱安謐，因起於宋，迄於清，於兵事外，間及忠臣義士殉難事蹟，非表揚也，以一代兵燹，無書可徵，惟各列傳中，略有叙述耳，而粵匪入寇，亘古所無，吾鄉百里，幾成赤地，乃自咸豐以來，縣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既未重●修，私家又鮮著述，遂使彌天浩劫，日久遺忘，敢彙集群書，訪問故老，苟為事實，無不載入，又卷末附錄詩詞，非好文也，以洪楊之亂，未有專著，皆散見於各先達詩文中，乃以有關者錄之，以當詩史云。故此書雖起自宋宣和三年，止於清末，而實注重洪楊之亂。全書取編年體，所述歷代史事，亦頗遴盡，而以明末及咸同兵事最為重要。凡事之異辭者，則為注詳考於下，所引之書，均記出識，體例謹嚴之著。●其各代史事多取正史及邑志，太平軍役則采平賊紀略、鄧鍾玉軍事日記及其先輩文稿，凡洪楊在義烏之情形，詳紀無遺，不僅可供邑志●采擇，亦足補正史之遺略矣。據書中所載太平軍將據義烏者，為堂天安陳榮，他書皆鮮紀載，惟毛淦粵寇竄擾遂始末本，遂安亦屬金華西北，可與此書互証，又干王洪仁玕所撰欽定軍次實錄，曾述親率大兵進攻金華各地，亦可參攷，然則是書固雜史中俱有價值者，觀其體例內容，又可徵作者●史才矣。

新製靈臺儀象志十六卷 清康熙甲寅十三年官刻本 東方文化委員會圖書館藏

泰西南懷仁撰懷仁字勳卿一字敦伯於康熙初年入中國精於厤算以外卿官至欽天監正與明末湯若望同為修正中國厤法之重要人物中國天文厤數之臻於精密二人之功實大康熙初年靈臺[illegible][illegible]有吳明烜楊光先等以舊點竄遞更强天從人儀器倒用以致天道勿協康熙七年十二月命大臣召懷仁與監官賀辦明年正月復命圖海李霨明珠王熙索額圖董安國諸大臣十餘人同赴觀象臺測驗立春雨水太陰火星木星懷仁預推度數與所測皆符明烜所指不實大臣等請將康熙九年時憲書交南懷仁推算上從之遂以仁為監副是年八月因舊製儀器有差疏請改造並呈式樣部照懷仁所指速造十二年儀成擢仁為監正此書即其糾正舊儀之誤另創新儀為之說明製法用法而作也全書共十六卷末二卷為圖象另為文述其概略因其篇幅極繁又為清儀象珍物其關係天文厤數殊極重大且其本圖亦独自成編此書卷前有懷仁自序称治理厤法極西南懷仁撰序中論明清厤法之得失甚詳次懷仁題稿蓋書成後所奏聞也書首

署南懷仁著右監副劉蘊德筆受及春官正孫有本秋官正徐瑚詳受因懷仁所著或西文或口述由欽天監衙門天算專家筆譯校正其次各卷數度各表譯述之人每卷不同然皆靈臺人[illegible]足証當時修纂此書之慎審矣是書卷一為新製六儀曰黃赤道經緯全儀地平象限紀限天体等儀至各儀之用法六儀者黃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地平經儀地平緯儀紀限儀天体儀是也卷二諸儀之用條目先論各儀之用次述新儀之安置與旋轉運動卷三新儀安置之法並摘指南針之誤先論新儀安定之法及方向之線次附測地經緯及度分里數表卷四驗氣說即測氣之寒燥雲之高度及測水法附氣水等差表卷五天体儀恒星出入表及赤道變時與太陽及諸曜出入地平度度表等此卷以下均為各極度表卷六七地平儀表卷八九黃赤二儀互相推測度分表卷十至十三黃赤道經緯儀表及諸名星赤道經緯度加減表卷十四增定附各曜之小星黃赤道經緯度及黃赤道度天漢表末二卷諸儀象圖另一巨册不附此書綜按全編表多于文書中首論推測七政之行諸星相離遠近之數并詳製器法度

輕重堅固之理表裡精粗互相發明實言儀象之創製洵足稱為鉅製矣自此書與新儀製成後中國麻法漸趨完密舊日臆度粗疏之論不攻自破其價值之大關係之宏實有裨中國文化不僅發明天文麻数之學重製儀器以矜新奇已也懷仁序言題奏均謂諸儀用法及推測所施蓋欲使疇人學者由器而徵象由象而考数由数而悟理有所依據歷久不爽故推步之學未有略形器而可驗諸天精微者且自漢迄元改麻者七十餘次而創法者十有三家其間創造儀象者指不多屈足以見其难也所論亦

具卓見其謂創造儀象指不多屈則是編之作更可見其價值矣又懷仁之譔述此書創製諸儀自称融貫舊聞抒以心得草精研慮縷析條分而且推類旁通繪圖比切有說有表憑之考究又謂理数兼明圖表備載鈔謄不易繪畫為難則其思慮之深致力之勤亦足多矣此書刻于康熙今日已不易見而四庫全書未曾著錄或者因儀象攷成已集其大而包括之歟然是編稱為清代麻象之祖要非虛譽矣

諸儀象圖二卷清康熙甲寅十三年印 東方文化委員會圖書館藏

西洋南懷仁撰繪懷仁字勳卿又字敦伯於康熙初年渡洋來華因精于麻算為朝野推重時康熙帝即好算法故研究麻算之風漸盛而中國麻算因以日密懷仁之影響實大官至欽天監正以客卿至此足與明季湯若望後先媲美時有吳明烜楊光先等堅守舊法力訐西術並以舊法點竄遞更彊天從人創用儀器屢乖天象康熙七年命大臣召懷仁與監官質疑吳等辨論不勝越年又命各大臣親赴觀象台測驗立春雨水諸氣節懷仁預推度数與所測皆符明烜所指不實九年依大臣奏請命懷仁推算

憲書仕為監副乃修正舊麻創製新儀並呈樣式說明疏請改造十二年儀成著新製靈台儀象志十六卷以証其理以明其用其文與表實十四卷附圖二卷乃即此編擢懷仁為欽天監正按此圖中未分卷共一巨冊繪刻極精誠巨製也今依儀象志目仍名二卷圖之每頁為一尺二寸之正方前有懷仁諸儀象弁言論其法理與功用極詳謂推步之學非繪圖以明之何以得解今諸儀既各詳其說迺各繪之以圖附編于末蓋欲令見論說者無不可索

于形似而証之也且說之未盡者而圖皆及之又所以補說之未備因是而循跡而起悟則神明固不出乎矩矱之中矣然諸書之有圖者多綴于其說之下以為視其文即尋其象而不知文有繁簡圖有參差使序列而共處一篇之中必交互汗漫未有能快于目者也故此編也說自為一類而圖又自為一類不相混也然讀某說有不得于心者檢其圖即得之又未始不相貫焉且六儀之外又廣之各器各法蓋一以明諸儀之綱領而釋前編所引輕重學之理一以反覆明乎諸儀之合法隨地隨時用之而無不宜

蓋測天之儀有定于一處而不移者如在觀象台者是亦有可携而隨身以便用者如在天下各省凡測交食節氣日之出入晝之長短各地不同有陸路所用而定者有水次所用而懸者有測天測地測氣及山嶽之高雲物之遠氣之輕重與寒熱燥溼各有其儀而其所作與用之法及理于是乎備云云由其序言即可見是圖種類之繁應用之廣共一百十七圖按其目錄由一至五十八圖為一卷自五十九至末為一卷攷其內容首為觀象台圖若一方城中置測天六儀及風標次第一圖黃道儀第二圖赤道儀均為球形只中軌道方向不同而已第三地平經儀由二龍柱懸一橢圓形中設指針第四象限圖為圓四分之一周有度數第五紀限儀圖亦六分之一周第六天体儀為一旋轉球形與今之儀型大致相同第七八圖以後為各儀台式圖及以各儀測量時之用法僅有數字而無圖名惜此五十一至六十及六十二各圖均缺未窺其象殊遺憾也直至一百十七圖完好無缺此編前為總圖中為安置之理與型末則表明應用之例雖係測天測地諸儀然舉凡數學之弧矢三角幾何槓杆之元理均寓其中非

精于麻法算術及物理者不能為也若詳攷之第一黃道經緯儀儀之圈有四圈各分四象限限各九十度其外大圈恒定不移名天元子午規外徑六尺規之下半夾入雲座仰載之旋轉相從一為十二宮一為二十四節氣其兩交處一當冬至一為夏至第二赤道經緯儀其分度定極與黃道同惟內規鋟二十四時各四刻外規面分三百六十度內安赤道緯圈以南極為樞可東西遊轉第三地平儀止用一圈分四象限各九十度兩端各出一線會于中直線之項成兩三角形凡測一星則旋轉遊表表端所指

即星之地平經度也第四象限儀凡測日測星轉儀向天低昂窺衡以取參直即得地平緯度第五紀限儀其弧面六十度弧面設遊表三左右旋轉高低斜測無所不可故又名百遊儀焉第六天体儀儀為六尺圓球面布黃赤經緯度分及宮次星宿羅列宛然穹象故以天体名之以北極為心有時盤及子午規令能隨天轉移名方天象隱現之限皆可究觀尤為精妙全圖繪製精細有如機械攝影不爽毫釐故懷仁以圖象為难也此實中國測天儀器之大進步按六儀相須為用凡礙于彼者又有此以通之洵

奇器也雖擬之今天文儀器亦不多讓其精密可想見矣此圖雖為官刻今日極為難得蓋實中國言麻志儀象之珍籍因不僅視為少見善本而已也

國朝萬年書二卷光緒丁亥樹德堂刻本

闕名氏撰是書載於各目錄內均署無名氏不知何本或以未署撰著者名且前後無序跋之故歟然此編多附於陳松撰輯天文算學纂要之後則或係陳氏撰著亦未可知然為陳氏所采擇輯刊則無疑義故此書雖未敢定著者為誰似可署陳氏選輯使研討此書者有所依據亦聊勝於無也書分上下二卷上卷為歷代三元甲子編年表起于黃帝止于大清光緒七十年其表分上元中元下元每元六十年即一頁之表其格式每頁六行每行十格合之

適六十之數以上中下三元輪推自上古以迄百世之後下卷為萬年書始于乾隆七年壬戌至光緒一百九十年癸亥中經嘉慶七年同治元年光緒四十八年(按即民國十一年)及一百八年共歷甲子四周而本年民國己卯書中為光緒六十五年真可謂萬年曆矣按此書上部甲子紀元表下部萬年曆雖屬機械算法依次排列而實治曆讀史者便於考察檢閱較之史家所著紀元編曆表等尤為簡捷其萬年書每年一頁分為二格上下各六月凡月之大小及干支節令無不備載執此一編即可推算在今

日猶不失為有用之工具也，故此書雖屬治厤者之下乘著述，論其效用，則較之普通曆算書籍，固猶勝一籌也。

顓頊厤攷二卷 數藝齋叢書本

清鄒漢勳撰。漢勳字叔績，湖南新化人，以博學名於湘。由附生中咸豐辛亥元年舉人，越年礼部試報罷，東之淮上，訪邵陽魏源於高郵。又二年，洪楊事起，太平年陷江寧及楚皖各地，郡人江忠源奉詔禦賊屯南昌，漢勳故與善，往見之。留共守城，敘功以知縣用。未幾，江忠烈擢安徽巡撫，約相從，累績得花翎同知直隸州。及廬州陷，忠源死之，漢勳亦及於難，年四十九。見王闓運撰鄒漢勳傳。漢勳少嗜學，好讀精思，借書覌鈔，手錄口誦，凡天文推步，方輿沿革，六書九章之屬，靡不研究。與長沙老儒丁取忠善，為序數學拾遺。生平著述甚富，此書共上下二卷，成於道光十三年二月，猶未及第時也。會稽趙之謙刻入數藝齋叢書中。按中國厤法，其最古者莫如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厤，而顓頊厤又為六厤之首，始見於漢書律厤志。六厤上元甲子，則載在後漢書律厤志，原本早已失傳，今散見於各史及緯書子書者，吉光片羽，徒具模型而已。祖冲之厤議云：古術之作，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又云：古之六厤，皆同四分，其法數以之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為一歲，二十九日

餘為一月、十九年為一章、四章為一蔀、二十蔀為一紀、三紀為一元、此書所考其大要者、謂自秦始皇二十七年下迄漢太初元年凡百十七年、施用顓頊厤、而厤書厤志皆不著其術、自來學者無從考校、因檢羣史厤論及史漢中至朔日閏、編成一書、蓋倣春秋長厤之例、故是書首引兩漢書厤志之紀厤法者、及厤議厤論諸書、以至開元占經、周髀算經等共數十條、於是此古厤術之元法朔閏、大致可見、後厤表始于始皇二十一年乙亥至高后八年、由是為上卷、下卷起于孝文元年至太初元年、攷大衍厤議云、

顓頊上元甲寅歲以乙卯歲為正月己巳朔旦立春為上元、故顓頊厤上元有甲寅乙卯二說、在西漢人言之則為甲寅、東漢人言之則為乙卯、因劉歆太歲超辰之紀年、其實相距上元則一也、又有己巳乙卯二說、以上元歲名言之則曰乙卯、以日名言之則曰己巳、其實己巳元即乙卯元、同為顓頊厤上元也、書中最重要者、除引各書論述外、作者並加案語、是者証之、闕者補之、使此古厤復得顯明、可謂發前人所未發者矣、績疇人傳稱其訂遺經、紹絕學、伏則著書、出而就義、志節凜然、誠非虛譽也、

明譯天文書四卷 涵芬樓秘笈本

阿剌伯闊識牙耳原著、明初欽天監靈臺郎海達兒、阿答兀丁、回回大師馬沙亦黑、馬哈麻及翰林李翀、吳伯宗等奉勅同譯、卷前有明洪武十六年五月辛亥、翰林檢討吳伯宗奉勅撰序、末附影印時無錫孫毓修跋、吳序於本書始末及譯述之事甚詳、謂洪武初、大將軍平元都、收其圖籍經傳子史凡若干萬卷、悉進京師、藏之書府、萬幾之暇、即召儒臣進講、以資治道、其間西域書數百冊、言殊字異、無能知者、十五年九月、上御奉天門、召翰林李翀吳伯宗、

諭之曰、古之帝王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以修人事、通來西域陰陽家推測天象至為精密、其緯度之法、又中國書所未備、宜譯其書、遂召欽天監靈臺郎海達兒等出所藏書、擇其言天文陰陽厤象者、次第譯之、且命之曰、爾西域人素習本音、兼通華語、其口以授儒爾儒繹其義、直述勿藻、因開局于右順門之右、相與切摩、越明年二月、天文書譯既繕寫以進、有旨命伯宗為序云云、按是書原名天文書、即西域之言天文陰陽者、為元時西域書之一也、全書共分四類、第一類總說題目凡二十三門、首言七曜五星、及

十二宫、以至度数宫位等、第二類斷說世事吉凶、凡十二門、由天災天時風雨以至天象日月交食第三類說人命運并流年、凡二十門、由人生福祿婚姻以至壽数流年、則全屬五行星相占候之論、第四類說一切選擇、凡三門、由選擇條件至推用此書之理、綜其大略、前二類多屬天文曆法、後二類則屬星相吉凶、蓋糅合天文術数為一談也、攷之明史曆志、洪武元年置回回司天監、詔徵元回回司天監海達兒(明史作黑的兒)等十四人至京議麻法、十五年九月、詔翰林李翀吴伯宗譯回回曆書、悉與序合、蓋明人元都、收其圖籍、其間西域書籍不少、史称数百册、而天文麻法尤精、乃命中外儒臣擇要譯進、惟攷隆慶御製天元玉曆祥異賦、余文龍祥異圖說二書、均未引及、而文淵閣書目陰陽類有天文書二部、均注二册、闕、不知即此書否、四庫未收、阮文達亦未進呈、可知傳本之稀、貴涵芬樓得明內府雕本、舊譯罕傳、亟為印行、按元明之際、所称西域範圍甚廣、凡蔥嶺以西、俱被該指、惟天方種文字枝藝、為諸回所宗、而曆算精密、尤為世界所法、此書或由天方文譯出、以視明季湯若望南懷仁等譯本、尤希有可貴、惟其內

容、則弗逮湯南等譯著遠甚、但西洋曆法、實衍自回曆、蓋青出于藍勝于藍矣、然于此亦可覩元明之際、西域文明與中國関係及影響要亦讀史治麻者、所不廢也、

天文須知一卷　光緒十三年排印本

英國傅蘭雅著、傅為英國科學家、於咸同時來華、習於中國語言文字、於同治三年任京師同文館英文教習、後供職上海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專事譯述西洋科學、與中算家李善蘭、華蘅芳、賈步緯等相善、所譯著不下數十種、皆闡於天算格致、復創格致書院、此書即格致須知之一、總二十餘類、凡天文地志算術物理以及礦、水、電、化諸學、無不俱備、雖無精義、實初學入門之善本、按同光時倡言新學、除北方之同文館、江南之製造局為科學策源、各有譯著專書外、其他便於初學讀物共有二種、一為蘭雅所著格致須知、凡天文數學須知等共三十餘冊、每冊一種、文簡意賅、於科學綱要包括無遺、言新學者無不以此為津逮、一為總稅務司英人赫德所主編、艾約瑟編譯之西學啟蒙十六種、二書體例內容大致相同、啟蒙刊于光緒戊戌二十四年、在此書後、篇幅雖繁、實不逮此書簡要、故彼時學者多讀此編、本書為格致須知一種、前有作者總引、書內共分六章、首總論地球、二總論太陽、三總論太陰、四總論行星、五總論彗星恒星等、六略論天文諸器、純以算術物理、測量立論、文雖簡略、理則俱備、較之中算疇人之言天者、實有精疎之別、卷首附圖二十、如地圓兩極地球繞日、月繞地球所現盈缺、日月蝕、天球、指南針、望遠鏡、子午儀、經緯儀、紀限儀等圖、使讀者一見即知天體概略、去其陰陽五行迷信附會之念、此實清季以天文入於純粹科學之重要過程也、故其言雖簡、意儀殊大、總引謂覽者從此推求、再細考談天等書、自可得其詳也、又謂明乎此學、則四時節候、日月虧蝕、皆可先期推算、海面行船、測量日星、亦能知所到方位、至於日月形狀、星之遠近、宿之疏密、並可詳致而知、凡常人目力所難及者、天文中均能論其所以然、況不信異端、不受邪惑、如以星命卜人吉凶之事、自能不受其愚、所論淺顯明瞭、讀之可喜、書中所述多為算學物理測量、而以實數為根據、今日初學、猶不失為佳本、梁啟超於光緒二十四年著西學門徑、亦稱是編力求簡明、便於初學、較之後來西學啟蒙各種、繁博而寡綱要、自此勝於彼、更可見當時崇尚西說科學發展之情形矣。

天文秘略不分卷　明萬曆乙卯四十三年刻本

明胡猷忠撰。猷忠字心廷，號六六道人，安徽婺源人。其經歷不可詳攷，世傳天文陰陽之術，著有大統皇麻經世以及此編。是書卷前有應天文巡撫右副都御史王應麟序，及大明洪武甲寅誠意伯劉基重刻天文秘略表，次為猷忠鄉人萬曆乙未進士新安謝存仁序，次太白山人周應治序，末為猷自識。此書乃王氏重刊，故其序文最前。於猷忠推許備至，謂胡子毓奇挺異，遠以延宋太師之枝派，而近以接少保公之箕裘，有志清纓，矢心微土，仰觀俯察，以象印圖，以圖印心，而理可憑，言可徵，其著述不下數種，最著者為三才秘略，總憲周公廣其傳，茲特為之更其梓。又謂余獲觀胡子於守京口之時，嘉其言度，為士類通儒，茲復晤言於吳中幕館，其數画尤覺精詳，有不出戶而薄海內外洞於指掌者。由此序言，略可考見胡氏之事業與人物，蓋其世業臺憲，此書或又名三才秘略也。其同鄉謝存仁序謂我朝令甲天文不得私習，於家之司天氏以統天治曆授時，友人胡君抱天文秘略示余，圖說甚詳，窃歎先臣胡少保[illegible]之為虜平寇，為世廟所推轂，折衝樽俎，內天之道，察地之利，再傳而其猶子守其學，精于觀象察機，更可見作者世精曆象且典兵戎。周應治序謂胡子所刻天文秘略，其說本諸劉青田氏，而參以夾漈氏之通志、丹元子之步天歌，占驗纏度，可按圖而索也。猷忠自序謂我朝設欽天監以司天，用為專業，學士家莫得習焉，末流之弊，遂令天文之說不明於天下，而不逞之徒間或窺見一二玄象，倡為邪說，承總憲周公命演八門之秘，究地輿之旨，乙次第成帙，茲又有是書之刻，中間按其占驗，紀其星象躔度，前略舉大綱，後各系之以圖，古有鬼料竅、步天歌之刻，近有登壇必究、戎事類占之梓，其餘刻者尚多，第占驗圖象舛訛相沿，故不得已而為是刻也。劉基稱此秘本當傳之靈臺，亦可傳賢，秘之秘之，名曰鬼料竅，又名曰天文秘略，故此書實本劉氏原本，參以他志及自己見，並附圖而成。各序所稱總憲周公，不知是否周應治其人，而此書雖言天文與占候，其撰著旨趣實為供行軍討虜之用。全書按章述論，雖不分卷，察其性質，前論曆象，後講占驗，似可別為上下二帙。書中內容首天文論，次冬至夏至氣節度數、堯典中星、五星常行之道、黃道度分、假如分野屬星屬

並附各圖，次紫微垣步天歌、占法，太微垣步天歌、占法，亦附詳圖。共十餘條，中以天文論為最精詳，凡交食朔閏、黃、赤度數，所論頗多是處。其論日月疾遲，亦與後之言天文者大致相同，不背曆象之旨。其下則全述各星及各類占法，由角宿歌、亢宿歌，以至軫宿歌。每星宿歌作說明圖表於下，並附擬法、占法。又次為良星占、妖星占、星變及風占、雲占、雨占、霧占等，末附刻武侯公應驗氣候、日月星辰、風雲雷雨、雪霜雹霞、霓晴雨各類歌，下署獻忠集著。似另一卷，考曆算之學，各代皆有發明，至明而晦。明末，西洋天主教徒渡洋來華，湯若望、熊三拔等重訂曆憲，以算術為側量基本，輸入科學，於是曆算大盛，其精密超越前代。至清朝初年，直至中葉，猶承其緒。然當作者是時，西洋曆算尚未輸入，而天文曆象秘不傳習，遂至知者極鮮。是書於天文殊無精當，作者猶為靈憲世家，時稱通儒，依劉氏原本所著，不過如是，則當時曆算之術，可以概見。然究能言其概略，明其所以，在彼時已屬難能，況其性質重在占驗，可不視為空谷足音者乎？考究明代天象之學者，此書猶不失為重要之著也。吾於此更知明末輸入西洋科學之教士，其功實未可沒也。

天文算學纂要二十卷光緒丁亥刻本

清陳松撰松江西永興人光緒中曾任雲南普洱縣知縣與張太守丹銘王舍人鐵珊相友善復師事温明叔少司徒温在當時以天算之學名家松研討歷算垂十餘年以坊間算書雖多或有文無圖或有圖無表求其歷算全書圖表兼備者尚不數見乃以十餘年心得取欽定曆象考成數理精蘊諸書擇其精要彙為一篇故名天文算學纂要共二十卷卷帙繁富圖表亦多卷首恭錄清代各次製曆之詔令奏議卷一日躔月離總論卷二日月步法卷三月食步法卷四日食步法卷五日躔表卷六月離表卷七月離朔望表卷八月離初二三均表卷九至十四五星及恒星表卷十五各省州縣北極經緯度里表卷十六七八綫簡表及對數簡表卷十八算學對數表卷十九天學輯要卷二十天文儀器圖說每卷之中復分細目依次論述全書前數卷多論日月交食之理并附躔離細表後數卷則全係数表卷前有作者自序按此書篇帙雖富於曆算之理殊鮮發明僅輯采欽定各書約編而成考其來源其卷一至卷六月離表諸卷則錄自曆象考成後編由卷八至十三水星表則取于考成前編十四恒星表則錄繪儀象考成附圖其餘則采擇數理精蘊之對數表等惟曆象考成諸書卷帙浩繁時人子弟購置匪易乾嘉時御史梅轂成曾奏請翻印以廣流傳並請開禁任人鈔錄終未果行至後始稍流布故此書雖無發明不過僅任鈔胥之勞然執此一編無異覩欽定麻數各書其嘉惠前非鮮要亦言麻算者所不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推測易知四卷光緒丁亥刻本

清陳松撰、松江西永興縣人、其經曆不詳、光緒中曾任雲南普洱縣知縣、與當時言天算者均相友善、專究曆算、凡十餘年、以當時言曆算之書、繁者過繁、購置匪易、簡者太簡、讀之無益、如集麻算大成之御製麻象攷成、數理精蘊等、卷帙浩繁、學者更無從下手、乃以研究心得、參以精蘊考成諸書、采其精華、選彙成編、名曰天文算學纂要、共二十卷、並推演餘緒、復著此書、以天文數學七政陰陽合為一編、計共四卷、然雖為一書、而其卷目、實均自立、卷一為真原天星選擇、內分太陰、月會、七政、交食、占年、天氣、金星晝見、恒星主事、天學會通、十干化曜條目、約十七條、末附七政到方宮度表、預推近年日月食、卷前錄清初算家薛鳳祚真原選擇敘、中多回回選擇一書之意、及推日月五星之屬、而又雜以陰陽星宿慧孛占驗諸事、約言之、蓋即昔日數術占相之天文也、卷二宅命八卦宜忌、由五星擇日、七政選擇、以至神煞月令、共二十餘條、純為陰陽八卦生死趨避之說、皆星相家言、惟較之其他數術之書、精細有條而已、卷三七政選時算式、由論各省北極算法及度數表、求五星算式、黃赤升度簡表、求太陽高弧算時刻法、以至測各地南北真線、量天新尺、及查各表宮度等、乃以算法測量天文、所述高卑均次之理、頗多精當、卷四數學測量簡法、首論圓徑周率、方倉圓囤、句股象限、圓積周徑、三角邊形、以至測高量遠、均論理列式、並附圖表、蓋三四兩卷、純屬天文算術之理、較前二卷、殊不相侔、按此書首卷總論天文、問及陰陽、次卷則專述星宮八卦、三卷求七政黃赤、四卷則以三角八綫測証天文田畝、要以後兩卷較為精純、又是編雖目列四卷、冠以總名、實則每卷各自分離、且書簽列目、似各不相聯系者、攷全書內容、貌似精詳、實極平庸、因作者雖精天算、並旁通五行、而此書十九選輯數理精蘊麻象攷成諸麻算專著而成、故承舊沿訛、毫無發明、且以天算之書、雜以占候、尤乖体制、蓋倉卒成書、未之深審耳、

開方古義二卷光緒壬午刻本

清華蘅芳撰。蘅芳字若汀，江蘇金匱人。年十四即通程大位法統宗之說，繼復探索九章算術及數理精蘊，學乃益進。又從無錫鄒安鬯受秦九韶、李冶、朱世傑學，因精句股開方、天元、四元。嘗遊曾國藩幕，與算家李善蘭、吳嘉善等相善。官至直隸州知州。及上海江南製造局成立，與西士傅蘭雅共譯代數術、微積溯源、三角數理等高深數學，於是復通西術。同治十二年，任製造局提調，譯述極富。其自撰者，僅積較術及此書數種而已。因博通中西，故所著

均極精核，多發前人所未發。此編共一、二兩卷。以元朱松庭四元玉鑑首列今古開方會要之圖，內分為二：一為梯法七乘方圖，一為古法七乘方圖。至如何用以開方，則朱書未明，後人讀朱書者，亦弗知也。蘅芳雖知是圖為開正負諸乘方之用，乃書中所不可少，然孜之梅、駱、夏、徐諸書，不得其解。後因演算積較術，始知圖中各數，乃專為遞開一數而設，是古時開方所用之乘數也。其梯法之圖，乃專明步法進退之例，與秦數書九章其法略同，即所謂開方今法也。集古今之術而會其要，實朱氏列圖原意。以此悟解，使數百年久晦之義，今得復明。爰廣其意，著為此書，故名開方古義。是編撰於庚辰，首「徵引舊說」，博采梅氏少廣拾遺、駱氏開方、夏氏洞方術諸說，評其得失，謂梅氏拾遺演為圖而未詳加詮釋，駱氏春池謂朱氏之圖專為天元一而設，亦一隅之偏論，結論謂是圖求法有斜、橫、直、側四種，相為錯綜，而有條不紊，實數之賾而理之奧者也。次「玉鑑原圖」，即朱氏今古開方會要之圖及古法七乘方圖二種。次「釋圖」，先釋梯法七乘方圖，次解古法七乘方圖。均論理演式，以資發明，皆至七乘方，實前人所無。次「立術」，

即本原圖之意，証以算草，凡正負乘方，均可開求。以上四篇合為一卷。卷二為求開得各元之數，述理演式，均極詳明。由平方以至三乘方，并其餘式。次開方表第一，總其法次第相生，其法為二。凡四元玉鑑中古法七乘方圖，其數皆與此合。次開方表第二，其法以諸乘方式之實方廉隅乘之，即可得商負一之餘式。次開方表第三，專為開正數之用。次開方表第四，則專為開負數之用。本卷四表，若兼用一、三兩表以開正數，兼用二、四兩表開其負數，則更簡捷。故此書實補朱書之闕，并闡發其精義。上卷專解古圖，

下卷則論其求得各術之式，於中算精蘊發明殊多，惟此書雖為古算論級數者之佳者，以遞求為求商之法，并助以表其義，雖精法實煩瑣，然頗便利學者，後祥之驥，復踵此書成說著開方用表簡術一卷，更無所發明矣。

積較術三卷 測海山房中西算學叢書本

清華蘅芳撰。蘅芳字若汀，無錫人，自幼至老，獨嗜九章八綫之術，博通中西，兼明格致，為清季算家之集大成者。初遊曾文正幕，與李善蘭等相識，同研數理，其學益進，官至知州。迨同治時，江南製造局成立，製造機械，譯述科學，並設廣方言館及天文館等，以培植人材，蘅芳於同治十二年任提調，多所贊画，與西士傅蘭雅等共同翻譯曆算書籍及地質電學，所譯共數十種，自著有行素軒算稿五種，並與弟世芳撰清代疇人著述記，均極精核，所撰算書於數理頗有發

明清季中國科學之進步，氏與善蘭之功極大。此書共三卷，專論積較，即今之級數。本書首卷解釋其義，謂積較者，列各積相較，復列各較相較，復列各較之較相較，必至無較乃止。此書性質與所著開方別術互為表裡，按別術成于同治壬申，此書撰于壬申與光緒壬午之間，又與所譯英華里司代數術卷十七論無窮之級數大略相同，則是編之作，所受代數術之影響實大，而其法理精密，亦不無關係也。全書三卷，前後無序跋，卷一論積較之理，次求各種公式，皆記行數以別之，惟用以演算，殊覺窒礙難通，因

設法改正、蓋因行數即為方邊之數、其左行之邊為正、右行之邊為副、首行之邊為○、故可竟記邊數為正、為負、為○、即可、次即設題、以明各式之用、卷二論造表用表之法、以前卷各公式、凡邊積相求之理、無不可通、惟用餘實以求積較、覺其累商多次為煩、故舍之而更求他法、因列諸乘方正負積較表、其用表之法、以諸乘方之實方廉隅、依次自乘表中各行之數而併之、則得○邊積較、其邊之長率為一、而以每後一行多進一位及二位、於是長率為十為百、進位之法、依此類推、並附以簡易表及算題、卷三論各種垜積、凡三角平立方垜積、均詳備其法理、並立術與公法、後舉算題、綜觀全書、實中算書之理涉高深者、其卷一論普通積較術、華氏分別左右、並補前人之缺、並由二次三次、定為公式、卷二論造表用表之法、由演算平方立方之積較、可製成諸乘方正元積較表、以知方程式之根、卷三論積較術應用於各積垜積之法、由諸乘方正元積、較表既得積較、即可由積較還原表得各垜積之總和、蓋積較之數、本從諸乘方式實方廉隅而生之數、故從任一行之積較、皆可迫求其實方廉隅之數、此書雖為普通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較之著、而立術言理、列題演式、均極精詳、不愧名著、其後又撰垜積衍較一書、乃論積較術應用於四元玉鑑之法者、

算學啟蒙述義三卷 附望海島術 光緒十年木刻本

元朱世傑原本，清王鑒解注。世傑字松庭，元大德時人，精於天算，與算家秦道古、李冶同時，著有四元玉鑑、算學啟蒙二種，創發天元四元之術，頗似今之代數，為中法之最精邃者，惟以原書理深式繁，讀者難明，後世算家屢有注釋。鑒字翁廷，儀徵人，與專究四元之羅士琳為同郡算友，亦精天元，並通西術，以朱氏所著算書二種，皆中國算書精華，其玉鑑細草久軼，甘泉羅氏起而補之，四元之學於是暢明，此書久經放失，賴有朝鮮刊本復行於世，僅羅氏為之撰識誤，以証其謬，並作附釋，以發其隱，然其義深旨秘，閱者仍不易曉，恐學者習其術而未易窺其立法之原，知其著而無以得其引伸之故，乃以數年研究心得，及中西之理，凡羅氏引而未發之處，詳為詮說，附注其下，並繪圖列式，以証其理，至其類別次第，仍依原文，故書仍三卷，先列原題原術，次作案語，詳為解釋証明，較之原式詳明遠矣，且正文排以大字，案語則小字雙行，次序眉目亦極清晰，實研討朱學者之完本也，此書雖詮釋古籍，其長處在能由淺入深，互相發明，凡案解中凡引証他書者，或取其圖說，或節其原文，均標明出處，注其由來，其不掠美，且使讀者知其本原，實符科學家之旨，此事即在今日尚有忽視之者，書中凡鑒案以下之文與式，則皆作者心得，以為疇人之導，故說理繪圖，必求詳明，於原書精微透發無遺，尤見著者用心之苦，致力之勤，至此書体例，雖依原書卷帙，最善者因羅氏先撰有識誤附釋，原本自為篇卷，列於書首，今作者乃分散之，分載其說於各問題之下，使學者便於觀覽，並可互証，較之另為一卷，雖係証誤，實與本文不相涉者，便利多矣，惟書中注釋間采西法，其說雖通，似稍違原著之旨，因此書乃中算之至精者，解釋詮注，似仍以中法為宜，然此書與羅氏之補解四元玉鑑，其價值殊等，同為朱氏之功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子部 卷

算迪十二卷 嶺南遺書本

清何夢瑤撰、述夢瑤字報之、號西池、廣東南海人、雍正八年進士、改知縣、分發廣西、後遷奉天遼陽州知州、引疾歸里、夢瑤通百家著作、極富、復精天算、嘗研數理精蘊、麻象考成、及梅氏算學叢書等、均有心得發明、時元和惠半農深明麻算、兼通樂律、督學粵東、夢瑤正為諸生、即其入室弟子、後復鑽研、遂擅絕學、因其時兩粵人士、明算者殊少、由夢瑤以清初算學自梅氏而後、幾成絕響、惟御製數理精蘊一書、集中西數學之大成、為數理之淵海、而卷帙浩繁、寒士難於備置、乃撮錄精蘊考成、及算法統宗、梅氏算書諸要法、參以己見、并舊纂算迪一冊、合為十二卷、以便學者疇人之講習、原擬名精蘊輯略、後以參雜成書、非盡精蘊原文、未敢沿襲其名、以蹈不敬、乃仍名算迪、計十二卷、前有算家江藩、及作者序、全書由四則比例、以至借根垛積、卷一為命分、約分、通分、四率比例、和較比例等、共十餘條、卷二方程、句股、三角形、卷三割圜八綫、及六宗、三要、二簡、與八綫相求之法、并曲線圓之內容外切、立方三乘方等、卷四面体互容、更形体、堆垜等、卷五幾何原本摘要、卷六

七借根方法、由帶縱線類、面類、体類、至諸乘方表、卷八比例尺解、書中先述理、次舉例題、次繪圖列式、作答、其前卷筆算與籌法並用、演算次第頗為詳明、在清初算書中、殊屬難得、而內容取材、及本書價值、江藩序言論之極當、謂何君之書、由梅氏之書而通之御製數理、典學筆算、籌算、表算、方程句股、開方帶縱、幾何借根方諸法、皆述梅氏之學、至於割圜八線六宗三要二簡、及難題諸術、本之梅氏、而又闡精蘊考成之旨、近日為此學者、知法之已然、不知立法之所以若、何君者、可謂知立法之所以然矣、豈人云亦云哉、藩昔年即知此書、嘉慶二十五年來粵、訪求不得、道光元年六月、於友人處得之、吳孝廉石華將付剞劂、謂藩曰、何君衍梅氏之義、似不及梅書之詳贍也、答曰是為孤學、一知半解、尚難其人、況中西之法、無所不通、且寒士有志於九章八線之術者、力不能購欽定諸書、熟讀算迪、亦可以思過半矣、孝廉以為然云云、按藩專精麻算、持論素刻、獨於是書、頗多恕詞、於夢瑤亦稱其知立法之原、通中西之術、故此編雖輯纂成書、推衍舊術、而其詳備、亦自成一家、且便利後學、求之當時、尚不可多得也、

算略一卷　嶺南遺書本

清馮經撰經字世則號來廬廣東南海人乾隆三十五年舉人官曲江縣學教諭精于古算為嶺南絕學初受業於何西池迨計偕下第又與東原戴氏同舟南還所業益進著述甚富有諸經略解及攷工記注閱於算術者除此書外有周髀算經述及算學啟蒙二卷此書[illegible]一卷大旨專論算理無例題細草前後亦無序跋設題為文分章研討首算學總論次順成洛書次自乘共五次相乘所合次方圓算率次方圓徑圍次順成洛書洛書對連洛書乘合次三分損益次圓方句股次古今異量次句股橫直乘除圖次句股說略計十餘條由古算原始以至句股和較書中雖無例題算草而綜論數理自具卓識且非融會貫通確有心得者弗能道此所論方圓句股橫直乘除之義均極精審故此書實為古算概論言簡而要雖無精義要為研究算法源流者所不廢也況彼時明算之士殊不多覯而兩粵僻壤論者謂自經而後即成絕學至阮元開學海堂於粵復注重麻算於是斯學始振然則此書之在當時豈僅名著而已哉實有關其時其地之學術矣

周髀算經述一卷　嶺南遺書本

清乾隆馮經誤述經字世則號來廬廣東南海人乾隆三十五年舉於鄉官曲江縣學教諭為粵東儒者於經史天算研究尤精在京師時與休寧戴震友善歸並同舟東原固嗜麻算相互質疑氏學益進著有詩經書經略解攷工記注等書尤邃於河洛之數以中國算術始於周髀推其言簡旨奧學者弗易通明乃以周髀為宗旁及於筆算籌法以所心得撰為注釋故原名周髀經注或謂此經前有趙君卿注是書注經之外兼有補趙注之所未及者乃易名為周髀算經述並有算略及算學啟蒙二種並存於家越數十年鄉人伍崇曜始刊入嶺南遺書中行世書共一卷依周髀原文逐句解釋並附小圖以為証明注釋之詳實為前注所不及如所論鈍角銳角斜角及方圓環矩等均極精審又所繪環盤揩角側高各圖不僅精細且見巧思足証作者於句股圓角研究極深並能融會貫通此書實讀周髀者之善本矣卷末有道光庚寅吳應逵伍崇曜跋吳即馮氏門人謂自經沒後嶺南竟成絕學按蓋天之名古術所無雖周髀亦言渾天舊本有昔者榮方問於陳

子以下、蓋秦漢人所攙入、因不明以平測渾之理、故竟以

為天如倚蓋、別名蓋天、於考驗多所遺失、為渾天家所不取、是書云既有所疑、不敢妄述、最見謹嚴、而方數為典、以方出圓、註徑自乘七五、折得積、乃古法之疏者、後人早有推算發明、而仍述之、其承訛仍陋、不無可議、因天算之學、時有演進、凡研討或著述者、當先考証古今之沿革、先後之疏密、須擇其精、而補其闕、並發前人所未發、斯為善者、否則襲陳履故、雖有心得、亦不過瑕疵互見、然此書雖無創發、在當時算家未盛之時、亦殊难得、故常惺惺齋文集、論是書謂此雖九章之數、非心手絕敏、未易精熟、故自經

卒、其傳遂隕、可見昔時科學未昌、一般學士、對於麻算之难矣、

弦切對數表八卷 光緒庚子江南製造局活字本

清賈步緯翻譯、大榮業校對、步緯字心九、江蘇南滙人、同治時與金匱華蘅芳等同供職江南製造局、翻譯西洋科學書籍、製造船礮等器械、實中國最早最宏之科學發源地也、步緯因精麻算、主天文館事、與西士傅蘭雅等友善、尤深明八綫對數、著有八綫簡表三種、此書篇幅極繁、為中國對數之最精細者、書共八卷八冊、前有自序、此表即譯於天文館時、年已七十有三、以高齡衰翁譯此細微數表、其致力科學之勤、亦可佩矣、按自清中葉以來、如

汪萊、項名達、徐有壬、華若汀等所著譯算表雖多、或論理而無表、或列數而未備、求其如此表之詳盡、實得未曾有、故步緯自序謂用之既省、得數亦密、中國天算家從未見過此表、同治季年、清西士傅蘭雅先生、函致外洋購覓、未華、向只自便二十年矣、久欲譯印、故將原樣略改印行、以公於世、按此表凡八冊、每冊一卷、依西式自左至右橫列、分正弦、正切、餘弦、餘切四格、左邊順度起零度止四十四度、秒數自上而下、零秒至六十秒、右邊逆度起四十五度止、八十九度、秒數自下而上亦如之、每頁祇有三分數、列

線名之下，察其縱横相遇之處，即得所求度分秒也。又因限於格式，故表中將對數首位提出於分數之下，惟弦線首位後多帶幾位，用點隔清，下接表内之數，即得全線矣。中間進十之處，用十字作記者，則知本位為零，必加一於上位，在上半頁用上列之首位，遇進十後則用下列首位。皆仍循西表之例，與今日數表無大差異。此檢查此表之大略也。步緯除譯此表外，尚有八線對數簡表一卷，及八線簡表一卷，據江南製造局記卷二，其簡表刊于同治十三年，在此書之前，而陳維祺所輯中西算學大成，其第九

九至百卷之對數表，并出賈書，亦可見其為學者需要之切矣。考八綫對數表，乃西法步天之要術，為用之巧，在平三角既可以方倒圓，在弧三角又能以平測渾，究其實，皆無數句股之合併而成也。然以課乎弧各術，猶若積數多而乘除費，故必再於對數表中，逐一各求其相應之假數立為算表，則凡比列之應用乘除者，只須一加一減，即得所求之角度，既知角度，竟可不問真數矣。故對數專為八綫而設，而八綫又則天治厤之捷徑也。又西洋對數表之東來，以明末清初如湯若望、南懷仁等為第一次，步緯翻

譯此書，及華氏諸人所譯，則第二次，其術亦更加密，以此表卷帙之繁，數字之艱，竟以聚珍版印行，實稱鉅製，在清代算表中，可謂最精細完密者矣。其有裨厤數，固不待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数根術解一卷光緒壬午刻本

清華蘅芳撰、蘅芳字若汀、別署行素軒、江蘇金匱人、自幼即好算術、初通算法統宗、後復精研御製数理精蘊、及宋元諸人名著、凡秦氏数學九章、李氏測圓海鏡、朱氏四元玉鑑、靡不深明其術、與並世算家李善蘭、吳嘉善相友善、因後供職江南製造局、與西士傅蘭雅等共譯西書、於是歐西格致、中西算法、皆融會貫通、卓然名家、與李善蘭為清季譯述科學之重要人物、頗似明季徐光啟等、初遊曾國藩幕、次任製造局提調、專譯天算諸學、前後主講兩湖書院、垂二十年、自著有行素軒算稿数種、譯述則共数十種、至百餘卷、俱極精審、亦云偉矣、此書一卷、專論数根、故名数術解、只述原理定率、不列例題圖式、由淺入深、分條述証、於每條明理之下、附以注釋、舉数証明由数根以至平方邊根、迄尖堆積、其前部淺明、後半深邃、按数根即今算術之奇数或質数、又称因数或質因数等、有如本書之解釋、数根者、惟一可度、他数不能度、凡他数所不能約之数、皆為数根、如三、五、七、十一等数也、他如平方邊亦然、如九之平方邊為三、二十五之平方邊為五、均屬奇数、亦即数根、書中所論数根之理、極為詳盡、共数十條、並論及攷証数之是否数根、與今法大致相同、即今法定質数之法、按是書論理雖淺、而中法算籍尚無專言数根者、蘅芳因精于西算、深通其義、以中算之求一術、不足以概其理、乃貫通中西法意、彙為一編、以補中法之闕、此書內容、不特在當時見者称奇、即今日亦屬可用、由此書之次第精密、條理明暢、足見作者受西洋科學技術之影響、遠非昔日中算家淆混不清、僅識其大者可比、作者繼此編後、有積較術、專論級数、則屬高深数理矣、其弟世芳著有恒河沙館算草、亦有名于世、

容員通義四卷附首卷一卷卷附一卷 陽湖沈氏算書二種 光緒辛丑刊本

清沈保樞著，胞弟保善子益同訂。保樞字子瓚，陽湖人，為金匱算家華蘅芳世芳昆弟入室弟子，先後從華氏肄業於本郡龍城書院及江陰南菁精舍，專究中西算法，於數理頗多發明。按保樞本陽湖麻算世家，其兄弟五人俱究西術，以保樞保善為有成就。保樞尤博通中西，為華氏所推許。是書撰於光緒辛丑，作者猶在盛年，而其造詣已極精邃。全書本四卷，惟卷首附卷各一卷，前有華世芳序，及保樞自識。其卷首為容員公例，共十八款，皆論平員互員交切之理，頗似本書概論。卷一容員衍代，上為平面形內容員十一則，卷二容員衍代下，則為立体形內容員十一則，卷三容員求作上，為凡直綫形內容員六則，卷四容員求作下，為凡曲綫形內容員九則，因卷首已概述[illegible]定理定率，故此四卷只列例題圖式及細草，以為証明。附卷則屬餘論，為多等邊形內容外切邊徑相求法，並附習題二十，以便學者演算。全書法式名詞多采西算，與江衡句股衍代大致相同。按保樞兄弟著有陽湖沈氏算書二種，分初刻二刻，此書即第一種，体例內容約分四類，首述容員三角等之定理，其次四卷別為衍代與求作二門，衍代乃設題演算，均以代數入之，故名。[illegible][illegible]求作則先作圖解証明，次附算式細草，蓋即今之幾何畫也。附卷則論多等邊形之內容外切，殿以習題，全書圖算詳確，法術簡捷，其內容次第亦條分縷晰，洵算書之佳構也。至其長處在其体例純倣西籍，眉目清明，不似中法算書之雜亂，先以幾何公理作容員公例，冠乎卷首，即具卓見，而所論融會中西，於數理殊多闡發，次以公理定率既明，乃以衍代求作二類証明容切，凡數理精蘊已見者，則不復論，以去繁複，且其四卷中無論衍代求作，皆推公式，不設真數，以法理既明，演題自易，蓋倣專書之例，故此書雖不足稱為精妙獨自創作，而明切可喜，實研究割圓者之善本，亦足見作者之科學技術矣。除此編外，尚有曲綫臍義八卷，則較此書為深奧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曲線騰義八卷 陽湖沈氏算學二刻光緒辛丑刻本

清沈保樞撰、其弟保善子益同訂、保樞字子㻺、陽湖人、初肄業於本郡龍城及江陰南菁等書院、專究算法、按有清一代陽湖文理學者輩出、厤算大家董祐誠其最著者也、而沈氏亦疇人世家、故保樞昆季五人、均明算術、樞尤精邃、為金匱華世芳得意弟子、頗有青勝于藍之概、著有陽湖沈氏算學二種、於數理殊多独到、惟其書流布甚少、各家算書目録、多未及見、考其内容、實中算書之具有價值者、本書計八卷、前有其師華世芳序、及作者述撰著原始、華氏称作者造詣、実過前賢、謂此書其積徑求矢之式定諾半徑之辨、雙曲線求弧背立雙曲線求皮積等術、皆能力通奥竅、独闢機緘、其他若橢圓拋線諸論、尖錐對數諸解、亦能自抒心得、暢所欲言、華氏為同光時天算名家、独於此書、推許備至、亦足見其精審矣、是編卷一、弧矢補義、以弧矢互求、已備成書、惟以弧矢積及徑求弦矢、自古無術、因就其闕而未備者、作弧矢補義、惟其所得之式、僅詳五級、謂五級之外、不妨增引、卷二正雙曲線八綫圖解、訂誤、以雙曲線之八線、前有李壬叔之曲線説、夏紫笙之致曲圖解、及西士開奈利好司敦算式解義、皆有雙曲線八線圖、惟所論各異、必有得失、乃據理求証、另創活半徑之法、無論正弦大小、皆可合於平圓、卷三雙曲線求弧背新術、以李壬叔微積溯源、及代微積拾級、凡曲線求弧之術、各種咸備、而雙線独闕、惟夏氏鸞翔致曲術有之、又係發級數、疏而且誤、其弊在以縱線為主、化級數時、又以縱半徑冪為首項、因别創新法、以橫線為主、化級數時、以有橫線之項為首項、演為通術、故此卷乃補微積書之闕、並訂夏氏致曲術之疎陋焉、卷四立雙曲線求皮積術、補以夏氏致曲術、各種咸備、惟笠体雙曲線、鍾体雙曲線求截蓋殼積、僅存兩題、而闕其術、且謂刻意求之不可得、以俟後之君子、李氏微積溯源與拾級諸書、亦無此術、樞乃以微積術立法、補此兩題、用正餘兩弦之式、徑求蓋殼、並貫通兩題、補為一術、此卷雖補夏書之闕、亦訂李著之道也、卷五橢圓求八術彙論、以橢圓求周、中算家僅戴煦項名達、夏紫笙、董方立、徐有壬五人而已、合之西士羅密士、華里司、哈司韋三人、共成八術、雖皆創發、各有謬誤、乃各為補正、卷六拋物線求面積新圖、謂李壬叔曲線説求拋線

面積借用曲線爲直線以濟幾何之窮後人習其術而算辨其疎乃作拋線新圖先用直線累求無數三角形無庸假借卷七諸乘拋線尖錐合積解概論尖錐疊積法卷八李壬叔尖錐對數術解以李氏對數探源其理尚疏用數亦繁因別立以真數求對數之法補李書所未備闡李書所未明其每卷先詳述數理次論各家得失並立新術末設題求証繪圖演草全書理明詞達不愧名著惟於李壬叔所著各種算書多爲之指瑕補闕雖屬考訂學術究不無門户之見因當時李華二氏均以曆算名海内樞爲華氏門人或借此書攻李氏按前賢之書雖不免疎失然限于時代無可如何此書以代數微積演算一切自較夏李諸氏之用天元術者爲簡捷卷前華世芳序亦云創始者難爲力繼起者易爲功苟非道咸諸老開塗通幽於前則安有今日之昌明詢爲精論尤對于此書作者不無針砭微旨也

微積集証四卷 光緒二十六年長沙刻本

清林傳甲撰傳甲字魁雲福建侯官人其父文釗博通典籍並明曆算著有算學紀聞傳甲秉承家學幼小即通古法年十七即以算術鳴江漢先後主講於西湖精舍及求是書院卓然成家後吴樹梅督學湖南延之講授是書即撰於長沙刻於學署前有吴樹梅序及其母巴陵劉璦序按曆算之書卷前有母氏序者僅汪曰楨歷代長曆輯要其母叙之今此編亦然無愧嗣音因傳甲之學多受之母氏也書共四卷其体例先引各書疑義次附己見加以案語間演式証明惟論理多而題算少所引之書均古今名著亦皆高深數理由元代以至微積卷一攷古多引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數術記遺革象新書弧矢算術數理精蘊等以借根本于天元代數本乎四元疇人類能言之獨微積譯入中土則皆習焉而不察而皇古已有其術因作攷古卷二知新多舉代數術微積溯源幾何原本學算筆談代數難題算賸餘稿等以馮林因代微積拾級以作直舉其淺而遺其深夏紫笙以微積演曲線僅詳于用弗著其理因推陳出新有待後哲乃作知新卷三訂訛多舉微

積溯源算式集要諸書之誤、而補正之、以中西對譯、最易傳訛、凡有舛誤、輒依術校之、或為先輩已訂者、或為友朋共得者、皆具錄之、以明非其一己私言、復撰訂訛卷四辨疑、多舉代數術微積溯源二書之理與術、有未明或不合者、而是正簡易之、以多聞貴乎闕疑、慎思繼以明辨、蓋理有似同而實異者、法有似異而實同者、因師友質疑、略得梗概、乃明其謬誤、証以算草、末著辨疑、所引各書、均作別記、案語附注、則低一格、故其條理明晰、全書自以新知訂訛二卷、較為精審、所論均屬於天元微積之高深數理、作者也精于算術、於此可見、此書之長、在能集古今算書之總評、雖嫌簡略、讀者已可知各書之短、有所遵循、其病則在作者泥於中法、成見太深、雖黜西法、所衍算式、大皆代數、然其言理深邃、自足名家、求之算評中、尚無如是之廣博者也、

代數須知一卷 光緒十三年印本

英人傅蘭雅撰著、傅氏精于天文曆算聲光格致之學、與偉列亞力艾約瑟等、同為清季以科學輸入中國之重要人物、其功不亞於明末之湯若望南懷仁等、華蘅芳算學筆談卷十二、論翻譯算學之書、謂西學之行于中國、皆翻譯之力、有明迄清、所譯天算之書、共有三次、首為崇禎時西洋人利瑪竇湯若望入中國、與徐李諸公、翻譯新法算書、而撰崇禎厤書、次為清咸豐間、西人偉烈亞力在上海墨海書院、與李壬叔翻譯幾何後部九卷、及代微積拾級、談天、代數學等、末即同治光緒間、江南製造局延請西士傅蘭雅、翻譯各種西學之書、有化學、算學、天文、醫學等、非素通科學者、不能執筆述之也、華氏與蘭雅友善、共譯之書凡十餘種、知之極深、故比之湯利、足見傅氏於清季中國科學之發展、關係極大、按所譯著、僅江南製造局印行者、即不下數十種、共百餘卷、蘭雅習于中國語言文字、同治三年、任京師同文館英文教習、後即任製造局翻譯館事務、平生精力、幾全貢獻於西學之輸入、不特嘉惠時人、實有功中國、以當時朝野、從事維新、威倡科學、而初學入

門，若無善本，因撰格致須知若干種，凡三十餘冊，每冊一類，分天文、地志、化學、算術、重學等，皆以須知為名，便初學也。此書亦一卷，前有總引，述代數之理與用，明其概略。共分四章，首為代數起首法，係將代數諸理運用於數學法內，故名起首。二論代數命分法。三論代數求同數法。四論代數乘方開方法。其第一章由數元字指數方根，以至方程之同式異式，先舉例以明代數之式。第二章由質數合數，以至公生數等，即今之分數。第三章由求同數至定方程式，則舉例題演算式証明。第四章由分數開方至二次方程，言簡理明，較之中算家所著，殊為精要。自謂止此四章，不敢謂將代數之理全行發透，而所載理法亦堪玩味。欲求深奧，可閱代數術與代數難題諸書云。此書雖為淺近之著，而影響實大。因天元之理，學者难知，代數之式初學可至，故疇人學者多以此編為津梁，至書中所列算式題草，仍為天地人元與中算式，因循習慣，尤具苦心。昔人視天元為艱深者，至此已變為簡易，科學進步，於此可見。

按代數之輸入最早，清初名借根方，雖取其理，不用其名與式，至清中葉則有元代合參等書，以代數天元並用。迄

清末始有代數專書，然其算式名詞，則仍天元。由此探奧抉微，昔之言天元者，茲則以微積對數為尚矣，而李鄉輸入之功，不亦鉅哉。故是書雖淺，其在當時之功效則甚大也。

對數旁通一卷 思秉室算學五種之一 光緒癸卯蘇甘室算學叢書本

清蔣士棟撰。士棟字留香，無錫人。與同邑算家華世芳兄弟相友善。自幼即好算術，不假師傳，與從弟仲懷互相研討，日陳古今算書，閉戶深求，不求聞達。於孤矢八線、對數微積，均有心得，亦清季算家中之精核者，流非記誦鈔襲者可比。撰有思秉室算學五種，卷前有光緒丁酉華世芳序，謂君治算學，時有新理，為吾鄉黨中善觀書用心者。今歲邂逅，始獲訂交，與談算理，所詣益深，昨復郵示數種，曰對數旁通，曰弧矢釋李，曰圓率釋董，曰微積釋馬，曰算稿卷帙無多，要皆能洞見古人立術根源，而有功來學不淺于此。書備極推詳，是書首釋求對數根底之法，次以開方比例求對數根，其算草皆以代數演其公式，次証原式，必為求訥對與常對之公式，次述李氏及數理精蘊以真數開方求對數法，亦以代數演式証之，全書所論頗似微積。

按士棟此書之作，以長沙丁取忠與湘鄉曾紀鴻共成對數詳解五卷，顧其書中所演各式，仍未能軼代數術論對數諸欵範圍，閱之頗難愜意，因思代數既有開方比例各種式號，則不妨徑從開方比例起算，再四推求，始得滙通。既得之後，覺式中化卯方根及去卯分數、卯倍數等法，皆明白簡易，而且與微分之理亦極相近，尤妙者，訥對之為自然對數，常對之為十進對數，由此已可不言而喻矣。觀其自敘，即足見其發明旁通之法，頗自欣慰，其最要者，以李壬叔代微積拾級每不詳其法之所從來，學者亦不明其所以，此書則發其求較公式。按對數為三角八線所必需，在泰西亦屬高深數理，自明季輸入中國，知者極鮮，清中葉以後，由微積溯源諸書，二次輸入中國，算家亦有發明，如徐、項、戴、夏諸人，均于對數研究極深，然互有得失，此書雖簡，實頗精到，就中以十為常對數之底，因數理精蘊用遞次開方求假數法，即用此法，對數根ㄙ，如已知ㄙ，亦可反求得Eㄙ+1及10矣。注其深思妙處，有足多矣。

注：書中程 10ㄙ(n+1)=1+En+1，En+1：[illegible]

弧矢釋李一卷（思兼室算學五種之一　光緒癸卯蘇甘室算學叢書本）

清蔣士棟撰。士棟字留香，無錫人。專究數理，尤精弧矢、對數，與同鄉算士華世芳友善，閉户著書，不求仕進，前有世芳序，稱其博覽古今算書，時有新理，又稱所著卷帙無多，要皆能洞見古人立術根源，其窮理致知，有功來學。按士棟所著算書五種，如對數旁通及釋李、釋董，雖篇幅簡略，未足以盡董、李之旨，而能扼其綱要。即華氏稱其善讀書善用心者，其摘瑕正誤，頗似汪衡齋、顧觀光一流，如以李氏代微積拾級，不明立法之原，學者難知，乃於對數旁通内，發其求較公式，又以李氏之弧矢啟秘、方圓闡幽二書亦不詳各術所自來，復撰此篇，特發其正弦求弧背公式，即可以通其餘，故名[illegible]弧矢釋李。首謂項名達曰，方圓之率不相通，通方圓者，必以尖、句股、尖象也，三角堆尖數也，夫既云三角堆，則當先索其底，故李善蘭會得此意，以諸乘尖錐圓明之，而其弟心梅，又以半徑冪内減餘弦冪開方，將正弦以減半徑為餘矢，証之方圓之理，可謂推闡無遺，其實仍從連比例求矢術悟來也。此書乃以代數証之，先併三得數為正矢，以減半徑得餘弦，再除半徑，即李氏之尖錐底，知法求其諸乘尖錐積，得式為圓内積正弦求弧背公式，與戴煦氏正弦求弧背用圓外積數，適互相發明，故此書雖簡而能闡發算理，要為時人所重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火器新術一卷光緒癸卯蘇甘室算學叢書本

清黃方慶撰、方慶字穀臣、越郡黃巖人、少壯時與同鄉俞長霖、王舟瑶、陳錫九等、讀書于其鄉之九子峯下、天才亮特、度越輩流、以西學機器為當務之急、故于博極羣書之餘、旁涉算術、後長霖等均掇巍科、独方慶鋭志攻讀、縱觀古今經濟之學與中西曆算之術、由是九峯之名大起、遂為講學之地、惟氏苦學最久、用力最勤、而其學亦最精、遂惜勤勞過度、未能永年、卒于光緒庚寅、所著有句股邊角相求術二卷、羣經算學攷一册、算問一册、均無卷數、蓋其未定稿也、又測圜海鏡識別圖解六卷、算學緝十餘卷、日記二卷、及詩文詞集若干卷、已梓行于世者、僅本書一卷而已、殊可惜也、由其著述之多屬算術、足見其研討之精、志學之勇、遺稿中較重要者、為測圜海鏡圖解六卷、及羣經算學攷、不知其後刻印或至今尚存否、此書前有光緒辛卯喻長序、喻為光緒二十一年乙未科榜眼、序此書時、猶未通籍、歷述黃氏力學已經過、及其器識已宏遠、而悲其早逝也、此書蓋補正李善蘭壬叔火器真訣而作、謂真訣以平員馭拋物線、立術誠簡、然皆以量代算、無遠近界互

求之術、故不能施之于用、因為補之、全卷共十三款、皆本李氏原意、另創新術、並繪圖列算、以証其理、在算術多屬弧矢曲綫、凡礮軸之方向、及鉛子所落之遠近位置、皆以算式測量、較之李著、尤為精密、其第一款有平地最遠界求平地近界、立術以半徑為一率、礮軸方向角倍之、用其正弦為二率、最遠界為三率、得四率、即平地近界、仍準火器真訣第八款之理、圖解極詳、為全書冠、第二款有平地界求礮[illegible]軸方向、第三四款、有平地近界求餘一方向、則補真訣第十款之術、第五款有上斜面最遠界、求礮軸方向、則準真訣第四款、第六款則為真訣第十一款之意、其第七款、已以前比例率而變通之、第八款如第六款、圖第九款求斜面最遠界、則本真訣第十款、由平員面作心、以求斜面、第十款則本真訣第四、第十一款即真訣之十一、以弧矢証內外切、第十二款亦同理而變通之、第十三款以較角得小方向、全書以幾何拋物線之理、証明內切、惟理深算繁、非淺學者所能者、按歷來以科學算法應用於火器者、除明季西洋人已著述外、中算家能此者蓋鮮、道咸時有以算法為行軍之用、如推測天時、測量地理等、其用之

[illegible]火器者實以壬叔之真訣為始此卷又補壬叔之闕所謂彀軸[illegible]方向射程[illegible]遠近既明火器之用乃備其理則仍句股弧矢而變化之在當時已難能可貴矣

開方別術一卷　光緒壬午刻本

清華蘅芳撰蘅芳字若汀別署行素軒江蘇無錫人官直隸州知州精研算術深明格致中外學人無不欽服同治初江南製造局成立蘅芳多所襄贊及翻譯館開任天文算學地質格致諸學門之述譯故著述等身都百數十卷而由自撰著者則僅積較術數根術解開方古義及此書數種而已同治十二年任製造局提調與中算家李善蘭西算士傅蘭雅等相友善又先後主講于上海格致書院湖北自強學堂及兩湖書院等垂二十年以研討天算為其卒生事業因譯書故尤通西法同光時美人林樂知論中國謀富之法謂必先明科學中即稱舉華氏精于算術是書共一卷前有吳嘉善李善蘭序於本書推許備至此書所稱開方別術者即以數根開方之謂而數根者他數不能度為一可度之數也蘅芳以算術莫難於開三乘以上諸方尤以開實從廉隅正負雜糅諸方為最自元和李銳取宋秦道古法演為開方說凡開正負雜糅諸方有益積有翻積開之不難而定商甚難乃另創新法凡開方之實必為諸數根連乘之積開得之元數必即實中一數根或即

實中若干數根相乘之數，開法雖如秦氏，但無次商，其式(注)可開若開若干次者，即有若干商法，開之恰盡，此法併諸商為一商，故無翻積益積。李壬叔氏称此術生面独開，且較舊法簡易(注)。十倍李氏復告以倒開法，因順開法以商數乘隅，自下而上，逐層加減而乘之，必至減實不能恰盡，始知商數非元數；倒開法以商數除實，自上而下，逐層加減而除之，不必至隅，但除之不盡，即知商數非元數，則簡易之中又簡易焉。書中即采其法，是書於開方諸理，分條論述証明，先設原理，定率，次即舉例演數求証，故其算

式即具本文原理定率之注釋，全書純用中法。於李所云倒開術，並附語此理非李君揭出之，余不知也，不掠人美，足見其科學家之風度焉。按此書於中法開方頗多精義，其創術均發前賢所未發，在算書中洵為具有創造價值者，可称名著。至其立法，即今論求方程式整數正負根之法，因一至九之九數，其諸乘方尾數每四數成循環，以各係數尾位乘之，即知此方程式之正根尾數及負根(注)在今日算理亦屬高深，是編撰于同治十一年，時西法諸書尤未譯出，作者能精思妙悟，獨抒心得，尤足多矣。以李壬

叔氏之矜傲，自負自称遠勝西人，竟謂此書為空前絕後之作，其精審可知矣。

(注)上開方別術論求方程式整數正負根之法，因1至9之九數，其諸乘方之尾數，每四數成循環數，如：

……	x^8	x^7	x^6	x^5	x^4	x^3	x^2	x
$x=1$ ……	1,	1,	1,	1;	1,	1,	1	1.
$x=2$ ……	6,	8,	4,	2;	6,	8,	4,	2.
$x=3$ ……	1,	7,	9,	3;	1,	7,	9,	3.
$x=4$ ……	6,	4,	6,	4;	6,	4,	6,	4.

$x=5$ ……	5,	5,	5,	5;	5,	5,	5,	5.
$x=6$ ……	6,	6,	6,	6;	6,	6,	6,	6.
$x=7$ ……	1,	3,	9,	7;	1,	3,	9,	7.
$x=8$ ……	6,	2,	4,	8;	6,	2,	4,	8.
$x=9$ ……	1,	9,	1,	9;	1,	9,	1	9.

例如 $16x^{10}-64x^9+160x^8-384x^7+412x^6-554x^5$
$+565x^4+126x^3+3x^2-4x=177162$.

數學拾遺一卷　同治刊白芙堂算學叢書本

丁取忠撰。述取忠字果臣，號雲梧，長沙人，為湖南耆宿，人稱之曰丁處士而不名。道咸時以著述自娛，不求聞達。咸豐初元，慕遊湖北，益應胡文忠公林翼之聘，後又入曾文正公國藩幕。因苦學成名，感得書之難，晚年盡移文忠[所]贈買書之貲，廣刻算經凡二十一種，以公同好，為白芙堂叢書。自謂少喜步算，而苦無師承，又地僻不能得書，每持籌凝思，寢食[俱]廢。道光丁酉至京師，與算家李錫蕃、鄒漢勛時相研討，[其]學益進。於是盡讀元明以來名家著述。是書乃補梅文穆公譯西人杜德美割圜之法而為捷術之缺，後附截錄正數、百雞術，以及孫子算經甲乙丙持錢術解等，即赤水遺珍之法。卷前有鄒漢勛序，述取忠研究[算]學始末，是書之作，丁以昔梅文穆公病割圜舊術，屢求句股開數十位之方，非旬日不能竟，於是譯西士杜德美之法，而為捷術，然僅有弧度求弦矢而無弦矢求弧度，取忠又病之，後於友人處得一鈔本算書，首尾殘闕，不知何人撰著，細究其法，則弧度求弦矢，弦矢求弧度之全法也。因杜氏原術隱奧難解，又無算例，取忠[乃]為之補其算例，名為數學拾遺，謂梅氏譯杜術義有未盡，今而後得拾之也，并錄文穆赤水遺珍於後，以見遺珍後復有遺珍也。按是[編]成於咸豐元年，共一卷，繪圖說明，極為詳盡。首為八綫，次求弦矢弧背圜周捷法，次求圓徑密率捷法，即杜德美法[是]也。次求弦矢捷法，各術之下，算例之外，復列細草，使弦矢弧互求之術，得以大備，雖無大發明，要為精思積慮之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弧三角拾遺一卷　同治刻白芙堂叢書本

徐有壬著。有壬字君青，一字鈞卿，烏程人。道光九年進士，由戶部主事出守揚州，歷官四川成綿龍茂道，及滇臬、湘藩。咸豐時，遷至江蘇巡撫，值太平軍之亂，江浙失陷，有壬以蘇撫守蘇州。太平軍攻略蘇、常，城破遇害，舉家殉焉，賜謚莊愍。有壬喜研算數，尤精於八綫割圓，初得四元玉鑑，以其義理深奧，精思積慮，以意為之細草，人皆奇之，并世算家競相傳鈔，博通中西，善用對數，居官時，於麻算名家李善蘭、丁取至幕，暇時即互相研討，精益求精，著有務民義齋算學若干種。是書以斜弧舊術繁重，乃變立三術，不用垂弧矢較次形，而皆用對數，以所有所求之對數較今有之對數，即求得之對數，比之舊術，簡易數倍，因其法為人所未道，故名弧三角拾遺。書共一卷，言簡義賅。第一術為知相對之弧角，及又一角，求對角之弧，即及知相對之弧角，及又一弧，求對弧之角。第二術為知一角及角旁兩弧，求對兩弧之兩角，及知一弧及弧端兩角，求對兩角之兩弧等。第三術為知三弧求三角，知三角求三弧等。所立各法，先言術，即定理也，次說明，即求証也，即今直三角形之對數解法。按是書所創各術，皆可用對數，以加減代乘除，以加倍代自乘，以折半代開方，以所有率所求率之對數，較加減今有數之對數，即求得數之對數，比之舊術，簡易多矣，亦當時數理之一進步也。

截球解義一卷 附橢圓求周術 同治十一年白芙堂叢書本

徐有壬著、有壬字君青、烏程人、道光九年進士、改主事、官戶部、出守揚州、遷四川成綿龍茂道、歷滇臬湘藩、以至江蘇巡撫、時值太平軍之亂、清軍江南大營潰、總督何桂清官逃、洪軍尾追其後、力攻蘇常、有壬守蘇州、兵不盈四千、倉卒賊至、出城督戰、逐遇害、闔家殉焉、賜謚莊愍、有壬精於麻算、於元四元玉鑑、能明其立法之源、并通西法、居官時、於算家李善蘭、丁取忠等至幕、朝夕研討、長於割圓推探對數之術、蓋當時算術以割圓為最難也、著有務民義齋算學、傳者七種、佚者亦七種、因軍事倉皇、算稿散亡也、是書取李潢風九章注之法、釋幾何原本之義、名截球解義、後附橢圓求周術、全書繪圖列算、皆極簡捷、論理尤詳、定理之後、為求徑求積術、球徑求球殼積術、截球餘弦求截球積術等、指是書之作、其自序謂、幾何原本謂球與同徑同高之圓囷、其外面皮積等、截球與截圓囷同高、則其外面皮積亦等、而不直抉其所以然、適檢梅氏諸書、亦未能明釋之也、近讀李潢風九章注、乃得其解、因釋之以告同志、今釋幾何原本、而潢風之注、因是以明、蓋潢風所用方、今用圓、其理無二也、卷後所附橢圓求周術、言簡義精、獨創新術、因橢圓求周古無其術、董祐誠所細橢圓求周志、皆譌誤、推項名違所撰借平圓求周之、以表為徑、求大圓周及周較相減、戴鄂士照為之補圖解、以廣為徑、求小圓周及周較相加、有壬於二術之外、別立一法、以橢周為圓周、求其徑以求周、即為橢圓之周、蓋變通項戴之法、貫三術為一術、更為簡捷矣、考截球橢圓、即今幾何學之截球與橢圓、有壬集諸家之長、而能發明、詢算書中之傑構矣、又橢圓求周術與橢圓正術、互相表裡、可參閱也、

橢圓正術一卷 同治刊白芙堂叢書本

烏程徐有壬著。有壬字君青，一字鈞卿。道光九年進士，由戶部主事，出守揚州，歷滇臬湘藩，至江蘇巡撫，與同世算家李善蘭、丁取忠相友善。喜研天算，精於推步。嘗得元人四元玉鑑，晝夜深思，以意步為細草，一時算術名家如董祐誠、戴煦等，皆爭相傳鈔，尤精於割圓推步之術。在京時司天臺官，嘗以麻算往就決疑，宣宗知其精於算學，召詢圓明園水高於京師若干丈，及西洋貢器之用，奏對稱旨。官蘇撫時，值洪楊建都金陵，後江南大營崩潰，太平軍進攻蘇常，有壬守蘇，兵僅四千，倉卒敵至，舉家遇害，按有壬以大吏且當戎馬聲中，而能精研麻算，實屬難能。所著算書，皆深邃獨具卓見，通中西法，以新法盈縮疾遲，皆以橢圓立算，而取徑紆回，布算繁重，且皆係借算，非正術也。亦編法歸簡易，得數較密，於用對數為尤便。書共一卷，分為二術，第一術以角求積，其法為設有實引角若干度，求橢圓面積為平引，第二術以積求角，其法為設有平引面積若干度，求實引角度，後附日躔月離用對數法，及依數編法求諸用數，是書采項名達

戴煦等橢圓術，變通其法，另創實引平引角積互求二術，更為簡捷，故是書實當時幾何學之新著，李善蘭稱是編駕過西人遠甚，曾為圖解，俾學者易明，亦足見其價值矣。有壬殉難蘇城，其清風亮節，固世所重，即其數藝之深微，已可永垂不朽矣。

造各表簡法一卷　同治十一年刻本

徐有壬著。有壬字君青，亦字鈞卿，烏程人。道光九年進士，出守揚州，歷任滇臬、湘藩，以至江西巡撫。時洪楊據金陵，建太平天国，咸豐十年閏夏，江南大營不守，總督宵遁，洪軍尾其後，有壬正守蘇州，兵不盈千，城破遇害，舉家殉焉，賜謚莊愍。有壬精於推步，在郎署日，宣宗嘗召詢圓明園水高於京城若干丈，西洋貢器其用若何，皆敷陳稱旨。始治算得元朱世傑四元玉鑑，精思積慮，以意步為細草，人見而奇之，當時算家董祐誠、沈欽裴等皆爭相傳鈔。是書即取玉鑑遺意，究其垛積招差之法，推之割圓諸術，故此書又名垛積招差。全書共分五術，第一術造正弦全表，第二術造正矢全表，第三術造正切全表，第四術造八綫對數全表，第五術造對數全表，其法術集諸家之長，益求精簡。有壬以西法有八綫表、對數表，萬算皆從此出，其用實大，惜其創造之初，取法布算，均極紆繁，不示人以簡易之道，即如八綫對數，至今無人知其立表之根者。

招

因研討四元玉鑑垛積招差之法，無所不通。益垛積者，遞加數也，招差者，連比例也，合二術以施割圓，而簡易之法生焉。尊源於杜德美氏，發揮於董方立氏，旁推於項梅侶氏，至戴煦、李善蘭等所論八綫割圓諸法，已稱大備，惟不甚簡易耳。是書即采諸家成說，擬其精華而成此編。氏以封疆大吏而精天算之學，可與阮氏并美，惜所著書，半皆遺失，今僅存有七種，名務民義齋算學，前有湘潭羅汝懷序，可見其研究天算之經過，雖軍書旁午，亦弗棄置，今其書度越尋常，宜矣。

垛積比類四卷 同治丁卯則古昔齋叢書本

海寧李善蘭撰。善蘭字壬叔，號秋紉，諸生。應試杭州，得測圓海鏡、句股割圜記以歸，遂精研天文算術之學。初客蘇撫徐有壬幕，有壬即以數學名家也。後又參安慶曾國藩幕。咸豐初，避洪楊之亂，客居上海，得識西算家偉烈亞力等，更貫通西法。同治改元，因侍郎郭嵩燾之薦，被召入同文館，任算學總教習。善蘭於天算之學，研討極精，發明亦大，自謂不讓西人。著書十餘種，皆發前人所未

發，補西法之未備。是書共四卷，名垛積比類，即今[illegible]之級數也，在代數中已該高深，當時演算繁難，明者更鮮。全書卷一為三角垛，卷二為乘方垛，卷三為三角自乘垛，卷四為三角變垛。前有著者小敘，謂垛積為少廣一支，而元郭太史以妥躔離近，汪氏孝嬰以釋遞兼，董氏方立以推割圜，西人代數微分中所有級數，大半皆是，其用亦廣矣。顧麻來算書中不恒見，惟元朱氏玉鑑茭草形段、如象招數、果垛疊藏諸門皆垛積術，故此書之作，善蘭以為古之言垛積者極少，即言者亦略而不備，如元朱世傑四元玉鑑雖用垛積術，而其意在發明天元一，故言之不詳，亦無條理。汪萊、董祐誠二氏之書，有條理矣，然一但言三角垛，一言四角垛，餘皆不及，則亦不備。此書所述，有表有圖，有法，分條別派，論証精詳，使垛積之術，於九章外別立一幟。其說則至善蘭始，故是編在當時算書中，其理雖舊，而法則新，至其闡捷明達，確不讓西人。雖本四元玉鑑遺法，實較完善，實青出於藍逾於藍矣。

弧矢啟秘二卷 同治丁卯刻本

李善蘭撰。善蘭字壬叔，號秋紉，海寧人。諸生。性好算學，先閱古九章，以為不學可能。後應試武林，得測圓海鏡、句股割圜記二書以歸，其學始進。咸豐初，因亂避居上海，識西算家艾約瑟等，從事譯著，更明西法。同治改元，從曾國藩於安慶軍中，後被徵入同文館，任算學總教習，積階至三品卿銜，與并世算家徐有壬、戴煦、張文虎等相友善。於天算之學頗自負，嘗謂其精到處不讓西人，著有則古昔齋算書十三種，是書以尖錐立術，而弧背入綫皆可求，故名弧矢啟秘，即今之幾何學也。書分二卷，卷一為正弦求弧背術、分求圓外積與求圓內積及正矢正切正割等求弧背術，又弧背求正矢正切正割等術，先述空理算法，次列細草。卷二為約法，弧背度分真數互求法則，本之赤水遺珍，及求分弧正弦正矢正切正割，以至求餘弦餘矢餘切餘割諸術，按是書對於弧弦矢無論求分求倍之法，皆極詳盡，較之并世諸家，實有過之無不及，宜其目無餘子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又善蘭所著則古昔齋算學，其中方圓闡幽以及此編，皆以尖錐立算，最為深邃，在當時算書中，[illegible]最能發明者也。

借根方句股細草一卷　白芙堂叢書本

李錫蕃著。錫蕃字晉夫，亦字靖夫，長沙人，諸生。與算家丁取忠為中表兄弟，道光三十年早卒，尚未逾三十也。幼穎悟，工詩文，有神童之目，困於場屋，遂抑鬱而沒。好算術，精於句股開方諸法。是書成於道光三十年，同治二年取忠刻之，初以聚珍版印行，後收入白芙堂叢書，又復刻焉。前有取忠、吳嘉善及錫蕃懷弟李壽蓉三人序，皆傷著者命之不延，而惜其算業之未竟。是書共一卷，以句股弦和較等互求，先設問題，次立算式，并繪圖証明，演草詳細，算式簡捷。按古算只四元玉鑑創立天元一，梅文鼎謂其即西人之借根方，而當時算家多病句股和較相求諸術，一術馭一題，鮮有簡法，錫蕃本其遺意，謂借根方一術足以貫之，故是書共數十題，衍為二十五術，皆用借根法，較前簡易，推甫脫稿，錫蕃即卒，取忠乃藏其稿，質之吳嘉善，略為是正，易數十字，遂成是書。考中書所証，即今之代數幾何也，清嘉道之際，譯書未盛，算學猶未大明，算家對於句股和較，每視為難題，其時以李銳、項名達諸氏所著最稱精粹，錫蕃是書雖無發明，其於借根方諸法，已能毫無滯礙，以之馭算，可謂得一而萬事畢矣，非精於天元一者，不能融會貫通，洵不愧青年算學家矣，宜丁吳二氏對於是編均極推許，而為之校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新測更漏中星表三卷　道光翠薇山房叢書本

金華張作楠撰。作楠字丹邨，由處州教授，官陽湖縣，及太倉州，升至徐州知府，喜研天文麻算之學，尤嗜西法，居官不事酬應，嘗曰：與其浪費無益之酬應，不若將薄俸養活工匠，製儀器，刻算書，俾絕學不墜，故凡履任，嘗以銅木石工相隨，以便隨時剞劂也。所著天算書若干種，其關於天文者，有恒星圖表，中星圖表，是書乃推測京師之中星[illegible]時刻，而附以江南浙江，以胡勵齋中星譜，以列宿為主，所紀為星距正中時刻，現行中星更錄，則以更[illegible]漏時刻為主，故所紀中星，有偏東偏西之度，彼此互有不爽分秒，以星分夜，兩端可概矣。中星更錄，秦文恭採入五禮通考，然據乾隆甲子宿度以合今測，是不知有歲差矣，以京師漏刻移之江南，是不知有里差矣。作楠既撰中星圖表，後依中星更錄法，衍為中星更漏表，首京師，附以江南浙江，使學者即數十年中星不同，而悟歲差，即三省漏刻不同，而悟里差，無論遠近今昔，皆可推驗。按是表以中星時刻為經，以昏刻至旦刻為律，即一夜之時間也，而準以氣節，其法以日入後八刻起更，日出前九刻攢點，攢點者，五更後寅[illegible]初三刻時之名也，計起更至攢點共若干時刻，五分之以為五更，日出前減朦景刻分為旦刻，日入後加朦景刻分為昏刻，法至簡捷，故是書在麻法中，雖無發明，要亦為測量天文者所不廢也。

新測中星圖表一卷 翠薇山房叢書本

張作楠著。作楠字丹邨，金華人。道光時以處州教授官陽湖知縣、太倉知州，旋升徐州知府。因與大吏不合，遂乞假終養。生平喜研天算之學，嘗以俸餘製儀器、刻算書，以昌大絕學為己任。故凡履任，即以銅木石工等相隨，以便隨地製造剞劂。所著天文麻算之書若干種，由勾股以至八綫，旁及推步測驗，皆極精微。是書測量中星時刻，故名中星表。卷前有四十五大星圖，即春分等各氣候時刻表，以中星有歲差，故如名家湯若望之中星表、胡亶之中星譜，驗以今測時刻已差，因以道光癸未冬至天正星度為定，推[illegible]七十二候各中星時刻，以立表冠以大星圖，并附各星赤道經度歲差表、中星時刻日差表、太陽黃赤升度表、二十八宿黃赤積度表，俾仰觀者可以逐年逐日依法加減，使中星與時刻互求。其四十五大星圖，若推測道光癸未以後氣候，可各按歲差移氣節圖就之。是書大要實不過以中星求時刻，以時刻驗中星，足供推步家之參考。[illegible]麻算家徐朝俊

亦撰有中星表，與此書大致相同。作楠又著有新測恒星圖表，可互閱也。

平方術一卷　同治刻本

南豐吳嘉善著。嘉善字子登，咸豐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居京與徐有壬善，同嗜算學。同治初避洪楊之亂，遊宦湘粵，得識算家丁取忠、鄒伯奇等，其學益進。嘉善因出使法國，博通中西，於八綫割圜及三角天元之術，無不精核。所著書言簡意深，引人入勝，實算書中最裨益後學者也。是書為九章翼之一，即推演方田術者，所討論皆平方各形術，先繪圖說明，次設問擬答，凡正方形、句股形、圭形、箕

形、斜三角形、斜方形、四邊形等，皆由一大平方中依次立法証明。書中所謂術，即今定理，立術後均列數証明，即今之平面幾何也。雖為數學初基，而顯明可取，較之今之課本，亦無遜色。其圖例精詳，識學算者之楷模也。因其著述本意以初學者苦無善本，而梅氏所增刪之算法統宗，今亦不傳，乃與長沙丁取忠商確，取其淺近易曉者列之於首，以為升高行遠之助。此書似為淺近，其義實深微，若能明此，則凡幾何平面各形，皆可迎刃而解，實當時算書中最善課本矣。

方田通法補例六卷　嘉慶二十五年翠薇山房算書本

張作楠撰。作楠字丹邨，金華人。由處州教授，歷官陽湖縣、太倉州、海州知州、徐州府。平生酷嗜西人歷算之學，與婺源齊彥槐、全椒江臨泰相友善，以兩人皆治西算名家也。所著天算之書約十餘種，名翠薇山房算學叢書，多取西法，不守成例。撰倉田通法十四卷，第一種為量倉通法五卷，是書乃梅句菴方田通法補以算例，故名方田通法補例，書共六卷。卷一為畝法、步法、丈量法，附以步求尺、邊求積諸法，及丈田歌訣解、捷

田歌訣解、方田通法表。卷二算例上，以線測面求各形積數，下分三角田、梯形田、不等邊形田、橢圜田等二十餘種，各類形體無不具備。卷三算例中，以面測線求各形邊數，乃各形田求邊附各定率互求法。卷四算例下，以線分面，因各分積數求各分邊數，即各形田分積，及各形田截積，共四十三問，六十八法。卷五雜法，分更面法、互容法、測量法，及梅句菴隔水量田法，附圜內外各形之邊積定率，共三十九問，七十九法。卷六附錄共三十六問，四十七法，附穿地求堅壤法，及粟米各率全

書中所取之定律算例，即今日算術學中之量法，而間用開方，按作楠之著此書，以梅氏方田通法立術簡奧，未設算例，又環斛弧矢眉梯錢錠諸形，難以徑得，因仿前所著量倉法補成完帙，使田畝倉廩各有專書，考方田法自九章以下，若孫子、五曹、夏侯陽、張邱建諸家，雖而加詳，然方圓相求，僅據舊率，故未密合，惟欽定數理精蘊於各面形之邊線面積相等或不同者各立定率比例，而後方斜周徑，始無遁形，是書即采襲數理精蘊之理，增以西法之術，雖依數推演，無大發明，而量倉量田之法，於此大備，且立法顯明，算式詳備，[illegible][illegible]除本書外，有倉田通法續編合之量倉通法，即倉田通法十四卷也，著者自謂補成完帙，要非夸妄也。

倉田通法續編三卷　嘉慶丙子刻本

金華張作楠撰，作楠字丹邨，由教授歷官陽湖、太倉州，以至除州知府，因不得於大吏，遂乞假終養，優游林下者十餘年，精於天算，尤嗜西法，凡在官署，皆以製儀器刻算書為務，不事酬應，其於算學，可謂勤矣，所著書十餘種，名翠薇山房算學叢書，是書乃補倉田通法而作，故名續編，惟較前二書深奧，因前者多用算術，此書則用天元也，書共三卷，前有釋例數條，而無敘跋，由麗水俞俊編次，全椒江臨泰補圖，皆作楠算友也，是書卷一為設例上，皆量田法，卷中設例中，亦量田法，以李元治「測圓海鏡」立天元一法為根，學者難通，而「益古演段」方圓相求，實立天元者之初階，是編即本其旨，依術布算，因方圓冪積以明之，較李書顯明矣，共十九問，六十四法，作者自謂采彼法以備吾法，與詮釋原書者例不同也，卷下設例下，為量倉法，全用天元術，按此書先設問，後立答，細草即附於答詞之中，其算式即今之算術與代數，惟作者已明正負及相消之法，實得力於西學，因天元一術即借

根方程、清初算家明其理者尚少也、是書合之所
著倉田通法共十四卷、爲田畝倉窖專書、且因倉
田旁及面體內容外切之法、因算倉田、而旁及三角八
線多乘方借根方之術、故此編在當時實不啻較
詳備之課本、惟著者力求完全備、不免繁瑣、而卷
帙雖多、半皆抄撮、無大發明、若與當時董祐誠、張
敦仁諸人較、殊不逮矣、

六歷通考一卷　光緒九年武陵山人遺書本

顧觀光撰、觀光字賓王、號尚之、金山人、諸生、三試不
售、遂無志科第、承世業爲醫、鄉間錢氏多藏書、恒任
恣讀、博通子史、尤精古今中西天文歷算之術、著書
極多、發明亦大、於古籍能摘其疵瑕、而蒐補其未
備、是書乃據占經所紀黃帝顓頊夏殷周魯積年、
而爲之攷證、按由黃帝以至周魯、六歷之名、始見於漢
書律歷志、六歷上元甲子朔載在後漢書律歷志、原本
早已失傳、今散見於各史及緯書子書者、吉光片羽、徒
具模型、六歷法數、分一歲一月一章一蔀一紀一元、是書於各
歷考証推衍、極爲精詳、著者以開元占經魯歷積年、
於算不合、因用演紀術推其上元庚子到開元二年歲積、
知占經少三千六十年、又以占經顓頊歷歲積考之史記秦
本紀始皇本紀、知其術雖起立春、而以小雪距朔之日爲
斷、蓋秦以十月爲歲首、閏在歲終、故小雪必在十月、皆
昔人未之言也、本書首爲古歷上元已未至開元二年
歲積、次爲六歷入蔀年表、再次爲步法徵文等、又以
李尚之用何承天調日法、攷古歷日法朔餘強弱不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者十六家、觀光以為強弱未盡之微、別立術以日法朔餘展轉相減、以得強弱數、但使日法在百萬以上、皆可求推朔餘過於強率者、不可算耳、故此書於六曆上元甲子積年及閏餘、均有訂正、多取算友李尚之之說、誠論古曆者之創著也、其論曆法、除本書外、尚有九執曆解、回回曆解、皆深邃不愧名作、非泛泛抄襲者可比也、

九執曆解一卷 光緒癸未武陵山人遺書本

金山顧觀光撰、字賓王、號尚之、邑名諸生、因屢試不售、即無意上進、以世業為醫、行鄉閭、博通經傳史子百家、尤究極古今中西天算之術、靡不因端竟委、能抉其所以然、而摘其不盡然、所著天文曆算之書若干種、皆精湛獨到為人所未發、卒後、其友人南匯張文虎、獨山莫祥芝、校刻遺著、名武陵山人遺書、是書乃以九執曆深奧難明、且不言立法之本、因就其法而疏通證明之、故名九執法解、按九執曆出於西域、開元六年、詔太史監瞿曇悉達譯之、斷取近距、以開元二年二月朔為曆首(西曆七一四年二月十九日)度法六十、月有二十九日餘七百三分日之三百七十三、曆首朔虛分百二十六、周天三百六十度、無餘分日去沒分九百分度之十三、二月為時、六時為歲、三十度為相、十二相為周天、望前曰白博叉、望後曰黑博叉、見於唐書曆志卷二十八下之末、想當時曆家以為出諸異域、名數詭異、不可為法、故僅紀寥寥數語而已、惟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一百四、詳載其法、而題其名曰算法、譯語秘晦、詰屈難讀、且并無一言及於推算之法、是

書即為解釋。書中分歲實、朔策、推中日、中月、高月、推月藏、日藏、推定日、定月、日域、月域、推阿修、推日暈、月暈、推日閏、暈月閏、暈等章。探討源流，極為詳明。使九執歷法得以大備。卷前有觀光自序，謂「獨怪譯書者分段列數，而無一語明言其立法之根。豈唐荆川所謂執士著書，往往以秘其機緘為奇耶。占候之於歷法，猶冰炭也。志達既通歷法，而全書皆言占候，不免金屑雜於泥沙。豈奉勅撰書，有出於不得已者耶」。又云「唐三藏[illegible]奉詔取經，獨不及於歷算，可謂拾其糟粕而棄其精華。歐羅巴大聲闢佛，不自知其由梵歷加精」。又謂「今觀梵歷十九年七閏之率，正與古同。日月平行實行之[illegible]算，與中歷亦相近。以較葛西尼新法，盈縮大差多十八分，黄赤大距多四分。西人謂兩心差古大今小，黄赤道古遠今近，此因上承古法，下接西法，為歷算中一大關鍵矣」。因西歷、回歷皆本於九執歷而成。九執歷雖譯於開元，實為印度古歷，由東西漸，以至希臘羅馬。是書對九執歷考覈甚詳，可與回回歷解合閱，皆歷法書中之重要著作也。著者以九執歷隱在占經，世無刊本，展轉傳寫，訛誤益多。此書為之推尋本末，并以新法通其所窮，推明其立法之故，成歷解一卷。今人常福元撰有九執歷補，亦可供參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回回歷解一卷　光緒九年武陵山人遺書本

顧觀光撰。觀光字賓王，號尚之，金山人。屢試不第，僅上舍生，遂絕意科第。鄉人錢氏多藏書，恒往假遂讀之，博通經史子學，並精研天文歷算之術，著書十餘種，大都主於發明。觀光曾撰九執歷解，與此書互相表裡，可為參証。本書與九執歷皆就其法而疏通証明之，[illegible][illegible]以回歷名詞及推法皆與中法異，故逐條解釋，其讀者得明其立法之本與推算之術。按明志云，回回歷法，西域默狄納國王馬哈麻所作，其地北極高二十四度半，

經度偏西一百零七度，約在雲南之西八千餘里。其歷元用隋開皇己未，即其建國之年也。攷北緯約二十四度半，與明志合，東經約四十度，在今北平偏西約八十度，明志誤為一百零七度，且在雲南之西約一萬五千里，明志誤為八千里，蓋當時交通不便，經度測量亦無善法，致相差如此之巨。書中凡回歷名詞，皆釋以中法，如宮分日數即中法之歲實，月分日數即中法之十二朔策，均下註釋考訂，使艱深之書，於此可讀，著者之功不亦偉哉。按回回歷法，精疏互見，然中西歷法取於回歷者極多，

故回回歷在世界歷法上實占重要位置，推其書多不可解，今此書不特注釋，且為考訂，與九執歷解可以互証，均討論歷法者之精著也。按中歷密於觀測，而不明其理，遂諉為天道難知；回歷用數雖疏，而能探求其所以然，故有其數必試言其理。其歲差之數以及五星週期，皆未明言，不如中歷之詳；而小輪次輪諸法，雖不甚多，祿某之範圍，而西法由此求精，此固回歷之勝於中歷者也。又今日所用之日時刻分等法，即回歷之數，亦足見其與西歷之關係矣。清代歷算諸家，考証古歷者雖多，而

能貫通中西之法，及其歷回歷者，實顧氏一人而已。此書在歷法中實最有價值之著。今人新會陳垣亦嘗研究回歷，著有中西回歷日表，[illegible]足補是書之略，[illegible]後之研究回歷者，必以為參考也。

算賸初編一卷　光緒九年武陵山人遺書

金山顧觀光撰。觀光字賓王，號尚之，幼有神童之目，九歲即盡五經，未冠為上舍生，屢赴鄉試不售。因父母亡故，遂絕意科第，承世業為醫。鄉人錢氏藏書極富，觀光時往借讀，乃博通經傳史子百家之學，並究極天文算學之術，與當時算家李尚之、張文虎、吳嘉善等相友善，為張李等所敬服。著書注重發明獨到，不囿於中西古今門戶之見，故其遺書，無論歷法算術，皆精切詳實，稱為佳構。是書乃集研究歷算之論文或敘跋而成，足補所撰六歷通攷、九執歷、回回歷解三書之未備。書共一卷，前有南豐吳嘉善敘，內容大要，殷歷入蔀年考、魯歷積年考、顓頊歷考、日法朔餘強弱考、補平立定三差解、新立八綫表、求正切綫法、弧矢啟秘序、八綫還原、數學跋、交食餘議、五星歲輪與伏見輪之不同，共十餘篇。以各歷考及日法朔餘、八綫表等最為精湛，其論顓頊歷、殷歷、魯歷可與六歷通攷等專著相發明，日法朔餘強弱考補吳嘉善序言，謂實超出原著者李尚之之上，蓋深造而自得者，以李尚之用何承天調日法，攷古歷日法朔餘強弱，不合者十六家，合者三十五家，且謂不合之故有三，一則朔餘強於強率，一則朔餘下有秒數，一則日法積分太多。觀光以為日法多少古無定例，所謂二萬以下，修撰日法者不過去多就少以免用算之煩，且李氏於強弱之術未盡其微，因為別立算術，以日法朔餘兩數展轉相減，得強弱數，但使朔餘不及強率，雖日法在百萬以上，無不可求其朔餘過於強率則不可算，下並立術以討各代之日法朔餘。又以對數之用，莫便於施之八綫，而西人未言其立表之根，因冥思力索得之，仍用諸乘差法，迎刃而解，尤晚歲對於數學造詣之精微也。綜觀全書，著者於西法未譯之初，即能創法而與之暗合，如割圓對數之類，其於中法能神明變通，觸類旁伸，如日法朔餘強弱考等凡所論著，必有發明，誠難能可貴也。除此書外，尚有續編及餘稿若干卷行世。

九數外錄不分卷　光緒九年武陵山人遺書本

金山顧觀光撰。觀光字賓王，號尚之，爲名諸生，旋食餼，三試鄉闈不售，遂無志科第，精研天文歷算之學，與當時算家李銳、張文虎相友善。識與不識，皆服其學。咸豐間粤冦日逼，人心惶惶，强以算理自遣。因觀光世承醫業，行於鄉也。其於歷算，博通中西，而能因端竟委，抉其所以然，而摘其不盡然。所著歷算諸書，大都有所發明。是書乃輯泛論天文數理之文而成，頗似札記，在昔時科學未明之際，而能言此，殊非易也。書不分卷，其論文爲對數記、割圜八綫記、平三角記、弧三角記、各等面體記、圓錐三曲綫記、靜重學記、動重學記、流質重學記、天重學記等[illegible]，即今日之幾何三角對數，以及天文，實當時之高級科學概論也。蓋隱括四術，獨具己見，以西人求對數之正數，屢次開方，對數屢次折半，立術繁重，李尚之項名達諸氏雖有新術，而未盡其理，乃別爲變通，以求二至九之八對數，因任意設數，立六術以御之，得數皆合，復立還原四術，又推而衍之，爲合較相求八術，自来言對數者，未之聞也。其他討論幾何三角新法，亦多創造。其動靜重學，不特爲天文學，且及物理學矣，可見顧氏於西學研究之深。按著者雖長於數學，而對數尤精，於并時戴煦、李銳而外，拔幟立幟，唯變所適，每唱愈高，詢算家中特出人材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日法朔餘彊弱攷一卷 道光癸未李氏遺書本

元和李銳撰。銳字尚之，號四香，縣學生員。幼聞敏，有過人之資。從書塾中檢得算法統宗，心通其義，遂爲九章八綫之學。因受經於史學家錢大昕，得中西異同之奧。於古歷尤深，與並世算家李雲門稱爲南北二李。所著天文算法之書十餘種，皆極精微。是書以何承天之日法朔餘，其術疏舛，爲之考訂次爲一卷，以質學者。蓋何承天謂日法以四十九分之二十六爲彊率，十七分之九爲弱率，累彊弱之數，得中平之率以爲日法朔餘。唐宋演撰家皆墨守其法，無敢失墜。元明以來，疇人子弟，罔識古義，竟無知其說者。銳因取開元占經、授時歷議所載五十一家日法朔餘之數，一一課其彊弱，詳爲攷証。凡合者三十五家，不合者十六家，反覆推驗，謂不合之故有三：一爲朔餘彊於彊率，如楊忠輔統天術，朔餘六千三百六十八，約餘五千三百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鮑澣之識其無復彊弱之法是也。一爲朔餘之下，增立秒數，如劉孝榮乾道術一萬五千九百一十七，秋七十六，裴伯壽詆爲不入術格是也。一爲日法積分太多，朔餘雖在彊弱之間，亦爲於率不合，如劉智正術日法三萬五千二百五十，命爲七百一彊、五十三弱，則朔餘正得一萬八千七百三，若命爲七百一十八彊四弱，則朔餘爲一萬八十七百四，較多一分，王海載至道元年，王睿獻新術，言於二萬以下修撰日法者是也。是書作於嘉慶四年五月中旬，起於漢劉歆三統歷，終於元郭守敬授時術，除考正日法朔餘之數字外，間或列以算術細草，自此書成而殘缺諸術得銳修補者十有七八矣。據阮元所撰銳傳，謂銳嘗欲著一歷法通攷，始於三統術，止於清朝，惜未成書，惟著有三統四分等術註及本書六種而已。是書成於嘉慶，刊於道光。至咸豐時，有金山顧觀光，精研天算，亦究古歷，所著算賸初編中，有日法朔餘强弱攷補一[illegible]文，謂銳於强弱之數術未盡其微，因別立算術，以日法朔餘兩數展轉相識以得强弱數，但使日法在百萬以上，皆可求。惟[illegible]朔餘過於强率者，不可算耳。當時算家謂顧氏補訂較之銳著，尤爲精確，蓋愈演愈進，後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居上矣、又李顧二氏、皆精於天算、所著書其性質與精微皆頗相似、兩書實足互相發明也、

四分術註三卷 道光癸未李氏遺書本

元和李銳述並註、江藩校、銳字尚之、號四香、縣學生員、屢試不售、以授徒得名、從錢詹事大昕得經史天算之學、於古曆尤精、與同時天算專家汪孝嬰焦里堂、稱為談天三友、其學為名流阮元等所敬重、所著天文曆算之書十餘種、後梓行名李氏遺書、博大精深、足副其名、是書與三統乾象奉天占天術註等五種、皆司天通志之一部、蓋取曆來殘缺諸術、存者表而章之、缺者考而訂之、俾讀史者啟其扃治

曆者益其智、惜全書未成、是書乃取續漢志原文而為之註釋、使學者易通、尤其有算法者、皆詳註無遺、按兩漢曆法、初用古曆四分、旋改太初曆法、即世所稱三統曆也、後又復改四分、而四分復古、首創於建武、課校於永平、施行於元和、經七十年而儀式方備、續漢志稱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冬至後天四分日之三、晦朔弦望、差天一日、宿差五度、東漢元和復古四分法、以庚申為元、始用斗分、而冬至在牽牛之成法亟廢、因古之治曆、首重曆元、必追推上古甲子朔旦

夜半冬至為元，然此乃虛立之元，故必斷取近距，使與實測相符，為起算之根據，即所謂近距之元也。續漢志名「仲紀之元」，謂一紀之後，循環一周，至第二紀，復為甲子朔旦夜半冬至也。是書共分上中下三卷，後列表多種，為三統所無，如二十八宿，黃赤道度，二十四氣昏旦中心，以及晝夜漏刻晷影短長，皆測而入表。是書之註，多取錢大昕說，稱錢詹事而不名，重師法也。此書與三統術註，及奉天占天術註等，均相表裡，足以合閱攷銳此書，註釋雖詳，惜所

於立法之原，及疏漏之病，未能詳論，或者以為所著日法朔餘強弱攷，對於各代歷法，已多考正，本書只專著述註，不再論其得失耶。銳註此書，及三統術，後顧觀光復解九執歷，回回歷，使殘缺歷法，復得大備，二氏之功，不可沒矣。

奉元術註一卷　道光癸未李氏遺書本

李銳補述并註。銳字尚之，號四香，元和人，縣學生員，幼時檢得算法統宗，心通其義，遂為九章八綫之學，又受經於錢大昕，得中西異同之奧，尤精古歷，自三統以迄受時，悉能洞澈本源，所著天文算術之書若干種，皆精邃，為世所重，因皆創明發前人所未盡也，與并世算家楚人李潢，稱為南北二李，以滞於科名，遂授徒講學，嘗欲著司天通考，以為歷法全史，僅成六部而未竟事，是書即其一種，

按宋熙寧七年月食東方，與歷不合，詔歷官雜候，改造新歷，沈括言衛朴通算法，召朴至，朴言崇天歷氣後天，明天歷朔先天，失在置元不當，且謂訣之候簿，不得稱意，乃以己學為之，視明天歷朔減二刻，熙寧八年行之，名奉元歷，迨宋南渡後，此歷散失，故紹興二年，修神宗歷法，詔陳得一，裴伯壽補之，而宋史稱奉元法不存，蓋其後又亡矣，此書乃銳據元史所載積年日法算補氣朔發斂二篇，并為之註，列以數字，使殘佚歷法，亡而復存，其法定歲

實為八百六十五萬六千二百七十三，朔實為六十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鋭因演紀法依何承天强弱之率反覆推求，而得朔餘，實比明天歷少二刻，李氏自謂今所補奉元術氣實朔實確無可疑，本書前無序文，後附李潢書一，對此書及占天術等推許備至，謂使古法之已湮沒者粲然復明，鑿鑿可據，實有功古人，不識良非虛譽也。

占天術一卷　道光癸未年刻

元和李鋭補并註。鋭字尚之，為清中葉嘉道時歷算名家，望重一時，與李雲門侍郎，稱為南北二李，當時名流如錢大昕阮元均服其學，雖屢試不第，止於縣學生員，以授徒著述為業，而門弟子中頗多顯達，嘗欲撰司天通志，為歷法全史，惜未完成，是書即其一種，按宋徽宗時，有司以觀天法推崇寧二年十一月朔為丙子，須歷之後，始悟其失，因其朔當進而失進，遂命姚舜輔造占天歷，改十一月朔為丁丑，復頒行之，其法上元甲子，距崇寧二年癸未，積二千五百五十萬一千七百五十九，日法二萬二千八十，既而歷官以占天成於私家，未經考驗，不可施用，乃命舜輔重造紀元歷，而占天亦遂散亡，鋭乃采摭元史以演紀法，推補氣朔，發斂各一篇，定歲實為一千二十五萬六千四十，朔實為八十二萬九千二百一十九，益依據觀天歷比例而得也，鋭之此書，除補其法外并詳註其算數，使古歷法晦而復明，此書無序跋，僅末附李潢書一通，於鋭考訂各歷推許備至，按鋭於

古歷法廣搜博采，窮幽極微，所註三統、四分等，以及此書，歷來殘闕諸術，得以稍備，其復古之功，可謂偉矣。

乾象術註二卷 道光癸未刻本

元和李銳述并註。銳字尚之，縣學生員，幼敏悟，先得算法統宗，遂通九章八綫之學，後從錢大昕游，更究經史子歷之奧，因屢試不第，以援徒得名，為當時名公鉅卿所崇重，如侍郎李潢、巡撫阮元皆天算名家，獨服銳學，與並世天算學者汪萊、焦循稱談天三友，著有天文歷算之書十餘種，名李氏遺書。嘗欲撰司天通志，為歷法全史，惜書未竟，僅成六部，是書即其一也。蓋述乾象歷並為詳註，分上下二卷。按魏晉時，三國鼎立，蜀承東漢後，沿用四分歷，魏初用四分，後改用景初歷，晉一天下，承襲景初，更名泰始，惟吳用乾象歷。當漢靈帝熹平間，會稽劉洪覃思密測，推往驗今，積二十餘年，始悟四分之疏闊，由於斗分之太大，於是加太初元一十二紀為上元，減四分元四十九章為紀法，合內外兩紀為乾法，以一百四十五為斗分，造乾象歷，載在晉書律歷志，是書即述其方法，註其數字，使學者得知乾象歷立法之原。上卷為推入紀、推朔等，下卷為推五星、推入日月，考

乾象歷以月行遲疾一周過於周天之數、名之曰過周分、即今法之最高行、若加入周天、復以月周除之、得歷日數、即今法之近點月、又乾象歷創月行三道術、名之曰五數、即今法之黃白大距、又所測日月行度分並列其盈縮之差、進退之度、皆為漢歷所未有、後世所師法也、乾象歷推月食法及五星法、均較四分歷為密、與今測相近、開後世推步交食之法、故乾象歷在古歷中較為完備、惜多不明其法、今銳是書於立法列數均為註釋、使古歷法得以大明、誠極重要之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今有術一卷　同治十一年刻本

吳嘉善撰、嘉善字子登、南豐人、咸豐二年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在京時與烏程徐有壬善、同究算學、同治初、避洪楊之亂、至長沙、識丁取忠、遊粵、識鄒伯奇、皆當時天算名家、後奉使法國、精通中西之術、所撰算書、首述筆算、次九章翼各種、是書即取九章之法、而闡明之、書共一卷、先以術、即數理之律、次以釋、即對於理之說明、次擬問題、作算例、後設答數、並列數以證明之、間附以圖、故本書說理顯明、列法詳細、實為古算書中之最善課本、按是書所述之今有術、即今之四率比例、又名異乘同除法、蓋取數學名詞而冠於書者也、按嘉善以文學侍從之臣、而博通中西、精研數理、且親涉重譯、故於西法尤為明瞭、算術由開方割圓以至平弧三角、方程天元等、皆有撰述、丁取忠取其書刻入白芙堂算學叢書、即以其書法備意良、實算法統宗而後學算者之津梁也、

分法一卷　同治十一年刻本

南豐吳嘉善撰。述嘉善字子登，咸豐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居京師與徐莊愍公有壬共治算學，博通中西，精於割圓八綫之術。同治改元，避洪楊之亂，遊湘粵間，結識丁取忠、鄒伯奇、夏鸞翔等，皆一時天算名家，學益精進。光緒五年奉使法蘭西，駐劄巴黎，復極究西法，所著算書二十一種，由淺入深，以為初學津逮。是書蓋取九章之說，即分算學中之分數、中分命分、約分、齊分、通分、內子加分、減分、乘分、除分等，先立定律，次分問答，并詳為說明，以証其例。所謂齊分即今通分，是書在嘉善所著書中雖為淺易部分，而說理詳明，使學者易於領解。因嘉善以彼時算書中苦無善本，梅文穆以所增刪之算法統中分亦不傳，乃依算理撰述各書，由開方以至三角方程，以為升高行遠之助。按嘉善此編以及其他各種均簡捷明瞭，其法術亦極新穎，非會通術數理且熟習者不能也。所著割圓八綫綴術，頗多創見，是書不過當時課本，固其淺近者也。

八綫對數類編不分卷　嘉慶二十五年刻

張作楠輯。作楠字丹邨，金華人，由處州教授歷官陽湖縣、太倉州至徐州府知府。平生酷嗜西人歷算之學，與并世名家齊彥槐、江臨泰相友善，以二人皆治西法也。居官時以銅木石工自隨，以便製儀器、刻算書。所著書若干種，名翠薇山房算學叢書，大皆以西人成法推而衍之。是書亦以西算法術而采取數理精蘊而成。謂西人對數以加減代乘除，法最簡妙，然乘開方數在十萬外須別立法御之，且除與開方式遇奇零不盡，運算繁難，反不若常法之易。惟用於弧三角，則四率皆八綫，以二率三率相加，一率減之，即得弧度，既知弧度，更不復求其真數，所以謂對數為八綫設也。舊表不列割線，茲求簡便，分弦切為二類，而列求割線矢線其表。各正弦餘弦正切餘切，由一度至八十九度。按對數為訥白爾所發明，至清初順治十年(一六五三)始輸入中國，穆尼閣以授薛鳳祚，薛著比例對數表，其序謂各有對數，以首乘除，而況開方立方三四方等

法皆比原法工力十省六七，且無舛錯之患，此實穆先生改歷立法第一功也，故對數表在今之算學中，為不可或少者。當時已能立表，雖取法西人，而研究之功，實不可沒。算家如徐有壬、李善蘭、崔朝慶等，皆競作表以為工具，此編雖求其簡捷，以每度六十分列表，析弦切割三線，各為一帙，推自為增減，為識者病，致難刻而不通用，後長沙丁取忠特校正梓之，刻入白芙堂叢書中，使成完璧。凡言弧角者，遂得因其法而資其用，故此書實以白芙堂本為完備也。

弧角設如三卷　嘉慶二十五年刻本

金華張作楠撰，全椒江臨泰補對數。作楠字丹邨，由處州教授，歷官陽湖縣、太倉州，後升至徐州府知府，精研天算，酷嗜西法，與并世算家齊彥槐、江臨泰友善，居官時有暇，即製儀器、刻算書。臨泰字雲樵，善用對數綴輯法，此書對數即江所補。作楠以弧三角比例錯綜變換，不可端倪，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及戴東原、焦里堂諸家所著，或闡理精深，或立術簡奧，或舉例而未徵諸數，學者無從入手，乃因梅文穆赤水遺珍所載三弧求角開平方得半角正弦二術，衍為正弧斜弧諸算草，分門排纂，又仿算經設如之例，各撰細草，以稿質之臨泰，江以為對數表為八線設，誤弧三角而不及對數，是舍易就難，因次第補之。是書成於道光元年，共分上中下三卷，前有齊彥槐、江臨泰及作楠等序。卷上為釋例，解釋弧三角構成之理及變化諸形，先立定理，次繪圖說明，次為正弧三角形分圖說，本形次形，卷中為斜弧三角形分圖說，弧角相求，垂弧，卷

下為斜弧三角切線分外角總較附開平方得半角正弦法按是書以三角算法測黃赤道以明天體即今三角學之三角形邊與角之函數之關係在算學中較高深故當時算家明其理者尚少作楠精於西法其友臨泰復精八綫對數相與討論此書融會諸家括以二十八例條分縷晰綱舉目張又因江氏言於垂弧總較法外補切線分外角及開平方得半角正弦二法具於弧角比例在當時算書中可謂擇之精而語之詳矣齊氏稱此編凡弧三角形及

諸家異同之說悉具其中既作釋例以推立法之原復列對數以便布算之用苟明是書則可以知黃赤經緯之度舉東原所秘為絕學者一旦公之於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實推步及算書中重要著作也

弧三角舉隅二卷 翠薇山房叢書本

江臨泰著臨泰字雲樵全椒人道光諸生喜研天文算數之學與名家齊彥槐張作楠等相友善用對數總數著有渾蓋通註及此書均精核簡捷為言天算者所重是書成於道光壬午張作楠刻入翠薇山房算學叢書中其內容與作楠所撰弧角設如相同而簡捷過之是書之作蓋與算友梅麓討論弧三角術而成意在求簡第列用法而不詳立法之根作楠見其稱而愛之雖以與弧角設如大致相同惟以歷算之書難有如此簡明直捷且弧角設如中

左弧右弧諸目理涉精微淺學難知不如此編可按題得其比例因屬其增圖付梓乃增補正弧三角圖形一斜弧三角圖形十一全書分二部一為正弧三角形先講明其理與法次即作例題繪圖証明極為詳細次附正弧三角形四率比例表一為斜弧三角形先為說明外各設法例為邊角比例法垂弧法總較法對數總較法等按江氏在嘉道時以專精總較對數名於時是書適用其長宜為張氏所欽服也全書分正斜

弧三角形具正弧三角形以黃赤道與過極經圈所成之正弧三角形錯綜比例凡三十則括以十題各設例并附對數其斜弧三角形則約以三法一曰邊角比例二曰垂弧三曰總較不論角之銳鈍邊之大小並視先所知之三件為斷總較法不便用對數另立對數總較法及各簡法通之各設例証綜觀此書即今之直三角與斜三角形之解法當時以中法之算式取西法之精神竟能列算亦所難能且嘉道時譯書未出不如李善蘭華蘅芳等之可竟用西法也故是編與張丹邨弧角設如相表裡皆清代算書中較高深者亦足窺知天算學之進步矣

新測恒星圖表一卷 道光翠薇山房叢書本

金華張作楠衍表全椒江臨泰繪圖作楠字丹邨道光時由處州教官歷任陽湖知縣太倉知州升至徐州府知府以不得於大吏乞假終養優遊林下者十餘稔生平喜研天文厤算之學尤嗜西法在官時嘗製儀器刻算書與全椒知縣齊彥槐全椒諸生江臨泰相友善因皆并好西人算學也刻有翠薇山房叢書若干種因推算道光癸未年各恒星近南極諸星及天漢起沒黃赤經緯度列表故名新測恒星圖表其圖則江臨泰所繪前有作楠自序次即黃道北恒星圖黃道南恒星圖及赤道南北恒星圖紫微垣圖等尚有山圖及近南極星圖十餘幅皆極精細次即新測恒星黃赤經緯度表中分紫微垣太極垣天市垣東北西南七宿近南極星及黃道北天漢黃道南天漢赤道北天漢赤道南天漢等是書乃言推步之最切實用者按仰測之術畫圖與儀器相肖並重舊傳星圖依步天歌為之合南北為一圖仰觀難合新法星圖雖分為二但用西測是數與儀象志亦未符

清初欽定儀象考成以測定之星推其度數觀其形象序其次序著之於圖乃為觀象之完本推行之數十年歲既斷差而東經緯即隨之移動作楠與尊友江臨泰合為測驗使江依乾隆甲子新測按歲差加減推演至道光癸未得其真度製經天星球作楠因其宮次度分分三垣二十八宿及天漢經緯列以為表自癸未後欲得恒星經緯度則依表加減之黃道除緯度不加外經度每歲加五十一秒赤道則經緯皆有歲差再屬臨泰分黃赤南北繪總星圖各二又依赤道十二宮南北各為小圖并紫微垣一圖近南極星一圖分之得圖二十有六合之則成一球冠諸卷端與表相輔是書雖多取成法而圖表精詳實推中星求里差步躔者之善本故今之測驗者猶藉此圖表為參攷焉作楠除此書外尚有中星表及更漏中星表等可與此書互相發明也

測圓密率三卷　同治白芙堂叢書本

烏程徐有壬著有壬字君青亦字鈞卿以宛平寓籍舉京兆試中道光九年進士由戶部主事出守揚州歷任四川龍綿成茂道及滇臬湘藩以至江蘇巡撫時值太平軍之亂東南大半失陷有壬鎮守蘇州咸豐十年江南大營潰太平軍力攻蘇常蘇守卒不滿五千倉卒敵至城破遇害清廷撫卹賜謚莊愍有壬素喜算學尤精推步先治元人四元玉鑑以意步為細草人皆奇之一時算家競相傳欽著有務民義齋算學十餘種因亂離失散其半[illegible][illegible]於割圓八線研究極深是書以屢乘屢除法遞求正負諸差而加減相併得所求名測圓密率共像三卷卷一為諸圓求周積由圓徑求周以至橢圓臺體求積共十七術卷二為弧弦互求本杜德美氏及推於圖內外諸形邊積截體相求之法由弧背求正弦至圖外錢等邊形面積求圓面積共二十一術卷三為大小弧相求本董方立之法而揚衍之成十八術即今幾何學也以互求立術使凡圓形無論面積弧弦矢周皆可

證明、雖無大發明、在當時算書中、亦稱精審、是書無序跋、未記年月、成書時期、不可稽考、按咸豐二年壬子、戴煦自序外切密率、謂鈞卿徐有壬切線弧背互求二術云云、則是書之成、蓋在壬子前矣、因是編乃徐氏殉節後、由其弟子吳嘉善、衍為三卷、時在同治元年、後其友人丁取忠、刻印算學叢書、遂收入白芙堂叢編內、故此書實為徐吳二氏合著、而世人均以為乃有壬遺稿、殊不盡實、是書在徐氏務民義齋算書中、列於卷首、蓋以其術有為當時尚未明者、至後李善蘭諸氏出、西學大昌、割圓之術、更趨易矣、

全遼志六卷　明嘉靖四十五年刻本

畢恭等原本、王之誥、李輔等增修、按遼東原為東胡部落、至明永樂初、始因其地建建州、海西、野人三衛、開拓疆宇、蔚為大國、復置巡撫、都指揮使以統屬之、遼之有志、創始於正統八年、撰於遼東都指揮僉事掌司事畢恭、繼修於弘治元年巡按御史新河陳寬、名遼東志、迨嘉靖八年及十六年大理寺少卿徐文華、左僉都御史任洛、先後皆為之重修、於是遼東文獻略可徵考、之誥由進士出身、官至遼東巡撫、兼理軍務、以遼舊志斷而不修者有年、嘗與巡按李輔謀為重修、輔即廣蒐往牒、摭集近事、取舊志為藍本、理紊昭晦、剔蕪綴遺、歷夏徂秋、志始告成、舊志綱目近百、是志約為十九、共只六卷、全書分圖考、星野附、沿革、山川、關梁海道附、賦役、歲運附、邊防、兵政、軍器糧賞附、馬政、職官、選舉、宦業、人物、貞淑附、典禮、風俗、方物、祥異、故蹟、雜志、流寓方技附、藝文、外志、外夷國衛史考、共十九門、是志多因舊志、惟冗者刪之、如郡名、操法、營圖長編等、缺者增之、如星野、海道、馬政等、舊志風俗甚略、今加詳焉、是志體例雖未完備、然甚謹嚴、精簡而扼要、如紀馬政、以為乃遼東兵制之根本、詳海程、以為交通內外之指南、蓋當

時海運之通塞，關係遼人之休戚也。是志雖名續修，實如草創，書中記載，多具特識，爲志之前均著叙論，而考証精核，能見其大，實明志中之善本也。

承德縣志書十類 宣統二年石印本

知縣金正元修，張子瀛等纂。按東三省爲滿清發源地，昔日行政，擬於京師，清末始改置行省，承德即今之瀋陽，設於康熙六年，向無志書，光緒三十四年，前令都林布與紳士大夫始創輯邑志，惟就通志舊書，參以近事，集而成之，為書卷二，分類十，列目五十有二。而時事日變，有待增刪，正元乃集候補縣丞張子瀛等采訪軼聞，續以新事，成書十類，即土地、鄉鎮、戶口、政治、風俗、物產、實業、交通、宗教、雜志十志。下附細目，土地志下附疆域、面積、經緯度數、氣候、地勢、土質、山川、險要、地畝、種類、城池，鄉鎮志下附區劃、巡警局，戶口志下附籍貫、職業，政治志下附官制、財政、教育、警察、軍事，風俗志下附言語、文字、禮節、嗜好，物產志下附穀部、草部、花部、蔬部、鳥部、獸部、魚部、蟲部，實業志下附農務、工藝、商務，交通志下附鐵道、電信、郵政、商埠、道路、橋梁、水路渡船，宗教志下附喇嘛教、佛教、道教、回回教、耶穌教、天主教，雜志下附古蹟、墳墓、氏族、名宦、孝義、節烈，是志體例，多仍舊志所分門類，殊太蕪雜繁冗，如鄉鎮志可不必立，細目中可刪汰者尤多，目錄雖冗雜，而內容則缺略，如職官、選舉，乃地志中最重要者，皆略而不載，其書之價值可想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綏中縣志十八卷 民國十八年鉛印本

知縣文鎰修、邑拔貢范炳勳纂。鎰字純如，京兆人，清時，由蔭生至度支部員外郎，民國十五年任綏中知縣。考綏中為縣，建自清末，由寧遠州劃六股河迤西地域，分與城臨榆兩邑之甌脫為一縣，自設治以來原無縣志。民國十五年秋，省令各縣修輯志書，鎰乃延邑中鴻儒從事修纂，六閱月成書十八卷。是志因無前規，爰採新民、開原、奉化、錦縣等志之新例，詳參互訂，全書分天文、輿地、建置、交通、兵事、大事記、政治、實業、人事、人物、物產、藝文十門，[illegible]下附細目甚繁，以星野、氣候等附於天文，沿革、疆域、要塞、山川等附於輿地，以市鎮、廟宇、古蹟、名勝等附於建置，以鐵路、電報、郵政、航路等附於交通，以田賦、教育等附於政治，以農林、鹽漁等附於實業，以種族、禮俗等附於人事，以職官、科第表等附於人物，以動植物附於物產，以詩賦、謠諺等附於藝文，惟兵事、大事記無子目。書中以風俗、禮制、種族附於人事，職官、選舉等附於人物，均覺未妥，每門之前皆有小序，取材雖富，而太冗雜，尚有待於後之刪訂也。

開原縣志八卷 咸豐七年刻本

知縣全祿修、張金式等纂。全祿字康齋，滿洲正紅旗人，由舉人咸豐六年任。以邑志雖創始於康熙十七年前令劉超凡，再修於乾隆五十六年前令明亮，皆輾轉傳鈔，未能刊印流行，故舊志又同歸散失，且迄今八十餘年，亦應增修而存文獻。適值盛京纂修通志，徧諭各縣補輯邑乘，祿乃集邑之紳士選地設局，網羅舊聞，取舊志為依據，增其廢遺，正其錯訛，因之者什之七八，續之者什之二三，逾六月而稿成。卷首繪圖，立綱為三，分卷為八，以天文、地理、人事分編，首為詔諭，次為天文，下附星野、祥異，次為地理，下附建置、沿革、疆域、形勝、山川、城池、關隘、物產、古蹟、景物，次為人事，下附公署、職官、學校、祀典、禮制、壇廟、選舉、兵防、驛站、民戶口、民田賦、風俗、名宦、人物、忠孝節烈、流寓、仙釋、藝文、雜錄。是書體裁多依前志，各類小序亦多仍舊，其山川志較前略增，凡名稱之異，皆詳註於後，兵防志前志未載，今特增入賦役、風俗諸志，前志簡略，是志亦為增補，蓋開原諸[illegible]地置邑未久，而是志記載甚詳，義例亦完備，可稱東志中之佼佼者。

開原縣志六卷 民國六年鉛印本、

知縣章啟槐修、邑人趙家幹纂、啟槐字蔭三、江西人、由舉人民國三年任、自邑志自清咸豐六年前令全祿纂修後、距今又六十年、此六十年間、中經政變、制度典章之改易、政治人事之推移、日新月異、而縣史年久失修、不特掌故佚聞、散佚難稽、且舊志亦燬於兵燹、因商諸士紳、設局調查、以邑人趙家幹為編輯、時經六月、書始告成、內分地理、建置、人事、人物、政治、藝文等六卷、下列細目、凡方域、城池、要塞、名勝之區、均繪詳圖、附列各卷、其地理志下、分地理、沿革、疆域、山水、交通、物產、古蹟、建置志下、分城池、官廳、祠廟、修築、商埠、閭閻、人事志下、分種族、宗教、氏族、慈善、農業、商務、工業、兵事、禮俗、災異、外僑事略、雜錄、人物志下、分職官表、科第表、選舉表、名宦、鄉宦、將選、忠節、孝義、列女、儒林、文苑、方外、流寓、政治志下、分自治、行政、司法、監獄、戒煙、教育、警察、保衛團、田賦、財政、藝文志下、分文、詩、詞、是志記載、較之前志、殊為詳備、其取材則多鈔之盛京通志、此書之長在能因時勢之需、舊者仍之、新者[illegible]增之、故其體裁與內容、博大而精審、使閱者讀其文、即可臥遊其地也、

錦縣志略二十四卷 民國九年鉛印本、

知縣王文藻修、文藻字容儕、北平人、由貢監民國五年任、按錦州府志創始於康熙二十一年、劉源溥、而錦縣志亦修於康熙二十一年、王奕曾、文藻皆未之見、所見者只盛京通志所引書目有錦州府志、故文藻以舊志既無可徵、而盛京通志所載、皆乾隆五十年以前事、迄今二百餘年、官署裁改、卷冊散失、而自清至民國、政教沿革、今昔不同、乃集邑人謀重修邑志、依盛京通志例、越二年告成、共二十四卷、列十八門、曰地理、建置、職官、經政、教育、選舉、武備、財政、實業、交通、宦蹟、人物、禮俗、物產、宗教、慈善、藝文、志餘等、每一門中、各分子目、惟甚煩冗、是志體例、尚能因時制宜、如各志之首、皆冠以典謨誥諭、是志以國體既變、凡舊志所載天章、均分附於各門、是書雖為草創、而於政治、禮俗之沿革、皆能記敘靡遺、足見其搜討之勤、每志前之小序、亦考証精核、所引群籍、均註出處、洵創修志中之佳本、

西安縣志略十三卷　宣統三年石印本、

清知縣雷飛鵬等修、段盛梓等纂。飛鵬其經歷籍貫皆不詳、按西安縣治、設於光緒二十八年、建置未久、故無縣志、然邑宰如孟憲彝於光緒三十二年、即有書錄、三十四年王孝偁又討論於邑紳段盛梓等、為之訂纂、飛鵬宣統元年任、即搜輯近事、從事增補、越一年書成、共十三卷、全書分建置、監獄、地形、戶籍、自治、財計、保衛、教育、實業、礼俗、敘志十一門、中附各表、皆非重要、是志體例不類志乘、因其設治日淺、故無職官、選舉等門、按是志雖屬創作、義例亦殊簡陋、而書中記載則尚精詳、蓋西安乃葉赫故墟、遠徵肅慎、是志建置篇博引羣籍、考其沿革、所引書目皆注出處、其翔瞻精核、直可追踪正史、惟書中各表皆無關輕重之事、且亦簡漏、徒占篇幅、深為是書之病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遼陽縣志四十卷　民國十六年鉛印本、

知縣裴煥星等修、白永貞等纂。煥星由拔貢知遼陽縣事、以康熙二十年遼陽知州楊鑣雖曾創修遼陽州志、但至今已不可得、欲覘風知政、索閱縣志、僅檢得鄉土志一卷、正擬修舉、適值省憲通令重纂邑乘、乃邀奉天省議會議長前代理省長白永貞為編纂、因鄉土志即永貞所輯也、惟遼陽邑志自康熙修後已數百年、時遠事湮、文獻無存、後搜得州志草稿一部、以為依據、閱六月而草創成、共為六編、凡四十卷、是志以鄉土志及舊志為藍本、所取材凡康熙以前事蹟、以全史、三通、大清一統志、盛京通志為準、康熙以後、廣取東華錄、名臣傳、及各私家著作、全書分地理、人物、政治、人事、物產、藝文、下附細目、地理下、分建置沿革、山川、城池、公廨、區村、壇廟、古蹟、人物志下、分名宦、勳舊、鄉宦、選舉、鄉型、孝義、義舉、文學、烈女、流寓、政治志下、分行政、職官、教育、財賦、兵事、警察、自治、人事志下、分人類、礼俗、宗教、實業、物產志下、分植物、動物、鑛物、藝文志下、分詔疏、序記、論辯、雜著、廟碑、碑銘、墓志、祭文、家傳、行述、詩賦、軼聞、每門之前、皆有小序、是志體例甚備、敘述亦詳、惟自乾嘉以後以

至光緒庚子、幾經兵燹、縣中文獻、强半無徵、雖取他志或
籍增補、而仍不免疏漏、實是志之遺憾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撫順縣志略不分卷 宣統二年石印本

知縣程廷恒修、廷恒字守初、江蘇崑山人、由附貢生宣統二年二月任、撫順本為承德興京附屬之地、設治未及四年、前迹已渺、無可稽徵、前任趙守航為撫順知縣時、即搜討故實、編輯成書、廷恒繼趙之後、乃以餘暇從事摭拾、遂成撫順縣志略一部、全書不分卷、其體例依通志略之例、立建置、官制、氏族、宗教、風俗、勝蹟、人物七略、以錄其實、又依史記年表之例、立經緯、氣候、疆域、山川、籍業、村屯、戶口、居留、歲出歲入、貨幣、警察、分區及官弁、司法比較、學校、礦產交通、物產十五表、以尋其源、其風俗、勝蹟、人物三略、本擬刪除、繼思此三篇、乃人民之智識與古今之興亡所係、因姑存之、是志體例雖不符地志、然追仿史漢、尚能自創、不襲舊轍、實有足多、惟只有表略、不列志傳、遺漏亦所不免、而書中敘述、偏見亦多、均是志之瑕疵歟、

海城縣志不分卷　宣統元年鉛印本、

知縣管鳳龢修，邑紳張文藻等纂。鳳龢字洛生，江蘇武進人。光緒三十二年任。按海城設治未久，舊無邑志。鳳龢宰斯邑後，始詔鄉士大夫各輯所聞，以備蒐錄。收集既豪，旋成海城縣志。其書不分卷，內分歷史、地理、政治、物產、實業、交通、學制、風俗、宗教、生活諸門，下附細目甚繁。以縣境、縣城等附於歷史，形勢、縣治、水道等附於地理，官職、軍事等附於政治，植物、動物等附於物產，農業、商埠等附於實業，道路、郵政等附於交通。是志體例極形蕪雜，卷首亦無目錄凡例。所記各端多屬新政，以各表為最精核，尤以貨物輸入輸出諸表為佳。蓋一閱此，即可知是邑社會狀況。惟於歷史沿革考證甚略，則是書之缺點也。

安圖縣志六卷　宣統二年抄本

知縣劉建封修，吳亞元纂。建封經歷皆不詳。是志首載建封序一篇，述設治與纂志之經過，謂奉督帥札飭，設治安圖，調查逾年，凡山川、道、土物、風俗以及社會情況，皆躬親周驗。繼又屢奉憲令，命編志乘，因博訪周咨。惟建置日淺，地廣人稀，不特無書可稽，且無新事可采，乃邀山左名士吳亞元稷丞負編纂之任，閱十有四月，書始粗成。自卷首以下，繪圖七、列表八、考之類七、志之類十有二、傳之類七、記之類八、略之類二，而以備考附於卷末，都五十二目，釐為六卷。其卷首為恭紀，即聖蹟、聖武、聖訓、聖翰。卷一圖七，為區域圖、衙署圖、長白山圖、長白山神祠圖、布勒湖里圖、穆石圖、測候圖。表八，為沿革表、道路表、山水表、部族表、會總表、戶口表、物產表、各國人遊歷姓名表。卷二考七，為象緯考、沿革考、區域考、長白山考、羣山考、水考、物產考。卷三志十二，為墾務志、食貨志、市廛志、捐稅志、學堂志、巡警志、林政志、兵衛志、邊旗志、風俗志、韓僑志。卷四傳七，為列傳、忠義傳、孝義傳、一行傳、流寓傳、列女傳、釋老傳。卷五記八，為大事記、金匪記、歸化記、會防記、匪亂記、設治記、郵電記、路工記。卷六略二，為藝文略、古蹟略。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附備考、是志雖為創修、體裁甚備、其原稿改竄甚多、而署目錄亦與內容不符、故人多誤為十卷、其敘述均極謹嚴、惟分門別類、殊嫌冗煩、而志與考之記載重複亦多、尚有待於後來者之删訂、然創始如此亦不易矣、

賊情彙纂十二卷 民國二十一年景印咸豐時鈔本

清湖北即補府張德堅纂輯、候選邵彥烺、上元縣文童生程奉璜等分纂、自道光末年、粵西洪楊亂起、不久即破武昌、下金陵、建太平天国、其政治軍事、清軍皆不之悉、每屢戰輒敗、咸豐二年、清軍收復武昌、德堅時充湖北撫轅巡捕官、謂欲破賊必先知賊情、乃好採詢太平軍情事、有得即錄、後又於役大江南北、從吳文鎔至堵城、常易裝往偵太平軍、留心訪究、並搞錄俘人難民供詞、遂綜核整理、編輯成賊情輯要一冊、四年甲寅、以此書由劉蓉上之當時辦理軍務之曾國藩、國藩時正苦不明賊情、乃檄調德堅至武穴、於行營設采編所、編輯賊情彙纂、即以德堅為總纂官、程奉璜等為分纂、奉璜久居於太平軍而新自歸來者、於太平軍之典章制度、敘述極多、因以德堅原著賊情輯要及諸人敘述為嚆矢、集所俘文件供詞為證據、廣搜博采、多收而嚴毀之、删其誣妄、存其信實、閱一年至乙卯成書、書十二卷、全書總目九、分目五十八、附目二十七、圖七十一、總目為劇賊姓名、偽官制、偽軍制、偽礼制、偽文告、賊教、

賊糧、賊數、雜載、諸門，分目則爲首逆事實、劇賊事略、附僞守土官、鄉官名目、僞官表、僞品級、銓選、僞朝內官、僞軍中官、僞守土官、鄉官、僞女官、僞科目、僞軍目、軍冊、陣法、營壘、土營、附諸匠營、水營、旗幟、器械、營規、附號令、詭計、附技藝、偵探、僞宮室、僞印、僞時憲、僞朝儀、僞服飾、僞儀衛、輿馬、僞稱呼、飲食、僞詔旨、僞誥諭、附誡諭、訓諭、誥諭、札諭、照會、將憑、批式、封式、僞本章、附稟奏、稟報、稟申、敬稟、僞告示、僞律、僞官照、附官憑、路憑、記賊館門牌、印據、船票、船牌、僞貢單、附鄉官門牌封條、僞文字、附隱語、聯句、僞書、僞天條、禮拜、刑罰、講道理、貢獻、擄刼、科派、關榷、交易、口糧、倉庫、僞官伍卒數、老賊、新賊、童子兵、擄人、逃亡、女官、女軍數等類，條貫縷悉，巨細靡遺。是書體例乃倣雜史傳記而作，記載信實，每條之下，皆註出處。誠爲研究太平天國之珍貴史料。至其取材，一爲軍中所獲太平軍文件，一爲官紳所采訪及俘虜供詞，書中敘述，只求事實之真，不尚文辭之美，故間有前後重複，或詞句鄙野之處，凡太平軍所改之字及隱語，[illegible]仍其舊，使讀者得覩其真。所繪兵陣圖、衣冠圖、及所列僞官表，均極精細。全書尤以僞官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僞軍制、僞禮制、賊教諸篇，爲最精粹，由此即可見太平天國之制度、宗教、社會改革諸大端。又每事之後，附以評語，言簡意周，多具卓見。惟是書因口述之辭多，遂不免傳聞之誤，如所記劇賊姓名，洪秀全、馮雲山、石達開等籍貫皆謬誤，蓋秀全、雲山皆廣東花縣人，達開貴縣人，皆誤爲桂平；又謂秀全、秀清，當時以護送烟土洋貨爲生，亦誤，蓋秀全等崇奉耶教，始終反對烟土，並烟草亦禁止之；其他卷十記江壽民之死，亦誤，因壽民乃當時揚州大紳，實自殺，非太平軍殺之也。諸如此類，小疵甚多，乃傳聞之失，不足爲全書病也。又書首張氏自序作於五年乙卯七月，而書中紀事及於六年丙辰，則作序時書尚未竣也。是書在當時本爲辦賊之用，彼此傳鈔，自太平天國亡後，多燬滅無遺。民國初年間，湘人譚延闓、楊度各藏一部，楊所藏尤備。是書即景印楊所藏者。

蠻氛滙編　清同治六年手鈔本

鄔西楚叟手訂、石倉主人編次、其真姓氏皆不可考、惟鄔本古齊地、即今河南偃師、則楚叟實河南人、書面題有同治丁卯年冬季、錄於畀城旅寓諸字、是書內容似輯當時述粵匪之各種記載而成、全書總目、分粵匪紀略、長毛八王記、長毛九侯記、長毛國宗記、長毛丞相記、長毛犀職記、金陵癸甲摭談、蠻氛雜記、肩鼻隨聞錄、金陵被難記、冠汀紀略、夷氛私歎等十二篇、不分卷、其首篇粵匪紀略、撰者姓氏為餘杭姚憲之滌山、謂咸豐五年乙卯冬、悉憑邸鈔、參以見聞、編次於萊陽邑署之、如是官舍、似姚氏官萊陽時所作、是篇紀洪楊始末甚詳、是時正太平軍遣諸丞相北伐、姚目擊其事、故記林鳳祥、李開方等北伐失敗事尤真確詳盡、太平軍北伐、諸家記載皆鮮提及、獨此篇敘述歷歷、甚記李開芳被困於馮官屯、及殉難情形、允為極珍貴史料、故此篇實為全書精華、次為長毛八王記、則鈔錄賊情彙纂卷一劇賊姓名上之首逆事實、而刪去天德王洪大全一篇、長毛九侯記、記佐天侯陳承鎔等九人、亦鈔自彙纂卷二劇賊事略、九侯中有靖湖侯林鳳祥、定湖侯李開芳、平湖侯吉文元、勦湖侯朱錫琨、滅湖侯黃益芸、其靖胡定胡平胡勦胡、即平定滿清之意、官書避諱、加以水旁、讀者遂不明其義、是篇所記北伐諸人、只稱其擾山東直隸、尚未敘至敗死、與前卷粵匪紀略、述李開芳殉難事相較、即可證明全書乃輯自諸家記載、非一人手筆、故稱滙編、否則前卷述其已至敗死、後卷反僅書及北伐於此、亦見編者未加筆削、長毛國宗記、記洪仁發楊元清等、皆天王東王北王翼王等之父兄昆弟、亦錄自賊情彙纂、惟彙纂無楊元清名、長毛丞相記、記曾釗揚等

三十四人、全鈔彙纂之劇賊事略、將未錄入者、復補數人、成長毛犀職記、故是編由長毛八王至長毛犀職記、什九錄自賊情彙纂、所增減者極少、次金陵癸甲摭談、即當時署名闕名者所著之雜記、是篇節錄其數條、約三分之一、仍存其名、編者尚不掠人之美、蠻氛雜記、紀英法聯軍入京事、敘述簡略、事亦不備、肩鼻隨聞錄、乃錄咸豐四年樗園退叟所著、是編節錄甚少、蓋原書八卷、固不容盡鈔也、金陵[illegible]被難記、所述多太平軍之內情、如洪楊所行之社會政策、及惠濟貧窮等、均詳為紀述、不避忌諱、其價

值不亞於粤匪紀略及癸甲摭談，作者居金陵城中月有五日，故能默察詳志。次為寇汀紀略，汀州曹大觀撰，中多述太平軍之典制及秘密社會之情形。末篇為表氣私歎，順天佚名撰，六字一句，乃歌謠體，敘英法聯軍與太平軍之始末，蓋感慨當時政治不良，官吏貪污，致釀成非常之變，乃悲世之作也。綜觀全編，除鈔錄他書之數篇外，餘如粤匪紀略、金陵被難記、寇汀紀略，皆直接史料，極可寶貴，固不能因一部分與他書重複而忽視之也。

中興別記 六十一卷 清光緒三十一年排印本

李濱撰。濱字古餘，江蘇上元人。其先世李成奉，在明萬曆時襲明威將軍，後嗣遂聚族居於江寧，至清中葉，已二百餘年。洪楊亂起，所至之處，凡官吏縉紳殺戮無遺。濱之家人當時散居於松陽、武昌、金陵、杭州諸地者，多自殺，或殉難。濱年幼避難得免，以其家族遭此慘變，因注意洪楊事跡。是書經數十年之力，博采窮搜，斟酌損益，始漸次脫稿，共六十一卷，卷首載俞曲園函二件，蓋請越校閱糾正者也。卷末附自敘，述蒐輯之始末。是書起自道光十六年丙申三月，止於同治三年九月，因曾國荃克復金陵（太平天國天京）乃同治三年五月也。是書雖名為中興別記，實不啻一洪楊全史。凡記載洪楊諸書，未有如是書之詳且備也。其起自丙申，尤具卓見，遠非一般史家之所及。因洪楊雖倡亂於道光三十年，然在道光中葉，天地會之醞釀，股匪之出沒，皆與太平天國之興有密切關係，推原溯流，實應知禍亂之所由起。是書為編年體，以時為綱，以事為緯，其所取材，以當時邸鈔、奏議、官署文件為主，以筆記

雜錄、碑傳、傳聞為助，並參閱欽定勦平粵匪方略所輯史料，至二百餘種，又訪諸曾參與戎行者，諮詢札記相與互證，前後近三十年，乃得成書。故是書取材既豐，敘述亦慎，如俞樾所稱，文繫事賅，且見蒐羅之富，編纂之精，真近代一大著作，洵足以昭得失之林，為後世之鑒，良非虛譽。書中記道光二十五年夏六月秀全至象州，州官為廟神製衣袍方祀，獻秀全率教党至，褫裂之，壞神偶像，題詩於壁，觀者如堵，州官不敢與較，此事惟外國書籍記之甚詳，並錄秀全題壁詩，各家記載無敢述者，即此一面可見在倡亂之前五六年，秀全等已有叛逆之形，一面足見當時地方官吏懦弱無能，實為養奸造亂之最大原因。又道光二十八年，桂平儒生王作新控告馮雲山叛逆，而知縣王烈反袒護雲山，是書全錄其控文及批詞，由此更可證官吏之畏禍與亂事之所作，而此書徵輯廣博，察及微細，彌足貴矣。作者自謂以中興之民，述中興之事，故題曰中興別記，私家著錄別於官書，故退而自異之曰別記。是書體制雖為編年，而以洪楊之興亡為起迄，又似乎為紀事本末之擴大，其內容

之精博，允為研究洪楊史者之淵藪，惟當時傳聞異辭，謬誤之處在所不免，如書中所記洪楊內鬨自殘事，即謬誤特甚，其他不實之處亦多，然此乃傳說之妄，或他人記載之失，皆屬小疵，毫無損於全書之價值也。

髮逆初記 清同治九年手鈔本

江左明心道人撰、前後附有敘言、及倦游人跋、無真姓名可考、以卷後敘言、署江左明心道人記、據王葆心虞初支志甲編卷末、有其子王夔强跋、謂其父之作、尚有三四種、曰髮逆初記、書可一卷、不著撰人、所記洪楊初起時事、與世間官私各書迥異、則是書為葆心所撰著無疑、惟最近葆心因修纂湖北通志、北來搜輯史料、予往詢髮逆初記、不署真姓氏之原委、葆心謂、是書實非彼撰、乃滿清末葉官京師時、有陳小游者、交一稿本與彼、並謂書中所記諸事、頗多異聞、年久事湮、其子不察、遂誤為彼作、至陳之履歷、學問等、[illegible]因其年代悠遠、不可復憶、只知小游在當時作幕東南為業、今考書中記事、作者似曾為賽尚阿幕僚、是書不分卷、因所記起自咸豐元年、至六年洪楊內閧時止、故名髮逆初記、惟前半乃記鴉片戰爭失敗事、痛詆琦善等之誤國禍民、媚外作者實一憤世嫉俗之人、不署姓名、或由此歟、所載洪楊之事、謬誤甚多、[illegible]足見當時消息之隔閡、直謂無洪秀全其人、乃新寧焦大洪大全亦無其人、錯綜差誤、不知所從、實則焦大乃大全、非秀全也、惟記初起時、土民客民之情形、則多信史、及記大全被獲、賽尚阿審訊時情形、為他書所無、殊為珍貴史料、大概言之、是書取材、多目覩耳聞、故除傳聞失真、或觀察不明之誤外、均極可信、且記載清軍諸帥之內幕甚詳、有功則爭、有難則避、為洪楊崛起之反助、亦非他書專以炫耀軍功者者所能及、故是書實為記洪楊初起最善之本、惟文字鄙俚、且多重複、殊為小疵耳、

盾鼻隨聞錄八卷　光緒元年刻本

標園退叟編輯。卷前有咸豐甲寅（四年）姚滌雲序，及著者例言、目錄。書末有光緒元年葵愚道人跋一篇。是書多記清軍與太平天國攻戰之情形，尤詳述清吏之腐敗與私事。共分八卷，卷一為粵寇紀略，卷二為楚寇紀略，卷三為兩江紀略，卷四為豫寇紀略，卷五為撫言紀略，卷六為異聞紀略，卷七為各省守城紀略，卷八為獨秀峰題壁詩、楚南被難記題詞、金陵記事雜詠、江寧女子絕命詞、因卷八之中，不盡為作者所撰，故稱編輯。咸豐時疆吏名流以是書攻訐人之陰私，曾燬其版，故流傳甚少。作者署名為標園退叟，不列真名。讀其序文、跋語，知作者於道咸時洪楊亂起，曾襄戎幕，且曾為地方官吏。據薛福成庸菴筆記卷三盾鼻隨聞錄當燬一則，謂盾鼻隨聞錄為蘇州人汪堃所著，並謂撰是書之用意，在污衊時人以報私怨。因堃於咸豐初年，任四川永寧道員，為學使何紹基子貞所糾，恨之次骨。繼又以地方公事，忤四川總督黃宗漢，被劾罷官。堃於是借記粵匪之事，著隨聞錄，其命意專為道州何紹基而發，兼以謗一二平生所

憾之大吏。據薛氏所云，則是書乃汪堃修怨之作，故不署真確姓名，以避嫌疑。考之[illegible]當時為太平軍所虜之江寧李圭所著[illegible]金陵兵事彙略卷一論及獨秀峰題壁詩，謂題壁詩三十首，紀賊起粵西事甚詳，由內傳誦。有壬子（咸豐二年）冬自序，其人嘗出仕，聞尚有盾鼻隨聞錄及金陵陷後事要，皆不免譏刺，然自是實錄，觀此則隨聞錄雖不免為譏刺之作，要不失為實錄，惟堃所著[illegible]金陵陷後事要已失傳，殊為可惜。詳考是書所紀，[illegible]雖多攻訐個人私事，然多秘聞遺事及珍貴史料，為同時一般著錄所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無。各卷之中，頗多精采。薛氏謂為專在報復何紹基參劾之仇，按之隨聞錄，其醜詆痛污何氏者凡九處之多，且及閨閫之事，不堪寓目，則薛氏之說自極可信。惟考之當時事實，據東華續錄咸豐五年四月丙申（初四日）日上諭，及同年八月庚申（三十日）日諭內閣，道員汪堃，實因四川學政何紹基參之於前，川督黃宗漢劾之於後，罪名因謀逆一案，戕陷無辜，堃遂得著即革職之咎，落職後乃撰是書，厚污黃、何，兼及平生所仇之人。薛氏謂是書為堃所作，亦有確証，因書後葵愚道人之跋，未有

印章二、一即汪堃二字，文中屢屢辯剖是書非己之作，然
欲蓋彌彰，反足証明，且更知作者託名櫺園退叟
編輯而不名著作之故，而李圭金陵兵事彙略稱獨秀峰題壁詩，痛罵
兩粵官吏者，亦汪氏之作，故著者雖亟亟避名，終可考按。
總括言之，是編之作，或因報復私怨，故对人多所污毀，然其
紀事，能言人之所不敢言，頗多珍聞，所可惜者，例言謂，
賊中僞諭僞檄徧處張貼，營中傳抄頗多，並即燒毀，概不
敢編入一字，以太平天国本身之直接史料，因覩其毀滅，不
敢編入，深為是書慨矣。又河桂清督兩江時，曾飭禁是書，
並燬其板，然當時書賈以是書紀載詳確，仍為之刻售，
易名欽報隨聞録，則是書流傳甚少，或即因禁燬之故耶。

金陵癸甲摭談不分卷、光緒三十二年國學保存會排印本、
是書不著撰著人姓名，卷首亦無序言，只冠小引，謂承平日
久，民不知兵，癸甲以來，粵逆陷金陵，民生塗炭，閒諸被難逃
出之人，狀其慘悪，言之不忍，然欲人人洞澈其故，又不忍不言，
因摭而言之。按是書所記，皆關於太平天國之典章制度，遺
事瑣聞，雖屬片斷記載，而詳實可喜，起自咸豐三年癸
丑正月二十九日洪秀全之陷金陵，至甲寅四年兩年之見聞，
故名癸甲摭談，作者雖不署名，然考之王韜甕牖餘談卷
六記洪逆顛末一則內，其前記中稱，邇來述粵逆事者，如謝
氏之金陵摭談，姚氏之粵匪紀略，亦可云詳矣，謝君稼鶴
得之於目擊，言多確鑿，則是書實為謝稼鶴所著，雖知
其名，惜其經歷不可詳考，因是書流傳甚少，滿清末葉，民
族思想發達，宣揚洪楊革命，國學保存會乃重為之排印，
復因所印不多，未三十年，已成孤本，當排印時，末有雞鳴
子跋一篇。按是書體裁，雖為筆記式，而作者頗具史識，大之
如太平朝宗教、社會之改革，政治經濟之建樹，小之即風俗
習尚，礼制文化，均詳述不遺，因得之目擊，洵為徵實之
作，書中所記當時男館女館之情形，及金陵所藏錢糧

敗日、皆為他書所無、而太平朝之直接史料也。由同光時人之記載、知此書成書甚早、且書中所記、如林鳳祥、李開方北伐事、尚不知所終、而林李於咸豐五年乙卯、即在北方敗潰被殺、亦足証明是編成書之早矣、

湘軍記二十卷 光緒十五年刻本

王定安撰、定安字鼎丞、湖北宜昌人、以名孝廉由州縣歷任監司、嘗游國藩國荃幕、以文學名、咸豐初年、粵西洪楊亂起、湖南首當其衝、國藩以在籍侍郎、創練湘軍、大亂平後、湘軍之名震天下、當時記請洪兩軍之書雖多、然鮮真實、湘潭王闓運所著湘軍志、文章史實、為世傳誦、然對湘軍多貶詞、尤於國荃譏評最感、國荃乃屬定安另纂湘軍記二十卷（應為執筆）、雖記湘軍之始末、實即宣揚曾氏之勳績、故是書之作、實對王闓運湘軍志而發、卷前有兩江總督曾國荃敘、及其自序、謂恐戰績之軼謀、為一書、與方略相表裏、起自道光三十年庚戌廣西亂起、迄於光緒十三年新疆設郡縣、因平定回疆之左宗棠軍、亦湘軍之支流也、是書撰成閱時三載、執筆為文、則凡九月、共二十卷十七篇、全書凡分粵湘戰守篇、湖南防禦篇、規復湖北篇、援守江西篇、規復安徽篇、綏輯淮甸篇、圍攻金陵篇、謀蘇篇、謀浙篇、援廣閩篇、援川陝篇、平黔篇、平滇篇、平捻篇、平回篇、勘定西域篇、水陸營制篇、是書所記凡三十有八年事、以湘軍為綱、而他軍戰略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焉。其體例為編年，其取材則依據奏章、遺稿、逸事、軼聞，[illegible]雖類似官書，不免諱飾，而大半亦係實錄，尤以所記時間、地理，[illegible]采自公牘，決無謬誤，不似湘軍志以意為之，而自相矛盾。惟因奉命所譔，論斷不如湘軍志之精刻，然所敘述，皆作者目覩習聞，足稱信史。稿成後，復與湘陰郭嵩燾、曾國荃商訂得失，漏者補之，疑者闕之，不為苟同，亦不立異，一反湘軍志之以精刻為能。大略言之，是書雖不如湘軍志之精采，而敘事簡略，[illegible]尚不失為名著。湘軍志僅至太平天国之滅亡，是書則至回疆之平定。凡清末國內之治亂，均可於此篇見之。若與湘軍志同閱，更足以見當時之真相。

粵軍志不分卷 光緒三十年上海廣智書局排印本

曾根俊虎著。俊虎日本人，以海軍大尉同光時奉命駐劄中國，正值太平天国、捻匪滅亡之後。卷前有自序一篇，謂：余游清國，親覩亂餘荒寥之狀，有不堪慨歎者，間欲就平捻記、平浙記、吳中平寇記、平定粵匪紀略諸書，撮譯其要確者，纂為一編，以記其大亂之概。後聞山東友人言：當時兩軍之事，記者諱惡，蔽官軍之短，遺敵兵之長，成敗利鈍，顛倒甚多，不足取信。故是書乃作者親歷經戰地方，更參以外人從軍記載，纂為長編，以紀太平天国興亡之跡，倣湘軍志[illegible]之名，名粵軍志。因作者乃外邦人士，故對當時之事，純持旁觀之評，是書記載詳確，議論公平，遠非國內諸書所及。按當時記太平之書，莫不稱為粵匪，而是書於例言中，謂稱清軍為官軍，至洪秀全之兵，亦不能詆之為賊，稱為敵兵、敵將，或又稱洪軍，又稱英法聯軍為同盟軍，皆與今日吾人之意見相合。書中凡官軍奏議，僅記大略，而洪秀全之討滿清檄文，則一依原文，不加改削，尤具卓識。故是書之長，不外一為其持論公允，一為多采當時外人之從軍記載，[illegible]國人偏袒之習，每一大事之

後均作簡短評論，判其得失，頗能灼見當時之情形。是編起自咸豐元年，止於同治三年十二月，太平天國之敗亡，因其記洪楊建國，故稱粵軍志。以一外人而注意中國之事，著書以記之，尤為可貴也。

思痛記二卷 清光緒六年刻本

李圭撰。圭字小池，江寧人。其家本江南望族。咸豐庚申（十年）清江南大營潰，圭為太平軍所虜，居軍中凡卅二月，備嘗辛苦。逃出後，光緒初，圭以海寧縣，乃追憶前事，作思痛記二卷，蓋取痛定思痛之義。卷前有同里黃思永序及仁和高縣序，卷末有同里金遺跋。圭撰是書之用意，其末謂被難賊中凡三十有二月，身所親歷，目所親睹，萬苦千辛，窮究極惡。痛定思痛，爰振括事實，漫為長篇，目之為思痛記，留以遺後人，俾有鑒于決機宜早，勿玩誤因循，致噬臍莫及。故圭世居江寧，當太平軍未至之時，各搬遷避，旋因家人眾多未果，及太平軍至，全家數十口同及於難。圭及其叔被虜，作太平軍中書記，得以不死，然所受拷掠不可勝記。是書因作者身處軍中，故所記皆得之見聞。凡太平軍之行軍及習尚，皆歷歷如繪。至所述太平軍將領之殘暴無禮，尤為他書所無。如虜掠婦女，吸食煙花，搶劫金銀等，雖為太平天國天條所嚴戒，亦肆無忌憚，足證太平軍末造紀律廢弛，人心已去，實為速其敗亡之總因，亦即清洪兩軍消長之關鍵。是書體例

作者自謂為長編，既非官書，其內容無所不記，實為張太平典章制度者之直接記載。其特長在記太平軍中之情狀，與夫其將領之起居嗜好，而較之其他官書只記其旅進旅退，以邸鈔作藍本者，奚啻霄壤之別，實不可多得之史料也。

金陵兵事彙略四卷 光緒十三年刻本

李圭撰。圭字小池，江寧人，本江南望族。咸豐庚申，清江南大營敗潰，圭之家族數十人為太平軍所殺，圭及其叔被虜，為太平軍掌書（即書記）。居太平軍中共二年餘，後逃至上海。光緒初年，任海寧知縣，後又隨使至外洋，遂以精通洋務名於時。曾作思痛記二卷，詳述在太平軍中之起居生活，與太平軍之制度風尚，為當時所傳誦。蓋圭本精通文史，又身歷目覩，故書中多深刻之觀察。是書乃繼思痛記而作。因思痛記乃遺聞瑣記，是書則編年正史。是編起自咸豐二年壬子，迄於同治三年甲子，詳紀洪楊建都金陵後之一切措施，及與清軍相持之情形。卷前有無錫薛福成序，時薛任寧紹台兵備道也。次有自序一篇，備述撰是編之命意，及取材，深恐太平天国亡後，羣書所記或冗或略，均不得當，乃以親自見聞所得，著為是編，以紀金陵一代史實，故稱金陵兵事彙略。起於咸豐二年十月江督陸建瀛進防江皖，止於同治三年金陵克復收斂陸建瀛遺骸，以年為綱，專錄江寧一郡之事，因金陵之被兵禍，建瀛實負重咎也。其自序中謂是編為編年體裁，而以賊之始末及各路軍

務之關係最大者，分年附記於下，都為四卷。其取材以杜文瀾平定粵匪紀略為底本，而以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記、錢勖吳中平寇記、楊昌濬平浙紀略、王韜甕牖餘談諸書為參攷。因諸書作者均熟稔太平軍故事，記載亦極詳確。按是書實兼諸書之長，不冗不遺，而於太平軍之興亡，尤能道其原因之所在。故是編其形式雖類官書，而其真實洵為信史。如卷一敘洪楊之興起與當時社會混亂之情形，殊具卓識。尤能蒐集珍貴史料。書中所載如得自上海傳鈔周天爵與二南書，及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攻上海時照會各國領事文

書，均為他書所無，足為珍聞。作者著思痛記及是書外，尚有雅片事略二卷，紀道光時鴉片進口之規則與數量及清朝禁烟引起外交之情形，詳實精警，同為當時所稱道。

甕牖餘談八卷 同治十二年排印本

王韜撰。韜初名利賓，字蘭卿，後名瀚，吳郡長洲人。咸豐十一年因上書太平天國蘇福省（即江蘇省）總理民務逢天義劉為清廷偵知，下令捕緝，乃改名韜，遁跡香港，故又號天南遯叟。世傳韜曾為太平天國狀元，即由於此。按韜本長洲諸生，道光二十五年乙巳為張芾拔冠邑庠。韜少懷大志，被通緝後漫遊歐美，著述極富。當時中國人履行外國者實不多見。是書即韜匿跡香港時所著。韜因懷才不遇，上書太平將領，請轉呈忠王，以求大用，雖未獲售，然對於太平天國之情形及當時洋務皆知之甚詳。是書共八卷，前有

同治十二年閩中林昌彝序及光緒紀元棣馨仙史序，並韜子壻錢徵跋。跋中謂韜居香港時取歐亞近事之新奇者書之，兼采錄太平天國之事跡與夫忠臣義士之遺聞，日積月累，稿如束筍，重加釐剔，都為八卷，顏曰甕牖餘談，猶遯窟讕言之意也。因韜常取洪楊事實，擬小說体作遯窟讕言十二卷，以當時清廷視太平天國為逆跡，記其事者均忌諱不敢明言。是書卷一全為當時忠臣義士小傳，卷二包括中外人物，以記錢江及張石卿二篇為最佳史料。卷三卷四多記時事風物及外國地理，最要者如漢口賊情與浙江亂後景況，為記洪楊亂後他書所無者。卷五記述西洋科學

卷六則全記太平天國首義人物，共六篇，為洪逆顛末記、記東賊事、記南賊事、記西賊事、記北賊事、記翼賊事，真寶簡潔，遠邁羣籍。卷七共七篇，卷八二篇，皆全記洪楊事，為洪逆瑱記、記忠賊事、記干賊事、記英賊事、記燕賊事、記李賊事、記侍賊事、賊中酋悍記、賊陷金陵記等篇，太平人物悉備是矣。凡記洪楊史事者，無如是書之詳確。蓋韜本吳人，於太平將領多所往來，故所述尤多祕聞。當時均謂韜通賊，即因於此。韜居香港逾二十年，光緒中返滬，為公卿疆吏所重，惟寄情風月，不復論政，為海上文壇盟主。是書所記，除洪楊外，即述西洋日本之學術文化，故是書在當時頗為人所珍視。彼時述洪楊事跡者，僅粵匪聞見錄及江南春夢菴筆記二書，是書則兼二書之長。即今日觀之，猶為研究近代史者之直接史料。且凡志太平人物者，實以此書為最佳名著也。

從戎紀畧不分卷 光緒十九年刻本

朱洪章撰。洪章字煥文，貴州黎平人。咸豐六年入湘軍，從曾國荃轉戰江西、安徽，積功擢至總兵。當太平軍據金陵，國荃奉令長圍，久不能克。同治三年，洪章乃獻掘地道轟城策，卒以成功。是書即記其平定戰爭經過。因洪章為湘軍名將，與太平軍相戰十餘年，凡洪楊之軍謀政策，皆親歷目擊。是書起自道光末葉，止於同治三年金陵城破，凡所見聞，皆詳為記述。尤以關於兩軍之畢畧，更為珍貴。因一般所著記功官書，或據諸奏報，或采自傳聞，多皮相之談，非事實之論。是書作者即身與其役之人，其所記載，均當時內幕情形，外人所鮮知者。如金陵圍攻日久，蘇常已復，清廷恐國荃軍單，師久無攻，乃飭李鴻章率所部應援。時湘軍將領惧鴻章分功，然又無詞拒絕。洪章因商之國荃，縱速轟城，且自願作先鋒，隊以先登，誓不復返。及地道成，城垣轟陷，洪章親率死士以青草覆首，仰攻，且先攻入天王府及八王府。是書所記圍攻金陵情形極為詳盡，尤為官書所弗及。章本武人，故是編文字樸質簡潔。其敘述當時戰事，歷歷如繪。良以身經其役，痛定思痛，不覺其言之摯而言之眞也。按是書係紀事本末體，雖為自述從戎之事，實無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此足見清洪兩軍之消長以及軍民間之瑣事皆他書所無而為是書之特長故是書實可稱為清洪兩軍詳細戰史凡研究圍攻天京情況者當以此編為最佳資料卷首有兩江總督曾國荃序及朱福詵跋卷末有汪樹堂跋是書刊印後因非賣品故流傳甚少彌足珍貴也

江表忠略二十卷 光緒二十八年刻本

陳濬然撰濬然安徽桐城人為近世古文家之一同光時有名京師自吳汝綸之後治古文者益寡濬然名益著宦京曹時往來公卿間於當時掌故亦頗熟習是書為其師方柏堂京卿所纂柏堂亦咸同間古文大師嘗參曾國藩幕多所貢獻太平天國之役清軍將帥死傷亦多咸豐十年國藩督師江上慨大亂之將平憫忠魂之未彰乃致博學制忠義錄以表貞烈柏堂亦與其事已纂成數十卷惟未刊印歷三十餘年新寧劉坤一任兩江總督

病方稿蕪蔓乃屬濬然釐正刪訂成書四十卷濬然仍以其繁猥復彙成書汰其大半又三年凡十易稿訂其書共二十卷名江表忠略以所記皆太平天國之役兩江死事諸臣之事也其體例取之史記紀傳始自咸豐十年兩江總督疏報紳民為斷此後專奏載諸國史者則不錄書中卷一二三為江蘇將吏記向榮張國樑等卷四五六為安徽將吏記周天爵江忠源等卷七八九為江西將吏記塔齊布江忠義等卷十為江蘇紳民記吳文鎔張錫庚等卷十一為安徽紳民記羅遵殿等卷十二為江西紳民記黃醇熙

等、卷十三為江蘇紳民第六、江寧列傳、卷十四為鎮揚列傳、卷十五為蘇松常太列傳、卷十六為安徽紳民第二、安廬列傳、卷十七為徽寧池太列傳、卷十八為鳳穎滁和泗六列傳、卷十九為江西紳民第二、南饒廣九列傳、卷二十為瑞袁吉臨贛建撫列傳。共三有之事、共數百人，凡死難皆為之傳記，尤以江寧為最多，足見城破後死事之烈。據是書所記將帥多中興名將事略所無，以補正史之不足，蓋正史所無而可由是編稽之。至其敘事周詳，取材審慎，尤可以見作者史才。凡咸同時江表之軍事情形、社會概況，皆具於是書矣。

兩淮戡亂記五卷 光緒初年刊本

張瑞墀撰。瑞墀字价轄，安徽霍邱人，為邑中名諸生，素負才名，為學使朱九香所重，後即游朱學幕。咸同之際，太平天國建都金陵，南北響應，長淮一帶土匪蠭起。蓋兩淮踞江河之間，為南北吭喉，伊古用兵必為戰地。當時皖北鳳潁一帶，江淮數千里盜賊蠭起，巨寇則有張洛行等之捻匪、苗沛霖之練匪及李昭壽等，名為官軍，實通金陵，亦擾害地方，甚於匪類。其時里人多逃往他鄉，不敢歸田，瑞墀亦避亂邑西三河尖。及亂平後，瑞墀返里，因親見親聞，且與亂相終始，乃稽之案牘，訪之傳聞，綜其始終，考其成敗，撰兩淮戡亂記五則，以成一代實錄。因捻匪、練匪等關係清洪兩軍之勝敗極大，非細事也。是書成于同治十年，因文字簡練，記載精審，且多秘聞逸事，故世人爭相傳鈔。卷前有王則儒、鄒振清兩序及自序，後有題辭數十首。全書所記為張洛行叛蹟始末、苗逆叛蹟本末、李世忠歸誠錄、流賊張宗禹任著賴文光紀略、劉三姑小傳五篇，每篇之後均有論評。卷末附中興樂府二十八首，敘洪楊由廣西以至金陵之事，亦極珍貴之詩史。是書雖僅五篇，然著者以當地之人記當時之事，尤為信史，遠

非只據奏報之官書所及，當咸同時，清洪兩軍相峙時，苗沛霖李世忠輩盤踞江淮，成一中間勢力，地位實極重要，明受清廷之羈縻，實則勾結洪楊，受其封爵，太平天國亡後，苗李始先後被誅，是書則記其本末，論其影響，體例內容均極謹嚴，實為最佳之參攷資料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六合紀事四卷 同治七年排印本

周長森撰。長森字蓮叔，光緒十二年任六合知縣。當咸豐八年九月十八日，六合縣城為太平軍攻陷，知縣溫紹原戰歿，按紹原以一縣令，苦守六合六年，當時有鐵鑄六合之語，言其堅不易破也。是時長森即與紹原隨同守禦，耳聞目擊，凡太平軍圍攻之情形，與清將請援之艱苦，作成日記六卷，蓋當時六合之存亡，影響於清洪兩方軍事甚鉅也。及太平天國亡後，曾國荃任兩江總督，追懷往昔戰役役之艱苦，聞蓮叔曾撰是稿，即屬其付梓，考是書體例，乃倣江陰守城記、揚州十日記諸書，其內容則多秘聞遺事，卷前有著者自序，卷末有附記即書後、後敘二篇，均盛稱是書文筆簡當，紀事精詳，而為清洪兩軍之信史。是書卷一為防剿始末，卷二為失守情節，卷三為殉難紀略，卷四為見聞雜志，每篇均附以罕見之史料，實為當時極珍貴之史籍也。

湖變記畧一卷 同治四年鈔本

姚宗誠撰。是書記同治元年太平軍攻畧浙江，清將趙景賢死守湖州及城破後之事。著者本未署名，宗誠守則明，乃咸豐時名孝廉，與湖州守將趙景賢善。湖州被圍時，宗誠即參其戎幕以抗敵。因景賢剛愎自用，所用非人，屢諫不聽，致有部將內應以降太平軍之事，故稱湖變。以書中有與景賢論抄米之弊書函，故隱諱其名。死後有妄人得其稿本，欲冒名據為己有，付梓以行世，為宗誠宗友人所聞，阻止之，并獲得其稿而珍藏為之。是書雖篇短不盈□，所記皆身見，絕無虛美。其論當時之事，多為世人所不知。卷前無序，僅末附短跋，為同治乙丑湖州汪曰楨撰。是書因作者乃身與其役之人，且為古文名家，所記多具史識，議論尤公允。紀城破後太平軍入城與景賢對話之情，於為各書所無。中記湖州未失守以前，景賢先已怠惰，謂浙江全境殆皆為太平軍所佔，糧艸援絕，景賢知事不可為，以兵柄授之驕將熊得勝，已則沈飲竟日，不問軍事。其後得勝叛降於太平軍，而城遂陷，則景賢溺職之罪，其何能辭。其他各書雖間有記湖州之失為內應，然皆無是書之詳。盡其論趙景賢守湖州之事，極為公允，謂城陷之後，湖州人士多毀議趙公，至有以守城為多事者，愛憎之口，自不足為公病，然譽者亦多過其實。平心論之，公才略開敏，膽勇重人，其病則在好用權術，又剛愎不受直言，無容人之量，故才傑之士弗樂為用，而所得多小人，蓋自以兵柄授熊得勝，而事不可為矣。按此數言實最切當，考之景賢生平，剛愎二字盡之，致誤用小人，亦好諛惡直之故也。然其能戰能守兩年，則未嘗非剛愎之用。又書中記因叛將之引太平軍得入城之前夕，命鑄銀牌八千以犒軍，其文有九龍山二虎堂忠義會汎滿飄等語，常人不解所謂，實皆秘密社會之標誌，此段極關重要，足見太平天國始終與秘密社會之關係，且有助於太平甚大也。是篇簡潔清明，全為私記，因不署名，故敘述尤直言不諱。余所見記湖變之書，當以此為最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金陵省難紀略不分卷 咸豐年間刻本

張汝南撰。汝南經歷不詳。是編所記，乃咸豐三年太平軍攻陷金陵之前後經過。既稱省難紀略，則汝南必為江寧人可知。按書中所述，當太平軍攻入金陵時，著者正居城中。旋太平軍首領洪秀全自建都金陵，改為天京。至次年八月，汝南始挈眷逃出，故所記多係目擊事實。是書起於咸豐三年，止於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之內鬨。仿紀事本末體，而參以編年，分段敘述，首尾瞭然。在記太平天國諸書中，尤為佳構。書中分保衛、起原、保衛大略、守城大略、城破大略、賊破城後大略、官紳殉難大略、內應未成大略、東北賊遁殺大略八章。所記諸事，如太平軍之制度，清軍敗潰之情形，均係目睹，尤為珍貴。其城破大略中所謂某督，即兩江總督陸建瀛。記陸被殺之情形，亦較他書真確。謂先是城陷時，報至督署，某督乘綠呢四人輿，武巡捕童某扶輿，壯勇數十名前導，行至小營，望見賊，壯勇即逃，輿夫亦置輿遁去，童扶某公出輿，將負而逃。賊奔至，殺某督。童赴水，賊就刺殺之。所記甚詳，足證建瀛急逃未得，與死難者不同。其各章所紀，大皆秘聞，與官書之言迥異。末章述楊韋自殘，亦太平史中之極好資料。如云：韋昌輝殺楊後，函首致天王，請標為老奸頭，榜諸罪狀示眾。既後昌輝被戮，割其肉方二寸許，懸城中各柵，標曰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記太平軍目之殘酷，固係事實，而皆他書所無者。全書中以此章為最精粹。是編擇要而錄，條例完善，文筆簡潔，自注亦佳，在群籍中洵屬傑作。其特長除記兩軍戰事外，凡太平軍之政治、社會、宗教、男女規律等，皆述其要略，尤足徵作者之史識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湖防私記三卷　光緒十三年刻

宋謨初著。嘉興金吳瀾刊。謨初字崔午，烏程人。當咸豐十一年浙江省城杭州為太平軍攻陷，附近州郡，亦被太平軍所擾。湖州為浙江水陸重鎮，時守湖者為按察使銜道員歸安趙景賢，以鄉紳受命辦團，死守三年，始被攻破。是書即記當時湖州設防抗敵，苦守不屈之情形。謨初乃趙幕僚，恐戰績湮沒，凡耳目親均為之記，故名湖防私記。謨初死後，至光緒時曲園俞樾始將是書郵寄金吳瀾，囑為刊行，以廣流傳。卷

前有俞序。是書內容分趙景賢國史本傳，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三相國合疏，例言，私記一，私記二，私記三，私記餘事，附雙忠傳書後各篇，而以私記一二三三篇為正文，敘咸豐十年至同治二年趙景賢守湖之事，以時為綱，以事為緯。因著者乃參與戎幕之人，故所紀所論，多珍貴史料。是編所記，蓋始自設防以迄城陷，并至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景賢在蘇州不屈死節，即其體例乃仿計氏南北略之体裁，而參以杜文瀾平定粵匪紀略，頗似編年。例言中謂書中所記，均得之於景賢口述，而附之以當時奏牘檔案，則是書之價值，實為史料之直接者。是編之外，復有餘事數十則，附之於後，皆當時之遺聞軼事，為筆記式之短文。其內容實較正文為尤重要，因正文近於官書，志在表忠；私記餘事，則直書其事，其私記也。綜觀是書，實咸同時滿清與太平軍攻守湖州一役之最佳史料，并可旁証該時浙江之軍事狀況，較之其他郡縣戰爭以後，僅輯有名無實之褒忠錄、忠義錄等，實不可同日而語。惟是書因欲表揚忠節，對於景賢不免虛譽揄揚，故老相傳，景賢實

剛愎自用者。湖州之人，雖欽其忠直，而亦痛其愚贛。并有痛恨之者，故湖州之失，即由於檜剝之內應，然皆景賢處事失宜之咎。書中只贊其忠，不及其短，殊為曲筆。近來是書極不易得，故特述其概略，以備後之研究史料者之參攷焉。

江蘇五十年事紀略二卷 民國九年排印本

陳作霖撰。作霖字伯雨，江寧人，乃光宣時江南名儒，著作甚富。是書為作霖死後其受業龔肇新所印行，卷前無序，末附江寧龔肇新跋。是書雖通紀歷代江蘇兵事，而注重洪楊之亂，全書分上下二卷，起自戰國吳越，至滿清末年。是書取材以太平天國一役為骨幹，繇佔下卷全部，蓋作者之意原擬作太平天國在江蘇事略，後乃擴充範圍，遂由上古以迄於今，然除太平天國之部分外，其他記載均極簡略，尚不如直稱太平天國時代之江蘇，猶名副其實也。因作者為江寧人，耳聞目覩，對於太平天國之史料搜羅甚富，復得之於故老傳聞。書中所記，關於太平軍在江蘇十餘載之建設與破壞，議論公允，叙述詳實，有非他書所及者。且是書因刊印較晚，一切禁忌均已袪除，其所記清洪兩軍之戰爭，嘗謂當時百姓甚畏官軍之搶掠，更甚於土匪之蹂躪，故太平軍所至，多藉內應與鄉導之力，不勞而獲。此不特具史料上真價之價值，猶足為一切官軍之殷鑒。又書中記天王洪秀全居宮中之情狀，亦極詳盡，殆非當時官書之所知。其論太平軍失敗之由，謂洪秀全自入天王府，即日事淫樂，不理國事，諸王亦罕得見，軍事皆決於東王楊秀清，致演成尾大不掉之勢，此實太平首事諸王自相殘殺之主因，亦即太平天國衰亡之先兆，所論尤為具卓識。按此書實太平天國在江蘇之極好資料，若與李圭金陵兵事彙略合讀，更可明當時之全般體貌矣。

倫德齋隨筆一卷 光緒年間刻本

胡長齡撰。長齡字少香，浙江長興人。光緒六年恩貢，十六年補博士弟子員。治古文學，得曾南豐之傳。生平著述極鮮，是書乃記咸豐十年太平軍攻陷長興之經過情形。起於咸豐十年二月，終於同治元年九月縣城克復後。卷末有長齡外孫王修跋，語謂長興為太平軍佔踞後，社會被其蹂躪，城市被其破壞，實有清以來之浩劫。長齡恐年遠事湮，後世將不知其祖先遭難之慘狀，故著隨筆一卷，專記太平軍踞長興之事跡。按是書因為私家記述，對於太平天國之內部情狀言之甚悉，且多珍貴之史料。其紀太平軍推行新曆之嚴厲，有非今日想像所及。謂賊之年月每年十二月無閏，每月三十日無小，故有於同治元年十二月三十日賽神者，謂之私過妖年，鄉官例得責而罰之。二年歲在癸亥，賊則謂之癸開，蓋以亥為夫末，故拘忌而諱言之也。民間契券亦必遵用，否則鄉官偵知，將不堪其訛詐。對於太平新曆強迫奉行之情形，言簡事賅，可見當時已深入民間，各書均無如此詳盡。又記太平軍入城後政治之設施，云：偽襄王出榜安民，按戶給與門牌，索錢五百至二千不等，以有鄉官視其肥瘠也。將長興分為二段，西南一帶屬陸殿，東北一帶屬水殿。蓋太平軍政治之特點，厥為鄉官與保甲，每一戶口均須給以門牌註冊，一有戰事，驅使運送。一般官書皆謂太平軍殘暴殺戮，實不盡然。是書亦云附近村落祇受科派之苦，罕遭焚殺之災。蓋太平軍力行社會政策，一切納之聖庫，不許私藏。而人民視之，則云搜括政當時者實受其患，富者則被其收沒也。按是書所記，純為太平軍之政治軍事、宗教習慣等，與清軍無關，足補太平軍在長興時之方志，太平史料中之傑構。不能因其僅屬一地之事而忽視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從軍紀事一卷 光緒十八年刻本

卞乃譞撰。乃譞字小雅，吳興人。咸豐時清將鄧紹良以提督駐軍鎮江，防禦太平軍。乃譞即參其戎幕，留營差委。於當時防守大計，多所計畫。後鎮江失陷，乃譞又參與鄭魁士軍，總辦文案。是書即由其當時見聞所得，逐日記載，故名從軍紀事。其中多關鎮江清洪兩軍戰爭之情形，起於咸豐三年六月，迄咸豐五年十二月。其體例頗似日記，如朱洪章之從戎紀略。此書所記雖極簡略，然係作者親自見聞，較之傳聞異詞者，實不可同日而語。且為私記，不似官書對於清方大吏之賢否、策略之得失，皆直言不諱。此則是書之長，可稱為清洪兩軍在鎮江之戰史也。是篇所記太平軍頭目吳如孝守鎮江之堅苦卓絕，足見太平將軍強毅不屈之精神，反觀清朝將帥和春、向榮輩一退再退，畏葸不前，不待交壘，即可斷其勝負矣。是書之短則在作者以親歷戰陣之人，又參與機秘之計，而所記多泛泛之事，複簡短缺略，僅足以供參攷，可見作者才識之淺陋也。

浙東平寇紀略二卷 光緒甲午年刻本

吳寧邑鳳賡邑鳳齋校刊。是書乃集合數十人之詩文而成，非一人所作。乃記監生陳真卿青巖禦寇事。按青巖山屬於浙東金華府東陽縣。咸豐八年太平軍遣天將林彩新侵略東陽縣，監生陳真卿率本鄉團練禦之。事平後，邑人以其保衛桑梓之功甚偉，請於官吏，并為詩文以紀其事。是書即輯各人之文而成，共分二卷。書名雖為浙東平寇紀略，卷內則為青巖御寇録。其卷一為青巖平寇實記、青巖平寇記及跋青巖山記、保守青巖殺賊紀略、青巖山行録、東陽陳君真卿青巖御寇書後、疊石成兵賦及詩詞數七篇，卷二除詩詞數十首外，有青巖禦寇記、青巖禦寇述、青巖山同禦粵匪記略及請獎批示、謄文禀末為照抄賊首林彩新破青巖偽檄及青巖團練總局札諭賊首林彩新等與討賊檄文。是書所記雖為一地之事，然亦足見太平天國末年因騷擾太甚，到處皆受人民之抗拒。書中所記多係當時實情，所附詩詞亦具史料價值，尤以末後之太平天將林彩新檄，後署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及守青巖者反討林彩新檄實與一討賊檄文，均係極珍貴之史料。其他各書所載林彩新檄，實出於此。是書因不為人所注意，向極少見，然自是足供參攷之書。

其在板本上之價值猶在其次矣。

蘇臺糜鹿記二卷 同治年間刻本

清鍾瑞撰。鍾瑞字廖生，長洲人，其仕履不詳。是書乃記太平軍佔據蘇州之始末，起於咸豐十年庚申蘇城之陷，止於同治二年癸亥蘇城克復，前後歷及四年。全記太平軍之政治軍事，因當時作者適居城內，故所記載多為耳聞目覩之直接史料。全書共分上下二卷，末附逆党姓名紀略。此書可稱為太平軍在蘇之歷史，因所敘述皆太平軍內幕之事，如宗教、社會制度、習尚等，均言之甚詳，不似其他史籍只注意清洪兩軍之攻守，於太平軍立國之精神反略而不記。是書則較無言清軍者，在記太平史籍中尤為難得。其記太平軍入城後之施設，謂「忠逆飭令統下逆天安劉姓、左同檢熊姓辦理地方事，三縣各派佐將稱管理某縣事，長洲李姓、元和胡姓、吳縣汪姓，當日即令城中每門各集耆老至其館中，舉為鄉官，六城門分段各立一局，局設一官。有圓妙觀前錢姓自薦云：蘇城地面遼濶，請另設城中一局，主之者即錢姓。於是共為七局，又諭七局各鄉官分查戶口，編造清冊，按口給糧，越數日七局送冊合計，尚有八萬三千餘口，每口給米一觔，一日著鄉官分給，每局先發米五十石」。蓋此類史料極關重要，因鄉官之設乃太平天國社會主義之基本組織，其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論則見於天朝田畝制度，據此書所記，則城市亦然，至清查戶口、組立民團式之鄉軍，故太平軍之政治與軍事血脈貫通，上下一氣，不似清軍之各不相屬。此實太平軍獲勝之由，而各書所記，未有如此之詳盡也。又書中■記太平軍之聯語詩詞，亦為向所未見。卷末記蘇城因太平軍八王之降而收復，亦與湘軍記及平定粵匪紀略諸籍不同，且極詳盡。蓋當時〇八王尚擁十餘萬之眾，李鴻章、程學啟懼其叛，已必除之而始安，然背誓殺降，大違古訓，宜為洋將戈登所不齒，而欲手刃鴻章也。此書所記，與大英博物館所藏當時太平原來史料及戈登信函相符，足見是書真實之價值，洵不可多得之太平史料也。此書流傳極少，頗不易見，近世附刻於香禪精舍集中，始為世人所注意云。

小滄桑記二卷 同治三年排印本

姚鉄梅撰。鉄梅，松江人，其經歷不詳。據卷末其姻姪雷補同跋語，謂鉄梅著述宏富，有詩古文詞及雜記若干種，惜其後嗣零落，家藏稿本久已散佚，是篇小滄桑記乃備載太平軍攻陷松江始末，起於咸豐十年至同治二年，記太平軍兩次佔領松江之情形，分上下二卷。前有南滙張嘯山序，後有其宗弟鴻疇及其姻姪雷補同跋。是書成於同治三年，時天京、杭州清軍尚未攻下，蓋著者世居松江，太平軍至，即挈眷逃避蘇州，克復後始復歸來，對於當時兩軍攻守之情狀及太平軍佔松後之施設，皆目睹耳聞，故書中所記均真確可信，足補正史之缺略。其體例乃仿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而作，其間共記四年中事，按日排比，敘述有類日記隨筆，然因作者身居其境，言之甚切，最使人慄然，而為他書所未詳。如當時流離之苦，殺戮之慘，兵勇之焚掠，洋將之偃蹇，攻守之得失，傳聞之雜出，以及官吏之賢否，人心之驚惶，皆詳載焉。尤以其中大部均太平天國之珍聞，故此書實為松江一役之極好史料。如記太平諸王之宮室及太平軍人之不屈精神，皆為他書所不注意者，是篇獨詳之，殊具卓識。至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者著是書之用意欲詳述戰亂以爲殷鑒其末段所記謂以上自庚申（咸豐十年）四月起至癸亥（同治二年）除夕止略記吾松被難情形及竄[illegible]始末凡上下兩卷謂之小滄桑記自郡城兩遭失守沿及四境所屬廳縣八失其七其間若者被戕若者被擄高堂峻宇盡化劫灰白璧黄金俱歸賊橐流離顛沛九死一生今以次克復重見天日雖金陵杭郡尚在負嵎而摧枯拉朽必不能久惟逃難餘生痛定思痛就向者所記稍去繁蕪聊誌無忘在莒之意是書因係逐日所記其所見聞均較他書可信其缺點則稍近瑣屑且偏於攻守戰事對於清洪兩軍在松江之設施則少述及此雖格於當時之禁令亦作者無遠識之故也按此書實隨筆中之瑕瑜互見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庚辛泣杭錄十六卷 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丁申纂輯申光緒時候選主事當咸豐庚申辛酉太平軍兩次攻陷杭州申皆困居城中備嘗艱險及光緒辛巳浙之文瀾閣成清廷頒欽定剿平粵匪方略以紀其事申乃裒輯是書以備志乘是書乃輯合記載杭州庚申辛酉之變之詩文十餘種而成故名庚辛泣杭錄亦不著撰述人姓名全書共十六卷皆取各書之紀杭事者內爲欽定剿平粵匪方略昭忠祠志義祠志孫樹禮義烈墓錄陳學繩兩浙庚辛紀略鍾德棻庚申浙變記許奉恩轉徙餘生記華學烈杭城再陷紀實李圭思痛記張爾嘉難中記秦緗業平浙紀略王定安湘軍記陸以湉杭城記難詩許瑤光蓴目集張蔭槃杭城辛酉紀事詩王震元杭城紀難詩編等十餘種書中之剿平粵匪方略平浙紀略思痛記湘軍記不過采其記杭事之一部分亦以此數種較爲普通其他則多係孤本秘笈尤以庚申浙變記杭城再陷紀實及紀事詩等最爲可貴是書實不啻記浙事之全集而杭城兩次被陷之情形皆悉具於此矣按太平軍當時以蘇杭爲第二天京故攻之最急守之甚堅在蘇杭之事跡亦較他地爲衆而事後記蘇事者不如記杭事之多亦足見兩浙文化之高矣致此書爲記兩浙最完備之史籍蓋無庸再論

漢陽府忠節錄不分卷 光緒元年刻本

知府嚴昉修，訓導李国賓、學博王梓忠纂輯。昉字湘生，滇南人。同治八年由刑曹出任漢陽知府。時洪楊之亂初平，湖北省奉檄纂湖北節義錄。昉以咸豐時太平軍侵鄂，武漢三次被陷，當時文武官吏男女紳耆死事之烈，為各省冠。事後鄂省所修地方志書紀載略而不備，昉乃倣湖北節義錄例，徵集史料，撰漢陽府忠節錄，而以李国賓、王梓忠董其事。書成後，計洪楊之役凡死事有名可稽者凡一萬五千有奇，不可謂不眾矣。卷前有同治八年昉自序及光緒元年漢陽縣舉人張行簡記。書中類別分為文官、武官、文紳、武紳、文生、武生、軍功、團首、耆民、满洲兵丁、各省兵丁存者、官兵、各營勇丁、官紳親屬、書吏、漢陽縣屬人民、漢川縣屬人民、黃陂縣屬人民、孝感縣屬人民、沔陽縣屬人民，而以各流寓境內殉難者附之。僧道、家丁、差役、官眷、紳眷、民眷、尼僧、婢妾等門。由是書所載，可見當時凡太平軍所破城池，清廷官吏多係殉城而殆，紳之家亦多不屈自盡，足証彼時武力雖弱，而道德未泯，紀綱猶存，此咸清室亡而不亡之主因歟。故此書雖為史料，實極重要，蓋由此書不特可以統計死難者之多寡，并可以知當時守禦之壯烈，較之一般無關重要之紀載者，實遠過之也。

欽定英傑歸真一卷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刻本

太平天国欽定文衡正總裁開朝精忠軍師干王洪仁玕製、天試文狀元開國勳臣昰天福干殿文正總提劉闓忠等撰。書面有旨准頒行，蓋太平天國凡准刊印之書，均有此四字也。按此書乃太平朝頒行書籍中之最重要者，久不得見，近始由金陵書賈於揚州蒐得，殊足珍貴。卷前有序文一篇，內容取問答體，凡太平天國之典章制度、宗教習俗，皆闡發無遺。內記干王洪仁玕與一投降清將紅頂翎之張某作問答語，凡四十六葉。按太平遺書其原版存於世者，倫敦已搽稍有，國內向未之見，以清廷禁燬之故。今此書竟得保存而發現，深可慶幸。其中設為投降者詢問礼法、政教之辭，洪仁玕為之一一解答，由劉闓忠等為之記錄。所述均太平天國精神之所在，如稱天王而不稱皇帝，貶前代之皇帝為侯，唐高宗則稱唐高侯，明太祖則稱明太侯，又左副史喬彥材註述之文，足以補士階條例之缺。

干王所作天曆序文，又為新曆辛酉十一年書所所無，均係可貴之史料。餘如天王是太陽之來歷、義、安、福、燕、豫、侯、為六爵之稚稱，蓄長髮以全受全歸，毀偶像以敬天法祖，述義甚明，傳道袪惑，不僅取效於當時，亦可釋疑於後世，是書價值，實較一般記洪楊者為大，因以為直接史料，為太平天国親刊之書，可視為太平朝宣傳之官書，而其價值亦即在是矣。

歸廬談往錄二卷 清光緒十二年刻本

徐宗亮撰。宗亮桐城人，咸同時，曾遊東南軍幕，參與機秘，親見湘淮軍之興起，與太平軍之滅亡，與當時清將曾國藩、左宗棠時相過從，尤與宗棠交久，及歸里廬，故人後進，從而問訊軍興之事，宗亮拉雜書之，遂以成冊，故書中所記，皆太平軍與清軍戰事之經過，及湘淮軍抗爭之情形，實咸同兩朝●極佳史料，書中於清將帥彼此之關係，言之尤詳，因作者即參與其事之人，所述多可徵信，其最有價值者，為太平軍之攻取上海，與清軍援助江浙，所述當時情事，皆他書所不載，蓋清洪兩軍之攻守上海，關係於外交者極大，而上海之得失，又為兩軍存亡所繫，太平軍忠王李秀成兩次攻滬之失敗，均受阻於外人，太平軍即因以致滅亡，是書對於滬紳之乞師，與外人之助清守滬，皆述其原因，詳其始末，足供江浙戰爭之參考，是書除什之七八記清洪兩軍政治軍事外，餘則記清朝一代之典章制度，掌故遺聞，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極精核，故是書所記，皆極重要可信，其秘聞尤可補正史之缺，洵史料中之最佳者，惟記清將，多袒宗棠而詆國荃，不無成見，則是書之小疵也。

江南春夢菴筆記二卷 清同治時刻本

沈懋良撰，懋良江南人，太平天國建都金陵後，被虜居太平軍中十三年，日與太平軍首領相處，凡耳聞目覩，皆外間所不得知，因筆而錄之以成是書，故於太平之典章制度，政教風俗，皆能言之極詳，如數家珍，全書所述，均聞於太平之秘聞掌故，共分正錄續錄二卷，因是書作於太平軍中，所記歲月，尚有咸豐十四年某月某字樣，實則已為同治三年，[illegible]當時南北消息之隔絕，於此可見，而是書之為直接史料，更可徵信矣，是編記載之珍聞史料，足與當時所稱長毛狀元王韜之甕牖餘談相埒，蓋均身歷其境洞悉太平事蹟者也，至書中最有價值之處，則為記太平天國省區之劃分，及各科狀元之姓名錄，吾人由最近所得太平[illegible]文獻，有建天京於金陵論，改妖穴為罪隸論，意即改金陵為天京，改直隸省為罪隸省，並下詔書，滿清亡後，始改罪隸省為北燕省，又據他書所記，知彼時改江蘇

省為蘇福省，其他省名如何改易，不可詳考。是書所載，極為詳細，謂太平天国分天下為二十四省，曰江南、江北、江東、湖南、湖北、廣東、廣西、雲南、雲北、陝東、陝西、河南、河北、山東、山西、燕南、燕北、川東、川西、邊南、邊北、洋東、洋西，此種分劃，除將皖、贛、閩、黔完全取消外，均以一省改為二省，雖謂邊南、邊北、洋東、洋西，究為何地，不可臆揣，據太平文獻與當時書籍，各省新名，曾經實行，惟未普遍耳。此實太平朝之重要措施，為其他各書所不詳者，是書卷末有春草吟廬主人跋語，卷首有作者小敘，其時尚在太平軍中，以為不能生還，書首書得此編者，請函告其家，末署咸豐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尚羈白下，並云書至此淚涔涔下矣，可知是書全為被羈時之劄記彙錄，共數十則，洵關於太平天国之最佳史料也。

從戎識略二卷　清光緒十八年刻本

劉典撰，典字克菴，謚果敏，湖南寧鄉人，時道咸之間，反清運動蠭起，尤以太平天国勢力最大，典以諸生於咸豐六年從湘軍將領羅澤南，攻武昌，澤南死，遂從左宗棠，轉戰江西、皖南，積資至布政使，甘陝軍務幫辦，從左宗棠數十年，為左所信任，是書即記其與太平軍作戰之經過，卷前有自序一篇，全書起於咸豐五年冬，迄於同治洪楊、捻匪、回亂之平定，其取材則多選其從戎日記中之重要事跡，足為記載者，故是書實為關於太平天国之直接史料，尤以浙皖諸地情況，兩軍之攻戰情形，紀之甚詳，多可徵信，蓋以身任重責之人，執筆以記當時之事，自較傳聞異詞者不同，是書體例為日記式，逐日記載，其時間地域，多可正他書之誤，作者之著是書，蓋欲傳之後人，示其子孫，故書中秘聞極多，於太平將領，亦多稱道，足見其公允，而價值固遠甚官書也，如金陵破後，小天王逸出，

世皆知為贛將席寶田所執，而歸功於沈葆楨，實則典[皆]之謀，是書記之極詳確，謂彼時江浙之太平餘眾，上竄贛粵，惟沿途逃散，僅數千人，幼主洪福即在軍中，典追至浙邊，即飛函屬席寶田截之於廣昌，席果成大功，追之者實典也，按是書記載多珍貴而確實，近世出有太平天国野史，即取材於洪楊史略及此書，如太平亡後，其餘衆勢力最大者為侍王李世賢、康王汪海洋，惟世人多不明其下落，是書謂李世賢勢窮投閩，與汪海洋合，海洋忌而刺殺之，自剪其羽翼，汪後為清軍砲彈擊死，野史即據此材料成李世賢汪海洋列傳，足見此書之價值矣，又丁太洋為太平名將封天將，與陳玉成李世賢等齊名，後即投降於典部，書中記之亦詳，其事蹟皆他籍所絕無者，是書不特在當時私籍中為可信史料，亦即皖浙閩清洪兩軍之戰史也，

揚城殉難續錄三卷 清光緒時刻本，

邑人鄭章雲輯，是錄乃記揚州於太平天國之役，官吏士紳死節之情形，凡殉難者，均為編輯小傳，按揚城因為富庶之區，交通方便，歷代皆為軍事要衝，必爭之地，在前明時有殉揚錄，清時又有揚城殉難錄，是書稱為續錄，即仿前書體例而作，其內容所記，雖僅死難者之人名，無關史事，然於此亦可覘知各地死於戰爭之情形，與社會之影響，是書乃本之忠義錄而作，章雲字士烺，其取材則得之於揚州教授陳衍吉、訓導吳祺，分殉難先後、逐年排比，因揚州失城三次，歷數年兵火，彥章典冊，尚可稽查，是書之前尚有前錄，為劉孟瞻、吳熙載二人任忠義局採訪時所集，名揚城殉難錄，是編即繼劉書而成之也，始於咸豐三年揚城之破，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中]為官吏，士紳，下卷則為婦女，[是書]最大缺點，即多無確實年月可考，只言咸豐某年某月，故於史實文獻之徵

殊不能有所補益，惟死事士紳，其絕命詩或遺文，均附於下，足供野史之採擇。蓋當時每一郡縣失守後，及其恢復，則設忠義採訪局，對於殉難官民，或請政府褒揚，或作佛事追薦，忠義局即據其表，輯成忠義錄，今日吾人集合當時各省州縣之忠義錄，即可以知太平天國與清廷戰爭後，死亡之總數，此於社會問題及史實結論，均有極大之關係，未可因其無意義而忽之也。且每一城死亡，與該邑之一切，亦有聯繫，而殉難錄正縣史中最重要之一頁也。

忠義錄三卷 清光緒庚辰年刻本

余鼎人纂輯、余牒鍸補訂。鼎人名鑽馨，江西武寧人，咸豐壬子科舉人，庚申進士。余氏為武寧巨族，咸豐四年甲寅，太平軍侵踞武寧，安樂鄉中口等地，清軍不能抗，而境內貧民聞風響應。時鑽馨猶未成進士，以孝廉率團練二三千人以抗太平軍之焚掠，卒以眾寡不敵，死傷甚眾，余氏子姪四人皆殉難，其族人之死事者尤不可勝計。事後地方官吏奏聞，余氏得朝廷一門忠烈之褒語，並於本地建祠專祀，錫以世職。鑽馨痛家族子姪之慘亡，因輯忠義錄三卷。卷首為死難諸人之小傳，共三百餘人，而余姓居什之七八，且多生員。卷一為當時吟詠歌誦此役之詩文，中多掌故秘聞，足補太平天國樂府，作者不下數十人，而殿以布政使廣西龍啟瑞之聯語，蓋啟瑞未中鼎甲以前，在桂時即同覩洪楊之興起，曾屢為文上官府，不蒙採納，乃當時所謂深知「賊情」之人也。卷尾為著者及其友人敘跋附

以證當時所擬團練策十二條，切中時弊，是書行世後，其族孫牒錫於光緒乙酉承襲雲騎尉職，乃取舊板重加釐訂，按此書雖無直接偉大史料，然因此知當時太平軍在各地之情形，尤可藉此統計該臨川縣死亡之確數，最可注意者，武寧一縣，余氏姓死事最多最烈，並有十五六歲之童子，亦執戈以保桑梓，而其抗敵原因，則為凡太平軍所至，毀神像、焚文廟，余氏子之從戎，即因太平軍焚毀孔子神主，至激起士紳之怒，此實有關太平朝之生命，因當時社會反對洪楊最力者，即其宗教與新政，讀此錄後，更足証明，至所擬團練策，多具卓識，是書實關於江西地方史之重要參考資料也。

揚州禦寇錄三卷 光緒年間刻本

江都俔在田子新撰，俔氏經歷石可詳考，據書中所記，是書實為親自見聞而作，故所記事，多可徵信，於當時將帥頗多微詞，凡例中謂於事實似無所諱，洵非虛言，是書因為揚州禦寇錄，其記載皆太平軍攻略揚州，與請兵抗守之情形，按揚州乃江北水陸要衝，太平天國建都金陵後，即遣丞相李開芳、林鳳祥北伐，時清欽差大臣琦善亦建江北大營於此，與江南大營成犄角之勢，及江南大營崩潰，江北大營所在之揚州，亦於咸豐八年九月三日為太平軍攻陷，至十五日，清將張國樑會同江北諸軍克復揚州，然終太平天國之世，因距天京太近，時被圍攻，是書起於咸豐二年，迄同治四年，太平天國之亡，按年紀述，取編年及紀事本末體，末附正志誤一篇，蓋訂正揚州地志之錯訛者，全書分上中下三卷，取材既豐，執筆亦謹，不特高出官書倍蓰，亦私家野史中之佳著也，書中之註尤佳

多秘聞掌故，凡重要之事，均注出處，足見取舍之嚴。書中所載，多與官書、地志不符，而皆事實。（見凡例）其體例則仿溫公通鑑及五代史，其取材除當時之見聞外，間據降人供詞，自謂與日知堂筆記、杜氏[illegible]大營紀事本末專憑公牘或抄邸報而錄之者不同。考記揚州軍事最詳者，有杜文瀾江南北大營紀事本末，然不如是書之詳實。二書合讀，即可知揚州在清洪兩軍戰爭中之全史。是書因專記揚州之事，故近而

鎮江、六合、來與、天長之間，遠而鄰近諸省，惟於揚州軍事有牽連者，指以數語，以清界限。書中記載關於太平軍之習俗制度，及清將士之腐敗情況，皆極珍貴。其述林鳳祥莊揚講潰之情形，尤為他書所無，皆是書實太平史料之最佳者。凡例中謂此編成於軍事後兩年，重臣宿將、幕府文人，下至退兵腰卒、楚老田夫，身親其事者，尚不乏人，可以舉事實以相告，其係直接史料可知，其可信之價值，亦於此可見矣。

粵匪紀略二十五卷 同治時手鈔本

蕭盛遠撰。盛遠由安徽廬鳳道，（隨江南大營幕）因太平軍之亂，逃至上海。咸豐十年四月，又入兩江總督何桂清幕。旋署江蘇臬司。[illegible]以前經歷，據曾國藩手鈔日記同治三年四月廿四日記事云：「閱本日文件甚多，中有蕭盛遠所呈粵匪紀略，大致略備。」蕭自廣西從軍，直至十年三月金陵師潰，始終在事也。因盛遠在安徽謝任後，即至江南大營參與戎幕，大營潰，始逃至上海。國藩稱是書大致略備，蓋蕭時於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平天國之役，始終其事，以十年來之耳聞目覩，著成此書，與記載太平天國一般史籍中徒以邸報奏疏為根據者不同，故有其特立之價值。按姚憲之亦著有粵匪紀略，即專以奏報為資料而成者也。此書共分二十五章，其目為：一、粵匪起事；二、永安失守，屢攻未下；三、逆匪出山，官軍先勝後敗；四、賊撲桂林省城，解圍後連失數城；五、賊竄楚南；六、長沙解圍；七、賊陷岳州，直撲鄂城；八、逆匪東下；九、金陵失陷，鎮揚旋亦不守；十、琦相專辦揚州軍

務及鎮江失算并江西解圍、十一、上海失陷、謝繼超自投羅網、十二、和帥由徐到廬連復數城、十三、逆匪北竄、十四、蕪湖得而復失、寧國旋亦不守、十五、湖北省城二次失守、十六、武昌省城三次失守、十七、總勢復張、官兵攻破三河並復廬江、十八、和帥督辦江南軍務、十九、我軍攻克秣陵後賊犯灣沚、官兵失利、二十、六合失守、二十一、和帥兼辦江北軍務、廿二、克復九洑洲並上下關、廿三、賊陷杭州金陵派兵往援、旋收復、廿四、浙西敗賊回竄金陵兵勇不戰而潰、廿五、賊撲丹陽常蘇繼陷、觀其目錄、即可知其不同凡流、內容起自廣西、終於蘇常、因是書脫稿時、兩軍猶正相峙也、以身與其役之人、敘其所歷經之事、自極可信、是書實一最有價值之清洪兩軍戰史、此編之長、蓋即在著者以其見聞、敘述歷年來屢次大戰之經過、為有系統整個事實之記載、非其他所謂從軍日記、僅記個人回憶者可比、所惜者成書太早、太平天國、不久即亡、最後一段、未能續入、是書當時未刊、僅存鈔本、最近始於書肆發現、

殊可謂幸事也已、

蕩平髮逆圖考二卷　光緒十九年石印本

無名氏輯、卷首頁只書吳友如繪圖、是書內容與圖畫多為珍貴之史料、因皆集有關太平天國之重要文獻而成、全書卷上為偽職彙記、保守平安歌三首、水師得勝歌、陸軍得勝歌、愛民歌、曾國藩所作、除平安歌為咸豐二年在湘鄉本籍作者外、餘為咸豐六七年督師江西時所作、次為圖畫、有金田結黨謀叛圖、髮逆初逢屢戰圖、三王李權相殺圖、忠逆諫主偷生圖、曾軍水師大捷圖、鎮江賊敗逃生圖、沅帥力攻金陵圖、轟城忠逆夜遁圖、鄉民擒賊獻功圖、曾帥審問忠逆圖、諸逆伏法快心圖、各省肅清奏凱圖、論功大封將帥圖、共十四幅、下卷為忠王李秀成口供全篇、是書除曾國藩歌詞見於曾文正公全集外、餘皆鮮見之史料、如卷上之偽職彙記、由洪秀全至黃啟芳、均附以簡略事實、其職位名稱年月、極為可信、足以正他書之失、最重要者、為各王之冠字稱號、按太平天國法制、凡封王爵、俱稱千歲、惟千歲上、又冠以字、

如最近嘉興出土之太平天國長樂、永安兩砲台碑文，文中稱守將廖發壽為榮王芳千歲，雖近世史家，亦不知其何解，是書留職衆記，則紀之甚詳，如洪仁玕，當時稱干王福千歲，石達開稱翼王喜千歲，李秀成稱忠王榮千歲，陳玉成稱英王祿千歲，他如吳汝孝稱顧王子千歲，苗沛霖稱奏王和千歲，皆[illegible]官書私記所絕無，其有裨史事，考據，孟可計量，王韜甕牖餘談，雖嘗言之，惜所述弗詳，是編將太平諸王列之以表，尤簡單明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完安[illegible]求闕齋弟子記，所記賊名與此大同小異，或者同一來源歟，[illegible]其圖繪十四幀，精雅可喜，可以覽想當時戰爭之規模，因繪圖者，去太平軍之世未遠，其遺蹟猶歷歷在目，中以曾帥審問忠逆圖及三王奪標相殺圖，皆與記載所述相符，足征執筆者非面壁虛構，下卷所錄李秀成供狀，約三萬餘字，除當時曾國藩大營之木刻外，當以是供為最備，此外[illegible]如中國近世秘史鈔[illegible]自日本者，已刪削不完，不如是書所錄遠矣，

綜觀是書雖係石印小冊，似無足貴，而所錄實關重要，尤以前此史料殘缺之時，則是集實極[illegible]珍貴之參考資料也。

柏堂師友言行錄四卷 排印本

方宗誠撰，宗誠字存之，桐城人，道咸時，以學名於世，為曾國藩、胡林翼等所重，卷前慕玄父序云：當咸豐初，粵寇起，東南大亂，先生避居魯洪山中，胡文忠公、曾文正公、吳竹如侍郎、嚴渭春中丞，皆修書幣聘之，於是先生遊山東、直隸、河南、湖北者數歲，及曾公督直隸，薦為棗強令，光緒十三年，安徽學使侍郎貴恒公上言先生學行，得旨給五品卿銜，其明年卒，年七十一，讀此序文，得知方氏經歷之大略，是書作時，似始於同治三年，成於同治八年，書中所記，則起於道光十七年，因作者往來於當時公卿間，故所記多關於道咸同三代之軍政大計，[illegible]及太平天國興亡故實，殊足珍貴，全書共四卷，每卷之前，[illegible]俱自撰小敘，其卷一敘謂：當今道文軼事，今我不述，後生何聞，[illegible]卷二起於咸豐九年，自序中謂：予自咸豐九年遊山東，十[illegible]遊直隸，十一年游河南，同治元年回安慶，二年應曾相召，所見習人君子，可傳為法等語，其卷三起於同治三年，自序謂：是年在安慶忠義局修志，因與國

藩朝夕相從，得聞機密，故是卷所記，尤為重要。其卷四則至同治八年，書後有瑞安孫宣跋語。是書內容，乃記道咸同之朝野遺聞，及當時將帥之軍謀戰跡，又以隨軍纂輯忠義錄，故對於太平天國建國之精神，以及其典章、制度、社會、宗教之改革，皆加以注意而筆記之。其長處在作者以理學自持，記載詳實，議論公允，故是書於道咸時之雜史中實為上選。其所記洪楊之事，與清將帥間之關係，皆獨具特識，言人所不敢言。書中所述洪楊亡後之金陵，及國藩繁榮江南之計畫，均屬他書所無，足以補正史之佚，良可寶也。孫跋中謂此記述當時鉅人若曾胡諸公行誼甚備，足補史乘佚遺，洵非虛譽。書中云太平天國滅亡後，金陵附近表為荒野，又以洪楊禁讀孔孟四書五經，國藩於甲子秋闈舉行鄉試，士子求一四書而不可得，故國藩乃令各省官書局，合刻四書五經及廿四史，以復興文化，亦足以見彼時大亂粗平後之社會狀況，故是記實參考太平天國在東南時之極佳資料，其他有關清洪兩方之軼事秘聞，猶為次焉者也。

江南鐵淚圖一卷　同治十一年刻本

寄雲山人編，省吾居士校，編者真實姓氏不可稽考，惟據其卷前所題詩，則編者係江南人，因念鄉人劫後無衣無食，故作是編，以資勸募，拯江南本繁富之區，自經洪楊亂後，人民逃散，城市荒蕪，事後雖漸次招徠，然商無資本，農無耒耜，亦難以生存，是書即將洪楊時亂離之情形，據實描繪，俾各地富紳，捐資助糧，有如今日之募捐冊，由書中所本事實，足以見當時社會之慘狀，並有為正史雜記所不及者。是書目的，在求勸募，故以詩圖互見，上頁題詩，下頁繪圖，以江南之實事為題材，故名江南鐵淚圖，圖不啻一幅亂後寫真畫也。卷後附以文啟，全書詩畫題目共四十一幅，其中所述有足供史家之參考者，如謂太平軍逼勸鄉民之虐暴，賊到之處，假托安民，逼人貢獻，而賊目不一，往往號令紛出，小民不得已設為貢獻之謀，該賊即命之為鄉官，苛派勒索，無所不至，此實太平軍所過之實情，其最重要者，敘官軍團練之假託盤

查，謂被擄難民，時時乘間逃出，或面有刺字，或身有銀洋，或頭髮未剃，各處駐軍團練，以盤查為名，指為奸細，並不解官，搶其銀物，剝其衣服，甚至害其性命，屈殺無數良民，以致被虜者聞風畏懼，塞其逃生之路，即堅其從賊之心，賊黨之所以日多，殺劫之所以未已也，[illegible]實太平軍日益增多之原因，後曾國藩不治脅從，太平軍之勢大減，由此即可知洪楊建國至十四年之久，蓋有由也。書中羅[illegible]雀掘鼠，人肉爭售一幅，謂壬戌秋（同治元年）聞宜興溧陽人相食，猶信疑參半，以江南民風柔弱，當不至此，至癸亥秋冬，則常郡陽湖無錫各鄉，竟有市賣人肉者，目擊情形，實數千年所僅見，按賣人肉事，復德齋筆記亦云長興溧陽各處人互相食，太平軍所至之地，社會情況之慘，可以概見，然此等事，官書素不記載，而實重要社會史料也，是編圖畫尚精，文字俚俗，雖似無足貴之著，實為[illegible]關社會經濟之極珍貴資料，因其真實性較之其他書籍，尤可寶也，是書因刊印不多，至今幾至絕版，吾人猶得[illegible]藉此書一觀太平軍劫後之江南，其欣幸為何如也。

劉果敏公書劄一卷，光緒十七年刻本，

劉典撰，典字克菴，湖南寧鄉人，初以諸生伏處溈山，不求聞達，及咸豐六年，洪秀全勢大盛，建太平天國於金陵，曾國藩以在籍侍郎練湘軍，以諸生為將校，典始從戎，[illegible]屬羅澤南部下，羅後戰死，乃改從左宗棠，官至幫辦陝甘軍務，典屢戰有功，且以為諸生故，對於當時戰爭之情形，及太平朝之法制，嘗筆記之，曾著從戎識寔一卷，為世稱道，是書不分卷，乃輯集其數年剿賊時與上司及僚朋之書札，不特有關當時掌故，即咸同時之軍國大計，亦可於書函內窺之，全書計上左文襄公五十九首，致劉峴莊中丞六首，與喻莫生六首，與喻竹泉五首，與羅黑鄉三首，與喻仙橋九首，後附呈詳文書札中以與左劉者最關重要，多係討論當時剿賊之軍謀，或報告太平軍之密聞，[illegible]有[illegible]實[illegible]覽之頗覺有[illegible]如記在閩浙處州太平軍作戰，[illegible]太平康王汪海洋[illegible]被清軍擊斃，典致書宗棠有，據兵供稱，

偽康王於十二月被官軍打敗，退至近佛子高坳上亭子嶺，惡罵丁太陽（按丁乃太平天將，降於清軍者）自聞洋砲未響，忽被官軍打傷頭顱，腦漿皆出，回城即死。始猶秘不聲言，過一日，偽王傳集各偽王講道理，始說出康王已死，胡瞎子大哭回館，講起康王，説哭康王館中取出白洋布兩板，各頭目均帶孝，其餘自備白布帶孝。現今係偽王管事，吳天將帮管等語。據此則康逆已死無疑。似此詳細記錄，無論官書私載，無有如是者。按此事在同治四年，時金陵已破，太平已亡，汪海洋乃其餘衆，遁走閩浙贛諸省，卒為浙軍所平。然其他官書只云康王之死，未知其死後之情形，故是書雖為書啟，實具史料價值，且可補正史之不足也。

張忠武公事錄四卷 光緒三十二年刻本

陳慶年輯。慶年丹徒人。是書乃輯關於張國樑之史料而成。卷前有自敍一篇，自謂蒐輯史料，共費五年之力始克告成。按張國樑，乃咸豐時清軍名將，官至提督，總統諸軍。時洪楊建都金陵，張與清帥向榮立江南大營於孝陵衛，屢攻金陵。驍勇善戰，為太平軍所畏。後江南大營潰，向榮敗死，國樑與欽差和春共保東南危局，又為太平軍所敗，和春自殺，國樑退走丹陽，被太平軍圍困，力竭投河而死。國樑死後，清廷震悼，賜謚忠武，而東南半壁遂全入於太平軍勢力範圍。蓋自洪楊興起，國樑始終尾追，屢敗洪軍，為一時名將，人民信之尤深，死後清廷詔書中謂，若張國樑在，則蘇常一帶，何至糜爛至此。足見清廷倚賴之殷，而國樑實一關係大局之人。惟當時議論，多歸功湘淮軍之太功告成，慶年編是書之動機，以為倘無國樑之捍蔽東南，則湘淮軍亦不能成功，故對國樑事跡，表而出之，以存史事之真相，其意極是，因後之有識

史家、多憤江南大營事、為湘軍所擠、是書即推一之[illegible]參考資料也、全書共分四卷、卷一為諭旨、由咸豐二年、至同治三年、卷二為奏疏、皆當時統兵將帥賽尚阿、向榮、和春等[illegible]、卷三為傳記、皆記[illegible]圍採事跡、采自各家文集者、卷四為歌詠、乃集當時詩人文士輓國殤及哀江南之詩[illegible]、綜全書所輯、多珍貴史料、如卷一諭旨乃集當時人之收藏、有為東華續錄所無者、卷二奏疏、如賽尚阿、怡良等之文更無文集可尋、允為僅存之文獻、至傳記與歌詠、雖係自各家、然有數種、其版本今日已不獲見、故是書雖以國殤史事為骨幹、旁搜博采、而其所得、實成一研究咸同時東南戰[illegible]役之史庫、遠非一般官書所可企及、如閱述於國殤傳記、不下數十篇、雖小異大同、然國殤一生、可謂俱備於此矣、他如奏疏[illegible]多關當時軍政秘聞、歌詠則[illegible][illegible]筆、係軼聞、掌故、其價值尤[illegible]沈焉者也、

歸安趙忠節公遺墨一卷　光緒八年刻本

趙濱彥編次、是書乃集趙景賢本傳詩文等滙合而成、末附溫汝言先生詩錄、中有濱彥跋文、濱彥即景賢子、因景賢守湖州、城破後為太平軍忠王李秀成所禽、後以不降、罵賊被殺、居太平軍中時、所作詩文甚多、其子濱彥多方蒐輯之以成是集、景賢字竹生、浙江歸安人、舉道光二十四年鄉試、太平天国建都金陵、略取蘇浙、景賢以鄉紳、於湖州練團以抗太平軍、當時[illegible]蘇、杭、湖、嘉、為清洪兩軍必爭之地、咸豐十年、蘇嘉相繼失陷、景賢死守湖州三年、卒被攻破、太平忠王李秀成重其氣節、勸之降不允、以礼遇之、後李離蘇、景賢對守將慕王譚紹洸時加罵[illegible]、譚憤急以槍殺之、清廷憐其忠、謚以忠節、是集內容首上諭、次列傳、次遺墨、末附溫汝言詩、因溫亦同被羈於蘇州太平軍中也、集中最有價值者、則為遺墨、尤以其在蘇州復李逆書、不特為極珍貴之文獻、且係絕重要之史料、蓋李以書勸景賢降、並比[illegible]為[illegible]漢關羽之降曹

否則[illegible]釋之歸清

景賢復書請其速殺以全其忠，謂左右既古道照人，自當勉人以忠，不當教人以叛，抑何自待之疏，而相待之薄耶。至於譚將官傳述口諭，尤屬非宜。漢壽亭侯歸漢，千古美談，我何人斯，敢希冀乎。末謂果然見愛，則歸我者之知己，不如殺我者之尤為知己也云云。由是書足以見景賢之節義，更足以見秀成之風度，此亦實為太平天國文獻中之最名貴者。至遺詩文詞既佳，且多史實，並足為考證太平新曆之參考。因太平天國改元頒曆，雖取自陰陽曆，而與陰陽曆皆不同。當同治元年元旦，時已為太平新曆正月初五，故詩中有「豈知王氏臘，其紀大清年，歲月同人守，干支若輩顛」等句。其有關考證，裨益於學術研究者極大。蓋是書雖似無關史乘，而其在史料上之價值，實較他籍尤重要也。

世篤忠貞錄一卷　光緒年間刻本

滿人榮祿輯。榮祿字仲華，光緒時由神機營章京至軍機大臣，為慈禧后所寵信，當時稱為榮相國。是書即輯紀其先世之詩文而成。因其祖塔斯哈在穀公死於道光十年張格爾之回亂，其父長春、伯長瑞皆陣亡於太平天國洪楊之役。清帝哀之，親賜世篤忠貞四字[illegible]，士大夫則作詩文以紀其事。卷前有李鴻章序文，中有王定安詩，述當時之戰事甚詳，並甚贊長瑞昆仲死難之烈。考咸豐二年，洪楊率太平軍由廣西急竄湖南，時長瑞為天津鎮總兵，長春為涼州鎮總兵，奉調至桂討賊，屢戰有功。後追敵於龍寮嶺，冒雨入險，受傷陣亡，太平軍遂得直趨桂林。報聞，天子震悼，賜長瑞武壯公、長春勤勇公。是書雖無一貫之記載，而其零篇長詠中，亦多珍貴之材料。因作者諸人多親見洪楊之事，如李鴻章、王定安等，又身與役之人，事平多年，復無忌諱，故其所述間為當時紀載所無者。全書詩文皆有

而以嫩江邵蘇園之長詩最有價值，洵為名貴詩史，中有明年髮逆東南走，府縣倉皇皆棘手，弟兄奮勇在軍中，為報恩君难顧母，兵家勝敗非所知，小醜居然得地宜，天上大星忽殞隕，正是將軍致命時，兄為弟亡痛折臂，挺戈大呼裂双眥，死後猶自握長矛，徧體模糊血汚漬，天子悼惜下星符，恩命豈嘗轉帝都，良馬戀主不食死，血淚成斑嘆義僕，皆紀實也，詩中之註尤佳，足以見當時血戰之情形，蓋此役實為太平軍與清所繫，不能不以

死力爭之，更可見清之綠營，早已腐敗不可用，雖有勇將，亦無能為力，此後太平軍遂由兩湖直下金陵，亦意中事也，是書雖不如他籍之重要，然亦為言太平掌故者所不可缺之著，且崇祿乃清末權相，以其滿人，世人多不明其家世，則此書之價值，更在彼不在此矣，卷後有記義僕義馬二篇為祿所親撰，亦談史事者所應注意歟。

浙江日記一卷 手抄本

軼名氏撰，據書中所載，則作者實當時目覩太平軍攻陷浙江各郡之人，是書內容，全係紀咸豐末葉太平軍攻略浙江之情形，不少珍貴史料，按當時江南要區，以蘇州、杭州、湖州、嘉興，為最，為清洪兩軍所必爭，而皆被太平軍所佔據，清軍之攻嘉興，尤為劇烈，名將程學啟即死於堅城之下，然官書中除平定粵匪紀略外，鮮有記載，是書所記關於嘉興者獨多，殊以罕而見珍也，是書體例，因逐日

記述其見聞，而又多閔浙江之軍事，故名浙江日記，關於太平軍在杭州之情形，雖記載甚家，是書所記，亦有為他書所無者，其最有價值處，則為清洪兩軍在嘉興之戰爭，及太平軍苦守嘉城之情狀，其紀張玉良攻嘉興云，六月十二日，張玉良領兵攻小西門，賊開門殺出，張以炮發之，斃偽將三十餘，賊開東門走，於是兵將一擁而入，豈知賊已放棄貲物於地，兵校爭取之，無復步伍，賊反兵乘之，兵校已無心戀戰，張亦得鳴金回營，此足見太平軍之詭計，清軍之

貪鄙。所謂畜物，即銀元也，當時又稱花邊。蓋太平軍常用此計以誘清兵，蓋知清軍當欠餉數月，因窮而貪，利其心理，以為戰勝之謀。書中所記諸事，其為史家注意者，由其文字，即可知所取材料，皆得之見聞，與其他書籍抄錄自邸報、公文者，實不可同日而語。如述忠王李秀成及郎天義陳炳文，在嘉興城上指揮軍事及笑傲之神情，如描如繪，非親自見聞，不能置詞，故是書之價值，不在其所述多為秘聞遺事，而在其記載之足以徵信也。

庚申噩夢錄一卷　同治刻本

長洲潘鍾瑞撰。庚申即咸豐十年，是年太平軍之進展極速，連陷蘇浙重鎮。記浙事者，有庚申浙杭錄等，作者曾撰蘇臺麋鹿記及是編二種，皆記太平軍攻奪蘇常與佔踞後之情形，因其殺戮焚掠太甚，使人驚心動魄，痛定思痛，故曰噩夢。按麋鹿記多紀蘇事，此書則偏重常事，其中皆多極珍貴之史料，論內容之精萃，則是書實稍遜於麋鹿記。因前者多屬於太平天国之典章制度、社會組織，此書則只及太平軍中之軼聞瑣事，後半部則因太平軍已去，又多聞於地方之善後，然欲知太平軍中之習慣，及佔踞郡縣後之施設，此書仍係極重要之參考資料。蓋欲研究清洪兩軍在蘇常戰爭之情形，其他官私記載，未有如是之詳盡確實也。因是書作者，即目覩兩軍興亡，地方改制之人，故其所記，多為外人所不知。書之體例，取札記體裁，而以紀事本末體為原則，由其記載扼要，文字雅潔，足徵作者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史識與文學。且是書一反其他書籍之例，不以清軍之事為主，而專紀太平軍之行動，雖不無偏袒之處，作者實有心人也。當此洪楊史料枯窘之時，能得如是記載，有裨參考，非淺鮮也。

金壇守城日記一卷 同治年間刻本

李淮撰。淮即金壇知縣，為苦守金壇之人。按金壇為軍事要衝，當咸豐六年，太平軍即圍攻未克而去。至十年春，復以大隊來襲，時守將為參將周天孚，知縣即淮，皆驍勇有膽略，由四月至七月，抗戰百日，卒以客軍倒戈，縣城失陷，天孚被叛軍所殺。是書即作者以其守金經過，逐日敘述，想見當時圍困苦守之艱。此書記載，實為最有價值之史料，因作者即身任其役之人，其中機密，有非外人所得知者。如書中謂金壇被圍，制軍何桂清不發援兵，應負其咎。此亦實情，其他所記守城之情形，及客軍之不可恃，以及太平軍攻城之猛烈，皆珍貴秘聞，允為難得之紀載，故是記實清洪兩軍在金壇相持極佳之史料。按金壇城守甚堅，太平軍傷亡極眾，城破後，殺戮極慘，共死七萬餘人，亦當時所罕見。據李圭思痛記，當時攻金壇者為侍王李世賢部下通天義黎某，值天義咸某均勇悍過人，足與是書相對照。又有邑人于桓曾撰

金壇圍城紀事詩數十首、亦叙圍城中事、多與日記相合、惟不如日記之精詳耳、故今日研究太平軍與清軍在金壇攻守之情形、当以是記為最詳盡而確切矣、其在史料上之價值、亦遠非他書所逮、蓋作者乃身当其事之知縣、雖其立場不同、或有偏見、然其真實性固在、讀史者分别視之可也、

潛山守禦志 同治四年刻本

孫振銓輯、胡林翼鑒定、振銓字澍人、巴陵人、咸豐時參鄂撫胡林翼軍事、時太平軍正竄擾長江流域、振銓從軍征討、於鄂皖山川形勢、精心研究、以太平軍之飄忽不定、形同流寇、乃建議多築碉堡、堅壁清野、以待敵人之來、阻其速戰之氣、是書共分上下二卷、前有善化笪西周樂序、次為輿圖、繪潛山之山川路徑、碉堡橋梁、極為精細、其卷上除作者之長篇概論外、則為関隘表、冠以小叙、謂碉卡立矣、而山徑紛如、関隘扼塞、守者不可不悉也、故作表以資參閱、表中所列、大小不下數百、可見当時守禦之勤、卷下為大事志、叙本地歷代戰爭之跡、[illegible]末為諸氏之皖撫紀實、則全記清軍與太平軍攻守之事、起於咸豐四年潛山之失、終於十年清軍之克復、此篇實為本書之精華、且屬罕見之史料、其體例如日記、逐日記載、然兩軍爭奪之情形、及太平軍之政治軍事、或踞地方後之施措、皆可於此篇窺之、洵為太平軍在安徽之極佳資料、至振銓[illegible]撰

輯是書之動機、據周序云：咸豐三年、粵逆東下、首破安慶、蠶食下邑、邨鎮僻遠、罔不蹂躪、邑侯葉君兆蘭、立五營為之守禦、然未足以為固也、巴陵孫君、時參鄂撫胡文忠軍事、周覽山川、慨然曰：兵屯於一、而地四衝、此不足以制賊也、明矣、乃為建碉立卡、周密完固、則是書之作、實為紀述是邑守禦之績、故名守禦志、又是書本孫君所撰、乃不曰撰或著、而曰輯者、因卷末皖樵紀實一篇、為儲氏所作之故、按潛山今名霍山、係皖省軍事要區、咸豐時、太平軍攻皖者、前有翼王石達開、後有英王陳玉成、皆剽悍精銳、故書中所記、亦以有関石陳二人為較多、其最有價值者、為皖樵紀實中敘述太平軍对地方之情形、如仿周官制立鄉官、令人民懸太平天国門牌、勸士人應鄉試、命每戶出米三十斤、曰報效米、令各縣開童子試、進文武秀才、以監軍為試官、不應者有罪、所記多関太平天国之典章制度、而為其他書籍所無者、由此例彼、即足見太平軍在各地方之施政與建設、除此篇外、関隘志亦極詳盡、可供研究地理者之參考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李秀成供詞一卷　清同治三年刻本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撰、按太平天国自東王楊秀清死後、數年來之半壁山河、皆賴秀成一人之支持、故秀成實為太平天国後期極重要人物、當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清帥曾国荃攻破天京（金陵）、秀成保護幼主逃出城後、於附近山中、被清兵禽獲、在曾營囚籠中逐日所書者、共五萬餘字、惟被國藩刪去若干、現所存本、僅三萬餘字矣、至於刪去之部分、據國藩跋秀成供狀云：以上皆李秀成在囚籠中親筆所寫、自六月廿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約寫七千字、其別字改之、其訣頌楚軍者刪之、閒言重複者刪之、其餘雖文理不通、事實不符、概不刪改、以存其真、惟據各方考查、國藩所刪去者、實與其平日濫報軍功、及金陵破後太平所藏之財貨有関、上所云云、多係搪飾之詞、當時秀成本應解京、而就地正法、亦與供詞之被刪削、同一理由、故秀成死後、各方對於其供詞、頗多揣測、清廷亦嚴諭追

索，國藩不得已，乃刊成木刻本進呈，據國藩奏疏謂「已因各處索閱逆供者甚多，已刊刻一本，茲再隨封摺呈軍機處備查」。又七月十[illegible]日諭子紀澤，亦云「發刻李秀成供，明日付回也。」按秀成供成於初六日，而十日已刻竣，想見倉卒，故是種刻本，乃國藩當時應付清廷及友僚之索閱，急遽即成，今日幾成孤本。至供詞之內容，由敘述洪楊起事之經過，以至天京被陷太平滅亡，實一太平天國簡史，其大意可分數段，即一、敘洪楊等廣西起義之情形，二、詳述洪清軍戰事之經過，三、自述其忠主愛民及優禮被俘滿清將帥，四、感慨以一人支持大局，而掣肘於內臣，五、憤天王之迷信誤國，深致悲痛，六、願投降清朝，招撫餘衆，使部屬得所，以上概略，蓋就今本而言，最可惜者，國藩跋語謂「供詞末段言招降有十要，秀全敗亡有十誤，亦均刪之，按十要十誤，正可以覘秀成之識度，國藩刪之，極為可惜，總之，書中凡與曾軍有關者，均被刪去，今日所見僅原供五分之三，使此太平直接史料，只餘前半，然今日研究洪楊史者，尚以此供為最珍貴之文獻云。

虎口日記一卷 同治年間刻本

會稽魯叔容撰，叔容之經歷不可詳考，據書中所[illegible]記，當咸豐十一年辛酉，太平軍陷江浙，是年冬至紹興，時叔容正居郡城內，伏處屋脊凡八十日始得脫險，乃將耳聞目覩者，逐日筆記，以成是冊，故是書所紀，多當時太平軍在紹郡之情形，雖其中所云，如關於太平軍之宗教、政治、綁軍等，不無與他籍相重複，然皆真實可信，尤多可驚可駭之事，為他書所無者，其價值不下於江寧李小池之思痛記及金山顧深之虎穴生還記二種，蓋皆紀太平軍在某地之狀況，而又係親聞親見者，實不可多得之太平天國史料，而尤有關地方歷史者也。是書作者識見敏銳，文筆簡潔，故所記[illegible]事，殊為可貴，如記太平軍對[illegible]孔子之[illegible][illegible]事云，「晚過東嶽廟，塑像盡仆，聞孔廟亦毀，賊教祀天主，不立廟，賊所撰曰聖書，稱孔子為不通秀才，論語一書無可取者，惟四海之內皆兄弟句頗合天父之意，得封監軍，旋隘綑制，當時以為笑談。」此條所述太平軍之打倒偶像

崇奉耶穌，毫無足異，可奇者，即太平軍封孔子為監軍，旋陞總制，按總制監軍雖鄉官中之基幹，在太平官制中則甚卑小，有如清時之知縣，又如郡縣團練之保甲長也，以封孔子，尤為不倫，此足見太平軍之文化及氣度，雖標奇立異，一反專制時代之行，然太背民意與習俗，宜其速致敗亡也，此實有趣之史料，珍聞，較之他書，僅稱太平軍賤儒書為妖書者，又進一步矣，即此可見太平首領之知識與其對儒家之態度，又書

中所載閱於當時清洪兩軍戰爭情形，亦多史料，足補正史之遺，正官書之誤，綜合言之，是記雖述個人見聞，而實極重要之地方史材也。

皖省褒忠錄四卷　同治時刻本

王茂蔭編輯，茂蔭字子懷，皖人，咸同時，以進士至工部右侍郎，以安徽居長江之中，自咸豐三年軍興以來，無日不與太平軍相抗戰，官紳軍民，死亡甚衆，茂蔭為發揚忠義起見，乃偕同人採輯殉難姓名事蹟，彙成二帙，共成四冊，卷前有同治元年茂蔭序一，次為奏上諭，公啟，即與條例諸篇，次為忠義錄，據全書所列，死者約萬餘人，此就有姓名事蹟可考者而言，恐只及當時確數十分之一，其第一

冊所列，為桐城、懷寧、太湖、休寧、婺源、涇縣、太平、建德、蕪湖、繁昌、懷遠、定遠、阜陽、壽州、霍邱、亳州、全椒、含山、六安、天長諸郡縣，末附外省，即僑寓皖省而死於難者，第二冊所列，與上區域略同，惟增合肥、宿松、盱眙數邑而已，是書較其他省份之忠義錄為詳盡，於每死者姓名之下，皆注以情由，或被賊殺，或係自戕，其有功名與官職者，紀之尤詳，吾人於此即可統計當時安徽清洪兩軍戰爭前後官吏人民死事之情形，書中姓名排列，以時間為先

後，如第一冊所列，乃由咸豐三年至九年採訪所得，係咸豐九年奏報者，第二三冊則為咸豐十一年奏報者，第四冊為同治時所奏報者。因採訪有遺漏，或一地而被太平軍佔踞數次，故每冊所列郡縣，大致相同，惟時間各異。按自太平軍建都金陵後，清廷以連年戰爭，官民死者極慘且衆，為激勵忠義之氣，凡克復一城，即設收屍局以安殘並立忠義局或採訪局，以調查死者之經歷，備將來之旌卹。是書則係私人編輯，較為謹嚴，由此書即可見

當時各地兵燹之情狀，實地方志之極要資料也。其旌卹條例，頗関典制，如彼時陣亡官兵卹賞，提督給銀八百兩，總兵七百兩，副將六百兩，叅將五百兩，遊擊減半，步兵亦可得銀五十兩，此種卹金，在當時已極優厚，亦足見清廷鼓勵將士無所不至。又由書中之核計，死者人民多於官兵，婦女多於男子，更可見清官吏之無氣節，而愚夫愚婦尚以忠孝自矢也。余以為是書實極要之稗面史料，足供研究地方志者之參考焉。

戈登將軍一卷 光緒二十九年排印本

日本法學博士赤松紫川著，武陵趙必振譯。是書著筆謹嚴，取材亦富。按戈登雖屬英籍，為中国客將，然於咸同清軍與太平軍之戰，戈登實為最有関係之人。因戈登於李鴻章部下，另練常勝軍，械精餉足，卒以科學化之武力，將太平軍掃平。倘清軍無常勝軍之助，則當時兩軍之勝負，不知誰屬，太平雖敗，亦不致如是之速。故史家謂太平天国實亡於常勝軍之槍礮下，殊非妄詞。以

戈登在中國近代史上如此重要之人，而中國書籍除各筆記載其簡略軼聞，或小傳外，求一完備傳記，殊不可得。是書搜羅極富，足補國中記載之缺。全書一冊，共分七章，為一、修學時代，二、科利美即戰役之功績，三、戡定支那太平天国之勳功，四、於科列烏斯托之德行，五、斯他之治績，六、晚年之偉業，七、最後之悲慘，雖分七篇，而第三章將佔全書之功，蓋戈登平生勳業，即為在中國之戰蹟，其他不過附庸，此書不特戈登之佳傳，

亦清洪兩軍戰史上之重要、卷前附一七登像片、
尤為难得、書中敘述爭奪各地之情形及軍谋、
如崑山、蘇州、嘉興等處、較之他書、殊為詳盡、
其記清軍得蘇州、鴻章殺太平八降王、戈登
因係鐙人、責鴻章背義棄信、欲得之而甘心、
並欲辭職歸國、且附以上清帝書、他籍均無如是
之詳、現英倫博物館、猶藏有李鴻章向戈登
謝罪函、足証此事之非虛構、又書中所記、不少珍
聞、如述英法聯軍之役、英軍焚燬圓明園、戈登
即身與其役、其描繪英法軍隊佔踞北京之情
形、頗關史實、是書蓋一極大價值之參攷書也、

（材料）

焦東閣日記一卷　橫山草堂刻本

周伯義撰、是記起於咸豐元年辛亥、至同治戊辰、中
多述太平軍攻蘇時事、及清將帥遺聞、頗具史料
價值、伯義字子如、丹徒人、歲貢生、候選教諭、所居與
北鄉焦岩相望、因築焦東閣居焉、又號焦東野叟、著
有北固山志、金山志、咸豐三年、避亂東莊、六年清軍
克復郡城、仍返焦東、十年大亂、又避地泰興、同治五
年亂平回里、其日記所記亂離之事、桑梓之情、未嘗
間斷、是書雖名為日記、而頗類記事本末或載記、因皆
長篇敘事、又非逐日瑣瑣記之也、其足供清洪兩方
史跡之參考者、即以此、中記楊秀清軼事、謂有婦戒
賊目楊秀清放婦女、賊笞之、賊自覺痛、以為神、從其言、
楊等反對偶像迷信、不自知其迷信之深也、又記創中國
釐金制度之雷以諴、謂行徵之日商賈苦之、雷以餉源
所關、執法以從、當時雷營有五虎二十四犬之謠、皆收
釐金之幹吏也、據他書所載、發明釐金制之錢江東
平、即被目為五虎之一、可想見人民痛恨之深切、然釐
金制實不啻清軍救星、故後曾國藩等皆倣行之、中

記江壽民事亦詳、且極真信、因江在英國人援滬海時、以紳耆保全地方、為人稱頌、太平軍興、攻奪江浙、江又挺身出、請願全人民、竟為人殺、此書所記、較他籍為詳、亦足供注意地方文獻者之采擇、又是書除太平部分記太平軍縣擾丹徒之情形外、於清軍將帥攻守之狀亦多及之、蓋不特野史之佳選、尤丹邑地方掌故之最重要者也、因著者乃當代宿儒、文字亦典雅簡練、由是書所記、即可見著者對於史地金石之學識焉、

守虞日記一卷 虞山緗素樓丁氏欽藏本

常熟譚噓雲著、噓雲經歷不詳、曾為清總兵劉戣福幕客、戣福即佐副將周興隆守常熟拒太平軍者也、按咸豐十年四月、常熟即繼蘇常兩府為太平軍忠王李秀成部所陷、直至同治元年冬太平軍守將駱國忠率部反正、於是常熟再屬清廷、故其間為太平軍所據者達兩歲之久、然太平軍痛恨國忠降清、由李秀成親率大軍十餘萬、水陸日夜圍攻、守城者不及萬人、屢瀕於危、幾為太平軍攻下、由同治元年十二月

初四日至二年二月十九日共苦守七十餘日、國忠失志不渝、卒得上海清軍蘇撫李鴻章部之應援而解圍、是書即記此七十餘日守城之情形、逐日筆記、時著者正在守將劉戣福幕中、故所述當時軍事、社會之形勢、均極真信、常熟又名虞山、故曰守虞日記、是書雖紀彼時清洪兩軍防守圍攻之經過、然實可供太平歷史之參考、其由駱國忠之降清、且為死守城池、固足見太平後期統馭之無力、其記秀成親自督攻、猶可見太平軍勇銳之氣勢、謂二年二月初四日、湖中一帶、賊艇密布、而

城下拄旗蔽日，塵霧迷天，有認其旗號者，知偽忠王李秀成親來督戰也，移時，賊衆望西門蜂擁而來，其行如飛，予見其勢急，即歸，軍威之盛，見者心悸，以秀成用兵，終不能克，亦足証守者之得力，倘易以清將，或早被攻下矣，其十一日云，拘在城賭博者數人，摔耳箭游城示衆，軍中賭博，例本從寬，当急時恐誤事，故究治之。按摔耳箭乃清軍刑法，營中可賭博，亦清軍慣習，太平軍則嚴禁，足証清軍風紀之廢弛，書中記太平軍水陸圍攻，均未奏效，乃挖掘地道以轟城，屢為清軍察覺

破壞，常熟地方人民之得以保全，實以此，太平軍因守軍不戰，十九日云，賊在城下辱罵，且高声齊喊，援兵已被擊退，何不見機來降，以乱衆心，有夜出城降者，此實太平軍作戰之慣技，書中重要資料，除記守城外，尤為敘述各鄉破壞之情形，如二十一日記云，入館，見有方回之鄉民數人，急問鄉間近狀，言蹂躪不堪，目不忍覩，相與太息，據其他書籍所載，是役太平軍因憤縣城不下，對於四鄉，騷擾殊甚，有徐日襄撰庚申江陰東南常熟西北鄉日記一卷專紀其事，可與是書互相參考，

蓋是書實有關地方掌故之重要記載，不僅為太平天国一部史料已也，是記卷前無序，末附著者跋，及七古一章，詞多感歎，猶有思痛之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常熟記變始末二卷 虞山緗素樓丁氏鈔藏本

邑人譚嘘雲著。嘘雲曾佐清將劉啟福幕，於太平軍之攻守常熟，皆耳聞目覩，因撰是書及守虞日記一卷，以備史家采擇。按是記乃紀咸豐十年常熟被太平軍攻陷之事實，而日記則紀同治二年太平守將駱國忠以城降清，常邑復為太平軍圍攻之情形也。二書前後相接，可以合讀。是書起於庚申十年邑城被陷，終於同治元年太平軍守將駱國忠之反正降清及二年援軍解圍，係紀事本末體，以記其事，實清洪兩軍在常熟之第一重要史料也。按自江南大營潰後，清軍對於江浙已無防守能力，太平軍逐次廓清，席卷東南。十年四月，先克蘇州，旁掠蘇常兩府屬邑，江陰崑山陷後，常熟三面被圍。時清軍防守者，僅在籍閣學龐鍾璐，奉旨督辦團練，鄉勇固不可用，而龐亦文人不知兵。故太平軍至，雖有鄉人奮起禦寇，龐等則聞風先逃。考龐乃當時蘇省名紳，兩江總督何桂清敗逃後，蘇省紳耆向安慶曾國藩營乞師，龐即其代表也。當太平軍圍城急時，有常熟生員徐日襄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憤上書於龐，痛陳敵我及社會之情形，實為書中極有價值之文獻，可以窺攻守之局勢。徐著有江陰常熟四鄉日記，即紀被太平軍蹂躪之經過也。是書分上下二卷，上卷記民團防守邑城及太平軍攻克，以至駱國忠之反正；下卷記太平軍二次圍攻。文雖簡略，事頗重要，足見當時太平軍聲勢之浩大。謂守城者僅萬人，號稱三萬，太平軍來者則二十萬人，號稱四十萬。忠王且親自督戰，限令三日破城，戰況之烈，可以想見。恐嘉興之役外，當以是役為最大也。是書文字樸質，事亦真切，以身與其役之人，記本地鄉土之事，較之他書，尤為詳盡。所述清洪兩方事，均極公允，洵地方掌故中之最好記載也。

紀縣城失守克復本末四卷　無錫排印本

施建烈著、建烈字叔愚、金匱人、無錫生員、其經歷不詳、蓋目擊咸豐時太平軍進攻蘇常無錫之情形、及江南大營潰陷之經過、是書共分四卷、卷前有長篇自敘、深慨太平軍之勇烈、與清將之誤事、因著是編、以慶餘生之幸存、為痛定思痛之紀念、並謂使後之君子、有所觀覽、是編紀記無錫縣城失守克復經過、取紀事本末體、雖盡力描繪當時被清洪兩軍蹂躪之慘狀、然關於兩軍之內幕、記之特詳、實太平軍在江蘇之最好史料也、全書共四卷、卷一起於咸豐三年金陵失陷、至十年江南大營潰、卷二起於蘇浙繼失、至上海官紳向安慶曾國藩營乞師、卷三起於李鴻章率淮軍至滬、至蘇州克復、卷四起於同治三年至縣城克復、綜閱全書、文筆簡練、記載信實、頗多可貴之史實、因著者乃身與變亂之人、其所見聞自真切也、如記太平軍在錫所殺之人數、即據太平將領對天王之報告、謂「守賊黃和錦上表於洪逆、略云、狗官叨天父天兄天王恩庇、打破無錫金匱、計城廂內外離城五里之地、共殺男婦老幼妖民十九萬七千八百餘口、請天恩降敕封刀云云」、據黃賊云云、計城破時、自經自焚自沈、或闔門殉難者、尚不在此數也、雖所報未必屬實、然殺戮之衆、已可概見、惟書中謂太平軍在錫、毀壞固甚、而土匪游勇之毀壞、又倍於太平軍、其卷四末謂「邑城克復後、計民居什不存一、城中則賊毀其二、土匪毀其一、留防丁勇之所毀、殆不啻什之六也」、則當時情狀、固未可全歸罪於太平軍矣、又、太平軍標榜自由平等、乃對天王自稱狗官、較之清臣稱奴才者、猶稍遜也、且鄙俚令人發噱、其他如江南大營崩潰真相、何桂清和春之庸懦無恥、使各地鄉民、大皆內應太平軍、均此書之精彩部分、洵地方掌故中之佳構也、

粵寇竄遂安紀略一卷 手鈔本

毛淦著。淦字景澄，浙江遂安人。其經歷不可詳考。卷前有無名氏小敘，謂是書乃記粵寇竄遂經過始末。其取材大都由地方野老相傳，著者以文筆而輯之。此稿係姜補過齋文集之一，未梓而著者卒於官。稿均散佚，此稿獨存云。是淦曾經為官，所官何地，亦不可考。並有姜補過齋文集，惜已散佚，此稿獨存，勿寗幸事。後之修遂安地方志者，宜以此稿本附之於後，以廣流傳，勿使聽其重佚亡也。故是書無論內容如何，在版本上已具極珍貴之價值。其敘述取紀事本末體，始於咸豐四年至金陵克復，內容則全記遂安一邑之被太平軍佔踞經過。按遂安居浙江極西，在清屬金華道，與淳安等縣相鄰，復與安徽江西兩省交界。書中所記太平軍，即由皖之歙縣竄來者也。據編中述當時太平軍焚掠之慘，婦民避難之亟，且詳記衙署、案宗、倉庫等之被燬破，著者似親與其事者，然是書價值除為珍貴罕見之史料外，而議論公允，不稍偏袒，不似一般官書，專事歌誦功績。如記縣中請來之清軍，謂縣境遍地皆賊，知縣陳燮赴衢乞師，道憲令聶營至，至則深處民房，日索地方供應，稍不如意，則執官紳而窘辱之。有死者，其兵每日外出，名為打探，實則遍掠各村，害甚於賊。清軍之無紀律如是，宜乎太平軍所至，常有內應，因官軍騷擾之烈，尚甚於賊也。據所云竄遂之太平軍，為輔王楊輔清部，屢來屢去，如入無人之境。至左宗棠撫浙，命大將劉典率師督剿，將太平軍擊敗逐去，乃告肅清。書中記載，多兩軍交戰情形，及社會亂離狀況，蓋均地方之史實也。

遭亂紀略一卷 横山草堂刻本

潤東葛村解漣著。是書撰於同治七年，專記咸豐十年丹徒被太平軍騷擾佔踞之事，兼及淮北捻匪，簡潔謹嚴，為他書所不及。卷前有著者小敘，末附鄉人陳慶年跋，略述蒐集校訂之經過。按漣字誦芬，江蘇丹徒邑庠生，先世居山東滋陽縣葛村鄉，宋時徙至潤東，仍以祖居葛村名。咸豐十年，江南大營潰，太平軍席卷東南蘇常各地，均被佔據，漣避地下河，事平還里，纂修宗譜，感餘生幸存，於同治六年因述當時亂離景況，並淮北捻匪事，為此篇以告族人，附於宗譜。自謂為欲昭示子孫，得知苟延殘喘之非易，譜題為寇亂紀略，是書不分卷，取別史體，其始略敘洪楊起事之情形，中述攻略丹徒之經過，止於金陵克復。是書因著者乃身親兵燹之人，所記均目覩耳聞，雖議論不無偏袒，然事實多可徵信，不失為太平天国後期中良好史料。而所述多関地方社會情形，及淮北捻匪之内幕，尤足珍貴。如謂鎮江城既復，內外房屋，十存二三，衙署只存縣尹參府二處，可見當時破壞之甚。其記清將張國樑死事之情，亦他書所無。主因則係大帥和春、何桂清扣餉不發，軍士不戰而潰，樑正守鎮江，與太平軍激戰，而提督熊天喜引兵先遁，太平軍遂入城，國樑見事不可為，乃力戰死云。他書皆含混其詞，觀此則彼時詳情，躍然如繪。又述捻匪與清廷大吏昏庸之狀況，謂：八年九年，捻匪於徐州各屬，焚掠迨遍，與粵匪相倚，声勢方張，而河帥庚常以探報不實，未為防備，方張宴設飲，大慶生辰，匪以數十騎突至，軍民倉皇奔竄，聽其焚殺，庚於醉夢中，隨署役逃，僅以身免。大吏之腐敗昏怯若此，敗事固然。又云：捻匪專擄財物，粵匪則爭城池，而燒燬房屋，則兩者相等，所論極當。蓋是書不僅记一邑之事，當時清洪兩軍在蘇之对峙，以及東南大局，皆可由此窺其大略。跋語謂庚申本邑之亂，惟先生此書，他無聞焉，洵非虛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金壇圍城紀事詩一卷 光緒廿四年刻咸豐辛酉本

于桓撰。桓字子威，金壇人，邑之秀才。是書記咸豐庚申金壇為太平軍圍攻被陷之經過，共二十律，附以詳註，實以詩史而紀事者也，故稱紀事詩。卷前有著者序，為咸豐辛酉六月，即城破後之次年。後有同治元年其兄于變跋，及其子炳淵附識。時為光緒廿四年，蓋刻書時也。書中所記，對於清洪兩軍在金壇攻守之情形，極為詳盡，述當時兩次被圍，卒因客軍倒戈而被陷，擄掠之慘，死亡之衆，不忍卒讀。因是役著者以邑紳任團練分局長，汛守西城，與城共終始，故所記均身經目歷。其自序中謂，督帶團丁，備嘗辛苦，詎意變生肘腋，奸人反噬，是編實直接史料。於當時清軍將帥，深致痛恨，按金壇之失，與金陵大營之潰，向榮之死，均有關係，蓋彼時情勢，何桂清等自救不暇，實有不能分兵援外之苦。詩注記太平軍與清兵相峙之狀云，焚掠之餘，遠鄉多為賊館，近郊盡是賊巢，守城團丁柝聲，漏夜不絕，守戰既久，城內乏食，亂軍飢民，秩序尤紊，軍人時有逐戶搜括鴉片鹽菜為名，乘機搶奪，足見當時社會之混亂，人民之痛苦，甚有倒戈內應，亦勢然也。時守城清將，為周天受、艾得勝二人，周尤驍勇，故能以餉斷援絕之孤軍，猶[illegible]抗拒固守至百日之久，實非易事，是書雖偏於兩軍戰爭之情，然於當時[illegible]社會，及太平軍大隊攻城之情形，皆可供參考，誠太平軍在江蘇之重要戰史也。除此書外，尚有李滙金壇守城日記一卷，張汝詢金壇見聞記二卷，皆紀是役戰事者，若與是編合閱，更可互相發明映証也。

武川寇難詩草一卷　鈔本

邑人何德潤著、德潤字君愼、經歷不詳、觀其詩句、當咸豐時太平軍攻浙西、連克各縣城、彼於逃難中、親覩清洪兩軍激戰、事平後作此詩以紀見聞、是詩共三十首、均記武義被攻之經過、附以詳注、如紀事本末體、所記多太平軍之軍政習俗、殊足珍貴、按武川即浙江武義縣、滿清時屬金華道、地居金華縣南、馮公嶺之陽、詩中所云各山名、皆馮公嶺支脉也、是詩所記起於咸豐十一年武義失守、至同治二年縣城克復、每詩之前、皆冠以四字題目、如首篇為武城失守、鄉勇討賊、城下敗仗、屠戮人民等、至末綏山勝仗、官軍勝仗、武城克復、自述鄙懷、詩附武義鄉勇討賊檄及雙谿義守局討賊檄二件、均關重要、足見當時之情形、其末章自述、尤多虎口餘生之感、謂戰爭三年、逃亡在外、桑梓破壞、不堪入目、蓋因鄉勇之奮勇抗拒、故太平軍至後、殺燒更甚也、因太平軍每至一處、先用招降文勸誘威嚇、若不戰而降、則不殺戮、最忌恨團練助官軍攻守、常因鄉勇抗拒而洗屠全村、所謂雞犬不留、如諸暨包村是也、是書內容、較之一般筆記、尤為充實、大半皆關於太平軍之政俗、如仁村偽館、白溪偽市、勸民開濠、偽筵演劇、剿燒偽館、賊營花蠋諸章、均他書所無、極為可貴、又太平軍之攻武義者、是役係輔王楊輔清部、驍勇善戰、故屢敗清軍、是書作者、乃身親難役之人、紀載真信、洵詩史中上選、足與金壇圍城紀事詩並垂不朽、惜至今尚無刻本、其稿本現藏浙東某私家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粵匪雜錄 三卷 咸豐時鈔本

無名氏編輯，關於太平天國之史料，由清人方面編輯者，除張德堅賊情彙纂外，當以是書為最，是書材料之富，達數十萬言，研究太平歷史資料之源泉也。惟彙纂注重賊情之蒐輯，是書則凡當時清方之詔奏文告，太平之檄令告示，以及民間之重要記載歌詠，皆為之鈔錄纂輯，故名雜錄。在滿清時，除各種方略、紀略之官書記述太平天国事蹟外，半官書既私家保存洪楊史料者，只彙纂與是書而已。然二書雖佳，其共同缺点，則為皆止於咸豐五六年，凡太平後期之事，則無記載。本書編者，或恐遭禁忌，不署姓名，要亦有心人也。因當時以洪楊為大逆不道之叛逆，其事跡文告，例須燬棄也。是書共分三卷，卷一多咸豐初年各地辦賊之文告信函，以江蘇省最多，尤以丹陽、溧陽二縣為夥，編者或蘇人，未可知也。文告中以翰林通班合奏摺稿一篇最有價值，惜無年月日可查。摺中痛述洪楊起事以來各省疆吏及欽差大臣庸懦畏葸，罪不容誅，自廣西之圍天爵，至江南大營之向榮，列証指斥。中謂用兵以來之弊，初則守而不剿，繼則棄而不守，初則僅失州縣，繼則連陷府城，初則一城或守七八十日，或守二三十日，繼則賊至即陷，繼則賊未至而城先空云云，極為透澈，實當時之重要文件也。卷二除各地文告書信外，有獨秀峰詩等詩史，獨秀峰詩見於粵氛紀事，無名氏詩則各書所無。又有洪楊初起時之粵西偽示，及楊秀清萬大洪等討滿清檄數篇，皆他書傳鈔之所本，並有各地謠言、亂語，亦可以窺當時人心趨向。卷三則上諭最多，皆指示軍務，或黜陟人物者，亦多重要之件，蓋是書實關於太平天國前期最要而最多之史籍，且均當時原件，未經刪削改編，尤為可貴。全書不下數百件，誠史料之寶庫也。

虎穴生還記一卷 咸同間鈔本

顧深著。深字潄泉，金山人，為樸學大師顧觀光之子。咸豐辛酉仲秋，太平軍從浙江平湖而至金山，深與弟澐皆被擄軍中，轉徙歲時，乘間脫歸，因著是記，以誌痛思。起於咸豐辛酉十一月，共記年餘之耳聞目見，凡太平軍之典章制度，及各地方社會情形，無不詳載，誠研究太平歷史之極珍貴史料也。其價值不在金陵癸甲摭談、春夢菴筆記下，因居太平軍中，日與接觸，所記幾全係太平軍之事，亦太平天國最徵信之野史也。故書中所述，多為外間不得知者，其較轉錄邸報、彙輯公文、或傳聞異詞而成書者，不啻霄壤之判矣。記太平軍初至之情狀，謂是時平湖地界已立鄉官，出示安民，各村莊進貢後，給一小令旗，扯於樹稍，名曰安民旗，又曰進貢旗，從此不許薙頭，納賦完糧，各安生業，賊過時亦不許擄掠，所以衙前鎮生意依舊。可見太平軍對於地方，並不如一般書籍所云焚掠蹂躪之慘狀。並謂太平軍每至一處，即立卡子，設買賣街，以便鄉民，此皆實事，倫德齋隨筆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曾記之。其最有趣者，則為太平軍官吸鴉片煙之事，謂「余下船，見一賊衣服華麗，藍緞裹頭，橫臥吸鴉片」，又「蘆賊至船中，有兩老賊在焉，年各望七，對臥吸雅片」。按太平軍對於一切煙草，最為嚴禁，且列於戒條，因雖黃煙旱煙，亦不許吸，東王楊秀清之女傳宣傅善祥極受寵信，猶因吸黃烟而被枷禁，倘吸鴉片，則須受五馬分屍之極刑，記中謂軍官對吸，且甚公開，足証太平後期紀綱廢弛，信仰亦隨墮，此或為失去驍悍精銳之氣之主因歟。記中有關太平天国後期制度史事甚多，如記長毛之最大者，南京之天王，出京之最大者，為忠王。天王姓洪，忠王姓榮。王之下為將，將之下有六字為次、義、安、福、燕、豫、侯，總有天字在內，侯之下為文武軍政司，又其下為宣傳，為丞相，為參軍，鄉官最大者為監軍，皆可資參考。至云李秀成本姓榮，則為他籍所未道，証以太平軍稱秀成為榮千歲，或即因此。其他如太平軍中之男女關係，謂丞相以上，始得有妻，並無淫女，亦可見當時社會情形。余以為是書材料之富，實為太平天国之第一流史料，殊不多覯也。

庚申江陰東南常熟西北鄉日記 同光間鈔本、

徐日襄撰、按是書不著撰者姓氏、卷前有作者小敘、亦無年月姓名、卷後有小跋四、據丁秉衡跋語云、此紀序鄉勇拒髮匪事甚詳、初不知作者姓氏、陶君梅士跋、有子濟余同案等語、因以科名錄考之、乃知子濟為徐日襄字、道光二十八年常熟庠生、是日襄字子濟、乃常熟生員、又諱喤雲常熟記變始末、謂太平軍堵王黃文金由江陰攻長涇時、常熟生員徐日襄發憤上書暂辦論攻守策、不為當局采納、足証日襄為身經事變

之人、且好談時政、是書始於咸豐三年、分上下兩篇、上篇紀太平軍攻擾常熟江陰各鄉之情形、下篇名献曝愚忱、蓋作者自述平定賊寇收拾危局之意見、議論精闢、記載詳備、足見太平軍在鄉閭施政之真相、洵有關地方社會之重要史料也、其述何桂清等清廷督撫大員標兵之擄掠姦淫、逾匪百倍、使人民咸歡迎太平軍之來臨、實清洪兩軍勝敗之真因、尤為直筆、所記何桂清和春敗逃之情、亦較他書詳盡、且不似官書諱飾其詞、略謂何督過無錫、標兵沿途劫掠、抵蘇州焚閶門外、平江閶城、即抵常熟、可見當時之狼狽、又記太平軍來後之情狀、謂江陰賊下鄉焚掠、雲亭周莊議貢獻、華市有人發信到東勸貢、諸畏事者、均力主從議、忠王遣慷天燕錢來守常熟、編貼偽示、派設鄉官、逼寫花戶册、置軍旅帥師帥卒長司馬、命鄉官各保完糧、各鄉均設閘稅、以鹿苑、欄干橋兩處設卡、由上所述、即知太平軍在地方之建設、編戶設卡等事、實較清廷地方政治為嚴密、蓋經造戶册、置鄉官後、則地方形勢、如臂使指、而奸莠不良之民、更無從隱匿、此實太平天国社會制度之基本、

亦勢力日廣之由來也、故此書所記、不僅江陰常熟被兵始末、足供史家參考、而清洪兩方政治措施、興亡之鑑、尤為社會政治家所當研究及注意、是書尚無刊本、傳鈔亦少、甚望修纂二縣志者、努力印行之也。

紅亂紀事草一卷 咸豐時鈔本（現藏南洋中學圖書館）

曹晟撰。晟字靜山，上海人。其經歷不可詳考，由書中所記，知其生平著述甚富，為海上名儒。當咸豐三年，洪楊已建都金陵，反清運動各地響應。上海閩廣會党所組之小刀會，首領劉麗川乘機佔據上海。清廷派兵討伐，兵連禍結，歷時一年有半，城中居民備受慘痛。時晟正處危城，以先廬所在，守而未去。因就當時圍城中身之所經、耳之所聞，詠之於歌，以紀事實，頗足傳當日之真相，而資史家之徵考。以太平軍以紅巾裹頭為標誌，故名紅亂紀事草。共百餘首，長歌絕句均備，多冠以小敘，敘中尤多珍貴史料。蓋是書不僅有關太平軍及會党之重要參考，亦上海地方掌故極寶貴之記載。因太平天國史籍中，以洪楊定都北伐及攻據上海二役史料絕少，幾無從稽考當時之真相，而官書中僅記其年月，概要簡略，不詳。是書所記，即可補其一部，殊難得也。按上海小刀會，實秘密社會正宗，在太平軍為支流，故佔踞後時，天德時號大明，告示函件，有大都督大元帥等銜，顯與太平制度相違，惟鑄錢改制，多仿太平。雖與太平軍無聯絡呼應，實則另一派別。然因此足見當時反清運動之激烈，太平軍聲勢之廣大，且彼時朝野上下，及地方人士均以小刀會即太平軍，因其舉措一以洪楊為法也。書中所詠，實小刀會在上海之信史，與太平軍無異。如當時曾傳將在書院考試取士，一般士儒皆逃避不出。又記會党據上海後，建築防禦工事，以備清軍，其陣地即在今日市區之內，謂自澧倉至白巷止，拆毀房屋千百，掘地為濠，積土為城，受役皆浦東奸民，每工二百四十文，供酒肉飯，亦與太平軍事相同。惟小刀會雖與太平軍聯絡，受太平軍指揮，而起事時是否受太平軍策動，是書則未明言。按是書詠太平軍在上海前紀之最稀有史料，是役因太平軍援應未至，遂為清軍所平。至庚申十年，太平軍主將李秀成率數十萬大軍，親督攻滬，屢次皆不能克，晟復著覺夢錄，亦紀是事。其他敘小刀會劉麗川佔上海之經過始末者，尚有黃本銓梟林小史，足與是書互相發明補証，皆上海地方志之珍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咄咄錄四冊 不分卷 福建烏山圖書館欽藏本

咄咄道人撰、道人不知其姓氏、真姓名亦無從稽考、是書在同光間甚有名、然檢其內容無多精采、似為浙東人所撰著、全書共分四冊、不分卷、目錄繁多、約二百餘分列於各冊之下、四冊即四卷也、前後無敘跋凡例、蓋為未刊稿本、書中所述、自咸豐初洪楊起事直至滅亡、取記事體、每段之前冠以四字小題、如洪楊起事、永安突圍等、而每篇文字、非常簡略、其材料多取之官書、得之傳聞、其事雖備、而皆平平、復以各篇簡略、僅數十字、故所述亦犖犖大者、篇幅雖多、精奇反少、然是書之長、實為一純粹紀太平天國事跡之書、其中有關清軍者、均屬附筆、此在當時、故為世人重視也、論其內容、前二卷較後者為優、因自道光末年及洪楊初起時情狀、一般記載均不明瞭、是書所記、足補其闕、又是書與明心道人髮逆初記、體裁雖異、性質則同、蓋作者均憤世嫉俗者流、痛恨太平、而又均稱道人也、考其內容、是書作者、實身親洪楊革命之人、因戰爭亂離而撰此書、或一有心人也、書中雖痛斥太平、目為賊匪、雖於清軍將帥、亦深不滿、所紀金陵失陷、大營崩潰、諸篇與官書大異、可供參考、是書內容、文字事實、俱極平凡、因為極少見鈔本、若就版本學言、其價值殊大、除烏山圖書館珍藏其原鈔本外、余託友人錄得一部、倘欲善遍流傳、則有望於學術界為之付梓刊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談浙四卷 同光間鈔本

許瑤光撰。瑤光字雪門，善化人。書首稱纂輯，不曰著述，似非瑤光一人所撰。是書專記咸同時太平軍陷浙江之事，自謂成於同治十年九月重陽，前有自序、凡例等。其體例謂取法於吳中平寇記。全書共分四卷，卷一談浙，起於咸豐三年，至九年，概述太平軍攻陷浙江各地之情形。卷二談咸豐十年夏嘉興失守事略，紀太平軍在嘉興及清軍屢次失敗之事。卷三談咸豐六年春衢防失警三月二十八日寧國失守，及七年徽防事略。卷四談災異。四卷中以二三兩卷較為精彩。書中所記雖不無失之簡略，要皆翔實。其述太平軍在嘉興、寧國、衢郡各地之情形，有為他書所無，足補官書之闕，又是書作者雖偏袒清軍，然所記太平軍諸事，適足反証當時之真相，亦關於太平史籍中之重要著作也。至是書之缺，名雖談浙，而所談者，僅浙江數處，且有其地不在浙區域以內者。又以體例、議論，頗類官書，不免誇妄失實，均為是書之病。惟作者乃當時身經目覩之人，所記極多可貴資料，是書之長，當即在此。又作者曾著有蒿目集一卷，以長短詩歌詠清洪兩軍在浙之事，於清軍將帥，每多譏評。今之談浙學故者，猶以彼二書為珍聞，亦可見其價值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海虞賊亂志一卷 同光時鈔本

王文村口述，顧汝鈺編撰。汝鈺字蔚彬，與王皆邑人，卷前署名稱文村為山長，自稱門人，是文村曾主常熟書院，而汝鈺則諸生也。是書無序跋，僅書末謂粵匪竄擾，家鄉被難五載，文村本擬自撰一書以紀其事，惟以日主講席，年老力衰，乃命汝鈺據耳聞目覩者，略次事跡，筆而存之，為日後修邑志者之參考取材，汝鈺受命因撰海虞賊亂志一卷。是書因著者皆身經其事之人，又嘗學問，故敘述謹詳，文筆真切，凡太平軍內幕之情形，私人之關係，皆記載無遺，實紀太平事跡中最佳史籍也。所取材料，多係直接，體裁取對話體，上而太平天国典章制度，下至社會風俗、政治軍謀，均可由此書中窺其全貌，且篇幅甚多，非他籍之一鱗半爪或簡略不完者可比，其價值不下於虎穴生還記、金陵癸甲摭談等太平名著。書中記堵王黃文金與太平主將李某之長篇談話，為他書所絕無，太平將軍之風度於此可見。又黃李在常熟所出告示，亦太平文獻中珍品。又太平將領多有望遠鏡，足見其訓練與思想較清軍為醜化，書中之黑旗隊、蘇福省等名詞，均足証太平軍之軍政制度。述太平軍入城，不進署，不入人家，誡民奔逃者，不沖撞，亦不阻殺，有騷擾居民者，忠王聞之大怒，嚴正典刑，紳商士庶且為忠王樹德政牌坊以資紀念，是太平軍之好殺者，亦有區別，而李秀成之能得人心，以仁愛名，亦非虛妄。凡此關於太平軍真相之記事，極為難得。蓋太平史蹟多被清廷官書蒙蔽，能多見如是書者為之伸雪，則其有功應史豈不鉅哉。至為地方掌故之珍聞，或供修邑志者之參考，尚屬末焉者也。又是書紀常熟被陷之經過，始於咸豐十年至縣城克復，

粵逆陷寧始末記四卷 光緒間金鑑堂寫本

陳錫麒撰。錫麒字襄逵，浙江海寧人，為邑中紳士。当咸豐十年庚申，太平軍連陷浙郡縣，圍攻海寧，錫麒常献防守諸策，不為当道采納。及事急，錫麒挈家渡海避难，城即被陷。是書即事平後錫麒返里，詳述耳聞目覩，以紀太平軍佔據海寧之經過，成書四卷。故名粵逆陷寧始末記。中多重要史料，足資參考。卷一失守始末，記咸豐庚申辛酉二年事，痛述地方被蹂躪之慘，與清軍之騷擾、太平軍之殘殺。卷二克復記，起於同治元年壬戌至二年癸亥，中述太平軍攻守之堅，遠非清軍所及，倘非會王蔡元隆之降，清軍實不易攻破。卷三鑄像誅奸記，因海寧之失，乃因一部官軍之降，而地方人士之響應，其力尤大，然因此社會大受擾亂，故事平後乃鑄像誅奸，以為紀念。卷四殉难烈士錄，在全書中篇幅最多，足見当時官民死事之烈[illegible]。其中抵抗不屈被殺者尤衆，此書文字簡潔，事實真確，在記清洪兩軍战役書中，堪稱完備之作，映識議論，亦極精当。其有關史料者，如記太平軍建築防禦工事之堅固，幾與今日無異，謂佔據海寧後，濬河緯以石垣，高約三丈，築虹橋為北門，向壩為南門，厚可馳馬，張幕，設立砲台，樹旗幟，築瞭望台，高五六丈，戍鼓刁斗，声徹夜不絕，西廣福橋高築石壘，横以樹木，東廬家橋亦如之，其餘大橋悉燬折，以絕往来，兩壩設卡收税，遇有形迹可疑者，即斬以徇，即此數語，已可見太平軍之紀律嚴明，軍事技術已現代化，比之清軍腐敗情状，視軍事為兒戲者，實有霄壤之別矣。蓋太平軍每得一地，必先築砲台，繕城池，以為防守之計，故清軍區域，易失而难復。至謂設卡收税，乃太平朝社會政策，凡城鄉僅收税徵糧，而給以券，無貧富之分，以監軍為知縣，書中誅奸記，謂按戶收米銀，給收據，或若串票，今猶有存者，因其制度一切國有，各鄉皆立聖庫，凡百姓之物，均可存其中，惟其法雖良，其弊亦大。書中所述太平史事甚多，足供參考，而烈士錄，尤可補地方志人物表之闕，洵紀地方歷史中之佳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覺夢録不分卷　咸豐時鈔本

曹晟撰。晟字静山，松江人，世居上海。咸豐癸丑，太平軍支流小刀會劉麗川佔據上海，晟曾著紅乱紀事草、史詩百餘詠以記其事，復以是役為上海百年來之大乱，社會人民損失極鉅，事平後，念九死一生，有如夢幻，因撰是録以志不忘。卷前有自叙一篇，述其旨趣，謂夷之噩夢僅十三日耳，曾作備嘗記以誌之，匪之噩夢且十八月，烏可無徵夢之書，是作者嘗著備嘗記以紀英之戰爭之跡，考上海自海通以來漸成東南繁華名區，在清道咸間，凡三遭兵燹，即道光壬寅之英兵據城也，咸豐癸丑小刀會之变乱也，咸豐庚申至同治壬戌之太平軍三次撲攻也。三役之中，惟以癸丑小刀會之禍最烈，會衆持有金陵太平軍之援及附近地方中下流民之相應，與清軍相拒者十有七月，據書中所記，当時大小東門城外，盡成瓦礫，迨會衆敗逃，清軍入城，又復縱火焚掠，東南半城悉化焦土，識者以為乃海上繁華過甚，故有此劫，此著者所以以覺夢録名是書也。是書與紅乱紀事草均記癸丑之事，且似紀事草之附，因紀事草為詩，以記事而兼感慨，是録則純為紀事，本末二者互相発明，不可分離，亦始於咸豐三年，惟篇幅無紀事草之長，書中述海上會党之情形極為詳盡，為他書所絶無，不特為太平軍史之跡之參考，亦秘密社會史之重要部分，謂上海會党因太平天國建都金陵後大盛，当時最著者有福建帮、南京帮等，有百龍党、藍線黨等，有小刀會、双刀會等，標門榜戶，分行設長，致會党得聚衆起事，其原因，實地方官吏縱之使然，因使宿匪積棍均廁戎行，滑賊奸徒共襄城守，授之以權，教之以偷，遂得乘機而起，所見所記，極有價值。其述會党盤踞海上，據城門出進無难，人民遂安堵如[illegible]，無一逃避，以作者之偏見，所述如此，又是見會党对地方之情形，而此實後之措施，除安民、討胡等告示外，於中下戶一無騷太平軍之社會政策，所謂抑富濟貧是也。故是書甚関於地方與社會之價值，實較太平史料為鉅，撰上海地方志者，宜以之為珍籍也。

趙氏洪楊日記一卷　同治時鈔本

無名氏撰。是書乃一未刊稿本，因所記均太平軍攻浙事蹟，僅知著者姓趙，而無名字，故曰趙氏洪楊日記。蓋書名似為後人所擬，據此可知是記或為未完之作。卷前後無敘跋，亦無目錄，取紀事本末體，所述時期地域，多不可考，名為日記，實有未當。內容所記，起自太平軍佔領餘杭，其中最有價值史料，為太平軍攫陷楓涇、松江、嘉興等處之記載，卷末附恢復嘉善城事略，尤屬鮮見史材，故是書不僅在版本上價值上為海內孤本，在太平史籍中，亦極真實可靠也。由其日記，即知作者乃身與太平軍戰事之人，述嘉興、嘉善事獨詳，則作者其嘉郡之人乎。謂守嘉興者，為太平榮王廖發受；守嘉善者，為太平主將陳占榜、余嘉藝等，皆驍勇善戰，並謂嘉善東有鎮名張涇匯，太平軍以四營守之，清軍屢攻，均不得入。其記太平軍於各地城鎮、築濠柵、建砲臺，防禦之堅備，遠非清軍所及。書中對於清洪兩軍在嘉善、平湖、楓涇諸地攻守之情形，敘述無遺，較他書為詳盡，足以補官書之闕，亦太平史籍

之一部也。除紀兩方戰事外，當時社會狀況、人民疾苦，亦多述及，謂清軍之劫掠無餘，不下太平，而土匪之橫暴殘肆，尤甚清兵，故凡戰區內鄉村，人煙幾絕。又謂太平軍所至地方無賴，皆以供應貢獻，得為鄉官，乘勢蹂躪鄉民，於是紳商士庶，均聞風逃避。此實太平軍敗亡之因，洵為卓見。蓋即曾國藩所謂賊入無民之地，猶魚行無水之鄉，不攻當自斃也。綜觀全書，雖篇幅不多，而文筆簡潔，記載真信，所述均耳聞目觀，非傳聞異辭，或抄錄邸報者可比，故不失為太平天國直接史料。凡研究嘉郡、洪楊事蹟，及松江、嘉善等處修纂邑志，當以是書為珍貴秘笈，並其版本上價值，實較內容為尤鉅也。

皖北洪楊戰禍記二卷 同光間鈔本

胡大新撰。大新字暦甫，別號虎口生，志其遭乱也。安徽桐城人，長於文史。咸豐初年，太平軍遣師北伐，攻略皖豫，而湖北太平軍尤時窺據皖南。大新見鄉邦多難，以名諸生投筆從戎，募勇守城邑，人義之。太平軍則恨之刺骨，懸千金以購。書中所著詩，有「三月賊勢稍定，携眷乞食，繞道回廬」云：「千金懸格繪圖開，前渡劉郎去復來。我命雖微終有數，當途狼子莫相猜。」自注：「賊懸格繪形，能得予者賞千金。」足見作者在當時地方戰爭中，亦重要之一員。作者因身經變乱，見聞極廣，而同盟友好，盡以身殉，遂撰是書，以資紀念。全書共分兩卷，卷一為凤鶴實錄，卷二為風鶴小草。（按原稿本為風鶴小草，余疑風字乃凤字之誤）前者乃紀事，後者多雜文，書之端末無敘文跋語，或未經付梓，亦未可知。此編因作者為即時即地當事者，所記均耳聞目覩，直接史料，故書之内容，多[illegible]珍貴信實。卷一凤鶴實錄，始於咸豐三年至同治三年，自皖撫蔣文慶練團起，歷述皖省失陷經過，不特為清洪兩軍在皖之戰史，亦咸同時安徽社會政治史也。按太平軍在皖事跡，記載極鮮，此書適足補其缺略，且敘述真切，彌可珍重。書中如記太平軍之軼聞、清將帥之内幕，以及奸民[illegible]内應、練匪[illegible]横行，足見當時軍政情形，而與大局關係尤鉅。卷二風鶴小草，則多紀事詩文，内容[illegible]重要者，有秦鄭兩帥勦桐節略，作者自稱難民上當道書，及與文徵士斗垣書數封，上秦帥書、廬陽起義節略，並紀事詩等，極具史料之價值，因均有關時事也。統閱全書，内容真信，體例謹嚴，實太平軍在安徽重要史籍，亦地方志之唯一參考。又係鈔本，近年始發見，治版本學者固已視若瓌寶矣。

洋兵紀略一卷　同治時鈔本

董恂撰、恂江都人、官至尚書、有自訂年譜、咸豐時曾從江南軍幕、於清洪在蘇常一帶之戰爭、極為熟習、當時清軍即借西人戈登所練常勝軍以敗太平軍、憑科學器械之堅銳以克敵、尤以上海及其附近諸役為最激烈、恂以當時兩軍戰事、記之者極衆、惟常勝軍無專書、紀其始末、因撰是書、備後來之參考、以常勝軍皆西人組織、故名洋兵紀略、亦彼時俗稱也、是書似為未刻之原鈔本、並似著者親筆之稿、由其改竄處及批語、即可証明也、是書在版本上價值、實唯一無二珍籍、惜未付梓、至知之者甚鮮、因係未刻稿、故前後無敘跋、著者於卷末僅謂「是編起辛酉迄癸亥三年間檔案而貫串之、不敢其文、取其寔、甲子以後、登諸續篇」云云、今日未見續篇、不知著者是否撰述、按常勝軍於甲子太平軍平後亦即縮編解散、則著者或不及執筆、亦未可知、以考是書內容、誠研究常勝軍戰役專書、為極重要史料、尤與太平軍關係極鉅、並可稱為太平軍在上海、蘇、常之戰史、如記太平軍攻上海、主將李秀成率數十萬大軍、清軍不能禦、乃以洋兵為主幹、其敘太平軍營壘之形勢云、「在環鎮各村、分築鉅壘六座、炮台五十餘處、西面一村、為賊首巢穴、遂以常勝軍逕撲該村、副領隊白齊文逕撲賊巢、被刀傷左臂、仍即裹創力戰、華爾分攻第二村至第三村、環築土垣砲台、分列四門、內匿賊匪萬餘、憑險堅抗」、足見太平軍防禦工事之堅、與洋將攻戰之勇、按白齊文曾受傷數次、除上述外、尚有在蕭塘鎮、白齊文首先搶入、為槍彈擊中右髀、斜穿小腹、透左胯而出、當即救回、當時戰事之烈、雙方器械之精、此書所記、實較他書詳盡、故此編蓋太平後期戰史中最要部分也、惟續編未見、殊為遺憾、然即此已可補他書之闕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梟林小史一卷　光緒初年活字本

海上漢鴻氏撰。書中記咸豐三年小刀會嚮應太平軍佔據上海事，以編年體起於咸豐三年，至五年小刀會首領劉麗川出走，上海縣城克復。卷前有著者弁言，只署海上漢鴻氏，不署年月，末有著者跋語，姓名年月均無，僅自謙謂是書乃稗史野乘，無當正史。惟著者雖不署姓名，然自稱海上某，則必籍隸上海或上海附近無疑。跋語有云：其有顯觸忌諱之處，不得不略。又謂相持二年之久，必有以消匿者，此或著者佚名之原因歟。考之上海縣志及川沙廳志，知作者即川沙黃本銓氏。本銓字沐三，別號海上漢鴻氏，詩古文詞俱有声於時。故是書雖自云為野史，而見識透闢，紀載謹嚴，實小刀會據上海之唯一史料，極可珍貴者也。書中記當時上海社會之情形，及秘密社會活動之狀況，皆能詳其原委，於清軍之腐敗無能，則痛加評議，不稍飾諱，而最有價值關係近代史極鉅者，即所記小刀會之官職制度，因小刀會雖嚮應太平軍而起事，而其本身組織於秘密社會為正宗，於太平軍則不過支流，以其羣衆皆閩廣人，故所稱官制與太平軍大異。如年號稱大明，頭目稱大元帥等，均與太平天国體制不侔。今日所存制錢、告示，及討滿檄文等文獻尚多，一般史家因不悉其來歷，皆委之為太平天国之物。據此書所載，世人認為太平天国文物中之若干種，實皆小刀會劉麗川在上海所頒者，是本書之消極價值已解答不少疑难也。如記賊於四門貼告示，僞示稱大明太平天國，印曰順天洪英義興公司，不知何義，劉麗川為首，陳林以下十九人，俱有元帥將軍之號，冠服取於神廟及優伶，餘裏紅巾，軍械則吳憲所置，竟資賊用。所述殊極重要。以大明冠於太平天国，實為洪楊所忌。洪英乃秘密社會●奉為始祖者，當時洪楊以相距極近之地，竟不加應援，坐視其亡，●或即因其稱制建號。又四年春正月記：賊詣邑廟進香，出小東門，入天后宮，冠九龍冠，衣大紅袍，人皆見之，亦上海掌故中之極佳資料。蓋是書乃太平天国之役中極重要史乘，其有關地方志之遺闕，猶其次焉矣。

荷香館瑣言二卷 排印本

丁國鈞撰。國鈞字秉衡，常熟人，廩生，曾任儀徵縣學訓導，長於文史考據，著有補晉書藝文志、晉書校證等，為世所稱，治樸學，通經術。是書雖敘述清朝一代掌故軼聞，而以咸同時之政治軍事為多，尤多記載太平天國[illegible]遺事，[illegible]且極精核，足資考證，故是書實筆記中最佳者，與庸菴筆記、金壺七墨等性質相同，而精純過之。卷前無序，分上[illegible]下兩部，後有崑山趙詒琛、吳縣王大隆跋，王跋謂是書乃丁氏錄其平生見聞及讀書所得，凡掌故考訂，皆可信今傳後，誠非虛語。蓋讀是書，凡咸同以來之社會及軍政秘聞，均可概見。全書共百數十則，所記關於太平天国之史料，亦極有價值，如卷下記癸開十三年一則，謂「宣統元年，無錫漁人於河內撈獲銅炮一尊，上刻榮[illegible]殿工部尚書游監造，癸開十三年九月立，重七百斤等字樣，考癸開惟洪秀全通行，即同治三年，榮殿即偽榮王譚某也」。上記雖有小錯，誤廖發受為譚某，其他則考據精確。按最近浙江嘉興拆除城垣時，發現太平天国炮台碑[illegible]石二件，余曾親往訪問查勘，一名長樂砲台，一名永康砲台，碑文略謂：榮王勞千歲守禾四年，增高城郭，添造砲台，以成永遠之基，癸開仲春復於大西门興修炮台，以壯軍威而防胡妖，末署楊得順監造，此與書中所記銅炮，完全一事，深有助余之考証。所謂榮王即廖發受，書中稱榮殿尚書，蓋太平體制凡封王皆得置六部尚書也。又銅炮稱九月立，而炮台碑文稱仲春，是先造砲台，竣事後，再監鑄銅炮也。按嘉興古名禾郡，為太平軍重兵之地，及後清軍攻城戰爭之烈，為清洪兩[illegible][illegible]交戰以來所僅見，淮軍悍將程學啟即於攻城時中炮陣亡，在今日僅具歷史價值之炮台與銅炮，在當時皆曾施其威力，書中此條，為名書所無，由新發見[illegible]物之証明，更足見其記載考訂之精審，有益史家，實非淺鮮。書中尚有李秀成遺事一則，記與曾國藩對語情形，亦多秘聞。又云趙紹州日記詳載其事，豈即近日浙江某藏書家所藏之鈔本趙氏洪楊日記耶？惜未注其姓氏，無從考

証、然所聞殊足補秀成口供之不足。當時欲降清朝、雖係事實、此固不必為賢者諱也。綜觀是書內容、雖所記乃清中葉之遺聞掌故、而在史料上其價值極大、亦近代史之重要參考書也。

劫灰集一卷 光緒十三年刻本、

陳雲章撰。雲章字亦昭、安徽合肥人、以名宿教授鄉里、門生滿東南。咸豐時太平軍侵皖、鳳廬、當時秉節鉞者、多陳門下士、而陳仍居里閈教徒、惟以見聞所得、作為紀事詩歌、是冊即其卧雲山館詩存之一部、共數十百首、皆紀清洪兩軍內幕者、足供太平軍在皖之重要參考。按太平軍踞皖部分、以英王陳玉成為最久、今日記述太平軍在皖事跡、書籍甚少、只胡大新皖北洪楊戰禍記二卷、及孫振銓潛山守禦志二卷而已。此外則兩淮戡亂記、六合記事、亦紀皖事者、再則著通官書矣、故此詩實可補諸書之闕佚、並間及洪楊之政教軼聞、蓋詩史之上乘也。卷前有其門生故舊解煜、史夢蘭等敘文多篇、末有李聯奎後序、史敘中謂「是書卷蓋粵寇擾皖時所作詩也、感時紀事、尤足備他年史料、所謂詩史者非耶」、即此數語、亦可見是書之內容。至是詩之作、據自敘云「余咸豐三年癸丑避亂山中、感時紀事、得詩八卷、八年戊午七月城陷、流離更甚、後賊破馬鎮軍營、延燒村落、詩卷遂失、

今錄其可記憶者，因以劫灰名之，亦借以紀亂云爾。全書史料遺聞極多，而詩注尤為重要，最難得者，作者雖處官軍方面，而文筆謹嚴，不稍偏袒。於清軍將帥，並多譏評，如「大營近事紀聞」題下（其一）云：「自昔從軍若備嘗，而今最樂是戎行，歌姬勸酒優伶拍，戰壘紛紛作戲場。」讀此詩，則後來大營崩潰，勿寧當然。全書中最有價值者，為粵寇紀異八首，並序，中記太平改曆，以孔子為不通秀才，洪秀全吸鴉片不見臣下，鑄太平天國錢，閹割兒童，設文武女官，考試女子，以優旦飾女子領兵，稱蕭三娘，以威惑清軍，末首謂大禍並作，皆桂撫鄭祖琛所縱。詩雖無奇，注則詳盡，所述足與他書相映證。其他有關當時人物之軼事亦多，足資研究史事及掌故者之參考，蓋與金壇圍城紀事詩、武川寇亂詩草等，同為太平天國[illegible]之詩史也。

養拙軒筆記一卷 咸豐時鈔本

婦人沈梓著。沈，浙江人，其家世不可詳考。是書敘述太平軍在江浙軼事，記載詳核，文筆雅潔，誠極可珍貴之太平史料也。是書起於陸建瀛之逃回金陵，至十月十九日以病而止。作者雖係婦人，而識見卓絕，所記均各書所無，其文史才實有足多。故此書殊可與太平名著如虎穴生還記等並美。書中所記，均極精采，如記太平軍攻破金陵，其首領洪楊等進城之情形，當時奏報即不詳實，只江寧名士汪士鐸於所著乙丙日記略記其事，而本書所述則可為各書之冠。謂：「楊逆率眾先入城，城破後數日，楊秀清率各偽王迎洪秀全於江干舟中，楊逆紅袍貂帽，如宰相服飾，其餘各賊，或戴官帽，或插鷄毛，帶領賊兵十數萬，簇擁跪迎，其日天色晴明，旌旗蔽空，各偽官皆騎馬，偽王五人，皆坐黃轎，後皆有偽王娘大腳蠻婆數十人騎馬從」，所述逼真，神情如繪。其記洪秀全之儀仗云：「洪秀全之帽，如演劇長生殿唐明皇之帽，黃繡龍袍，龍鞋，不穿靴，坐黃色大轎，

轎頂五鶴朝天，用十六人舁之，轝夫皆黃馬褂、黃帽、前隊旗幟兵衛數百對，次敲鑼吹鼓手等，黃轎後僞王娘三十六人從，皆大脚短衣長褲，不穿裙，騎馬，最後兵衛不計其數，喧闐數十里，居然萬乘之尊，與乙丙日記所云，大致相同，足見洪楊入金陵時氣勢之威，於無形之中，使人民皆潛伏其威力之下矣，書中載洪楊初入金陵之措施，皆係耳聞目覩，極可徵信，故此書之價值，與一般鈔錄奏報之官書，或傳聞異辭者相較，實高出萬萬，洵稀見之珍籍也，又書中評論，亦極公允，雖痛恨洪楊之反動，然於其紀律嚴明，則稱道不置，謂為成功之本，云太平軍號令極嚴肅，違者斬之，無一人敢干令者，又是書在版本上，亦具無上之價值，因係鈔本，尚未付梓，現保存於浙江某藏書家，視為瓌寶，不輕示人，余深懼此海內孤本秘籍，將來或不幸而散佚也，

平桂紀略四卷 光緒乙丑刻本

蘇鳳文編纂，鳳文，貴筑人，廣西巡撫，是書成於同治九年，為鳳文幕僚所撰，其例言中，敘修是書之始末云：桂省自道光末年以來，羣盜之起，滅軍師之戰守，官紳之殉節，劉武慎公，及蘇虞階、張月卿兩中丞撫粵時，飭官紳訂有編年一書，自道光二十七年起，至同治九年止，以人係事，以事係年，條理井然，惟篇帙散亂，今重加排編，分為四卷，顏曰平桂紀略，按是書內容，乃純記道、咸、同三朝秘密社會及洪楊太平軍在廣西之亂，非常詳盡，為太平軍初起時之重要史料，而廣西社會及洪楊倡義之背景，於此編亦可窺其大概，蓋今日所見關於太平軍史料，以金陵以後為多，初起時尚無人注意，記載極鮮，此書實足供洪楊前期之參考，共分四卷，卷一起道光三十年至咸豐四年，卷二起五年乙卯，卷三起八年戊午，卷四起十一年辛酉，敘述詳核，各卷均係重要之紀事，如卷一記武宣陳阿貴竄柳州，雷再浩李沅發竄龍勝，皆較他書明詳，可考見當時廣西社會已極騷亂，固無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洪秀全之起事矣、其記洪楊發動時情形矣、六月洪秀全起時廣西土寇紛起、韋正、胡以洸、陳玉書、皆土豪入會者也、起事時秀全匿以洸家、秀清率衆迎之、至後廣東羅大綱、貴縣龍山墟石達開、皆擁衆歸附、秀全勢力始盛、此段記載、極関重要、可見秀全初起、實招納聯絡各地土匪豪紳、彼不過一盟主、而羅大綱等、又秘密社會頭目、彼此相合、以作反清運動、秀全之成事、實因緣時會、機會使然、非如他書所云、乃彼一人之力也、卷三記兩粵大盜陳金剛迎太平軍[illegible]事亦頗重要、謂戊午

八年、金剛寇賀縣、石達開復至廣西、收輯土匪、欲別樹一幟、因太平天国自洪楊韋內訌後、達開不滿出走、一般書籍、均無記載、僅知其後在川境被禽、是卷所記、足略補其闕、卷四記当時會黨效金陵洪楊稱王僭號之雜亂情勢、為研究百年前廣西之政治社會者絕好資材、如有吳凌雲於咸豐十一年據太平府、稱延凌王、並封梁國楨、梁謙之等數十人、分駐要隘、此種事[illegible]寔、有如演劇、然彼時已不知若干人稱帝稱王、除此書外、他書毫無記錄、故是書實較平浙、平黔諸紀略尤有

價值也、且其取材以地方檔案為多、在今日視之、已有珍奇之感矣、

堂匪總錄十二卷 光緒刻本

無撰著人姓名，大概係同治時廣西修志局所輯也。全書共分十二卷，以地方區域為綱，附堂名事蹟於下，可謂紀秘密社會之專書。至書之命名與撰著經過，據書中謂：因廣西自道光二十七年，土匪蜂起，南、太、泗、鎮四府，道路阻塞，將及十年，團練亦賊，居民亦賊，無頭目姓名，但稱某堂而已。先議剿撫之所至，後瓜分其所得。自洪秀全謀蓄髮，流賊土匪皆蓄髮，欲其不易散也。堂匪不蓄髮，易趨避也。因當時秘密

社會總部，概稱某堂，猶以義、聚、洪等字為多，官方概名之曰堂匪，故紀其事實之此書，稱堂匪總錄，亦對當時之齊匪、髮匪、捻匪而言也。惟堂匪因其地理、（廣西）主義（反清）性質等，與太平軍實有極深之關係，互相出入，不啻太平軍之基礎勢力也。如太平軍初起首領羅大綱，合而復去之大頭羊等，又皆堂匪中著名人物。是書內容，所載堂名，不下數百，幾遍全省，約略言之，卷一為桂林府之三義堂等，卷二為柳州府之聚義堂等，卷三為慶遠之全勝堂等，卷四為思恩府之英義堂等，卷五為泗城之信義堂等，卷六為平樂之同勝堂等，卷七為梧州府之洪順堂等，卷八所記無堂名，只有凌二妹等土匪，卷九為潯州府之復義堂等，卷十為南寧之得勝堂等，卷十一為太平府之和儀堂等，卷十二為鎮安之大勝堂等。堂名之多，不可勝記，堂匪之後，以土匪外匪附之。實則堂匪即土匪也。按堂匪組織，即秘密社會之正宗，與當時長江一帶所謂江湖者，及後來湖南等省之哥老會完全相同，洪楊之起事與成功，多

藉其勢力。蓋太平軍攻城略地，凡內應者均此輩也，故此書實洪楊在廣西謀起事時最重要資料，且均極珍貴鮮見之記載，至其為廣西社會史之一部，更不待言矣。

星周紀事二卷　同光間鈔本

王萃元撰。萃元字子儼，上海新橋人。同治辛未歲貢，以軍功保訓導，歷官溧陽、震澤、丹徒、鎮洋、元和等縣儒學。當清咸豐十年，太平軍既克蘇常，復下崑山、太倉、嘉定、青浦諸地，直逼上海。時上海縣令劉郇膏創辦團練，分鎮設局，使邑紳統之，以資守衛，而以虹橋局務委諸萃元父鼎琳，總理一切。萃元及弟萃龢遂秉承父命，駐局規劃佐理。時萃元年甫逾冠，血氣方壯，不避艱險，努力從公，並將見聞所及，按日記載，輯為紀事二卷。故是書實太平軍圍攻上海之信史也。卷前無敘，後有著者自跋，謂是書乃記其鄉遭難本末也。自咸豐三年癸丑粵匪竄至江甯省城，至同治三年甲子經曾帥大兵克復，計十有二年，蓋歲星一周天矣，故名星周紀事。又云：其間荼毒之慘，流離之苦，與夫義民之殺賊，官軍之殄寇，凡身之所歷，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莫不具載，以備遺忘。足見是書之內容，既取材之可信，末署同治七年。蓋此書雖創作於軍中，而編輯成書則在事平之後也。是書取材，均係直接，故所記多為他書所無，又以著者即當時身與其役之人，對於清洪兩軍內幕，尤多秘聞掌故，誠上海地方志之重要資料也。且所述兩方兵事之成敗，當時社會之情形，不特為咸同間上海兵禍之信史，並足正縣志兵事篇之謬誤，後之修纂邑志者，當有所參考矣。按書中最有價值之點有三：一為紀兩軍爭奪上海及上海附近縣之情形，較各書為詳；二為記西人所領常勝軍攻戰之始末，並述兩方所用武器，均係近代化者；三為描述在戰爭中上海社會生活之狀況，價值尤大，足見上海市面演進之程序，而繁榮起點實肇基於彼時也。如是書卷下謂：太平軍佔據東南，江浙紳商官民叢集邑城，食之者眾，致市上無大米，以洋私為白米，每石價十外千，合每觔七十文左右，父老以為從前所未有也。城內外屋價亦十倍於平時，夷場房價更貴，夷場上添設戲館、酒肆、娼樓等，爭奇競勝，各路避難僑居者，儘有迷戀煙花、揮金如土，人心如此，天怒尚可回耶。可見當時上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社會、生活標準提高，即始於此。所云夷場，即今所謂租界，而洋米進口，彼時有，蓋倘無太平軍之擾東南，江浙人士，不叢集上海，則上海之繁榮，其發達或不如今日之速，及今日之盛也。此與民族、社會變遷之關係極鉅，而是書紀之特詳，其價值豈可量哉。又所記起於咸豐三年，迄同治三年夏太平之亡，體例取編年與紀事本末而貫通之，著者作此時，猶係壯年，然亦足徵其史識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勝宮保奏議一卷　光緒刻本

勝保撰。保字克齋，滿洲人，由舉人受文宗知遇，喜談兵，善文詞，敢言不避權貴，以劾權臣肅順為世所重。及慈禧后垂簾聽政，遂漸大用。時太平軍與捻匪侵擾南北，保以欽差大臣出總豫魯淮潁師干，以招撫太平軍悍將李世忠功，蒙上賞，遂一意主撫，因所部皆降人及土匪，無復紀律，為世詬病，又結練匪苗沛霖以自固，儼為皖豫盟主，自以文字優美，自稱名士，縱情酒色，不事軍旅，與當時湘淮將帥，均不融洽，然實當時軍事上之重要人物，其地位固不下於曾左也。太平英王陳玉成，即獻俘於彼，其奏議皆有關於太平軍及捻匪之事跡，惜多散佚，無從徵輯。保後因事逮問，並賜自盡，故其文字無人收集，殊可惜也。是書卷前有晴雪齋主人序一，深歎保文字之珍貴，而蒐集之困難，故書中所收甚少，尚有待於後來者再從故宮檔案內鈔錄之也。勝保最有名之劾肅順疏，是書即無，蓋舊日積習，凡有功之人，無論重要與否，皆刻集撰傳，以資表揚，若得罪者，則無論

其人如何重要，遂無人為之作傳或刻集者，此於史料之喪失，關係極鉅。以保乃咸豐時有關軍事大局極端重要之人，因其得罪，而中興名將事略竟無其傳，殊失公允。保之奏議全集，其重要性實不在曾國藩、李鴻章、駱秉章等之奏議，今乃缺略不備，洵史料上之大損失也。凡保在皖督師時奏疏，今皆散失，是書所載有請回避疏，及請簡近支親王輔政疏，亦極重要，可見當時之政情。余深望保之奏疏得陸續發見，使是書成為完璧，則其價值之大，富可量計。又是書雖係不全之集，世間已極少見，在版本學上已為稀世瓌寶矣。

干王洪仁玕口供一卷 附幼王、卹王、昭王口供，同治三年刻本

洪仁玕撰。仁玕字益謙，廣東花縣人，乃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族弟，屢應試不售。道光末年，與秀全同入天主教，與香港外人往來甚頻，因得知西洋政教情形。洪楊在廣西起事後，從長江東下，建都金陵，仁玕則在港，以道阻未從。及太平七年，洪楊韋自殘後，乃招仁玕至天京，初封干天福爵，旋加封主將，至太平後期，仁玕遂秉朝政，為文治派之領袖，封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同治三年，清將曾國荃攻破天京，秀全事先自殺，仁玕乃保幼主洪福及卹王洪仁政、昭王黃文英逃奔出城，率太平軍欲竄回兩粵，入贛後為席寶田所擒，由処撫沈葆楨審訊，是供即仁玕在贛親筆書供者，述太平天國起事本末及典章制度甚詳，洵太平文獻中最有價值者。按洪楊建國十四年，其執政人物，除天王洪秀全外，前期為東王楊秀清，後期即仁玕。仁玕平生遺著，除詔諭及口供外，尚有資政新篇、英傑歸真二書，皆經當時欽定頒行，尚為太平本身文件，極關重要者，現皆藏之海外，是供所述

秀全起事前之生活，及成事後之建設，皆為孤本資料，除仁玕外，殆無人知之也。其論清洪兩軍得失之原因，對於政治軍事之卓識，亦令人佩服，且在當時已提倡科學，如輪船、火車、銀行、醫院等，思想之新，真百年來之大政治家也。惜事業未成，即國亡被俘，余嘗謂倘太平天國不亡，仁玕執政，則中國之現代化，必將提早百年。同治三年十月十三日沈葆楨訊明逆首供情摺謂：洪仁玕老奸巨滑，真群凶渠魁，洪秀全謀叛之萌，該逆實慫恿之。乙未（太平天國九年）而後，

偽政歸其掌握，流毒江浙，幾無孑遺，雖覈其所言，一味夸張悖誕，而賊中事蹟，則顛末甚詳。其親筆供單，同所作詩句，並簽駁李秀成口供原本，咨送軍機處云云，以清吏口中之老奸巨滑，夸張悖誕，即可見仁玕之氣概與精神。自被虜而猶吟咏其成仁取義，尤不愧革命人物之風度，是供除係太平遺文之珍籍外，最有史料價值者，即所記秀全之宗教信仰，為一切書籍所無，足考見秀全思想之來源，此與太平天國立國精神，極有關係也。惜是供末後，稍有缺佚，此必與清將帥所報軍功不符，或有其他防礙，與曾國藩

[illegible]刪削李秀成之口供，目的相同。本冊所附幼王、即[illegible]昭王口供，均無關重要，僅縷述被虜之情形，幼王稱[illegible]秀全為老天王，即王自稱在鄉時為人看牛，足見其思想與行為，惟亦頗供詼助，至其在太平文獻上，則同具極鉅之性質焉。

避寇日記一卷 咸豐時原鈔本

婦人沈梓撰、沈氏經歷不可詳考、據書中所記、氏係浙江土著、目覩太平軍之亂、因避兵轉徙、備嘗艱苦、將所見聞撰成紀事、共著二種、皆記太平軍佔踞江浙事、一名養拙軒筆記、一即此書、氏雖婦人、而記事詳確、文字清麗、蓋舊時之才女歟、其筆記多述洪楊初入金陵情形、及其典制禮儀、此書則敘其逃難經過、多及太平軍軍事、與夫在各州縣之施設、暨社會制度等、如改稱知縣為監軍、委派各地鄉官、改易田畝制度諸事、是書雖係日記、實紀事本末體、紀載均有系統、論斷多具卓識、在史料上之價值極大、起於咸豐初年、惜因病而止、本書之長、即描寫太平軍區域內之社會狀況、蓋為他書所不注意者、如記太平軍至後、先開刀擄殺、尤注意「妖頭」、即指滿清官吏也、一日後封刀、太平軍頭目亦至、即貼黃紙、稱「奉旨安民」等語、又謂當時嚴禁遷徙逃亡、僅婦孺老弱須請命邀准後始可移動、並給以奉令搬家、不准攔阻之

紙憑、遂得出入自由矣、據書中所述、足見當時社會情狀、雖變動甚大、究不如官書所傳秩序凌亂、作者亦係深惡太平軍之人、然書中謂太平軍之殺戮、尚不如清軍之騷擾、地方團練之強橫、至文中痛陳當時人民所受兵禍之慘、展轉於匪、兵、團三者暴虐之下、其痛苦不忍卒讀、作者謂太平軍得以蔓延、官軍實尸其咎、洵為的論、是書經歷即於時間不大明晰、惟其地名事實、吾人多可考稽、閱於太平軍在江浙初年情形、是書及作者所著養拙軒筆記、皆極可貴史料、如筆記記洪天王入金陵情形、詳細真切、為各書所無、較當時清吏許乃釗、向榮等奏報、見故宮軍機處檔案尤為可信、以一婦人而才華若是、亦難能、如氏之二書皆原稿本、至今猶未付梓、尚望後之修纂浙志者、收附於後、毋使此海內孤本秘籍、淪於湮沒、則作者及史家皆蒙惠矣、

軍興本末紀略四卷 同治十年刻本

謝蘭生撰。蘭生字畹季，江蘇武進人。咸豐三年以舉人為浙江候補知縣。時洪楊建太平天国於金陵，各省軍興，蘭生被派為隨營委員，襄贊戎幕。是年夏，鎮江鄧紹良軍營為太平軍焚燒，清軍大潰，浙江藩司麟桂即命蘭生持令箭飛調艇師，水陸並截。故作者實咸同時清洪兩軍戰役中身與其事之人，於太平軍內幕極為熟習。事平後以見聞所得，撰成是書，故書中記載多直接史料，間與他書大異。全書共分四卷，起於道光末年，至同治三年太平天国滅亡止。卷前有左智序，末有錢泰吉題詞，及丹徒莊忠棫跋語，均稱是書紀事周詳，並謂作者在當時，久負良史之名。按本書內容以綜合敘述而取紀事本末體，較一般編年者為難，事實以耳聞目覩者為主，而不采取當時之奏報、文牘，雖言簡事賅，惟殊嫌簡略。其卷一由道光末年至咸豐五年，卷二由咸豐六年至咸豐十年，卷三由咸豐十年至同治二年，卷四由同治二年至太平天国之平。是書體例，雖取紀事本末，敘事仍以時為經，此書之長，因

作者即身經戰事人物，記載均可徵信，且多數史事為各書所無，足補他書之闕略。又文章簡潔，似湘軍志，讀者易於閱覽。至其短處，則其按年紀述，實類普通書籍。且作者當時與太平軍作戰數年，既詳知太平軍中一切情事，凡關於太平之政治、法度、宗教、風俗，以及社會運動、田畝制度等，何無詳盡之記載，殊有負作者之見聞。又是書雖名軍興本末，而所記清洪軍事，偏重北部，或即此編特點歟。因洪楊史料，自來以記述北方事跡最缺乏也。如卷一紀太平軍北伐路線、所經城池，實為重要參考資料。如記北伐軍、交流由皖入豫云：「楊逆秀清遣劇賊吉文元等擾亳州一帶，與臨淮、鳳陽逆林鳳祥合股，乘間竄臨河南永城縣。五月（咸豐三年）初七日闖入歸德府，將窺開封。藩司沈兆澐等登陴固守，賊由睢州、甯陵、杞縣、陳留逕撲開封。將軍托明阿奮力擊退，賊回朱仙鎮，退竄中牟縣，奔黃河邊，西北風大作，溺死無算」云云。此雖專記軍事，而頗關考據。因官書中如平定粵匪紀略、湘軍記等，於太平軍北伐之役，僅云由皖入豫，由豫竄秦竄晉，並未詳其

路線、明其始末、故此書實太平軍在淮北之最佳史料、尤其關於琦善、勝保等所指揮北軍作戰情形、當以是編爲最詳確、綜觀是書、内容雖似簡略乎實、而其精潔、則有過人者、亦足覘作者之史才矣、

轉徙餘生記一卷 光緒刻本

許奉恩口述、方濬頤撰文、奉恩字叔平、安徽桐城人、爲鄉里通儒、自咸豐癸丑迄癸亥、十年之中、因太平天國之亂、轉徙流離、凡歷十三行省、事平後、據見聞所及、著轉徙餘生事略、敘述太平軍攻陷地方城池之經過、及清將帥之無能、濬頤字子箴、定遠人、以古文名世、於奉恩欽其學問行誼、歎其所遭不偶、乃據許所撰事略、增以口述、另成是書、而名轉徙餘生記、體例以敘事爲主、質實可信、卷末附奉恩自跋、不著年月、自稱蘭苕館主人、觀書末所云、是書實成於同治中、至此書内容、起於癸丑太平軍由鄂下竄皖省失守、直至同治壬戌、太平軍之平、所記除當時清洪兩軍之政治軍事外、尤注重戰爭後社會狀況、實不啻咸同時之江南劫灰圖也、又因作者述者均一代通儒、故不特文字優美、記載亦多徵信、蓋耳聞目覩、得之直接、與鈔錄奏報者不同、然其小疵亦即在此、因其記憶或有未周、於時間地址人名、不無錯誤、書中可貴史料甚多、最重要者、如咸豐戊午太平軍第

一次破杭之情形，中述清官吏逃竄時之狼狽，及太平軍焚掠之暴烈，實則太平軍至者不過數千人，餘皆土匪潰勇，乘勢搶劫，與無名氏東南紀略所載大致相同。謂杭城之破，全由內奸，中述鄞人之語，謂兵民輪守，防範甚嚴，賊來不多，破城甚易，所見裹紅巾賊，實係營勇，前日曾市帛數匹，製旗幟，勾結何疑，賊本無伎倆，全恃勾結內奸以成事，足見清兵之無能，以杭州省城之重要，而太平軍竟以數千之衆，合內應破城，殊同兒戲，書中紀清吏之逃竄云：「行抵艮山門大街，剛至半途，

則見一綠帷官輿，其杠已折，十餘人四圍以手舁之行，後隨兵弁百數十人，皆受創血流被體，意是督兵大吏遺而犇，必有賊逐此在後」，描寫當時倉皇情形，即足証清將帥官吏之畏葸。書中敘太平軍入城經過，尤為精采，且為庚申注杭錄等專記杭州事變諸書所無。略謂：「但聞羣賊噪呼殺妖，其聲慘暴，未幾，賊亦由衖至此，遇逃難者以刀追索財物，且淫污婦女，大雨如注，悍然不顧，紛紛挨戶搜妖，搜過者予以號牌，粘於門外，越日四賊

至遍搜各室，問樓上有妖否，答以臥室，一賊訶曰：既已安民，焉得闌入婦妹臥室」，據此則太平軍之搜殺，乃純對滿清官吏，於居民住戶，實未擾害，是書記載太平軍入杭前後，極為詳盡，頗多可貴史料，其結論謂杭州外城之失，皆諸大吏不戰之故，洵屬確論。其關於太平典制，如凡婦女所坐舟船，例不當差，且任何人均不得闌入。謂有某賊奉天王詔赴金陵，欲乘婦女舟，他賊拒之曰：舟載有姊妹，例不當差，請另覓他舟，而賊叱之曰：奉有急詔，雖載姊妹安

能免，乃徑登舟。稍後，太平法制之嚴，於此可見，以上皆珍貴軼聞，此書價值即在其紀載真實，文體均用對話，決非虛偽，實太平軍在蘇杭之重要資料，亦當時戰爭後之社會寫真也。

欽定士階條例一卷（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刻本〔英倫博物館藏〕）

洪仁玕撰擬。仁玕字益謙，廣東花縣人，乃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族弟，初封干天福，繼晉爵干王兼精忠軍師及欽命文衡正總裁。是編即仁玕掌文衡時所擬進之考試條例。是書卷前，有辛酉年新鐫（即清咸豐辛酉十一年）及旨准頒行字樣。惟頒行詔書總目內無此書名，或係晚年所布，未及列入，尤足珍貴。其內容於太平朝取士制度，言之綦詳。凡改革名稱及戒士子文，頗多可取。此篇乃仁玕撰成進獻，經天王旨准頒行，為考試制度之標準。故卷首有正總裁洪仁玕、副陳玉成、蒙得恩等奏疏，述明改制緣由。次有磨勘、總閱諸官李春發等序文，及勸士子文。末為士階條例，共三十三葉。計若干條。昔日本學者内藤虎次郎撰大英博物館所藏太平史料一文，（史林雜誌第十卷）謂條例三十四條，似未檢及缺葉。蓋原缺第五葉，倘如完整，當不止此。惟仁玕另撰之英傑歸真，所載考材撰述之文，可補其大部。此書最重要者，則

為太平朝考試制度之改時易名。因洪楊自癸好三年（即清咸豐癸丑年）開科以來，以天王萬壽時舉行，旋移於幼主生日。於是每年三月初三日考文秀才，十三考武秀才，五月五日考文舉人，十五考武舉人，九月九日考文進士、翰林、元甲，十九考武進士等。又於每年正月十五試選各省提考舉人之官，自稱其制度燦然，至精至備。其他規例，与清略同。惟久用論策，不試八股。按此條例中最大特色，厥為改名。如改秀才為秀士，舉人為博士，翰林為國士等，所舉理由，皆極精當。序中謂聿修試典，綜覈名實，改秀才為秀士，謂士人榮顯之初，如卉木之秀也。改補廩為俊士，謂智過千人為俊也。改拔貢為傑士，謂才過萬人為傑也。改舉人為博士，謂其博雅淹通也。後改為約士，謂能通徹四約也。改進士為達士，謂其通達事變，足以兼善天下也。改翰林為國士，謂其學識超乎一國，以國士待之也。至武秀才等，則改稱英士、猛士、壯士、威士等，以文武統名曰士，而稱

各見其真，所改名目，較之舊稱，誠為雅潔。文中歷述取士沿革，詳評各代利弊，亦多卓識，足見撰者才識宏通，學問精博，非其他文告可比。科場士階條例後，並附諸士衣冠圖象，凡太平朝之典章制度，由茲歷歷可考，實太平政書法典中極有價值者。其重要不在天朝田畝制度下，蓋取士為立國大政，滿清不亡，即以其能公開拔取人材，而太平天國考試尤多改革，他書所記，僅一鱗半爪，略而不備，是書得

保存流傳，今日讀之，不僅在史料上為珍秘，尤使人有聞所未聞之感焉。

欽定軍次實錄一卷（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刊 英劍橋大學圖書館珍藏）

洪仁玕撰述，劉闓忠等記錄。仁玕乃天王洪秀全族弟，洪楊未起事前，秀全與仁玕同在粵東傳教，及起事後，仁玕因被阻留港，未至天京。洪楊內訌，秀全召仁玕至金陵，襄助國政，初封干天福，繼晉封太平天國精忠軍師干王，遂執朝政。闓忠乃天試文狀元，封昱天安。按今日所見太平天國刊布之史料書籍，共三十餘種，中以干王著述最為精采，如英傑歸真、資政新編等，今日猶具極大

價值。本書乃其較晚之作，上有橫書「太平天國辛酉年新鐫」等小字。卷前有干殿文正總提劉闓忠及干殿刑部尚書讞天燕何春發等六人序，均自稱「小官」，蓋皆仁玕僚屬。太平朝制，凡諸王得設六部，如小朝廷。時仁玕為文衡總裁，闓忠則總提調。是書內容及著述目的，劉等序中云：「辛酉春正（即咸豐十一年）恭遵干王奉旨催兵，路經徽浙，所過郡縣鄉鎮，多有妖習未除，妖形未化，我干王不禁觸目驚心，急思有以挽救之，每於軍次行

府、信筆揮寫、或恭錄聖旨、以化醒愚蒙、或為之詩以啟發志意、或為之諭、以剴切指明、或為之論說、以昭嚴辨是非得失、言淺意深、語近旨遠、故此是名軍次實錄、又經「旨准頒行」、故云欽定。書中分詩歌、文告、著述、論說等、詩歌除錄洪秀全舊作五首外、干王自製者十五首、文告論著等十七篇、文字皆太平天国式之通俗語文、其意旨則関於性理宗教之解釋、與箴時砭俗之言論、頗具卓識、即說明太平天国改革之根據、及一切新政之來源、有関史實極鉅、不僅在文獻上之價值已也、蓋此書乃太平天国文化政策之所寄、足見仁玕學識淵博、襟度宏大、不愧為太平朝之維新宰相、洵近代史上第一流人物、按太平軍以滿清及迷信為妖、儒書為妖書、而此書第十四葉、有「本軍師所到之處、禁止焚屋焚書」、蓋與太平軍初起時異矣、又相傳太平軍嗜焚殺、實亦言之過甚、本書十三葉、於紫洞源胡姓家住紮行府時諭云、「本軍師入室時、見尚粘一順字、知爾有承順之意、不覺怡然、轉而惻然曰、

因思不能取信於民、致伊畏威遠遁、未能懷德歸來、在我有愛花（即華字因避耶和華諱故改花）民之實、難免救之而益傷、在民有效順之心、未免存兩可之念、後檢一所云、喜有新房迎寶駕、愧無長物敬天恩、此實可貴及有趣文件、足見太平軍首領、固知收拾人心、端在禁止殺掠者、余前在杭、見某私家藏有毛澄著「粵寇竄擾遂安紀略」抄本一卷、中述清軍之害、有甚於賊、著者邑人、其意頗是太平軍而恨清軍。此書第三葉、有「軍次遂安城此吟於行府」云云、則十一年之攻遂安者、即仁玕也、軍紀較嚴、人民安靜、考洪楊自起事至建国、因崇奉耶教、迷信復古、典章制度、概反舊習、在今日雖視為新政、當時社會、則目為怪誕不倫、仁玕秉政、恐人民滿惑、乃借題[illegible]說明、除資政新編等書外、此書亦其一也、故此數書、實太平朝法政風俗之本源、極重要之文獻也、

癸丑中州罹兵紀略一卷 咸豐三年抄本（河南李氏藏）

陳善鈞撰。善鈞字紫庭，浙江人。咸豐初年，以茂才館於河南鞏縣。癸丑三年，太平天国遣將北伐，圍開封，竄鞏汜，旋渡河圍攻懷慶郡城。當太平軍之攻省城也，善鈞在鞏，正擬挈戚眷他往避難，因乱時車馬缺乏，未克遠行，乃赴城西四里暫避。太平軍於咸豐三年五月下旬入河南，至八月二十九日始由濟源入晉，在豫共百餘日。是書作於重九後四日，蓋太平軍去後僅十餘日也。卷前無序文，只末書「古越紫庭陳善鈞書於芝田之夢蓮書屋，時癸丑重九後四日」等字樣。其稿本共一厚冊，名「瑞麟山人集」，除此紀略外，尚有其他雜文。足知作者別號瑞麟山人也。因係親自見聞，故所記當時河洛罹兵情形，均極真切，可正奏牘官書之誤。如記鞏縣兵事云：「鞏縣彈丸之區，城及肩高，兼多塌損，而且連年被水，城內居民極形寥落，萬難拒守。滿謂賊既西來，必將西取洛陽，何期賊既至鞏，竟不西行，即在汜鞏搜覓船隻，於二十二日在汜水口陸續渡河，無如船少賊多，（賊來九軍，每軍詐稱一萬，其實所稱一萬者，只二千五百人耳。）加以裹脅，以故二十八日尚未渡盡。」所述極可珍貴，蓋不僅可見彼時清洪兩方之情狀，並得悉地方社會之彫零。最要者，謂太平軍所能縱橫中原，其最大助力，厥為地方土匪之援引勾結。書中云：「豫省向有捻匪為地方害，如南陽歸德各府屬，即在平時，每逢冬令，必聚衆四出標掠，及髮乱起，捻匪愈多，勢亦猖獗，歸德搶劫尤甚。癸丑春，乘粵匪犯亳，前往煽惑，引以西來，直犯歸德，城中無備，於五月七日失守。」足稱信史。因地方土匪，無異太平軍之前驅及嚮導。一般清吏均諱不敢言，觀此所記，則太平軍不居亳，而直趨汴洛者，或亦正乘其懈也。按太平軍北伐，乃咸豐初年北方一大事件，而各地記載絕少，致無人注意。只「姚憲之粵匪滋擾紀略」一書略紀其事。今年在汴發見此書，實太平天国北代史之重要資料。修纂豫乘者，尤當注意及之也。

紅寇記一卷 民國十八年排印本

林大椿撰、大椿字[illegible]蘐士、號恒軒、浙江永嘉人、邑庠生、原書著者不署真名、題曰東甌聞人公議永定氏述、因是書記載咸豐四年瞿振漢等勾結太平軍據樂清縣城始末、書中所舉、與作者多並時人事、後同邑里有狡脫見存者、而作者亦參與平乱之人、不無畏忌、故是書以詭名著也、據樂清縣志十一、謂大椿精研四部之書、覃思卓有所見、著有紅寇記一卷、求是齋詩鈔三卷、垂涕集二卷、皆未梓行、是書卷前有自序、不署年月、卷末附近人黃羣跋、蓋付印時述其稿本之來源也、此書取紀事本末體、敘樂清縣失陷事、著者於自序中[illegible]述作是書之緣起、謂「甲寅之[illegible]小乱也、是何足記、乃瑣瑣萬餘言、然乱雖小、順逆繫焉、且入告者飾、傳聞者訛、徇恩怨者、且譸且誣、議刑賞者或漏或溢、又烏可以不記、就所見聞參之案牘、心衡筆度、據事直書、此亦一邑之信史也」、又謂「存此記以示後人、俾知當日之情事、有不盡如文告所云者」、則亦見斯民直道、非上下其手所能易也、

由其憤激之言、足見本編之價值與內容、蓋著者目的、一在紀一邑[illegible]事变、一則欲明當時[illegible]真象、是書文字簡潔、記載詳備、不愧名作、其性質一如紀上海小刀會起事之紅乱記事草、臯林小史、星周紀事諸書、因皆記各地秘密會黨響應太平天国而舉事也、由各書所載、足見道咸時各地反清勢力潛伏之衆、此書紀樂清縣城紳士瞿振漢起事響應附和江浙太平軍、以艇匪為基本、雖據縣城、終以無援為清軍所平、其義烈殊可取、書中所記、皆當時直接見聞、亦太平天国別史中之重要資料也、足見當時地方情形、如紀瞿等據城後、城防官軍千總等皆降賊、賊目發檄文二張、詆斥官吏、頒中時與、其中訕謗朝廷、語意狂悖、示檄皆鈐以僞印、印文楷書奉天討罪、建国安民、[illegible]觀其設施、即可证其乃反清運動、非普通事变可比、且事先勾結金陵、措道遠路阻、不克應援、以著者痛恨叛逆、而猶稱[illegible]頒中時與、則瞿等非無賴之徒[illegible]可知、書中記城破後情形云、「以徐天佑為僞中軍、持令旗循行街巷、是日市肆皆閉、僞頭目傳語開門、照常

貿易、賊買物輒倍其值以償、商賈頗憚之、並禁奸淫及剽掠、犯者皆斬、賊目分據文武官署、稱謂雜出、或稱大人、或大老、或大王、或元帥、或大哥、其軍令軍紀與洪楊初起時同、商賈憚之、故多內應、其稱謂保帶秘密社會色彩、太平天国本身即如此也、綜閱是編、雖專記樂清事変、實為太平天国之[illegible]重要史料、價值與梟林小史等書同、蓋其內容、可見太平天国之支流、以及當時各地[illegible]反清運動之情狀也、

東南紀事一卷 光緒十年刻本

無名氏撰、前有光緒十年陽湖楊葆彝敘、謂此記咸豐十年粵匪初次陷杭州、及江寗大營之潰、常州蘇州郡縣失守事、起二月、至四月、名曰東南紀事、不知誰氏所作、意或吾常之人避地常熟者為之、其所記詳實有足存者、於當日諸公不免微詞、此公道在人心、不敢刪也、由上敘言、足見此書之內容與價值、楊君謂作者或係常人、大致近似、觀書中所記、[illegible]作者於當時政治軍事均嘗參與內幕、故能於諸公不免微詞、按咸豐十年太平軍攻略江浙、清江南大營再潰、勇將張國樑戰死、江督何桂清、欽差和春節節敗退、太平軍遂得[illegible]席卷東南、此書即歷述當日兩軍進退、社會荒亂之情形、因係耳聞目覩、不少可貴史實、是書起於咸豐十年太平軍侍王李世賢由青陽石埭攻寗國起、中述湖州、蘇州之戰守、及杭州之陷落、因憤清將帥、疆吏之庸怯無能、記載不稍隱飾、其直筆足補他史之缺、足正官[illegible]書之謬、與湖防私記、蘇台麋鹿記、江南北大營紀事本末諸書

合閱，則彼時東南大局皆盡於此矣。是書體裁，雖似紀事本末，實為別史，其取材全以親自見聞者為根本，附以文報秘聞，揣其作書之意，以兩軍爭城爭地，社會騷然，而人民則飽受兵（清軍）匪（土匪等）賊（太平軍）之殘殺蹂躪，作者亦身經亂離，轉徙廬空蕩然，因痛恨清疆吏不能固守，乃著此書以舒胸中之忿，以志流離之痛，故文字內容，均極充沛，是書優長，即在於此。蓋其記載，皆親切真實，非傳聞抄錄者可比，如記張玉良守常州，謂其標下有裹紅巾應之者，玉良逐敗奔無錫，常州猶未失也。又謂常州之失，因守兵潰散，多留為太平軍內應，逃兵潰勇，先肆焚掠，居民死亡相枕藉，又有失業優人，木排鉤手，及訟放鹽犯，勾結各路土匪，放火擄搶，賊亦旋踵而至，可見清軍放棄責任，不特未守，且先事逃避，常州如此，他地可知，而一般奏報，則無論大小城池，凡失陷後，必云如何苦戰抗拒，讀此足以證官書之價值矣。此編雖名東南紀事，以記常州者為最詳，又所記清洪兩方軍事，及各地情形，記清軍者較太平軍為多，雖環境使然，實此書之小疵。是書文字清明，議論激越，不失為當日信史，其不署名原因，或即以其直筆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金壇見聞記二卷 光緒二十四年刻本

強汝詢撰、汝詢字蕘叔、江蘇溧陽人、世為江南名儒、汝詢尤以經史考據著名於時、咸同間太平軍據江浙、其家族均被難、汝詢因作吏於外得免、見求益齋全集強氏族譜序。與曾文正幕中名流李眉生方宗誠等相友善、是書記太平軍於咸豐六年圍攻金壇及咸豐十年陷落金壇之情形、因係見聞所得、故其記載極可徵信、且與官書迥異、誠清洪兩軍在金壇之第一流史料也、全書分上下二卷、上卷記金城被圍之事、下卷紀十年被陷之情、卷前有咸豐十一年三月作者自序、敘撰是書之緣起、其時太平軍正席卷江浙、金壇事變粗平、一切瘡痍猶宛然在目也、作者於序中述本書取材云、「余家嘗僑居金壇、城中多余親舊、及城陷、間有得脫者、余從之訪金壇戰守狀、粗悉其概、因頗次第為之記、丙辰之役、則余在城中所親見者、亦追記大略、合為一冊、以歲之先後為次、意欲表著其事、故瑣屑煩冗皆不暇計、期以徵信而已、」是上卷均屬躬歷、下卷則得之親友、自謂期以徵信、足見此書之價值、本書後無跋語、惟作者文集卷五、有金壇見聞記題後一文、中述當時清軍死守金壇、於軍事上極關重要、因此賊未上竄、使曾國藩得規復贛皖、漸進江浙、並引國藩奏疏為証、實為確論、其文乃光緒二年追記、未附於本書之後、不知何故、按金壇雖小邑、然當時清軍集於丹陽、金壇實其屏蔽、故太平軍不惜以重兵猛攻金壇、必克之而後已、此書上編起於咸豐六年七月、太平軍英王陳玉成等攻金壇、至八月初三夜、太平軍引兵他去、圍解、遂日為記、時清軍守城者、為張國樑部游擊李鴻勳、及知縣周沐潤、並地方團練數百人、因懼太平軍屠殺焚掠、誓死堅守、卒相持一月、書中述兩軍攻戰、極為詳盡、因作者為溧陽人、遂多及溧陽事、當時溧陽為太平侍王李世賢根據、然其繁榮不毀於所謂髮賊、而毀於清軍、是書紀之云、「溧陽城外、居民稠密、市肆曲折長數里、商賈雲集、號為繁庶、而提督之退丹陽也、明總兵（安泰）守溧陽、至即焚城外民居、數里皆盡、軍士頗乘亂掠財物、民大怨、遂

騰謗聲」。官軍擾民、於此可見、而官書諱莫深、是編乃特誌之、其他敘述太平軍攻城之猛烈、防守者之忠勇、皆足供參考、下卷起於咸豐十年江南大營崩潰、李世賢由寧國進攻金壇、守城者為艾參將得勝、知縣李淮、自閏三月起、至七月十五日城陷止、攻守百餘日、兩軍皆極艱苦、太平軍知城堅難破、遍掠四鄉、謂之「攻野不攻城」、野荒城自破、取長圍久困之策、城破後、闔邑官紳軍民死者極衆、是書即其實錄。按今日所見太平天国史料、金壇一役、紀載最備、除此編為記金壇之全史外、尚有守城死事知縣李淮之「金壇守城日記」、于桓「金壇圍城紀事詩」、皆記前後兩役之信史、而李濱「中興別記」、記金壇事、亦甚詳確、且多秘聞、可見此一城此役關係之鉅、而為一人所注意也、以上諸書、可互補證、是書記事真實、文筆簡潔、作者除此兩書外、尚有讀書記六卷、隨筆二卷、漢州郡縣吏制考二卷、文集八卷、合此編共名為求益齋全集、隨筆中亦多紀太平軍事跡者。

醒睡錄十卷 同治七年排印本

鄧文濱撰、文濱字渭卿、河南南陽縣人、自稱南陽布衣、據卷前洪聯芳敘言、稱文濱為邑知名士、天才宿搆、困諸生累年、值粵賊跳梁、鬱鬱適燕趙、戰北闈不捷、遂絕意進取、留心道德著作、蓋作者乃懷才不售之士、按書中所記、作者曾作幕湖北廣濟、黃梅等地、為時甚久、目擊太平軍之攻略長江、故紀之特詳、全書共十卷、卷前有同治七年夏作者自序及洪聯芳序、並吳元慶、梅雨田等十餘人題詞、足徵作者交遊之廣、末有洪鉞跋、多稱是書價值、及作者才氣、是書卷一為自序文、題詞、例言、總目、卷二為天地、卷三為世運、卷四至卷八為人事、卷九為人物、卷十為鬼神、其體例取隨筆雜記體、紀事則均道咸同三朝遺事秘聞、因見聞所及、尤注意太平軍之軍事及建置、書中取材、作者于例言中自謂是錄固多見聞確鑿、如通諭、奏稿、書檄、見自都門邸報及碑碣、記序、詩歌、聯語諸類、若長篇鉅製、稍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節減」，又謂：「是錄雖無甚畛域，亦參隱揚，如可為圭臬者，必載其姓名字號，詳其里居、流寓，表其科第、官職，並推厚其先人，且及其後嗣。如可為龜鑑者，除見邸報業奏外，即明知其人，亦以某字概之，以期寓」尤（由具取材之確據即可詳其記載詳實也）此書價值以記太平軍在湖北之情形為最主要，其次則為關於道咸時之朝野秘聞，如卷四所錄「獨秀峰題詞壁詩」述洪楊起事之經過，清將李元度「招石達開降書」四千言，為後來諸書傳鈔所根據；又卷八「朱九妹」、「湖北貞娥」、「江南烈婦」、「賣脫又親得能抵課」諸則，記太平軍在鄂皖情形，為極重要資料；又作者以當時之人記當時之事，不無忌諱，故于每則記事前冠以含蓄題目，如卷六「英烈抗節」則記皖撫李孟羣死難之事，「忠義顯靈」則記湘軍大將李續賓陣亡之情，全書中以卷三最有價值，關於洪楊者，有太平軍之北伐、洪楊遷都後之江南，

關於朝政者，有殺肅順案之始末、祛穆彰阿之上諭，以至咸豐帝之死、英法聯軍後之政局，中多秘聞，所錄檔案奏諭，有今日官書所不載者。故此書洵為研究道咸兩朝之野史，可補正史漏略。且全書記事真信，在私撰中，誠為佳構。中所記廣濟黃梅被難情狀，為各書所無，實修地志者之重要史料矣。又：今日有抄本「咄咄錄」一書，藏福建烏山圖書館，專記洪楊革命事，署咄咄道人著，無真姓氏，是書卷前吳元慶題詞，稱作者為「咄咄先生」，不知是否一人，尚有待於考證也。

潯陽隨筆一卷 同治十三年刻本

魏厚菴撰。厚菴山東曹州府鉅野縣人，以舉人官廣西鬱林知縣，同治十年，調任潯州知州，今桂平縣長於詩文。時太平天国新亡，而潯江即洪楊發源地，厚菴至潯，凡耳聞目覩，皆洪楊遺聞近事，且殘餘土匪艇匪猶有存者，此書即紀在潯見聞，故名潯陽隨筆。全書共一卷，詩文均有，其注尤具史料價值。蓋粵西素為土匪淵藪，自明已然，道咸之際尤盛，洪楊教黨，實僅其一，因其地山川險阻，林叢箐密，用兵不易。道光三十年，洪楊起於潯州之金田村，期年之閒，攻略數省，建都金陵，粵西亦遂淪為匪窟。咸豐五年，艇匪李文茂等陷梧州，學使沈炳垣死焉，是為洪楊後土匪之最大者。沈乃當時名士，為匪所虜，識者惜之。是書前後無序跋，惟卷末書刊於同治十三年潯州官廨諸字，作者尚在任中也。書中記載，多述道咸時粵西土匪、教匪、艇匪等猖獗情形，足補正史之闕，且有秘聞遺事，為他書所不載者，其取材得之直接見聞，體例則屬雜史，載記、詩歌及注，尤可參考，

如「訪故八賢祠感懷詩」中有：「洪楊老妖禍士林，文字焚棄已過半，枯骨十年無人收，揮淚徐君重悼歎」。又注謂：「太平軍大燬詩書古籍，文物被破壞者極眾，又咸豐五年髮逆餘黨陷府城，越十一年，枯骨猶相枕藉，同鄉徐曉山署桂平時，始招紳耆掩埋之，築三大塚以招亡魂」，死亡之慘，令人心悸。又閱於沈炳垣之被難，官書記載弗詳，作者親履其地，所記較為真切，並錄沈臨難時遺詩一首，為外間所罕見，謂：「炳垣於咸豐丁巳夏視學於梧，艇匪圍攻梧州，炳垣不去，為賊所虜，賊震其名，置於西竺寺，逼使為僧，號了緣。時有人願以千金得之，賊疑將沈寸磔而火焚之，其遺詩云：金不鎔身水出淵，偏於香火結姻緣，無心去住雲依寺，到眼空明月印川，佛共長醒仙共醉，饑來式食困來眠，何時盡把凡塵洗，獨與蒲團證坐禪」。書中最有價值者，為「長歎歌」，自謂：「誌潯変也」，蓋記潯陽歷來亂事，纂為實錄，因當時正設局修志，所招紳耆多親歷其事，備悉首尾，凡盜賊[illegible]起，忠烈[illegible]事跡，[illegible]邑事[illegible]興廢，皆筆為紀事，由洪

楊之起，至土匪之滅，足稱詩史，可貴者，其材料均本地故老口述，雖係野史，實多私聞，按記廣西土匪會黨之書籍，以「堂匪總錄」、「股匪總錄」為最詳細，此書亦紀粵西事，惟限於潯州諸地，雖不足稱正史，要亦可供考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股匪總錄三卷 同治刻本

蘇鳳文撰，鳳文字虞階，貴州貴筑人，由舉人同治七年任廣西巡撫，在任時，以粵西為洪楊發源地，自道咸以來，凡羣盜之起滅，軍師之攻守，官紳之殉節，人民之流離，倘不及時記載，則年遠事湮，無可稽考，因飭官紳輯所有檔案，勒成一書，起於道光三十年二月，止於咸豐元年七月，名「股匪總錄」，蓋專紀秘密社會蔓延擾亂情形也，其體例以地區分，以人係事，因粵西自道光末年，流賊紛起，時事變遷蹂躪遍天下，金田一役，尤為股匪肇釁之始，是書所記，皆洪楊未起前兩粵各地會黨情形，洵太平天國前期之重要史料，全書共三卷，卷一思恩府，股匪頭目為陶八、凌亞東等十四人，泗城府，為廖萬服、楊通潮、梁奉停等三人，重要者，中紀咸豐十一年二月股匪李錦貴迎真天命太平天國聖神電通軍主將翼王石達開入上林縣城，石並加封錦貴為純忠大柱國體天侯，可知達開自洪楊韋內訌離天京後，在西南活動之狀況，卷二為平樂府，記羅三鳳

等十九人、卷三爲梧州府、記何明科、張釗、陳金剛等二十四人、按陳金剛爲道咸時粤西大盜、其声勢猶在洪楊之上、縱横兩粤數年、釗即大頭羊、亦粤西名盜、初爲廣東船手、往來潯柳、河道甚習、後爲盜匪、沿河村鎮均受其擾、官兵無如之何、道光三十年、洪秀全初起、赴潯州招集各股會黨土匪、約會於金田村、欲引釗爲助、釗以叛義不合、並藐視洪、後受思恩府知府劉繼祖招撫、以水師泊武宣、遇秀全軍、洪楊大受其創、不能至柳州、據粤督徐廣縉壬子二年九月初二日奏、謂釗雖受招撫、仍勾結艇匪、接濟大藥、遂處死刑、蓋釗等皆三合會首領、倘與洪楊所組之上帝會合股、或可成事、太平軍中之羅大綱、即其一也、綜按是書、雖記道光末廣西會党股匪之始末、而彼時社會情勢、於此可見、乃洪楊初起時之重要資料、可與「堂匪總録」合閲、皆秘密社會史較詳備者、嘗見日本學者平山周著有「中國秘密社會史」一書、淹博精湛、允稱佳構、惜未見此二書、殊可惜也、

太平條規一卷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刻 柏林國家圖書館藏

此書爲太平初年之行軍規條、其精神純以嚴刑峻法爲主、足見洪楊初起時軍令之嚴、書卷前署「太平條規」四大字、額横書「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書内共分二部、前爲「定營規條」、後爲「行營規矩」、均係行軍時之禁令、或出諸南王馮雲山手、按太平軍之能所向無敵、全恃其軍制精密、號令嚴肅、觀此書益信、如「行營規矩」中第四令、「號角喧傳、急趕前禁地、聽令殺妖、不得躲避偷安」、其五令、「軍兵男婦、不得入鄉造飯、取食、毀壞民房、擄掠財物、及摟操藥材鋪戶、併州府縣司衙門」、足見其殺敵之勇、紀律之嚴、太平軍呼清兵爲妖是洪楊初起時、因紀律嚴明、遂後裏脅愈衆、良莠不齊、始燒殺擄掠、然當時規制、凡軍士所得、均歸聖庫、不敢私蓄、今日於各記載中、猶時見太平領袖嚴禁劫殺之告示也、世人皆知太平軍殘酷嗜殺、實皆後期之事、而忠王李秀成部下、亦能嚴守紀律、按此書内容、張德堅賊情彙纂卷五「營規條」曾

全錄其文，並謂：「俘獲賊中刊本營規一冊，僅載營規二十條，僉謂是粵西舊例，全恃威劫苛刻之令，實不止前數。」故諸王誥諭、榜列禁令，有多至數十款者，此冊殆其基本營規耳。又倫敦博物院東方部亦藏有此冊，版式略大，且有手寫批注數則，其一云：「廣西之例，凡入教者，謂之內兄弟；不入教而新降者，謂之外兄弟，故有內外之別。」此蓋解釋「行營規矩」所謂內外將兵者。按此冊與太平軍目皆洪楊起事時練軍作戰之原則，不特合乎古義，於今日軍事要略，亦多暗符，故能克敵制勝。凡研究具有特色之太平兵制者，當先讀此冊，以知其行軍規則及練兵精神之所在焉。

太平軍目一卷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刻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此書全一冊，內分二部，一為軍旗，一為軍目，頒於壬子二年，為太平初年政書之一，在「旨准頒行詔書」二十九種之內，故第一葉蓋有天王「旨准」玉璽印，其軍旗規制，由最小伍長以至最高正軍師，詳定尺寸，軍師至丞相為四方旗，丞相至伍長則皆三角旗。軍目則以軍帥為單位，列其營位，定其名稱，每軍領一萬二千五百人，下有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等，上[illegible]為總制、監軍、丞相、軍師等，惟不常設。蓋太平首事諸人，如楊秀清、馮雲山、洪大全等，或肄習兵事，或曾充鄉勇，於行陣機宜、山川形勢，類皆諳習，故所定軍目，具有條理。此書相傳為南王馮雲山手訂，不可詳考，而天德王洪大全口供，又稱太平軍政制度為彼手製，亦無從証明。惟太平首事諸王中，只馮、洪深習兵法，並明古制，則此冊必出二人手，或無疑義。此書原本流於海外，國內僅見目錄於太平詔書總目內，又賊情彙纂卷四有偽軍目軍冊，各舉數例，繫以說明，並非全文，謂：初定軍目，以一軍為例，全刻五百兩

司馬、前列軍帥、旅帥、師帥、後列卒長、每一卒長之下、列兩司馬四人、尚無東西南北之分、及剛張伍長、衝鋒伍卒諸名色、千篇一律、滿紙皆卒長兩司馬字樣、不知其軍制者、無不開卷茫然、然嗣俟得續改軍目、眉目較前清楚、此書所記、即其續改之本、按太平軍制、倣自周禮夏官及司馬法、頗有比閭族黨、及寓兵於農之意、其餘制度、莫不權輿於此、彙纂於太平朝制度、詆毀備至、而獨其於隊伍之制、條目井井、雖時有損益、於初制終無改移、蓋自移行之有效、而愈以其法為足恃也。又謂、蔓延數省、未見窮蹙、所恃無他、蓋始定軍目不懲於法有以啟之、是知太平創建之始斟酌古今、先定軍制、而自移行之有效者、亦由楊馮諸人於行陣機宜、皆能諳習、初不盡倣戚繼光束隊陣諸法也、按太平天国法制、無不除舊創新、而以田畝制度及軍制為其基礎、今觀此冊、對於此具有特色之兵制、可以窺其全豹、在太平文献中、国極重要之件也、

星算補遺八種　同治丙寅刻本

董毓琦撰、毓琦字子刪、浙江臨海人、以茂才入詁經精舍、博學為諸生冠、旋舉鄉試、即為名士、咸豐初、洪楊踞東南、逮太平天國、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任上海軍務、慕董名羅于幕下、董以測量之學、著鼙矩測營、於軍事多所資助、是為中國以數學用于軍事之始、同治乙丑四年、任梁安知縣、丙寅任河北省海陽知縣、是編雖名星算補遺、實可謂為星算叢書、全書共分八種、為笠篤壺金、鼙矩測營、視經舉隅、籌筆初梯、交食南車、倉田辨正、九環西解、諸算探驪等、中惟倉田辨正與諸算探驪二種未刻、餘均刻於同治五年、實只六種、氏著此書、始于咸豐元年、蓋積十餘年之力、始克竣事、其間與全國天算學者、互相研究、故各篇均有發明、識鉅剖也、卷前有劉璈致琦長札二通、皆討論天算度數者、次有疆吏喬松年、英翰、何璟、吉爾杭阿等序言、於著者推崇備至、末附自序、謂研究天算

二十餘年間有西士來遊與之參觀考証蓋發古今所未發以補其遺初集并爲壺金取管子以并爲天及鶡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之義以天文明地理以星宿証分野有廿八宿經星歌復古分野圖雖不無訛誤皆爲創製末以天象參証時事則不免以陰陽五行附會而成次爲辟矩測營一卷乃埼在江南營所作自謂以句角之法變而通之以馭軍機則知逆卞敵楼之遠近城濠山郭之高深庶于敵營之虛實指掌而得未始非運籌聚米之一助云此爲以幾何三角測量之學由曆法擴至軍事之始其法以句股線測敵壘遠近高深實取自周髀算經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卧矩以知遠之句股法也次視經舉隅一卷其用法與辟矩測營相同亦以測量遠近尋用于軍事者文只數頁次爲籌算初梯一卷蓋以士商錢穀多用珠算星曆家言均主筆算珠算繁瑣無致差池筆算書明紙上重可覆核此書專述乘除之法以爲算學之津梁初學之階

梯次爲交食南車一卷推日月食之原理用法至簡以弧角八線求二至距度與曆家熊三拔所算相合並引古今史實爲証次爲九環西解一卷即今代數微積分在算術中較爲深奧多取西人羅密士原本因學者多不明其理故講述之並爲列方式作解答實當時算學中最深之書其他倉田辨正諸算探驪二種列入總目而未刻印不知何故綜觀各書作者于天文算法研究極精尤善于測量宜其享大名于當世也又末附胡氏田岩算稿一卷蓋因休寧胡汪兩姓因爭田界致訟氏因用句股開方之法以平斷之亦練習實用之義末附所著詩文梅心集於當時清軍與洪楊之役多所記載可資史証與算稿合爲一冊

行素軒算稿十六卷　光緒壬午刻本

華蘅芳撰。蘅芳字若汀，江蘇無錫人，官直隸州知州。精研算術，深明格致，卓然名家，南北學人無不欽佩。同治初，江南創設機器製造局，蘅芳多所贊畫，及繙譯館開，任譯算學地質學諸門，成書十二種，都百六十餘卷。先後主講上海格致書院、湖北自強學堂、兩湖書院等垂二十年，成就甚衆。譯著各書，關于算術者，除此書外，有代數術、三角數理、地學淺釋、微積溯源、算式解法、代數難題、側候叢談諸種。此書實類叢著，大約言之，其類五，其卷十有六。卷前有當時天算名家吳嘉善、李善蘭二人序，末有作者自跋。於著者研究數理之精，極為贊揚。全書為開方別術、數根術解各一卷，開方古義二卷，積較術三卷，筆談十二卷。所論原理法術，詢集古今之大成。當時算術開方法，以從廉隅正負雜糅，諸方為難。華氏創立數根開方法，數根者，他數不能度，惟一可度之數也。其數根術解中即詳述其例，即今日代數中之奇根也。曰開方古義，因朱松庭四元玉鑑首列今古開方會要之圖，因分為二：一為梯法七乘方圖，一為古法七乘方圖。如何用以開方，則朱書未能言明。著者因演算積較之術，始知梯法之圖，乃專明步法進退之例，與秦氏數書九章之法大略相同，自謂數百年以晦之義，今得復明。爰著開方古義二卷，上卷專衍古題，下卷論其求得各術之故。其積較術三卷，即今之微積分中有題有式，學者可以自求。次為筆談十二卷，其內容與作書旨趣，自序中謂：咸同以來，天算之術學者病其煩瑣，思有以誘掖而進之，因舉學算次第之大旨，並胸中所欲言者，一達之筆而著于篇，演為草式，以習其數，設為問答，以窮其趣，法由淺而入深，語雖繁而易曉，故筆談中多係代數幾何之書。通則例於學者裨益極大。著者因翻譯西書，故得精究西洋科學，復得中外師友切磋之助，成就較著。因著者常引當時友人之言以証己之發明，又其弟世芳，光緒間官

直隸州州判、亦精于算學、著有恆河沙館算草、

天文精義二卷補註　清初抄本

岳熙載撰并集註、李泰補註、據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有天文精義賦四卷、為浙江范氏天一閣藏本、提要謂舊題管句天文岳熙載撰並集註、而不著其時代、案註中多引宋史天文志、當為元末人、考元太史院有管句二員、秩從九品、而曆志載郭守敬會南北日官考論曆法、有岳鉉之名、或即其家子孫也、是岳氏履歷不可詳考、僅知其職為管句天文官、秩雖微、實為天文家也、是書乃清初舊抄本、上有滿文大印、惟字體模糊、不可辨識、或係大內所藏、又有百歲堂藏書章、卷之首頁、亦有管句天文岳熙載撰集註、及前進士通事舍人李泰補註二行、按泰字淑通、明河南鹿邑人、洪武進士、官詹事府通事舍人、著有四時氣候集解、亦天算學者、泰既為洪武人、則提要斷岳氏為元末人、誠為道、以是書內容與天文精義賦大同小異、賦為四卷、此僅二卷、或有缺略歟、又原文原註、文極簡略、補註較原文尤

多，故此書當較原著為完備。其內容分天體、渾天渾儀、分野、太陽、太陰、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辰星諸章，精義賦則首天體，次分野，次太陽太陰，以概舉七政，及於恒星，而以凌抵鬥食之說附于其末，大都摭拾史傳，不能有所發明。是書補註，于原註之外，更輯古籍中之言天者附之于後，雖較淹博，亦述而不作，於原理殊鮮創見。蓋此書除究天象律曆外，間及地理五行，足資學者參考。又此書流傳甚少，其版本價值或較內容為鉅也。

句股割圜記三卷 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休寧戴東原撰。東原名震，清初名儒，以乾隆舉人充四庫館纂修，授庶吉士，著作等身，精研經傳說文，於音韻文字學尤多發明，後來學者奉為模範。常考禮制名物，深究天文算術，其關於天文者，有曆考、曆問等，關於算法者，有策算一卷及此書三卷。是書成於乾隆二十三年，戴氏躬與四庫纂修之役，而此編未被收入，或因格于條例，不收未沒學者之書，抑或避嫌而未進呈。是書共上中下三卷，多討論句股割圜諸原則，即今之幾何學及三角學，間及天文學之經緯度數，引古証今，發明殊多，蓋衍發周髀首章之言，復取陳氏訂句股引蒙諸說，與當時御製割圜八線表同為術測量三角之最要書籍。卷前有震之友人吳思孝敘，吳亦數學名家，于卷中重要處多所註釋補正，書中凡有「吳曰」者，即吳氏之說也。戴氏自謂此編之作，乃因周髀算經衍而極之，故紀中立法稱名悉用

古義、書成後求正于吳、吳為附註補其闕畧、全書共三卷上卷討論句股凡原理法術極為詳盡、并繪圖舉例以為証明其精微處即今之言幾何學者亦足參考、卷中講述天文測量、凡黃道赤道及经緯度數亦繪圖考証、下卷則志為求圜於角之法、吳説居多、所論銳角鈍角垂直斜弧諸理皆與今符、誠精思之士也、故此書雖名為東原之著、吳氏之功實不可沒、又戴氏自稱是編乃衍古算書之言、實則已采取明末以來歐人輸入新算術之意確較前精密、吳氏于序中、稱此書為古今步算之大全、凡疇人子弟所守及歐西測量之長胥貫澈靡遺、洵非虛譽、惟彼時天文算術已经發明作者不過取古今中外之正確者而演繹之、謂為發明、亦未然也

策算一卷　清乾隆甲子刻本

戴震撰、震字東原、安徽休寧人、乾隆舉人、精究漢儒傳註説文諸書、於禮經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澈原本、四庫館開、充纂修官、賜同進士出身、授庶吉士、所著天算諸書、有古曆考、曆問、原象、句股割圜圖、及此書等、是書專講算法、間及天文、前有自序、自謂以九九書于策、則盡乘除之用、是為策算、策取可書、不曰籌而曰策、以別于古籌算、不使名稱相亂也、其內容以乘除開平方等為主、而以歲法曆法及天文緯度等附之、蓋演周髀算经及王錫闡曉菴新法之餘緒而闡明之、其定理法則、與今之幾何三角皆相符合、固不僅以明乘除已也、所論古曆、回回等、則本於明末西洋人龐迪我、熊三拔等所譯新法曆書、極其精湛、故是編實清初算法書中最切實者、其大要為策列九位、位有上下、凡策或木或竹、皆兩面、一與九、二與八、三與七、四與六、共策五、之一面空之為空策、合

五策而九九備，如是者十，爲得十策，別用策一列始一至九，名自乘得方冪之數，爲開平方策，算法雖多，乘除盡之矣，開平方亦除也，畧，故策算專爲乘除開平方之用，是書詳舉例則，復取經史資于算者，共成一卷。凡治九章算術者，[illegible]首讀此編，以爲津逮，按作者本人曾躬修四庫，是書成于乾隆初年，尚在四庫未設以前，乃四庫未收，殊爲異事，因避嫌而未進歟，或凡今人著作概不錄歟，今日科學昌明，凡爲士人莫不讀幾何代數以至微分積分，視此書固極平實，然當舊日八股取士之時，學者以舊法而求幾何算術原理，誠非易易，詢一代之通儒也。

測地繪圖十一卷 附附表二卷 同光時鉛印本

英國富路瑪撰，無錫徐壽譯述。壽號雪村，於數學汽機聲光醫電諸學，均窮究原委，同治間江督曾國藩以賓禮羅致幕下，歷辦安慶機器局、上海製造局，與當時算術專家華蘅芳，造成木質黃鵠輪船一艘，爲中國自製輪船之始，發明製造強水爆藥諸法，首建編譯西書之策，以灌輸西洋科學知識，爲中國講求歐西藝術之始，集同志創格致書院于上海，高尚不仕，以布衣終，所譯著者有化學考質等實用書十餘種，此書雖屬英人原著，然非徐氏莫能筆記，以其皆專門文字也，全書卷一爲總論，卷二測量底線，卷三分地面爲原三角形，卷四圖內寘補眾物，卷五行軍揭要，卷六準平線以定高低，卷七記驗高低諸器，卷八臨摹鐫刻諸法，卷九經畫新疆屬地，卷十球形相關之事，卷十一天文相關之事，末爲附卷，爲天文雜題等，全書皆以英國地形緯度爲標準，畫圖諸事，亦用西法，惟係均以中國

名詞譯之，按中國數學發明雖早，未能究極，迨明末西法輸入，天算之學始大進步，然多偏于治曆，而忽于測地，至清中葉，乃由天算入于測量、格致，此書純以勾股三角術測畫地形，并及于人文地理，其影響中國之學術，自非淺鮮也。

交食細草三卷 道光刻本

張作楠撰。作楠字丹村，浙江金華人，以嘉慶進士官徐州知府，有善政，通算術，著有「翠微山房數學」，是編版刻極精，共分三卷，皆係推算日食月食之法，前有自序，述著書原起，謂道光癸未于役蘇松，泊舟胥門，適同官齊集，行護月禮，楠以救護日月，當以見食為斷，在白日之下護月，竊所未安，舟中多暇，因依欽天監求交食之法，推其帶食分秒時刻，又用西人對數之術，推甲申（道光四年）

六月朔日食，名得細草一帙，三卷中卷首為求月食求日食之法，次卷上為推道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庚戌望月食，次卷下推道光四年六月癸巳朔日食，即時求証，多采用徐光啟、李之藻等西法，較舊法簡密多矣。按昔日曆算莫難于交食，前代各曆皆以上推春秋日食，驗其疎密，古法粗疏，有當食不食者，有食而失推者，有食不在朔者，迨清「御製曆象考成」各編出，測量加精，凡推交食，大致符合，是書即錄曆象考成要義，附

以己意、推算當時之交食、其推法用數、以雍正元年癸卯天正冬至為曆元、先求首朔、再求食分、再求初虧復圓時刻、求食限總時、後列結論、以京師蘇州兩地為準、並繪圖以明之、其法雖備、其義則簡、故作者雖無所發明、而測驗之精、實非一般所及、此書可與曆象考成合閱、又作者序中自謂、此書之作、欲質之俞陶泉大令、范約齋司馬、以為學曆者之先導、足見作者乃為真理而研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高厚蒙求四集　嘉慶丁卯刻本

徐朝俊撰、朝俊字恕堂、江蘇華亭人、為名諸生、精于數學、除此書外、有中星表、儀器圖說等、嘗自製鐘表儀晷諸器、為巧匠所不及、著者于自序中謂、先世愛研數理、手造泰西儀器、五代于茲矣、俊于制舉業暇、常從先君子側、聞緒論、愧不能有所發明、丁卯吾鄉吳稷堂先生致仕家居、將余所撰中星表、及儀器圖說、刊入藝海珠塵、梓竟因知余稿尚多、再三來請、爰擇淺近者、或本管見、或本摘錄、以付刊印、為窺天者從入之門、是知著者乃天算世家、宜于天算極致、多所發明、全書共分四集、不分卷數、其原理法術、多取自御製數理精蘊、其初集為天學入門、中分天體地體、對足底說、九重天離地遠近、日與地球大小遠近、日月食、七曜行度、五星躔度歌(本七政曆)、七曜經星大小形體(附星數)、五星總說、步天歌(本通志)、經天該(本梅氏曆書)、經星主占(摘天文志)、天地雜說、除步天歌等係舊文外、餘皆著者以論說體、研討天文、間附以圖、惟多附會迷信之言、如九重天

雖地遠近，竟謂天有九重，其經星主占，亦如漢儒陰陽五行之術，天地雖說，更多謬訛，以測量科學家而述，信殊覺妄誕。第二集為海域大觀，中分地輿總說、五大洲記、海族、海產、海狀、海舶、海道，此編專記地理，首亞洲、次歐洲、次美洲，其材料則取自職方外紀、坤輿格致、臺郡雜志諸書，雖其煩冗，彙輯成篇，因見聞所限，錯誤時出。今日視之，毫無足取。三集為日晷測時圖法，中分割器、總法、造面南地平晷法、中星表、揆日正方圖表、鐘表圖法，按古人揆日定時之器，不下百有餘種，各有不同，要同于與天體之運行相印合。後來天算之士，又紛紛求八線割圓，究其實卒不能以一線揩諸實用。至清中葉，士大夫所用日晷，大都繳製，其作牽線平晷，不知此極出地隨處不同，故多不符。蓋作晷之法，約有三端：一以節氣出地為本，二以羅經出地為本，三亟因氣節羅經，皆本北極出地，而可隨處得其真時。著者乃得其先人之法，並采取西人之說，故自信所立晷法，毫髮不爽。書中列表繪圖，均極精核。四集為天地圓儀，揆日正方二篇，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與三集相表裏。惟對于西人說天，多所懷疑，所繪圖象多依舊法。綜觀是書，瑕玉互見，雖有獨見，而謬誤實多，足証咸同以前，我國天算及地理知識尚在幼稚時期也。

一得齋算草三卷 光緒十七年刻本

崔朝慶撰。是書卷無序跋，其書蓋為清李狀元張謇所題，卷內只署靜海崔朝慶學數字，由其書名，蓋知尚為未定草本也。惟考之余所藏清季名人書札，及行素軒算稿敘文，知朝慶號聘臣，直隸靜海人，亦同光以算學知名者，惟其經歷不可詳考。是書共分三卷，為造句股法，釋句股形邊角相求法，句股形容圓補術，其法多演繹當時天算專家海寧李善蘭氏。李氏所著天算專書，共十八種，為當世學者所宗，著者即其術，而補其未備，所編多講幾何、三角及垂線三角[illegible]等相求之法。按其造句股法四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首二題，蓋以通分得第三題以代數求不完方程之法甚妙，在該時殊為創作，第四題用甲乙丙丁諸數，即方邊斜線約分時所得各數，稍嫌太繁，其釋句股邊角相求四題，最有思致，足補當時算術家項名達之不足，識者稱朝慶為項氏功臣，洵非虛[illegible]。末章句股容圓八題，條段甚深，尤非淺嘗者所能與。惟第一題第一術，方邊為整數，而誤作垂線，第二術誤作方邊，蓋付刊時校勘之誤，其容圓第四第七二題之術，亦為不合，皆是書之瑕。按句股之法，始于周髀，明于清初，精于同光，蓋學者輩出，愈益精密。又據余所藏書札，著者書成擬請蔺光典作序而未果。著者除此書外，尚有三角學問題詳解、代數一得、四元一得、垛積一得、盈[illegible]一得、算表三種、算表合璧、算理袖奇、諸種，行於世，[illegible]算術之名家也。

圜天圖說三卷續編二卷　嘉慶己卯刻本

李明徹撰，儀徵阮元鑒定。明徹字青來，廣東番禺人，初隱於粵之貞山，繼為省垣龍王廟道士。據續編其師陳鴻章敘，謂李青來道人少嘗從余遊，天姿聰敏，過目成誦，余嘗以大器期之。及長不事舉業，好從方外遊，凡前人推步占驗之書，無不留心考究，以闡前人所未發。生平與世酬酢，不過扶丹青以自見，至於天學之說，未嘗洩露於人，大抵數理微渺，難與俗人言也。是明徹實一高士，不特精於天算，且善書畫。其研究著述，而不欲聞世，謬因友人黃楫坪之介，聞於觀察盧元偉，盧遂進之粵督阮元。阮固喜研天算者，曾著有疇人傳諸書，讀之大為欽服，乃付梓行，並入粵志，故其書卷首除著者自敘外，有阮元、劉樸石、盧元偉三人敘，續編則有陳鴻章、黃楫坪二人敘。是書乃專討論天體、地球、恒星、七政，附以詳圖，以一人之力，而完密如此，詢可佩矣。全書體例，冠以題目，分章討論。目錄為渾天圖說、黃赤二道南北極說、黃赤二道距交圖說、日行黃道圖說、黃赤距交應中圖說、日天不同心圖說、日蝕全缺三差圖說、月交黃道圖說、徑分大小月蝕圖說、日較地大小圖說、太陽體影升降圖說、四方子午圖說、星借日光地影不及圖說、朔望消長行度消長圖說、地平見月遲早次輪圖說、七政經緯統說、七政大小本輪次輪平行說、輪別高卑左右順逆視行說、前後兩留考、五星地為心說、五星行次輪遲留伏逆圖說、恒星東移觀星定位度數、恒星過宮離黃赤道度數、三垣二十八宿星圖、步天歌、南極諸星圖說、各方北極出地天頂圖說、各省節氣日出入時刻度數、地球本略應中各體圖說、地圓周徑四限圖說、地面經緯合圖考、論圖說、地面東西周行圖說、地應重心圖說、地球周圍各國圖說、大清一統名省地形圖說、表度用法、定節氣表影圖說。其中尚有細目，繁衍不勝列舉。書中所論，証天體地形，雖有訛誤，然為時代及知識所限，其卓見深思，則為他人所不逮。其論黃道距交度、七政經緯、兩心差、恒心圖、各省州縣北極出地度數等說，有明徐光啟天學初函叢編諸書所未及者，可謂詳且備矣。阮氏謂學者讀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於天文算數之學、可以了然於心目間、因之以求弧矢割圓諸術、甚易易也、可為推步之梯基矣、著者精於天算外、兩編大清一統、及直省地圖、亦極精細、續編上下二卷、則論日月五星、歲差分野、蓋補正編之不足、或闡發其未盡、並及宇宙現象、九風雲雷雨之生、氣候地震之理、皆淺近易讀、實當時之科學常識也、是書版刻極精、且不多見、正編刻於嘉慶、續集梓於道光、今合為一部。

量倉通法五卷　道光刻本

張作楠撰、作楠浙江金華人、字丹村、嘉慶進士、官至徐州府知府、精通天文算法、著作極富、蓋清中葉數學之大家也、是書刻繪極精、共為五卷、卷一為嘉量圖制、嘉量方制、部頒斛式、量之名、量之數、量之法、量倉歌訣、解量倉新法、卷二為較精法、方倉、長方倉、斜方倉、三角倉、不等邊形倉、曲尺形倉、圓倉、橢圓桶、六角桶、八角桶、平地尖堆、倚壁半堆、內角堆、外角堆、方窖、長方窖、圓窖、上下不等橢圓窖、量船、量席囤、除倉內梁柱法、卷三為米求倉窖法、卷四為借根方法、卷五附錄、各體形求積、各體形求邊、更體法、互容法、權度比例法、堆垛法、綜讀全書、實已全括今之代數、幾何、三角諸學、且極精微、乃歎我國科學發明之早、初非全係西洋輸入、按量倉量田、在九章為最淺近、然不明立法之根、而但逐手線面體比例之理、不特守死法而不能通變、即依其術布算、亦多歧誤、夏侯陽方倉、張邱建以為未得其妙、王制東田畝數、鄭註及甄鸞五經算術、

俱未密合，專家且然，況淺近者流，焉能量倉而知其積。至清梅文鼎因桐陵捷田歌括演為方田通法，不用畝法而知畝數。後阮芸臺復仿天文家萬分為日法之例，製尺量倉，不用斛率而知米數，立數巧而得數捷，人咸訝之。本書即繼梅阮二氏而作，以借根為本，以平方立方直線弧線為用，較二氏更精密矣。卷一所述諸法詳繪嘉量規制而為說明，其量器均以大清會典為準，上有眉批對古今器物均詳攷証，最重要者為量法一篇，明

乎此即可測量倉積。推量倉歌訣解數字間有錯訛遺漏，凡四率均遺一零（如零四七七四六四八二，多誤為七七四六四八二）不知作者之誤，抑或刊梓者之謬。卷二求各種倉形之法，均以問答體表明之，並附以幾何術即立體幾何也，最為繁複，為全書之精華，亦量倉法之標準。卷三求倉窖法共二十七問，三十六法，附閱平方立方法及平方立方圖解，純今之立體幾何所繪之圖，較今尤精細，其名詞雖與今異，其原理得數則皆相符，足見作者研究之深，洵令後人欽服。卷四借根方法，即借假數求真數，乃今數學中之未知數，亦以問答體述其算法，以各乘方法証之，并附平方表、乘方表，為他算書中所無。卷五附錄，為各體形求積求邊之法，因前四卷於各體形邊積相求法大致略備，推倉廒體形不同，或不知諸形之比例，則何能解其立法之應用，故為各體求積求邊、及更體、互容、權度、比例、推埰諸法，各具算例，與前法相輔而行，使後學者能神而明之，不拘形體如何，具可測驗。此書雖名量倉通法，實可

為高等數學之教本。卷前自敘，謂作書起原因華亭徐廷緒以量倉訣相質，乃撰此書，以暢其義，其方法則以借根法馭之。是書署錢塘范景福校訂，全椒江臨泰補圖。諸人均當時天算名家。書中頂批極多，多范氏之言。著者除此書外，尚有交食細草三卷、弧學殺如、倉田通法等十餘種。

曆象本要一卷　乾隆己未刻本

李光地撰。光地字晉卿，號厚菴，福建安溪人。康熙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因平耿精忠等西南之亂，陳破敵策，累官至直隸巡撫，晉文淵閣大學士。因篤信朱程，在官以清勤自厲，卒謚文貞。著尚書解義等書十餘種，並精天象之學。蓋以治曆者多昧於象，積算者恒苦於煩，欲使人共明夫曆之象，共神其算之法，因參西曆以為曆象本要，全書共一卷，文圖并重，簡而易通。卷前有真寧范錫鬯敘，述是編緣起，謂著者以相國之尊，位望之隆，欲從一般以卿大夫孰此一篇，覌乎曆象，下以能天地之變，明乎筆算，而以切日用之恒，故大之可以驗經濟之宏微，亦足以通性命之奧，著者之意於此可見。按清初值西人來華者多，曆算大明，一時諸儒學者，皆以通曉天算為榮，推數理深微，舊說紛亂，當時官書以欽定數理精蘊及曆象考成為鉅著，雖風氣所尚，而研討為難，是書名為本要，正其時需也。此書體例，先繪一圖，然後敘其原理，及說明方法，內容為新曆法名，渾天儀象，平周經度，平周緯度，同升經差，斜升緯差，黃道交周，晝夜永短，晨昏朦景，遠近次第，本天高卑，七政本輪，高卑本輪，異名同理，太陰次輪，太陰高卑四限，太陰遲疾大差，五星次輪，五星視行，九服見蝕，日食之差，闇虛蝕限，里差時刻，簡平儀天盤，簡平儀地盤等各章。是書圖測甚精，文字殊極簡略，其原理見識一如當時諸書，蓋初承西人之說，是非互見，綜覌全書，多採清初天算大家宣城梅文鼎曆算全書之意，大部皆取自梅書中推步日月五星之法，及恒星交宮過度之術，及火星本法等論諸篇，故此書實即曆算全書之舉要。著者在當時，極力提倡天算之學，且躬自研鑽，覌乎本編之作，足以証明，惟後人多不之知，均目之為理學名臣，余以為此書簡陋，固無補於曆算，而李氏倡導之功，則不可沒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謝穀堂算學三種 道光十七年刻本

謝家禾撰。家禾字穀堂，錢塘人。道光舉人。以數學名於時，與名流戴熙、戴煦相友善，尤與煦同癖於數。書共三卷，首有自序及戴熙、戴煦序，述書之緣起及研究所得。家禾不求仕進，中道夭，故戴熙尋其遺稿，為之付梓。第一種曰衍元要義，其要旨為析通分、加減、定方程正負，以標舉立元大要，中分細目，設例甚多，言簡而物博，意淺而旨深，誠互隱通分消別之法，所由端倪。第二種曰弧田問率，以魏劉徽、南北朝宋祖沖之之率求弧田、求其密於古率者。第三種曰直積回求，以直積與勾股弦和較轉輾相求，其大旨皆出於元朱世傑四元玉鑑，而能發明前人不傳之術。按此書所述，即高等代數之方程，因當時於正負通分多不能明，故方程亦無由定。是書卷一即以衍元之法，正方程之義，方程明，元學亦明。其特點在綜分方程而論列之，附以連枝同體之等分法，由此可以通四元之術。卷二論圓周率，及劉徽、祖沖之說為準，或徑五十周一百五十七，或徑七周二十二，雖與今率相近似，然亦微差。著者即以四元玉鑑之理，仿李銳弧矢算術細草，設問立術，演圓弧弦矢相求之例，亦是發前人所未發。其卷三直積回求，蓋與友人戴煦研究所得，因四元玉鑑直積與和較回求之法，多立二元，思其義蘊，有不必用二元，而以股弦等直接相求者。全書雖均演代數幾何之理，以卷一為最精闢。敗稱著者於點線面體，靡不淹貫，洵非虛譽。是編雖多闡明舊籍，而其數理多得自西學，因著者自少即嗜西學故也。其思慮精密，或由於此。書目答問僅列其名，而無著錄，疇人續編有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釋輪二卷　嘉慶刻本

焦循撰。循字理堂，江都人，乾隆舉人，不應禮部試，閉門著書，於經無所不治，不拘守漢魏師法，著有周易、尚書、左傳等補疏等十餘種，復精天文算術，有開方通釋等八種。此書名釋輪，與釋弧、釋橢二編並行，共上下二卷。卷前有乾隆乙卯史學名家錢大昕及汪萊二人敘，末附嘉慶元年李銳、凌廷堪致循討論天算書二件，對於此書皆致欽贊。李固乾嘉時數學專家，著有弧矢算術細草十餘種，足證[illegible]書之價值。著者自記有嘉慶元年二月記，時寓寧波校士館中，蓋本書之作始於乾隆末年，而付梓於嘉慶元年也。所謂釋輪，即今日之釋圓，綜按全書上篇言諸輪之異同，下篇言弧角之變化，文中多言均輪、次輪，即今之切圓，[illegible]用[illegible]以測地形，當時則謂步天之道，莫要於測渾圓之體，而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之象，故全書所討論証明者，皆為圖之形體與測量，即今日幾何學中之圖譜，以三角學焉。書中先述規律法則，次備為求証，均極精詳，蓋以此測地形及天之諸星，以圖外一点為「本天心」，由高視下也。以本圖為日表，其不動也，按中國推步測量之學，雖創自遠古，實精於明末[illegible]清初，梅文鼎、戴東原二人出，於渾圓割圓之理均極精熟，惟算法繁難，學者畏焉。循[illegible]欲補二氏之不足，以西人弧三角法為基，而以正弧斜弧等理用之，簡而易明，使測天之學不難人人通曉，不特青出於藍，實[illegible]中國天算學之一大演進也。雖書中所算大星及五星稍有不合，因大星孰逆，不能等於本天，惟此乃當時見聞所限，不足為著者及本書病。又當世天算名家江藩稱循與汪仲子、李尚之齊名，尚之名銳，書中多引其說，均循之切磋算友也。

萬象一原十卷　光緒戊戌年江蘇書局刻本

夏鸞翔撰、鸞翔字紫笙、錢塘人、生於道光三年、卒於同治三年、曾任宮簿、時值太平天國之亂、洪楊盤據江南、翔避亂於吳門、平湖、南匯諸地、從當時算學大師仁和項名達研究句股三角弧矢之數、又與同鄉算術專家戴鄂士煦求橢周曲線等、與董祐誠、徐有壬、鄒伯奇、羅士林諸名家齊名、是書作於同治元年、共計九卷、合卷首一卷共十卷、專講曲線及對數方程式等、卷首有著者自序、卷一為諸曲線釋形、中分橢圓線、拋物線等數十術、卷二為一次線、內分方斜線、句股線等、卷三為二次線、內分平圓線等、卷四為二次線橢圓線等、卷五為正雙曲線、卷六為斜雙曲線、卷七為拋物線、卷八為三次線、中分二乘圓線、半立方拋物線、立方拋物線等、卷九為越曲線、內分擺線、對數曲線、亞氏點得螺線、對數螺線、雙線螺線等、全書共一百餘術、於微分積分之奧、及以曲線之理、多所演釋、高等數學至是大備、按曲線之數、昔人之法、祇一平圓、橢圓曲線、古已遺之、至清項名達立術以求橢周、繼之者戴鄂士、徐君青、各立一術、而橢周乃為有法之形、然只能求橢周、不能求截橢弧、且不能求諸曲線之弧、自西人奈端數理（Isaac Newton, 1612-1727, Principia、同治六年海寧李善蘭譯、由曾國藩捐資刊行。）出、作橫直二線以馭曲線、顧名曰微分積分、於是昔所謂無法者、今皆有術以解之、誠算學之功臣也、著者此編即本其理而演之、共百餘式、法皆完備、作者自序於本書極為得意、謂惜吾師項公墓木巋然、友人戴（煦）、徐（有壬、字君青、官江蘇巡撫、殉洪楊之亂）二先生、復以孤城抗節、奄為國殤、俱不得手此一編、蓋書中之術与方式多取三人之說、衍為新法、故書成後、惜良師益友、未得一見、按本書雖多演述當時中西學者之說、而覃思邃慮、發明殊大、實高深數學書之佳本也、張廣雅書目答問、有夏氏算書遺稿四種、為少廣縋鑿一卷、洞方術圖解二卷、致曲術一卷、致曲圖解一卷、獨遺此書、或發見稍晚、張氏未見歟、

董方立遺書算術七卷 道光十年刻本

董祐誠撰。祐誠字方立，陽湖縣人。嘉慶戊寅順天鄉試舉人。原名曾臣，鄉舉後乃更是名。生於乾隆五十六年，卒於道光三年，僅三十三歲。蓋當時之青年算學專家也。李兆洛撰董方立傳，謂氏精於律曆、數理、輿地、名物之學，赴京師試禮部不售，更鑽研數學。按董氏雖年壯而沒，於數理多所發明，誠天才也。張之洞書目答問，曾[illegible]列入是書，乃其兄基誠所刻，因當時秀水朱鴻麓、同里張彥惟，皆天算名家，對於此書，推許備至，遂并其他詩文，合為遺集。書共七卷五種，首為張琦、張成孫序，及李兆洛撰著者本傳，次為其兄基誠敘述付梓之原起，各卷之前[illegible]有作者小序。第一種為割圜連比例術圖解三卷。按本編於當時於學上發明簡法，價值最大。作者序言，謂自元郭守敬至明末西人求弧矢求八線，理密致繁，凡遇布致，皆資於表。梅文穆公赤水遺珍，載西士圖徑求周諸語，焉不詳，罕通其故，嘗欲更創通法，使弦矢與弧可以徑求。後得海甯張豸冠所寫杜氏九術全本，推九術以外，別無圖說，聞陳氏際新嘗為之註，為某氏所祕，書已不傳，乃反覆尋繹，究其立法之原，爰分圖著解，冠以九術原文，并立弦矢互求四術，都為三卷。攷著者立有「以弦求弦，以矢求矢」四則，以此四術為立法之原，杜氏九術由此推衍，而歸於簡易。即：一、有通弦求通弧，加倍幾分之通弦，「凡弦之倍分，皆取奇數」（註一）二、有矢求通弧，加倍幾分之矢，「凡矢之倍分，奇偶通用」（註二）三、有通弦求幾分通弧之通弦，此亦取奇數（註三）四、有矢求幾分通弧之一矢，「此亦奇偶通用」（註四）所謂勾股割圜之術，至是愈精而愈簡矣。第二種為橢圓求周術一卷。橢圓求周，舊無其術，著者在京日與朱鴻相切磋，朱為言圓柱斜剖，則成橢圓，可以句股形求之，是篇即以朱氏之說衍圖發明，其術以平圓為平方，橢圓為縱方，橢圓有大徑，有小徑，有周，有積，必知其二，然後可求其餘，猶縱方之句股形也，於當時圓學亦為創法。次為斜弧三邊求角補術一卷，以赤水遺珍有弧三角形三邊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角、開平方得半角正弦法解、與薛儀甫天學會通、三邊求角用時效術略同、其法稍繁、乃創立新法、繪圖補術、其法以大弧之弦總與對弧之弦總相叉、以平三角以邊角比例術求之、可得所求角正矢之半為末數、故倍末數、即得角之矢、次為堆垛求積術一卷、蓋堆垛求積、即今之圓柱與圓錐形幾何、三乘以上舊無其術、汪衡齋算學始創諸乘方三角堆求積、故著者釋劉圖捷法、更得求諸乘方所成之方錐堆、故復以級方堆推之、而得諸乘方所成之級方堆數、是篇即由其術而闡明之、末為三統術補術一卷、以錢虎事作三統術衍、於劉術之源、猶有未備、乃依太初元年日月五步度數比而列之、為補術一卷、統觀全書、或為數理之發明、或為推步之補佚、雖皆補述、實為精構、不特為算學家之權輿、亦考史者之參証、在清代天算書中、蓋最有創造性者、天不永年、未盡其才、殊可惜也。

(註一) 有通弦求通弧加倍幾分之通弦。[凡弦之倍分，皆取奇數。]

$$c_m = mc - \frac{m(m^2-1^2)c^3}{4\cdot 3!\cdot r^2} + \frac{m(m^2-1^2)(m^2-3^2)c^5}{4^2\cdot 5!\cdot r^4} - \frac{m(m^2-1^2)(m^2-3^2)(m^2-5^2)c^7}{4^3\cdot 7!\cdot r^6} + \cdots,$$

(註二) 有矢求通弧加倍幾分之矢。[凡矢之倍分，奇偶通用]

$$\operatorname{vers} ma = m^2(\operatorname{vers} a) - \frac{m^2(4m^2-4)2(\operatorname{vers} a)^2}{4\cdot 3\cdot 4\cdot r} + \frac{m^2(4m^2-4)(4m^2-16)2^2(\operatorname{vers} a)^3}{4^2\cdot 3\cdot 4\cdot 5\cdot 6\cdot r^2} - \cdots,$$

(註三) 有通弦求幾分通弧之一通弦 [此亦取奇數]

$$c_{\frac{1}{m}} = \frac{c}{m} + \frac{(m^2-1)c^3}{4\cdot 3!\cdot m^3 r^2} + \frac{(m^2-1)(9m^2-1)c^5}{4^2\cdot 5!\cdot m^5 r^4} + \frac{(m^2-1)(9m^2-1)(25m^2-1)c^7}{4^3\cdot 7!\cdot m^7\cdot r^6} + \cdots,$$

(註四) 有矢求幾分通弧之一矢 [此亦奇偶通用]

$$\operatorname{vers}\frac{1}{m} a = \frac{(\operatorname{vers} a)}{m^2} + \frac{(4m^2-4)2(\operatorname{vers} a)^2}{4\cdot 3\cdot 4\cdot m^4\cdot r} + \frac{(4m^2-4)(4\cdot 4m^2-4)2^2(\operatorname{vers} a)^3}{4^2\cdot 3\cdot 4\cdot 5\cdot 6\cdot m^6\cdot r^2} + \cdots,$$

釋橢一卷　嘉慶三年刻本

江都焦循撰。循字理堂，乾隆舉人，屬第讀書不求科名，綜經研□傳，鉤深致遠，又精推步。稽古法之九章，考西術之八綫，以天文算法著名當世。著作等身，有釋弧、釋輪二種，與此書相為表裡。然測天之學，由平圓進為橢圓，愈進步愈精密矣。考西洋算術，其初亦以日月五星之本天為平圓，其後西人有客白爾、葛西尼等發明橢圓，以為橢圓兩端徑長，兩要徑短。雍正八年六月朔日食，舊法推得九分二十二秒，今法推得八分十秒，驗諸實測，今法為合，於是始用今法。是書前端有江藩敘及王引之、李銳等研究數理之函數件，可見諸學者商究之勤。書中全講橢圓之理，與求証之術，推天測地之說，前此未之有也，故此篇實中算書中最重要者。其原理即今幾何學之橢圓及圓徑，按橢圓起于不同心之兩心差，引而倍之為倍心差。書中先為說明，次用圖証，其法先設以角求面積，次設以面積求角，次設借積求積，次設借角求角，即設未知

數以求之也。四法最為簡捷，與舊法迥異。其言日躔之理，亦即盈縮高卑之說，如橢圓以地心為心，規橢圓之形，中画為午，從地中作線分為三百六十度，每分之積皆為一度。蓋太陽在午線之下，是為最卑，角度寬，是為行盈；在午線之上，為最高，角度狹，是為行縮。較之以諸法測日月五星之天，精密多矣，故能實驗皆相符合。循撰此篇，實仿張湖觀象賦之例，自為圖註，反復參稽，在當時抉蘊闡奧，為實測推步之學者所不可無之書也。是書作於釋弧、釋輪二編之後，故研究益精，其益友數學專家江藩、李銳諸人，均謂執此書以求日躔月離交食之理，無晦不明，無隱不顯矣。其文相推重如此。考之中算古籍，定為橢圓形，并立法繪圖証明者，當以是編為創論，不亦可貴歟。

衡齋算學二卷 舊抄本、東方圖書館藏

歙縣汪萊撰、萊字孝嬰、號衡齋、年十五即補博士弟子、讀書吳葑門外、慕其鄉文學江承、庚常戴震、殿撰金榜之疇學、力通經史百家、及推步曆算之術、嘉慶十二年、以優貢生入都、考取八旗官學教習、會被舉續修天文時憲二志、書成、選授石埭縣訓導、萊因精於天算、為朝野所重、曾測量海口、推算黃赤、曾製渾天簡平一方各儀器、以資觀測、本書首有丙辰冬自序、書口有第一冊第二冊等字、按萊於嘉慶初家居、肆力治算、丙辰館秦恩復家、著衡齋算學第一冊、有嘉慶二年自序、其第二冊成於戊午春、第三冊成於戊午秋、第四冊成於己未、第五冊成於辛酉時在揚州、本年復成第六冊以館穀所入、自刻衡齋算學六冊、後又續成第七冊、沒後其門人夏燮為校刻衡齋算學七卷、本書即其一二兩冊、蓋居鄉時與同里巴孟嘉所討論者、第一冊所記為弧三角形、第二冊為句股形、附帶從立方形、先立法、述其立理、次圖解詳其記明其法以四倍句股積自乘、句弦和除之、為帶縱長立方積、並設立有兩積相等、兩句弦和相等、求兩句股形之法、因著者精於弧三角術及方程式、以之測量閩方、均無不通、按萊與當時算學大家江藩、焦循、李銳等齊名、尤以攻堅為諸人之冠、不肯苟於著述、凡所言皆人所未言、與夫人所不能言者、於元李冶、及請梅文鼎各專家之說、多所補正、萊所著書、均極精奧、觀此書即可証明、惜既刻遺書、流傳未廣、書目若閎雖錄其目、今日殊不多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開方說三卷 李氏遺書本 道光癸未年刻

李銳撰，黎應南補。銳字尚之，號四香，元和縣學生員，幼少即具過人之資，從書塾檢得算法統宗，心通其義，遂爲九章八綫之學。因受經於史學家錢大昕，得中西異同之奧，於古曆尤深，自三統以迄授時，悉能洞澈本原，惟困於科場，以授徒得名，與工部侍郎（乾隆三十六年進士，精於算學，著有九章算術細草圖說九卷）李潢，稱爲南北二李，嘉慶間又與天算名家汪萊、焦循齊名，時人目爲談天三友，爲浙撫阮元所敬重，嘗與商榷編撰疇人傳數十卷，銳所著關於天文算學書十餘種，校補者尤多，是編分上中下三卷，乃銳於同邑顧千里處得宋秦九韶九章算經，因其法而作，甫及上中二卷而卒，年四十有五，下卷則由其弟子廣東順德黎應南述其口授，補其遺意，續成之。應南字見山，嘉慶戊寅順天經魁，遂浙江麗水縣知縣，據疇人傳卷十五記應南開方說後跋，謂「開方說三卷，上卷起例發凡，臚列算式中奇正負互易平立代開，得數可定其大小，命分則濟以并差，下卷推反覆求，有義必搜，無法不備，可謂盡開方之變矣」，足見本書之大概。按上卷首論實數符號（正負）與其正根數（可開）之關係，謂：「四次上方程式，上負、次正、次負、下正，（$-+-+$）可開三數或一數；上負、次正、次負、下負，（$-+--$）可開四數或二數」，又謂「其二數不可開，是謂無數，凡無數必兩無，無一數者」。此即方程式論之基本性質中狄卡得符號之法則（Descartes rule of signs）所謂方程式 $f(x)=0$ 之係數爲實數，則其正根與符號之變遷之數相同，或較少一偶數。其應南所續下卷，則論方程式之簡單變形，即根之符號之變換，乘以一已知數之根，或除以一已知數之根之諸問題。阮元稱銳此書，尋根推密，極爲精審，誠非虛譽矣。

句股六術附圖解一卷　道光丙申年刻

項名達撰。名達原名萬準，字步来，號梅侶，錢塘人。嘉慶二十一年舉人，考授國子監學正。道光六年成進士，改官知縣，不就職，退而專攻算學。三十年卒，年六十二。與當時明算諸家烏程陳杰、錢塘戴煦等最相契，著述甚富，兼采中西，謂古法無所用不甚涉獵，專意於平弧三角。此書署下學庵句股六術及圖解，後附句股形邊角相求法三十二題，合為一卷，首有數學家順德黎應南序，謂句股乃學

數和步，恒苦和較諸術之紛糅，而莫敢入，得是術導之，簡暢而明，條[illegible]不紊，且以洞澈乎本原，亦雜以整御繁，以約，而知錯綜變化之道。黎氏此論，足為全書概略，蓋本篇共分六術，皆取舊術稍為變通，使題之相同者，通為一術，釐然悉有以御之，使繁雜無可復慮。其第一二三術及第四術之前二題，悉本舊解，餘為更定新術，皆別註捷法，各為圖解，明其意。第四五六術甚原皆出第三術，可釋之以比例。第三術以句股較比股，若股與句弦和，以股弦較比句，若句與股弦和，是為三率連比例。凡有比例加減之，其和較亦可互相比例，故第四五六術諸題皆可由第三術之題加減而得，即可因第三術之比例而另生比例。按是書即倧合今之代數開方及幾何多邊形比例，在著者所撰各書中，雖未為義奧趣幽，而其用則為學數者所必讀。著者嘗曰：數學者不在乎能守中西成法，搬衍較量，而貴乎能推見本原，融會變通，竟古人未竟之緒，發前人未發之藏，可見作者對於數學之懷抱矣。除此書外，尚有三角

和較術一卷、開諸乘方捷術一卷、象數一原六卷，構圓求周術一卷等，均極高深。本書版刻甚精，圖解亦細，所用文字名詞，在舊式算書最為簡明，殊難得可貴也。

衡齋算學七卷　聚學軒叢書本

汪萊撰、萊字孝嬰、號衡齋、安徽歙縣人、自幼即攻時學、力通經史百家、及推步曆算之術、嘉慶時以優貢生考取八旗官學教習、會奉命續修天文時憲二志、與當時數學大家巴樹穀、焦循、江藩、李銳等相友善、共相研討辯論、於宋秦九韶、元李冶立天元一、及正負開方諸法、多所補正、所著算書、備極精闢、有弧角條目、參兩算經、又校補九章算術、及戴氏訂訛是等、編集算學之大成、為所演著中之精華、蓋輯先後叢刻、彙為七卷、各卷前皆有其友人巴樹穀、或李銳之序言、足見其朋儕交誼之篤、據書末萊受業門人延麟敘、謂衡齋叢著算學二冊、巴君孟嘉既敘而行之、後未出續著五冊、付梓問世、故今日有衡齋二卷單行本、即其先刻者也、迨後著書日多、乃合訂為七冊、此書第一冊為正弧三角形諸法、第二冊為句股形附帶縱立方形、皆二次三次方程式也、言每根之數知不知條目、共設九十六條、以察正根之位、而方程式之無正根者、概不列入、如二次方程式、第一條可知、第五條不可知、可知即有一正根、不可知即有二正根、其三次方程式亦然、第三冊為補六宗三要之闕、小序中自謂著書緣起、因其友人巴孟嘉嘗以八綫之制、其法終於三分取一、表之真數僅得十分之二、未能立五分取一之法、使全表皆為確數、請萊研究發明、旋孟嘉喪男、有失子之痛、萊遂構此術、演得三千言、欲慰其情、可見二人相交之深、是篇所述、均乎圓相截之形、使成五分之一之度、第四冊則為樹弧角堆垛之準、蓋與友人故構此難題、任詰算博士者、第五冊為釋秦九韶李冶之惑、以秦開方術及李天元一術、多以不可知為知者、因就二乘方以下簡且易者、略為條目、以正之並訂其誤、如李氏測圓海鏡邊股第五問圓城求徑、則二百四十步與五百七十六步、兩數所共也、而偏以二百四十為答、秦氏數學九章、田域第二題、尖田求積、乃二百四十步與八百四十步、兩形所同也、而專以八百四十為答、凡此之類、皆補其謬訛、第六冊則摘若往吶白爾之瑕、第七冊則演列諸乘方根之算草、其要為審有無、即辨方程式正根之有無、如所演三次方程式時有二正根也、本書在當時算書中、誠屬創作名

著、皆言人所未言、發人之所不能發、按萊精於西學、善於攻堅入深、其不苟同於人、是誠算家之最特矯枉過正、未免有時失之偏倚、此或個性使然、不足深怪、而其精思妙悟、自不可沒也、

五星行度解一卷　守山閣叢書本

王錫闡撰、錫闡字寅旭、號曉菴、又號餘不、又號天同一生、吳江人、生於明季、兼通中西之學、自立新法用以測日月之食、及句股割圜之術、為明末天算大儒、梅文鼎所欽崇、著有曉菴新法六卷、為四庫全書錄入提要、謂書中於法有未備者、每稱別見補遺、然此本止於六卷、實無所謂補遺者、意其有佚篇歟、是此書非四庫所未收、或因晚出未見、按錫闡遺書、皆係寫本、得之甚難、故當時知者猶少、本書為鄉人

沈眉壽君所搜輯、專論五星行度、多補前著未備、可與曉菴新法互相參証、如新法中之五星立成、五星段目立成、五星伏見晷度立成、五星細行捷法、皆僅列表、是書不啻為之說明、書中要旨、對於西法多所批評、因明末徐光啟等纂修歷憲新法、聚訟盈庭、錫闡獨閉戶著書、潛心測算、研求務求精符天象、不事門戶之爭、惟彼時西學初入中法亦未大明、限於聞見不無差謬、西歷法家以五星皆右旋、錫闡則以繞日圓象為本天、故謂金水於本天右旋、土木火於本天左旋、

皆為日天所絜。歷家謂天雖各重，而其行度能相割能相入。王氏則謂五星本天，皆在日天之內，但五星居本天圈而繞日環行，太陽居本天圜心而繞地環行，如是則諸圖不必相割相入，而五星算例較若畫一。雖示異西人，而實囿於臆說，驗之實測，不無差異，故本書所解五星行度，殊未盡符。然在當時，天算律曆之學適正萌芽研討之際，錫闡獨能精思力測，要不愧天算名家。其曉菴新法所述句股割圓、七政交食之理，大皆精確。清初御製數理精蘊全書，即多採錫闡之說。惟其遺著多未刊行，是書卷前無序，未有全山錢熙祚跋，據云除此書外，尚有大統歷法啓蒙、推步交朔、恆星考、圜解諸種，然率多殘缺失次，惟此編較完備，亦傳寫謬誤，亟校訂付梓，則其他著因殘闕而致湮沒，深可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筆算一卷　同治十一年刻本

吳嘉善撰。丁取忠校刊。嘉善字子登，南豐人。咸豐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居京師，獲交烏程徐莊愍公有壬，同研算學。光緒五年奉使法國，駐劄巴黎，歸後即卒。與當時算家鄒伯奇、夏鸞翔等皆友善，測驗益精。所著算書二十餘種，自加減乘除以至開方割圜，由淺入深，可謂當時之最善課本。其算友丁取忠取其著作刻為算書二十一種，是書即其首卷。蓋初學入門之始基也。卷前有嘉善、取忠二序，述撰述始末，次凡例，為取忠記其校讎經過。本書一卷，皆初學數理，如列位、加減乘除四法、定律，後即設問答，附以細草，顯明可取，不似他書之煩難詢學算之善本也。自序謂「近時算學，初學之書，苦無善本，穆梅文穆公所增刪之算法統宗，今亦不傳，因與丁君商確，共述此卷，取其淺近易曉者，以為升高行遠之助」云。按嘉善所撰算書雖二十種，而依次以進，使學者可心領神會，全讀其書，則算術代數幾何三

角諸學、以及高深數理、均可貫通、而是書實其
津逮矣、

弧矢算術細草一卷　道光癸未刻李氏遺書本

清元和李銳演著、銳字尚之、號四香、以縣學生屢
試不第、因精研天算之學、授徒得名、對於推步算數
皆能洞澈本原、為當時朝野所推重、與數學大家鄞人
李潢、稱為南北二李、所著天算書籍共十餘種、其中以開
方說、方程新術細草並此書、均於時算學多所發明、本
書卷前有銳小序、自謂受學師門、泛觀古籍、研究數
者十年、冀千慮之一得、爰集弧矢之問、入以天元之法、凡
十三術、都為一卷云云、蓋古無天元一術、其始見於元李

冶測圓海鏡、益古演段二書、元郭守敬用以造授時曆
草、而明學士顧應祥不解其旨、妄刪細草、遂致其法
失傳、自梅文鼎悟其即西法代數之借方根、於是李書
乃得鄭重於世、鮑廷博欲刻知不足齋叢書、屬銳校註、
銳詳細釐定、且不滿顧氏之句股弧矢兩算草、因著此
書、以正其誤、先繪以圖、以天元術設弧矢問答十三術、次
設問題、次立術、次詳草、蓋術即定理、草即演算方式
也、核之今日代數方程、多相符合、其法以矢弦圓徑、弦背、
殘圓、截積等數、互相求証、即今日之方程式也、按中國

孤矢之術，肇於九章方田，北宋沈括以兩矢冪求弧背，元李冶用三乘方取矢度，引伸觸類，厥法綦詳，顧氏於積未明，致開方徒術，李氏此書，足去當時之惑，與所著句股算術細草，互相表裡，因句股術為專習天元者之先路，而此書則係研究所得矣，有清一代算術名家輩出，而以諸李（如李潢李善蘭等）最稱精邃，氏之著作均切實深微，洵不愧名著也。

開方術一卷　同治十一年刻本

南豐吳嘉善撰述，長沙丁取忠校刊，吳丁皆咸同時算學名家，嘉善字子登，咸豐進士，翰林院編修，後又出使外洋，同治初元避洪楊之亂，進長沙，識丁取忠，旋客廣州，因鄒伯奇識夏鸞翔，皆一時明算之士，精研互討，所學益進，自謂清代中葉算數之理大明，惜自梅文鼎算法統宗而後，學算者苦無善本，而梅氏算書復不傳，乃與友人丁處士取忠共相商確，以平日研究心得，著述算書二十種，並譯幾何原本由淺及深，順序而進，俾學者讀之易

明，是書一卷，為所著之第四種，即九章翼之一，蓋本古算「九章算術」之開方一篇，解其疑問，因氏所著之今有術、分法、平方、平圓各形術，及此書，皆九章翼也，本書純講九章開方之術，故名，先述開方之理及名稱，次即立術，即今日之定律或定理，次設問擬答，次為草，即筆算方法，次為釋，以定其形體，書中所用術曰、答曰、草曰、釋曰等，即依次証明，本書雖為算書中之淺易者，而說理顯明，列式精詳，學者執此即

可覩九章遺意、釋注古算者、本書洵不愧為善本也、

四元解二卷　同治丁卯刻則古昔齋算學本

李善蘭撰、善蘭字壬叔、號秋紉、浙江海寧人、由諸生、至同文館總教習、官至三品卿銜、戶部郎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漢章京、自幼即好算數、與當時算家徐有壬戴煦汪曰楨等共相研究、會通中西、於數學頗自負、謂其精到處、不讓西人、且為近代罕匹、所著算書十餘種、譯述數種、皆精微簡約、奧窔盡闢、在清代算家中、實集數理之大成、此書共二卷、因解述元朱世傑四元玉鑑、故名四元解、前有小序、自謂汪君謝城以手抄元朱世傑四元玉鑑三卷見示、天元之外、又有地元人元物元、書中每題僅列寄方廉隅諸數、無細草、讀之茫然、渠思七晝夜盡通其法、乃解明之、四元玉鑑、即今日之代數、並詳正負之術、惟其晚出、清代算家、多未及見、四庫亦未收、（阮元撰四庫未收書目曾撰提要）在算書中、極關重要、善蘭此書、於原書各條、詳為表解、略謂一元之圖、綫理也、二元之圖、平方理也、三元之圖、立方理也、四元之圖、三乘方理也、先設問答、次演細草算式、故每問之後、皆有草曰云云、

使後之學者，得以明釋。卷一除首四問外，為算例改定草格圖說，細草開方法。卷二為釋術，每條之後，先立定理如義曰云云，次為圖之說明，多為代數中相消之法，全書共二百八十八問，按是書於原書條文，先釋列位及加減乘除相消諸法，復以天物相乘，人地相乘諸數無位置，為改定算格，取首四問，各布一細草，且明開方之法，恐初學者仍不能通，復取細草逐節繪圖詳釋，裨益來學實非淺鮮。蓋四元玉鑑其理至深，經諸家之解釋，始大明於世。

方圓闡幽一卷 同治丁卯刻 則古昔齋算學叢書本

李善蘭撰述。善蘭字壬叔，號秋紉，海寧人。諸生。從老孺陳奐受經，於辭章訓詁之學，雖皆涉獵，然好之終不及算學，故算學用心極深，其精到處，自謂不讓西人。同治時，從曾文正公安慶軍中，後被徵入同文館，官至戶部郎中。善蘭於天算之學，會通中西，著譯之書不下數十種，論者稱其為梅文鼎後之第一人，亦非虛譽。此書分十條，共一卷，皆幾何學之基本原理，平實顯明，學者自知識當時算書中之

最要課本也。全書只言理，不言數，有如今之定律。先言點、線、面、體，形構成之理，及互相循環變化之道，以至於尖錐積疊等之理及算法，詞淺義深，雖今日算書，亦無以逾。每條并繪圖以說明，後附有善蘭堂弟心梅按語，謂伯兄此書言理而不及數，恐學者不能無惑，今請以數明之，乃為尖錐底等之數之証明。按是書雖為幾何原理學數初階，觀其體大而思精，言簡而義賅，非於勾股天元之學融會通者，不能道其隻字。善蘭自謂所著算書，其精微處不讓西人，

實非夸大自負者可比、撰有則古昔齋算學十餘種、發明極多、幷譯述幾何原本重學等書、使西洋科學、輸入中土、善蘭實為先導、此書即則古昔齋算學之一、乃曾國荃捐貲所刻、卷前有自序、及漢陽劉世仲序、時同治甲子、正曾氏兄弟建功金陵時也、

少廣縋鑿一卷 光緒刻白芙堂算學叢書本

夏鸞翔撰、鸞翔字紫笙、杭州人、道光十九年、年十七即補博士弟子員、後值洪楊之亂、以輸餉議敘得詹事府主簿、精於算學、為項名達入室弟子、又與戴煦鄒伯奇等相友善、皆明算之士、譔有洞方術圖解二卷、此書乃專論開方捷法、故名少廣縋鑿、因古算以開方為少廣術也、書共一卷、前有南海鄒伯奇序、對於鸞翔推崇備至、稱其法遠過李尚之焦里堂、謂專立捷數術、以開各類乘方、通為一術、可逕求方根數十位、不論益積翻積、但視為坦途矣、是書內容分開平方捷術二開諸乘方捷術四及天元開諸乘方捷術八三種、先立定理、次設算例、以問答體解明款式、雖名捷數、仍不脫舊算範圍、惟較當時算家所衍諸法、為簡明耳、按開方之法、自戴東原表章古書後、其後各家、均沿前式、是書以大小和商為一借根法、自覺簡約、鸞翔尚著有萬象一原十卷、於算學以曲線及方程式研究最深、多所發明、卒於廣州旅舍、編修吳嘉善錄其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遺稿屬鄒伯奇彙刻之因得行世書目若
問列有夏氏算書遺稿四種

開方通釋一卷 光緒癸未李氏木犀軒叢書本

清焦循撰循字理堂江都人嘉慶六年舉於鄉幼從顧九苞研究經學旋得梅氏叢書復用力於算性既專兼善苦思於經史歷算之學無所不精與當時天算大家汪萊李銳被稱為談天三友著有天元一釋等算書數種均極精微此書純講開方之術共列十二式設問演算以明之按開方即古算術九章之少廣術循自謂著述此書之由以梅勿菴少廣拾遺發明諸乘方於正負加減之際闕而未備其廉隅繁瑣步算亦艱且不適用近因講明天元一術復於文淙閣借得秦道古數學九章具中用開方法既精且簡足與測圓海鏡相表裏乃以九章遺意立諸乘方法自一乘以至百乘千乘皆可貫通按此書乃循與李銳等同客杭州時討論九章而作與所著天元一術互相發明即今日代數中之矩形及長廣之差其第一為鄒式第二為開方無從者因諸廉無數必存其空位以備商生之遞入也第三為玲瓏開方式第四為正負式其術為商常為正實常為負從

常為正益常為負等第五為正在隅為異名實方廉皆負為同名第六七八則正負相雜皆同則相入異則相消隨所遇以置算式有萬殊術止一例第九為定位式乃開方要法第十為方廉隅定位式第十一為廉法第十二為退位式所列十二式反復說明不外正負之法及同名相加異名相減二術然於開方之理多乘方之義可謂無遺按開方術為九章精義有明算學中衰三乘之方無能挑解自梅文鼎李治而後三乘以上之形體始能曉然循於乙卯歲(1795)始見遺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後又得秦九韶「數學大略」(即數學九章原名)並本其意撰此書及天元一釋實為清代算家研究宋元算學之創始者其功固不可沒也

對數探原二卷 同治丁卯刻 則古昔齋算學叢書本

清海寧李善蘭撰述善蘭字壬叔為咸同時數學大家本諸生雖通經史訓詁而獨嗜算學十餘歲時讀古九章即以為不可學而能應試杭州得測圓海鏡句股割圓記二書其學益進於算數理蘊皆洞澈本原與當時戴煦張文虎徐有壬汪曰楨及並世明算之士多相友善先進曾文正公幕後被徵為同文館算學總教習叙階至三品卿銜時人榮之所著算書皆精闢不同凡響時江浙為洪楊太平軍所據避居上海復與西洋數學家偉烈等譯述幾何等算籍故於中西數理皆能貫通互証此書為則古昔齋算學叢書之一共二卷皆講尖錐截積起算之術先明其理次詳其法並繪圖以資說明足與「弧矢啟秘」相參証蓋皆論三角測量之法也其自序謂正數以乘除為比例對數以加減為比例正數連比例之率以前率與後率遞減之則所餘者仍為連比例之率且仍為原率之比例對數連比例之率以前率與後率遞減之則所餘者必為齊同之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是故有對數萬、求其逐一相對之正數、則為連比例萬、率其理夫人而知之也、有正數萬、求其逐一相對之對數、則雖歐羅巴之人、僅能得其數、未能知其理也、此書於正數對數、皆能詳求其理、卷一為明理、卷二為詳法、自謂其精微玄妙、深思得之、而造之表、較當時西人尤為簡易、書中先設圖次答解、以尖錐二十為例、為汎積表、定積表、因尖錐本無盡、用以造表、二十已足、按尖錐對數、在數學已涉精微、而善蘭在彼時、已能立法而求、雖得力西學、具深思敏悟、殊可俶也、

方程新術草一卷 道光癸未刻李氏遺書本

李銳著、銳字尚之、元和人、縣學生員、自幼即性耽天算、得算法統宗、心通其義、復精研數學九章等書、遂精通九章八線之學、惟困於場屋、未能上進、以授徒得名、儀為當代數學大師、其時名流如錢大昕、阮元輩、均佩其學、所著天算書籍、共十餘種、皆極精湛、是書名方程新術草、共一卷、蓋創立簡明新法、演算代數、故名、其著書用意、以清初算學大家梅文鼎氏未見古九章、所著方程論、率皆以臆綴補、然又囿於西學、致悖直除之旨、銳尋究古義、探索本根、變通簡捷、以舊術列於前、別立新術附於後、以期古法共明於世、其術創立以麻、麥、菽、荅、黍、錢諸字、代表正負方根與四元至鑑之法相吻合、按四元至鑑晚出、銳雖見及、時已疾作、校雠數段、僅及天元、因中國算數向係直書、列式甚煩、演代數方程、更不易列、銳此書即以各字代未知數、已可演算多次方程、其法先分行書、而以數之位置進退、為加減乘除之法、旁書各字明之、駁繁以簡、足見其研討之精、故此書實當時習數學演方程者之圭臬、較之梅氏

人進步矣。按此書所即今日之代數，氏生於清，即能發明，具精思敏求，殊可欽佩。又著有開方說三卷，與本書互相發明，與當時鍾祥李潢，稱為南北二李，言算學者皆宗師焉。至後汪萊、李善蘭諸人，滙通西學，方程法術更為完密簡便，然氏著此新術之功，實不可沒也。

中星表二卷附時刻盤圖說　藝海珠塵本

徐朝俊撰。朝俊字冠千，號恕堂，江蘇華亭人，諸生，精天算學，並能工藝，嘗自製鐘表儀晷諸器，為巧匠所不及。曾遵御製數理精蘊全函，旁搜職方外紀及坤輿格致、臺郡雜誌諸書，著高厚蒙求五卷，及定時儀器上下集，在嘉道時，頗負算家之名。是書分前後二篇，末附編繪圖說時刻盤圖說，前有嘉慶元年自序，述著書緣起，謂偶檢湯若望恒星出沒表與列星板對，舛錯甚多，因書閣數學，無文義可道，讀者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意會，學者每執書以求象，往往相印而不能符，因悉心握算，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歸除晝夜十二時，一千四百六十分，又揭四十五大星，彼此距度如干，歸出距時幾刻幾分，先定準的，然後逐刻逐分算明，較錄將某宿某星距時分刻標出簡端，俾言天者，欲定中星，隨時可攷，非忘作也。是表用法，一以星測夜時刻，如遇立春節於夜間見昴宿正中，即檢表後丑五春，橫尋到昴宿以下一格，係酉正一刻，如見天囷正中，即知酉初二刻三分也。一以日晷時刻求晝時中

星，如立春節內，在未正後，欲知某星過午位，則檢後冊立春節，橫查午正一格，上是壁宿，即知壁宿適過午位，表分前後二冊，皆以天津為準，按朝後此表乃就明末西人湯若望元本點竄釐訂，以驗歲差，以求日躔，又化各星之度分為時刻分數，為推步家修改中星捷法，但既改中星，則時刻亦不能不改，後之人欲舉以為例，而變通之，則作表之法，與作表之源，均不可不知也，惟此表前所列四十五大星圖，謂各星各有主宰，如女星主嫁娶，箕星主口舌，仍本昔

日陰陽五行家迷信之說，出諸科學家之筆，更覺妄誕，所附圖說尚極精細，是書內容，皆摭拾若望成說，無大發明可見，著者但工製器，於歷算之學，僅能依數立求，隨人步趨，其論著中，以高厚蒙求，及此書，尚覺差強，其他海域大觀，論五大洲，附載海狀諸說，甚本利氏乾坤體義，荒遠誤訛，更不足觀已。

同度記一卷　微波榭遺書本

孔繼涵撰，繼涵字體生，號葒谷，曲阜人，孔子六十九世孫，衍聖恭慤公之孫也，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於天文地志算數之學，靡不詳研博覽，尤喜刊刻佚書，自譔有[illegible]解句股粟米法各一卷，及考工車度記補等數種，是書乃研究古度量衡之數，卷前有乾隆辛丑自序，全書共分四篇，為經準上中下三篇，經準總篇一篇，末附六表，先列考工記之法，而以漢之權度衡之，下附細草

算數，其上篇以經之釜，經之溢，漢之粟米法，與溢之重，以尺斛秤之，中篇準量，下篇準權，而以表終焉，其法以古量漢制，而以今之度量衡計之，其表一為漢粟米法，與考工石精寸法，表二為考工之石釜斗升，及漢之石斗升之比例，表三為考工之石釜等，及漢量與今秤古秤之比，表四為鬲甫升斗等，考工得漢，漢粟米法得考工，表五表六，為古秤今秤之比差，由銖兩以至石鈞，按是書所列，皆切日用，與九章之今有術相似，足供治經及研究漢學者之參考，其細草

為秀才，齊復試，重推本書，於算學雖屬浅近，
而所考事物，其用實大，又繼涵陸所著算書外，
復從戴東原所輯永樂大典中海島算、五經算
等古籍，併梓行世，使算經十書得備其九，唐典帖
算之書，復顯於世，其功亦偉矣。

三統術注三卷　道光癸未李氏遺書本
李銳述并注。銳字尚之，號四香，元和縣學生員。幼聞敏，
有過人之資，從書塾中檢得算法統宗，心通其義，遂
為九章八線之學，又從錢大昕遊，得中西異同之奥，
於古歷尤深，自三統以迄授時，悉能洞徹本原。嘗謂
歷學乃為政之本，致治之要，而通典、通考置而不録，
因著歷法通考，惜未成書，惟三統術、四分術注等
六種而已。是書即取三統歷而釐訂注釋。銳以為
夏殷六歷記載咸闕，太初術本之殷歷，立法疏闊，三
統術雖推法較密，然亦用太初四年增一日之術，足
四分術無異於太初也，故斷自三統術。按三統術在
歷法為最古，班固稱其推法密要，而何承天謂其尤
復疏闊，蓋天文之學後勝於前，三統雖未見精密，
而創始之功自不可沒，然神秘其術，玄妙其辭，讀
者莫可究竟，實則三統沿襲太初，仍不出古歷四
分之範圍。全書共分七節，為統母、紀母、五步、統術、
紀術、歲術、世經，統以步日月，紀以步五星，為此歷之根
本。根母者，立法之源；術者，推算之法也。是書以算

學之法，詳為計算，共分上中下三卷，俾治歷者，稍得明晰。注中多取大昕說，嘗見錢虔事曰云云，因錢氏亦以古歷名家也。本書對於舊本舛誤，以算數推知者，即加訂正，不復註明。其餘確有証據者，改而注之，疑者仍其舊文，惟於注中甄發之。考古歷法，因傅會易着，最為難明，而三統四分注者尤多，推算仍甚煩難。此書注疏簡明，執此即可窺古歷之途徑。惜全書未竟，只此數科，深可惜也。

蠶書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秦觀撰。觀字少游，號太虛，高郵人。元祐初，薦於朝，除太學博士，累官國子編修。事蹟詳宋史文苑傳。觀嘗游濟河之間，其地蠶事甚盛，咸掾事時作。觀妻亦善蠶，暇從之論，而筆之於書。間有得之兗人者，故與吳中蠶家所述不免殊異也。其書分種變、時食、制居、化治、錢眼、鎖星、添梯、車、禱神、戎治十條，敘述簡要，詞文雅潔。種變紀蠶之生，時食詳蠶之食眠，并及飼育之法。制居則云居蠶欲溫，居繭欲涼，并及織箔、蓐竹之具。錢眼、鎖星、車，述器用之構造，不遺尺寸。化治論煮繭繅絲之程序，宜忌咸全。禱神則謂臥種之日，升香虔禱，斯乃後世敬謹事蠶之先論。其戎治一語，引唐書于闐治絲法，以告博物事蠶者。蓋哀蠶之有功，而不免於自斃，是仁者之言，足以發人深省者也。此書為言蠶專書之先河，與蔡君謨荔枝譜同為造端發軔，有功後學之書，而推為有用足以富國裕民，則又當以是編居上選，可入經濟之林也。卷末有嘉定甲戌雙溪孫鏞跋，可知南宋寧宗時，其書始鋟木。先此，則尚未聞之。迨後傳世者甚尠，自明隆慶間，海鹽王文祿輯百陵學山，始收其書，繼而萬曆間嘉興周履靖輯夷門廣牘，亦復收之，第

皆有譌脫，不如晚出之乾隆鮑廷博所輯知不足齋叢書本為完善。後此者又有龍威叢書本，而實無所增益於前本。案日本靜嘉堂文庫書目有寫本蠶書一卷，吳枚菴手校，與陳旉農書合綴，乃陸心源十萬卷樓舊藏。富之知不齋諸本亦均以農書蠶書相連而收。證以孫鏞跋云乃命鋟木，俾與農書並傳，豈南宋之際二書已合訂行世歟。鏞又謂高沙之俗耕而不蠶，雖當有年，穀賤而帛貴，訪諸父老云土薄水淺，不可藝桑云云。然則觀為此書時，其地猶講蠶之利，此又足可考其興廢盛衰之跡，而使憬悟民貧地困之所由，則斯編雖寥寥為字不多，而要可與淮海之集並傳不朽矣。是書前四庫已著錄，惟綴於農書後，鮮有論述，且謂為秦湛撰，實誤。湛為觀子，字處度，以山水畫名世，而未有著述。斯編或經其編錄以行世，遂訛為所撰耶。茲特從知不足齋諸本，別為著之，以識蠶桑之籍之始，並矯其失焉。

蠶經一卷　廣百川學海本

明黃省曾撰。省曾字勉之，吳郡人，為魯曾弟，從守仁湛若水游，又從李夢陽學詩，於書無不覽，詳聞奧學。後來罕與倫比。有西洋朝貢典錄、擬詩外傳、客問、騷苑、五嶽山人集諸書，而於譜錄一類著述尤繁。是編分九門，曰藝桑，曰宮宇，曰器具，曰種連，曰育飼，曰登簇，曰擇繭，曰繅拍，曰戒宜，門分類別，纖悉匪遺。所論雖偏就吳土一隅，而語訣要可徵考。如宮宇門云室靜可以辟人聲喧鬧，室密可以辟南風吹襲，宜版可以辟地氣蒸鬱。是室之宜靜宜密宜版三字要可以得其奧妙矣。然江北與江南不同，北方地乾氣燥，則室無須苛求其必為版木。其他種連育飼登簇擇繭繅拍諸法，亦多與齊魯青兗之地歧異。此則關乎習俗氣候之差，不可執一而論者焉。其中亦有得之民俗而未可厚非者。占桑葉之貴賤也，以正月之上旬，木在一日也，則為蠶食一葉為甚貴；木在九日也，則為蠶食九葉為甚賤。又以三月之三日有雨則貴，四日尤貴，所謂三日猶可四日殺我是也。要之地域不同，風土戒宜因以迥別，而順時盡人，則為必不可不顧者。故少游之書，獨傳兗濟，勉之此編，偏重南吳，不可

以成法而概論之也、至書中論及養蠶之人、後高為善、繅絲之人、南潯為佳、并着其備金之數、工役之別、是又足可考鏡一地蠶事之消長、而供研索社會勞働之資、為他書所未及者矣、

橡繭十詠附橡繭歌　紫江朱氏存素堂鈔本

清程恩澤撰、恩澤字雲芬、號春海、安徽歙縣人、嘉慶辛未進士、道光元年為南書房行走、旋充四川正主考、放貴州學政、其後輶車四使、遍歷湘粵名郡、以十七年卒於經筵講官職、恩澤博通六藝、有賅洽之名、於戰國策許氏小學、尤稱擅長、阮元謂其詩文雄雅、梅曾亮亦以深博見許、然則恩澤不僅以詩文名世、固嘗究心於治世經濟之學、任貴州學政時、試課督學之暇、猶竭力佐施惠政、是編即紀與貴州布政使吳榮光教民育蠶種橡之作、橡繭十詠、首有小序、分題十、各繫四十言、又附長篇一則、即橡繭歌也、十詠為種樹、害繭、春放蠶、秋放蠶、毆蟲、移枝、煮繭、上機、利無算、永不稅、每題又有小引、所言不等、大抵自植橡迄成絲、詩述綦詳、不啻育蠶捷徑、而諄諄誘導之意、尤在言外、非徒以彫鎪砌句而自鳴繁縟淵邃也、黔中之繭、類近野蠶、與中原江南所育迥異、而飼之以橡、尤為他處所無、考橡為櫟斗之子、恩澤不以名櫟繭而曰橡繭、殆為別於爾雅之樗繭耶、先是黔本瘠地、民生凋敝、郡州十三、富者僅二、曰黎平、曰遵義、黎平以木、遵義以繭、而遵義之繭、又始於乾隆間郡守陳某、授蓄蠶之法、邑人遂食

其德嗣發揚惠及於諸郡，則恩澤與荷屋之力為多。荷屋在黔令譽久著，恩澤之言曰，方伯頒令甲，勸民種橡，詞懇懇，又巡上下游，購橡子，教播種，并免其賦稅，貸其器具，惟恩澤亦非以文課自圍其事者。荷屋之政，多有其力。阮元撰墓誌銘謂與荷屋勸士民育山蠶，其利大行於民，斯亦可知。則恩澤所以稱功於荷屋諸人，而自告於文字歌詠之列，亦謙撝之甚矣。要之不有恩澤之吟咏直無以見賢吏之措施。衣被西南，蒙利萬世，其歌其政，並稱不朽焉。

種橡養蠶說　光緒乙巳刊本

清凌泰交撰。泰交字棣生，淮南人，道光元年知鎮遠府事，是編即泰交瀕陽紀事中之一卷，說分二部，種橡凡六條，曰辨土宜，曰窖果，曰布種，曰分秧，曰樺林，曰蓄柴，曰留護根草。養蠶凡二十二條，曰收秋繭，曰蓄春種，曰留種須辨雌雄，曰揀種，曰烘種，曰辨蛾雌雄，曰提蛾置匾，曰拆匾，曰撲蛋，曰出蛋靠筐，曰初眠，曰二眠，曰三眠，曰大眠，曰守護，曰炕繭，曰繫秋蠶，曰分經緯，曰穿繭殼，曰曬湯繭，曰祀蠶神，附以繅絲織綢器具名件，都五十六種為殿。於種橡養蠶收繭繅絲之事，講求畢備，與鄭珍樗繭譜並觀，足以互相發明也。蓋橡繭之利，與桑蠶同，而辛苦則少之。泰交所謂樵夫牧豎皆可與知與能者是也。然桑橡質不同，故所養之蠶亦不同，而取絲之方亦復有異。是故僅黔省施之。大府邑令，率有告示曉諭方法，解說利害，惟編為專帙以講飼育者，當以此書為早。其程恩澤橡繭十詠雖在先，而係詩而兼諷，宜於士林，未便細民。後之國子達山蠶譜、夏與賡山蠶圖說、如朝政山蠶易解，大略無不襲取其說，而稍伸己意。是書首有光緒戊寅林肇元序，乙巳涂步衢序。林序謂蠶橡之宜於鎮遠，猶之宜於遵義正安也，即推而之各府，當亦無

無不宜也、特官不董勸之、民乃習焉不察耳、益矍然思與吾民謀樂利、亟刊是說行之、涂序謂前藩憲林君以民之不知培植養育、特刊種橡養蠶說一書、檄發各屬、惜年久而民閒不傳、不能不重梓、以廣布民閒云云、則是書先刊於林肇元、繼又得步衡力、而復梓之、其書之為人所重可知、然戊寅去乙巳纔二十餘年耳、版梓竟不傳、民風亦已趨佚惰、是知造端發始之難、而興利之事、固非勤奮之吏不可矣、

山蠶圖說　光緒丙午合江農務局刊本

清夏與賡輯、與賡貴州遵義人、字璞、仕履不詳、僅知嘗宰四川合江、此即其居官時所為者也、案山蠶之始見於後漢光武紀、曰野蠶成繭被於山阜、是即山蠶之利、惟其法僅及山東河南之地、而未達於邊陲之鄉、迨後黔南遵義試為仿效、於是焉獲利、遂漸風行、故如鄭珍樗繭譜、程恩澤橡繭十詠、凌泰交種橡養蠶說諸書、均為記述黔地山蠶之利者、然巴蜀之地、猶未講求其事、有之其始於與賡耶、與賡於光緒甲辰宰合江、見山麓嶺角、宜蠶之橡樹、蔚然彌望、而盡析為薪、遂著白話揭示、曉諭山蠶利益、並為聘蠶師、購蠶種、設蠶局、領導其事、躬與勞作、春月而獲繭百萬、織綢二百足、其法始漸行、而為邑人所信、與賡黔人、復生於食橡蠶之利之鄉、故見聞較廣、推行易著其效、而所為圖說、復能翔實也、據自序曰、適讀國子達大令所著山蠶講、內載育蠶十一則、參以己意、吻合實多、爰為摘要刊傳、並將應用器具繪圖增說、以明之云云、是興利裕民之事、循吏蓋具有同心、固不可以撮錄成說、而廢其書、矧其圖其說、皆足供實用、有裨蒼生、又非泛泛然剿取之所能比擬者矣、編分十二則、曰選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農家

曰選繭、曰烘種、曰配種、曰下蛋、曰上樹、曰剪移、曰收繭、曰蠶祥、曰晾繭、曰繅絲、曰湯繭、圖與說凡十有八葉、即一蠶刀、蠶剪之微、亦具圖式、爲述說明、最後殿以白話告示、循循善誘之意溢於言表、斯亦不愧爲民父母者、惟序稱摘山蠶譜育蠶十一則、而此爲十二則、其中殆有一則爲與賡自撰者耶、

廣蠶桑說一卷 光緒丙申江西書局刊本

清沈練撰、練號清渠、平陵人、道光辛巳恩科江南鄉試第二、旋以大挑司鐸績溪、繼主講涇川書院、兼攝涇湖書院事、咸豐甲寅、始以避寇歸、又有禹貢彙銓、未見行世、練有經濟才、非僅爲文章宗匠、一生務爲有用之學、生平著述、以卓然可見諸施行者爲貴、斯編之成、實基於練主績之初、其赴任之日、攜書在前、繅車在後、人誚其迂闊、而數年間竟桑柘成陰、蘧筐盈載、績人遂起而效之、練復病其說不能推廣流遠、乃諮詢其婦、取育蠶培桑之所宜忌、條舉件繫、彙爲一編、名曰蠶桑說、以貽績人、其後卜居海陽、復補訂前說、重事引申、而成此書、然付梓以行、則成於其子、益練未克目睹厥成也、其書明白易曉、不事引據經典、一求其詞簡意明、力避繁晦難悟、故說桑僅十九條、說蠶僅六十六條、說桑自桑地始、以迄採擇保存之法、說蠶則自留種始、以迄作繭繅絲之術、層次井然、不啻爲業蠶桑之南鍼、業農桑之書莫古於齊民要術、而其間訓詁名物、雖通儒頗多難解、遑論耕夫織婦、後之作者、又復稽經諏史、唯事空言、躬親體驗、以云竅要、尤所鮮覯、如練者處家則自室人以至子婦皆業蠶

桑，告官則刑於式，化民由獲利，退仕復撮錄驗識，證引他籍，而成一代實用之學，此殆非強識宏學愛民興利之士所能為者也，人以比陸清獻，豈偶然哉。

廣蠶桑說輯補二卷　浙西村舍叢刻本

清仲學輅輯補。學輅字昂庭，淳安學博。沈練所撰廣蠶桑說，明辨以晰，宜於婦孺，清代言蠶桑之竅要者咸推是書。先是浙江嚴州倡設蠶局，植種桑林，頒所得給帛，如鄞壤杭嘉湖絲之地，會昂庭有婦工蠶事，儼然有沈君之風。上吏宗源瀚因屬昂庭取沈書，疏通證明，稍有增益，而又時伸己意，條分縷析，編帙乃成，源瀚遂以錢印，第其行世者絕少也。是編以為沈東成蠶桑輯要，不簡不繁，有裨實用，迺摘其要語，分附原書之次，其未安善者，復於蠶桑輯要外參以平日見聞雜說及經驗法門，作為按語，綴於各條之下，間有詳略，必註曰詳某條，其重出複見者，則註曰見某條，各從其類，務求安適。至於器用圖內，器各有式，無者則照式說明，或盡用蠶桑輯要式，略有更發，然胥不失精要之語，輯補舊籍，殆非此不足以云典實。昂庭此編，於原書不乏辨駁附益之點，可稱沈氏之功臣。如原書飼蠶法云：格山須彼此交錯，其山乃穩，昂庭則謂不獨交錯，尤須使蘆簾接近牆壁，周圍塞以草把，如是，遊山之蠶不致失足墜地，此附益於原書者也。原書云：桑未盛時，可兼種蔬菜棉花，而昂庭則以為土肥桑亦

肥、桑下蒔種雜物、究分土方、有碍桑根、又原書以為繅絲之水勿用井水、昂庭則謂用井水而絲不亮者、其水必鹹或黯濁不清、若無諸病、換湯再求得法、則何妨擇用、此又皆辨駁原書者也、昂庭又於繅絲之法及絲車絲籰制度均一從其略、以為不若植桑養蠶之難、是又其卓見處、至其六新增蠶桑總論六條、曰蠶桑不可偏廢、曰蠶桑不可過貪、曰農家宜重蠶桑、曰工作之家宜識蠶桑、曰商賈之家宜稍事蠶桑、曰仕宦之家宜理蠶桑、大抵皆勸農勵民堂事蠶桑之語、其洞見利害、苦口諄諄、亦足多矣、

養蠶新論　光緒三十七年刊本

邱中馨編　中馨字德士、福建長樂人、事蹟未可考、養蠶之學溯始獨述自秦觀蠶書、發衍精奧、闡釋實理、斯學益昌洎乎後代、講求利國致富之術、養蠶占其一端、著述踵興至有清而成一時實學之盛、與農植之利、咸為不可廢之說茲編即成於其時、採擷繁富、議論詳密、而取資於泰西巴士德所著養蠶新法、日本針塚長太郎所著養蠶學者為尤多、益前哲著述卷帙浩繁、故後來者得徵引紛如而成、晚出之傑作也、所論蠶室之方向位置及構造、蠶具之設備、蠶種之選擇及保護、飼育之準備、以至上簇收繭、頗不厭詳、如蠶室必通風透日、蠶具必消毒清潔、對桑則須求其形宜質善、蠶種則務期其體良健全、要為昔賢所未言、又於蠶種按其品類之優劣、與日本歐洲種互為比較、凡體量之大小輕重、發育之遲早緩速、蠶兒之活潑滯惰、食桑之多寡久暫、蠶繭之大小光暗、繭絲之長短疏密、均一一臚列成表、亦其崖略、足資參證、此書集往代養蠶著述之大成、奠來禩革新飼育之始基、殆為不可多得之籍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農家

嶺南荔枝譜六卷 嶺南遺書本

清吳應逵撰、應逵字鴻來、號雁山、廣東鶴山人、乾隆乙卯舉人、案荔枝唯閩粵巴蜀有之、雖司馬相如有離支之賦、魏文帝有西域蒲桃之比、然皆出於懸擬、拾之傳聞、奚啻參言、至張九齡賦以託意、白居易形於詩文、荔枝之名始稍浸潤於士人之口、顧猶未得其甘滋之勝而勒為專書、有之、蓋始於宋蔡襄、後頗不乏繼者、要皆不出閩人自誇鄉土、未可視為定論也、嶺南荔支首著於曾江荔支譜、而文獻通考謂其書早已不傳、僅志其名、次而鄭熊廣中荔支譜見於廣群芳譜、書亦不存、殘留其說、是書即因嶺表名物少有彰揚、而會集良朋各徵事實、纂輯成篇者、應逵則主撰其稿也、書分五目、首總論、次種植、次節候、次品類、殿以雜事、蒐羅令品、導揚闡論、不務文賦之繁、詩歌之侈、而一以實錄為主、故雖零金屑玉、細綴聚、輒成名珍、其徵索爬剔之勤、滋可佩矣、所引諸書多世所罕覯、如荔支詞註、南海樂譜等、是據伍崇曜跋、應逵此作不僅撮錄成書、抑亦有所甄擇、如無確證者棄而不錄、荔園一條是也、無關典要者亦遺而不取、五山志林荔瑞一條是也、即就其案註而論、亦多精奧為人所未言、徐㶿荔支譜曰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于巴蜀、阮福荔支詞序亦曰唐時貢荔為嶺南產、而應逵則謂閩蜀俱有貢、特貴妃嗜南海佳種而已、燈影記云天寶中正月十五日夜玄宗於常春殿撒閩江錦荔枝、是徐阮輩俱未之深察耳、至其所述博接之法、尤富體驗、非耳食之言可比也、應逵所著雁山文集、譜荔軒筆記均已刊行、惟此譜漸至淪亡、南海伍氏因從其姪鷄岑假得重編次讎校、以付梓人、其不為增江廣中之續實亦僅矣、

蘭譜奧法　夷門廣牘本

撰者佚名、明周履靖校編、履靖字逸之、浙江嘉興人、好金石、嗜書成癖、從一時游者多博雅、故枕祕時發、所得遂為藏書之冠、所輯夷門廣牘、網羅珍笈、頗為不少、此其一也、履靖效夷門之隱、雅愛山林、家居即編籬引流、雜植梅竹、其沉遯於草木禽魚之間、殆為天性、故校此編、最為得體、書分七法、曰分種、曰栽花、曰安頓澆灌、曰澆花、曰種花肥泥、曰去除蟻蝨、曰雜發、案宋趙時庚撰金漳蘭譜三卷、雖限於一隅、而執蘭祕訣、實已得之、嗣後王貴學撰蘭譜一卷、鹿亭翁撰蘭易一卷、其學乃昌、記述亦備、此編篇帙視前作不免簡略、就其書名而論、似是殘本、或為蘭譜之一卷、履靖第為整次、刊以流傳耳、所列七法、要可稱為賅備、於灌溉之候、栽植之法、分析之義、護養之術、均已抉其隱蘊、扼其綱要、未嘗不可備格物之參考也、履靖好搜祕籍、嗜藏孤本、夷門一書、此類獨多、其興滅續斷、發揚絕學之功、彌覺可欽、益亦不失述刻之旨者焉、

梅品　夷門廣牘本

宋張鎡撰、鎡字功甫、號約齋、官奉議郎、直祕閣、善畫竹石大木、有仕學規範、南湖集、鎡書從周密游、並於淳熙間購園藝梅、是南宋人也、鎡嗜梅成癖、蓄梅三百餘本、頗多佳種、如西湖紅梅是、其說咸出自身經目驗、非採摭舊文、引徵繁句而不着邊際者可比、自序略云、花艷并秀、非天時清美不宜、又標韻孤特、若三閭首陽二子、寧槁山澤、終不肯頫首屏氣、受世俗湔拂、間有身親貌悅、而此心落落不相領會、甚至於汚褻附近、略不自揆者、花雖眷客、我輩胸中空悃、幾為花呼叫稱冤、不特三嘆而足也、因審其性情、思所以為獎護之策、凡數月乃得之云云、則其苦心孤詣、又非徒領略芬馨、造作名句者可得探索也、其書首冠玉照堂梅說、紀臨月賞梅之景致、撰書敘事之顛末、次花宜稱、凡二十六條、次花憎嫉、凡十四條、次花榮寵、凡六條、次花屈辱凡十二條、都四事、總為五十八則、如花宜稱於清風明月、屈辱於俗客婢女類、皆鼓吹風雅、湔滌庸俗之語、足為梅花張目、鎡舊有詩曰、一棹徑穿花十里、滿城無此好風光、其幽遊寄情之致、略可想見、周密亦嘗歆艷、益久為士大夫所稱焉

人蓡譜　昭代叢書本

清陸烜輯。烜字子章，號梅谷（又號巢雲子，諸生，嘗居晉山，別有奇晉齋叢書），浙江平湖人，為乾隆中名士，事蹟詳清史稿。考人參之貴於天下，由來滴久，神農本草有人銜之稱，急就篇則有蓡蓡之字，自陶弘景名醫別錄以後，則發皇益廣，闡解遂多，吳普本草謂之黃參，廣雅名曰地精，至柳宗元狀其形似，李時勉釋其字體，蓡之義解定矣，唯專書記述甫屬罕見。昔王漁洋欲撰人參譜，雜鈔羣籍，散見於池北偶談、居易錄、香祖筆記、古夫于亭雜錄，分廿餘話中，然卒未成書。烜此編即導始於茲，自謂賡繼漁洋之志，檢書幾百種，披閱手抄，稍加論列，不十日譜成，致力之勤速，頗屬難得。凡分六門，曰釋名，曰原產，曰性味，曰方療，曰故實，曰詩文，首冠人蓡圖並贊。震澤楊復吉謂其取材之廣，數典之富，幾於一無遺漏，搜諸篇章，的是寶錄。凡有所引徵，間附以按語，類為補訂辨證之文，如云人參有以地名者，有以色名者，有以功用名者，有以性質名者，有以奇異名者，有以別名新人耳目者，有以品名者，又有有參之名而不與參為類者，或强襲參之名者，舉類標名，記述詳密，斐然大觀，足補諸家之失。至其論近日參價十倍黃金，一百五六十倍白金，而上黨參每觔僅值銀四五錢，乃世人非遼參不服，人情之忽近而圖遠，附貴而忘賤，類如此，比比之今習，殆猶如是，而可知人情今古固同，不殊其矯枉之癖也。

牡丹譜 昭代叢書本

清計楠撰。楠字壽喬，號雁湖花主，浙江秀水人。崔豹古今注首著芍藥有草木二種，花大而色深者為牡丹。謝康樂則謂永嘉水際竹間多牡丹。有唐盛於京洛，至宋而記有平泉。范成大述五十二品，歐陽修譜九十餘種，要為其中巨擘，但僅言其形色，未及其種法也。其後胡元質、陸游、張邦基、薛鳳翔、夏之臣、王敬美，或記其勝概，或詳其植法，或偏於方隅以成一地之史，或覽於今古而編名花之志，雖命名或有不同，種法稍有差異，因地制宜，各有心得，然古今來好之者衆，傳述者亦多，其重花之意則一也。楠積二十餘年力，求自亳州、曹州、洞庭、法華諸地多奇葩名卉，所謂花時亦足以觀者是也。衡之常情，凡嗜一物，經久品量乃定，而譜可作，殊不能脫然而從事者，斯編尚不失其旨。於種之貴賤，花之性情，條分件繫，酌與區栽，復於色澤形態不遺一語。種法澆灌與憑百言，而其牡丹三品之說，分玉版、硬瓣、蝴蝶三等，以定其高下不同，與世人以起樓、平頭分貴賤者又復深奧一層，是皆閱歷之筆，較吳江鈕玉樵所為亳州牡丹述之得於耳食者固不可同日語。楊復吉謂其詞文旨遠，並於廬陵、渭南諸譜殆以

是興、

菊說 昭代叢書本

清計楠撰。楠有牡丹譜，已著錄。菊之有譜，始於宋劉蒙、史正志二家，范成大繼之，迨史鑄百菊集譜，則薈萃諸家菊譜訂為一編，集其大成焉。後乎此者，則有嘉定陸廷燦藝菊志，博採菊譜及古今賦菊詩文，並藝植之法，此書雖多祖述陳說，而不少自得。蓋楠父儒有園，彩於菊，楠朝夕追隨，故能領略幽香逸韻，繼又自為種植，遍求異種，彙於園中，證以實驗，發為文章。自序曰：余之所說，就目所見手所種者略表梗概，是可據實而書，與所撰牡丹譜同其旨趣也。楠所蓄，近則有嘉興、平湖、海鹽、松江、上海、嘉定、湖州之種，遠則有湖北、揚州、江寧之花，時有異卉。其分花種為松子、寶相、細種、中種、大花、老種、大花、新種，或因色澤而名，或由象形而稱，大都古雅典麗，不落窠臼，但亦有失之冷僻者。分種之次為藝法。臆言析為十四門，曰儲土、曰蓄肥、曰分苗、曰灌溉、曰修葺、曰扦接、曰保葉、曰捕蟲、曰惜花、曰位置、曰養秧、曰通情、曰細種別法、曰子出。藝菊之事，大略俱備。又曰菊之祖不外乎翦茸、西施二種，由翦茸而出者多纍纍，若楊梅；由西施而出者多層，層若衣夾，可謂一語提綱，脈絡自明，至

謂藝菊賦色有深淺不同，花頭有大小圓長不齊，稱名有今古各殊，土風各異，培植有各人意巧，各處相宜，無定名，無定法，是又智匠之語，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菊譜二卷　夷門廣牘本

明黃省曾撰。省曾有蠶經，已著錄。省曾為學博瞻，雅擅著述，譜錄一類，都不下十餘種，其為博物宏識可知。是書分上下二卷，卷凡十五則，首培根，次分苗，次擇木，次摘頭，次掐眼，次剔蕊，次扦頭，次惜花，次護葉，次灌溉，次去蠹，次抑揚，次拾遺，次品第，次名號。下卷凡六則，首貼土，次留種，次分秧，次登盆，次理緝，次護養，而終以治菊月令，分十二月焉。復於上卷之首，標曰藝菊法，叁之書名，疑是省曾未成之稿，或經周履靖編次入之叢書耶。且其上下二卷所述，復多雷同之點，如卷上之分苗與卷下之分秧，直是一事，不過手法差有繁簡，叙述稍有詳略而已。其為草稿粗成，未克殺青，不難臆知。姑就周氏所編次，大約卷上重於細微之論述，故如掐眼也，摘頭也，剔蕊也，不遺纖末之項詳言，而卷下則從要處着筆，故貼土也，留種也，護養也，務求賅備，以示要覽。惟名號一則，集二百二十五種菊名，入於藝菊法，似屬不妥，不如仿治菊月令之別為一則，以附之為佳。治菊月令所記，亦多與藝菊法同，然前者為摘述時執之法，以類歸從其事，此則按月逐錄，編排成序，可以使藝菊者一覽而知某月應何事，如史之有志有編年，可以相互為用

也。縱觀其書凡所為論，不失中旨。論菊應以色為先，色又以黃居首，次為香，再次為態，菊之具香與色而又有態，是君子而有威儀者，其耿然正人之見已溢騁懷怡情之外，而直以黃華為諍友矣。

種橡養蠶紀略 紫江朱氏存素堂精鈔本

清凌泰交撰。泰交有種橡養蠶說，已著錄。此編即其在鎮遠諭民養蠶之作，開濟陽蠶絲之利者也。先是黔省僅播州一郡有橡繭之利，他境尚未能與言。迨程恩澤橡繭十詠一歌風厲邊陬，上得大吏之倡，下有黔民之從，其事遂大行。鎮遠於時亦奉檄飭購繭植橡，泰交即司其事者。所紀自道光四年貴州學使程恩澤以橡繭詩示士子始，以迄泰交完成鎮遠橡蠶之業止。臚述原委於黔省育蠶興廢之故，大吏捐廉倡導之事，皆有紀錄，可作一事黔中養蠶史讀也。紀後附雜稿數種，首為龍山種橡詳稿，述在鎮遠府城南岸龍山種植橡樹事，所議章程詳細周妥，而於放蠶取絲，設坊織綢經營尤為備至。蓋此舉與其設義倉同為上司所最嘉獎者。次橡繭機坊稟稿，為稟上司試放橡繭山場，設立機坊處所，製備取絲織綢器具並酌請撥助工本銀兩事，亦頗見革力民事之苦心。次種橡養蠶詩，所詠皆不出各稿議論之外，而惜切叮嚀則過之。所謂橡既非官，山亦不屬我，太守為爾謀，爾其勤勿惰，爾利爾自圖，勿叮嚀亦可，循吏德化於茲可覘。最後殿以步程恩澤橡繭十詠原韻詩，則係作於道光五年青谿舟中，時已離任矣。恩澤橡繭十詠已別為著錄

其時和者極多，尤以吳榮光、宋仁圃和章為人所稱，並泰交詩而為黔南士林所最傳為佳話者焉。案泰交父祖均以謹介著於朝，泰交稟承先訓，所至亦咸以清廉慈愛見稱。凡仕畿輔十六載，守鎮遠五年，政績斐然，若啟文教而興學校、裕民生而勸耕織、備荒歉而立義倉，以及掩骼埋胔，建設革除之政，靡不銳意精心為之，具載其離任後所編濟陽紀事中。其書都十二卷，斯編與種橡養說即其中一部，單行者僅種橡養蠶說一種，而紀略及其他稟稿則未見另刊行世。紫江朱氏存素堂鈔本殆亦深以其為圃民牧令不可或缺之籍而迻錄成帙以布於世耶。此並為著錄，以與種橡養蠶說並行焉。（敏）

致富紀實 光緒丙申刊本

清黃皖撰。皖字秋子，湖南善化人。其書專就耕耘致富而言，皖為湘人，故所述多衡嶽一帶鄉田間事，雖限一隅，而治國經野，富民足食，則勿論何朝何地固同其一揆也。於其區田之法，大可仿行，水利之事，易資師效，是更無分其為南為北也。案區種之法，王禎農書論之綦切，大抵缺水之處，山地之家，荒旱之歲，皆可利用，其說蓋遠導於氾勝之。後人發皇光大，得臻富庶。皖之論區田，即遠本於氾籍，近參諸王書，特詳明考訂，易於覽行而已。全編以區田為主，首列序說，次詳源流，所以誌其經始，次而及種法，又有禾穀雜糧之別，諸芋蔬植之分，次為講求水利之言，則以湘西南多山鄉，水利多所未講，故暢述原委法驗，以導其利，復次為圖，每圖均附說明，詳其尺寸，誌其形類，尤便仿作，自溝塍布種，引水灌溉，以迄區種水利農器，無一遺漏。最後殿以屯莊說，以為不必泥井田之成法，而井田自可復，蓋宜變通屯田而行屯莊，督墾督耕，其說頗具卓識。屯莊說之后更附以備饑食物，所列不下百數十品，視之救荒本草、博山野錄，固瞠乎其後，顧其中均為皖所親試者，據實而錄，用備不虞，則較橅書已為典要矣。又皖頗主通耕之說，力闢私心之非，可與其屯莊之論互為表裏，果如所論，則可耕之地得耕，易種之物得種，有用之力得用，人無失業，

地盡其利，其事近似稍貸，亦不得以恡論斥之，自來小民樂與觀成，難與圖始，尤以田畝墾屯之事，繫乎私人，艱於舉措，屯田水利之法，歷代有之，而輒少功效者，阻之者衆，惰之者多也，故皖之此編再三剖析，不吝其詞，最得要旨云。

種苧麻法 光緒二十七年刻本

清黃厚裕撰。厚裕河南滁州人。案中土最早以絲爲紬，以麻爲布，自黻衣以至布衣，莫不取給於茲，故三百篇中紵麻漚麻一見再見，其制益亦詳矣。迨棉花盛行，其事寖衰，豫章夙以織績名世，工緻尤稱曼妙，後亦一蹶而不可復振。厚裕頗思以江西之利施於其鄉，兼以重訂舊法，復興利源，遂先成此書，以爲導揚。滁州多山，此則歐陽永叔早已言之，而山地宜麻，又早著之於農書，則厚裕所著亦合於地利，非强效其法者。首載種麻略法二十有九則，自播種迄剝麻，詳著其法，凡栽植刈理之方，靡不包羅，簡而扼要，實便鄉民師倣。次栽麻利益淺説八則，其大綱爲一可盡地利，二可免絶荒，三可使塘深，四可省牛力，五不妨農事，六有益女紅，七可消賭害，八可獲厚利。前七條所言，皆屬有益地方，而尚未詳言麻利之厚，故再申其説，暢陳利害。又謂其政不行之故有三，曰畏難而止，曰無所師承，曰有志無力，反復引論，觸愚闇蒙，足爲苟安憚動之鄉民勸，其究心民利，關懷桑梓，蓋亦厚矣。考清末河南推行實政，農工總局所擬農務十條，最爲周至，其中種麻一條，即祖於此編，稍予裁正，而盛稱之。此編爲光緒二十七年滁州知縣熊祖詒所刊，祖詒知興利除害，創設官麻局，以爲倡導，值有司徵詢物土之宜，乃鏤板付印以呈。其序曰：近時士大

夫風氣好引西書，所述農學皆怪幻離奇，耳目為盲，抑知中國自有之利未及講求者尚多，麻者又其顯焉者云云。綜覽其書，深得裕民之指，謂之不拾泰西牙慧，殆非虛語矣。

御題棉花圖 墨拓本

清高宗撰詩，方觀承輯。觀承字問亭，雍正間征準噶爾，平郡王奏為記室，凱旋授中書，荐鴻博，以臨嫌不赴，後官直隸總督，此圖即其為直隸總督時所輯，即乾隆三十年也。圖成進呈高宗，親與品題，觀承所為詩并附之，圖冊既繳進，摹本遂以付刻，此其傳拓之本。其圖自棉之始藝以至成章，爰系列為十六事，曰布種，曰灌溉，曰耘畦，曰摘尖，曰采棉，曰揀曬，曰收販，曰軋核，曰彈花，曰拘節，曰紡綫，曰挽經，曰布漿，曰上機，曰織布，曰練染，圖精緻不類俗手所為，各系以說，說極詳明，凡天時人工之事，分與詮釋，摘之別行，無異種棉之譜，存與圖共，亦足稱雙美，不僅為進呈品藻之本，抑亦農家寫實之書，可與御製耕織圖相頡頏，惟序稱圖首恭錄聖祖仁皇帝御製賦，而此圖則無之，是仍非為完本也。案畿輔之地，棉植不興，惟冀趙深定諸屬藝棉者居什八九，產量富於東南，而織紡之術亦堪與松婁匹，觀承此輯即專就畿輔一區而言，故與南中土法不同，然攷究民事，關心農耘，其為政之心，則不得以偏就一隅而遽與輕之也。觀承所至，興建輒多，立義倉，舉義學，史傳稱之，而於此獨不詳，表而錄之，用彰厥功云。

農圃瑣談 光緒六年長沙龍氏刻本

清龍溥霖輯。溥霖長沙人。跋謂刊於平樂官舍、則可考其書官於是地也。平樂處粵西、僻居邊荒、民貧地瘠、蓋以咸豐中洪楊兵燹之後、田廬荒蕪、稼穡不修、溥霖病其民性偷惰、不惟不知築陂瀦洩之事、而桔槔戽斗之器又復不事講求、乃裒輯諸家論說、發刊勸民。所輯大都為牧令書農政編所采錄之文、擇其簡而易行者、略與排比、間復增益他說。溥霖自撰之種木棉法亦在其內。其目凡十有九篇、首楊景仁田制說、次帥念祖區田編、次潘曾沂豐豫莊課農種法、次陸世儀論區田、次黃可潤耕鋤、次陸世儀田器、次張海珊說糞、次晏斯盛議農田水利書與查江北水利檄、次陳宏謀清溝洫事宜、次佚名浚塘說、次喬光烈試水車檄、次熊三拔泰西水器、次李拔種棉說、次楊景仁棉布說、次溥霖種木棉法、次謝綸木棉辨、次黃可潤種薯與種樹法。考農田之功、全資灌溉、惟變通利用、是為得之。書中自區田農器逮水利藝植、皆有搜集、而要以水利灌溉為主、蓋補粵西之偏敝也。溥霖每有注語、輒反覆引伸其說、關心民瘼、殆有深意。於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尤為欽崇。案泰西水法所舠三車之制、足益農田、徐光啟李之藻諸人深重其書、謂為中土罕用者。龍氏謂其法通於勾股、用筆頗倣考工記、則亦嘗深究其術者矣。

農務十條 鉛印本

清河南商務農工總局擬。其書雖成於何時無可考、惟按之清史稿、農工總局係置於清之季葉、書中謂陳次亮農部有續富國策、并謂近熊君祖詒刊有種苧麻法、考續富國策為續英人法思德之作、其書刊於光緒丙申、種苧麻法為滁人黃厚裕撰、熊為之刊於光緒辛丑、則是編為拳亂之後、勵精圖治、競舉新政時所成者、要可考而知之也。凡所條陳、皆以農務為本、首墾荒、次開山、以治地之要責無曠土也、次種麻、次種棉、以蠶桑之外無過於此也、次種果、次種茶、次造油、以為食用所必需也、次造紙、以為實業之要端、公私之待給也、次畜牧之利、再次為水澤之利、以一為田家餘事、一為王政所先、均農家所不廢也。其水澤之利、僅限魚蝦蓮茨之屬、而不及溝洫、種茶種果而不及種樹、原書謂二事已別有陳述、此故不贅、然十條之外仍有條議矣。附述開井備旱之事、多取資於西法、但引申備列、足見識卓。蓋豫省土厚水深、泉源既少、溝洫不能多開、用行此法亦足以補救。擬編開山一條、衷陳利害、觧釋得失、尤可針砭當時豫省之吏政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農家

續富國策農書一卷 光緒丙申刊本

清陳次亮撰、原題瑤林館主、未詳爲何許人、惟按之農務十條謂陳次亮農部撰續富國策、則瑤林館主爲其別署也、其名爲何、在農部居何官、已不可考、第汲汲以富國裕民爲志、是亦富經濟才之士也、考英人法思德有富國策一書三卷十章、已經丁韙良迻譯、光緒二十五年刊板印行、其書僅商務一端、條舉明暢、便於實行、說者謂英國國勢之盛、人民之富、商力之雄、甲於天下、推原溯始歸功是書、蓋非無因、此編自序云續英賢士某著富國策、當即是法思德之書、顧法氏書在光緒二十五年已譯爲漢文、此則在二十二年已鋟木行世、豈次亮所見爲法氏原本耶、然則丁氏譯本猶在其後矣、是編凡四卷、而農書居其首、說有十六、曰水利富國、曰種樹富民、曰種果宜人、曰種桑育蠶、曰葡萄製酒、曰種竹造紙、曰種樟熬腦、曰種木成材、曰種橡製膠、曰種茶製茗、曰種棉軋花、曰種蔗製糖、曰種菸咖非、曰講求農學、曰畜牧養民、曰拓充漁務、大都暢言農利、推述種植、而以畜牧水産附之、其中固多爲中土素有、第手法拙陋、不足臻於完美、此爲一臚陳、凡講求利源之事、莫不賅備、如種菸咖非、種橡製膠、則爲我國所最不重視者、書中乃詳述其利、博采驗證、無不以導人生路爲旨、其講求農學一章、備論農事利害、尤稱中肯、首舉南北農民疲惰之所由、次述農事賴樹畜而補其餘歉、恃溝渠而興其水利、復次指陳泰西諸邦富庶之因、區田之制、中國之宜擇善而從、農情之宜曉喻變通、而終之以建議廣刊農書、删繁務簡、俾便推行、綜其所論、不全拘於新說、復吻合於國情、要爲講農事者所必取給之書矣、

農術要理 光緒三十年排印本

英國丹訥爾著胡文梯陳希彭同譯、文梯上虞人、希彭閩縣人、其書凡十章、第一土質、記土壤之品質、第二子種、分擧實之優劣、第三沃壤、辨土性之肥瘠、第四糞儲、述肥料之調宜、第五製沃、詳肥料之製造、第六常腴、化灰木之變質、第七力作、闡犁耙鋤之耘培、第八輪種、言種植之序別、第九牲畜、論牛豕之飼育、第十經農、括農事之大端、十章都凡二百條、所論各種功用、類屬質慧、方法、或統括大意、或分列詳目、撮其引述、實得要理、其中最為超越之論者、為輪種一章、輪種雖為中土耕夫鄉婦所熟知、而著之於書、則尚未有也、且耕夫鄉婦之所知、知其皮貌、而不知其癥結所在、甚而值田稼不收、穀果不豐之時、輒求助於祈禱占候之事、而無所謂宜其土質、此不智之至者也、茲編引據諸家學說、參之農家實驗、闡列數法、要皆因地制宜、無偏其說、然其要論則為凡植之性同或生長同趣者、勿相踵、以其沃腴實為先者所奪也、原書於議論之中復排列圖表、意在增益事效、蓋所慮者甚為周備、而取資繁富、參徵詳博、固可使農事底於全美矣、篇首謂書經學部大臣審定、案清末張百熙為學部大臣、主持西學、獎勵新知、為後來科學奠不拔之基、此殆即其所審定耶、

三農紀二十四卷 清青黎閣刊本

清張宗法撰、宗法字師古、蜀人、事蹟無考、惟從序中知其字里、並知為清雍乾間隱於耕畝者、自謂無可成就、貽玷於農、然於其篇帙頗為浩富、非淺學薄植所能為、耕夫老農、尤為不易、殆亦高士之流歟、其書二十四卷、曰占、曰課、曰月令、曰物產、曰水利、曰救濟、曰穀屬、曰蓏屬、曰蔬屬、曰果屬、曰服屬、曰油屬、曰染色、曰藥屬、曰植屬、曰材屬、曰草屬、曰樂屬、曰畜屬、曰蟲屬、曰擇選、曰謀生、曰收藏、擇選為二卷、其餘皆為一卷、每卷之首皆有小引、以當發凡、次述論、復分門別類、條列件繫、有所引徵、冠以參詳、典故等字、或採據資料、縷析分明、或羅列史事、以宏典實、其法、記不厭詳、引不憚繁、頗稱得體、縱觀其書、自畜屬以前、大抵仿襲農政全書、而稍有損益、自穀屬至藥屬、凡十二卷、每條咸列舉其本性、植藝、以及效方、修製、有條不紊、則又近似羣芳譜也、其選擇二卷、多述農家常事、自卜居築基、以迄鑿井修路、自牛欄馬枋、以迄養蜂畜魚、舉凡關繫農家營務者、靡不包羅網舉、足補前數卷之不及、至其見解、亦多卓偉之論、不似腐儒陳談、如所論月有形無光、受日光映之則白、反之則闇、其說雖不免為掇拾前賢之語、復無關於農家、然議論不苟、發明獨

精，亦足以概其他。其中稍可斟議者，即謀生、修藏二卷，所叙多昏喪嫁娶求醫卜葬之事，類近蛇足。葉宗法此編成於鄉人老農之請，以記鄉田實事，豈其意以生養病死并逐入之，乃爲便於鄉人循守耶。然間亦有可取，如釀酒、造醬、製醋、醃醎諸條，歷來諸書除沈氏農書以外，少有紀述，此編能搜求其事，補其所遺。雖榛雜於日役間文之中，亦所見甚遠矣。又此書傳世絶少，罕有著錄，版刻固不甚佳，且有譌繆，如目作卷十三染色，卷十四葉蠶，而原文適與目相反，第明農格物，宜求其用，登之目錄，亦足以增益農家焉。

多稼集二卷 道光間奥連理府鈔本

清奚子明撰。子明爲字，其名不可考，又號田道人，由道光丁未梁溪嵇文焯序，稱知爲吳縣人。且書中謂吾郡潘功甫舍人著有豐豫莊書，功甫爲曾沂字，亦可知之。嵇序謂奚君所作，大都以經世爲務，卷末又有奚氏自述號田道人之由，是亦隱於田野者，而於桑麻話餘識此，使農也。其書凡二卷，上卷種田新法，大抵用區田遺意，通以代田之法，更博采合於當時便宜者，反覆考證，稍與變通，都十有三條，自察土擇時、辨種、鉏耨，以至除蟲、灌溉、施肥、芟殳，莫不詳加論述，其說最簡，行文亦頗明白，蓋會萃衆說，去繁就簡，而證以明驗以成者，自謂果如其法，雖不如區田之多種多收，亦有倍蓰之穫，其多稼之名，殆亦以此。下卷爲農政發明，皆屬考證之文，首稽古論今，於歷來農事荒廢之由，齊魯詳述，究其得失，而在在以樹藝畜生爲本，次井田圖並說，以兵農混一爲法，次論足食須行區種，次區田種法，引伸氾勝之之說也，次歷種區田成效考，所引凡齊民要術一條，清代事六條，殊病簡略，以之備參考則可，而未足以云專論也。次區種餘論，則補充陸世儀之說也。考種區田爲古人治田良法，氾勝之倡之，顧卒未大行，其要因則不外以爲寸土一豆，耔耘爲難，然耰鋤桔槔皆無以施其用，且

陽行耘種、人每誤其為田畝減少、故不得取信於鄉人耕夫之間
也、吳氏此編、不僅較區田省力、即漢趙過代田法實亦視此為繁
改絃易轍、絜英去粕、其法固非標奇立異以自成一說者矧矣
氏更積二十餘年之諮驗以實其說求、

種植彙要　光緒乙巳刊本

清鄒辛垣輯、辛垣字號仕履無考、僅知為江南人也、種植之事、為
農政一端、亦謀富國裕民之捷術、故自賈思勰齊民要術以下、凡明
農之書、類皆附及樹藝、而孟子諸書言樹木者、又嘗三致意、則
其利於民用也可知已、鄒宗馭俞宗本種樹書、可稱專著、而少
有發揮、自餘或分割單帙、或散漫不專、如花鏡農政全書稍博
矣、然間厠他事、且不能盡采衆說、此編雖為晚出之籍、而實以
彙輯諸書之長為優、芟繁汰冗、存英絜精、縱不免種複、要
無害於考訂、所引之書間有標明者、如引花史農政全書、凡數
見、其他未標明者亦多可考其蹤跡、種桃法多與楮華水蜜桃譜
同、樹桑法則全錄沈清渠蠶桑說、接博壓枝之術、略如花鏡所
著、用獸骨鳥糞為肥、其說近似西學、用石膏與鹽、則又晚近新
興之說、皆不出言樹植之書外、但凡所引錄、頗有與原書相異
者、殆所謂祖其意而改易其辭、即其理而推致其用歟、其書
約分二編、曰收種下種、曰移栽、曰接博、曰扦插、曰壓條、曰過貼、曰修
理、曰辟蟲鳥、曰肥料、曰備新變、皆汎論種植果木之文、曰竹、
曰漆樹、曰岡桐、曰楂、曰木瓜、曰烏臼、曰梨、曰柑、曰桃、曰李、皆分述各
木藝灌之文、惟二者實多雷同、最後叙以造紙材料及樹桑法、自

謂成此以俟再加攷究、取次試驗、然後知所去取、則亦格物致用不務空談之士矣、

農學初階 農學叢書本

英國黑球華連思撰、金山吳治儉譯、著者不詳其業、僅知其卒業於愛亭堡勤大學後、專致力於農學研究、所著頗多翔鮮、此編係成於旦爾恒里農學初級之後、與旦爾氏書再版時相若、時為光緒二十三年左右、故徵引繁博、不尠新論、足與旦爾書爭一時短長、自謂是書之作、欲使人盡知農法、故深之以閱歷、通之以格致、又謂纂輯是書、嘗取材於愛克門、冉里愛、瞎思格脫、華靈吞諸人之書、是以學理而通之實驗、聚羣書而擇其精華、所謂華靈吞、疑即王樹善農務要書簡明目錄所謂之乏靈頓、其書即田家化學也、此編自原起至結論、凡分七十目、其他如土壤、種子、灌溉、培植、農具、畜牧、均有闡釋、而於化學之說、尤所萃意、與仲斯敦農務化學問答、固来納農務化學簡法、乏靈頓田家化學、司徒拉農工與化學相關論、雖有繁略之不同、但實已抓其綱要、又以為農務以耕耘為先、故於耕種一事、論辭特詳、均足以見其識大、書中並附圖表、燦然明備、瞭如指掌、視他書為尤精、序謂為農學善本、益非自詡矣、

種棉實驗說 農學叢書本

黃宗堅撰。宗堅上海人。案棉古作緜，乃純絲者之通稱，後人隸從木，以別於絲。其名始有專屬，稽之載籍，實稱吉貝。其事早已與稼穡並興。國無後於桑土蠶也。棉見於吟詠，以唐為多。顧多言樹高大者，乃木棉，而非今之卑枝弱莖，諸華有木棉譜，釋其品類基詳，並及淩子采棉之術，惟非草棉，且亦不甚講求埶藝植之法也。宗堅此編成於光緒戊戌，雖軋子彈花之事不詳，而於種棉一端，要得訣竅，自謂食力於農三十年，於茲於種棉一事，粗有心得，則所述自非膚淺可比，蓋皆為目驗身行，不同臆說。其以上海一區棉田作詳細測驗，計其贏虧，辨其得失，堪稱實證。尤足裨參覽。紀述都分為四目：土宜第一，鋤花第二，摘頭第三，選種第四。辨別土宜最為精審，分田為七種，有爛沙、狗肝、鐵屑、泥等名，又有種油菜、蠶豆、麥草之別，而以有春熟、無春熟總分其綱。鋤花摘頭二說，與方觀承所輯棉花圖說極相類，小有不同，則為鄉土殊異之故也。其辨釋棉不豐收之說，或由於不摘頭而莖長鈴落，或由於雙株同科結鈴反遲，或因種子不佳，得絮為少，或因時土不宜，根株不茂。又謂棉子被足踐實者，必長大有力，若不踐實即伶仃如病，不易成長。皆閱歷語，非紙上空談，正可補綴藝棉之編。上虞羅振玉謂其書所述與美國種棉述要相同，可見農家果能悉心攷驗，不必竟遜西人。其推重之意，足為此編張目也。

吳苑栽桑記 農學叢書本

孫福保撰。福保吳縣人。自序略曰：思學為農圃之勤，苟一草一木得附麗於吾，而培植之，不使如牛山濯濯也。區區此心，蓄之已久，乃徙宅於吳地之鄉，靈巖之麓，試以數畝閒田，闢而新之，植桑滿園，時與灌園老叟語，苟有所聞，無不筆之簡牘，備遺忘焉。云云。其書雖非得之親試，而較勝於耳食。自謂不敢居功，竊則深得述作之旨。案孟子以墻下樹桑，七十者足以衣帛為言，是桑不植而蠶無以育，古人明訓也。育蠶樹桑之籍，不乏其數，簡要論栽桑，備講其事者，仍不多覯。此編之著，殆亦有卓見焉。書分十有六目：曰擇土，曰計畝，曰選種，曰辨類，曰附植，曰栽法，曰短幹，曰分行，曰去草，曰去蟲，曰洩水，曰糞壅，曰采葉，曰計利，曰禁忌，曰守防。所論皆簡而該要，體用並備。分行之說，行相間，若丁字，若品字，與溧陽沈練撰蠶桑說相近。去草一目，又與仲昂庭廣蠶桑說彷彿。蓋植密而葉不茂，生草而地力薄，所謂行相間，芟草去嘉木立者是也。其論荊桑、魯桑之質，貼接剪栽之法，亦與沈練野桑家桑之說類似。沈氏謂桑秧出浙之嘉湖，此編謂荊桑即太湖迤南一帶之物。又案陶朱公書亦云浙之嘉湖南潯等處，偏地植桑，則此三書殆即是一物耶。金閶平陵毗鄰，彌邇其取嘉湖桑秧，似有可能，尤足覘江南植桑之種別焉。書中尚有守防一目，謂蠶三眠，有偷夜伏於圍隅，將以竊葉，遲而警之戒，多為十日蠶事畢，無所用其防。以此為吳中陋俗。然小人思利，罔顧信義，此在他地，當亦有之。於是又可知植桑之事為必須講求者矣。

水蜜桃譜　清木活字本

清褚華撰。華字秋岳，號文洲，上海人。乾隆中諸生。其書首有嘉慶十八年錢塘陳文述序，曰吾園主人光祿李居以園桃見餉，且書一冊曰此亡友褚文學所輯水蜜桃譜，屬其序之。是斯譜實成於華沒世之後所刊者。其譜詞文意詳，質實法備，凡剖析品類、體驗生植，皆筆之於書。而接剪以時、以法，樹植勿密勿稀之論，胥屬合宜。其與他書稍有不同者，如接枝不用兩枝，而以一枝為善，并其嫩枝不使存留。又如凡果木結實宜澆灌，而此則云灌之其實即落，遇大旱經月不雨，亦不灌，而傾盆大雨則不妨，皆與他木相異。

蓋物土不類，宜忌有殊，斯為實賦所繫，而非故作新穎之論者。其辨誤云，種李宜稀，種桃宜密，謂密為成行列，而枝不相礙，非文枝連柯、花葉簇接之意，尤為審確。此又全出於體驗所得，不僅以虞衡方物為依歸也。華又曰：水蜜桃以甘而多汁故名，其種不知何自來，或云自燕，或云自汴，然非土腴水沃，豈能為遷地之良，則謂桃為邑產亦無不可，其語誠是。彼以山之物自人居誤之謂而目為閩中絕珍，姑蘇之蘭窩為鳳洲所稱，而許為宜興奇葩，則衡之水蜜亦不得謂為不安矣。桃之為物雖散見藝植之書，而專為譜錄者尚尠，不如彥直之錄橘、君謨之譜荔也。水蜜一名則志乘尤所稀覯。雖甘泉謝堃花木小志謂上海水蜜桃不如肥城桃肥而多汁，但古吳蔣超曾亦許以足比深州之珍，其名貴固可知已。據譜云，水蜜之種出於有明露香園顧氏，考露香園為明嘉靖間尚寶司丞顧名世字應夫所築，穿池得趙文敏手篆露香池三字石刻，因以名園。世次孫壽潛字旅仙，又號繡佛主人，為董文敏弟子，其婦韓希孟以下皆以針黹神化為世所珍，遂有顧繡之稱。其事見於明清諸家筆記。此之顧氏殆即其人耶。又案露香園自壽潛以後，未再世而衰，其址亦漸廢，此云改為演火器所，蓋本之縣志。雖夭夭桑柰無一株存，而其種得流布於滬瀆一隅，與顧繡並為

藝林所貴，亦造物之不使殊種泯湮聲跡者。而文洲撮錄之功亦頗不可沒焉。

培花奥訣錄一卷賞花幽趣錄一卷 清刻本

清孫知伯撰、首有叙釋曰、知伯氏謹厚人也、紹吳乃孫姓、蓋借古封地名以諱之耳、學少翁者亦自謂也、總之、立意在潛身遠嫌、即姓名亦不敢輕示於人、公文武兩途、俱得成名、僅一書試、即為擺脫云云、由是可知知伯紹吳散人學少翁、皆其隱名、即姓孫亦恐為諱之者、此姑從其自署、著為孫知伯、又其泣友文曰、父木田自明季即辭泮宮、以花木為業、及兵燹改革後、獨木田仍守故園、然則其人至清初當仍在世、又每以淵明取菊有傲霜獨秀之節、茂叔愛蓮有出泥不染之操、為不世之人、輒有豔羨、其行逕亦可見、殆亦隱遯之流、此從沒世之例、著為清人、北平圖書館謂為明人、書為明槧、蓋誤也、其書為分上下二卷、北平圖書館謂為十三卷、乃誤以上卷之分目為卷數之故耳、上卷培花奥訣錄、下卷賞花幽趣錄、培花錄首冠圖并說、其圖以宋曾端友僅錄十花為十友、稍嫌仄狹、乃另為四朋、曰艷治、曰幽靜、曰韻致、曰俊逸、都四十一幅、末殿以醉花圖、則寫知伯小照也、圖之次為別墅諸制、復次為園花盆花四時依性培植諸法、舉凡名色接植灌澆治療以及宜忌諸條、率皆有紀述、又於每種花木之外、別立扦插布種移栽禦寒蔽日騙嫁諸法、以概其他、故不免稍有緟複、其別墅諸制、與李漁園冶雖有繁簡詳略之不同、而要足為講究園林布置者之參徵、所附養蟲魚之法、多經歷語、亦可與促織經養魚書并觀、其下卷賞花錄分七目、曰甄別花榭、曰評論羣芳、曰琴花釋悶、曰筆花酬詠、曰烟花醉酒、曰華林逸事、曰蕊宮雜記、末附以雜文、據其子武先跋、謂前已梓有培花錄一書、以盡其愛養之心、茲又集賞花錄一部、以暢其嗜好之懷、是此卷全為集錄之文、惟均不注明引據何書、僅可考者、評論群芳一則與何仙郎花案多雷同、不過稍有損益、明天啟六年綠江閔景賢曾編花案一書、則此編為引據花案可知、此書著錄者絕少、蓋為罕覯之本、雖稍涉蕪棘、而究不能掩其搜錄之功、未可以小而遺其大、故特為識錄、以彰其業云、

蘭言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冒襄撰、襄字辟疆、別號巢民、江蘇如皋人、明崇禎間諸生、後以副榜當授推官、而亂作、遂不出、此為襄晚年隱居所作、皆詮輯蘭蕙之事者、或輯自諸書、或聞之友朋、或為己所經歷、大都引有書名、標記年月人地、頗可考也、張潮跋謂冒君以朋友為性命、全蘭之契、遍於海宇、九畹馥而香畹芬、宜其叙蘭事如數家珍云、其推重之詞、要足為斯編評價、書中所記粵西滇蜀之蘭為他書所未言、如粵之珍珠魚子、滇之雪蘭、蜀之伊蘭及燕尾香、皆可補草木之篇、襄所為語多精闢、恒一語而攻破傳說之誤、若光風細轉見於詠秀于楚賦、謂風無形質、何從見光、惟春夏之交、蘭葉滋榮、感受風潤、風之光從葉上見、而非風有光也、又楊炯幽蘭賦之挺龍虎之嘉名、襄謂龍虎何以為嘉名、恐與湘君未愜、類此甚為訂正考辨、有益註釋、他如解十二畝為畹、二百四十步為畮、以魏武帝之以蕙為香燒之、即古人蘭膏氤氳之意、詩曰迴芳薄秀木、言風吹蘭氣迴轉、類此又皆務合文理精與淆發、而可為考證之資也、其辯山谷之言、尤富驗證、山谷謂一幹五七花、三四月間者蕙、香濃而濁、又有葉潤如建蘭者、一幹六七花、發於秋間、故知建蘭亦蕙也、襄則為之辯析曰、建品亦奇、如玉魫、妙香殊勝、一可當百、其語蓋欲釋山谷之誤、以正建品非盡為蕙、閩亦有絕品也、是書首有張潮序、中亦多及藝蘭之言、而其以松上龍鱗屑而為土種蘭之法、復頗具創意、蓋為往哲未言者、附識於此、亦不失識大識小之旨、而可與襄書相發明也、

荔枝話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林嗣環撰。嗣環字鐵崖，福建晉江人，順治己丑進士，歷任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分巡兵備道、兼理學政，駐節瓊州，後客死武林。嗣環有全集，為曹秋岳所輯，惟傳世絕少。嗣環嘗因與總戎高某辨於朝，繫獄，時周元亮亦因事遭縲絏，二人常從圩壁間傳遞唱酬詩句，一時目為詩壇佳話，其詩具見元亮集中。考閩中荔枝見於篇籍，獨蔡最詳，又無過蔡譜，次而鄧慶寀譜踵武流風，品藻佳物，足為藝苑添珍，名種揚芬。嗣環此編較蔡鄧諸譜雖有不及，而采風志俗，拾遺補漏，亦多為前賢未備，則其書猶不可或廢也。如記閩南五人之預占結實多寡得失、風雨肥瘠，皆一覽而知之，又有樹主與賈客賄賂之事，多為閩土風習，他如唱采荔枝之歌，趁虛趲集之俗，要皆為鄉土遺風，導始秦古，而為君謨等所不詳。嶺南荔枝譜謂凡摘桂綠者必唱歌，益防其偷啖，正與此相類也。所記泉州佳荔有火山、蚕紅、桂林、進貢子、狀元紅，火山一名蔡譜云移自廣州，段公路北戶錄亦有梧州火山之名，黃佐廣東通志、劉恂嶺表錄異、鄭熊廣中荔支譜，諸書亦均有之，則非泉郡所產也。進貢子一名見於徐𤊹荔支譜，而海槎餘錄曰進奉子，奉與貢聲近，似是一物。狀元紅疑亦是蔡譜之中元紅，以其色香絕似也。又詩云墻外度錢風欲咽，樹頭携筥露初乾，係記泉州之陳家紫，買者類皆趲集闌喧墻外，以吊桶度錢，桔槔下上，每日只卯辰二刻為期，意者此陳家紫殆即蔡譜之陳紫，嗣環謂是小陳紫，恐非是也。嗣環於每品之後多綴以詩，詩句洗鍊，其含風白樹、雞頭實、出水紅、虧鵲卵珠，最摘芳華，惟謂白樂天荔枝圖可稱肖似，然妃子生於成都之灌縣，白傅官於重慶之忠州，一生耳目，但知巴峽有荔，謂之未見荔可也，云云，似非實錄。按唐書通鑑云妃之所嗜，實為嶺南荔，證以唐鮑防杜甫詩、楊妃外傳，亦無不以南海為然，且杜甫更身逢其事者，所謂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是也。又閩中亦有貢品，蟠影記可為之證，則貴妃不獨嗜涪州荔。嗣環殆誤于蔡譜，而不如吳應逵嶺南荔枝譜之典實矣。嗣環又曰荔枝名產，雖廣東不載，況西川哉。益嗣環不知粵東早有廣東荔枝譜見於廣群芳譜，增江荔支譜見於文獻通考，雖其書早已放佚，無由窺其全豹，第編璿截貝，足彰厥事，是不得以闕遺視之。更後之者如嶺南荔枝譜，網括散篇，蒐集斷簡，而成一時珍笈，實已補其漏略，使嗣環得及身而見之，當不獨以閩譜為擅美於前矣。

東籬品彙 清鈔本

原題瑚嶺鹿文仲撰、瑚嶺不知為何地、其序末署乾隆屠維大淵、乃乾隆四十四年、大抵是雍乾間人、其事蹟已無考、所為序多傷時感變抱痛不遇之語、惟頗有玄談、似不脫明代山人習氣、援其詩句、多屬自道、乃以黃華之清傲、而自標者、其行逕亦可知已、序末曰、吾之於菊、親不以恩、切不以義、風而流連、冰霜綢繆、鄭重數十年、殷勤方寸地、是以芸鋤之、灌溉之、節宜着就焙溫、增其不及於中也、修枉枝、剔繁蕊、規戒其過於中也云云、則其篤嗜此物、全從天性矣、故區分名色、辨別品類、與夫吟詠所得、皆富賈瞻、而尤依託書凡分為五類、首曰黃色、都二十有四品、次曰白色、都二十有二品、次紅紫色、都四十有六品、次輕紅、都二十有二品、次異品、都十有九品、每類之前、咸冠小傳、寥寥數語、尚摘典要、除評其形色、釋其產地之外、別無論焉、所為詩雖稍失之一律、而遒練則有之、尚堪吟諷、菊花命名、均以色澤、亦多切實、要在不異人觀聽、良以花名太文則失真、如珠簾捲雨、折柳楊闕、皆無謂之甚、轉不知其何所取義、此編則皆棄而不采、亦深見之士矣、至其以黃色為菊之首、與黃省曾士說類同、蓋菊有黃華、為葩經美句、斯乃由來之所尚、特摘其說者不多耳、

荔枝譜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陳鼎撰、鼎字定九、江陰人、鼎嘗宦遊閩蜀甌越之地、故得飽餐奇品、錄之簿冊、鼎又有東林列傳、滇黔紀勝、竹譜、蛇譜諸書、此編約分四地、首福建、都二十有三品、十八娘、狀元紅、將軍紫、皆其絕品、次四川、都六品、次廣東、都十有三品、以掛綠為第一、最後廣西、都三品、中秋月又其中翹楚也、總計四十三品、除墨荔外、皆鼎謂為奇品者、其他平平無奇及不可治病者、據鼎謂悉未入譜、則其選錄亦嚴矣、惟所記廣東荔枝多與他家不同、如謂掛綠上赤如丹砂、下綠如澄波、與廣語之紅中有綠、或在於肩、或在於腹、綠十之四、紅十之六相異、即與崔弼珍帚編詩註之紅紫相間、一條綠直貫到底之紀載亦復參差、又鼎謂公孫產東莞、每蒂一大一小、土人呼為公領孫、而廣語則謂公孫領每一大者有十餘小者環之、均略有不同、吳應逵嶺南荔枝譜謂定九雖嘗至粵、實未得見掛綠、特艷其名而為此肌說耳、應逵為嶺南人、所言或不為誤、豈鼎遂誤於耳食耶、除此、鼎復好作神怪之論、不脫稗談之習、如謂玉帶東美人徵萬曆之祥瑞、赤命付示大清之受命、休明荔兆士子之登科、萬年枝與明社之偕亡、皆有失譜錄之指、而非標評芳品紀錄藝植之道也、但巴蜀之地產

荔雖為諸家所言，而錄其品名、記其形色者尚少，此皆為採掇、正補其遺，若粵西之荔，更不詳於荔譜，戚亦復刺取二三種，足為邊徼補綴物產之志焉。

徐園秋花譜 賜硯堂叢書新編本

清吳儀一撰。儀一字舒鳧，浙江錢塘人，髫年嘗游太學，後為宦於遼海，所為詞凝練工整，有吳山草堂詞，王漁洋嘗稱之。此編乃儀一譜錄山陰徐氏園中秋花者，徐字時叔，與儀一同官。嗜花成癖，嘗自遼海剖壺實土栽白花馬蘭一本，將遂鞍馬手自奉持，以為南中馬蘭皆紫花，此是殊種，其樂花忘勞，就翫葩采，殆亦具有深好者焉。自序云予逾冬適越，時叔招飲小園，雜花繞屋，董蕙馨四來，酒後耳熱，感溯盛年，予手不停毫，為之寫記，園卉百餘種，惟是夕見花者始得闌入，餘俟及時續為編次，然此編所記實僅三十餘種，則尚不及其半也。綜觀所記，頗多瀋發，不僅以賦心作品藻，即藝灌之方，滋生之性，率皆附筆及之。其辨證青櫺之應為青蘦，尤稱允洽。案爾雅蘦大苦，蘇頌引郭璞註釋甘草，沈括則辯其非，以蘦為黃藥，聚訟紛如，迄無定論。儀一則以為蘦之花實似甘草，而叢生異其根，苦似黃藥，而無藤蔓，蓋別是一物。審考二說，一誤於郭璞之註，一誤於爾雅之文，緣蘦結角，角拆子出如豆，其色青，故名青蘦子，堅不可齧，與甘草同而略大。蘇頌於此義或不無相混，致後人襲其繆誤，而傅會為甘草、

而謂江南不多，沈括因其味大苦，而疑為黄藥，要皆所見不廣，不及儀一之論也。又如古今詩話謂琪花即楊桐，儀一以為非是，本草謂結實九月紫色，儀一則謂為秋初開小白花成簇，俱可補訂舊籍。所論種秋海棠法，亦多出之心裁。卷末有王丹麓識語，謂予墻東秋海棠曾變異種，惜未見此譜，遂致枯萎。凡畜花者應各置之座右云云，益非阿諛所好也。編中每於譜求栽植方法之餘，復多考究花脯葉羹，如鳳仙花可為金鳳脯，蘐莖可為蘐笋，牽牛實采蜜而成果，玉簪瓣合糖而為羹。其他如萬花、決明、藤花、石蒜，以及金盞、野菊、甘藍、琪葉之屬，莫不可入杯盤，登諸食譜，是又於野菜救荒之外別有成說者矣。

第一香筆記四卷 咸豐二年鈔本

清朱克柔輯。克柔字硯漁，吳縣人。其嘉慶丙辰小引略曰：今春閒居杜門，手植蕙花，於是舉凡見聞所及，條分縷晰之，又為之採輯舊聞，以類附之，名曰第一香筆記。則其書亦未嘗假於祖識，但掇集之功亦實不可沒，而濬發之處尤為不尠。凡分四卷，卷一曰花品，曰本性，卷二曰外相，曰培養，卷三曰防護，曰雜記，卷四曰引證，曰附錄。引據之文均載出處。花史、花鏡、羣芳譜最多，而冷僻如汗漫錄、清宴錄，亦有徵取。足證賅博。花品分蘭蕙為上上品、上品、次品三類，都二十餘種，而於形色則皆未言。克柔自謂將來補繪花容，詳加註釋，是亦不得謂為缺漏。其論花性之肥瘠，惟視子葉之盛衰，寧瘦而勿過肥，論培養之宜，則蒔灌以時，滋潤得中，論防護之術，則除蟲忌濕，無遺其慮，要皆旁收博取，施以活用，所謂隨時珍愛，因地制宜者是也。江蘇常熟一帶以藝蘭名，其事固以見之邑志，惟亦尠有實法。克柔輯此，庶乎掎補其遺，而其知性之說，尤為不刊之論，堪稱蘭畦與譜，有裨藝植。其雜說一章，又分花之宜、花之埶、花之器、花之忌、花之助、花之用，按王路花史左編亦列花之宜忌，然皆泛指百花，華而不實，博而不專，此則僅指蘭言，易於領會，不同凡響者也。他如辨證海錄碎事之燕尾香即香草，引徵山谷文之蘭蕙殊

花，亦為冣切，不悖事實。王謨邱于山作牡丹詩誌引衆芳為輔，而不及蘭蕙為非，則不足為據。蓋蘭為王者香，與俗卉異趣，于山非有遺漏，乃以蘭為清品，不敢褻慢也。又此書本名祖香小譜，克柔以為譜乃傳世行遠之作，恐與世之不堪言譜而譜者混而同之，乃易此名，其篤逸不俗之致，堪與蘭品，亦自有其千秋者焉。

興蘭譜略 咸豐三年鈔本

清張光照撰。光照字廷華，號蘭軒，宜興人，事蹟莫詳。然據自序知為乾隆嘉慶間人，其先著籍桐城，明初徙毘陵，明末旋又遷荊陽。義自光照以上，凡七世，均嗜愛蘭花，而光照少至老，與蘭周旋，為日尤深，故於蘭之藝植，采之艱苦，品之分第，產之優劣，頗能得其梗概，遂仿陸羽茶經體例，而區之為一之產、二之採、三之種、四之養、五之供、六之歌、七之話，其八之圖則缺焉。興蘭一名，首見於王世貞四部稿。張應羅鍾瑤蘭譜復分蘭為閩贛與杭四種，其名始著。然所述不必盡產於宜興，且非有專書，無當深考。光照此編，殆足以為鄉土增色。其分門別類，亦尚允當。案宋王貴學蘭譜分品第之等，灌溉之候，分析之法，沙泥之宜，愛養之地，蘭品之產，六章。摹芳譜分種植，位置，修整，澆灌，收藏，衛護，釀土七門，與此編大約相近。惟王譜諸書於種養一條，述之基詳，是編獨於此條從略，殆以前賢具論，不屑贅及耶。光照所論，大抵與朱克柔第一香筆記多類似，而二書同為咸豐廣陵高氏所抄，且均未見藏書家著錄，則不免略有淵源矣。其分蘭五十六品，其中蘇郡所列名，多為朱書中所闕，如萬氏梅瓣，朱書不言其形色，此則謂為極品，蕊如珠，幹長，綠色，五瓣皆軟，舌短而圓潤，足補遺漏。所叙採蘭艱辛之狀，咸訪之於世業，為諸

家所未言，又辨路史帝堯之世有金道華種蘭為穿鑿之語，引張氏老圃一德語，謂黄山谷所記為興蘭類，皆言之有據，發前人之未發，破已往之謬失，則又非徒為摘拾章句者所能復寀。前四庫著錄趙時庚金漳蘭譜三卷，而以王貴學蘭譜入於存目，然王譜搜蒐之精，考訂之嚴，實不下於趙譜，且間有為趙譜未及者，如王譜之大張青蒲統領二花，斯皆不事勦說。王世貞謂蘭譜惟宋王進叔譜為最善，進叔為貴學字，則其為世所重，從可考知。光照亦深以為然，故於七之話中多所議論云。

葡萄酒譜一卷　農學叢書本

曾仰東輯譯。葡萄當產流入中土甚早，漢書謂張騫使西域得之於大宛國，白孔六帖謂李廣破大宛得種歸漢，此殆為最先之紀錄也。而造酒之法則至唐初始傳，然亦盛於禁中。南部新書謂唐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葡萄種于苑中，并得酒法，仍自損益，造酒成綠色，芳香酷烈，味若醍醐。仰東言中國未有其法，蓋未見新書之所述。又寀泰西釀造葡萄酒，葡始於古之大宛，事文類聚所謂富人藏至萬餘石者是也。逮至近世，而以法蘭西獨擅其美，法人恃此為生，故其講究藝植葡萄釀造酒品，視他國為精邃，珠槃滿園，其利不下中土之蠶桑焉。是書即曾氏輯譯法國諸家專研葡萄之作而成，總目凡三，曰種植，曰製造，曰考驗。種植又分十一目，自原始遠以用，凡培養之方，除蟲之術，擇地原種，皆詳述而不繁。製造又分十目，自辨質至諸家製造學說，逐條論列，於化學分析，列表臚品，尤所注意。考驗又分十八目，其酒病總論一章，抉發隱微，凡酒之病類，致病之由，以及預治之法，均有分論，而於攙合偽質一事，更再三剖闢，務期人人可得化驗法，善而意美。所引農學諸書，各以類附，不另分編，而於句首或目旁載明書名，其法亦稱簡便。又附圖頗多，辨驗偽質，一覽自明，蓋西學視圖較文字之力尤大云。

洛陽牡丹記　筆餘叢錄本

原題鄞江周氏撰。案洛陽牡丹當唐宋之間為天下第一，歐陽修作牡丹記，謂丹州延州青州花來洛陽纔得備眾花之一種，越之花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其名貴從可知之。此當是得土氣之宜、天時之正、與夫人文薈萃、土力臻美所致，歐陽氏獨歸功於洛陽為天地之中，殆甚狹也。此編未悉周氏為誰，考鄞江即福建之汀江，入廣東為韓江，是為閩南人。孫若英花史謂鄞江周氏名序，又有洛陽花木記，不知何所本。周序一名，史志無傳，即宋人筆記亦不詳其名字，終不可考其事蹟也。據孫若英花史謂抄本說郛云此書又名敘牡丹，云牡丹為洛陽勝蹟，搢紳士夫幾家有根株，競相夸示。昔周必大作歐集攷異稱當時士大夫家有修牡丹譜印本，後有梅堯臣跋，紀昀等以為宋時當是別有一本，非歐本，則其時修譜寄花或為文人宦家之常事，又不僅此兩本明矣。斯編所記多元豐以前事，其品名或有為歐記未及者，足以補其罅漏，如黃色，歐書僅有姚黃、牛黃、甘草黃，此則多勝姚黃、新黃、金繫腰、千心黃、女真黃、御袍黃七八種；紅色，歐書有鞓紅、魏花、獻來紅、添色紅、鶴翎紅等十二種，此則復多瑞雲紅、岳山紅、承露紅、玉樓紅等十八種，而歐書之鞓紅等六七種闕

如也；紫色，歐書有葉底紫、鹿胎花、多葉紫，此多雙頭紫、紫繡球、安勝大宋紫、順聖紫、陳州紫、袁家紫，而鹿胎、葉底闕如也；白色，歐書僅有一百五、玉板白，此多玉樓春、玉蒸餅，而玉板白闕如也。大抵兩書互有簡要，周書四十種，歐書二十七種，歐書序云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豈其刪棄者即有周書所載者耶。然歐書詳者周書反闕，其品名固已如上述，即其同著之花，間亦有不同，如潛溪緋，歐書詳述其名轉枝花之由，此則未詳；此編牛家黃，歐書為牛黃，據二文則是一物，惟周書文曰真黃紅，汾陽還駐驛潑景亭，洛民牛氏獻此花，故名。其文頗難解，按之歐書則真黃紅為真宗祀三字之誤，是可謂矣。其文不同者，歐書謂甘草黃為單葉，此謂為千葉，此當是筆誤，要之兩書互校，常可濬發，俱有裨益，不害并存，故存錄其書，以與歐書並行云

陳州牡丹記 筆餘叢錄本

宋張邦基撰。邦基當政和閒隨父至陳州，見牛氏家有牡丹，越異凡卉。邦基所記即專指此花。據所記，其花色如鵞黃而淡，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許，約千百葉，其本姚黃也，而於葩英之端，有粉一暈縷之，其心紫蕊亦金粉縷之云云。與歐陽修洛陽牡丹記、鄞江周氏洛陽牡丹記之牛家黃近似。惟牛家黃係真宗祀汾陽還駐淑景亭洛民牛氏所獻者，而此在陳州也。其記園官晝錢看花亦與歐書之魏家花事相類。大抵洛陽一地，人文薈萃，名園巨紳無慮數百，即常人小户亦莫不以花事競示。陳州亦為牡丹盛地，其陳家紫抑且曾登諸歐書者，以密邇京洛之地，固應得風氣之先。至邦基特著牛氏奇葩，蓋誌異也。文末附蘇軾記東武南禪資福二寺芍藥供佛事，其文載在東坡集，亦為花異，附之於末，足輔其說。案花變關乎人工土氣，未可視為必然。陸游老學菴筆記卷三謂蜀孟氏時苑中忽生百合花一本，數百房，皆並蔕，圖其狀於聖壽寺門樓之東頗壁閒。其事與邦基東坡所記頗多肖似。草木之妖，無時無之，稽之載籍，實難遍舉。要之殊無義理之可按，視之偶然而已。園户牛氏以花之變異拒郡守剪移之請，殆實具深遠之識焉。又此文宋稗類鈔嘗引之，惟稍有刪易。他書則未有言及者。即淮陽志亦遺而未詳厥事，可見其文放失不為人見久矣。

花案一卷 快書本

原題明何仙郎原撰，練江閔景賢纂，宛溪郭化訂。景賢字士行，練江在廣東潮陽縣，則為嶺南人。景賢於明天啟閒刻快書，所收多珍秘之笈。其版式頗為一時仿尚，程好之刻天都閣叢書即襲用其規模。化字肩吾，宛溪在安徽宣城，當是宣城人。仙郎事蹟名號已不可考。惟書首有景賢題辭曰：仙臞嘗遍燕園，欲作花知己，傳以贈仙臞。久為閣筆，謂無足當曹端伯十友者。相隔十年，了不記憶。忽得花案見示，故態復萌。是仙臞即仙郎，與景賢友善。（快書五十種本又稱名快書）又案仙臞自謂己酉春餘步勤經園，鋤經園即是景賢別業。己酉在天啟前，為萬曆三十七年，在後為康熙八年。其為萬曆三十七年自屬無疑，而距景賢刊刻快書又在前十餘年，於是可知仙郎亦為萬曆閒人。又自稱此案采社盟一二舊論，是為明季董社中人，又不待考而自明矣。此書大抵為仙郎與朋好遊園賞鑒奮芳之餘，撮錄四時常供而嘗經品評者而成。所謂賞鑑各別，固未可以歧論目之。其論自梅蘭菊蓮以迄岸石竹繡球瑞香，都凡三十有五種，每種論列三五則不等，均同游諸子如吳閒復、郭化輩語，閒有引錄他人言，而要與他人有同有不同者，如致瑰桃花，曹介人以為一是么麼末品，一如市倡倚門，此皆為之敲

正可為名花雪辱。案曹介人，松江人，有花品，欽定四庫提要譜錄吳彥匡花史條，曾敘及此書，然傳本絕少，不可執而與此對勘也。其同者，則如評梅一則，多祖宋張功甫梅品之說，而復以功甫玉照堂花事禁約有功奇品，此又重申其愛護之意焉。斯編視王象晉羣芳譜、陳扶搖花鏡諸書，雖稍弗逮，而品藻評隲，別有蹊徑，未能視同一式。且較曾端伯之十友，尚屬廣博。所論亦頗多俊逸清新之語，謂為花知己，固非厚諛。清初孫知伯撰賞花幽趣錄，其評論羣芳一章，即全錄此編，則亦足徵其書為人所重矣。

渡花居東籬集　光緒間本

明屠承爔撰，字蒨星，自題檇李人。案春秋定公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杜預注：檇李，嘉興縣南醉李城。花史云：嘉興府城西南產佳李，因名檇李。是承爔為浙江嘉興人也。府志不詳其事蹟，即此書亦未著錄。其湮泯不為人知，蓋歷年遠矣。其書於細葉中葉分別較詳，菊又有早中晚之別，佳者在晚花，細葉者又晚花中之佳品，中葉者其次者焉。承爔縷晰分別，首為通論，首為藝菊細葉十要，凡分擇地、貯土、分植、灌溉、栽培、雨暘、蟲崔、修葺、蓄埃、雜花，其因花施法之說，尤稱縝切。次而為中品菊宜，亦分十法，間有詳略不同，自謂自總角迄今三十餘年，始悟藝之之道，與評之之當。是其議論皆出之實驗，許兆熊稱許是書為園官之鴻寶，東籬之評然，殆非虛語。卷末附原菊略，辨別多色，區分品類，多見其大。於菊之源流分派，疊疊剖判，如指諸掌。菊譜之修，肇自劉史，以後無慮數十百家，大都別載名目，務求其博。故古今有所異好，南北有所殊宜。欲尋統觀，轉為棼然。承爔此集，視有宋諸家菊譜，或嫌簡略，而後來者殆未之能遠。其論細葉之自剪葺西施二種所變，剪葺以全多為貴，全少者即屬恒流。西施以芒刺為貴，芒少者即屬變格，又皆能扼要，不斤斤以別

種單株而自圓其說、後之者如計壽喬菊說多祖述其意、即許兆熊東籬中正亦不脫其神貌、承燧又曰嗟乎、吾地藝者曰衆、真能好者靡幾、鶴頂鶴翎諸種且未暇辨其妍媸、別其稱謂、又烏計孰爲剪茸孰爲西施、其嘅乎藝菊者之失於俗流、舍本而逐末、可稱卓識云、

花鏡六卷 日本安永二年乾隆三十八年刊本

清陳扶搖撰、案坊間刻本俱不詳撰者爲扶搖、僅著爲西湖花隱陳淏子、蓋據康熙間自序而知之者、孜安永本尚有丁張兩序、而中土所傳本皆無之、自張序可斷定扶搖爲順治康熙間遯世學圃之隱君子、其花鏡本文中殊少及於身世、僅有林下幽人眠雲夢月一語、尚可以想見其爲人、當是恬靜不求仕進者流、張序謂其數奇不遇、窮乃益工、遊跡遍白下、終隱西泠云云、殆因國變而隱棲於杭城者耶、其書凡六卷、曰花曆新裁、曰課花十八法、曰花木類考、曰藤蔓類考、曰花草類考、曰附禽獸鱗蟲考、每卷復重爲若干目、坊本類皆冠圖於首、而安永本則於三四五六卷卷末分類附訂、都三百二十五圖、中土又有康熙文業堂本、則於卷首冠圖外、復於卷六別有獸鱗蟲等圖、而禽圖復列於卷首、意者、原刊本或全爲分類附綴、後之刊者、爲便鋟刻翻印、遂改今式、是安永本殆仍稍存其舊貌、安永本又有校正坊本誤繆多處、如花曆正月風來方向注、此據後天方位改、七月朔日條改月蝕爲日蝕之類皆是、案所謂康熙文業堂本者乃有康熙癸卯自序、而非刻于康熙間者、安永與康熙二本或同出一本蓋其譔字皆同、惟孰先孰後、莫由攷證、僅可知者康熙本

視安永本為劣、而安永本行二十字、康熙本則行二十四字、此僅足見坊賈當有紙幅之病、復按安永本圖為每頁四幅、而今本多列為六、是尤可為上說之證也、顧安永本亦頗多可議、其圖全目為三百三十八種、實則僅有三百二十五圖、且有重複者、如火石榴與石榴同、蕙蘭與建蘭同、又間有在目錄外而一目數圖者、則如花草類之野菊是、其遺漏者、如纓絲花、夜合花、落花生、韶子諸品皆不可缺者也、即其排比次序亦有顛亂與目錄絕不相符、惟原刊本頗不易得、日本真軒先生舊藏書目又有文政十二年道光九年刊本、日本坊肆書目復有弘化三年道光二十六年刊本、合安永本計刻於東邦者有三本、皆有丁張兩序、刊正亦極精審、漢文旁側注日本讀法、視中土所傳最佳之文業本已有大小巫之殊、其翻板石印絕無可與康熙文業本比隆者、更次下者矣、茲故依據安永本著錄、亦所以存其真於什一焉、

采芳隨筆二十四卷　嘉慶十九年刻本

清查彬撰、彬字穗亭、宛平人、為義孫、乾隆四十二年進士、歷官河南信陽州、彬為宛平世家、著述繁富、此編蓋仿陳肥遯全芳備祖、王象晉羣芳譜、陳王兩書廣羅詩詞故實、兼叙種植療治之方、視諸其他花史固蔚然大國、采擇繁博矣、彬此編雖師其意、而體例略更、範疇亦為縮小、據自序祇以便家塾兒輩之觀覽、則未便以隘漏而病之也、其書綜列群芳、旁逮穀蔬、凡方志內典名存而實罕者皆與焉、首有嘉慶癸酉崔龍張灼兩序、卷一為花總考、卷二至卷二十為梅以下諸花、卷二十一復別列花屬、並附香屬、卷二十二為穀蔬二屬、卷二十三為果木二屬、卷二十四為卉藥二屬、其以梅蘭牡丹芍藥海棠居首者、因或為花之魁王、或為王之精英、故冠於群芳之先、餘則皆略按時序以次第之、彬又以為此不足以括植物之類、復匯八屬、彙集於後、其體例僅此稍嫌棼如、它則尚稱妥善、如每花首楷其名、次悉其狀類故實、而擇古今篇什之佳者繫之、均有層次眉目、雖略有不清、而未足詬病、又如前人題畫詠物詩花譜中間亦采錄、此則廣為收輯、以彬之詞藻豐贍、讀覽通該、故能挈擇裕如、其補訂前人著述者、則如晚香玉夜來香諸花、清以後始尚之、而為往賢未經見者、諸花譜

俱未載，秋牡丹、波巴、孤，歷代皆無題詠，此為一一補錄。其前人致訂有諸說不一，或偶有繆失者，彬復略以見聞所及，博參考證，為之反覆剖析，遝與糾摘，如謂黃山谷修水記所云皆非古之所謂蘭草蕙草，引唐宋本草及楚辭證為確據，而以為古之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為佩，今之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葉無氣，質易萎，非可刈而佩者。又以為棠梨即爾雅所謂之杜、甘棠，召南所謂之蔽芾甘棠，唐風所謂之有杕之杜。又以唐人詩內園分得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之句為証，而謂漢唐之際已有如今日之貯花煖屋，所謂唐花屋者是也。類此攷徵者頗多，俱不少精審之談。至所附梅粥、榆錢粥、豆腐、蘆菔、竹枕、竹杖、紙帳之類，頗不相類。其梅粥、榆錢粥固為救荒書品，可及連類及之，而竹杖之屬，與花木何涉，則近蛇足矣。

花木小志　春草堂叢書本

清謝堃撰。堃字佩禾，甘泉人，有春草堂叢書，是書即在叢書之內。所記皆得之聞見，而非考諏經史，雜引群書者。自木棉、蘭、桂、牡丹、芍藥以逮榑桑、洋艾、昌蒲、麗春，凡一百三十有五則，辨判色香，攷訂品類，亦非全屬拾聞，閒亦有為他書所未備，如陸地蓮、滴滴金、草珊瑚、娃娃拳是也。他如訂誤考譌，尤多心得，謂聚八仙即唐昌觀玉蕊，幹長二丈餘，花開數萼，每萼心攢紅豆十餘粒，周繞粉色，可與周必大玉蕊辨證對證，尤可與瓊花譜參照。又謂竹譜載六十一種，此殆係指陳鼎所撰者而言。堃所述之脆竹，著錄者絕尠，足補草木篇也。堃復記粵西齊趙之蘭，雖品錄一種，而可為蘭譜補苴。特未詳其名號，是其遺漏耳。其以唐人竇叔向詩夜合花開香滿庭下句證魯人呼紫荊花為夜合，又呼馬櫻為夜合之誤，辨蔣南沙所繪條幅之花葉似百合之失，皆合實物，不類空言。至於石榴有冰糖榴、罌榴之分，多為他書未詳，其辨舊譜之誤躑躅為杜鵑之別一種，且祇黃白二色，曰寔杜鵑鳥也，傳云蜀帝魂魄思鄉，遂化此鳥，夜深啼血，若因鳥血濺於花上得名，當是紅色，不當又云祇有黃白二色。或謂詩云杜鵑枝上月三更為證，殊不知枝字當下方者，出句成偶，詩所云杜鵑之鳥歇於枝上，

因月而見鳥也云云，以詩句證草木，發明新義，實具超人之見，復轉以經歷之談曰，余於楚北見之滿山遍野，五色兼備，千葉者單花者，不一而足，牛羊踐踏，旋踐旋生，其名鄭躅明矣，直不啻與俗說以駁正，益合事理目論，為一而為之說也，又如昌蒲，人言言殊，莫衷一是，沈存中言離騷所云荃蓀，蓀即今之昌蒲也，蘇東坡昌蒲贊引本草註云生下濕地大根者乃是昌陽，不可服，抱朴子云昌蒲須得石上一寸九節，紫花尤善，陶隱居云谿澗有名谿蓀者根形氣色極似石上昌蒲，又圖經云昌蒲葉長一二尺，中心有脊，狀如劍無花實類，此皆各自為論，互有抵觸，埜按之物類於諸舊籍而謂水中似劍有脊者昌陽也，一寸九節紫花者昌蒲也，皆無香，香乃蓀也，蓀之與昌蒲有別，於茲略可規之，亦足以鮮千年之聚訟也，

花史　鈔本

孫若英輯，若英事蹟無考，其所輯又有茶史與此並行，而要以斯編為繁蕪，輯錄之文或為孤帙鈔本，或為集部所選，首為尋篇，如長安問花記，瓶花譜，洛陽牡丹記，天彭牡丹記，牡丹譜，洛陽花木記，皆單行之本也，其摘自雜集者有快雪堂集漫錄，與夢園集，多非郵事，明太祖文集，古今文致，周子全書，陳白沙集，文苑英華，清異錄，它如湖廣通志，全蜀藝文，尤多所采取，間亦有為人未嘗注及者，其切至不可泯，惟其目頗為繁棼，殆係未壯甄訂，謄清者耶，次而為賦，再次為詩，則均為錄自各家詩文集，所引多已不見之本，如幾社壬申文選，沈龍雪初堂集，張旭梅巖小稿，趙南星虞德園集，皆一時不易獲覩者，又其鈔錄校正極精，如周氏牡丹記，筆餘叢錄本，牛黃一則，誤真宗祀汾陽還為真黃紅汾陽還甘草黃一則，誤有紅檀心為色紅檀心，此皆為更正，又歐陽修洛陽牡丹記，筆餘叢錄本，花品序曰，丹州花饒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巳下，其文甚難解，此本則在三巳下後註云此七字一作然列第三十字，雖不知所本，然較筆餘叢錄本為簡明易曉矣，歐陽修牡丹記風俗記曰接花工尤著一人，謂之門園子，此並註云益本姓東門氏或是西門，俗但云門園子亦

猶今俗呼皇甫氏多曰云皇家也，皆有見地。舉餘本又誤是為
為者畢天下之第一也為是天下之第一也，花曰某花某花誤為
舉花云云，均不如此本為通。昔盧文弨跋宋張世南游宦紀聞
謂因有刻本而遂廢鈔本，此大不可。其說極是。大抵書之流傳
益久，其譌誤竄改亦愈多，不有善本為之訂正，將無以見其真。
若英此輯，雖亦不免稍有誤繆，如誤洛人善別花為喜別花，第
能校定古籍者亦頗不尠，蓋瑕不掩瑜也。

滇南茶花小志　盤龍山人叢書本

方樹梅編。樹梅字臞仙，雲南晉寧人。樹梅搜集鄉邦文獻頗多，有
盤龍山人叢書，此即其本也。滇南茶花甲於天下，此在前人已頻言之，
益由滇南重岡複嶺磅礴抑折之氣所致。自明以來，佳篇林立，
為花傳神寫照者實繁有徒。而鄧渼之茶花百詠，表為十德，厥為
其中翹楚。檀萃滇海虞衡志所謂十德花者，即指此而言也。他如
馮時可茶花記、徐宏祖滇中花木記，皆一時諷誦之作，足為茶花
增妍生色。至雜記筆錄所載茶花，更僕難數，第斯皆不過為零
帙斷編。惟明昆明趙璧茶花譜見於雲南通志，保山張志淳永昌
二芳記見於四庫存目，能會萃全豹，集眾之長。趙、張兩書，今皆
無傳。欽定四庫提要又著錄有茶花譜，為樸靜子撰，名氏不詳，
且有康熙己亥自序。趙璧字蘭完，成化壬辰進士，官至四川副使，當
不致更歷康熙間自序，則又非趙璧明矣。方氏念舊籍放失，名卉湮
滅，頗思繼趙、張之志，以彰厥美，遂於編校雲南叢書之餘，凡關
於滇南茶花者，隨見而筆錄之，積成三卷。首評騭，為輯自舊書，
互為印證，多有清一代文錄，趙、張兩書所未身及者，可補其闕。
而自撰之師齋隨筆間亦有涉及茶花者，亦為之掇錄於後。次品
類，滇南茶花種類劇繁，顏色甚多，謝肇淛雜俎、馮時可茶花

記舊雲南通志、師範滇繫賦、產皆云七十有二種、四庫著錄茶花譜四十三種、二芳記僅三十六種、雲南志云茶花譜近百種、除四庫本不知是否專指滇南茶花不計外、二芳記限於永昌一地、自亦難以概論、就中惟趙璧茶花譜分種為多、惜乎其書久已不傳、不能覆按以證其說、然證以清高宇山茶詩滇中品有七十二一誰能取次看、則當仍以七十二種為近實、論樹梅攷古人之舊稱參今人之新說、亦以七十二品為然、且謂所列七十二種姑就文藝言之、若以科學論茶花之別、則非七十二種所能限、謝肇淛鄧渼諸賢之所插佚而未見、茲余所舉其中昔有而今無、今有而昔無、或亦不鮮云、此殆繫乎天時人工、以藝精而種變、株絕而品除、方氏說固其是也、品類之次為題詠、自明楊慎以迄樹梅自撰詩歌、皆有蒐集後並附詞賦、茶花題詠、唐以前無之、蓋始於宋、此以宋時所詠多非為滇南茶花、故不為采錄、亦所以特重鄉邦名跡、而成專志之意也

蘭蕙小史癸亥集三卷 影印本

吳恩元編、唐駝校、恩元字淳白、浙江杭縣人、為浙中名士、雅嗜蘭蕙、晚此已半生、仁和孫人傑謂大江以南無論識與不識、言及蘭蕙老花之培植、新花之揀選、無有不欽慕其至善至精、竊竊謂別得秘術云、則其嗜之篤、藝之神可以想見已、是書卷上曰蘭蕙品第、曰蘭蕙總目、曰失傳名種蘭蕙小傳、曰名蕙十種小像、曰蘭蕙舊傳名種小傳小影、卷中曰新蘭蕙名種小傳小影、卷下曰種法、曰栽新要言、曰栽新續說、曰種類、卷首冠徵求蘭蕙影照小啟、卷末附九峯閣芻言暨紀事、並殿之以滬上惠而亭失蘭事、則為唐駝所記也、案蘭蕙舊傳名種頗多湮沒、此在前人譜中亦足以考見、如屠用寧蘭蕙鏡、朱克柔第一香筆記、袁憶江蘭蕙譜、許鼐龢蘭蕙同心錄諸書所載名色、今茲不傳者、蓋不勝其數、且舊譜於時令寒暖之宜、澆溉藝植之法、以盡品第別類、言之綦詳、顧於圖形描影、尚屬罕覯、就中僅蘭蕙同心錄有圖摹花樣、然出自手勒、不免失真、益以晚近新出攝影皆前人未嘗目及而親與品評者、恩元有鑒於此、而掇拾名照、考訂故實、以成斯編、其名癸亥集、蓋以成於是年、恩元尚擬賡續徵集、即以干支名之、仿依年編事之意焉、其書大抵采擷衆

說擷取菁華其於分品視衰憶江蘭蕙譜為詳故如質之厚薄色之純駁咸詳志梗概雖未加論斷而優劣自在言外所錄斷自光緒壬辰大凍以後遺留之老名種及近年新落山之佳種故如蘭蕙同心錄所載者此間仍存一二也蕙夫傳名種小像係摹自蘭蕙同心錄而加以攝製較同心錄之兀然一枝一朵已略勝其種植之法則均為輯自他書凡選盆製架治腐澤砂纖悉匪遺它如栽種分土修剪灌澆更所注重所據如藝蘭新法藝蘭蒭言皆為習見之本而如第一香筆記蘭蕙鏡雖或有刊本鈔本或收入叢書要亦皆為一時珍籍也九峯閣

芻言亦為恩元所撰所記選擇新花之訣培養蘆頭之法翻盆安根之方避雨向陽之術類皆寥寥數語而能扼要以視第一香筆記之逐條評論宏文鉅製固不相上下也紀事則係晚近藝蘭之軼話其中亦頗可參見植藝之法而滬上鉅公動以千萬金從事藝蘭更足見其興致之豪焉恩元議論大都能臻衷要而薈萃諸說斟訂取捨又俱能周至至其自序謂隨時隨地以意消息之務無戾乎物性之自然洵足為藝蘭之金鍼唐駝字曲人武進人書香起家嘗為上海中華書局編輯書法遒勁卓然為晚近書家性亦嗜蘭蕙嘗聚萃名品數百幀將謀影印而毀於火吳氏成此殆多由駝之慫恿及發布徵求轉相告語贊助殊夥而其排比參校之功亦實有足多者云

吳蕈譜 賜硯堂叢書本

清吳林撰、林字息園、江蘇長洲人、案蕈即菌、爾雅中馗菌郭璞註曰地蕈、可證為一類也、自宋陳仁玉菌譜出、始有專述、繼之者向無其書、明潘之恆廣菌譜不過補陳氏之書、殊無多所發明、此編則一以識蕈之品色、一以志蕈之毒穢、其說亦僅就中吳一地而論、與菌譜之專記台州同其體例也、首總論、間有引徵、或附按註、而於毒蕈之生地及形狀、胥為臚列、期供擇食、次記可食之蕈、均為林所目驗而口嘗者、區為三類、與雷驚次第而生、味美質潔、食之無疑者曰上品、都凡九種、味美而時令已宴、或久之為蟲多侵蝕、難供染指者曰中品、都凡九種、其雖皆可啖而味劣於上中二品、或與毒蕈疑似者曰下品、都凡八種、三品計二十有七種、較菌譜多十有六種、而蕈名亦無一重複者、每種皆首釋其名狀、或有引徵附錄於后、再次為辨諸家毒蕈雜記、林所目覩者亦刪其中所記、詳而要、與總論可互為參看、蓋一詳其名色、一志其事異、最後殿以斲蕈詩四首、乃林於康熙癸亥年所作、以詠吳中產蕈獨多之事也、全書持論多為實驗之談、而辨證尤稱繁富尤當、如志書載蕈名多誤、岳岱陽山志謂赤色擷之有汁者曰朱血、林則謂為乳汁蕈、非朱血也、又以蘇子瞻黃耳蕈詩老楮忽生黃耳菌、陸放翁秋思詩後園楮菌已堪烹、證之俞宗本種樹書之說、謂楮即穀樹、與說文古今韻會吻合、精思獨運、非僅以品藻能事者矣、復案、蕈在吳中一帶、久為食單所重、品類不下數十種、而郡志載其二、吳縣志載其六、陽山志亦僅六種、而長洲新舊志物產併不載、得此編以補其失、足為土產生色、況自謂凡蕈有名色可認者采之、無名者棄之、此雖言一鄉之物、而四方賢達之士宦遊流寓於吳山者、當知此譜而采之、勿輕食也、則其憫世之功、又居其輯拾譜錄之績之上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蘭蕙同心錄二卷 光緒十七年石印本

清許鼐龢撰。鼐龢字羹梅，號霽樓，又別署小蓬萊吟花逸史，秀水新塍人。業蘭蕙尚品之說，至清而盛，以前如趙時庚金漳蘭譜、王貴學蘭譜，皆尚花之多寡，初不辨為梅、為荷、為水仙。其後而有常州屠用寧蘭蕙鏡、蘇州朱克柔第一香筆記，他如嘉善陳氏王者香集、宜興惲氏興蘭集、餘姚黃氏蘭蕙譜、楓涇程氏蘭蕙論略諸書，漸重名品，然除第一香筆記尚屬易覯，餘皆未見傳本，且諸家目錄更未著錄，不過於花木諸譜中略存其名而已。鼐龢以為兵燹後大半淪亡，蓋非無因，斯編即以尚品為主，卷首冠以蘭圖，各附解說，並自撰詩句，分別門類，圖誌詳明，自來談蘭蕙者頗繁，而要皆渾言種植，各執偏端，不得衷論。此以圖附存其說，因花貽法，描形圖形，精殫尚似，足駕往代之作。其卷一汎論藝種之術，舉凡種場位置、栽盆辨泥、選日避雨、插根芟草、澆溉壅肥，屬於藝蘭之大端，靡不備錄，又可與圖說並觀。卷二則專尚品名，辨別品類，詮釋形色，大都發前人未發之蘊，如論肩、論舌、論瓣、論捧，頗不乏精微之論，可證前人之誤。吳恩元之蘭蕙小史，嘗引錄其文，謂為不拔之語。卷末又附宜忌四條、各繫四十言，種蘭蕙四季口訣，各繫二十八言，末並殿之以蘭山沈沛霖蕙蕊頭形八法，所言甚簡，而於梅瓣水仙諸門形類則已得其大綱，分類別種，各得若干品，堪為鼐龢所論之羽翼。得鼐龢附存其說，亦斷簡殘篇之幸矣。綜觀全書，講究頭形，繪描圖樣，窺天時，測氣候，栽養有法，位置有方，非得之閱驗，殆不能為此，抑不僅議論斐然，其編比取裁之識，亦多不俗。如蘭之名品有頭貴二貴、老檀圓、新檀圓、董字、蕙梅諸種，此以花樣不存，無從繪圖而付之闕略，是其精審不苟之點。又建蘭種法備於羣芳譜，前人蘭蕙詩詞文賦題詠甚多，而從無論及品者，此均不采錄，亦甚見案擇之嚴。許應鑅謂其書細與評量，為離騷經所未及，托諸歌詠，較群芳譜而尤詳，蓋非阿諛所好也。鼐龢父桐，字東生，號韻琴，工詩畫，有年年依樣畫葫蘆室吟草，平生喜花木，尤嗜蘭蕙。鼐龢髫齡即追隨左右，留心澆灌，銳意研求，故方及中年，名品珍種駢臻萃至，為一時之冠，嘗以二百金購墅林素梅一種，其癖之深可以想見。此編係作於洪楊亂後，乃奉父命編排以成者，於兵燹之餘，甚拾殘存，足以表彰名葩，此亦所謂物得所好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菊志　光緒五年從孫香小圃刻本

清何鼎撰。鼎字丹鄰，貴筑人。據自序云：庚申來豫，甲子乙丑間寓宰昆陽，丁卯量移中牟，己巳解官，寓省垣，癸酉從事西華，乙亥返故園，丁丑復從袁文誠旋豫辦賑，以其成書時乙亥為光緒元年順序推溯，是庚申為咸豐十年，甲子乙丑為同治三四年，可知自咸豐十年鼎即寄跡豫中，雖或有他行，而要以居豫之日為多。序又云：甲子乙丑間識山陰秦妙臬大令，旋以菊數十盆見貽，此秦氏不悉為誰為何處宰，今亦莫可考定，第可知鼎之藝菊當發始於此時。迨後秦氏物故，珍蓄皆以遺鼎，於是種盆益繁，植亦益善，遂謀所以存世之法，而萃意擇其尤者志之。時光緒元年，即告歸故園之日，然其書未付鋟。迄丁丑菊多槁死，乃以所編梓行，即是書也。志分七色：曰黃色，凡四十品；曰白色，凡二十九品；曰綠色，凡四品；曰紫色，凡二十八品；曰黑色，凡四品；曰粉紅色，凡四十三品；曰紅色，凡九品。每品皆附著其形色姿態，間識其命名之由，如泥金卍字之似古篆籀，金蟹之如螯爪，襄城黃之出於襄城，富貴團圞之形近牡丹者是也。惟品名多沾纖巧氣，反不若平淡者易於領會。品目之后，間或錄鼎所作詩，其子祥之詩並附之。但非每品皆備，僅擇舊有吟詠所及者而已。據臚列品目，所蓄頗多珍品，如電雷齊飛、漆園吏隱皆為黑色，碧天引鳳、碧玉搔頭皆為綠色，咸藝菊者所未易覩，而鼎迺萃有數品之多，亦足見搜求之精。復案鼎之議論不乏肯要之語，自非飽富經驗者不能言之。其謂菊種之變異曰：菊之種無不佳，特風雨不時，澆溉失宜，遂覺此優而彼劣。今試即一株觀之，越歲而有異焉，再越歲而又有異焉。是豈得為菊罪云云，皆有見識語。可為黃花洗冤，而藝之之術、植之之道，艱繁難周，亦自在言外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橘譜 攝影本

原題首陽鄭運經道常撰、小序謂我東果品多種、惟橘產於眈羅東、不知何所指、而眈羅亦莫可知在何地、惟首陽尚可攷、案漢置首陽縣、而魏改置渭源縣、其故址在今甘肅渭源東北、然則秦隴之地果種絕少、而橘在江以北尤為鮮見、更遑論乎隴右矣、此不待辨而自明、後次即首陽山之謂、攷河南偃師、河北盧龍、山西河東蒲坂均有首陽山、然北地寒、不產橘、而首橘踰淮而北為枳、韓彥直橘譜所謂予北人平生恨不得見橘着花、是可為證、故終不可考其為何地人也、其書為寫本而攝製成影者、首有小序、謂橘產於眈羅、而畏寒惡風、結實不繁、貢苞常不充、故士大夫之間甚珍貴之、其名有不能遍數、況審其味哉、於是作橘譜云云、譜分上中下三品、列其名目、品其色味、上品凡五種、曰唐柚子、曰乳柑、曰唐金橘、曰洞庭橘、曰大橘、中品凡五種、曰柑子、曰小橘、曰倭橘、曰金橘、曰石金橘、下品凡五種、曰橙子橘、曰山橘、曰青橘、曰柚子、曰枳殼、其乳柑一則曰、十月始熟、色淺黃、淡綠、比柑子稍大、皮軟薄、味極甘濃、即韓彥直橘譜中之真柑、所記稍有參差、而大體則無巨別、以是亦足以攷知運經當為閩粵人也、其唐金橘一則曰、殼紋細嫩、如金毬、與韓譜金橘之色似金、肌理細瑩、圓丹可翫、歐陽修歸田錄之謂如金彈丸、疑是一物、案群芳譜云金橘一名金柑、一名山橘、肌理潤細、熟黃如丹、大者徑寸、小者如指頭、可為佐證、第此譜加一唐字、則不知何所取義、金橘至宋景祐溫成皇后嗜之、而遂成名貢、韓譜云人初不甚貴之、宋以前則更無攷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蒲葵栽製法　農學叢書本

劉敦焕述。敦焕漢陽人，嘗客於廣東新會。新會附近一帶，葵田彌望，製扇得利，歲不下百萬金，此載在縣志，以為物產之冠。敦焕與土人考究栽製之法，述其崖略而成此。首形質，次土宜，次葵種，次播置，次分秧，次種法，次肥料，次施肥期，次蟲害，次捕治，次生長，次割粗葉，次割細葉，次曝葉，次煎焙，次製扇，最後為蘇製，則原葉運於吳中而加以烘製雕畫也。其論製扇之術，栽葵之法，委曲詳盡，足補群芳譜之缺。案粵東蒲葵，造始秦古，蓋南方地性熱，且風習使然，廣如棕葉、油葵並蒲葵，皆以不易腐敗，可持久，而為廣人所習用，若蒲葵則居棕葉之次也。昔李調元撰南越筆記曰：廣中有諺云：油葵蓑，蒲葵笠。又蒲葵為扇，油葵蓑，家種二葵得利多。又云：只賣葉，休賣花，花從貧，葉富，二葵成家。廣州竹枝詞云：參差葉葉作蓑蓬，亦謂蒲葵。可知其物之風行，且以為資生之業焉。惟劉氏所云，專指新會而言，其栽製方法，亦有遺漏。如吳震方嶺南雜記所記曰：葵扇出東莞，其販於江浙者，特其麤者耳。其精者有彩畫人物，極工緻，又有柄中鏤空，內刻人物，自能運動，其直兼金。大者長三四尺，可為腰扇障日。其葵亦有花云云。是其藝之精，尚不止劉氏所言者矣。

西吳蠶略二卷　吳興莫叔未藏鈔本

原題伏虎道場行者撰。此篇附於行者所撰野語之後，自署者呈甫。野語首有嘉慶十三年荊溪周之冕序，并有自序，作於道光甲辰，時年七十有六，則著者當生於乾隆三十四年。自序謂僕西吳之鄙人，是為吳興人可知。吳興莫叔未嘗以其地望，攷之謂當是費姓，蓋吳興道場山惟費姓有讀書人云。其說雖不免稍近武斷，然亦不無事理之可尋也。此書以為蠶桑事要，見諸記載者甚多，其專論養法者，如秦少游蠶書，乃究蠶法，元司農農桑輯要所載栽桑養蠶二卷，雖極精賅，亦北法多而南法少。明黃省曾蠶經，始與湖法差近，猶泥古而不宜今，淵雅而勿通俗。遂輯次湖蠶諸法，凡鄉土之養蠶事宜，罔不畢舉，然第就簡要明白而與湖法迥而有關者采錄之。其古奧艱深與湖法無涉者，則均從略，故如秦觀蠶書、元司農農桑輯要諸書，絕無采及。然有與湖法有關而未甄錄者，間亦有之。自謂餘書以行篋無多，涉獵未廣，間采一二，聊資印證，是固未可苛責求全也。書中並附沈炳震蠶桑樂府，董蠶桑樂府附刊於蠶桑輯要末，府志並全錄其文，摹寫湖蠶始末，盡態極妍。後之者如汪日楨湖蠶述，多取材此詩。呈甫謂其詞無一字涉虛，無一首不趣，益為由衷之論。此以之為附錄，亦足備旁通引伸之用。又呈甫此書，府縣志藝文均未著錄，殆亦人間孤本云。

寶訓八卷　郝氏遺書本

清郝懿行輯。懿行清史稿有傳，其沉心於訓詁之學，蜚聲清初，所為箋疏校正，頗多掇鮮，以此而從事於農書，故亦不乏精到之點，而恒為人所未能悉也。其書首有年廷相序，極力推獎，謂可正世之輕農者。自序謂周官書種稑之種懸於邑閭，漢世力田與孝弟同科，唐以二月進農書，惜乎前時撰著迄無存者，後代所傳皆出文人懸擬揣測，惟農家者流街談里語，言皆着實，獨恨記傳諸書，收采寥寥，偶拾遺編，輯為寶訓云云。案其所輯尚稱體合農情，首雜說，次木稼，次蠶桑，次蔬菜，次果實，次木材，次藥草，次孳畜，都以農語為經，諸書為傳，無經可附，乃依類散列於次，是其編輯得法，不失重農之指也。所引諸書自經史以及月令、藝植之發，多有蒐集，如四民月令、四時類要、士農必用、務本新書，皆所習覯，而得是書旁徵博引，略存其文，是又不僅以諸書相互參訂考研為能事而已也。且其中以引齊民要術為最多，此殆因其為農書之先河，故取資為多，然如秦觀蠶書乃言有蠶之專書，竟未引一語，是又不知為何故。惟引困學紀聞辨蠶書著者為秦觀，而非觀子湛，且正館閣書目作南唐秦處度撰之誤，最為有見，其他考案，尤多補訂舊籍，或且為之註箋以釋原文，如粟稷諸書，多不別總

為一物，懿行據本草稷米在下品，粟米在中品，疑是二物，桃宜種李宜稀之說亦足與花鏡、羣書互為發明。爾雅釋魚首鯉次鱣，無異名，說文遂以鯉為鱣，此以為誤，正字通引魏了翁集謂荼之始，其字為荼，惟陸羽、盧仝易荼為茶，懿行則以為漢書年表荼陵顏師古註音塗，至地理志荼陵從人從木，則註弋奢反，又音丈加反，謂漢時已有茶荼二字，非始於唐，以及據蔡襄茶錄而謂茶之始以食為貴，後乃專以供飲等論，皆博洽合理，不類造作之談，其校訂亦精細，不為苟同，從可知所依為善本，如陳扶搖花鏡，坊間刊本，胡桃下種尖縫向上則土浸其仁壞，多不能活，此易土字為水，則已近理，惟懿行引花鏡藏橘菉豆內，至春盡不壞，而謂韓彥直橘錄（案：作譜）金橘藏菉豆中可經時不變，但檢之百川學海本橘錄金橘一條，實無其語，不知懿行何所據而云然，彥直譜成於淳熙五年，其後百餘年，紹定間張世南撰游宦紀聞卷二亦有金橘金柑一則，與彥直書金柑一則語略同，惟多藏菉豆中經時不變一語，與花鏡之文類似，或不無蛛絲之可尋，以懿行之淵博，當不致并橘錄而未覯，而卒然作此語，豈百川學海本非其舊，而別有完本歟，姑識之以存其疑焉。

撫郡農產攷略二卷 光緒廿九年撫郡學堂刊本

清何剛德輯、剛德字肖雅、閩侯人、書為江西撫州守、建義倉、創學堂、立農局、興樹頗多、復因豫章農務日就湮塞、而思有以倡導、遂首自所屬各縣、諮訪紳耆、考求農產、蒐討綦勤、遹成此書、蓋得屬吏搢紳之力為不少、其著者則又有臨川令江召棠、金谿令張仁全、宜黃令夏翊宸、樂安令馮由四人、書凡分三大類、曰穀、粘糯麥豆屬之、曰草、棉麻瓜蔬屬之、曰木、桑茶果木屬之、每類復條分若干種、凡天時地利之所宜、人事物用之所在、委曲詳盡、圖說并陳、其書似仿授時通考、但具體而微、以備考證一郡農事消長物產豐歉、固非此莫不可矣、剏其書不徒以根據屬吏稟報之文而為事、更周諮博訪、互證旁參、得於公牘之外者又十之四五、其不苟者如此、而其攷辨之精、亦恒出於往賢農書譜錄之上、堪為鄉農之參助、如穀類之寧都粘、湖南粘、草類之菘芥、勃臍、慈姑、木類之柑橘、本係二物、而俗混而為一、此皆一一辨正、至粘糯二稻名類最多、播穫之遲早、土宜之燥濕、穀質之重輕、價值之高下、在在不同、剛德以為撫州以種稻為本業、草木乃其餘事、故紀稻特詳、而居全書之半焉、剛德又於辨土、用肥、殺蟲三事、頗為致意、期於農老不為舊習所囿、而知有所改善遷循、其意亦至美、卷末附江召棠所撰種田雜說、雖稍偏就臨川一縣、而測量雨暘、講求培植、辨別土質、治除害蟲諸事、則勿論何縣皆能仿行、是又不僅集擬一隅之政者矣、最後殿以四縣知縣跋文、大都於所治山川水利、土宜耕耘之事、略有所述、亦足為攷究地方採討民政之一助、案撫州為江右名郡、產豐備、授時通攷多采之、而由是書黃維翰序觀之、竟已農不知勤、官不知督、遂至種植之績不復可問、其田塍荒蕪可知、清季黃序裕撰種苧麻法、謂豫章以織績名、而種麻反不講求、殆亦深見於此而云然、

齊民四術農政三卷 安吳四種本

清包世臣撰。世臣字慎伯，安徽涇縣人。涇於三國時嘗置安吳縣，以故學者稱安吳先生。嘉慶十三年舉人，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江西，權新喻，因劾去官，僑居江寧，自署白門倦遊外史。世臣好言經濟之學，所撰安吳四種，姚柬之謂為還集為子，繼周秦人語，此編即四種中齊民四術之一也。自序曰，余居家瘠野，且以食貧，幼親園圃，近歲客遊，頗究吏術，足跡所及，東西越數千里，訪其風俗，驗其得失，爰證舊聞，殊不相遠，竊謂治平之樞在郡縣，而郡縣之治首農桑，裒集農說，斷以今宜，條貫旨趣，務在易曉，其有驗而不切日用者，則從芟除云云。益非驗而有實者，均不錄焉。其目凡七：曰辨穀，曰任土，曰養種，曰作力，曰蠶桑，曰樹植，曰畜牧。或指名狀，或論種法，或勸乘時爭力，無忘勤動，或述辟蝗去雀，用豐穫收，皆有裨農家。不務高深之論，而亦多有攷證，與農說不相悖也。其謂區種即畦種，相傳伊尹制以救旱者，前人甚少言及。蒲桃宜近棗樹根，托棗生而厚而甘之語，尤為諸花譜果史所缺。至其浸種之法，以杜撈取穀種之弊，畜魚之說，務合古人擺尾之義，俱稱篤論，而非驗之實際，攷之群書，要不能臻此也。世臣以博學雜識而為大令，親切桑麻，究心民利，凡偏枯之失宜，高下之定勢，無不兩與舉辨，故缺者興焉，習者精焉。因地制利，以方待歲，而發為文章，亦多明農重粟，極論世之苛農病民而妄談性命詞章者，其攻訐貪婪之暴，揭示污吏之弊，亦甚得實狀，而可為豪紳貪官之棒喝云。

中外農學合編十二卷 光緒三十四年刊本

清楊鞏編。鞏長沙人，嘗提調湖南農務總公司事。業農務公司為湖南巡撫趙爾巽所創，講求農桑之業，勵治勤民，藝種倍興，時稱佳政，而鞏之力亦與有焉。有清自道光通商以來，西學東漸，凡農林礦工實用經濟之學，皆為一時公卿所重，而其講述施行之法亦周備，故疆吏大令多措意於此，如河南之農工總局、上海之農學會、湖南之農務公司皆其著者也。鞏既經辦農務公司事，又以為中古遺書歷世久遠，而官私刊本及教科譯本又皆卷帙浩繁，民間或不經見，爰采中西成法，擇尤錄要，遂成此編。其書專重明法，故於書未經載而試驗確有明效者，必細揭出，其向所流傳而未見實效者，及古籍之奧義、良法之深理，一時不能遽通者，概不輯錄，頗合實用簡易之義。書分四類十目，都十有二卷。食為民天，故首為農類，分五目，曰穀、曰占驗、曰功作、曰肥料、曰蔬菜。童山彌望，森林待興，故次為林類，分三目，曰果實、曰植物、曰樹藝。地處溫帶，蠶桑最宜，故又次而為蠶類，其目為蠶飼育。畜牧利厚，農可兼營，故殿以畜牧類，而其目為孳養焉。是編采輯甚繁博，自諸子、說文、方言、埤雅、種樹書、群芳譜、博物志、物類相感志、本草圖經衍義拾遺綱目及毛詩、戴記、爾雅各註疏而外，農類旁參氾勝之書、齊民要術、宋元明之農書，蠶類則多引淮南蠶經、宋元明之蠶書，以及清代之蠶桑簡要諸書，林類、畜牧類則專據新書。四類所載，無一字無來歷，殆是述而作之意。其中農書如士農必用、農桑要旨，蠶書如廣行山蠶、橡蠶、山蠶事宜諸書，俱為諸家罕引者，猶足珍貴已。又所收農產頗不厭細，凡中土所生、外洋所產，皆蒐求備覽，其屬中土成法者，標題直書，屬於譯本或外人所傳者，則標外洋法，以資識別。大要區分得法，不必全錄原文，或鉤其玄，或提其要，或且融會數說為一則，因文行事，不必盡拘於定式，其法頗可仿行云。

鄉甲約六卷 明刊本

佚撰者姓氏、全書六卷、卷一為鄉約緣由、卷二首為鄉甲至要、次鄉甲事宜凡二十三條、次鄉甲會圖、次聖諭格葉、及填格葉法、次編鄉甲字號、卷三為紀和之條例、卷四為紀善之條例、卷五為紀惡之條例、卷六為紀改之條例、大致其法一地以百家為準、孤莊村落以里為準、各立約正一人、約副一人、以統一約之人、約講一人、約史一人、以辦一約之事、十家選一人為甲長、每一家又以前後左右所居者為四隣、有過紀於紀惡簿、有善紀於紀善簿、可和之事紀於紀和簿、改過自新者則紀於紀改簿、法制周密、不僅可防宵小、猶能感化愚頑、鄉約保甲二事在明代論者極多、可知甚重其事、惟鄉約主勸善以化導為先、保甲主懲惡以究詰為重、事同而法有別、固不可混為一談、是編則將鄉約保甲總為一編、融成一法、最宜後世施行之參攷、第其書未詳時代、不可攷其成書歲月、僅卷一有言曰、平居無事則互相丁寧、一有過惡則彼此詰責、白蓮妖術奸宄兇民何所容其身、卷五則又有遇面生可疑之人、或係白蓮道友、或係窩訪通家、務要十分盤問之語、皆於白蓮教嚴加防禁、按元時有白蓮會、元末韓林兒據亳州稱小明王、亦其黨羽、至明天啟時、薊州人王森始倡白蓮教、森死、其黨徐鴻儒繼行之、聲勢大張、謀反被誅、其餘黨隱然棲存各地、猶有蠢動、各省俱嚴加防範、著在功令、則此編為天啟後所刻者、似無大謬也、

步軍統領衙門兵制沿革 精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按清代之步軍統領即前代之執金吾其制創設於清初順治間僅立有左右兩翼步軍總尉等職迨後事繁頻有增改而益為整齊洎乎同光間朝政日非內亂外侮相繼而起於是維持地方保衛治安緝捕盜賊查拏姦宄皆惟步軍統領衙門是恃而如咸豐元年至四年春尚阿勝保僧格林沁先後調帶營員兵丁平洪楊之亂咸豐八年參與英法之役平捻之役光緒十年參與中法之役又皆歷參大戰不僅以駐守京畿為專職矣其官入民國始裁撤都二百數十年是編詳述營翼兵隊之沿革首步軍統領衙門次左翼次右翼次中營次南營次北營次左營次右營次其他各處所而其子目則俱為先沿革系統編制職掌而後為經費教育條目明晰卷首均題曰陸軍統計簡明報告書每目復各題有調查員姓氏則為民國初陸軍部調查時所輯然清史稿未佈於世且非關正史輯存其制亦不詳其他更無復措意於此者此編正可補其不逮雖於清初尚有未備而存斯制之故實頗不少也

歷代馬政志一卷 學海類編本

清蔡方炳述方炳字九霞號息關平山人是書攷諏歷代馬政之沿革自周迄明究其利弊得失綦詳按馬政在周為官民通牧漢則取於民而用於官唐牧于官而給于民至宋而馬政乃繁其始牧之在官曰官馬後則畜之在民曰戶馬又市之于邊境曰戎馬揆其利弊則當以戎馬官馬為最有利而戶馬之制病民弱馬秕政也其始作俑者為熙寧中曾孝寬方炳於此編極論其為宋代馬政之失語中肯綮逮夫有明則在內地散之於民在邊地牧之於軍復專易之於西番其散於民者所以給京師之用牧於軍者所以給邊方之用以茶易之於番者亦所以補給邊方之不足其制視宋制為善然牧於民及牧於軍者均有孳乳賠償之害而番市之馬復多弊竇惟以茶市馬為明代之良制方炳謂川陝茶馬之利在所當行益深見其利並曰南北俵散之弊當革宜倣監牧之制圉師以畜之校人以視之秣飼以時部轄有方奚必貴市於外而賤棄於內是以宋制為準而參之以明之時宜也惟漢時馬政至武帝而壞以伐大宛取良馬疲弊中國以事四夷太史公譏之方炳於此未嘗及之

是不免微疏然不足為全書詬病攷方恂增陸應陽廣輿記列其文事蹟四庫詆其為非體其銓政論略一書亦頗病淺略惟此編攷覈馬政之嬗變詳而能得其實且復剖析得失論周以來之馬政當有所取資於其書矣、

綏猺軍需條款 舊鈔本

不著撰人姓氏其目頗為蕪雜據其中一則曰此次勦辦猺匪前於蕩平後欽憲會同前督憲奏明猺甫綏靖仍須留兵三千名分駐連山上下一帶以資巡防云云是為道光間剿猺之役於底定之後條具軍需款則以著為定例者首冊有目錄凡三十條若官兵土兵口糧及跟役名數官兵之騎駄水陸運送軍糧腳價傷亡之卹賞道路橋樑之修造軍功之議敘辦理報銷之章程以及其他繁瑣軍中雜務皆釐有條款援往事以為例第二帙則區為數目首曰連山軍需條款都二十一條次曰連州軍需向應支要款凡五條再次曰勦撫連山猺善後添議事宜凡三條四曰湖南勦撫猺匪酌議軍需應付事宜條款凡五條五曰湖南善後事宜凡八條六曰稟撫卹難民而終之曰核議連州加增鄉勇口糧按平猺一役動三省大兵不足復助以鄉團故此編款目極雜大致偏詳於連山一地而湖南亦略詳之蓋當時粵楚二猺為患最巨也其中有詳有稟又復有奏疏而體例亦未畫一極不醒目然周存義楳平定猺匪

紀略詳述劉撫之原委，而於畫制之規每有不詳，且於善後諸事多從其略。是編惟詳條款而略事實，二編正可如輔車之相依，失一而不可也。

友助事宜一卷 道光丁酉邵勤重刻本

明金聲撰。聲字正希，休甯人。崇禎元年進士，授庶吉士。乞面陳急務，帝即召對平臺。後乞歸鄉里。福王立，超擢左僉都御史，堅不起。南都陷，遣使通表唐王，授右都御史、總督諸道軍，為清所執，不屈死，謚文毅。事蹟具明史本傳。

按聲本傳又云：崇禎九年，銓部起聲山東僉事，兩疏力辭。時江以北郡縣賊所至如破竹，聲起為邑令商友助法，即此編也。其法以朔望演太祖諭六條，翌日習射於鄉，並籌議鄉防，訓練團勇，有守望相助之利，無繁役累民之弊。其法至善。崇禎初流寇之亂，已肇其端，第未能豫事剿防，坐致瀰漫，為患邦國。聲此法可謂獨見先機，防患未然，雖僅寥寥十五條，而思維周密，無懈可擊，正所謂法備周詳而不尚繁冗也。熊開元撰聲傳云：聲立友助法於鄉里，皆謂古道再見，後來抗師東節，皆是時所造之士，可見其締造之宏。明末殉國之烈，淮徽為甚，其為聲學教所化，固非無其事矣。是編先刊於崇禎十年，為其門人邵鵬程所校。道光丁酉邵勤重刻其全集，附存此編。明代論團練之書不可多得，此編殆僅見者，亟為登錄，以為清代團練書之先聲焉。

籌備湖北練兵餉章 清刻本

清張之洞、端方同撰。光緒二十七年，清廷因各省制兵防勇積弊甚深，令各省將軍督撫將原有各營嚴行裁汰，精選若干營，分為常備、續備、巡警等軍，認真訓練，以成勁旅，並由政務處咨行各省悉心核議辦理。此編即應旨而撰，以臚陳建設新軍之計畫者。時之洞為湖廣總督，端方為湖北巡撫。蓋晚清自庚子一役之後，痛感積弱，亟思奮振，凡百維新，而禦侮捍敵，又莫若儲腹心干城之選，故一時武備學堂各省林立，武備全書應時而刊，皆所以為修飭戎政也。二十七年上諭特略申儆惕之意，以資整頓耳。之洞先於庚子前在湖廣任，已知汲汲於改革兵制，慎選將領，聘募洋員，設武備學堂，選體壯文優之舉貢生監入堂肄業，講求馬步礮工戰守方略，又復遴派將弁分赴日本考查，以資仿效，其沉心銳意在當時為各省之冠。上諭既頒，之洞即首具規章，以進呈。其疏首論湖北兵制梗概，以述財力之邊絀，形勢之險易，兼籌並論新法舊禮，融貫互證，次復條述湖北練兵之要義，釐為十二則，於中國兵制錮習，撟正獨多，清末措意於軍事者，曾左李之外，當以張之洞為最。曾左李武功最著，之洞鮮能及之，然在湖北訓練新軍，淘汰綠營，卒為清末軍制之一變，故著此編，不獨見之洞之設施，亦可考清末籌練新軍之一端也。

銅鼓營營政略一卷 繆氏藏鈔本

清劉湘煃撰、湘煃江夏人、清初以博學冠於鄉里、康熙間從梅文鼎學曆算、盡得其傳、文鼎於湘煃所著曆算書、許為足匡其不逮、如曆學古疏今密論日月食算稿各省北極出地圖說、皆關於天文曆算之學者、他如經史諸子百家經濟實用之書、靡不博極深究、然所著書多不傳、不可攷其梗概、此編為舊鈔本、筆墨修整、不似稿本、書末注云谷游擊問益草此以應銅鼓營守將之請益者、按銅鼓營屬江西南昌府、清置廳治、為豫章之屏藩、清代明有天下、四方多蠢動、故置重兵以為鎮撫、雖云防寇盜之嘯聚、實亦備明遺臣之復起、湘煃此編僅撮述銅鼓一地之制、而正不妨為他處之攷鏡、然其擘畫詳盡、析疑闢惑、又可供攷求軍政者之參證也、湘煃於書無所不通、章氏湖北通志稿謂有學稼堂存稿、釐為七部、兵防一部著書五種、而今幸得復觀者、唯此一編、昔安吳包世臣以布衣遊天下、博綜淹貫、當時節鉞大吏每有河漕兵荒諸政、無不冀得世臣一言以為準、世臣具為論說、多精當、輯其文為安吳四種、以傳於世、湘煃行逕遭際與世臣頗相同、著書論學亦復相類、然湮毀無存、又與世臣之書懸殊、可知士固有窮達之異、而書亦有幸不幸之分矣、

辨賊紀略 明刊本

明黃日芳撰。日芳字木之，號雞元，沔陽人。崇禎四年進士。知霍邱縣事，歷為總督朱大典、淮撫史可法幕友，歸而遁迹城外，與世絕往來。先是日芳在霍邱治盜有功，御史疏薦其有治盜治兵之才，遂改贊總督朱大典軍事。大典方以剿平登萊寇亂，擢總督漕運，兼巡撫，移鎮鳳陽，日芳從而贊襄，屢有功績。繼又監總兵劉良佐同赴襄陽賊匪。時史可法為淮撫廣延，後又日芳遂復入幕。倚畀甚殷，而其崎嶇奔走，戎馬倉促，亦以此時為最甚。是書則紀其襄辦襄陽剿賊事宜，都為一卷。剿撫賞罰兼施並顧，甚得兵法寬猛相濟之義。明之末世，匪寇如麻，倘能如日芳在霍邱、鳳陽時之精勵從事，在襄陽時之奮勉剿擊，則未嘗不可遏亂萌於未萌哉土寇於既起之後。昔人云明之亡，亡於大臣之昏瞶無為，實則明末守土之士多顧全性命之徒，殆亦不能辭其咎。日芳之書固已先言之矣。日芳既歸十餘年卒，是明室已遠踮西南之時，其孤忠獨憤與世絕緣之情頗可想見。雖較朱大典、史可法之忠烈殉國固有未逮，然視劉良佐之擁兵受降，其相去奚翅天淵哉。

天下沿海形勢錄一卷 松書七種本

未著撰人名氏。據卷首標題曰陳資齋天下沿海形勢錄。資齋為何許人，不可考。麟桂題詞云其書極言臺灣之美，知為國朝人者，是為清人也。茲復按其所述廣東沿海形勢，曰廣有左扞虎門、右扼香山，香山雖外護順德、新會，實為省會之要地，不但外海捕盜、內河緝賊，港汊四通，奸匪殊甚，且其域澳門外防番船，與虎門為犄角，有心者豈可泛視哉。復查其圖無香港一名，又黃河口仍出雲梯關（黃河自咸豐五年銅瓦廂改道北從南流之道斷），是其圖必成於道光間。益其時粵海多洋船，時有擾亂，門户洞開，已無形勢險要之可言，卒致導發鴉片之役。此編乃已先其事而言之，亦可見資齋為有心之士矣。其書首為天下沿海形勢說，從京師天津東向遼海，而抵高麗，右袤東南，自山東以迄南海欽廉崖瓊四州，或記其道里，或識其險要，尤詳於南海閩粵諸地。然其為閩粵之人耶，抑或久復其地耶。說次為圖，首四海總圖，次沿海全圖、四海全圖，繪歐亞非三洲；沿海全圖則就所為說圖其形勢，港澳島嶼橋關寺觀皆并及之。惜其圖不詳臺灣全境，僅圖其半，而亦

不著地名，殆限於紙幅，與麟桂並稱。其書謂所圖皆指實，不為海外荒怪之談，最可取。按輿地之書具備圖繪已屬難能，復專詳沿海邊隅，尤為群書所未及，彌為珍貴矣。

韓城戰守論一卷 清刻本

清胡鎔撰。鎔字御冷，又玉冷，南樂縣人。順治間恩貢，官於韓城。時寇亂方殷，郡縣多遭兵燹，鎔精幹有勇為，矢力固守，寇至不得逞。擢兵馬司，外授黃州通判，旋致政歸。是編為其在韓城防守之實錄。觀其遣將佈置，設伏禦寇，隱然有良將之風。其論寇來不可惶懼，寇去不可疏忽，最為深入情理。蓋寇之來，其勢飄忽，城中或以夫甲無備，或則民習晏逸，未暇事此，猝遇此變，不俟寇攻而方寸已亂，求其城不陷良不可得。寇既去，或詐或間，猶慮復返，故防守更宜謹飭。斯二事自來論者每有所言，鎔此編復於斯發析精微，再三致意，亦可見為熟諳兵機矣。明社既屋，有清承其破亂之餘，專肆力於覆滅南明，未遑多顧地方之害，故寇氛迄未敉靖，賴地方之官各自為政，忠勤者登陴以從事防守，苟全者潛遁而城遂以陷，或竟與寇合，蓋不鮮見。如鎔固可以謂為忠愛黎元者。鎔後官黃州，隻身入賊穴，說巨寇朱有實，曉喻義禮之言，得不血刃而患平。其勇於赴事如此，則此編所語有非無稽矣。

粤西轉運事略 清刊本

清黃元驥輯。元驥字天馭，福建晉江人。康熙二十年平定滇黔三藩之亂，元驥以廣西等處提刑按察使總理進征雲貴大師之糧餉。是編即記其始末，至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止。所輯大都為元驥所為書牘，間廁有雜文等。康熙十七年，三桂反於雲南，耿尚相繼響應，西南沸動，大局頗危，為清開國初之巨變，賴有謀臣勇將救平巨患，其武功遠在金川回疆二役之上。蓋三桂以光復朱明號召，勝朝遺臣，深得人心，隱然有一蹴可成之勢。且滇池遠在南陲，軍旅為艱，其能卒告綏靖者，固緣有宏謨勁旅，然糧餉之充足，亦不為無功。元驥是書記東西兩粤運輸之顛末極詳，并可以考知他事，約有數端：西南於清初猶鮮與內地交通，征旅所至，每苦險易遠近之難知，斯書於轉運之餘，詳其道里，記其溪谷，深得擇地之意，而有裨考西南地理者匪淺，此其一也。三藩既反，西南糜爛，清師所指，巨餉踵供，而兩廣遂無一時之寧。斯編記勉效輓運，仍為兩廣請命，想見民生痌瘝已臻極峯，此其二也。平定昆明，粤西一路自康熙十九年進兵雲貴，有禁衛軍及東西

二省綠旗官兵，兵旅浩繁，糧餉數巨，元驥竭蹶從事，觀其不知竭幾心血、盡幾精神之語，足見籌措極費苦心，而炎瘴橫起，淋雨淫淫，征夫奔馳之狀，猶彷彿可得之，此其三也。粤東夙稱富庶，視粤西凋敝之地，不啻上邦，而證於此編，則有殊不然者，即粤東應攤之事，恒由粤西代辦，元驥折衷其間，務得其便宜，亦可見當時民力固有所不協，而官吏亦有未洽也，此其四也。諸家書目未著其書，是誠乙部之缺。平定三藩事在典冊，而關於軍旅命脈之事，豈得令其缺然無聞，亟登之，庶平定三藩亂之故實云。

軍書彙鈔六卷 同治七年十穫齋存稿本

原未著撰人姓氏，首有洪鈞序云張念甫負政事才，為汶上宰，證之書中曰同知銜汶上縣知縣張錫綸，又曰職子直隸安肅縣拔貢張鴻順，是此編為錫綸撰，安肅人，而念甫其字也。據山東通志，錫綸自同治五年宰汶上，至七年而離任，其間適南捻自豫東竄入齊省，錫綸登陴固守，紆畫多方，軍書來往反覆議論，纖悉匪遺。汶上濱河，尤難防守，而錫綸以籌策適宜，捻雖頻謀進犯，而軍事河防俱能安定。捻匪未得逞，其後劉銘傳卒於同治七年六月捻穫匪首張總愚，論者皆以無錫綸之捍禦，匪勢在山東將不知伊於胡底，故其人關係於平捻一事與夫東省安靖，未罹大患者，至巨，而是編之槩乎平捻之故，實亦頗多，是書即輯於寇氛既靖之後，凡所上軍書悉彙而存之，為卷有六，自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起，至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止，都凡數百通。錫綸曰：非敢望為來日之準繩，惟明當事之苦心，揆諸是編，諸書具見，籌辦團防，議治圩壩之周詳，以逮捍衛之力，調度之宜，絕非淺見薄識，無剛毅之力者所能成就。

洪鈞序曰：當賊之東入，萬騎奔突，而運河為之阻，使濱河守禦皆如汶上，則賊雖善攻，亦不能策馬遥渡，實有慨乎其言也。又卷五致李鴻藻書，於西捻入直隸後之地理多有剖析，錫綸為直隸人，其關心桑梓之情自是難免。然論兵貴乎速於取勝，取勝之法首在激勵將士之心，可謂深能昧乎兵法之旨。又感稱劉銘傳之軍為勁旅，按銘傳於清末轉戰南北，樹功最偉，錫綸於書牘中屢有提示，謂銘傳足能剿捻，張總愚終為銘傳執，亦可謂善於知人矣。是書未見刊本，亦絕未見諸家著錄，卷首題曰同治七年輯十穫齋存稿本，則為稿本似無疑義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內功圖說一卷 天壤閣叢書本

佚原撰者名氏。是編先有潘霨刻本，名衛生要術，福山王祖源得其書於潘，祖蔭重爲摹刻，其子懿榮輯入天壤閣叢書。按霨字偉如，又蔚如，吳縣人，光緒初累官貴州巡撫，精醫學，故能傳刻其書。祖源字淵慈，官至四川成縣龍茂道，署按察使。山東通志云：內功圖說，王懿榮父祖源少時得其本於少林寺僧，即世所行之衛生要術。又據此編祖源序，往河南詣少林寺，往三越月，盡得其內功圖及槍棒譜以歸。是此編之梓，多本於祖源所自得者，潘霨之衛生要術，第旁資印證耳。自明以後，少林拳棒爲世所艷稱，其技之流傳於外者，自亦不免習之者或圖其譜，或識其說，必傳本叢出，而其淵源固一也。是書凡於五官四體各有所宜按摩導行者，列之於分行外功之內，各爲口訣，自心身耳目逮腹肩脾腎之功，條析件別，遂與詮釋內功一說，遠紹於少林張三峰。復衍爲內家拳，而其說之要義，不外固丹田、葆元氣，視諸家功術爲獨艱。是編取其精旨，引申變通，而爲衛生養身之道，故其書可通於兵醫二家也。

塞外行軍指掌 秘書七種本

不著撰者姓氏，亦不詳其撰書之年代。攷其書末云：惟西北之蒙古礙難除患，周有玁狁，漢有匈奴，唐有契丹，今有准噶爾。其爲國不臣，貽我邊患，歷代以來，何代無之。又曰：出口兵由野馬灣直趨土魯番、烏魯木齊等處，如彼夷不聽命，即旁擾喀爾喀，扼其東南，鄂羅斯扼其東北，更擾彼之鄰近部落，扼其西北，勿令其遠颺云云。是即指準噶爾之叛事而言者。準噶爾爲額魯特蒙古之一種，乃西面西域最強悍之部落。其地當今之新疆天山北路之地，在清之初，攻略回部，侵襲外蒙古，勢極猖獗，乾隆間討平之，稱爲清代武功之一。然則是書即撰於其時耶？其書凡爲目二十有六：曰選兵，曰分營，曰佈隊，曰配旗，曰備仗，曰軍需，曰車騎，曰下營，曰結道，曰瞭望，曰撥差，曰放馬，曰卡路，曰警夜，曰發號，曰行次，曰先騎，曰接應，曰挑敵，曰用奇，曰賞勞，曰裹帶，曰挑運，曰班師，曰平時操演。二十六目之次，復殿以行軍餘論，於行軍準噶爾之宜戒，多有陳述，皆上述二十六目之所未及，或雖及而未詳。其書不獨敷陳將略，復極言

蒙古之習俗凡地理氣候飲食衣服之不同悉弁於卷之首即其他各目亦無不斟酌蒙古地理習俗各為之說不徒襲兵法之陳言也撰者於行軍餘論之末云蒲立邊陸綫二十載身歷行間兩經出塞蒙古之習俗風土素所深悉故敢謬抒己見妄置議論惟當斯任者一採擇則無怪其書指陳得失詳且盡矣

秘藏兵法不分卷附三方秘典三卷　舊鈔本

是書未著撰人姓氏首葉題曰大宋勅賜秘藏兵法略曰大明初起兵之際洪伯安布衣仗劍從征令慈水二十一代孫洪龍峰近見是書在本京中全櫃內檢出蒙兵部王尚書錄密令照書施行以佐當今聖國賢臣子報効之機也又署嘉靖龍躍壬寅年辛巳月等字辭句多俚俗不類文人之筆洪伯安明史未載其事至序云王尚書證以嘉靖壬寅為二十一年當是王憲（時為兵部尚書）而密令武職照書施行一事亦史所闕是編詳於天文地理雜占而略於兵法僅破賊法合火藥放毛竹筒破船法行潛兵助勝之法及水戰萬勝法為專言擊虛避强埋伏挑戰之說其凡官兵欲半天排陣水底藏兵之法焚香視天燃符禱日即可得之又如借風借雨直為兒戲王憲立朝剛正頗有識見（時中外稱為名臣）自不能目此詭異之書為殊珍鴻寶以傳示諸將此必為後人妄託先賢之名以取證其書無疑復案是編與許洞虎鈐經中之觀占諸事亦多有雷同然則其為本於許書耶其題曰大宋勅賜亦以此耶攷漢書藝文志兵家陰陽亦雜於其間蓋古來不能偏廢每混括而言之明以後尤為甚又多託諸劉基此編則染

託於趙宋，殆爲明以後好古之士所爲也。末又附三方秘典三卷：卷一占天境，卷二占地境，卷三占人境，則純爲陰陽家之言，辭義庸劣，雖亦間能涉及兵家之義，而皆不免流爲虛誕云。

兵法心略二卷附火攻水攻圖式　秘書七種本

原題施山公撰。仕履無考。其書引徵將略至清兵屠揚州史閣部死難直襲南都止，是爲清人也。其言曰：以火攻者明，以水攻者强。又曰：善用兵者，火不必盡焚，水不必盡溺，兵力不敵，乃假水火以亂之，使敵人自救，而吾以兵隨其後，則彼無鬥心，而吾乃自備矣。故列火攻類，而以水攻附之云云。蓋詳記火攻之法，而附論水攻，以明水火之用者。區爲上下二卷。卷上析目爲九：曰火攻要策，曰火攻相地法，曰火攻相時法，曰火攻宜戒策，曰火攻神器策，曰火攻神器圖略，曰水攻要訣，曰水攻圖訣，曰將略引証。其火攻圖略、水攻圖訣，僅有說，實無圖，疑殿於全書之末所謂火攻水攻圖式者，即是也。論火攻必先上順天時，下察地利，而後講求軍器之妙用，火攻之宜忌，可謂闡火攻之微，與無遺其水攻因賊述絕四道，亦無不與古兵法合。將略引證，自田單火牛陣以迄清兵於順治初楚卓渡江，摭錄史事，鑿乎水火攻者凡七十則，皆可資考證。其下卷則輯火藥之製法，鮮毒之方術，都三十八則，輯錄之多，遠在練兵實紀、火攻挈要之上，而同異參半，又不無可爲印證之處。大致其書雖無深義，而流傳不廣，不失爲兵家秘書，存之正可資兵家之一助焉。

兵録十二卷 稿本

清應自棨撰。自棨字範村，號幼度，自署昭武人。按昭武為舊縣，漢置，晉改曰臨澤，後魏廢，故城在今張掖縣西北，是為甘肅人也。其經歷未可攷。是編首有嘉慶丙辰自序及汝上王謨序。據自序，是書乃為其次子而編，蓋以備從軍伍便習諷誦者也。都凡十二卷，內篇六卷，兵以仁者之師為善，故首為本仁，以守靜安福為旨，故終以保泰；外篇六卷，兵貴熟練，故首為訓練，既獲勝而祖禡祠祀，故終以獻捷。其書條理明晰，為明清兩代兵書之僅見。大抵可述者有數事。凡所引徵，或摘自史志，或録自諸家兵書，而必審經四庫著録者，以昭典實，此其一也。自來兵家之言每雜陰陽術數之說，雖體大識精如許洞虎鈐經、曾公亮武經總要，殆亦未能或免，益且繇來已久，惟戚繼光兵書屏棄雜言，一洗昔人之謬誤，開後來兵書之蹊徑。是編剔除荒誕之說，體近戚書，不為無見，此其二也。綜攷其引書之淵源，內篇多與司馬法合，外編則頗有徵録戚氏二書，雖與其他兵書相類，而引申融會，每有微意，自非全同，此又其三也。是編未墨繕，紛鉤乙頗夥，殆似稿本，清人目録亦未嘗著録其書，然則其未付刻以傳於世耶。

行軍秘要一卷 舊鈔本

清杜詩韻撰。詩韻字友蓮，自署江夏人。湖北通志云：詩韻，康熙三十九年武進士，選成山守備。詩韻又有安邊戰守略，未見其書，第觀其名，可知亦為講邊備者。是編所述多軍伍訓練攻守之法，泰半未詳所本，故不敢必其為雜採諸兵書。然如許洞虎鈐經、曾公亮武經總要、戚繼光兵書與此編多合，是可考其淵源矣。至詩韻自為之說可得而知者亦頗不少，如論訓練，雖有合於繼光耳目手足之說，亦有詩韻發明之言，難窺精深，非同臆度之談；論攻守，得孫吳兵法之遺旨；又如度勢量力、防間保泰，大致於行軍之要皆有所攄發。按行軍為兵伍之大事，施於平日訓練者未見能合於行軍遇敵之時，所要宜於能積平日之訓練，而於行軍時變通神明之，則可不致膠柱鼓瑟。詩韻於此不啻耳提面命，數數言之，是善能運用兵法者。志稱其有儒將之風，則其必能熟諳孫吳之書，深習軍伍之事，故發為議論，每有要秘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兵家

孫子選註 石印本

夏壽田選註。壽田字午詒，湖南桂陽人，光緒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約法會議議員，總統府內史。此編卷之首題曰內史夏壽田奉命選註，是官於總統府時選為袁世凱瀏覽者也。孫子注本頗多，以宋吉天保輯之十家註為巨擘，後人又別加唐杜佑之註。是編即就十一家註選輯者，每一句或錄一家之說，而能盡其柢蘊，或兼存二家三家之說，以資互相補證。其註務擇精簡，不事繁徵博引，要能中窾，不掩諸註之長。此為選書之最難得者，較十家注原書之長篇巨帙，固嫌形陋體簡，然挈擇精當，實可與十家注並傳，絕非盡摭拾之能事者可比，存之亦晚近孫子注本之罕見者。爲袁世凱當國時頗有意於恢復古制，命內史撰居仁日覽，與此編蓋在同時。世凱於清末嘗輯歷代名將言行錄，又輯存其在直隸練兵時之規制為訓練操法詳晰圖說，俱可見其注重兵事之一斑。及東國鈞復命人撰此以為治政治兵之一助，亦可謂樂此不疲者矣。

歷代兵事考 舊鈔本

清余錫椿纂。錫椿仕履里貫俱無考。其書大致俱為輯自史志，自周迄明，擇其犖犖大者撮錄始末，考論得失，足為後世殷鑑。其於明代之邊務頗有摘指，大旨則仍不脫乾隆時禁燬明人著述之議論。明代邊務之書，於清未入關之先，偏居於建州之時，視同夷狄，故偶有牽涉，皆所忌視，故乾隆朝修四庫校集明代遺書，剔摘殊甚，幾無不燬之書。錫椿是編於明代邊事大肆詆諆，是猶有其遺意，殊不知俞大猷、譚綸、王崇古、戚繼光為邊陲宿將，鎮守有年，威震九邊，為諸酋所嚴憚，其謀略措施或見於史傳，或存於其所自撰之書，豈可謂明代無人耶。此不免失為偏頗之見矣。大抵書生之談，恒易歪曲摭拾陳說，妄為議論，實貽通人之譏。清末胡林翼倩幕友纂讀史方略，體裁與斯編實相近，而詳該過之，且不肆加月旦，甚稱得體，此編則遠莫能逮。然其論宸濠之變，尚是中肯之論。又如三國時兵戈紛如，條理頗不易縷析，而分明之，此各為剖別，亦見讀史極熟，故能融貫自悟。其書殆亦瑕瑜互見，存與胡書互列，亦足為兵家之一助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兵家

萬勝車圖說一卷 漢陽葉氏平安館鈔本

清王餘佑撰。餘佑有乾坤大略，已著錄。攷餘佑書除乾坤大略見於畿輔叢書外，其他流傳絕少，識如此編卷首道光戊子河間苗學植序云，山人徒以所著書數卷流落人間，為嗜痂者所傳鈔，則此編固未付梓而特以流傳者，惟傳鈔之本焉。是編據苗序為道光癸未得自其壻李樞焚餘寶笈內，按樞即鍇孫而塨五世孫，據李恕谷年譜，塨曾學兵法於餘佑，至焚餘寶笈與塨弟培所畫集引焚餘集，謂是其兄散稿者，不識是否為一書，鍇序疑此編或即餘佑授與其大父者，又云因備細鈔存秘之囊中，是寶笈為鍇輯書之本，而非塨之焚餘集明矣。是編取法於昔日之車戰而損益變通之，其法昉自衛青、李靖武剛車及馬隆之偏箱車，鍇序云，架以氈簾，不畏砲石，夾以大砲，鋪以鳥銃弓矢，濟以長槍大斧，可以守可以戰，可以禦近可以及遠，時而推行，時而分攜，既利平原，兼渡險隘，制衝突，便於壁壘，禦矢石，堅於盾干，此亦從來韜鈐家未泄之一奇，蓋以其為保國制敵之干城，禦寇防營之利器焉。首為車圖并簾制，其圖四車為一乘，四乘為一局，四局為一營，掩護推進，法制周密，非可視同明末人之著述。次述劄營、行營、分合營諸說，錯綜變化，極盡微妙。餘佑學兼體用，在清初為畿輔之冠，然以隱於五公山，非僅名不顯傳於後，即其所著書亦不絕如縷，今人欲窺其居諸編及其他兵家地理之書，殆已戛乎其難，然則是編非如鳳毛麟角之可珍耶。

八陣圖說一卷　舊鈔本

清王餘佑撰。餘佑有乾坤大略，已著錄。餘佑兵書除乾坤大略、萬勝車圖說、八陣圖說，尚有涌幢草、兵民經絡圖，俱見於畿輔通志藝文。乾坤大略有畿輔叢書本，萬勝車有漢陽葉氏鈔本，此編亦為舊鈔本，其餘則俱未見。據李塨恕谷撰王五公傳，謂博極羣書，尤習韜鈐，甲申寇亂，從父延善及從兄餘厚、兄餘恪、弟餘嚴，雄縣馬魯等起兵討闖賊，破雄縣、新城、容城，誅偽官，清師入，隱居五公山。李恕谷、顏習齋皆敬其人，而議及兵政經濟，清初大儒罔不受其教。李恕谷謂其春風滿座，經濟卷懷，是可想其人，而證以乾坤大略、萬勝車圖說及此編，彌覺其所言非虛。是編原未題名，畿輔通志作諸葛八陣圖，然其書實有圖有說，固不可專以圖名也，爰改為此名以著錄。諸葛八陣意趣深邃，變化錯綜，稽其大概，則不外生尅之理，後人衍繹其說，而貫通其義，引申發明，益數數見之。餘佑此編不汲汲以辨八陣之遺址為主，而頓萃力於鑽求陣法之奥妙，發其奇正相倚之機，與闡釋萬勝車之義，同有詮訂古制之功，猶在明陳龍正之上也。

管見佐議六卷　清康熙家刻本

清徐夢松撰。夢松字兆麟，邯鄲人，康熙元年貢生，書從孫奇逢遊，深得其性理為學之真諦，著書講學，皆能發揮奇逢之學。是編首有序，蓋康熙間賊亂邯鄲，夢松捐金備城守，著此編以籌議其事，關心桑梓，可見於字裏行間。書凡分六卷，舉若設局編制之辦法，訓練之大旨，禦寇之秘訣，以及纖瑣微末之事，靡不豫為籌議，不使稍有遺漏，而其鼓勵鄉人，或輸以資金，或勵以勇力，諄諄言之，彌為誠懇。觀其以身作則，捐貲多金，是不僅發於書本，疊疊而談，以為人勸，抑又身先施行矣。其書於草莽蠢動、大局未靖之際，固可以據之為防守之寶籙，以事捍衛擊剿，即於平常晏安之時，正亦不妨資以演習，早作計畫，故其書可作團練鄉勇之課本，亦可為兵書之旁證也。況論練勇守城之書，多偏於枝節，罔及於大體，求如是書之周詳，蓋亦綦難矣。按夢松終身劬學，不求仕進，而通達吏政，稔悉民情，議及忠君愛民、守衛鄉里之事，亦殊不在古循良之下，語云大儒淹通，於夢松亦得之然焉。

營伍求實錄　道光間刊本

清愛星保撰。愛星保滿洲正紅旗人，姓伊爾根覺羅氏。乾隆間從勦湖南苗匪，嘉慶間從攻湖北教匪，由協領改四川副將，而擢至川北鎮總兵。是書即其在四川時所著。在川北任時，勵精圖强，與士卒同甘苦，使令嚴明，訓練不輟，時號為勁旅。蓋愛星保起家軍伍，歷戎行，故優能為此。其為此書，亦所以教導士卒之意，以輔號令之不逮也。所記俱為營伍中之常事，釐定法制，頗為明盡。取戚繼光紀練二書為則，而務求其實用，不悖事理與夫時勢。繼光於治軍之暇，草成紀練二書，裨補軍務殊夥，而後人猶賴之以為治兵之準。是編不及其恢宏遠大，然具體而微，旨實近之。復按武將驍勇足以捍敵衛侮，未必能將其韜略法則筆之於書以傳於後。文人秉筆能書，而又不免摭拾陳言，空疏無用，不足以盡其闡奧。明代俞譚胡王諸人，俱有宿才，事功勳猷不減於繼光，而其後世之名終不若繼光為隆，是鮮著述以佈其學事也。愛星保固不可與繼光媲美，然能在其位，謀其政，行於事，見於言，攄發心得，規畫體制，要亦非桓桓武夫之所得能矣。

百戰奇略十卷　秘書七種本

原題劉百溫先生百戰奇略。麟桂題詞曰，此書題劉百溫作，蓋亦託名云。按明代術數兵家之書，多有託附伯溫之名者（此書曰百溫，殆即伯溫之誤）。是編不見明史藝文志及諸家目錄著錄，麟桂之言或有可信。其書凡十卷，卷各系十戰，都為百戰。卷一曰計謀間選步騎舟車信教，卷二曰衆寡愛威賞罰主客强弱，卷三曰驕交形勢晝夜備糧導知，卷四曰斥澤爭地山谷攻守先後，卷五曰奇正虛實輕重利害安危，卷六曰生死饑飽勞佚勝敗進退，卷七曰挑致遠近水火緩速整亂，卷八曰分合怒氣逐歸不必避圍，卷九曰聲和受降天人難易離餌，卷十曰疑窮風雪養畏長好變忘。每目均先述其機宜，次綴以史事，以為佐證。按王鳴鶴有登壇必究，附有百戰經，其書述事析目，與此頗同，僅有詞字之微異耳。鳴鶴書本於何處，亦未詳，意者明季兵家之書最為蕪濫，剿襲割裂，遂最成一編，而自名為一家之言，是編實亦類乎此。第託於劉基，猶較據為己撰者為勝焉。

征南射法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黃百家撰。百家有內家拳法已著錄。其法得自王來咸。來咸字征南，清初往走兩浙之間，懷絕技，為一時所宗尚。第輕不以示人，獨傳其術於百家。是編亦為征南所傳，而由百家衍述之者，疑與內家拳法為同時請益所得者焉。世傳來咸精於拳術，未言射法，然能工於拳則必熟於射，此為武藝之要課，固不容忽。諸書全百家傳述其拳法，著在志書，而不及其射法，此則必以其文簡括，未能識而錄之也。此編舊載入

檀几叢書，又書見舊鈔本，第訛奪滿目，不盡可取以為據，仍以檀几本為善。其法凡有三：一曰利器，二曰審鵠，三曰正體。言簡法備，百家謂其精詳纖悉，得專家之秘授，是誠不虛。復按此編所言與內家拳法多可貫通，其聯繫相倚之機不難指出。觀百家注正體之說，曰射雖在手，實本於身，忌胸偃背，須亦如拳法云云，則亦可較然而明其理矣。今日射法已失傳殆盡，觀此編，彷彿猶見昔賢張弦撥矢之狀，而為有志於斯道者之（參較）助，固不鮮也。故著其書，使與拳法并傳焉。

武書大全 明刊本

明尹賓商纂。賓商字亦庚，一字于皇，漢川人。以恩貢授屯留知縣，忤上官罷歸。李維楨極稱其才，又獨精於兵事。所撰閫外春秋三十二卷，羅掇舊史，辯述機宜，最稱該博。然撰閫外春秋，題名為尹商，衍去賓字，實則據漢陽府志，即為賓商一人也。是編都輯兵書數十卷為一書，蓋以供治研兵法者之徵覽者。首有崇禎九年奏疏，次徐光啟匯輯練軍論策疏議四卷，九邊險要一卷，次李騰芳彙解孫子二卷，次李槿評釋吳子一卷，

次臧應驥箋注司馬法一卷，三略一卷，六韜一卷，次何武臣編輯李衛公問對一卷，次方長卿編輯尉繚子一卷，次宋謝枋得編輯武侯心書二卷，百戰百勝二卷，次尹賓商編輯八十六朝名將奇籌五卷，次張岳纂輯天時占驗一卷，黃石公奇門遁甲一卷，次陳廷對纂輯地利海防一卷，次張皇威攻城守城二卷，火攻水攻二卷，次荊可棟彙圖營陣一卷，次程輔國彙輯騎射一卷。按彙刻書目曾載是書總目，與此無異。又世有明崇禎間刊本韜略世法一書，其書亦為彙集明以前諸家兵書得十有四種，與此編多雷同。韜略世法未著編

者姓氏然亦為明末人所輯無疑明之末世天下騷動有志之士皆思整備軍伍修明邊務遂輯往古兵法貢諸當世以為國家挽救時艱之助疑此編與韜略世法其大旨俱不外此而不可與明末藏書家割裂原文雜輯為叢書之蕪濫同日語也

武備指南 乾隆間重刻本

明何惺撰惺字君慄號象山鍾祥人崇禎中諸生入清隱居不出仕精於岐黃術有本草歸一針灸圖及保嬰摘要諸醫書是編成於寇亂正殷之時益恥書生懦弱不習武事致未能弭兵消患於先寖滅賊匪於後乃取孫吳諸兵書薈萃成編顏之曰指南其書唯事節引原文而不肆加己說深得述而不作之旨明末叛亂蠭興民不安處賢有司籌練團勇籍資捍衛固所在皆有而望風披靡轉熾賊勢亦

殊不少故明之亡非亡於寇實亡於吏政之不能修明武事之不能精勵惺此編固屬書生摭拾故說而成殊無精粹之可言然於有志研討兵法而未得其門徑者正不無涓埃之助視明之末季競誦炫奇之火器諸書猶為有用也據書首題曰乾隆四十二年重刻而佚重刻者之姓氏不可考其書流溥之原委矣顧所謂重刻必據有原刻或即惺初刻之本耶初刻之本為何似已不可得亦無由印證此編姑著錄於篇以見明末兵書之一斑云

閒書一卷　黃縣韓氏藏鈔本

清朱逢甲撰。逢甲自署字蓮生，華亭人。書首有咸豐五年逢甲自序，云逢甲江南一書生，萬里遊黔，去歲修興義府志，成，值興義僞平南王變起，身率舟兵轉戰普安，幸平大亂，生擒僞軍師貢生劉九倫以歸，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此逢甲志也。而南寇尚據江寧，道梗羈黔，杞憂徒抱，爲撰閒書一卷云云。則知逢甲嘗身預平黔之役，而所稱南寇者，蓋即指洪楊太平軍而言也。是書所記，未及覆滅洪楊之計，然藉黔亂之寓，實以資參證，亦不無傚意焉。攷黔苗之變，土寇響應，陷城奪隘，其勢彌充，剿之不絕，撫之不受，餉匱師老，生民塗炭，黔中生機，逮光緒間仍未得復，皆斯役所致。此編之成，猶在黔亂未全敉靖之時，故陳爲當時握兵符者之採擇者也。其體例以己言爲綱，引羣書之言與事爲目以證之。大旨主用閒，以爲用閒關智，主戰關力，關力何如關智？賊衆以數萬計，調兵練萬，勢猶不敵，然萬人之費，方今餉匱，其何以支？用閒則僅以兵牽制賊勢，堅守要害，相持勿輕戰，故方今之兵宜僅用軍聲，不用兵力，借兵練鄉團，虛聲以懾賊，使吾之閒易行，行而事成，內應外合，擒賊擒王足矣。其意蓋本乎孫子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之意也。其引徵古事，則自左傳夏之少康使女艾閒澆，以迄咸豐四年羅繞典之於滇寇馬二花，都數百餘條，復加有按語，或鉤稽昔人用兵之精義，或發史事之未詳，闡析頗稱精切，而中閒夾敘黔亂史實，亦復不少，要不失爲攷求西南動亂者之旁證。自序又云別有平黔策二卷，今未見，然揆諸此編，其主剿撫兼施，而必先用閒，亦無疑也。

武經精華 清刊本

清徐超纂輯。超字鶴峯，仕履里貫俱未詳。超言又有行軍切要錄，其書未見。然校其名義，殆本杜詩韻行軍秘要一類之書，備行軍瀏覽之用者。是編則係輯錄武經七書之精粹。武經七書宋明以後著為武學課本，為習武之所必不能廢。衍繹其深義秘旨者頗多，大抵皆挈要鉤玄，少有闡發，所以便於誦讀。超此編提鍊精華，依武經七書之原來目次，各自成篇，引他書以證之。不足，復參以己見，務求發明微奧，又非率爾節錄舊文而已矣。其引申孫子之言為最多，蓋孫子一書為兵書之先河，蘊蓄最邃，後來兵法鮮能脫其畦範。至注釋其書者，自魏武以下，其較著者凡有十一家，皆卓然成章，足能羽翼原書，而不名一家片言句解者尤復難數。是編固不以注釋孫子為本旨，而間有詮訂，輒得其當，俱為十一家註所未及，斯亦誠為難得矣。自來宏才通達之士，有所著述，要之久遠，是書當然。顧如之之無名，不冀為書世知者，亦不乏有精傑之作，可與名賢巨著相抗衡。世傳劉寅七書直解析疑闕惑，為從來述七書者之偉製。超此編雖不逮其體大，而實能又有直解之所不及，世以名之通塞，書之巨微，而為論者，益失之隘矣。

軍營紀略一卷 清刻本

清陳元燮撰。元燮字理和，易州人。乾隆間歷官廣西守備，隨征安南有功，擢參將。乾隆六十年貴州南龍府仲苗反，西南大亂。元燮隨軍往剿，所向披靡。後染瘴死，許入祀昭忠祠。是編爲元燮隨征安南時所輯。征南一役，元燮身先士卒，勤奮勇爲，故營伍細事，靡不精心自當。其條畫軍中紀律，不僅可以治乘勝之師，抑亦可以治敗餘之師，無不勉以忠義，矢以奮勇，嚴賞罰，同甘苦，有古儒將之風焉。昔戚繼光守邊防海，首以軍令爲重，士卒警然，以從威名震邊閫。蓋人無信不立，軍無令不齊，自古未有亂軍而成大事者。故以元燮之治軍嚴明，足以證其赴事忠勇。以元燮是書之規法綜實，足以見其律己謹飭，謂能神似戚南塘殊非過譽。惟戚書體大識宏，非此編所能比擬。此編獨於軍中細務多所注意，是又於戚書不無涓埃之補益。其書有論軍政者，有論軍中韜略者，宜兩存於政書及兵家二類。然從來兵家之書每多不分，姑置於兵家類之末，猶較爲安適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兵家

薊門兵事二卷 一齋集本

明陳第撰。第字季立，連江人。萬曆時諸生。先是嘉靖四十一年戚繼光入閩，第投筆仗劍從之。萬曆中復爲都督俞大猷召致幕下，教以兵法。起家京營，出守古北口，歷薊鎮游擊將軍。在鎮十年，邊備修飭，安然無警。致仕歸，喜詩，所居世善堂藏書極富。鮑廷博知不足齋跋書，嘗詳載其目。是編爲其經理古北諸口邊務之事，爲卷有二，爲類有十：曰上書，曰撫夷，曰備邊，曰治盜，曰勵士，曰程工，曰應敵，曰正俗，曰修睦，曰雜著。凡邊防修守之務，巨細匪遺，且發摘舊弊，建樹新猷。其撫夷五要：辨其強弱一也，各爲利用二也，顛倒恩威使之莫測三也，斷其心情而爲機權四也，必如兵家間諜之法，知彼之法，以期夷狄在乎目中五也。高瞻遠見，不拘拘於細格。戚繼光謂其議甚見方略，即古人五餌不過如是。抑又不僅此。其邊防五事，答戚總理，猶有可以印證戚氏書者。五事即慎明哨，重暗哨，聯樓臺，查烽墩，及核客兵，此爲南塘問其防守機宜而爲書以答之。攷戚氏書於明暗哨兵之設、堡壘烽墩之制，論之極詳，且以爲守邊之要務，証於此編，則其淵源固有所

自矣、他如邊方三事懲奸貪議屯田重久任亦無不與戚書及俞譚奏疏多合、縱譚戚諸人不致全襲其意而名將所見輒能盡同、第雖僅官遊擊、但足之備千城之選、以此可知戚繼光許其可與韓白之匹、亟見賞識之深、第又有言曰、昔年徒云撫賞、未曾親身經歷、今親身經歷、殆有悲憤不忍言者、發只需索無厭、將領戢斂、皆曲意從之、若奉驕子、若養癰疽、聞之宣府兵且百倍於此、為之傷心、按明自嘉靖以後、北邊殆無歲得寧、雖有譚戚暫告安靖、而北人屢以啟釁要挾邊

官、邊官恐為法劾、必曲意徇從、遂致撫賞之議、迄未有吏、大抵西邊病於首市、東邊病於撫賞、實遠承宋人賚賜歲幣之意、而啟俺答等之覬覦之心益迫矣第於上俞後附書中嘗論得失、主戰守而不願言撫市、其見識遠在尸位素餐、徒擁厚兵而無所自立者之上、惜其職止於武散官、未能盡展懷抱、以與戚譚勳業共彪炳於簡冊、滋可慨耳、其書湮之已久、此為道光間重刊本、載在一齋集一齋第之別署、書列在抽燬書目、云恒山書事一首語有偏謬、應請抽燬、然未及於薊門兵事、故是編所言固多限於古北邊務、而如喜峰諸口間亦連筆涉及、其籌措守邊之策、又併建州之敵而並論、不悉何以當時館臣未及發見、豈彼時無是編在集中耶、第有伏羲圖贊、尚書疏衍、屈宋古音義、毛詩古音考、一齋詩集、四庫俱已著錄、惟無是編、一齋詩集提要云詩集凡粵草一卷、寄心集六卷、五岳遊草六卷、又云據原序尚有一集名塞曲、乃官薊州遊擊時作、此集不載、蓋佚之矣、其曰塞曲佚之者、疑為諱而言之、蓋第書關涉邊務者惟薊門兵事及塞曲二書、其恒山書事一首尚被抽燬、

則此違礙之書為全燬又可言也、此為道光間刊本、不止存薊門兵事諸書、其恒山書事一首亦猶在五岳遊草卷五之中、觀其詩殊無過訕㴲清之言、不過云宋以真定為邊故於此望祭北嶽、我朝因之似宜改正、廼亦遭館臣刪燬、則當時誅求之苛亦可想見矣、

貫虱心傳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紀鑑撰、鑑字高山、杭州人、是書為篇有八、曰弓矢、曰持固、曰正己養氣、曰內省、曰措宜、曰志彀、曰從容中道、曰勿忘、曰反求、篇各附一圖、卷之首又冠勁節圖、圖示內抵外決之妙、筋骨肢體關節之機構、最有裨於徒知躁進而不諳氣力之法者、之尋率勁節圖之次、又有十要、十要者、即一備法、二振氣、三安和、四定位、五志彀、六審固、七忘形、八力齊、九神任、十洞微、射法之精與類已詳、手言之至其每一篇目均先為四言韻語、以概其旨、次衍為說、於歌訣之隱僻、十要之簡略、俱多有引申、其發矢之巧、機節在肋一語、尤能得射之邃義、是善能體會其妙要者、李塨學射錄亦深以身法從容適中為善、而靈轉自如、又莫不端在於肋、斯殆學射之訣竅也、惟是編偏重步射、無一語及於馬射、與李世威之射法備旨又自不同、李書詳於馬射、略於步射、然步射為學射之始基、武事之發軔、乃所必不能舍而不講者、且若是編之志彀從容內省養氣、尤多論乎身心之修養、更非李書之所詳、故細繹二書、蓋李書宜於深造之用、而是書則可為初學之階梯、猶之啟蒙焉、

蠶桑簡便錄 同治間刊本

清胡濟川撰、濟川字敉臣、鄂中人、同治三年優貢、署嘉禾知縣、蒞任之日、即首詢桑麻之政、見邑地瘠薄、民多貧苦、遂教以養蠶種桑之法、猶恐習不及遠、復輯為此書以示邑民、使有所蹈循也、其書蓋以元司農司所頒蠶桑撮要為藍本、又雜采清代諸農書、詞義均極簡明、敘述亦按蠶事之先後、以為排比之、不稍紊亂、最宜於老農習誦、其論蠶之藏種、桑之取葉並飼育栽植之法、均較他書所述為能提要、昔陳玉璧守遵義、民患貧、玉璧取齊魯山蠶之種、與黔人教其飼養之術、民利賴、自餘身膺民社、率作振興、教民以養生之業、且刊為農書者之久遠者、蓋難屈指數、其行逕俱類似古之循良、濟川是編實亦近之、第其倡教之效、未可孜而知之耳、據序文固可見其篳路藍縷、頗極竭蹶、按濟川嘗撰水師策千百餘言、上之胡林翼、大為激賞、蓋目覩中國水師不修、國威弗張、思貢以所見、為當道整飭軍事之助、是亦究心實學時務之士、不可與俗吏同伍也、

陰符經釋義 光緒廿六年刊本

清劉光才撰。光才字華軒，自署夫彝人。按夫彝即漢夫夷侯國，晉爲縣，後曰扶彝，隋省，其故址在湖南新寧西北，蓋爲新寧人也。仕履不詳，劉坤一稱華軒節鎮，是嘗官武職也。此爲光才於軍政餘暇所撰者，以陰符經雜綴陰陽儒術合家之言，庸以調協，於世俗多有針砭，而患難解，乃取其經章句爲之註釋，其於啟蒙後人，羽翼前賢之功，頗不可沒。後按陰符經釋者多從其陰陽一說，究其指歸，鮮能明其三才一貫之道。光才以爲是經顛倒陰陽，用五行逆取之法，探三才無始之源，進而究大道盈虛消長之數，人道順逆吉凶之機，其說與李光地之書暗合，然謂廣成子崆峒訪道，註作丹經，齊太公渭水授竿，繹成兵法，是未免失於詭誕不經，仍不脫術數家之陳言也。書首有光緒庚子劉坤一序及己亥自序，其書之排次，則首爲經文，次而逐段釋義，末殿以陰符總釋。總釋有言曰：含此心，別無所謂道。三教聖人修身立命，修此而已。誠能祇畏敬謹，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則事理通達，以爲致治之道，而有時審勢運籌，決策戰

克攻取，無不在其中云云。以身心性命之學釋善善惡惡之理，合於宋儒之說，至以兵事附於陰符，此在宋明前已然，蓋道立無不立，義通無不通，不獨兵家能合於此也。昔人有將陰符列入兵家者，殆亦此意矣。

明刑弼教錄六卷 天壤閣藏書本

清王祖源輯。祖源字淵慈，號蓮塘，晚號老蓮，道光己酉拔貢，歷官四川成縣龍茂道，署按察使。是書為其於道光五年調攝成都篆時所輯，以為讞局佐書之用，兼以荣惟明克允之訓焉。首為讀律心得三卷，南豐劉衡纂輯。衡字簾舫，道光間官粵東道，後又歷官蜀中，循績昭著，擢至監司。書於作吏時鈔撮讀律心得，所援律條多寡不定，首曰理訟撮要，次通用擬斷罪，再次通用加減罪，終之為詳刑隨筆，綜其大凡，則所以示有司法所得為與所不得為二事，而尊奸民之情，行朝廷之慈，胥於是乎賴。蓋法貴適中，衡之言是矣。其理訟撮要一目，包括聽斷綱領，尤為刑名學事之津梁，初學之士所宜師從者也。第二為爽鳩要錄二卷，江都蔣超伯輯。超伯字叔啟，同治間書官於秋曹，是書即其時就寶綏條款撮記成篇，其體例仿五代和凝之疑獄集，并宋鄭克之折獄龜鑑，然不襲雜故寶舊聞，專載條款，以為核情罪備記問之助，亦折獄之善本也。末附黎簡齋公門不費錢功德錄一卷。黎書早膾人口，其於勵官箴，敦品行，恤民艱，再三言之，復可供司讞者之座右迴味也。祖源藏書極多，博極羣類，復能廣為刊布，即如陳蔣兩書，一為道光間，一為同治間，而流傳頗少，雖非鴻寶，誠法家之秘笈。然則祖源此輯傳布之功，絕不可泯已。

留餘堂尺牘 六卷 明萬曆間刊本

明潘季馴撰。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至萬曆間凡四任總河，事蹟具明史本傳。季馴有河防一覽、兩河經略、司空奏議、留餘堂集，四庫皆已著錄。又有總理河漕奏疏、河防一覽，即由宸斷大工錄潘輯修訂而成，規格宏大，論見卓偉，明以後河工人員奉之為治河之圭臬。留餘堂集則因有無為州記一篇干礙，入於抽燬之列。總理河漕奏疏內有為一覽所收者，蓋一覽係汰簡節要，而奏疏則為其全槁也。至是編，乃諸家目錄所從未登錄者，即烏程縣志、湖州府志亦不具載，僅見於湖錄經籍考，是此帙久已不流傳於世已。其書為吳興錢忠手刻，首有許孚遠序，都凡六卷，敘次不甚整齊，似未經季馴親手排比者，然以隆慶以後者為多，此則可以按其仕履推知也。其書有談河事者，有談邊務者，有談海防者，有談吏政者，又有詩酒往還中其文翰之雅者。閣臣如申時行、張居正、許國、王錫爵，河臣如凌雲翼、江一麟、傅希摯以及諸河道員司，邊臣如戚繼光，皆嘗與季馴為書札往還。與錫爵書論邊務之亟弱和戰

之選擇，俱有至理，致戚繼光書三五論兵之言，又語皆扼要。明自嘉靖後邊備大壞，兵政弛渙，雖有俞譚胡戚諸人，而卒莫能挽其頹勢。季馴於書中屢有觸發，固有慨乎其言也。數則論河務者，亦復可取。明代河患之烈，自弘治時已肇其端，至嘉靖四十四年河大決沛縣，遂至糜爛不可收拾。季馴起為首理河，稍稍治，至萬曆二十年四任總河，歷仕三朝，祇循借水攻沙、以水治水八字治河，雖物議口毀，迄未少折其議。是編所存書札，於隆慶前治河之事固有未詳，然隆慶以後河事益亟，季馴河上胼胝亦最力，甘苦自道，勝於他人傳寫。如論泗城積水之由、祖陵之不當浸、徐城之當遷、淮之當障以清濁、黃之當東以正流，則又皆可與一覽諸書相互發明，而一覽所不能道者。此俱商量於朋友同僚戚部之間，是可補正史河渠書之不足，而彌為珍貴者也。又其優遇部下，勤自刻苦，尤可藉是編窺見。史稱其負疽吐血，猶復勘河干，益不虛矣。按季馴以大理寺少卿歷任總理河漕，而陪貳青宮，其間巡撫嶺南，督學冀北，掌鳩司之權，握司馬之符，歷中外建樹最多，而獨以

治河者，囘河防一覽諸書，書諸後世所致，亦李騆精擅
宏厚之力致於河上者為多之故也。證於此編書札，可以
曉然矣。是編又有與茅鹿門坤、董潯陽份書，甚見
推重桑梓者裔之忱。與王鳳洲世貞、麟洲世懋書，則載
酒賦詩過從亟密，茅、董、二王與李騆俱有姻誼，故所言
尤不稍存含蓄，故能得李騆之真。明代七子除二王，餘如汪
道昆、吳中行、張佳胤，與李騆均有淵源。道昆與李騆為進
士同年，中行則嘗佐李騆治政於豫章，創新錢法，罷
秕政，着有政聲。李騆為此書牘，文趣頗超脫，雖云東

恃才華，儘能為之，然與七子往還，亦不無受其薰陶也。
留餘堂集今亦不可得，第圖書集成及靜志居詩話各
錄其詩二三首，清新可誦，不過其河上百務叢集，未
遑深研細治耳。四庫識其不工，是必持與七子詩文爭
短長，未免過於吹求矣。湖錄經籍考又著錄有留餘
堂名公尺牘若干卷，今亦不可見，恐湮之久矣。其與此編
為往還之作，不難推知，安得發秘露奧，持與此相印
證，亦書林之勝事焉。

武經圖鏡二卷附雜說一卷　清同治間刊本

清王㦤拱撰，雜說李廷樟撰。㦤字始旦，絳州人，有握機經
解，前四庫已著錄。清初三藩之亂，北方亦多寇氛，㦤以
深習孫吳之學，約其鄉人講求方略，築堡集團，為鄉
守之計，復註孫吳司馬之書為武經三書集註，以為戡
亂戢暴之助。廷樟以司馬法語多政典，初學或闇於
津梁，而孫吳之書皆料敵審勢虛實奇正之法，
於團務大有裨益，遂專取王氏孫吳二註，改題曰武
經圖鏡，而以在鄉辦理團練之事宜綴為雜說附於

廷樟字裕峯，陸川人，咸豐中權篆東雍，其輯㦤註
無所增損，㦤註平淺可讀，並註釋音義，於初學之
士不失為探奧析疑之梯航，如註孫子行軍篇九兵非
貴至摘於人三十一字，㦤以為語意不倫，卒未親附，以下
詞氣雖通，與本篇文義不相屬，疑有斷簡，其說之
證，姑不論其是非，然亦古今註孫子有所未發之說
也。又如謂九地之變，繫於人情，行軍之妙，端在相敵，是
則能剖剔孫子之微隱，而可與十家之註等列者也。
至如註吳子治兵第三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即孫

子同用過風登高去梯之意類此又皆於孫吳之間兩相印證者廷樟所附雜說都十六則建造堡砦木柵說都十八則具見其辨理團練有夙驗而攷三代之兵乘兩漢之郡國管仲之內政隋唐之府衛尤饒有心得其攷瞰書為武經團鏡雖稍扞格不合然孫吳為用兵韜法之祖後世征伐攻守之事殆皆不脫其範疇團練亦兵之一端攷以題此固無不可云

巡防備覽十卷卷首一卷 咸豐癸丑東武朱氏校刊本

清朱鳳檯輯鳳檯字伯年東武人行迹不可攷篇首題曰廣元縣署藏板是嘗官於蜀中矣又據卷二百戰一目之樫既刊兵法要覽復有以兵法相難者因為之申其說則除此編之外別有兵法要覽一書可見其人蓋留心於兵事者也咸豐中洪楊之亂動盪大江南北鳳檯輯此即以為防守之用者為卷有十卷首冠咸豐三四年上諭時江南三城陷於太平軍猶未復也卷一首為總論八則次為巡防備覽集說卷二首為塞堡守禦條規次葉丹穎伯方保甲良方卷三首為鄉堡團練章程次城廂團練章程次選練撮要卷四為禁暴須知卷五首為嚴樂園三省邊防策略摘要次沈存圃防海議略次張越來湖濱備禦事宜次魏默深城守卷六長短兵說卷七八長槍法卷九籐牌總說卷十諸家軍營九說次下營擇地法次行軍撮要次董誥行軍剿賊事宜次俞益謨行軍策略末殿以韓淮陰五才十過論及操兵十七令其巡防備覽集說中有百戰一目目曰百戰實則僅有其半自計謀間選迄利害安

尼為止與百戰之名不符且其說與明王鳴鶴登壇必究所附百戰經之前五十戰無一致僅於百戰之首冠有小序於戰守之道稍加引申不無見解其書引清人之說為多於明人著作則惟戚南塘兵書再三徵錄鳳樓在屬元所訂之諸防匪團練章程并亦附之於內其條舉規制極稱周密要非俗吏所能為者焉

唐兵鑑 清刊本

清蔣敦輯敦事蹟不可攷其書採摭唐代兵事都為一編皆本於正史蓋取往事以鑑今時與晚近之三國志兵事鈎沉一書體例相似俱為鉤稽一代兵事之書也按綜數朝之史實俾來許之考鏡著歷代之兵事成篇者頗多而詳又莫詳於讀史兵略諸史將略諸書以此編比之同覺形穢然大小有別體例無殊且事有繁簡敘有疏密故不可偏廢唐代武功開國為盛武德貞觀之間削平四方羣雄郅甲其運用韜秘大張撻伐實太宗獨任之猶賴其知人楷有名臣名將供其驅策世傳李衛公問對為李靖所撰（備問傳已辨其為宋阮逸擬附託靖名）靖多謀略精見識者於正史先後佐高祖太宗平蕭銑輔公祏平吐谷渾史並其王皆為唐代武功之大者是編俱載之又如藩鎮之禍及唐末五胡之亂中朝闇弱號令已不行兵事已無可言是編各為抉其利病粗可尋率於攷證唐代兵事有不無微助此要非讀史兵略諸書所能詳者也

歷代名將言行錄 排印本

袁世凱纂輯。世凱有訓練操法詳晰圖說，已著錄。世凱籌練新軍，策畫得宜，有名於世。其操法采證新說，能得各國兵法之精華。復斟酌國情，稍與損益，故體制完備，操練精純，有非清代綠營兵所能及者。入民國，北洋之軍號稱勁旅，蓋猶食世凱之遺惠也。世凱之酌采西法以改善舊制，陳規固為其治練新軍成功之一因，而最要者則仍以能參證舊史，著為標準而然。如是編采輯歷代名將言行以為治軍之參考，頗稱詳備。大抵古之名將一言一行，凡見之於載籍者，悉芟其繁蕪，而撮錄之。其體例一仿歷代名臣言行錄，而綿密詳明，猶過之。世凱軍政倥傯，或無暇治此，疑其書或有幕客文人為之蒐集排比者，如胡林翼讀史兵略，即成於其幕賓者也。然入民國後，世凱當國，猶命人撰孫子選註，又於居仁日覽中註訂兵事，逐日呈閱，以為政餘之參徵。蓋可見其究心於此，有為不虛，而是編之是否成於世凱，固無足輕重矣。

兵略錄存八卷 排印本

袁世凱輯。是編亦其光緒末治軍時所纂，為卷凡八。意旨與歷代名將言行錄微有不同。言行錄惟節錄歷代名將之言行，以為近時之參證，而此編則舉述歷代兵謀戰略，詳於事蹟而略於言論，其大旨近於胡林翼讀史兵略，而體例稍有差別。林翼之書體大識精，為往古所無之籍，開編鏡古，裨益治軍之人匪鮮。意者世凱此編殆為慕林翼之書，故仿效之耳。第林翼之書已臻妥善，後之作者，允其量不免蹈其巢臼而乏新義也。然是編簡約可喜，別擇為精，亦是晚近不可多得者，可與讀史兵略并行也。蓋一得之賅，一得之約，各有深旨，後來可勿復為此矣。世凱兵書凡三五種，除訓練操法詳晰圖說，大抵皆多排比史事，聯綴成篇，論者或以陳言故說目之，以為無裨於事。顧當清末凡百事務新舊交替之季，新說大張，排舊之聲益興，其書亦實有微意。世凱入民國後之功罪，斯不待言，而之數書固不可廢矣。

錫文山武備白打要譜六卷 明刊本

明汪伯言纂輯伯言事蹟不可考讀書敏求記著錄其書云為潁川汪伯言亦不詳其仕履也其書彙集宋太祖長拳要訣一手式註訂極精皆聚諸家之說以為後學習練之用其應變之數運用之機錯綜變化無不曲予說明盡括精微錢遵王記其書曰今盛傳宋太祖長拳三十二勢溫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瑣二十四棄探馬八閃番十二短以至綿張之短打各擅所長表表著名於世云云是其拳在清之初猶盛行遵王既稱其著名於世必當時士大夫亦多諳其藝晚近聞有習之者則惟於宿師老匠尚可求之殆亦即將澌盡與遵王所云之少林棍楊氏鎗並藝稱獨絕者同為今之武技不可多得者焉按太祖世以其知武事習兵機為開國帝王之所罕見者然創制拳法史無明文大抵後人附會所致而其增益損革亦頗不乏其人故行變錯綜莫測汪氏此編蒐佚葆殘於武技之學不為無功世有少林拳棒刀棍法一書得此編庶幾為斯學彌一憾事可並垂於後是書自遵王著錄後別無著錄者以是可見昔賢所藏羣書具有特識而非以藏書為玩好者可及也

增補戰法學三卷 北洋武備繙譯局印本

清賀忠良增訂是書先編於光緒二十八年時創設將弁學堂採據舊書加以改訂以為習誦之本忠良於三十年復取晚近戰法參酌北洋情勢而增損成此書凡三卷卷各析若干編編又各析若干章節卷一為編有四曰總論曰戰鬥之分別及各隊本領曰各隊戰法曰論諸隊連合卷二為編有八曰出師曰軍中要務曰搜索勤務曰警戒勤務曰行軍曰宿營曰行李及輜重曰司養卷三為編有三曰普通戰鬥曰局地戰曰小戰三卷之末復殿以結論其書學理與方法並重極見卓識深思蓋兵書貴乎體用兼備著兵家之言者每多泛淺不着實際之說武經七書以外要以戚南塘兵書兩種洽合軍情而非書生之見所能逮忠良於卷首亦慨乎言之並以為清季軍事不振非兵器之不精兵丁之無勇乃為將者不諳戰法所致其說似嫌過甚然當時議論百出可坐言不可起行無補實用未始非戰敗之故更以素不習諳兵法之徒持權兵符幾何不敗績師旅哉忠良之言大可玩味矣

訓練操法詳晰圖說 光緒二十八年石印本

袁世凱纂。光緒二十五年世凱官工兵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以知兵奉命訓練新軍。中國軍制革新，其議始於李鴻章、榮祿，然行於事實，則為世凱。故論陸軍當以世凱為權輿，而其書不可等閒置之也。其書為土十二冊，敘次大抵先為訓誡，次為練兵，次為攻守，次為駐紮，次為操法，次為營陣，次為步隊，次為礮法，次為馬隊，次為軍事工程，末復系以軍營諸章制，首冠進呈奏摺條欵，悉備。其言曰：軍事至重，體用兼

並非博攷古人之嘉謨，無以端其趨嚮；非參稽今日之大勢，無以觀其會通。是以遠攬成規，而訓迪不厭詳盡；近采長技，而練習不避勤勞，務期人盡知方，眾皆有勇云云。蓋能融貫古今新舊之說為一者。證於其書，則於操法營陣多取西洋之長，於訓誥士卒則多師戚繼光之書，而於韜鈐之秘，又無不遠宗乎孫吳之遺意。述洋操法較他書為詳，且他書或為直逐西籍，容不能脗合，此編參諸時宜便利，似較拘泥成說者臻於妥善。斯為晚近訓練新軍之實錄，亦清軍制之變格，著之以識其梗概云。

洋務用軍必讀三卷 光緒甲申梔秀山房刊本

清朱克敬撰。克敬字暝菴。其自序題為光緒十年，略曰：敵情戰地，今古不同，而交接之理，強弱之形，則千秋不易。國之強弱，在人而不在法；戰之勝負，在氣而不在器；和之可否，在我而不在敵。不求諸內而徒徇乎外，得不為外人所竊笑乎。閒居讀史，采歷代以來中外交接之事，合為一編，稍加辨論，與天下有心者商之。蓋目睹清季國勢積弱，海疆多事，眾論紛騰，而無當於用，遂撰此，冀為有志洋務者之採擇也。其書首冠各國旗幟徽號，次釐其說為三。上卷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兵家

目有六，曰總論，曰求賢，曰酌變，曰制用，曰通情，曰矯俗；中卷為目有七，曰憤戒，曰諱戒，曰謬戒，曰徧戒，曰兵謀，曰利權，曰工藝；卷下則輯有清諸名將名臣論兵之言，都二十餘條。其論光緒朝士大夫談夷務之病，要大別之有四：一曰客氣，二曰敷衍，三曰游說，四曰摹擬。克敬言此四者皆為不揣本而齊末，究其癥結，則為紀綱不飭，法令不行，名實不副，心志不齊。並舉古史以為佐證，實為根本之談。況其上中二卷各目無不舉述圖強之道，蓋不僅可

用於洋務、即施之於國家凡百政事亦未嘗不可臻於乂治也、其書於新學甚為排斥、而於工藝一事尤加蔑視、謂為末之末、是皆不免失於偏頗、大抵清之末政學各分二派、即新舊中外是也、此編即持舊說、識見固嫌狹隘、而志可嘉尚云、

演礮圖說　道光二十一年刊本

清丁拱辰撰、拱辰字星南、閩侯人、道光間監生、敏思好學、早年隨商船遊歷外國、頗留心於其地風物、於攻守之軍器尤為注意、礮之一物、又其所精研者焉、歸國後專力致此、以目所稔習者施之於實物、極著成效、乃撰為論說、進之粤督鄧廷楨、先是拱辰嘗以象限儀斛測量起度高低之用、獻之靖逆將軍奕山、至是廷楨復以此編進之、由督糧道西拉本與拱辰參酌研究、擇演礮要法、析為條例、著為功令、頒之士卒、然其書猶未付刊焉、迨睹潘仕成輯捐之各種礮式、於是其書復得實證、乃進而鮮析要訣、與前所進呈者參合而訂之、付之梓人、即是編也、其書專講演礮之法、并及於配合火藥、修築礮臺、鑄造礮位等事、其法以經緯度、勾股算法比證相求、較舊式演礮法精密殊多、與丁乃文之礮法大致相同、然拱辰此編在前、蓋能得風氣之先、復能殫心鑽求焉、至其製礮之法、則與龔振麟鐵模圖說所述亦無多大出入、而如絞車、猴磨車以為挽運之

具又為龔書所未詳，道光朝時事多艱，雋才輩起，專治一學，以名於世而思效力於國家者甚多，以修飭武備言，則龔丁為一時之上選，而丁守存丁拱辰同治兵學，又一時並以才具幹練見稱者，此編為拱辰僅有之作，然守存之丙丁秘籥今頗不易求，是此未致湮泯，猶有厚幸矣、

武經三子標題會解三卷 清刊本

明曹經纂，經麟之子，鑑之孫，鑑其先大同人，嗣職為莊浪衛指揮同知，久之，擢都指揮僉事，成化中積官甘肅總兵，麟於孝宗時襲指揮，擢甘肅副總兵，經則以武宗時襲其父職，至世宗時擢陝西總兵，守莊浪二十餘載，驍勇敢戰，豪健如其祖，是編為其手撰，凡別為三卷，三子各居一卷，彙集註解，附加案詞，為劉寅直解以外之僅見者，寅書僅為直解，不雜麈說，世稱其註義精審，為後人所不及，然不免孤疏之弊，此編參以陳說，證之諸註，旁搜博引，饒有贍博之美，又非直解可及，明以後註武經者多不可舉，然在明代，則甚少見，劉寅直解前四庫分著其目，獨遺此書，蓋未之見也，明史稱經為良將，以其治軍嚴明，攻守勇敢，保功名，寡過誤，為熟悉於兵書者，按於此編，則字解句釋，不同凡響，又可稱之為儒將，其書似不可遺之，亟登之目錄，固足補明史藝文之缺，亦知古今名將手澤多一存世者焉、

橡蠶新編一卷 宣統元年刊本

清許鵬翊撰鵬翊昌黎人光緒末官於吉林奉命董理山蠶總局開北地之利源為前者所未有是編即其辦理山蠶局時所編以為鄉民習誦之本也都為二十目曰辨說曰橡蠶雜攷曰蠶性曰種橡曰蠶場曰蠶種曰春蠶曰秋蠶曰一年蠶曰蠶害曰蠶病曰春秋二蠶比較曰山蠶家蠶比較曰山蠶家蠶配合曰祀先蠶曰廣橡蠶說曰橡種類攷曰器具曰蠶事表其書取意簡明不涉理論復不雜新說惟與田夫諮詢並攷諏舊籍彙而論之凡異而不同者則為辯說以證之法傳自古則為雜考以明之其言曰說悉採自我中土今年民風便於實行益猶沿舊法者末又附放蠶俚歌十八章亦為鵬翊撰首勸蠶次種橡次修場次換種次春蠶次出蟻次擇墩次引蟻次祀蠶次上山次防鳥次避忌次窩繭次秋蠶次收繭次繅絲次留種末為納課其歌詞俚俗視程恩澤橡繭十詠固有雅俗之殊然其為導誘生利之功則一未容強分軒輊也

礮法舉隅一卷 清刊本

清丁乃文撰乃文字友雲錢塘人乃文以精通算術受知於李鴻章治研礮法推測微奧後以知縣補用為能挈取西學之精華而以為用者是書引申測礮象限儀之理推成礮規表尺比例立成表式蓋本諸康熙中所製象限儀為四分之一因推及測礮象限儀之說也其為說凡十有四測礮象限儀圖說第一礮規起度圖說第二表尺起度圖說第三起度命極遠比例法第四逐度遠近比例法第五因里命度比例法第六由卑擊高命極遠法第七由高擊卑命極遠法第八用藥增減同度異遠比例法第九起度用表尺比例法第十表尺起度比例法第十一礮規起度子落遠近比例表第十二倍度正弦線表第十三表尺起度比例表第十四末更附以子藥利弊說所為說辭簡而法明其艱深者則附圖以為解尤有益於習用雖其說亦得自西學然融事理於一不難通讀而較逐譯西書扞格難解其精微者自有不同常熟邵增序其書曰法由理出其理精斯其法密理微法顯顯有易曉而微有難知

故其示人以理不若示人以法博聞洽見者索其隱可推名物象數之微即麤豪兵士亦可一覽而得命中之與較西人著作其難易疏密迥乎遠矣是直謂可以凌駕西書而上焉按乃文既撰此表進之於李鴻章鴻章授記名提督大沽協鎮羅榮光演習試發中外各礮及大小火箭炸彈所落繩以步法不失尺寸斯足證其法之精密可信而贈之言非過譽矣是書先是羅榮光為之刊於同治十一年繼於光緒五年金陵算學局復重為校刊殆以其發算學之精微獨多為不可多得之作云

訓蒙駢句一卷 陽新石氏藏鈔本

明司守謙撰守謙字益甫號川百興國宣化里人與吳國倫同時年二十餘以諸生歿興國州志云守謙天才超逸下筆萬言與吳國倫相倡和詩文散逸獨存訓蒙駢句一卷即此編也其書按韻目為次第詞旨俳麗韻味雋永殊有裨於初為韻語者後世龍文鞭影幼學瓊林皆為開蒙之用守謙是編實近似之而韻致高超非彼二書所能逮也復考吳國倫甔甀洞稿有贈川百詩數首猶可攷其往還之迹然守謙之詩無可徵矣是編末有石榮暲跋謂是書得自漢上初名雜言例韻榮暲證以興國州志知即為志載之訓蒙駢句非別有一雜言例韻也其傳佈絕籍搜求文獻功績至不可沒其云使川百天與以壽其事業未可知而文字流傳當不在國倫之下益發千古之浩歎不僅懷鄉先賢之遺軌也是編雖屬集部之末格亦類書之一端不無可取況舊籍僅存不啻鳳毛志之以補明史藝文之缺云

長江水師營制事宜一卷 清刊本

清曾國藩彭玉麟等撰。按咸豐中洪楊之亂，賴曾胡諸人削平巨憝，號稱中興名將。然其卒能克復金陵及沿江各地者，惟恃水師一事。玉麟以布衣而參贊軍務，上籌辦水師之策，辨地理形勢之要，國藩從其議，聚湘湖子弟習練水師，即以玉麟帥之，轉戰於沿江要隘，功在陸兵之上焉。亂事既定，國藩思訂長江水師為經制，垂諸久遠，遂與玉麟條述水師事宜並其營制，上之朝廷，即是編也。首為進呈長江水師營制事宜疏，次述其說為二，一為水師事宜，凡三十條，其二為水師營制，凡二十四條。水師事宜自設官建署，以及考糧考缺操演之章程，咸列舉分明，有條不紊。策劃營制，則設防汛，立營鎮，自岳州以迄海門廳，五千餘里，布置詳密，深權利害。其疏中指摘當時綠營之弊，貴尸位徒具名目而無實用，尤稱洽當。蓋緣洪楊之役，僅向榮一軍著有殊勳，其餘皆倚勇丁以集事，徒擁厚餉，未接鋒鏑而輒潰亂析散，國藩所謂受養兵之累，無破寇之效，即指此而言也。清季改練新軍，亦深已見此，而後改弦更張者焉。

習坎齋文稿十六卷 清刊本

清葉錫麒撰。錫麒字玉澄，桐城人。光緒間佐山東巡撫張曜籌議河務，復官於西疆。其行迹大致與嘉興朱采相彷。采先佐周恆祺在山東，後官海南，撰清芬閣集，議論河務海防，切中時弊，不以文詞見勝也。是編實近似之，為卷十有六，析為類，屬其要者曰西疆存稿，曰觀河存稿，大致皆為官於各地所為之文札函稿，而之酬應之文字，不可以普通文集目之。西疆存稿切繫邊務，論西陲邊事者，自乾隆以下甚多，有言其風物習俗者，有志其形勢山川者，又有統論其梗概者，而體同地志，未可視為邊政之要籍。然同治以下即此類書亦罕見焉。錫麒所論為清末之邊事，觀其籌議之詳，可想見其措施之善，治邊務者當覽其書。觀河存稿則均在山東時所撰，有代巡撫張曜撰者，有自為陳述而明治河之法者，又有與人書而暢論河事者。首為上張中丞治河初議，其說凡三：曰堵，曰分，曰疏，與光緒初巡撫陳士杰、侍郎游百川、御史吳峋之議互有同異，而辨舉利病，指陳形勢，皆非陳等所詳。其他或總論河務，或

專述一法式、正前人之失、俱足見其所見有廣、所識
者大、非通俗畧摹傚之徒事文詞者可能逮也

若㵎室詩集一卷 湯新石氏藏鈔本

明許友撰。友初名宰、字有介、一字介壽、號甌香、侯官人、
明末庠生、師會稽倪元璐、康熙中以諸生終、有米友堂詩
集、凡分四類、都二百餘首、近人連江劉氏重刻之、是集為
湯新石氏所藏許氏手鈔本、與米友堂詩集迥不相同、
其題以若㵎、亦有介室名、所以示與米友堂詩集有別
也、凡為詩都六十六首、朱彝尊稱其篇章字句不屑蹈
襲前人、如俊鶻生駒、不可施以羈勒、周櫟園讀畫錄
云、其詩蒼楚有致、無一毫煙火氣、又按錢謙益吾炙集
選一時同人詩人、皆不過一二首、獨於有介選至十有九
首、王漁洋論詩最嚴、而特愛有介詩、尤愛其七言絕
句、手錄之多至數十首、因衷集近人詩為感舊一集、
又有句云、許友八閩風、其賞識類如此、此六十六首詩固
不足以見有介詩才、然孤礦遠迴、的非庸凡之比、據陳衍
跋米友堂詩集、謂如皋冒氏藏有九許詩、其後藏書被
火、九許詩或亦成灰燼、又謂米友堂亦是未全之本、然則
有介之全集、蓋未易覯焉、是編有有介書畫章、卷首
又有眉公印章、陽新石棠暐以為集中有丁酉歲正月

四日雪詩及辛酉立春日溪園試筆詩證之有介亭於康熙中是丁酉為順治十四年辛酉為康熙二十年相隔二十餘年之作一時錄出應為先生自選生平佳作以之贈東眉公者其言雖未可盡信然眉公之章外又有王文勤慶雲藏書章其書為藏書家之庋藏固屬無可攷也

守柔齋行河草二卷 清刊本

清蘇廷魁撰廷魁字德輔號賡堂道光十五年進士同治六年為東河總督時河已決蘭儀溢大清以入海黃水泛濫患連三省廷魁專任堵塞截留楚北餉以濟工竣劉振興屬以軍法遂於八年九月合龍用帑百三十萬時人稱之為費省而速蓋為晚清河臣中之僅見者焉是集為督河時所撰都二卷為詩凡百四十餘首其詩意象閎遠不汲汲於雕字飾詞而託興幽邃何廷謙謂其波瀾壯闊似少陵刻劃深摯近昌黎吐屬清妙類東坡至以行河標集為詩家之創格亦可見推許之重矣攷清代河務康乾為盛咸同為最亂時河決銅瓦廂漂流三省軍務方興粵亂未已故未遑治此馴致大患釀成無可為計洎乎光緒承破敗之後益復不可收拾雖有能臣如陳士杰張曜仍不能澹沈災治根本也然同治一朝實為清末河務之機括同治間河臣在廷魁之先如譚廷襄鄭敦謹張之萬廷魁之後如喬松年大抵皆無甚多作為且無專書以存世於銅瓦廂改道後河南河務關係

未詳焉、廷魁此編雖為詩集、而閱平河事頗多、如卷
二胡侍郎請復黃河故道咨三省會議條以說帖詩云、
陝州東龍壁冰橋、萬錦灘頭凍易消、循循吾山歸
海道、北流難使向南條、此與山陽丁顯之說同、蓋不主挽
河復徐海故道者、廷魁督河奏疏不多見、得此詩亦
可窺其治河之大旨、廷魁有守柔齋前後集先刊、是
編刊於同治末、又名行河集、此據其卷端所題以著
錄焉

草廬經畧輿圖總論一卷 陽新石氏藏鈔本

明黃之瑞纂輯之瑞事蹟不可攷據王中立跋云為羅
田人其題為黃州者郡望也按粵雅堂書刻草廬經畧
闕撰者名氏、僅謂為明人、且其書未全、是編凡輿圖
總論十五篇、篇各一首、乃粵雅堂未之刻者、然僅有論
而無圖、其書末有光緒壬寅寇煜跋云、居梅居京卿
藏頗陽骨仙氏康熙壬戌鈔本、卷首題曰湖廣黃州
黃之瑞輯、黃州陶拔萃炯照在陝假得全本、錄其總
論、云圖不精、遂未并繪、仲武亦假寫一通、歸以示予
云云、湖北通志藝文著錄是書、為說大致亦如是、煜
字息亭、跋文凡三、記是書原委甚詳、又謂黃之瑞
草廬經畧一書、雍正四川刻本、題作黃州黃之瑞撰、
并有岳鍾琦序一首、居梅老所藏之本、煜亦傳錄、每首
有總論一篇、則各刻本所缺、云是此書原有雍正本、
必完備無缺、粵雅堂所據以付刻、為刪節之本、致
失原書之真矣、是書自乾隆以後、刊刻者甚多、
大抵皆非其舊、乾隆中搜剔遺書、過苛頻興文字
之獄、豈黃氏之後恐遭羅織、遂刪汰其書、從而隱其

名與姑識之以俟後考草廬經略一書列為兵家秘笈此本雖不存其圖然即此總論十五篇實亦可補今日刪本之缺至其體例開後來讀史方輿紀要之先河是尤為可珍者焉

苗防備覽雜識一卷 清刊本

清嚴如熤撰如熤字炳文號樂園溆浦人嘉慶間黔苗作亂佐姜晟幕多所襄助後試孝廉方正科第一累官陝西按察使著述甚多大都屬於地理一類於苗疆形勢尤所深悉其苗防備覽一書即應姜田晟之請而撰者此又可補備覽之不足蓋皆無可附麗者也其引言曰苗防之大者既已分類各著矣而祥瑞靈異之蹟防範撫綏之宜義烈勤勞之事有關係苗疆未能附諸各門者特為另輯一卷云云是書舊有與備覽合刻者此則單行付梓別為一編所述雜事或為傳聞之言或為攷証之文或引徵前明諸書或采錄黔土地志不僅詳載史實而已於馭苗之難與治苗之方尤再三言之如熤謂治苗之方當震勵兵威之後必撫綏與防範並用而於宋之專務撫綏明之徒事防範皆謂為失策蓋能得剛柔相濟之用者矣末又附議稿數篇首獎勵義勇議次嚴浮費議次請更定苗疆章程上姜畢兩大人書次論施南賊匪書末為平定教匪總論姜大人當即是姜晟如熤所為之說極詳明而見解尤多皆備覽及雜識所不及言者攷自明中葉以後南中苗患

[illegible]之安、[illegible]難經用兵數次、而[illegible]有極難、不肯蠢動、是[illegible]將帥諸臣竭衆人之智勇、幸得救寧、此固為[illegible]上[illegible]命、而將帥[illegible]之贊襄也、如煜之功、則藉備覽及[illegible]可[illegible]、而其博洽多識、亦得關焉、

光緒辛丑蹕路等處工程檔案　清鈔本

不著編者姓氏、攷光緒辛丑迴鑾蹕路等工由張百熙、景灃、桂春、陳夔龍四人主持、此則為輯自始事迄竣工之諭旨奏牘、蓋即百熙等所編者也、全書六冊、第一冊為綸音及奏稿、第二三四三冊為咨文、都六十八件、第五六兩冊則為各工丈尺做法並錢糧清單、按庚子一役、兩宮播遷、京華蕩然、死傷焚掠、不可寓目、此具見於拳亂諸書、辛丑約成、迴鑾有期、因念蹕路所經、兵燹之迹、觸眼可傷、遂命在京諸臣酌事修葺、以為點綴、然其力崇儉約、則自諭旨中歷歷可見、雖於取備耳目之觀、中猶寓有惕勵之意、是與擬重修圓明園及移海軍費以增飾頤和園者大不相同、故是編彌可貴已、且又有三數事可以附而發見者、其一、清代凡百工程類皆經算房手、侵冒漁利、蠹弊叢生、著為常例、積不可改、百熙等第一次會奏除弊核實疏、舉算房書吏與廠商朋比舞飾之事綦詳、於是役獨不將各衙門書吏人等派入工程中、算房亦屏卻不用、招廠商估價承修、而一變歷朝之故制也、其二、舊例工程所有應用各項物料、取給於內務府及戶工二部、是役均歸廠商

按照市價核實，擇其最廉者，復嚴加删減，再行分派認修。此亦與歷來營造規例不同者也。其三，清代堂子原建於長安左門外東南，辛丑劃入各國使館界，遂移堂子於東安門內迤南河東岸東南隅。其規制視舊址固無何差異，而地勢褊狹，橋於一隅，已非舊日宏壯之態。此事實錄曾紀之，而未詳。光緒會典先此一年而成（即二十五年），當不能及此。自餘罕有言之者。是有關清代宗廟祠祀興建壇遺之沿革者也。其他壇廟之修理，雖工事簡陋，不可與前代大工並稱，要亦營造之一端，固足為異日考證之助，非普通簿錄可比也。

蕪湖關工稅竹木則例　鈔本

是書不詳編者，首有引乾隆五年舊案之語，此為乾隆以後蕪湖關官定之課稅則例，當無大謬。考關志之纂輯，在雍正間已有之，如許夢閎撰北新關志十六卷，即是。不第詳於設關沿革、職官、壇遺，而於徵榷定例並亦載之。時之近者，則又如光緒間纂定之崇文門商稅則例、現行比例增減新例，則專載徵稅條款，而於史事無詳也。是編首列丈量簰把條款，次簰把內所有零星竹木正稅則，次簰把銅觔水腳，次簰把條款，次簰把算法，次算散簰法，次徵餘木去，次皇簰算法，次皇簰款式，末又附以龍江關徵收工稅數目，體例略似崇文門商稅則例，然其成書之時，較之為早，且獨重竹木。蓋京師歲需竹木甚夥，國家營造仰給九股，率有待於湖廣諸省，而蕪湖實為其轉運之樞紐，故此編之存於世，不僅可以考求清代徵榷之政（為）矣，若而南中竹木輸運之纖，其數額之巨微，尺寸之大小，徵榷之算法，以及劃關應理之務，並亦見之，且可以瞭然當時商賈經營之繁頻也。

鄂省營制驛傳彙編四卷 光緒十五年刊本

原本題輯者姓氏據卷首裕祿序營驛規制條目關係甚鉅他省均有成書鄂中僅散見於各營屬檔案遇有考稽每煩尋檢會朝廷開局續修會典徵冊籍於鄂兼屬陳仲衡觀察綜理其事按兩司檔案詳加甄錄分門別類彙為一書既以達之大部因即底本印行俾後有考云仲衡為何人不可考裕祿字壽泉滿洲正白旗人光緒間官至直隸總督義和拳之亂祿縱任拳匪聯軍陷天津祿走蔡村服毒死是編序之後有督楚使者印蓋作此序時適官於

鄂中也其書四卷卷一十一目自滿營經制官兵官兵廉俸月餉以及馬匹草料詳焉卷二八目自各標營制馬匹沿革以及各營官兵及其廉俸細數卷三九目自驛站夫馬船腳費用以逮各標協營程途卷四十一目則為鄂中十府屬鋪遞程途里數案鄂中當咸豐中軍興之際地當要衝大員密佈供應獨繁而通文報備輅傳營驛之制亦綦密故較他省所彙輯事宜為多也光緒五年希元纂荊州駐防八旗志記荊州駐防事宜甚詳然如此編所載滿營經制官兵諸制多為駐防志所不言是又殊可補其闕典矣。

雲南昭通鎮營制總冊　精鈔本

原題記名提督雲南昭通鎮總兵官吉勒通阿巴圖魯何雄輝造。雄輝事蹟見於雲南通志及昭通府志。光緒間官總兵官，是編即其將所屬營制彙造薄冊，疑用以上之大部者。其敘次先列府城，而後及於各營汛。攷昭通鎮設置之始，實導源於雍正四年鄂爾泰之平靖滇黔苗亂，請設武職，以事彈壓。歷乾嘉數朝以迄光緒，其制蓋數易之，兵馬增減有不同，而其大體制度則無甚大差別。雄輝首述昭通設鎮之沿革，并疆域形勢、城池方輿、四至接壤，次而臚舉夷風土俗、額設武職、糧餉、軍火器械、塘汛墩臺、程站里數、同城文職、控制土司、夷人種類諸事，又各附彩繪，足收圖文並用之功。其於民風土俗、夷人種類，特為重視，蓋不僅羅列其疆域形勢，復能探求人情，是亦觀風問俗之一端，而有裨於行軍治兵、安戢地面，固非淺鮮也。此類簿冊，近似舊檔，然欲知當日兵制者，則此種未加刪飾之資料，足供稽攷，猶勝於志書所述之簡略、史書采摭之空洞也。特發其端，收於政書，以為軍政之附目焉。

治蝗書一卷　同治十三年蓮池書局刊本

清陳崇砥撰。崇砥字繹萱，侯官人。是書首有同治十三年黃彭年序，稱繹萱太守，惟不知官於何地也。其書為說有八：曰治蝗論，曰治蝗出示設廠說，曰治凡生蝻子說附圖，曰治卵生蝻子說附圖，曰捕蝻蘗說附圖，曰治騾來蝻蘗說附圖，曰捕飛蝗說附圖，曰焚飛蝗說附圖，曰捕秸蟲說附圖，最後又殿清車圖式。大都采取古人成說，復益以己所經歷者。凡蝗之卵生、化生、未出、始出至於能飛驟集，無不窮究形狀，細述治法。於治蝗之人及治蝗之器，致意尤殷，蓋本於有治法無治人，斯不為功，及工欲善事，先利其器之二義也。治蝗之論，凡三述，闡惑析疑，矯枉扶正，既為庶民之勸，復為居官者告。肫肫摯衷，不愧循良。黃彭年稱其斯真為民父母之言，洵不虛矣。其治蝗蝻之法，因事而用，因地而施，又因其種別之不同，而有異。且繪圖多帙，俱較錢炘和之捕蝗要訣為詳，非剌剟故事塞責以為居官之飾者也。

新定楚軍章程、卷 光緒二十年印本

未著輯者姓氏。書中有言曰員外郎慶恕、主事、謝啟華、孫顯家等謹就甘肅新疆兩省近年報部案據詳加考覈將馬步各營旗行糧坐糧營制餉章合為一卷、仍將譚制軍所著營規、附列於後、俾條分縷晰、展卷瞭如、內可為司稿之據、外可為訓練之方、未始無裨於時務云云、是為兵部所纂輯之書矣、案楚軍章程之訂、始於曾國藩征粵之時、斟酌時宜、親度軍情、而擬具條例、藉為後來遵守者、然僅立一營之制、行糧之制、而一旗之制、坐糧之制則缺、而不詳、其後、陝甘總督譚鍾麟踵事增補、於是營旗行糧坐糧之制、並備、且附著營規、尤能整肅軍伍、為後世治軍之圭臬、其事盡在光緒九年、距此編又歷十數年矣、此編不獨仍沿譚氏之舊章、又附增馬隊之制、是又張譚之所俱不及者、故其書又名新定楚軍章程、又名校定楚軍章程、皆所以示與前者有別也、其章程首列步隊營旗之制、次馬隊營旗之制、錢糧薪餉之數目、官兵夫差之名額、無不備載、所附譚氏之營規、又名用兵要法、其目凡二、曰號令、曰賞罰、號令、均以分號礮喇叭以鑼鼓旗幟數目、而禁營

操井開廁暗號四事附之、賞罰凡分偵探、卹養、親愛、功罪禁令數目、禁令一目、擧示嚴禁之事、三十餘條之多、蓋務求嚴明、不憚繁瑣也、惟營規之後、又附行軍五禁與禁令多重複、疑此為新定所增、非譚氏之舊規也、

欽定南河料物價值現行則例二卷 嘉慶丁卯刊本

清戴均元等奉敕編纂。均元字修元，號可亭，乾隆間進士，嘉慶十一年任江南河道總督。自明代以降，河漕並重，漕且資河以利舟楫，故河工之難倍蓰於元代，而其動用帑費亦為多。入清康熙、乾隆兩代號稱郅治，於河工尤多所措意，且數度巡臨河干，指授機宜，然河工之積弊難有峻法嚴規，而殊無以塞其源也。蓋大工巨費，河上人員皆以為活，從來論河工者已數數言之矣。即以料物一項言之，工部例所限不能照時價呈報，遂虛估工段，寬報丈尺，其中乃不免作偽漁利，而河臣及工部則視為故事，少有更張也。均元既任南河總督，首具奏物料昂貴，例價不敷，請照時價實用實銷，奉旨依議，並命其纂訂則例，頒諸河干。均元參酌時宜，乃編為成帙，首冠具奏請示之原委，次就南河兩道分為二卷，卷一淮揚道屬，卷二徐州道屬。道下又分若干廳，凡秫稭樁葦之價，土方石料之工，俱核為條晰。其體例一如雍正及乾隆間物料價值則例，蓋不惟可以見前代河工之措施，又足以考求昔日物價之消長，工夫以豐歉也。又高家堰為南河巨工，自明平江伯陳瑄大治之後，無歲不事補修，良以其為淮揚之屏藩。清康熙以後，每年率有石工補修工段，然向無完工例限，據此編則亦已請畫定限期，以固要工。此為清代南河河工之一變制，而除會典諸官書以外，他書殆甚少言及之。

萬壽點景工程做法 光緒甲午刊本

不詳編者姓氏攷是編做法之後附萬壽點景地段首有光緒十九年奏摺謂明歲皇太后六旬萬壽又曰此摺係內務府主稿然則此爲棠輯內務府籌備萬壽大典之紀錄而成者可知既云光緒十九年癸巳明歲爲皇太后萬壽是甲午歲也考之於清史稿東華錄諸書慈禧皇太后光緒甲午六旬萬壽先一年內務府籌議慶典事宜此所記蓋其事矣是書先列西直門外關鄉一帶工程做法清單次爲由西華門至西直門內沿路龍棚經棚戲臺及點設景物段落總單次爲西華門至西直門兩旁鋪面廟宇樓座修蓋情形全單次爲內務府帶商查勘各工估價值單次爲內務府奏摺最後殿以由西華門至頤和園宮門蹕路經由點景段落目錄各分爲若干段落具見其儀典之隆盛其點景工程以紮綵爲主而實濫觴於乾隆間之萬壽點景段落按大清會典其匠人隸於內務府營造司房庫內各以紮彩爲終身業者其技絕精非平常匠人可及如紮綵樓綵臺綵亭俱逼肖實物是編所記紮綵之巨者如龍棚十六座綵棚鐙棚十五座戲臺二十二座點景四十座音樂樓六十七座鐙遊廊一百二十段綵牌樓一百十座皆由王大臣紮送者惟攷甲午東方事起慶典乃一從簡略不逞再事盛大籌視則或已不如此編所載之隆重繁彩矣然稽是編可以繹想昔日物力豐裕時慶典大舉薄海同歡之象則讀是書如視夢粱錄之記鰲山夢華錄之志艮嶽可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漕務書牘不分卷　存素堂藏鈔本

是書不詳編者姓氏，然據書中函牘口吻並署名可知。是編所輯，皆蘇寧阿嘉慶二年任天津鎮總兵，奉令赴直東交界安陵鎮催儹漕船，與督運官憲及沿河郡縣往來文牘。其書分元亨利貞四冊，俱題為瀛洲書屋漕務書牘。然則蓋為蘇寧阿自輯之稿，而瀛洲其別署也。案天津府志職官與兵表，蘇寧阿，滿洲人，乾隆五十六年任；其次為哈豐阿，蒙古人，嘉慶四年任。則蘇寧阿自乾隆五十六年至嘉慶四年皆為天津鎮總兵官，此編所輯為嘉慶二年事，正其任也。蘇寧阿府志有傳，曰字壽泉，號迂庵，滿洲人，乾隆間任天津鎮總兵官，體恤屬員，仁愛士卒。向例鎮署宴客，營弁備酒筵，蘇寧阿從不留賓，而亦不赴人約，性廉潔，每典衣以繼饔飧，工詩善書。揆諸此編蘇寧阿所敘督催漕艘及查勘漕河情形，極見其赴事之勤勇，府志所云殆非虛語。是書首列外河閘河東幫粮船數目，實則是役南糧亦在內，而是書遺之矣。其書牘則有呈上司者，有致私人者，又附錄當時漕督、直督、巡漕御史諸人奏疏。舉凡是役之原委，沿河設置之興廢，雨水之旱潦，河工之舉措，類

皆[illegible]可補嘉慶二十四年所纂漕運全書之闕遺也。蓋清代[illegible]撫之政，視前明設制較嚴，漕運全書固已著其端緒，然其細瑣之事，政書所不詳，或格於律例而不得載，誠為欲致漕政者之闕典。是編則多當時實際之資料，如同舊檔，且多官書之所不能言，其補益官書自可想見矣。

教家編二卷 康熙間閩道堂刊本

清梁顯祖撰顯祖字良夫自署古宜人是書爲其輯古今嘉言懿訓有裨於家教者取精拔尤撮錄成篇又附以梁氏家訓分爲二卷上卷十目曰明倫理曰立宗法曰惇孝道曰睦同氣曰聯族黨曰訓子孫曰勵學業曰端家範曰慎言動曰寡嗜欲下卷十目曰積德行曰經食用曰重祭葬曰正嫁娶曰擇交遊曰凜官守曰崇節儉曰安義命曰修文則曰御臧獲凡爲條二百七十餘其本於倫理歸於臧獲細大不捐具見首尾而於進德修業盡心立命之微亦無不究闡靈辭顯祖所訂梁氏家訓都數十則分其類各繫於諸目之後綜覈其教之義也約有數事而概括言之則可引卷首有馮熠序以明之熠言盡其爲父可以教慈盡其爲子則可以教孝盡其爲弟則可以教悌夫婦和則可以教敬朋友淳則可以教信居官清則可以教義馭不正則可以教忠此數言盡最能得是書之旨雖彙古今家訓格言不讀可矣惟其書引證多不註出處或又獨標人名而不著書名仍使讀者不諳其所自出也

求己錄三卷 光緒庚子杭州求是書院印本

清盧涇遯士輯盧涇不悉爲誰檢其語意蓋亦憂時之士其敘目之語謂孔子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振興之機當治內不當務外鑒古證今有積感焉爰采史傳及前賢讜議以管見論斷之釐爲三卷竊取孟子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之意名曰求己錄云云案是編之始議在甲午役之前時勢孔亟議論紛歧故輯往事以爲鏡鑑而其成書則在甲午之後蓋足見其識見之不俗也上卷輯左傳衛文公事虢公敗戎事吳越春秋越王勾踐事漢書匈奴及西域事後漢書靈帝擊鮮卑事卷中輯丁文簡論契丹請絕夏元昊進貢事司馬文正乞誡邊城疏節錄蘇文忠上皇帝書程氏遺書程子易傳朱子壬午封事癸未奏劄庚子封事戊申延和殿奏第五劄戊申封事卷下則全輯朱子語類爲類有三曰憂時之語分因循釀患上下膈膜科舉無益吏治苟且財匱用侈將多兵劣舊制拘牽官法未善公論難從糾彈宜慎文學無憑正學不明十二目曰經世之語分君心變法政體用人裁冗官通下情廟廷節興學校爲學本末九目曰論和戰及恢復之語分慎戰

浪戰和議失機猜疑敵情優譽恢復八目蓋凡修內政禦外侮之言不憚繁瑣備錄無遺焉且於儒之一字辨之尤重本孔子君子儒小人儒之義申明儒之真諦其言曰余嘗痛夫世之識時務者往往有才而無行而迂誇之徒又復託名於儒以守舊為正以主戰為高紛呶叫囂至於誤國而不之悟云云則甚以時人墨守陳法為陋也於漢宋二世識論亦復不少謂卜式之輸財為李巧李廣等伐匈奴為圖封侯宋高宗偏安一隅為無大志宋末諸將輕啟戰釁為不達時務大肆詆諆以為當將變之機應有當變之方法同時變而義理不可變隱然屬有貶俗之意其於漢學宋儒之爭亦斤斤務辨得其宜一謂清以來尊漢學排宋儒之偏見言曰世俗因有迂儒偽儒遂以道學為詬病呼為宋學亦之區別而以訓詁為漢學若詞章之學掌故之學經濟之學皆鄭重視之而於聖賢遺訓勉強誦習為利祿之媒卒不知宋儒周程張朱之道直接孔顏曾孟之道者也道學全體致廣大而盡精微原非瑣裂訓詁詞章廢棄掌故經濟也而訓詁詞章掌故經濟豈無迂者偽者安得獨以迂且偽詬道學乎又曰相傳此等見解創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河間蓋即謂紀昀也紀昀自名漢學深惡性理攻於程朱之書頗多峻詞而當時文學侍從之儒亦無不攖剔道學家末流細攻以為詬毀之的說者謂顧炎武啟樸學之端然炎武何嘗不達於義理第身值再世不免竟傳其說惟稽攷古輿地之學以微示其端緒耳故是編之論除不免評議過苛外亦要有理致可尋非故為偏詖之說者也

身世準繩二卷 道光二十六年重刊本

清李廸光輯。廸光字覲文，錫山人，事迹不詳，以自序考之，蓋為雍正時人。其書先刊於雍正、道光九年，後由其休寧余信芳再刻，此則為信芳後人重付剞劂於道光二十六年者，以其書勸世諷俗，裨益人心非淺鮮也。書都凡二卷，卷首一卷。上卷為目十二，曰立志，曰辨學，曰治心，曰檢身，曰修德，曰慎言，曰父母，曰兄弟，曰夫婦，曰宗族，曰子孫，曰交友。下卷亦分目為十二，曰治家，曰奴婢，曰應事，曰處世，曰處境，曰德言，曰觀人，曰財產，曰達觀，曰衛生，曰讀書，曰

居官。凡六百餘則，所輯多出自先賢語錄，自朱程以逮明末諸子，彙而纂之，刪汰繁贅，歸納簡要，更附以己意，分門別類，凡身心性命及人倫日用處世治人之方，周詳備至，可謂集從來格言語錄之大成。其書引據宋人之語為多，尤以朱程二人之言，蓋不第數數見之，深可見其尊崇宋儒之情，即其附增之說，亦無不胎息宋人說法，而爭一禮字，惟其引前人之言，或註書名，或註人名，而人名亦不一，其稱朱文公，曰朱夫子，又曰晦菴先生，體例蹐駁，頗難稱覽，是尤不免為瑕疵。然垂世行遠，則甚可見其有功於

治心檢身之術，而為人所嗜讀也。前四庫於宋儒著述頗多詆諆，是則不免雜有門戶之見。此書刻於雍正間，迄光已八十餘載，其書流布甚廣，紀文達輩或不致未見其書，第成見特深，屏棄不為著錄耳。

野外戰術記事錄二卷 光緒三十三年石印本

清應雄圖編。雄圖嘗充陸軍軍官學堂統裁官。攷清代篝練新軍，設軍官學堂造育將弁，除聘外邦軍事名家并羅致國內奇才，其課程一以最新戰術為準，汲汲圖強之心可見也。又不第此，復核集名著迻譯以示之將弁，或徵究古兵法之隱旨與晚近相合者，而光大發明之，無一非勵精之道。攷究中國軍制軍法之變格者，當溯求同光兩朝維新之迹也。是編為庚子以後之書，記其率生徒野外演習諸事，彙其書為二卷。卷上記野戰之方畧及應注意事項，若進却宿止之律，配備號令之宜，地形之勘核，敵情之虛實，以迄於克捷，都分七十三目。卷下記野戰之命令，分為九目。其實習先設假想之敵以為攻擊之的，較徒埋首於兵書而不得其要領者，則殊能獲明確之效也。雄圖言曰：欲防內憂外患，必求軍備精銳；欲軍隊精銳，必求將帥得人；欲將帥得人，必深練習戰術之能力；欲練摩戰術之能力，莫若仿照實戰方法以試行之。實地即所謂野外演習及機動演習是也。戚繼光治軍專重訓練，其練兵實紀一書，載其練兵實效，不止營陣步騎，即耳目手足，並亦無不熟練，而操用自如。斯編殆亦深得其旨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夜戰通法一卷　光緒三十二年石印本

清伍士修編。士修事迹不詳。然其書嘗用為教授陸軍行營軍官。其言曰：火器愈精，夜戰愈多，且其法亦難。吾輩為軍官者，不宜不講究之；士卒者，亦不宜不練熟之。但未聞我國有夜戰新書出者，而各軍多欲知夜戰之要，余有見於此，乃率爾括慮以草此編。其人亦必執教於其間也。夜戰之法，孫子已言之，而唯重火鼓二事，即證於史書，亦莫不然。其著者如天寶末李光弼以四百騎趨河陽，多列火炬，首尾不息，史思明數萬之衆不敢逼；宋時張齊賢守代州，丹兵薄城下，齊賢中夜遣兵出城南，持幟燃炬，虜見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伏兵搏擊，大破之。是皆變亂以火鼓，而足証孫子之說為不誣者。然其事綦難，非洞諳機宜、指揮裕如不為功。此編所述偏重新法，亦附陳己見。其論夜攻之弊，曰易亂隊伍，曰難於指揮，曰困憊士卒，曰難辨敵我，盡俱能別白病弊，切中肯綮。夜攻宜用寡兵一語，尤不晚古兵法之遺意。書首為緒論，引證外國夜戰之役，亟名將之言以為証佐。其敘列目次，則首為夜戰，次為夜間行軍，又次為夜間名隊戰鬥，末以夜間攻擊為殿，蓋續前三目之不及者也。士修又曰：此書專以記述夜戰諸法為首，而稍加之以教法，凡引證戰史以論諸法之利弊，容俟之他日。是又欲輯歷代夜戰史事以與此編輔行者，惟不知已否成書付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歷代讀史兵略攷三十卷 刊本

清潘鐸撰。鐸，江寧人。道光十二年進士，二十五年陞山西布政使，尋署甘肅巡撫，官至署理雲貴總督，因撫亂招安而為叛兵所害，事蹟具清史列傳。鐸以名進士屢預兵事，其議捕務之言最為有見，故是編議論亦頗得兵武之旨也。首有自序，略曰戰略攷載在武備志中，舊有眉評，簡而賅，足以發人意志。余旅居無事，繙閱數過，有所觸則書之，因是編無單行本，遂付剞劂，而以鄙論附於每事之末云云。案武備志明茅元儀纂，為明以後談兵事者之所必採擇。其書門類齊備，敘述詳明。鐸特專就戰略攷一部，反覆玩索，徵其勝負之由，與茅書以甚多發明，視清傅禹輯茅書以成武備志略之徒事鈔胥別無特見者，益有判焉。如鐸以為管仲相桓公作內政，寓軍令，設軌伍之長，成五鄉之軍，即後世鄉團之法；又辨秦之攻趙，趙王不用廉頗而用趙括之非，是皆不為無見。其談兵之言，遠宗兵法，旁參事理，亦多切要。曹劌敗齊於長勺，鐸曰：兵以氣為主，氣定則盈，心定則氣定。主帥有謀有勇，士卒有所恃則心定；訓練有方，士卒技精則心定；號令嚴明則心定。其說真根本之談，雖置於古兵法中亦未可易一字也。

武經三書彙解三卷 康熙壬辰刊本

清黎利賓、曹曰瑋、夏沖齡纂輯。利賓字觀五，江寧人。
曰瑋字繼武，秋浦人。沖齡字書城，林陵人。仕履並不詳。卷
首有康熙辛卯黎利賓序，略曰：自揣譾劣，不能旁究古先
聖王治國經邦之道，竊欲取有裨於世事民生之學，與天
下英俊相講求，期濟於實用。閒書取七子之書，反覆研
尋（中略）丙子歲，余旅寓京師，與曹繼武先生纂輯滙
解一書，搜羅别抉，會萃釐正，提綱挈領，節解支分，
闡奇發秘，天下之士莫不如獲異寶云云。然則利賓等

書就七書有所折衷，不第此三書矣。是編凡孫子、吳
子、司馬法各為一卷，又附採輯騎步射法。其每解一書，先
之以釋註，次之以序，再次之以參，而終之以節旨、章旨及總
評。其體裁近似備場屋之用者，而實有析疑鉤玄之妙。
註解武經者明代最盛，劉寅、曾櫻、徐風昇、黃獻臣、唐順
之、張泰岳、謝弘儀、趙文學、李贄諸人皆有著述，悉錄
重浩繁，雖闚其真際。茲書折衷眾說，不涵煩文，且
又臚舉王陽明、茅坤等人評校之語，可為顧證。其尤能
别白真贗者，輒為釐正。昔人剿竊之文，大抵註疏既多，
而不免互相引錄，掠人之美，據為己長。斯雖通儒，殆
亦難免。武經七書自宋以後，展轉註釋，義理固不無相
襲也。此編於采證之餘，就其可以考知者，嚴加改訂，蓋又
有辨偽究源之功。利賓等間亦標著所見，以與釋序
之說相發明。嘗考武經七書，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
至靜，上繫天時，下闚輿地，中合人情物態，變化縕蓄，
不可窮詰。孫子一書著其綱要，言簡而意賅，尤為難測，
後世愈註愈為棼如。孫子十家之註，博綜雜理，其端
委其弊，則以無折衷之義也。故入清以後，場屋備眾覽撰

成書，直視武經註解諸書為鍾南捷徑。斯編雖亦不能
免俗，而中頗不以空言自是。利賓序曰：但願用為嚆矢，導
其聰明材力，俾務實學，以待實用，雖不得復見三代
聖王治安天下之具，而學術事功，猶足為斯世斯民萬
里長城云云。其意蓋在斯矣。

混成協戰術二卷 光緒三十三年第五鎮工程營石印本

壽永康編。永康在清末主持新軍事務，執教軍官學堂，頗有興革。其所教授之文，槩就簡，一取於淺明，而後漸涉艱深，故學者易解，練者易熟，時稱為練軍捷術。永康間又就野外演習諸事多所注意，與人以體驗之機。凡支隊戰術、混成協戰術，俱次第講述發明，為宏。是編則專記混成協戰術，析為二卷，而其目則大要釐為設想問答、情況數事，於軍伍進却之宜，將官指揮之略，控制形勢之要，嚴定賞罰之律，罔弗詳焉。大抵混成協戰術與支隊戰術，僅有繁簡輕重之不同，而要旨莫不由於一轍。第協戰術變化錯綜，其力集於全體；支隊戰術變化較少，戰術較簡，其力萃於部分。故二者可互相參攷，持軍者所不宜偏廢。清末改革軍制，更易軍器，致力維新，論其事者，殆難枚述，惟論戰術者不多，雖袁世凱以訓練新軍知名於世，然於此類戰術，仍多未詳。是茲編固為晚清操法戰術改良之實錄，而為後來軍事之範模有尤不鮮也，故附著於兵家之末云。

漁書十三卷 明刊本

是書原為十三卷，今缺其卷首，故撰人之姓氏、成書之歲月，俱無可攷。書中間有案語，題曰蠹史曰，殆即其人耶。又江曉一則，記神宗時內官高寀督稅漳中，課認江曉事。此神宗不恙為宋為明，證其書多引唐宋人著書，而不及於明人著述，即如楊慎異魚圖贊成於明嘉靖時，此亦未引，然則其為宋人耶。其書纂錄水產，各為品類。卷一缺不可攷，卷二曰神品，卷三曰巨品，卷四曰珍品，卷五曰雜品，卷六曰介品，卷七曰柔品，卷八曰蓄品，卷九曰蔬品，卷十曰海獸，卷十一曰漁具，卷十二曰記載，卷十三曰紀異。海獸一目之前有小序曰：水產之見於前者，區之以品，亦既類族而辨物，品彙為八，幾盡海若與波臣，要皆負甲無鱗，未必披毛帶足。（中略）不錄全產，罔備大觀，爰輯十種海獸，用殿八品。終篇云云。自神品至蔬品，適為八品，則卷一所缺者，又在八品之外，別有所記焉。惜莫由窺其全豹，是誠闕典。然其品彙亟詳，撈集不遺纖悉，在譜錄中又亟屬難得。神品自龍迄鱷魚，凡七種；巨品自海大魚至鯨魚，凡八種；珍品自鰼魚至鯿魚，凡十四種；雜品自馬鮫至鱗魚，凡三

十四種又有海產與河產之分介品自鼈至寄居凡二十三種柔品自柔魚至石穿凡七種畜品自鯉魚至鰍魚凡八種蔬品自海粉至滸苔凡七種海獸則自海狗至鹿魚凡十種漁具則分網縺及雜類三類記載紀異二目則大都取材於諸書於毛詩爾雅山海經酉陽雜俎古今注搜神記異苑埤雅以及雜家諸子皆有引徵與高似孫蟹略楊慎異魚圖贊雖同為識小而體類猶大未可比擬也況其間有辨證多饒精義如介品蠘條謂皮日休送蠏與魯詩紺甲青匡染菜衣島夷初寄北人時離居定有石帆覺

失津惟應海月知蟹類分明連蛣形容好簡以彭蜞病中無判嬰贅處寄興吾兄左手持詩中所用四蟲皆海族所送必蠘也蠏乃渾名耳蟹生陂澤若用石帆海月則無當矣云云其考證細密一至如此又謂魚之見于詩者凡十三種與海錯同者惟鯉魚魴魚鱧魚鰋魚鯊魚數種耳可附為鯿魚與海不同鱧魚為黑魚鱺魚為鰱魚然亦影響似耳其實惟鯉鯊同也其說與郝懿行說海錯多相近而懿行之說致按稍詳有為此所不及者耳其書又多憫世悲天之語而於魚之遺劫尤不憚辭繁曲為辨論謂古

人制網必以四寸為準不事貪求兼以諷世是又識魚以外之微旨而益然躍於楮墨間者也惟其書既列紀異一目臚舉瑰異之事都數十則而於神品中謂禹濟巨海黿鼉為梁紀年載周穆王東至九江叱黿鼉為梁而履之二事為不足信又如蛤中得瑶環以為怪則又自毀其紀異之藩籬矣是書著錄者絕少豈以其識小為不足存耶然則雁綫瑞蜂譜且以列之譜錄斯烏可不著而錄之屠本畯海錯疏郝懿行說海錯俱無此賅要是尤不可不識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李衛公答問參證　韜略世法本

明何武臣編、丘兆麟參證。武臣字餘陽，山陰人，仕履不詳。兆麟字毛伯，臨川人，萬曆中進士，擢御史，崇禎初為河南巡撫，持政端謹，獄事輒得其平，著有樂餘園水暄亭玉書亭等集。又坊間有明文雋題兆麟參證，欽定四庫提要謂疑為坊賈僞託，不足信也。是編首有臧應驥序、答問一書，即世傳之問對也，其書為僞託，然得兵家要訣，恆與孫吳之書相通，故欽定四庫亦採之，著錄於篇。兆麟於是編詮釋至微，不僅闡析奧妙，且并其古地僻字兼亦解之，然不及辨其僞。問對舊分三卷，每卷之末各附案語，論古今用兵之得失、兵法傳衍之變化，謂是書本於孫子十三篇，不外用虛實奇正之理為臨敵制勝之法，又謂衛公六花陣即八陣圖之法，步數定於地，行綴纏於天，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大率教正即以教奇，運奇不脫運正，蓋能道著真際者。又衛公論兵法，分為三等，而以道居首，或以其說似流於術數之類，然自來任將擇才、攻伐禦守，莫不有至精至微之理存焉，即道也，易所謂神武不殺者是也。兆麟於此亦頗有解釋，以為用兵所不得偏廢者，然引田單援天以安人、太公因人以信天二事，證道之不廢，是猶誤衛公天地之說為道之說。衛公分兵法為三等，首道次天地，末為將法，所以釐其等差也。其天地一條，隱寓陰陽之理，近於術數之言。兆麟牽乙就甲，張冠李戴，不得謂為通論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正百將傳評林八卷　明刊本

明趙光裕評、光裕字克榮、浙東人、百將傳為宋張預撰、採歷代名將事迹足與孫子相發明者為一編、始自周太公、迄於五代劉鄩、凡百人、崔安道註云、而後人廣之者又有之、是編為光裕取張預原書去其註語、枝權而付刊者、着評於書之眉、惟其書始於周太公、迄於唐尉遲恭、為八卷、卷各十人、纔八十人、疑缺卷九卷十兩卷耳、其評語大略先為總說、以見其人將略之優劣、材質之良楛、次而依文述評、或辨韜策之微秘、或指用兵之得失、或分析其句法、或歸約其事、書體例不必每傳一致、故詳略亦有不同、其條析諸人兵法、謂太公用兵以仁義為主、亦以權謀為用、不信卜筮而強行、是其不惑於鬼神、孫武用兵、主於嚴整、故謂節制之師、田穰苴用兵主於約束嚴明、以及孫臏之成於困辱不屈、吳起之敗於制行不良、皆折衷史文、雜說而為之論也、論事每有犀利之處、殆係深能玩味文旨所致、其指廉頗傳第云以勇氣聞於諸侯一句、餘皆廉藺交惡之事為疏失、極是、蓋頗伐齊伐魏、功績蓋世、必能通明於兵法而後可操勝券、考頗之事迹略見於趙奢傳、秦攻趙、頗勤兵固守不為動、趙王易括為將、而一敗幾至覆亡、知己知彼、而不妄動、蓋名將用兵非怯也、實慎之耳、亦足以見頗之才度、史傳筆法不一、詳於此、而略於彼、固為常體、第不當簡略如是、而另附於他傳、雖屬牽連、似病重複也、光裕所為評、間有不脫坊賈之氣者、殆為明代譚兵之通病、又是編周太公傳後引孫子兵法而誤為蘇子曰、蓋剞劂之誤矣、

騎射勢法一卷 編略世法本

明程輔國彙輯汪承得訂正輔國字存心承得字泰宇俱爲海陽人其書分二卷專論騎射附及車牌諸法分爲騎法總論用牌法馬射法及箭法彙奇等目末並附弓箭步射騎射三式大抵凡相馬之經選箭之材車戰之法牌製之方靡不備陳詳盡可資練卒取勝之助箭法彙奇一目尤稱詳明謹爲二十字目手眼心神並舉俱重之理解之頗爲翔洽承得以爲戰勝之法莫不以騎射爲先車牌次之然騎在馬之善法在於人之善馭射在箭之良法在於

人之善運而車用以攻擊牌用以捍禦又所以佐騎射之變而收百戰百勝之全局其說良是火器未行之先端藉弓矢而車牌於進却攻守爲用尤宏有明一代惆於敵冠之盛亟欲復古制整軍備布有所樹立於邊陲以挽積弱之局弘治中造全勝車趙士禎車銃議蓋嘗言之矣是編除於射法極能闡微述妙之外復詳陳車騎之法亦不無是意存乎其間也

歷科程墨武論一卷 編略世法本

原題明徐光啟彙選光啟字子先號玄扈上海人崇禎初歷官禮部尚書從利馬竇學精西洋天文算法火器之術譯著極多事迹并見明史本傳然據卷首吳亦孔序略曰余耳聆烽警志馳伊吾乃以形遝無聞寄遂欲進破浪之才以備驅馳精拔歷科程墨論策將人人胸中武庫陶鑄全才變通實用何難擢三千將略而增百二關城耶是爲亦孔所編者矣疑藉光啟之名以自重耳亦孔自署兵儀序謂題於秣陵而不詳其里貫仕履並亦無考其書彙集

有明歷科武場論策凡廿三篇斷自萬曆迄於崇禎三朝武備程墨之精構悉備焉每篇先標題旨考其出處末論章法志其竅奧於篇文則或引史事以証其義或參他書以辨其文不同於註訓章句也首又冠崇禎九年禮部取士論策必試以武之疏蓋明季武備弛廢敵烽冠警相繼而作思奮奮振積弱遂多方力倡明末兵書之多未嘗不原於此風氣使然是書大抵亦是應時而編雖爲紙上談而析理精悉倘能起行或亦治兵之先鑰乎

武侯心書箋注 鈔略世法本

清汪其洋撰。淇字聽猗，一字石子，錢塘人。精岐黃，有濟陰綱目、纂釋保生碎事。又續新語，欽定提要俱已著錄。是書首有自序，謂後人以心書為假託，乃不識之語。其說似欠平允。按武侯心書五十篇，大抵皆取之孫子書，而鄙陋之言雜然并陳，無出師表之概也，欽定提要已辨之。淇乃謂不可是，亦護古之凡者矣。雖然，淇亦謂心書俱宗之武經七書。其又肖齊有田穰苴，亦著有武經七書，與孫武子齊名，是誠可哂。無論穰苴未有著述（據史記穰苴列傳，司馬法為齊國諸臣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縱如舊題司馬法為穰苴撰，而絕非武經七書也。淇并此不識，而妄以箋注論書，宜乎斤斤辨其不謬也。第其闡微析隱，間有深見，足能通貫兵法之消息。並指示五十條彼此附更之處，似曾參諸武經七書而勤加研究者。如謂孫子始言校計，未言用間，此則先之以間諜，終之以自料，可謂善於辨其異同。又心書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四条俱七書所不及，論後人論是務者殆多不出範圍，淇深以為可並世大有所証也。

左史兵法正宗二卷 清刊本

清郭鴻熙輯。鴻熙里貫仕履并不詳。據序言則知其酷嗜兵法，善讀左傳，不僅於左氏筆法之微奧有所洞悉，又能條析類屬，標明指歸，為讀左者作一肄達也。是編則專輯左書關於韜鈐之事，分為二卷，視魏禧兵法、兵謀二書猶為詳密，蓋合兵法、兵謀為一者。其觀察犀利，不苟同異，尤屬難得。左氏述事，秉寓褒貶，而於爭伐之戰則首尾必詳，其得失利害之理，或顯而易見，或則隱而不彰，讀者於其文固熟覽而深諳之，然於其理則每多疎略不察也。鴻熙獨於此條辨以晰，專以點出謀略之所在、勝敗之所由，為全書之旨，雖不嫌其繁冗，而殊無害於全書也。其題曰正宗，稍嫌過甚，然抉左氏精華，闡達在述左而流於不經者之上，猶勝於曾益之左略也。岳武穆暇即讀覽左書，其運用策謀，制馭敵情，使金人懾其威而不敢偷覷臨安者，未嘗不因於深已領會左氏兵法之要義而奏其功也。然則鴻熙是編無異為左書作一校權，固極有助於治兵殺敵者矣。

洋防說略二卷 光緒間刊本

清徐家幹撰。家幹字穉蓀，義寧人。光緒癸未從卞寶第籌辦江防，乃取沿海形勢，詳記道里，考校中西各國圖，附載島嶼沙線，分門為說，並次古今兵防利鈍，參以所見聞而成此編。家幹早年固嘗從軍苗疆，深明輿圖之學，於江海山川險要稍知涯略，故此編於地利一事極為詳盡，此亦管子所謂行軍不失地利之意也。卷首有杜雲秋序，其書先論沿海諸省海道，次述長江道里，是為上卷；下卷則首為防海說，次防江說，再次潤土礮台說、開地隧伏礮說、陸戰宜先避敵槍說、用礮須審視遠近說，末為臨陣須先練膽說。說作問答之體，準今昔之變，以闡時局之所宜。大抵以據形勝、并兵力為言，策畫周全，觀察犀利，不洞悉輿地之要者不能道之。自潤土礮台說以下數篇，不必全關係洋防，疑為附錄於後者，以備參酌也。至其伏礮開隧諸說，以皆有所本，其人既留心於經世之務，必覽經世之書，以其條舉洋槍名色度之，或於機械砲礮之學亦遂有研究也。

兵人方自指南八卷 同治刻本

清彭定闢輯。定闢江西樂平人，事迹無考。其書分八卷，凡兵家方術陰陽之事悉備，其體例略如符應經，而議論切實。凡所引據，有出自武經總要者，有出自虎鈐經者，其意不過綜諸兵書陰陽之言、奇妙之理，而析衷歸攝為一編，以為出師之南鍼。自漢以來，兵家術數二者恆不分類，皆附會依託。兵家藉術數以示其奇，術數藉兵家而存其說。但兵為用然，權衡一經，實其濫觴。七略於兵書權謀家有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道家復有四家之書，而漢志兵陰陽家亦多可與諸子陰陽篇相通，是固古人申明流別不避重複著錄，而其部次相需牽涉為多，要屬確然。是編於此稍有雜之之詞，且力避虛誕不經之說，非風后秘術鬼谷祖法之流亞也。其書江西通志亦著錄，惟頗屬罕見，或以為孤虛風角之說，遂不為人所取耶。

籌洋芻議一卷 光緒丁酉文瑞樓石印本

清薛福成撰。福成字叔耘，號庸盦，光緒間以副貢參曾國藩、李鴻章幕，除寧紹台道，旋出使英法義比諸國，創設南洋各島領事，歸陞右副都御史，卒。著有庸盦集。福成講求經世之學，蜚聲於時，而尤以熟悉洋務為人所稱道，翁同龢許與張蔭桓同為穩健人物。是編成於光緒五年，蓋目覩洋務日亟，抒述所見，以備籌洋者之借鑒。凡分十一目：曰約章，曰邊防，曰藩交，曰利器，曰敵情，曰籌邦，曰商政，曰船政，曰礦政，曰利權，曰變法。福成以為應之得其道，敵雖強不足慮；不得其道，則無事而有事，後患且不可言。斯真不易之名言也。又謂中國宜師老子善勝不爭之訓，守孫武知彼知己之謀，謂不可妄動也。於利器一篇，不厭繁述，曲盡隱微，復能指證各國強盛之因，端賴於器精。其言雖似過甚，而不無至理在焉。其暢論變法，尤稱膽大有識，非躡躋樞位者可逮。其書嘗由李鴻章達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備采擇。又曾紀澤使英，用泰西印法印數十冊，以貽同人。自強學齋治平十議亦著錄之，可見其書為人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兵家

兵策一卷 青州本

清徐子威撰。子威字雲樵，號野泉，常州人，占籍歷城，有海右集八卷。其詩寄託高曠，卓然可傳。法式善雲樵山人小傳許為雋才。是編鑒於川楚不靖，匪寇跳梁，夙留心經濟，通諳戎機，遂集古名將行兵之法，為一編，選擇綦為嚴謹，已足得天洞識機宜，不僅條舉先賢韜略而已也。其主專一將帥，嚴明賞罰，皆合於兵法，而剿撫兼施，不可操之過切，不可待以老師，又無不酌度形勢利害而為之說。蓋目覩寇鋒所逮，或疲於奔命，而不遑禦守，或進之甚急，而終致僨事，皆非戢亂弭患之道也。觀其議論慷慨，絕不似其詩之謹循含蓄，是真能用之而奮張、藏之而形斂者矣。據蔣嗣曾序其海右集詩曰，所著兵謅等書云云，不知兵謅是否與兵策為一書。然考之法式善雲樵山人小傳云，遇川楚匪寇之變，手著兵策一卷云云，則兵策自是一書，而兵謅未見，不知其何似矣。

洋防輯要廿四卷 清刊本

清嚴如熤輯。如熤有苗防雜識，已著錄。是書爲卷二十有四，首卷爲海疆圖說，次輯會典諸書關於洋防之經制二卷，次取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摘其緣海山川險要成各省海疆輿地考五卷，次取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摘其兵防軍政諸事成各省防海略七卷，次雜輯明胡世寧、譚綸、唐順之、茅坤暨時賢策畧一卷，次輯風潮占驗一卷，次輯戚繼光紀效新書操練水師畧一卷，次輯李盤金湯借箸水戰籌一卷，次雜輯兵器籌一卷，次雜輯海運舊制，次輯郡國利病書鹽務一卷，末輯利病書洋夷市貢一卷。如熤深通輿地之學，故凡所纂擇，多存要汰叢，大可備治兵防海者之參稽。其海運、鹽務、洋夷市貢，似與防海無涉，然其得失利害，恆與兵政相關，蓋亦爲不可忽視者。是書每於明代海防深歎不絕，未嘗無識彼譬此以資借鑑之微意，頗可玩味。惟所冠之圖，不甚可據，方位錯繆，不可枚舉。第輿地測繪之學不精，徒資舊本，摭拾陳言，幾何其不南轅而北轍，斯亦曩日治時務經世之學所無可奈何者也。

心法合參附戰守論 清刊本

未詳撰者姓氏，首題曰蔣攸銛刊。攸銛字穎芳，號礪堂，遼陽人，乾隆中進士，數秉文衡，而鮮預武秩，惟官兩江總督兼理軍務，此冊殆即是時所刊者耶。其書首爲心法合參，輯述兵法之要言，抉發其變化之消息，意者或爲供營伍中人誦讀之用，故叙述唯求簡明，而不擴拾羣說以相印證耶。所述俱不出紀效新書及練兵實紀，而或有則逕勦其書。所謂心法者，疑即循兵法之所云神而明之之謂，蓋不欲人膠固而貽趙括徒讀父書之譏也。末附戰守論一篇，亦未著撰人姓名，以爲戰易於守，而守則視戰能持久，且用兵而嫻習兵法者宜戰守兼備，因夫天時人力種種之相差而異其用，偏執一端，固易蹈不測，而因循兩疑，兼不相能，亦往往必敗。其立論頗稱平允，雖近似折衷之談，而了無牽強不通之弊，與孫子所謂戰必豫者相合，弁卒各手一編，俾其知所進郤，亦有用之著也。

藝蘭要訣 藝海一勺本

吳傳澐撰。傳澐字升之，元和人。其書成於清光宣間。首為蘭蕙雜論，次言蘭蕙種法，再次則論復花、挺蕊之說及甌蘭之種法，並十二月養花要訣，而以澆壯分盆及看花看殼諸法分附於後焉。其謂蘭蕙必壯助之，始能長發，以為蘭蕙在山，土厚氣旺，無藉壅壯，自然芳馥。若移盆內，泥土瘠薄，豈能繁茂，可謂能知藝蘭之要訣矣。然不可過肥，且須因時制宜，其說見於屠用寧蘭蕙鏡。傳澐亦言之，不知為閱驗之談，抑係鈔取成說也。案是書與屠書之說多相同，如十二月養花要訣即蘭蕙鏡之十二月養花法，法稍有增刪，而大致不差。但如臘月，蘭蕙鏡云：臘月天時須閉窗，極寒極凍，用銀缸盆中乾透，微澆水，四面勿開，中勿傷，謂嚴閉窗也。此將末句改為留去中央濃四腔，不知何所指。或謂澆水不可濕蘭本耶。其他如看箭、看殼、看色，亦皆與蘭蕙鏡大同小異，可斷言為仿襲屠書也。惟傳澐將各壯水之合宜與否編為七言詩（在屠書中僅三五言，以藝之者）綴為七言，法簡記詳，且便誦憶，足為藝蘭之南針云。

課桑事宜一卷 咸豐刻本

不著撰人姓氏，亦無序跋。其書專言植桑事，而詳密勝於他書，僅稍遜於李聿求之桑志、衛杰之蠶桑萃編。桑志一書多援錄故實，此則唯及種植并採割之法，而未嘗博考名物，與蠶桑萃編之桑編同其體例也。關於種植之法，自培土、蓄種至割枝、澆肥，巨細靡遺，與沈秉成之蠶桑輯要大致相類。以宜忌一則，舉桑之性，辨桑之時，因性因時，而臚列其宜忌之大要，藝桑者可引以為訣竅矣。其述植桑之利部十數端，取孟子種桑之言，以證古人植桑為上農之常事。極以近世育蠶者不謀植桑為恨事，即或植之，又復不注意桑之種類、葉之優劣，遂致蠶種固優，而因食葉不良，蠶絲并亦不佳，是真揣本扼要之談，淺嘗寡見之流豈能道之。惜其人姓名不可考，揆其語意，或亦清末究心實務之士，即其諄諄勸誘之情溢於楮墨，使為農官，必有所建樹焉。

蠶桑問答一卷 清咸豐間刊本

清狄繼善撰。繼善事蹟不可考。其書取意淺近，體例明晰，最便於記憶，蓋與宋祖榮蠶桑答問相近。而設例釋義，尤為詳盡。蠶桑之書，自秦觀蠶書以下，難縷舉。其陋有二：不流於艱深難訓，則病於摭拾舊書，而寡實驗，俱不足資有志明農者之採擇，更遑論乎農老鄉嫗之遵循矣。是編一問一答，曲盡微奧，且自述嘗從事於此道，則其說又自可信。以無鈔撮及詰屈之病，與宰令到任之照樣文章，並士人撮錄成書以博經世之名者，迥乎不同也。

其述飼蠶之法，至精且詳，自初蠶迄大眠，凡葉之厚薄、濕燥、數之多寡、時之疎密，俱舉以明之，為他書所鮮及者。辨蠶之病及治之之法，又多饒西法，不同於祈神禱廟之舊俗，意其人必通達西學，而始能為此說。案清蠶務漸濡新法，洎乎咸同之世，生理物質之學，寖假而為士人所研究，蠶學益為昌明。繼善是編，或亦得風氣之先者歟。

蠶桑述要一卷 光緒間刊本

清俞墉撰。墉行還無考。是書摭採諸農書，精粹合以目論，成為一編。首論蠶，次論桑，又各析若干事。論蠶自幼蟲至收繭，論桑自培植至採葉，分條舉述，纖悉不遺。且要言不繁，深得簡明之旨。其述植桑重於殺蟲，述育蠶重於去病，均為人所最易忽略者。意其人必嘗親事經理蠶務，而洞悉蠶桑之病弊，不然不能獨見於此也。是書較之蠶桑萃編，雖有詳略多寡之殊，然述事明淺，解理透澈，亦不足以篇幅寡少害之。蠶桑之書，簡莫秦淮海蠶書及黃省曾蠶

經，然皆以明晰為勝，蓋為齊民要術以後之有數專著。是編詞旨平易，又視秦黃之書為便於領會實用之書。簡易為尚，淮海省曾非親事耕織，其記蠶事得之傳聞，兼以筆墨鋪敘，遂不覺流於文雅。墉是書纂要鉤玄，擷之簡篇，頗多鄉農之言，故彌覺可取云。

蠶桑輯要 清光緒間刊本

清譚鍾麟輯。鍾麟字文卿，湖南茶陵人。咸豐中進士，以翰林擢御史，累官甘肅布政使，受知於左宗棠，歷督陝甘、閩浙、兩廣。惟晚年抗議變法，雖為孝欽喜，而亟為新進怨也。後以衰老乞歸，卒謚文勤。是書凡輯育蠶植桑之事為一編，多取材於成書，而化深為淺，汰繁為簡，可見亦頗致校權之功。鍾麟以為蠶桑為國家之大本，農事之輔翼，生民衣食賴之無虞，而國家富源亦莫不藉之。明以廣闢推闡之道，則首在鄉官牧令循循善誘，矢志為先，諭之以利，

予之以便，而後大利可成，蓋可謂深知利病者矣。所記育蠶之法，多祖述江浙者，雖細微至一筐一架，亦備其形式，識其用法。其言植桑之利，採桑之術，皆中竅要。育蠶者每多忽略植桑，是書所述，足資參稽。鍾麟才幹練達，所至有聲，惠民之政，宜出其手。惟是編繁瑣殊甚，且鍾麟為湘人，湘固不善於育蠶，則是書是否為鍾麟所手編，殊不可知，意者或亦僚屬所為，而并以鍾麟名耶。

山左蠶桑考十一卷

原不著編者姓氏，然揆其語意，似為山左有志明農之士所輯。其書無新法，多清代蠶書，為清人無疑。昔王漁洋孫沚亭皆欲輯齊魯鄉邦蠶事為一編（見居易錄談顏山雜記），而未能，然掇輯數則，已覺可貴。寧海張崧撰山蠶譜二卷，蓋為志東蠶之先河矣。是編視崧山蠶譜，輯韓理堂養蠶成法及黃恩彤蠶桑錄要中之山蠶數則，博該殊多。其書引徵繁細，條舉源流，辨析嬗遷，而利弊優歎並皆考之，可謂東省蠶桑信史，而足彌補王孫之缺憾者也。東省以山

蠶名於時，遠且及於黔蜀。陳玉璧守遵義，傳山蠶之法於其地，民賴以富，至今為黔中大利。其後又由黔而傳於蜀。大抵東人官於他省者，多能廣佈其法，山東通志可以徵之。故是編亦詳於山蠶，非有所偏重，特就事實而言，不足怪也。至如秦觀蠶書所謂之究法，此亦略述之，觀書頗難讀，得此不啻為之作一註腳，亦有裨於治實務者。惟其書重於考古而忽諸記實，第江浙為蠶絲之鄉，其法衍傳甚廣，乃無一書以專究其顛末，志其沿革（注曰橫湖蠶述專言吳興一地），如是書猶為難得者矣。

試行蠶桑說一卷 道光間刊本

清高其垣撰（其垣[illegible]人，道光末為福州府太守，始倡植桑種桑）。是書記其推行蠶務之歷說，首有自序，蓋亦為親民之官究心實務，欲挽窮民於饑饉荒歉之際，遂取江浙育蠶之法，參諸己所試驗，而著其說，以為有志蠶事之一助也。其書多精新之語，飼餵出蛹繅絲諸事，莫不較舊法為簡捷而妥善，不知為其垣出自心得，抑係別有引據。大體本於農桑輯要者甚多，雖未註明，而歷歷可考。明以後農書多援引元官書，彼此剿勦，不顧實際，蓋蠶桑之事，因土宜氣候之不同，而飼育培植之法亦異，不可強其性而悖其理也。是編大意在指示蠶桑之要端，其微妙瑣細之處，則循須因時因地，神而明之，變而通之，非執一而論百也。故其書較善於鈔襲成法者，第其書詳於蠶而略於桑，非並重之意，固然須如李聿求桑志之博該，然桑為蠶本，亦不可簡略若是。大抵譚蠶者多不及桑，此為通病，則其垣是書猶聊勝於無矣。

營田四局摘要一卷 道光十八年刊本

清倪承弼撰（承弼平湖人）。承弼事蹟不詳。是編輯雍正間怡賢親王治京畿田畝章制，用資從事營田者之參考，分為四局：一曰京東局，自白河以東凡可營田者皆屬之；二曰京西局，自苑口以西凡可營田者皆屬之；三曰京南局，自滹沱以西凡可營田者皆屬之；四曰天津局，自苑口以東凡可營田者皆屬之。記其官制，詳其畝數，並歷年沿革，大抵取材於畿輔通志及怡親王疏鈔、水利營田圖說也。按雍正三年直隸水，命怡親王治之，王經度高下，酌量利害，遂倣遂人之制，立營田四局，官民合力，自五年至七年營成水田六千頃有奇，民獲厚利。八年王薨，局制漸廢，雖有朱軾、劉於義、顧琮繼為稽核其事，然令多不行，田塍荒蕪，已非曩昔豳吹蜡鼓之相聞可比。其後又有方觀承及晚清之李鴻章，亦俱不能舉前規而復興之矣。是書摭輯若軌，宛然如見賢王之措施，俾人倣從，大有深意，不可視為官書之流亞也。

救荒定議 婁東雜著本

清陳瑚撰。瑚字言夏，號確菴，江蘇太倉人。明崇禎中舉人。生平務攻實學，博通五經。國變後，絕意仕進，退而講學，從者雲集，儼然東南大儒。瑚居鄉時，目覩饑饉頻仍，流離顛沛，亂世慘痛莫此為甚，乃發惻隱之懷，獻救荒之議。觀其議論明白，蓋能深悉明季災祲橫生之故，者憫世之情深，遂往往言之痛切，而沉痛懷言，獻議正不失為儒者本色。入第以禮道二學稱。瑚殊不知其經世之譚，精邃入微。陳議雖不高，而條理詳實，自足供人采擇也。其救荒之法，不為無用之賑施，不勤嚴酷之規定，而民獲實惠，物得其平。明清之際，兵燹洊旱，田稼不收，雖有救荒之令，而行者不稱其職，劣蹟照彰，其滅心之行，極不可恕。清初各筆記小說多有言之者。是書偶有一二言及之，亦深惡而痛恨，皆仁者之言。又於種田藝菜之法，分食佈施之次，詳乎述之，真知民情利弊而後始能為此中肯之說。使就其議擬為定則，或亦足為荒政中增一美法也。

礮法畫譜一卷 江南製造局刊本

清丁乃文撰。乃文字友雲，杭州人。以精算法遊王大臣之間，乃又先撰礮法舉隅、礮法圖解二書，以演推算之法，進於王大臣，極蒙許可。復以知算之法難於推算，基始之功不學則難進，而求其用也。遂就李善蘭所傳之術，擬為簡法，具為圖譜，編為是書。首為礮法比例規圖，次列礮法昂度，于落高低遠近，畫譜以畫代算，易知簡能。舉凡弦切割徑，知較正負，並西法抛物線之理，運用於一器之中。無論何礮，據一次之昂度遠界，如式擺就，轉旋其間，遞次之遠近高低度分，增減形容，畢露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猶之晷影短長，舉平即知時刻，而數理在其中。與另擬測量比例器合而為用，高下遠近，測量既易，得心度分，依昂轉旋，亦易應手。大抵其捷易之法有二，求上下斜度，一以平距為根，於橫線上取平距度分，以平行尺移而向下，令一端交弧界而止，作一橫線，遂於是線上作一通弦，即得昂度，如是則不必先求較弧而自得昂度，其易一也。又譜中不繪斜極遠昂度線，惟以斜角加減象限命為加度減度之弧，實即昂度餘弧，以是為準，則昂度不必有其形而已定其

界其易二也蓋精巧正確非昔人可逮即李氏火器真訣亦自遜為簡略矣

武備全書 明天啟元年刊本

明滿曾紘輯刊舊書曾紘字昭度烏程人萬曆末進士天啟初為河南商城知縣治政蜚聲於時崇禎中巡撫南贛徵天下勤王曾紘提兵入衛獨先諸道渡江以勞卒於軍曾紘藏書甚富兵亂填塞溝途為書之巨劫焉是書據序言為曾紘就舊本付茅氏刊之其書硃批首為周弘祖海防總論次王武樓校韓國朝名公京省地輿戶口錢糧絲綿絹布草鈔總論所以明形勢之利害土地之豐瘠宗蘇秦說六國之辭旨也次為汪萬頃武試韜略鉛鉦棍拳妙法各術子目若干條俱為七言詩蓋備武場應試之用故程法整飭不失為圭臬也次為戰略分車戰舟戰二法而奇正之理莫不暢解周詳其首句曰徐子曰不知為誰也次列胡宗憲神機火略二卷車礮火法備焉所附圖尤精甚可觀都十數式可與湯若望書相參稽末為皇明將略採李同芳有皇明將略不分卷已著錄自徐達至朱能凡十八人此則分五目除徐達以次十八人又多傅友德至劉顯廿四人而徐達傳殘闕不存焉條舉充虜之言尤詳以武將不讀武書為明制於夷虜之癥結其謂近有熊光

生，抱振世之威名，攖安攘之大烈，則似指熊廷弼而言。其時廷弼猶未死也。此書不見諸家著錄，以缺徐達一傳及其排卷之凌亂觀之，是編蓋非足本，恐有佚脫。其書又多與茅元儀武備志雷同，茅書體例嚴整，网羅宏富，為此編所不逮。特據曾紘序，是書付茅氏剞劂，疑即元儀也。元儀歸安人，與曾紘同屬一城（烏程歸安同治湖州），且茅潘有姻亞之誼，見湖州府志。元儀久贊孫承宗戎幕，熟嫻兵法，曾紘付之宜也。按茅氏武備志刊於天啟元年，此編亦刊於天啟元年，然則茅氏竊潘氏之書增益而成武備志，復別刻此編耶。

東溟校仕錄二卷（儒藝軒全集本）

清陳錫輯。錫字晝卿，山陰人。由廩生中式咸豐己酉舉人，癸丑會試，謄錄實錄館議敘，初官同知銜江蘇候補知縣，軍功歷保同知直隸州山東候補知府，加鹽運使銜道員用，河工歷保二品頂戴，兩署濟東泰武臨道事，並候補道員，後加布政使銜。咸豐中，錫提洋旅，拒洪楊，名震春申。其後勦捻，無役不從，其官程游陟，蓋無不由於血汗之功也。是編為其光緒丙子署濟東泰武臨道時所輯，時佐丁日昌改定登州水師營制，遂作此以相證。其書取乾隆時所頒亦之舟師繩墨為卷上，別列舟師臆說為卷下。繩墨一書已著錄，臆說則為錫條舉所見，用供參稽者。為說凡十有八，論操練則有海操主線、舵海操陸演、講求佔上風、舵工須知、礮法練習、覘洞練拋擲火罐兼用火器諸說，論防緝不測則有清釐島民、清查民船諸說，論規制則有水兵輪守礮台、鎗隊歸入水師、公費外另給軍火諸說，論地勢氣候則有潮候不同、登州旅順隘口、東海水師洋汛、沿海島岸諸說，雖於輪機、火攻、事捷門巧諸事不甚詳悉，然防海經武之事，足以引申而成說。錫以為必悉變之輪機火

敢不勞而理戰具日臻於精密人心日即於便安致令中朝海防水戰亙古不易之成規侵尋以至於廢是爲可惜其說似稍迂闊第治法治人古有明訓亦不得全目爲書生之見也

籌海軍芻議二卷 光緒戊申鉛印本

清姚錫光撰錫光丹徒人光緒丁未錫光調京師練兵處時方議恢復海軍命錫光草具計畫凡爲三說旋錫光去職退而輯綴所言爲一書析爲二卷卷上即所陳三議（擬就見有兵輪暫編江海巡洋艦隊說帖次爲興辦海軍十二年計畫說帖末爲）首爲擬興辦海軍十二年計畫說帖卷下列所擬暫行海軍章程分四事曰總則曰艦隊編制曰閱操經費曰常年經費並附表七幅創制立規有條不紊焉其制度與李鴻章所訂北洋海軍微有不同因革損益略可攷其大意錫光所擬計畫約分三節兵艦分期之增置一也軍港廠塢之修建二也軍員分途之造育三也高瞻遠矚不同俗論惜其議未盡見實行僅略本所陳計畫之大旨刪節合以成編制即暫行海軍章程是也其論海權數語洞見徵毫又謂不能長驅遠海即無能控扼近洋皆非茫昧不諳世界事之可能道也惟舉俄之旅順以證防海之重要是誠忘本之論旅順爲俄羅斯租借吾華之港灣豈得目爲俄有蓋修辭之未洽也

北京南苑武衛中軍操演兵法陣圖礮法陣圖 精繪本

不著繪者名氏、兵法陣圖凡四十五頁、其陣式不出長蛇連環諸式、然每一陣之變幻、皆可考其痕迹、大抵兵法奇正之理、早著於握機、推廣於武侯八陣衛公六花、此圖雖未著明陣名、而皆歷歷可致也、其礮陣之圖凡十四頁、排列各有層秩、又彷彿明代車礮之陣、於其進却變化之步式、各繪以淡墨線路、尤便於參覽、按武衛軍之稱、創始於曹操、名武衛營、有武衛將軍、以主禁旅、隋有左右武衛、為禁衛之一、唐宋沿其制、元有武衛親軍都指揮使、清光緒廿年慈禧倒為腹心之寄、集權於一手、遂仿舊制編成武衛軍、時界大學士榮祿為武衛中軍主帥、而聶仕成袁世凱馬玉崑董福祥諸軍亚皆隸焉、光緒末撤之、其制在有清一代為特制、雖遠有前例、實慈禧垂簾恐有翻議、不得不藉此以為禁衛耳、舊武衛軍操演皆在南苑、故圖題云云、其兵法陣圖首頁有軒冕婦人位於大帳中、疑即慈禧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兵家

軍人圭臬二卷 民國戊辰刊 含弘齋鈔本

周詩輯、詩孚正範、長沙人、其書擇古人所言足為式法者、輯為一編、蓋以古為鑑、其體裁與讀史兵略不同、而立旨固無殊也、書分二卷、除兵家七書並宋以後兵書多有採摭外、並遠參古籍、旁徵正史雜書、唯於清代書籍絕少引錄也、自引六韜迅雷不暇掩耳至引孟子慎子仕魯止、都數百餘則、嚴積之功頗為不小、第涉獵既博、遂失之無濫、每有與兵家了不相涉者、不知何所取義矣、古者兵家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常與他家通、固無此然派立而旁之聯緣者、故陰符一經、治天法人、宏道諷世、又往往為兵家之羽翼、類此比比是也、然如是編所輯則多牽強、如引蘇洵曰、好征戰則孫武白居起之徒出、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好聚斂則桑羊皇鑄之徒出、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則不過因好征戰一語、而連篇引至百數十言、此尚可言、至如下卷所錄多刑法治政之語、又與軍人何涉、苟如是則修身心克己恕人之嘉言懿行、無不可入於編矣、又豈僅為軍人之圭臬哉、

臨陣心法一卷 光緒刊本

清劉連捷撰、連捷字南雲、湖南湘鄉人、咸豐中洪楊之役、從劉騰鴻轉戰江西瑞州、後從曾國荃克吉安安慶江寧、累擢布政使、加太子少保、光緒間卒、謚勇介、是書為其官晉時所撰、錄其戎行親歷之事、足為兵伍之法者、凡數十則、所陳議諸事、既詳且盡、立法不繁而嚴明有要、即進卻之節亦求簡捷、於舊時營規多所更革、無峻法之繩、限寬兵厚、適頗合古義、案孫子曰、謹養而勿勞、不得已則鬥、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連捷殆能諳乎此、當時湘軍所向披靡、將卒幕僚上下一心、決勝可期、連捷先參騰鴻戎幕、繼親歷鋒鏑而統士卒、傳文而能武、由內而歷外、故摧枯拉朽、所至恒建大功也、史稱連捷樸勇無華、軍人化之、雖為大將而恂謹如儒者、最為篤論、證於此編、經綸宏富、固遠在滄俗武夫之上、湘軍以驍勇馳譽、宇內可無間言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兵家

閱兵圖 精繪本

清焦秉貞繪、董邦達題解、秉貞濟寧人、為欽天監五官正、工西洋畫法、康熙中祗候內廷、詔繪耕織圖四十六幅、曲盡其致、邦達字孚存、富陽人、雍正進士、累官工部尚書、精篆隸、得古法、卒謚文恪、清史有傳、其圖同時凡二幀、其一目次為走隊法、疊陣法、三疊陣法、九步十連環法、冲殺法、走太極陣圖、太極陣圖、兩代陣圖、八門陣圖、六花陣圖、六花陣歸隊法、歸隊法、收陣法、另一幀則為站隊、走隊、三才陣、青龍出水陣、青龍出步陣、青龍雀橋陣、青龍連環陣、青龍梅花陣、太極八卦陣、兩代陣、八門陣、六花陣、得勝安營陣、目類雖同、而所圖則微異也、然世傳秉貞所繪圖多贋鼎、且聖祖不惜為此重複錯綜之舉、亦非情理可能、則此圖之真偽、猶在未知之數、第其所圖陣法、在明曹飛陣圖後之僅見、亦彌足珍矣、

素書 刊本

明慎懋賞解。懋賞自署吳興人，仕履不可攷。其書首為懋賞所撰黃石公傳，次為素書考，再次為懋賞編輯黃石公評語，末為素書註解。其黃石公傳曰：為老氏者流，假手於人，以快其誅秦滅項之志，而已安享其逸者也。聃之言曰：善攝生者無死地。又曰：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此固巧於避斬殺而善於掠榮名者。是以知其非神人也。其說與蘇軾、程敏政辨黃石非鬼神者，殆無不同也。按史記、漢書並謂良所見老父子書亦異

也，豈可謂非天乎。蓋以黃石為鬼神，後世多惑於此，而不暇細考也。素書考所載黃石公兵書凡九種，皆見於隋書經籍志。然懋賞於其真贋無有攷定也。至謂素書為盜發張子房冢所得，而張商英註之，則仍襲前人謬論，不可信也。所輯評語凡數家，若王充、梁肅、蘇軾、程敏政、王褘，皆其著者，無非欲自重其說而已。其註解無大發明，緣文釋義，不出商英範疇，亦明人著書之故技耳。

舟師繩墨 鈔本

清林君陞撰。君陞字敬亭，同安人。雍正間敭歷海疆，善訓士卒。乾隆初終江南提督，卒謚溫僖。是編為其教諭水旅之文，曾進呈高宗，詔海疆營伍一體遵行。蓋以其書為訓練將弁之津梁，不僅供篙工檝師之用也。列舉事宜凡六：曰捕盜，曰舵工，曰繚手，曰斗手，曰碇手，回衆兵。捕盜事宜繫於營哨官，舵工事宜司於舵長，繚手事宜掌於繚兵，斗手事宜仕之桅工，碇手事宜係於錨工，衆兵事宜則水卒營員並有所論也。凡所為說，皆經歷語，不為書生之空言，

且無官匠之惡習，條述明密，真水師之秘笈矣。其書於乾隆初有寗波陳奎刊本，奎字伏峰，舊為君陞部下，思延君陞之說於不墜，故有是刻。厥後山陰陳錦據奎裔孫文琥所貽之本，以輯入東溟校伍錄，並略加箋註，附著臆說，是為此書之再傳也。此本為精鈔本，持與東溟校伍錄（橘蔭軒全集本）相勘，對除錦所箋註，無不同也。奎原刊本已不可得，而錦之書又不得視為君陞原書之舊，姑以是編著錄，而錦書則從註書之例，別著於篇焉。

兵法類案十三卷 謝程山全書本

清謝文洊纂輯、文洊字約齋、南豐人、有謝程山集、前四庫已著錄、先是文洊思輯一書以推闡孫子之義、繼見李騰芳有孫子說印一書、與文洊所見洽合、遂就其書略加刪訂而評點之、易以此名、其書析為十三卷、按孫子十三篇各為一卷、取篇中要語為綱、取歷代名將已成之迹為目、蓋以孫子之法御諸將之事、以諸將之事表孫子之法者、故事法貫通、頗有助於軍事、文洊謂及其熟也、若有神物陰來相之、僚之丸、秋之奕、不自知其手舞足蹈云云、此則全在神而明之、始克有濟也、泥讀陳編、易言兵法、如趙括者、雖嚼深味熟玩、亦豈能為功哉、大抵是類書肇於明人、而入清放之者殆難屈指數、魏禧兵謀兵法、較為簡捷、其剔除則自鄶而下、不足道、網羅宏富、引申遠徹、蓋至文洊此書無以復加矣、唯其評點之語、頗庸俗、鮮及兵機、不脫明人剽竊人書而自為月旦之習、此亦風會使然也、

正續百將傳節評 明刊本

明張澡節評、澡字子新、號陽泉、六安人、襲職六安衛指揮、積功至參將、先後駐浙江十年、禦倭有功、後授征蠻將軍印、鎮粵西、聲威大振、尋以南京都督致仕、是編成於萬曆十一年、正傳節評有王宗沐序、續傳節評有趙應元序、正卷傳十卷、續傳四卷、蓋於治戎公暇、取二書刪節之、隱括孫子之旨、次而評之、以己見、不止於某也一軍之將、某也一國之將、某也天下之將、評隲優劣、且於武功之競替、兵法之兆、壯奇正並著、說論之顯微、發覆簡核、可取、澡久歷戎行、非書生紙上談兵之比、雖間有失於武斷、而忠義英武之概、自評語中猶炳然可見、則不同於他家妄摘史實、措快雌黃者、良宜也、其論宋全之戰、最為詳贍、而觀察亦每能遠徹、蓋明人怵女真俺達之患、自嘉靖以后、漸重積思深慮、不能自安、故講求兵備之書、遠勝前代、澡之美褒岳武穆而嚴貶張弘範、殆有中華夷狄逆順之念存於胸中、而發為文字、因以針砭時事耳、即謂其全書之大旨、莫不類近乎此、亦不為過也、

邊備九籌一卷 光緒十三年灼庠樓刊本

清蔣肇齡撰肇齡字八霞合江人光緒間爲雲南嶍峨知縣是書即官嶍峨時所爲以示邑民者列邊籌凡九曰肇明曰經費曰團防曰訓練曰約操曰備器曰修繕曰守樂曰制勝以團防爲體爲教邊民操防之用時方在越法之役後守邊固圉編鏡有深意也其書於測礮穩槍之法頗多發明足補兵法未備之義皆西人所視爲珍秘者而肇齡闡之無遺蘊焉經費一目仿汎勝之言劃壁利於屯之說耕三餘九省爲條例修繕一目亦詳密可觀具見成竹在胸運籌裕如也又識時人侈譚洋務之好繁博而寡要理崇西學而黜舊說彭玉麟序其書謂有體有用變通盡利同心制敵用心良苦亦以其書斟酌時宜針砭軍政頗有可取道光以後關守洞開以自尊而易爲自懦始有洋務之說而蓋須不可聞玉麟曰老朽不厭譚洋務又恨不善學洋務或蒙譏余不合時宜而余心目中鮮有著實者自勞一夫是可慨矣云云其言外之意可與是書所言徵證矣肇齡於例言中及制勝一目中又言另著有練武新劃一冊未見不知所劃爲何事唯據玉麟序言謂武是仿

用明李兵備余子俊練武圖意是可知亦重於礮車也

清八旗兵陣圖 精繪本

其圖首為八旗八營分翼排定聽候發放圖、次為由二路變三路行營圖、次由三路變四路行營圖、次由四路變五路行營圖、次四方營陣圖、次正兵出戰奇兵分翼抄擊三路迎敵圖、次各隊齊進衝鋒圖、次分析一字排列轉身起陣圖、次一路行營式圖、末為由一路變二路行營圖。其圖所繪僅三旗之式，又變陣形勢極多，茲僅由五路行營合成方陣繪為一圖，以舉成式，不能以簡略病之，蓋限於篇幅不克竟其全具。惟自分析一字排列轉身起陣圖以次三圖，應列於發放圖之後，轉身起陣圖首句曰「按兩翼排定聽候發放畢，於起隊時中營發天鵝號三聲，礮三聲，礮三舉，各旗各隊照前排定不動，聽鳴金二聲，即便於腳下轉身吹海螺行」云云，是直應接發放圖而列於次者也。且由二路變三路圖在前，而一路行營式及由一路變二路圖反居圖末，其為顛倒次序殆無疑義矣（證於由一路變二路曰「正行間如報前路稍寬，由二路變三路」，行營圖曰「正行間如報前路又寬」二言，可知二式應銜接也）。是圖繪於何時已無可考，其論奇正之法及疊進之式，頗中肯綮，或為軍中明敎兵法之士所為者也。

田祿圖經三卷 日本元祿間刊本

日本陰山元質撰。陰山元質字淳夫，號東門，自署紀州學生。其書首有自序，凡分三卷。卷上明井地法，為圖六，為說一。卷中明祿地法，為圖十有五，為說一，而圖又間有附註。卷下析為三子卷，先參王制，次通本國法，而以平日問答為殿，為立說。大抵皆本孟子朱子之旨而引申發揮，每有新解，釋孟子上中下農之異同，朱子徹法之真諦，不背經義，頗有可取。且用圖示田里算法，殊捷便。自序謂按諸圖求諸說，自寸而尺，尺而丈，推一知萬，觸類長之，則小而井畝，大而封圻，縱橫之濶狹，積實之等差，不煩算計而得之云云，信非自美之譚也。其述井畝之制，旁證側證詳贍可據，雖舉例多就本國而言，然致先王之遺法，不足為疵也。卷末有其門人某題跋，云東門講學之餘著此書，其奮力治攷先王之制，於此可知。中土古籍古史既近亘於海外，獲之斯編，卷首有星吾海外訪得祕笈朱印，是為楊守敬在日本所得之書無疑，唯其目不在日本訪書志也。

增訂教稼書二卷 清刊本

清盛百二增訂。百二字秦川，號柚堂，秀水人，乾隆中舉人，官淄川知縣。博學嗜讀，獨長於經，鑽研極致，時人稱之。是書為百二就孫宅揆之書增輯而成，首有自序。宅揆所輯教稼書舊收在區種五種內，即百二謂可與張履祥之補農書並傳者也。百二以為區田之說雖善，恐人未深信，又宜北者未必宜南，遂續訂數條，取其近而有徵，及南北可通行者補輯之。北地夏旱多，而常苦沙鹼，百二故以治沙鹼及溝洫為北地之要務，而說最詳。其間如甘薯蜀黍種蘇及開井諸事，則為乾隆四十三年補錄。原書未分卷，此編析為二卷，而圖亦加詳。其舉用區田法種田大收之事，多出數則，皆可為種田之勸。又按教稼書世雖多傳本，然訛謬頗多，其圖尤麤陋，不可取，不足為式法。百二所據殆為善本，復加以增益，遂成完書，不獨為孫氏之功臣，亦古法之傳人也。

桐埜詩集四卷 咸豐二年世思堂陳氏重刊本

清周起渭撰起渭字漁璜又字桐埜貴陽人康熙甲戌進
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庚寅晉贊善擢侍讀簡順天學政壬辰
充日講起居注官癸巳進詹事甲午卒起渭幼聰慧秉賦
深厚通籍後與宋竹垞王漁洋田山薑宋牧仲查初白
查德尹諸人遊爭逐詩壇幾無虛日為黔南詩文之風闢其
始基焉起渭詩集初名回青山房詩集又名稼雨軒又名
燕山塵土後定此名弟起濂刻於都中曰北本同年友汪
千波再刻於吳下曰南本三刻於貴陽謝大令庭薰四刻
於蜀山莫有芝此則為莫本也詩凡四卷與查初白等分韻詠
京師古迹起渭得萬佛寺大鐘歌即消夏第四集詩亦在
此集中惟未弱冠時所作之燈花詩傳誦一時未收入其
泛舟西湖夜半始歸詩曰天邊明月光難并人世西湖景
不同若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是廣寒宮最為人豔稱查
為仁蓮坡詩話云貴陽周宮詹起渭西湖詩較東坡進一
格隨園詩話舉斷句入耳終身不忘者寫景則為起渭是
詩皆足以見其詩為時人之愛讀也起渭起家黔鄙至與
南宋北王角短長且與史中義有兩詩人之目非其詩之

工曷克臻此陳田謂其詩筆妙不減漁洋頴持豈遜竹垞
各占一席亦未可知此誠非鄉曲之私（田亦黔人）實
平情之論也田山薑歎其人之奇詩之工毛奇齡謂其古
詩又追魏晉而今體聲律總不出神景開大之間可領袖
羣彥皆可與陳田之言相證其論詩派流別究極正變最
忌庸耳剽目生吞活剝之筆具見於寄答襄城劉太乙詩
故其詩無不為抒寫性情以清遠之思運俊逸之氣有冲
澹和雅之詞無躁厲闡緩之調的為一時翹楚襄城劉青
藜高陽山人集寄周漁璜檢討詩中有句曰溪哇及淫靡
鄭劉劇何所容即深佩其論詩派之洽當為詩之高潔足
與新城桐津和鳴者也起渭嘗有句曰安得世人盡聾瞶
憑君高座說文章蓋譏世之能詩者狂噱捧腹極盡微毫
亦可以想見其孤憤何如矣起渭不徒詩歌稱聖手即文
章亦有超人之長其與吳中蕃斟酌志例又復饒有史才
中蕃贈詩曰欲覓替人吹已得可知倒屣自難禁顧將脫
俗超凡事慰我相期無限心具傾倒如此黔中自明以來
雖代有作者然文風未嘗大盛自起渭以詩噪傳都下海
內驚服始有論黔南詩文者史蕉飲贈起渭句云孰與夜

卹爭漢大手携玉尺上金台則開山之功舍起渭其屬矣

藏拙窩詩文稿附山居吟 清刊本

清胡奉衡撰奉衡字平玉一字平輿晚號石村遺老黎平人康熙甲子舉人即選石阡教授迨康熙三十年衛學隸晴州改選黃州教授與張應詔劉青藜為素交應詔跋於陳儀稱為平生五友之一奉衡至真州應詔致書儀云平生所稱胡平輿今致之來矣其為人所稱道者如此奉衡為學汪于其行遝大致相類似唯詩格不及若父之沉邁老鍊然和平蕭散似陸務觀是編以詩稿為多遊宦各地之作居泰半文如其詩亦頗清新可喜晚歲滌慮沉心力求避世慕少陵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之詩遂結廬淨域題曰草亭撰草亭記寓筆雅志想見其人之風概其山居吟大抵皆自黃州吉歸後所作賦意超曠與草亭記有異趣同工之妙和陶詩歸園田居韻雖寥寥十六句而高志非俗士可道者山居雜詠最為疎脫其一曰春風吹萬綠臥看隴頭耕盡日無人進空山有鳥聲巖花開自落徑草雜還生伴我惟藤杖炎涼不世情又七律有句曰浮名淨利讓朝市山鳥山花遞主賓乞取林泉風月好為余浣盡十年塵掃除骯髒的是高士之言又奉衡與張應詔唱

和酬贈之作頗不尠大可與圖圖集印證也

一鞭閒吟草 貴陽趙氏鈔本

清喻壽棪撰壽字曾翹貴州銅仁人咸豐中貢生洪楊之役隸胡林翼部下以戰功授知縣分兵援江西留署南城知縣以累功擢知州又有東麓山房文集壽與弟勲齊名擅詩文並通韜略時人目之為二蘇壽尤富才氣所作多懷慨激壯之音或以為其詩多成於軍書旁午之際故詞意格調不覺其磅礴也感懷有句曰湖海十年而一仗劍西南萬里尚橫戈獨倚營門思將略夜深風雨滿關河筆致頗為昂驤正足見其胸懷又曰艱危自古人才少其憤抑之態亦可知矣壽嘗以孤軍守危城又慨然赴楚請兵助勦思石之匪皆人所義稱之事無怪其詩忠勤若是也至其對酌字句亦審見推敲之細暮泊湘涂句天空夜冷雁聲斷日暮風微帆影遲寄宿康王廟句古樹寒鴉譏故壘空山夜雨濕靈旗皆清新不落窠臼又知其戎行雅致正復不淺也是集取名為一鞭蓋皆為官轉戰各地所作卷首有李元度題詞有句曰英名貫耳震如雷楚北吳西靖戰埃西郊多壘士之恥萬里長城衆所推言其戰功之盛也又曰杜陵去後千餘載落落雄才接浣花聚為斯人差

慰藉、歸來佳句滿天涯、則言其詩之佳也、

白雲詩集十卷 同治中刊本

清李專撰、專字知山、遵義人、貴陽府志又稱為修文人、蓋專嘗居黔西修文、故志云然、康熙中貢生、選教官不就、工書、得之者以為珍寶、喜遊天下名山水、徧歷滇黔楚蜀吳越燕趙諸郡、西夏秦隴亦嘗寄遊蹤、曾與修四川通志、少以詩自豪、放蕩不羈、張邦伸錦里新編、謂專為江津縣貢生、而目為蜀人、按專先世居四川江津、父宦於滇、而後居於黔、專遂為黔人、邦伸所云、則從其原籍也、是編凡十卷、體派不拘於一格、要以律詩為佳、陳田謂其詩如其人、豪宕不羈、盡去雕飾、肴放得之東坡、新雋近於誠齋、語最切合、其五言絕句如皇來兕鄗告謠、餘生錄、眉州來燕子箋、則亦謠亦諺、辭近古歌、兼寓諷剌、與他詩絕不同也、鄂爾泰西林遺稿有詩贈專曰、應似少陵常在蜀、居然子固更能詩、文追屈宋知何用、道出羲皇舊已癡、則不徒欽其詩文、兼重其人品矣、

雙陰軒集　嘉慶間貴州刊本

清李華國撰。華國字懋德，一字經亭，黔西人。乾隆辛卯舉人，選永康知州，擢百色同知，迴避，改廣東，借補揭陽知縣，旋補羅定知州，特旨調往福建辦事，擢漳州知府，未至，卒。于至有政績，尤萃意文事，與鄉儒縉紳合力倡興黌序，一時有文雅之目。其詩頗得古人淳厚之旨，無偏畸抑憤之言，蓋非私德粹美、修養沈叢者不克臻之。懷人四首平淡中有無限縕積，格調雖不響亮，而了無造作之句，讀之猶可朗朗上誦也。大抵其詩七言不如五言，律詩不如絕句。歸義驛一首曰：離夢與征人，迢迢隔鄉樹。秋風黃葉飛，獨上三關路。別是一種情味，有唐人遺法也。其在永康所作詩不甚多，然所存數首頗有關永康文獻。貴州通志謂華國在永康嘗修州志，則且進而綱輯佚聞，纂為志乘矣。法式善亦稱其詩，送王兩歸娶一首，所知集且收載之。胡氏黔風鳴盛録則謂僅見其蹇驢一集，未窺其全豹。蓋全集流傳未甚廣，是編是否為華國全集亦未可知。第胡氏所選蹇驢集之詩亦在其內，則雖非其全，當亦較蹇驢為多也。

瘦竹亭文八卷詩四卷　嘉慶間刻本

清潘馴撰。馴字士雅，號韻人，又號平遠。先世為武陵人，家於貴陽，遂著籍。崇禎己卯舉人。嘗道累疏薦，不就。馴少時嘗與馬瑤草同事筆硯，瑤草既用事，手書招之，不赴。後可望據貴陽，州矯永明詔授馴石屏知州，以母老辭，改授遵義知縣，亦不就。居山中十餘年，飲酒賦詩，嬉笑怒罵，人不以為忤。好遊名山水，殆無不遊。貴州既平，遂以舊資除蒙自[illegible]初入版圖，一切草創，馴治之嚴緩相濟，多惠政，遂以循良稱。吳三桂反，蒙自陷，馴因平日樹立雅善，未遇害，歸卒，祀雲南名宦、貴州鄉賢。瘦竹亭，馴隱居之所也。其集為文凡八卷，詩凡四卷。馴又有迴文詩三十首，不在此集中。迴文一詩作於未成年時，喋譽吳下，或以為童稚之作，遂未編入耶。文集多關乎貴州史實。馴曾與吳中蕃纂輯貴州通志，馴以博學精識補葺修訂，數月成稿，其書今已罕見。然是編文集中固儼然具存其體例及商榷之序略也。載篇別類，要足供論志學者之採擇焉。其瘦竹先生傳，體派略仿五柳先生傳，而譏世諷人，洒落自如，殆尤過之。傳云今年四十五矣，蓋是文作於崇禎末造，天下鼎沸，士風丕

女變馴書此以自鏡抑以懲俗也其詩格調蒼古傳玉書黔風鳴盛錄謂馴身丁多難百死一生故所作多憫時傷亂悲憤淒涼之語蓋有由來矣獨怪馴於明季累薦俱不赴而易世入清反以舊貢出為蒙自知縣何者前後矛盾若是讀其秋日和李玉庵韻曰望中秋色淡倚檻自依依漸薄雲難定將還鳥倦飛酒狂思舊社官拙想初衣卻愧閒居士初來使賦歸以有緬念前朝日暮知還之意豈馴之再出迫於不獲已耶

秋燈畫荻草堂詩鈔一卷 道光二十九年吳氏刻本

清史勝書撰勝書字荻洲號鐵脚道人貴州黔西州人道光乙未舉人廣蹟禮部歲庚子年未四十客死遼左勝書與戴粟珍為吳嵩梁詩弟子稱為二妙嵩梁刺黔西州闢省海棠巢引勝書粟珍授詩其中傳為韻事所至與名流交至遵義交莫友芝至京師交平定張穆工篆刻嗜藏書是集為勝書卒後其鄉人吳湛溪排比而付之梓者與黎月樵為粟珍刊其詩集拳拳故友之意同為人所豔稱勝書目詩格律雖未有成就而守嵩梁家法不渝亦自有其

宗派友芝亦為嵩梁鄉試所取士而詩派遠法古人又與勝書不同矣嵩梁卒州人祀之於陽明祠勝書哭之以詩曰文成配享當還家詩佛同龕韻事誇不受人間烟火供祭田先為種梅花即紀其事是詩今亦存於集中最足以見其師弟之情及詩緣之重也勝書幼秉母教嘗寫秋燈畫荻圖遍徵題詠吳嵩梁鄭珍莫友芝張穆皆有詩文贈之勝書重裝畫荻圖詩云滄祿難求還負米歸耕有願奈無田長安一片深秋月燈影機聲有夢牽其坎坷之態孝永之思深可玩味也

圖閣集 清刊本

清張應詔撰、應詔字采臣、一字圖閣、黎平人、康熙辛酉舉人、選肅寧知縣、直撫李光地察其廉能、調補文安知縣、權泰州知州、丁艱未赴、服闋補潼川知州、遷刑部員外郎、再遷兵部郎中、簡放潮州知府、改放兩淮鹽運使、授監察御史、巡按兩淮鹽漕、因事被誣、會原告改供、世宗御極、應詔冤得雪洗、具疏乞骸骨歸、世宗溫旨慰留、擢鴻臚少卿、旋以老病告歸、卒祀鄉賢、又著有孝子圖說、離騷評註、是編集所為詩為一卷、皆公廉之語、無呻吟之作、貴陽陳田謂應詔父大翼、明季諸生、入清、抗節不試、應詔赴官時、大翼戒之曰、此行作吏、勿以老人為念、父而君、子而民、勿營私而妄受一錢、勿濫怒而妄加一杖、勿理以情屈、勿暴寡弱而畏强禦、應詔之政、大抵皆隱受此教、即其詩亦敦厚愷悌、可謂長者仁者之詩也、應詔在文安、為民請蠲賦稅、一事不惜捐軀請命、集中亦有詩及之、文安陳儀蘭雪文集有張侯惠遺決河行、所咏即此事、可以見應詔忠愛之忱、非徒託於空言也、

玉樹亭詩集 嘉慶間刻本

清潘德徵撰、德徵字道子、劚子、康熙己酉舉人、潘氏累世能文、擅風雅、為黔南所僅見、德徵廉行清望、尤有父風、吳三桂鬧藩雲南、羅致人才、德徵遁迹不往、三桂叛、諸名士咸膺爵祿、而德徵雜漁父田夫中、自甘淡泊也、亂平、授黃平學正、擢羅次知縣、改昆明、并武定推官、鞫獄明決、咸得其平、後署武定知府、歸田築居鄉間、不履城市、而驗望清標、為四方之士所仰宗、凡至貴陽者、無不造詣也、其詩不逮其父平淡中稍有抗朗之概、蓋其氣節原所稟具者、不覺流露於詩中、在武定所作詩最多、亦最佳、滇南之詩多詠閒之句、想見衙齋無事、放手長吟也、詩五言多於七言、大抵隨意為之、非獨善於此也、莫庭芝謂徵德徵又有貧居集、其書未見、不知所輯與此編有否相同、第以集名度之、其書或成於吳藩肇亂隱居自安之時、否則為歸田後所輯無疑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黔人別集

學均集附璞巖集 光緒初年家刊本

清潘珍撰。珍原名軫，字席侍，號璞巖，貴州清鎮人。康熙丁卯副榜。工書法，與滇南周於禮齊名。傅汝懷謂其字真楷淡遠，深得韋柳之神。善為詩，官湄潭施秉教諭，遷清浪衛教授。潘氏為世家，與貴陽潘氏號為二潘，文采風流，賢俊輩起，為黔南之最。是二集輯詩凡數百首，皆珍所自選訂而由其後人付梓者。其詩雖稍嫌麤疎，而無堆砌之病，率自天然，不務雕劃，故別饒風致。傅玉書黔風鳴盛錄搜集珍詩僅得七律一章，而猶未及考其字號爵里，深以為憾。

迨玉書子汝懷繼承先志，為黔風演一書，求得珍遺集，即是二集，輯珍詩六十餘章，皆自此二集中所選擇者。珍之詩始彰彰為世所知。據卷首傅汝懷序云：因叙其略於後，歸諸其人使藏之云云，是先猶未許及刊傳也。著作之事等諸草木，幸能留迹人間，誠為難得。觀汝懷之序，珍之詩不為兵燹火之劫，猶能保其手蹟，則寔非神靈呵護之耶。猶賴其有賢准之後人，為推闡先德，表縢遺作，不使與草木同朽。玉書之憾庶幾可免歟。

壺山集九卷 道光間刊本

清梅建撰。建字吟熊，一字懷芝，貴州普定人。康熙辛酉舉人，除高平知縣，性廉介，精於吏治，發奸擿伏，不爽，自建高祖以下，皆明晰吏治，錚錚有聲，蓋稟有家教者也。建有詩曰：幼孤稟慈訓，熊丸佐勤苦，其為學之篤，居官之廉，非偶然矣。官高平十二年，縣人建祠祀之，遷泗州知州。是集分詩文二集，其文多崇程子之學，宗程書院碑記，最足見其胸臆，凜凜然惟程是宗，以為治國平天下，莫不自誠意始，意不誠則學不實，品不粹，政不修，雖伏處牖下，亦足以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黔人別集

風俗，敗大道。其言皆可昭戒者也。其自作箴語曰：居官者職業是當然的，每日做他不盡，莫要認作假權勢，是偶然的，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作真。剩心之言，真不愧為明道傳人，而可備居官座銘也。周起渭桐埜詩集有詩贈之，謂梅開十里香，即云其措施多為人喜，其詩亦雅有治政之旨，而莫不以忠愛精誠為骨幹，非徒吟風弄月無聊之篇什也。

玉蠑山詩鈔 乾隆間家刻本

清陳祥士撰。祥士字賢喬，晚號希聲和尚，貴州安平縣人。順治中拔貢，朝考第一，官處符知縣，洊擢兵部員外郎。所至皆以循良幹能著稱，性超脫，異於常人，不欲與世俗相往來，方中年遂解組歸，居玉蠑山，閉關自修，鮮與世通，暇則游覽西南名山水，足迹幾遍，故其詩於靜鍊之中，復有磅礴狂宕之氣，非造作所致，而爲山水之情所感移也。所著詩凡一卷，以偃息於玉蠑，故以名詩。據其孫陳法猶存集中之玉蠑山記，則形勝佳麗，在古菁深壑中，爲少見者，

祥士築居隱之，無怪其倘佯肆志，不爲名利所囿也。其詩多禪悅意，賦志高雅，絕無人間烟火之態，遊覽之作，亦復不少，而無不寓禪機。其溪脈上滇詩曰：結屋深山裏，深山沒世情，入滇逢友問，休說遇希聲。不僅立意深遠，出世高謝之志油然可見，即其二十言置之盧詩中，聲調錚然，又幾何不可與唐人爭短長耶。

蜀遊草一卷 光緒間刊本

清劉藻撰。藻初名蘅，字湘耜，貴筑人。咸豐中諸生，中歲遊幕於蜀，凡十年，兩川之境，蹤跡殆遍，官至四川通判。工駢文，有怙聽軒四六一卷，駢儷六才，華富贍可入六朝文林。其詩亦豪逸可取，張之洞許爲黔中名士。又有宦遊紀略、纂要。是編爲其十年遊蜀經裝款段所得，卷首有自序略云：綜計十年以來，兩川之內，跋涉無虛，爰屬所作，訂爲一編，余不才，齒猶未老，或者蔗有佳境，文章以老而更成，安知新積後來，詩律不晚而漸細，則是篇之存也，以誌風

土之經，以紀雪泥之迹云耳，則是草猶未以爲愜意也。藻晚年所作詩未見，不知其進益如何，然是詩恢遠沖淡，力求放曠，而不失夫規矩，律詩勝於絕句，在蜀與唐炯過從甚密，賦贈之作亦多，其輓貴州提督趙德光詩最噲人口，雖辭字平淡，而隱蘊沉痛。德光以而立之年，勳績冠於儕輩，遇難之日，黔楚之士，無不悼惜，弔之以歌，輓之以文，黎庶昌且爲撰神道碑，然俱不如藻所詠之五十六字簡該且悲愴也。又集中有留別滇中諸友、滇中雜詠諸詩，是不僅爲遊蜀之作，殆爲去蜀之先所作，遂附之於內耶。

自得書屋詩草　貴陽趙氏鈔本

清李世祥撰。世祥字雲莊，貴陽人。光緒癸未進士，授禮部主事，歷員外郎中。性質恬淡，浮沉郎署幾三十年，而心境泊如，不因後進凌躐有所抑鬱也。工書，庋藏蘭亭百二十種，為當時巨擘。是集為詩頗不多，然精心結構，正不妨以少許勝多許也。其詩在綿麗雄渾之間，別有風格，無廊廟之體。世祥登進士第，即補部用，所如多不合，故蓬山錦瑟時傷遲暮。雜感有句曰：生憎白髮春將暮，走馬蘭台亦可憐。胸中固有所託也。詠史諸詩，亦頗寄同感。如詠庾子山沉嗣宗腸斷刀環，胸藏塊壘，世祥未嘗無意以自況之也。其詩未見刻本，此為貴陽趙味滄手鈔本，未審是否為世祥之詩之全，抑或為味滄輯鈔而成也。大抵詩人墨客所賦者多，而未必均可傳；即傳而又未必能久。其湮沒不聞等與草木同化者，尤難計數。黔為僻壤，著作本少，復不易為人知。世祥以在郎署日多，久貯京華，而其詩傳世者絕少，誠詩文亦關乎窮達也。

鹿仙吟草　清刊本

清王汝霖撰。汝霖字澤民，貴州甕安人。諸生。事親純孝，著稱鄉里。胡林翼官黔時，檄平越州知州榜其廬曰孝達州閭。時人美之。其為人淡泊，不騖名利，詩亦如其人。如君子行、放歌行、敘筵、祿位、憎視人情，最可觀其隱衷。有句曰：名者毀之媒，利乃禍之階。語何直脫，置之語錄中未嘗不可與宋賢等量齊觀也。又其游山七絕，詩境閒雅，妙造自然，全無撏撦之迹。鷄犬不知何日化，惟留明月在西山。出入塵俗之表，豈能道此。大抵其古詩不屑為漢魏後語，近體亦不失為陳拾遺之流，要亦為清末黔中一作家。趙旭樝川詩鈔有題鹿仙吟草詩曰：竹莊詩學杜，酉樵詩學韓。黔人兩大宗，皆生於甕安。君為鄉後進，下筆良獨難。豈期豪傑流，冰雪沁肺肝。分山闢徑途，劃海驅波瀾。即此中年作，悲感渺無端。千淬薛燭劍，九轉葛洪丹。精進況未已，誰能闖騷壇。竹莊謂傅玉書，酉樵謂猶法賢，皆以詩文名於時者也。是詩不附載於鹿仙遊草，然據詩不難知此編多為汝霖中年所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黔人別集

景湘堂吟草一卷 光緒刊本

清彭應珠撰。應珠字真崖，貴州黎平人。同治己巳鄉試，喜考古，凡所至處，輒購碑刻金石，貧困則非所計也。咸豐中黎平之亂，爲黔中之最。時應珠猶未舉於鄉，以諸生參諸將戎幕，捍衛桑梓，効力最宏。應珠爲胡長新弟子，詩文盡得其傳。是集輯所爲詩爲一卷，多成於戎馬倥偬之際，紀載咸豐以來黎平一郡亂事之始末，將領之忠奸，歷歷在目。按黎平之亂，固始肇於匪苗，而大吏武將馭下未允，平各蓄退志，則其敗固宜也。應珠目覩其事，攄發胸臆，吟成詩歌，雖不足云以爲褒貶，而正不妨備一邦文獻，與劉書年黔亂紀實所述可參證也。其遊山騁水之作亦復不少，閒情雅致，見於鋒鏑交併之中，此爲難得。細觀其詩，可分兩大類：詠史紀事之作，則諷嘲愛憎，各有所指，格調蒼古；蘊孕靡涯遊賞之作，則筆勢清利，意境開朗，渾如東坡之文、謫仙之詩，翻空出奇，不知其起止也。

師古堂詩集 光緒中刻本

清傅衡撰。衡字虎生，貴築人。同治丁卯舉人，官廣西左州知州。博學能文章，斬理毫芒，多潛心理學者所不解。賦性寡落，不與人合，才氣縱橫，遂有狂生之目。又工書畫，畫金碧山水，極盡工整，時人以爲楊文驄、馬士英以後黔中六法名家也。其詩則不求拘格，筆致突兀，與其畫筆迥不相同。其寫景之詩，最爲自然。七言即景之偶，於盤屈見幽深，得會意處，忘竭蹶。晚宿三塘之句「散一江鷗鷺去，紅飛幾樹雨花斜」，水州北郊之「一雙粉蝶穿花去，幾箇黃鶯過水啼」，以及五言小園之「野花斜礙路，新筍倒穿檀苔」，「砌初晴滑，茶煙午睡醒」，皆足沁人心脾。在關州且風詩有「顧借西風帆一片，輕身獨上岳陽樓」之句，辭義俱妙，則尤勝於前人。謂其詩與其人稱，証之此詩，蓋爲的論也。獨怪衡好博辯，易學喜言玄理，然於是編中甚少見有詩及之，豈以爲理學深邃，非片言隻字麗詞韻語所能盡其義歟。

鋤經堂詩文集 光緒間家刊本

清黎安理撰安理字履泰號靜圃貴州遵義人乾隆乙亥舉人選永從訓導截取永定知縣引見改長水知縣越四年以足疾告歸嘉慶己卯卒安理少遭家變處毒酷慘絶之境而泰然自安一無不盡故以至行稱爲據府志云所著又有論語口義夢餘筆談然張裕釗所撰墓表謂有四書家講而無論語口義又有自訂年譜一卷府志及墓表俱不詳蓋以爲無關著述歟安理於經史之書無一不讀故胸襟恢闊識見淵博精制舉之文是編收輯數篇張裕釗謂其文可上通國初諸老其工力亦可知矣其他文亦力摹漢唐以上文字不屑作宋以後語規格宏壯辭旨炳然有其處事治政之風蓋視事爲學如出一揆者爲詩不甚精粹不如文然妙有自然之趣在長水所作諸詩斯其翹楚風情澹雅又在他詩之上安理在長水時值曹滑教匪亂縣當兵衝軍符絡繹民卒無擾皆安理悉心應付而猶有此閒情雅致亦可見其措施裕如矣

紅蕉山房詩集三十卷 銅仁徐氏家刊本

清徐鼒撰鼒字鼎梅一字桂生別號蕉塘貴州銅仁人嘉慶末國子監生家世貴盛隨父宦遊京師博文好事斐聲於時工詩又善爲駢文據陳田云尚有詞一卷文集十三卷駢文六卷然未見也其搜輯黔人詩極博成黔南十三家詩及黔詩萃二書詩萃都三十一卷在竹莊淵伯父子黔風之後于傀伯庸紀略之前亦留心鄉邦掌故者也其詩絶句勝於律詩好句如孤月到窗白片雲橫樹青鞭絲帽影斜陽裏一帶垂楊是裕州皆類似明謝君采風範惟少弱耳君采雪鴻集蒐葺精華爲黔人詩集之卓絶者特黔中文教猶未大開故雪鴻一集湮沒久之鼒得首見於黔中爲之推挹於士林其詩乃顯然則鼒之詩近于君采殆亦有夙緣者耶銅仁徐氏累世均有著述然要以鼒爲巨擘其黔南十三家詩及黔詩萃輯尤有功於黔南詩家陳田黔詩紀略補編即多本於是書時人比之如陳伯璣之詩慰朱竹垞之詩綜云

滙山詩集十六卷 咸豐中刊本

清陳文政撰、文政字滙山、貴州貴築人、乾隆中貢生、官開泰教諭、撫民寬放、教士嚴明、善作楹聯、並所至庵寺郵亭多有之、爲人傳誦、又有醒迷亭樂府、是集都十六卷、在黔人詩文集中可謂巨着、其詩多大徹大悟之語、詠史懷古之作、別有深意、峴山懷古云、謀吳在守襄、功成泣武皇、恨不見羊祜、青蓋入洛陽、意指隱蘊、賦託遠矣、即其古柏詩、柏柳何青青、兩兩聳千尺、一如夏黃公、高卧商山、石亦非塵俗中人所能道、文政生當黔中文風正盛、詩家輩出之時、而猶能博人傳頌者、固非偶然矣、又文政詩與所作聯語命義常相近、圖雲關詩與圖雲關聯、雖不知同爲文政作、亦可推斷出於一手、圖雲關在貴陽城外、其聯曰、兩腳不離大道、喫緊關頭、須要認清岔路、一亭俯看羣山、占高地步、自然趕上前人、梁章鉅楹聯續話極稱之、謂見道語、第不知誰作、蓋文政作聯多不書名、以爲隨景點綴、不過戲筆墨也、

朱英堂集 清道光刊本

清費以矩撰、以矩字仄平、貴州石阡人、明郎中道用子、康熙癸卯舉人、除四川新寧知縣、有惠政、民多謳歌、其集編於家居之時、七律居多、而音節抗朗、遠有明七子之遺法、就中尤以感懷一類詩詠、最爲神似、黔詩萃嘗選其嵐州述懷詩曰、勞勞車馬歎關津、足遍千山萬里塵、地近黃川環趙代、峯連紫塞控燕秦、沙田禾黍多磽确、陶穴人家尚樸淳、料得閭閻艱已甚、停車延佇一傷神、不獨氣象森立、而命意亦雅、有仁人循吏之善、不愧蜀民揚頌也、然猶不若雁門懷古一詩之蒼老也、中有句曰、異代君臣空好大、窮荒草木有餘悲、陰風白草蒙恬墓、鬼火黃昏李牧祠、憑弔高遠、而利弊得失溢於紙上、又直可上追工部之遺響也、以矩官蜀最久、晚又遊秦燕、所從遊皆一時俊彥、胸襟自闊、故造詣宏遠、不爲規格自域、與潘德徵許在伯仲間、石阡詩人要不能不以以矩爲翹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黔人別集

望眉草堂詩集八卷　清刻本

清顏嗣徽撰。嗣徽字義宣，貴筑人。同治庚午鄉試第一，禮闈屢試不第，發以知縣分發廣西，補選江知縣，擢歸順直隸州知州。嗣徽藏書甚富，有稱於黔中，好博覽，有壯志。與黃詩騁、錢衡、杜夢龍、文天駿俱有聲黌序，日相劘磋且觴詠倡和無虛日，人稱五士。錢、杜中歲不祿，黃亦坎坷以沒，唯文以經世之學傾動一時，雖無表見，要有能規摹古人以自學者。嗣徽則始而為名士，繼為循吏，且以老壽終。為四人中所未有者也。是集編於中歲，已有此成就。其詩名播傳兩粵閩，固非僥倖也。詩凡八卷，卷首有錢衡序及自序。陳田謂其詩質少弱，亦非無故。蓋詩成於四十歲以前，所謂詩律晚而漸細，文章老而更成，殆尚未入佳境也。唯極激賞西園一篇，謂淒婉綿麗，頗近梅邨，為大篇中之最佳者。按西園為廣順但鍾良所營。鍾良父明倫，官兩淮鹽運使，蓄貲鉅萬，富甲黔省。其園遭洪楊之亂，毀焉。鍾良亦遇害。嗣徽所謂某太史者，即指鍾良而言也。詩凡七百言，生存半座零落山邱，寓意至深。其中佳句，如苑內殘花春少照，門前殭柳晚藏烏，蒼蘚堙埋蟋蟀盆，碧桃壓倒鞦韆架，俱不用正面寫出，而荒廢淒涼之象，騰溢於紙墨間也。

蒓香小圃漫錄 蒓香小圃刊本

清何鼎撰。鼎字夢廬，又字丹鄰，貴州開州人。咸豐庚申進士，官葉縣知縣，罷官後僑居汴梁，寄志詩酒，暇則蒔藝菊花海棠之屬，與傅壽彤、楊文照反覆善。時壽彤亦官於豫中，文照則以諸生踪靡定，偶相過從，故唱詩賭酒，流連甚歡。鼎詩多遊覽之作，蓋嘗飽覽秦蜀名山，所著遊嵩日記、遊終南太乙小記，皆有奇氣，不落模山範水之窠臼。其游終南太乙山詩，有白雲山上下，游人山下上，路狹勢欲爭，排雲頫孤秋之句，不形山之高，而高山之高自可知，不失唐人家法也。鼎與壽彤俱為何紹基所賞識，其哭何子貞詩有沈雄之概，非有知己之感者殆不能道之。至其與壽彤、文照聯騎北上，過趙州題壁詩，尤為詩林所傳頌，自西南入京師者無不稱為羈旅佳章也。鼎復過趙州，次韻云，故人詩句留題在，壞壁支持二十年。其詩之為人寶愛如此。鼎又著有菊志一卷，專講藝菊之術，多中竅訣，蓋晚年浸於此道甚久，不覺領會其微蘊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黔人別集

豹南詩集 道光間刊本

清劉子章撰。子章字闇然，一字豹南，又字道闇，貴州貴筑人。康熙辛酉舉人，兩試春官不第，會黔初恢復，教職需人，遂授鎮遠府教授，擢襄城知縣，開渠捕蝗，所施多善政，擢山西道監察御史，以風紀自任，多所樹立。康熙壬午命為江西鄉試正考官，甲申命視河東鹽課，聞襄城飢，割俸寄賑，全活甚眾。襄人繪圖以銘其德，卒祀襄城名宦。子章以名儒而為循吏，操守剛正，詩文不俗，蓋仕學兼優。其詩少酬應之作，雖不規橅於古人，而工力凝整，非淺嘗者可比。況所賦多關乎政措，讀其詩可觀其政，見其人。在襄城捕蝗開渠，最為人所稱，劉青藜作捕蝗紀事詩，紀其事，洋洋千數百言，無異子章一篇政書。是集中亦有紀捕蝗之詩，則謙摘自退，讀之可愛也。子章生值黔南文教初啟之時，所與均風雅之士，若周漁璜與子章過從尤密，桐埜詩集有送闇然行詩云，南台凜凜繡衣郎，峩冠楅具何激昂，兩年議論動明主，一日星軺升太行，紀其瀍寧居召對及赴河東視鹽課事，蓋以其以乙榜而膺特命，為歷來罕見者也。劉青霞慎獨軒文集有監察御史劉公子章傳云，所著

有同聲堂文集、耐堂詩集若干卷、斯二編俱未見、即耐堂詩集是否為豹南詩集亦未可知、附識於此以志其一斑云爾、

芋香館集一卷外集一卷 民國戊辰紫江朱氏刊本

清楊文照撰、文照字得天、號劍潭、別號芋菴、貴州貴筑縣人、道光甲辰舉人、同治乙丑考取內閣中書、本擬改外、適同鄉蘇鳳文撫桂、請以通判分發廣西、補用保升直隸州知州、文照少孤、露賴母教以至成名、肄業貴山書院、曾以遊仙詩冠其曹、為善化賀耦耕中丞所激賞、有城南才子之目、與傅壽彤何鼎最友善、同里同學復同舉於鄉、故贈和之什為多、貴筑周鶴輯黔南六家詩選、首為文照、詩謂文照著有海禪詩集、然今不可得也、此集為紫江朱氏輯本、彙編諸稿、芟其繁複、以成一篇、卷以七律為多、其生平行蹟俱可考定、而無殊詩傳也、又別錄文照遊仙詩及紅葉樓碧成諸作、成芋香館外集一卷、而以梁園留別詩卷附錄於後焉、黔南六家詩選所輯文照詩、多與此集重複、然如詩選有篇初夏登甲秀樓一詩、此集雖有三首登甲秀樓詩、而獨無此首、似此集所輯仍未為善也、又文照喜事神仙、客中恒以鸞乩箸自隨、其遊仙詩超脫洗鍊、無詭譎之氣、自是功深所致、而故不流於邪俗也、其黔中感事詩若干首、作於咸豐中適苗亂正殷之時、舟寇馬蹄、戎政

寄身、其顛苦之狀可憫、而黔中兵燹之慘、將吏之得失、軍興之始末、目其詩亦瞭然、可見野老吞聲、蓋無異少陵曲江之歌、可為黔中史徵也、讀兵書有感數詩、皆有奮勵之概、事到難乎有殺心、意何壯也、其詩皆答傳壽彤方在中州議練團防守城、且著汴城籌防備覽、文照之詩實有所指矣、文照詩名籍甚、而七試禮闈不第、侘傺迍邅、蓋以家世寒素、及友明離合升沈之感、其詩遂益復沈凝、趙河感舊詩、則其孤憤最厲之作也、

漢芝詩存 同治間刊本

清唐金撰。金字緘之、一字漢芝、貴州遵義人、乾隆戊子舉人、以大挑補黔西州學正、日與諸生講誦為娛、兄鉎卒於安州、嘆曰我不出、兄柩必不歸、此不能安吾素矣、乃就選得屯留知縣、卒於官、工分隸、與傅竹莊、猶酉樵、田康侯皆以詩名於時、稱為猶傅田唐、鄭珍則以為猶不如傅、傅不如田、田不如唐、其詩名可知矣、其詩清新流利、類脫口而出、不費擒摛者、題黃癭瓢牧紙圖、洋洋數百言、無深僻之典、皆平鋪直叙、而雅有含蓄、傅竹莊謂其詩色澤風容不為孤才、而其氣自清和、易圓轉、不煩雕鏤、而其境自新、興夫如貴家富人、倚羅珠翠、日更月易者、迥乎不同、蓋以為性真骨勝、而後始可言詩、并言清新千古有幾、太白可當工部清新之目也耶、故金卒、竹莊哭之以詩、最痛、詩云晉客傳來宦況清、儆東羸馬舊書生、傷心應為難將母、篤行誰當似友兄、可有遺文留絕響、知無長物累高名、天涯歌哭君聞否、棲首西風萬感并、金所如均不甚得意、且不如傅猶之之遭遇、故竹莊詩謂儆東羸馬舊書生、想見其坎坷也、

寒碧亭稿 貴陽趙氏味滄鈔本

清唐錕撰。錕字怡堂，貴州遵義人。乾隆丁酉拔貢。其詩雋雅不俗，如小園一首曰：茅舍疎籬畫掩扉，蕭然支枕欲忘機。芳華卸盡綠陰滿，忽見一枝紅紫薇。意味蕭疎，別有境地。又如村行之麥浪交風濃淡綠，秧針刺水淺深黃。夜深之林西孤寺磬，沙際遠船燈。皆為警句，不僅對仗工穩，而境界且清明也。鄭珍播雅論之甚是，其言曰：怡堂家芙蓉江上，環宅種竹數千竿，每盛暑坐臥其間，清飈徐來，翛然戛玉，夕陽倒影，綠雪繽紛，因結亭名寒碧，鑿池引澗，雜蒔花木，吟嘯終其身，故其詩多蕭然塵外之趣云云。錕未嘗出仕，優遊林下，宜乎其詩有俊逸之氣。詩文關乎心境，信非誣然。工部遭亂離，詠多悽愴；謫仙賦性放宕，辭遂奇曠。千古詩文蓋難無物矣。按遵義唐氏為大族，唐廉、唐義伯、唐全俱有文名，全有兄錸，亦博學能文，既卒，傅玉書且為詩弔之。錕是否與全錸為一家，志無可考，然既同為遵義唐，且名各為全旁，雖非近支，亦為同宗矣。

借春園嘒餘集八卷續集一卷 清刊本

清傅本毅撰。本毅字復山，貴州開泰人。乾隆辛卯舉人，選開州訓導，遷樂清知縣。本毅之詩力慕大蘇，尤長於古體諸篇。洞舟行即事諸事，筆勢突兀，意境超新，最有東坡之遺韻。昔者宦黔以及黔人北上，必過黔湘諸灘，灘險惡不一，每有好句，不勝枚舉。本毅舟行一詩，狀盡猙獰，情出危急，無一字為閑筆墨，置與何子貞、莫子偲諸人之過灘詩相較，固無多讓，可補黔江名勝篇也。其食羅鬼菜詩，屬意深邃。按羅鬼菜為銀胡類，固為救荒之妙品，而為修談救荒本草者所遺佚。本毅賦之為詩，正可補苴，亦詩可備用，非僅吟詠而已，如李鳳翔之詠紅子者也。且其詩律細密，諷刺羶腥，與張汝霆之土飯歌、王恒之食蕨篇，異趣同工，一時鼎足而三，俱可為沉湎酒肉中者之棒喝矣。本毅吟詩不加雕作，然必求其工，纖全集無一苟筆，則其致力之勤可知。其居觀音閣詩曰：自起檢舊草，牆閱見故我，點筆日幾字，細意求貼妥。詩人例偃蹇困窮，今亦頗會，當出警句，是與[illegible][illegible]左可見推敲曾然，費心機，其志不徒追蹤唐宋諸大家，直遠溯兩晉而上之，自無怪其詩氣魄不凡矣。

播川詩鈔五卷 清同治重刊本

清趙旭撰。旭字石知，號曉峯，桐梓人。旭父早卒，從祖宦爵曾，稍長，遊學吳、楚，歸補諸生，九試於鄉，不得志。值黔亂，旭通曉戎務，助邑令守城，以功得訓導，即選署荔波教諭。苗匪來攻，旭竭力防守，知事不可爲，先作殉節詩以明志，城陷被重傷，投水死。事聞，奉旨建祠死事地方，贈國子監學錄，世襲雲騎尉。又嘗輯桐梓天地人物四事，彙爲桐荃十卷。桐梓故實，包羅無遺，後之修志多所借重。又萃邑人著作爲桐梓耆舊詩，又鈔綱輯文獻，厥功不在莫、黎、鄭、陳諸人黔詩紀略、傅氏父子黔風錄之下也。據陳田謂旭集原爲五十餘卷，遺失大半，惟存詩鈔前集五卷，則其文居多數，而茲所存者猶非其詩之全矣。其詩奇氣翁鬱，似激宕英可止過者，猶以雞巖歌可爲全集壓卷。時鄭珍避寇其地，旭與之倡和。陳田謂有杜老同州諸詩遺意。其十一月十五夜坐月詩云：殺賊歸來血洗刀，半城涼月照征袍。野禽警火穿林出，賊犬爭屍夾路嗥。不用寧直寫出而活脫。一陽戰後絶景。又曰：羣公負亂兵貪利，戡亂憑誰勝算操。語實況痛，蓋黔亂爲禍之重，爲期之長，不在苗匪勢衆，乃官軍不齊所致。旭一語即中其的，可謂洞見利弊。莫友芝評其詩以骨勝，不屑作經人道語。鄭珍則評爲雅馴，最爲知言。而黎兆勲贈詩曰：讀書不論古，豈能墾英聲？論古不創說，亦難垂令名。今君兼所有，筆陣尤縱橫。又傾倒不已焉。

對牀聽雨詩屋詩鈔一卷補遺一卷南歸草一卷 遵義黎氏刊本

清戴粟珍撰粟珍字禾莊貴州清鎮人以貴筑學籍中道光己亥舉人與史勝書並及蕎梁之門大安二郡稱詩者並推史戴莫友芝贈禾莊詩云君與老鐵雙及鄭珍題畫荻圖詩云水東之禾水西道學古今黔並眉白皆謂天才名不相上下也粟珍詩視勝書詩稍警醒質律不弱其遺興有句曰手挽倚天劍獨上黃金台苔花蝕斷殘昭王安在哉撫劍一長嘯耆然清且哀白日為之裂黃河倒復回意魄雄壯不類書生口吻也又鄭珍莫友芝纂修遵義府志住郡署聽鶯軒唱和江韻長篇史勝書時在遵亦嘗和再四惟粟珍未與乃以郵筒寄詩和之其詩固不減於鄭莫而琳瑯富贍雖鄭莫亦極為激賞也其悼勝書之詩亦淒絕哀惋讀之可為深歎勝書客死粟珍為與其櫬歸葬每歲必為其母致書遺金給以勝書遠遊高行厚誼時人稱之莫友芝郘亭遺詩二哀詩云千年鴨綠水更持史君喪呱呱兒方繃孑孑母在孀殷勤事窩計懼使良朋亡即謂此事也南歸草為返黔之作恒多抑鬱之語蓋感懷縈緒湯中悲心均出自衷腸不久遂卒友芝詩遂令平來心劍端半摧鋩亦謂其心境不解為早卒之因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夏雨軒雜文四卷　清刊本

清陳鍾祥撰。鍾祥字息凡，别署亭山山人，貴筑人，蓋困僑居而著籍者也。道光辛卯舉人，充官學教習，旋以知縣分發直隸，改四川，歷署青神、綿竹、大邑知縣，丁艱歸，服闋，復官直隸，署滄州知州，擢趙州知州。鍾祥能以文學潤色吏治，故所至之處，類皆沐化愚頑，移風易俗，而足為各地之楷模。是編為文凡四卷，卷一為序記之類，卷二為治政之類，卷三為涉略之類，卷四為雜文之類，則跋贊銘文無所不包焉。宋儒張南軒文集久已湮沒，鍾祥官綿竹，首訪其書以表揚先儒著作，南軒學尊孔孟，行冠當時，為儒道之正宗，鍾祥既刻其書，復引申其說，而為之叙，是編卷一前二篇即為重刊南軒詩文集序及南軒論語解孟子說序，蓋尊其書，遂以之弁於全集之首也。又卷一重修滄州志序、滄州殉難傳序及駐防志序，則俱為其署滄州知州時所撰。按鍾祥官滄時，適值洪楊之亂，波及北畿，鍾祥煦存邮亡，厥功最偉，即於此三序已可概見其措施，非苟安糜祿者所比。洪楊一役，鍾祥多所擘畫，卷二所裒，皆屬此類文字，雖不必躬覩鋒鏑，而俞識見要稱遠徹，固不僅以文辭勝也。卷首有宗稷辰序，云趙恭毅于清端不必以古文名，而其官書條議所傳布者，事理明而自合乎道，蓋亦比鍾祥於趙于焉。雖然鍾然鍾祥固以詩古文辭見稱於世，將更能有資於世教，亢為徒事鍛鍊字句、妄言宗派者所不逮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寶研齋詩鈔四卷試帖詩鈔二卷　咸豐中刊本

清花杰撰。杰字曉亭，貴筑人。嘉慶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改主事，授編修，改監察御史，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遷給事中，再起補刑部郎中，出為重慶知府，還鹽法道，再遷直隸按察使，歷廣西、福建、江西布政使，卒於官。所莅川、畿、江、粵者二十餘年。官臺諫時，敢言不避貴近，直聲震朝野，因以受兩朝特達之知。游歷封圻，承化宣流，表表在人耳目。其詩鈔四卷，卷一為五言古，都七十首；卷二為五言律，三十四首；卷三為七言律，八十九首；卷四為五七言長律三首，五七言絕句三十四首。杰詩清遠敦厚，全編無躁急憤恚之辭，其人廉直，居官則勁正，宜乎其詩峻志曠懷，不道俗靡之語。五七言古風最有工力，真氣翁葱，未知其孕蘊之所止也。絕句亦通逸，蓋力模柴桑之致，而無曼聲綺語也。五言古詩之讀養生論、課兒篇、苦節篇，寓意俾資世教，不覺其和平中正之言迎眉睫也。七律詠物，如紙鳶、瘦馬、春草、太平鼓，俱有弦外之音，而不僅可以作詠物觀也。且聲調高古，在七律諸作中亦屬傑構。杰久與張問陶、宋湘、鮑桂星諸人遊，問陶詩沉鬱空靈，湘詩豪放磊落，桂星詩則能合唐宋之長，馳驟跌宕，造詣極深。杰與諸人相處久，其詩自不能無所影響矣。附試帖詩二卷，都百首，其在都與諸同年作試帖，會賦「滿城風雨近重陽」題，杰有「黃泛來朝酒，松添昨夜濤」、「鄉心驚所繪，霜信報持螯」之句，最為人艷稱。然未能續成全韻，此篇則在卷下，已儼然列其全詩，蓋續成於十有一年後也。

集歸去來辭詩鈔 有刊本

清孫濂撰。濂字霽帆，貴筑人。進士，出宰蜀中，久而擢成綿道。濂在蜀垂數十年，所至有聲，深得駱秉章之知遇。偶罣吏議，幡然思退，適以黔邊亂，肅清，又值原品休致，遂請歸養。集陶淵明歸去來辭得五律六十首，既歸前後，又得八十首，都百四十首，以見志。首刊集詩，以原文分平仄二類字而嚴於後，爲其詩沖和淡遠，然爲牽就韻脚，每嫌生澀飣餖之迹，宛然可見也。其中警句如岫迎日遠，松老引風輕。室遠松離老，園荒菊自清。酒向良辰酌，書於倦日觀雲。携孤鳥去，風引遠舟歸。奔壓流泉遠，盤風去鳥輕。皆清利超脱，無殊彭澤雅辭逸字也。又如識時彈世之語，猶難更僕數。陶詩妙造自然，有天機逸趣，非後人可踪者。東坡詩稍近之，例仍無沖穆之氣也。自晉以下，和陶者頗多，或步其全韻，或拾其斷句，而如集其歸去來辭以爲詩者，洋洋大觀，要以濂爲首矣。同時貴筑錢登熙有悔昨非齋傚陶詩，都百二十首，亦稱巨製，時人目之爲才華豪富，不意同時同郡而又有濂，同爲傾慕柴桑，而集其辭以爲詩，雖體殊義判，而俱可爲千古下之知己矣。

怡怡樓遺稾 光緒九年刊本

清高以莊撰。以莊字秀東，貴筑人。廷瑤子，諸生，擯貢，累官雲陽知縣，歸里築怡怡樓，與尤聯吟其中，風致翩翩，照映一時。此集都爲詩百一十餘首，卷首有劉藻、徐河清、黃彭年序。彭年謂其詩悲且憤，河清謂其詩大都愁吟，蓋以莊鄉闈屢薦，得而復失，及黔禍起，以軍功入貲得官，所遇多不合，又且悼亡歎逝，不勝身世之感，則其言之悲憤固宜也。以莊宦蜀中最久，與鄉人唐炯最善，而如黃輔辰、彭年父子、鄭珍、莫祥芝諸人，過從亦密，皆一時黔中儒士，尤受知於輔辰，桐梓道中和琴隅韻有句曰：逢君青眼顧，聊以慰平生。是可知也。同治初，輔辰旅蜀，與以莊詩酒唱和，殆無間日。黔蜀毗鄰，黔人與蜀因緣特深，道咸以後，唐炯輩在蜀主持風會，人才翕從，以莊入蜀，即其時也。又集中黔亂之詩亦復不少，和周震初感懷韻之縱寇豈能論勝敗，邀功猶自說低昂，生靈塗炭無長策，醒眼看人夢裡壯。於當時諸將不無譏訐。次讀其題聞雞起舞圖及題唐子方方伯遺書二詩，忠義激昂，溢於楮墨間，固知其有志莫酬，懷才不遇，無已退而發於詩歌也。以莊嘗自曰：不得舒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黔人別集

憤、君垂空文以自見、蓋有感於衰而道之、此黃彭年所以傷其遇而病其言之太過也、是編爲以莊子培穀刊於四川、而光緒、培穀字怡樓、篤好文學、有父風、掇輯鄭珍詩而刊之、尤爲士林所稱、其姪銘彤早卒、比次遺文而爲之書、志高氏之家獻、蓋與是編同有功焉、

甲乙之間行卷二編 光緒丙申蓉鏡軒校刊本

清楊文勛撰、文勛字儀卿、別署檀溪吟侶、貴築人、光緒戊子舉人、爲中書舍人、晚好遊、蹤迹遍粵湘江浙諸地、其書首冠李端棻題辭及陳培齡胡嗣芬彭啟商序、上編爲古今體詩二卷、下編爲文集一卷詞鈔一卷聯語一卷、文勛工駢文、故文集中間厠儷辭、彭啟商謂其詩五七古樸茂沉雄、五七律清堅閑爽、截句饒有餘韻致、詞亦情景雙佳、其言不無溢美、蓋文勛詩皆成於壯年、造詣未臻工雅、每有妥瑣之聲、不盡可取、然如羅首溪投宿之倦共歸禽投

小集快、經驅馬度重關、數家黃葉羅溪樹、千疊白雲谷硐山、音節簡亮、情文並茂、讀之可知爲一幅夕山行旅圖也、其和顏義宣書懷詩、刺諷時務、悼傷佐輔、蓋作於合肥李鴻章卒之後、感慨國是、用意猶深、要亦有資於世教朝政、文勛久與顏嗣徽等遊、嗣徽詩集贈叶頗不少、可考其往還之迹、文勛歷遊贛粵江湘、皆山川秀麗之區、其詩猶能以清快稱、亦良以此也、

亦自趣齋詩二卷 光緒間刊本

清狄松江撰。松江字聽濤，貴筑人。同治丁卯舉人，官正安州學正。松江清才俊標，翩翩有雅致，且身兼諸藝，工書善琴，惜乎年方而立，遽赴修文。與貴筑高鋁彤、張人鑑同為有才無壽者也。是冢編為家刊本，分為二卷，古今體五七言兼收，並取其詩清澹有雋逸氣，如笑梅草堂之「不知梅已花，但覺光四照。平生冰雪心，惟共此花笑」，又如味澹軒之「太濃則難繼，惟澹乃彌永。此味豈可道，澄懷自能領」，皆沖芬自賞，不屑為俗靡之句也。然恃才傲物，每易流為寡合，進而變為頹廢，其感事一首最足見其心際，曰：「世事不可問，晚近悲吾生。何以解此憂，麴蘖堪適情。持杯坐花間，無言獨自傾。一醉萬慮散，陶然無所縈。隘哉楚大夫，獨以醒自明。」名似於靈均，識其胸襟狹促，然自其首數句詩觀之，亦未嘗無悲放之情廁乎其間，則其所以識者，正為夫子自道也，又何怪乎年華一瞥，齎志委謝耶。

悔昨非齋詩集 光緒庚子刊本

清錢登熙撰。登熙字青甫，貴筑人。光緒中官迪東道，慕高士之風，暇於吟詠，輒倣靖節之韻以寄景仰，是集上編即為和陶詩，下編為雜體詩。和陶詩全步原韻，其最神似者，歡為形答影、影答形及神釋三章，辭旨簡樸渾淳，不愧為倣陶佳作。卷首曹鴻勛序謂其詩意肫志正，詞質趣永，蓋非虛譽。除步陶詩原韻一百一十九首之外，又用桃花源記詩韻作五古一章，以足百二之數，此又和陶詩之好事者也。其雜體詩都六十八首，以七律為多，其步杜工部、步鮑參軍、王漁洋諸人原韻，仍有和陶之法。步漁洋秋柳韻，意境頗不俗。大抵詩限原韻，每易斲其天真，非詩以言志之旨。登熙是集除和陶集以外，其雜體詩之步原韻者，亦占半數，固天才富贍，儒藻靡窮，然雕辭斫句，欲求完真，戛乎難矣。可偶為而不可常，斯蓋為名訓矣。登熙生值光緒叢志變法之際，詩中多有諷示於倡新法者，尤多譏訐。其閱禮部議科場改試章程文有感詩曰：「時局大更張，閱之鮮所欣。我皇大有為，佐理貴得人。何事變新法，惟他國是因。狂夫進頑言，如簧響然臻。聖道久不明，起衰無一聞。長國

務財用、羣焉機巧勤、內困於鉅賦、外迫於強鄰、安得脫身累遜、遁窩小濱、其言不免陳腐、第積弱之勢、有迴瞻顧囿步而不可操之過切、者斯尚不失為知言、雖迂而仍有義矣、

洗心泉集二卷 家刻本

清謝廷薰撰、廷薰字自薌、貴陽人、乾隆癸酉舉人、歷畢節、獨山永寧校官、遷婁縣知縣、廷薰嘗從安平陳法遊、性行學問、盡得其粹、生平服膺朱子之學、即蒞官所至、亦無不奉朱子之行事而為圭臬、故在獨山、永寧纂修州志、在婁縣則延隆錫熊修婁志、皆能備一方之實錄、為後人所資藉、廷薰博學淹通、獨邃於易、章解句釋、抉其精義、撰述數十萬言、而未傳世、是編為其所作詩、凡二卷、解組歸里所居塗後有泉、曰洗心、遂以名此書、洗心泉記一文、可見其命名之義、而其律心束身之嚴、亦藉之而可覘、不愧為法之高弟矣、詩格旨不同俗構、卷首鄧廷輯序、所謂與世之風雲月露抽青媲白者迥若天淵是也、蓋雖為吟詠寄興而亦恒不廢易理、闡幽闡隱、每有卓識、其所撰易書固未見、而於此猶可窺其鼎臠、且與陳法所撰易箋不難印證、進而探其淵源也、又善集經書及漢魏以來名賢佳句、絕句律詩猶為平易、惟詠史詠懷古諸作、長篇巨製、而信手拈來、均妙到毫微、且旨遠意長、可資深省、此非究極羣書腹笥綽闊、而何至如斯耶、鄧序謂其深造自得之妙、固非

一端所得而删識似非諛語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梅南詩草 家刻本

清顧廣均撰、廣均字平甫、貴筑人、少讀書貴山書院、為王夢湘玥冠伯衡秉鈞毛紫廷鳳儀所稔賞、其露珠柳綫飲馬貴犬四詩、盛為人傳誦、即作於是時、其仕履不甚可考、惟自詩句中略可踪跡其生平、同治丁卯舉人、戊辰計偕北上、丁艱歸、服闋、仍應禮部試、不售、而年已四十、為貧求仕、先入蜀為讀道幕、光緒丙子選威寧學正、甲午推升石阡教授、至壬寅而告歸、年已七十有一矣、詩中有興文雲渠遊黔靈山詩、雲渠天駿字、亦黔中儒士、而雅好吟詠、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别集

有題滌齋凡解組詩冊詩、滌齋凡濂字、著集陶詩、（已著錄）為一時所歎、稱廣均題詩即冠於卷首、蓋可知其人篤好風雅也、是集於咸同中黔亂紀之甚詳、大抵皆作於蜀中為幕時也、詩於胡文忠林翼韓南溪超石襄臣贊清或欽其識卓、或佩其英勇、或服其氣壯、而於湖南援軍並各鄉團首則大放微詞、蓋彼時聚斂特甚、已置剿匪若無事、而徒為刻削、其括取如柚厘全抽厘穀、民間苦之、廣均之詩悽哀悲憤、如圖厥狀、有工部之遺韵、可為弊政之針砭、也其諷刺鴉片、繪聲繪色、的是妙筆、雖為出之遊戲、而入

胃三分、無不刻意深畫、可資深省也、末附天然僧記一文、隱與廣有禪機、中有廁身衣冠祿羈升斗之句、似為未罷官時所作、附之於末、或所以自勉者也、是書卷首有光緒己亥自序、然其七十一歲作罷官詩、為光緒壬寅、己亥為光緒廿五年、壬寅為廿八年、則其序作於先、而付刻在後、故己亥以後詩並以附入也、

嘉蔭堂詩文鈔附風檐世草 咸豐八年家刊本

清周際華撰、際華字石藩、貴陽人、嘉慶辛酉進士、以中書改遵義教授、丁艱、服闋、補都勻教授、陞輝縣知縣、改興化知縣、調江都知縣、際華治政務求惠民、而不計官府定制、如在遵義擅發常平倉、在興化請革關壩之令、在江都則出粟以濟民、皆不顧譴責、而一意謀黔庶之福、故所至歌頌盈耳、所著共城海陵廣陵三從政錄、可資參證、又輯輝縣志、闡幽繼絕、於縣邑故實搜輯至富、是編輯其所作詩文、並附風檐世草、際華通達治體、於政務多所建樹、其詩則瞭然有學人騷士之概、賦意超卓、辭調高古、而無官場俗調也、佳作如題孫夏峯先生安樂窩孫徵君祠諸詩、崇道尊師古誼盎然、輝縣志載際華修復邵子高子燕孫公和姚文獻郡文正孫夏峯祠、則不獨擬諸吟詠、且施於事實矣、其文亦如其詩、筆勢寬潤、全集無札牘之類、尚稱精粹、蓋際華除有三從政錄以外、又有渭川札存尺牘家言等書、俱編入家蔭堂彙存、其文鈔無騈駁之疵者以此也、

燕黔詩鈔二卷　道光間刻本

清耿覲光撰。覲光字筑坪，貴州貴筑人。嘉慶庚申舉人，以大挑分發直隸，補清豐知縣，改宣化，繼署饒陽知縣。官畿輔最久，斷獄明敏，有賢名。未五十乞歸，旋卒。是集為覲光卒後二十年，其子芬校次而刊之。卷首有道光丙午吳振棫序，謂其詩不滯不亢，不晦不襲，不浮，近於明謝君采。詩君采亦黔人，而為有明之僅以詩名於時者也。其書分上下二卷，上卷為黔南詩鈔，下卷為冀北詩鈔，俱古詩居先，律詩次之，絕句又次之。五言為多，五律春日九首，夏日六首，秋日三十有二首，凡天地物象類皆有詩，可謂秋聲之大觀，獨於秋柳無詩，殆以漁洋佳構當前，遂爾置而不詠耶。其黔南詩鈔，不盡為黔中所作，詩中如過懷慶府，滿城署中，運河夜泛，在都送人之任灌陽，是以後諸詩，皆作於途中及京師。蓋上卷以至京師為斷，而題黔南者，從所自來也。下卷冀北詩鈔則都為官畿輔時作也。如赴口外勘事，使多倫有事恒陽，並皆附焉。黔詩紀略謂其又有秋客百詠，不知已否刊梓也。惟紀略所載詩與是編所錄微異，如七律秋懷，此云一天佳氣坐中生，紀略云坐開虛籟靜

中生，此云風塵多火輪蹄鐵北道衝寒又幾程，而紀略為風塵多少天涯客策蹇衝寒又幾程。是集覲光卒後始付梓，則其子必據其先人稿本矣。似以此本為是，然紀略所改者，較此編原作俱佳，不知陳田何所據而作如是錄也。又此編三日詩為二首，紀略錄其第二首，一味番海棠四首，紀略亦錄其第末首，而不注錄一字樣（按紀略錄詩非全作，必於題下注錄若干首），似覲光唯此一首者，則不據此編，不免知其偶遺之也。

芋巖詩鈔 光緒十二年貴州顏氏校刊本

清錢衡撰、衡字莘民、別號芋巖、貴筑人、寄籍安順府學、同治癸酉拔貢、朝考一等、分發河南知縣、保加同知銜、以直隸州知州用、衡夙工聲韻之學、於諸家詩派無不窮竟源委、雖不亦步亦趨、而其造詣因為建安竟陵所薰陶、故出語沉雄偉麗、無一不具法度也、衡詩不知凡幾、此為貴筑顏嗣徽輯、衡所為詩凡百五十餘首、皆壯歲以前所作、蓋衡所如多不合、未及大展、賫志以沒、此嗣徽以為可悲者也、衡詩在同時諸子中如楊文照、洪杰、顏嗣徽、別有風格、豪情感慨、毋能窺其胸臆、且無酬應無謂之作、即於流連風景亦不徒範水模山、抑又能藉發高論寄感雅思也、登棲霞山放歌、氣象萬千、有太白狂放之概、其癸園十詠為和傅壽彤之韻、癸園在河南汝光道署、壽彤就署中亭台為十景、各詠一首、時人多和之、為黔人宦中州之韻事、衡與壽彤、楊文照、何飛俱雅善、且嘗為河南知縣、其詩作於此時無疑、又有和衡齋四詠原韻、亦為是時作、想見治政之餘、而猶能篤事風雅也、貴筑周鸛輯黔南六家詩選嘗全錄衡詩、惟是編末一首題洪蜚英詩稿二首、詩選置之於前、次序微有不同耳、

訓真書屋詩鈔二卷 光緒丙午家刊本

清黃國瑾撰。國瑾字再同，貴筑人，輔辰孫，彭年子。光緒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父彭年卒，奔喪至湖北，嘔血數升，卒於苫次。清史稿入孝友傳，據傳，國瑾又有夏小正集解一卷、殷氏說文假借釋例二卷、離騷草木疏纂一卷、訓真書室集八卷、賞剛集八卷，未付刻也。付刻者僅此詩二卷，為其子與婿詮次剞劂，有其婿蘇與序，可証其詩都百餘首，力追唐宋遺範，近於孟東野、黃魯直之詩，無俗靡之音，蓋如其人。鑒賞金石諸作，於詩律綿麗中，寓考証翔聚精采之義，尤為難得。國瑾為壽彤婿，故是編亦有癸園十律和樹齋四首，及汝南十四令辟歌、鴞館引憶，別有風味，與楊文照、錢衡所作者又有不同也。國瑾居官忠勤，不遺一處，官翰林，供職會典館，於舊制典例二門外，推廣圖表，綜理繁劇，事親則孝，千里奔喪，以毀卒，則其詩之敦厚，固有所自，非專講文字中所易見者矣。

翠微亭草 咸豐中刊本

清李為楧撰。為楧字云巖，遵義人，嘉慶戊辰進士，出為西寧知縣，丁內艱歸，服闋，以父老請終養，父卒，改黎平教授，調貴陽教授，旋聘主貴山書院，云巖謝講學，重身體力行之說，不為空譚，且其為人無虛矯之習，中和淡泊，為時人所稱。又有中庸講義一書，鄭珍謂其書彷彿松陽，賀長齡謂其書明白切實，蓋為當時學程朱言行之所僅見者也。讀其詩亦有其論學之風規，世箴人，蓄德蘊禮，而無一詩為輕妄靡用之作。遵義養櫞蠶肇始於乾隆中，賓太守陳玉壂倡之，為利甚溥，其後吳榮光、程恩澤、凌泰交諸人先後宦黔，皆踵繼而發揚之，尤以恩澤櫞繭十詠，可為養蠶之經、繅絲之譜，與泰交櫞蠶說，同為黔中所奉守為規矩者。為在此編中，亦有山繭頌四首，始於擇種，逮於發筐，雖一首僅寥寥二十四字，而法制殆無遺漏，可媲美程詩矣。大抵能於文事者未必能采及事俗瑣務，農老鄉嫗，稔知蠶桑，而未必能文以述其說，故古藝淪墮，不可復拾。為主張身親體驗之學，是以能獨見及此，為黔人詩文集中所罕有者，蓋真言行合一之士，其自箴一詩亦見道語，澄心修

身、而時事、時人之本、雖為詩亦諄諄然言之、中庸講義一書未見、使與其詩並觀、必能進窺其學之全豹矣、

心齋詩文集 貴州文氏藏鈔本

清陳懷仁撰、懷仁字含元、號心齋、晚又號識箴居士、貴州遵義人、乾隆丙午舉人、官酉陽州同、敏決有為、為州人所喜、而於學則靡不究研、博聞彊識、時人目之為李崇賢一流人物、晚年益復守道不阿、終身未嘗離書冊、教誘後進、尤諄諄孜孜、不稍倦、遵義鄭珍少時嘗執懷仁請益、珍後來稱之為學人氣象、蓋其澂潤於黔南士子者實深厚無涯也、懷仁又有心齋隨筆、則皆東手孔孟之言、發為起懦廉頑之說、於世道人心不無俾益、是集詩文各居其半、其文穠藻抽祕、頗多精粹、偶於賦儷之中、猶有雅旨、不徒為綺語、的是學人、其詩略近放翁、圓潤刻露、最為酷肖、集中有題劍南集七律一詩、知其傾倒於放翁詩良深矣、又蘇窪詩話謂貴州陳心齋孝廉懷仁、工於詩賦、常授生徒於外、歸家贈內云、妻貧原是為夫貧、嫁與黔婁百事辛、我本以家為客舍、教鄉真箇敬如賓、此趙來軒明府為余誦之云云、可見其詩為人之傳誦、其後貴筑顧履均梅南詩草亦有贈內詩、大意亦近乎是詩、而格調則稍遜之、居貧不移、而夫婦之樂不減、豈必貧賤夫妻百事哀耶、亦足窺其心

性之疑草矣、是編爲貴州文氏藏鈔本、鄭珍謂其遺書皆散帙他所、時見數種、朱墨評校真楷不苟、即圈點亦恭謹勻稱、是本無評校、殆爲人傳錄者歟矣、

柏林詩草一卷 趙氏壽華軒鈔本

清周毓元撰、毓元字大乾、遵義人、雍正甲辰進士、官嵩縣知縣、百日、而因上司私頒新斛大於舊、較量食穀、毓元已交、青還河工項、仍責賠數、遂請歸、嵩人謳念、盼其復來、其爲政之美可知、卒時年猶未及而立、人莫不惜之、其詩僅一卷、天資縱放、而詩境極爲樸真、無少年躁踏之習、蓋能運其夙慧、勤以格律、故雖愛利、而不蹈於一蹤、莫收之弊也、遵義府志謂毓元七歲即解作文、鄉試與父同舉、其穎悟岐嶷可以見矣、是集以五言爲主、而七言不足全集三之一、在嵩縣時所作詩、拳拳以恵民爲念、其爲嵩人所歌頌信爲不虛焉、惟毓元自嵩歸里以後、詩皆辭調悱惻、不如以前之歡越、過蒙感作曰、所悲爲人子、負此重累端、父歸且莫送、況復問承歡、不如農家兒、朝暮娛親顏、菽水得無悶、力其竭心以殫天倫、感歧路、但然傷肺肝、蓋不盡爲詩識、詩文關乎壽夭、直可爲毓元道之矣、

萃齋文鈔四卷 光緒甲午川東道署刊本

清宦懋庸撰、懋庸字伯銘、號萃齋、別署碧山野史、貴州遵義人、少值亂離、未就小試、以國學生七試不售、後僅光中清先爲英祥芝謀讀繼祥芝官上海、懋庸佐其幕、爲鈎稽財用并經理鹽著、明晰之功、所著又有六書略、平議八卷、說文疑証編二卷、讀史記禪言四卷、論語稽二十卷、播變紀略一卷等書、是編爲其子應清所校輯、而由黎庶昌鑒定以付之梓者、其爲文深厚有慧質、大抵遠而模步史漢、深索韓歐、近則參究桐城家法、故規範嚴整、無粗獷之弊、懋庸又究心於許氏學、概於文字源流尤所善致、文中無稍委瑣、亦緣於此也、懋庸以爲文境莫要於藏鋒、莫妙於迴鋒、無是二者、則低昂者媚、諂屈者鄙、簡練者窘、嬗曼者獷、皆不熟稗也、寥寥數語、不啻爲古文津逮、而歷來諸家文集執此以律之、又奚異於燃犀牛渚耶、自集中所爲文觀之、懋庸之學自經史以迄諸子、蓋無不習、其爲唯求賢後、不求聞達、又無不可自文中窺之、而其胸際如何、又可知也、懋庸嘗先後從英芝、鄭珍、黎庶昌、楊登燕遊、諸子皆黔中後大文采風流、照映當世、固不弱於同起渭之與

新城棉津角逐一時者也、懋庸秉天賦之獨厚、逢師友之卓出、造詣宏深、斯爲當然、第其極攻目錄之學、章句之學謂爲無米稿、爲今文之二偽、不無過當、蓋所究者不同、所見亦殊耳、班志尚且竊究藝文佚存、辨章學術源流、謂爲無用、豈爲平情之論耶、唯其專事版本之學、素之精義、或不免貽通人之譏耳、據其子所撰行述、懋庸有古文四卷、當世是此編、而尚未有定名云、

湖洋詩集殘存一卷 趙氏壽華軒鈔本

清鄭瑄撰。瑄字獻虞，遵義人。乾隆己未進士，官黃平州學正。教士有方，尊之以正人，多所服。其人有膽志，慨慕遠識，不猶為屈。其詩則骨格稜立，不作靡廢語，而善意拳拳，又有仁人長者之氣。據鄭珍播雅，則瑄有湖洋詩文集。珍云：「二十年前於其家神櫥中見獻虞所著湖洋詩文集寫稿，尽黴濕粉朽，觸手不得揭，息置之，頻先大夫手跡一裹。先君東從時攜自與俱，迨珍少具知識，一一檢視，乃得先生詩數首，且又藉以見瀝膽軼事，非其精神皆不可磨滅者在耶。」是編則僅殘存詩集一卷，似是據別本以傳錄者，而非珍所見之本也。珍所據以輯瑄詩入播雅者，為珍祖之手迹。其後陳田復據播雅而選其書瀝膽遺事後一詩入黔詩紀略，即鄭珍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是也。今並見於是編中。瀝膽遺事記明桂王在緬名勤王兵事，其書未見傳世。晚明史籍最多，雖屬稗官野史，恒能存真史之一鱗半爪，使得其原書與入緬紀事諸書相證，必能有所發明。而惜乎其書之不可得也。茲幸藉瑄詩知有其書，復知為陳某所撰，亦亡佚中稍有不亡佚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黔人别集

遊子吟 傳鈔本

清唐惟安撰。惟安字汝止，一字敬亭，晚又號怡老亭主人，遵義人。雍正丙午舉人，官涇縣知縣，改歙縣，晚年歸養鄉里，茸怡老亭，自吟其間，不與官府接，偶與鄉人能詩者聚其中，詩酒流連，時人稱焉。其詩古文詞俱佳，要以詩為首。其詩不為泛膩之言，而意境自然超遠，且務敦孝友，旨深意厚，讀之可使人憬然生敬。蓋惟安事親以孝聞，蓄之而為志，發之而為詩，則非徒事採摭美詞而已也。其詠物諸詩亦清亮可誦，無粗獷之音，兼有刺諷之義。惟安因善寫山水花鳥，尤精指畫，為黔人之少見者。題畫數作，自能見其運筆構思之精妙。題畫鷹、題翠翁二詩尤佳。鄭珍巢經巢詩鈔有題敬亭指畫鷹詩曰：「窮簾颯颯生回風，角鷹乃據高堂中。側睛下視幾萬丈，殺氣所透天為空。眼前狐狸伏蒿蓬，我無決劍傻其蒙，玉爪金睟亦坐視，嗟爾奇才空自雄。」可知其畫之生動，而末數句寓意隱微，直為惟安之未大用得不平矣。據鄭珍播雅云，惟安有敬亭詩文集，未見，僅存遊子吟一卷，是遊子吟為其詩集中之一卷耳。陳田黔詩紀略後編別云尚有敬亭詩餘，蓋皆散佚不存矣。

大山詩草　光緒間家刻本

清余昭撰、昭字子懋、畢節人、諸生、入貲得翰林待詔、以軍功擢同知、其詩分三集、都二百餘首、詩句平淡、了無可取、唯清麗哀惻、偶或有之、傷感里一首、古風悲愴凄傷、讀之消所感觸、然寄內閨中諸詩、則雖無繡字采句、而不覺其綺麗也、按昭妻安氏亦雅善吟詠、有詩集、與昭門句稿藻、美才清福、為人所艷羨、昭閨中即事云、享得人間福詩情山妻能和韻叢婢解奕、卿寶森謂其旗鼓相當琴瑟靜好者即指此也、則其詩之綺麗非屬做作、乃出於真情矣、傷感里為水西安氏作、昭為安氏婿、故諗知安氏興廢起落、水西安氏舊為土司之長、而清季漸淪堙墜、昭之詩不僅此、其餘如弔安階平、輓外姑安太君諸詩、俱有關黔中故實、不僅為安氏之家獻也、昭嘗云、詩須自我作、故若依樣葫蘆、傀儡衣冠、有何趣味、其言亦自有其精義、集中絕少選體之作、蓋能驗其說者也、又以吳嵩梁珠光劍氣之論為善、故所作詩往往近之、嵩梁官黔、所造多士、鄭珍莫友芝莫不仰承、入學為黔中一時之翹楚、而戴粟珍又勝書師事嵩梁、於詩亦步亦趨、猶所酷似、善蓋香蘇一集（嵩梁詩集）於清季黔詩不無影響、嵩梁詩才華富贍、不作寒素語、使人讀之易生欣快之感、故為人所嗜獨多也、昭之詩不無私淑嵩梁、殆亦未能免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鴻雪偶吟 清刊本

清張霆撰、霆字蒼霖、號慈谿、貴州定番人、乾隆戊中舉人、禮闈不售、下第歸、讀書自娛、後官鎮遠教授、俸滿以知縣舉、辭不受、年七十、猶手不廢書、勤於著述、除此編外、又著有樂聖錄自有錄等劄記及勤樸堂文稿、俱未見、其詩格旨渾圓淳厚、有如完璞、蓋純正肖其人也、霆待人接物、靡不平易泰和、無躁厲詭冷之習、故其詩亦如之、甜酒五古最足見其真性情、有句曰品酒苦最上、清辣甜次之、余意獨不然、物理貴得宜、譬彼強梁者、暴戾必遂睢、何如心渾厚、溫恭德之基、所以歆和士、醇酒喻天倪、是詩作於在京之日、黔有糯米釀酒甘如飴、霆思之而為是作、雖為懷念鄉味、而善意殷摯、亦頗可風世、信乎淳厚之不誣矣、霆晚年嗜讀、如遵義陳懷仁、嘗自謂性嗜書籍、一日離之不快也、惜乎是編於讀書之作、錄之獨少、不克窺其於諸書有何攄發、第是詩名鴻雪、當是記遊蹤之意、則或仍有別書、以裒集他詩耶、

翠屏寄客集 晉安姚氏藏鈔本

清潘文尚撰、文尚德徽、號右賢、幼號入山主人、晚年人稱樹也先生、以居於翠屏山下、故又別署翠屏寄客、雍正中諸生、文尚博學重望、能紹祖德、好遊天下名山水、視名利如草芥、雖未嘗為顯宦、而人無不尊之、且搜蒐黔南故實、成貴州志稿、分為三目、於苗猓尤不憚詳悉、為人所不為、上可接踵於吳中蕃下、則啟矩矱以貽於鄭珍莫友芝輩、厥功最偉、是集裒聚詩文為一編、詩文俱有空靈之性、似與世俗無涉者、翠屏寄客傳一文、自道胸襟、鄙事忘物、有隱士之風、集中殆無酬應之作、亦乏怨誹之音、與人無爭、與物無競、其傳文自詰真不虛矣、論者謂其訪雁上人一詩最可聽其性行、藉僧人持偈看山、竹徑披詩、松關招月諸事、而抒其心目中閒靜之機、忘形之義、的是慧心妙筆、使為大儒、可以紹宋人思敬身安之學、使入緇流、亦必能證因三寶、進臻大德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黔人別集

思敬堂詩集　道光中家刊本

清潘以溶撰、以溶字巨川、號蒼巖、貴州大定人、乾隆中諸生、以學行重黌庠、道光初舉孝廉方正、不就、其誨人首以敦孝友爲勸、講學則不離乎勤、又剖析曉喻而後已、故鄉人多從之遊、及教稱盛、晚年尤喜爲詩、致蒼老沉練、是集爲以溶晚年自訂、以附於家集者、卷首有諸門人序、暨安傳玉書蒐輯黔詩爲黔風錄時、嘗爲鑒定其家集、雖於以溶詩無所評焉、而謂具有家法、蓋已可見其推許之意、案潘氏累世文風不墜、潘馴瘦竹亭集、潘德徵玉樹亭集、猶清初黔詩之佳製、至以溶祖[文炤]翠屏寄客稿、父旬東斷續亭稿、兄靜川寄思堂稿、皆爲一時之上選、此玉書所以稱之也、以溶爲學主思敬、以爲無事時不能敬以直內、則臨事必不能思、又曰、人自人、余自余、人非余、又安知余之爲余、余行余之敬、用余之思、正所以信余之事、皆類似宋理學名儒所言者、蓋以溶行事爲學、無不奉此爲圭臬、故其其詩亦偶有涉於此者、夜讀詩一則曰、伏讀廣所求、稍入浩無際、反覆從析向、中[自]有精意、繼則曰、端坐靜探討、新機忽然生、末復曰、始知理固然、悠悠徒自外、從茲篠歐初、勿使身如寄、蓋不僅爲讀書道、又即修身處世、又何莫非此意耶、

內心齋詩稿十一卷　青陽趙氏藏鈔本

清陳法撰。法字世垂，一字聖泉，晚號定齋，貴州安平人。康熙癸巳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改刑部郎中，出知順德府。乾隆初以孫文定嘉淦薦，起登州知府，權河東運河道，調廬鳳淮揚道，改大名道。尋因河工自請與白鍾山同其咎，謫軍台効力。歸即主講貴山書院凡二十年，申明學約，於科舉俗學之弊致戒不遺一處，後生多服其教，蒙其惠。年七十五卒，祀鄉賢。前四庫著錄其易箋八卷。除此之外，又有明辨錄一卷、河干問答一卷，猶存集八卷、塞外紀程一

卷。據貴州安平縣志，則又有醒心集三十篇，敬知堂文稿二百餘篇。陳宏謀合醒心集、易箋同刻於吳門，再刻於湖北。唯謂有內心齋詩稿二卷，與此編之卷數不同。法裔孫若疇跋亦謂十一卷，跋云：「族於敝簏中檢出先生詩若干首，裒然成集。癸酉七月，手葺先生詩畢，敬書一則於後云云。」然則所謂十一卷者，為若疇所釐訂耶？其詩分十一集：入詞館居京師為近侍集；請假回籍為假裝集；世宗登極，重來京師為還朝集；居京師二載，復請假歸為歸山集；應召赴京為應召集；出授直隸順德守為出守集；解組歸黔為遊覽集；高宗登極，膺薦入京，出授登州守，以迄官監司凡十二年，僅成詩一冊，為宦遊集；獲譴出塞為塞外集；賜還歸里為後南遊集，以別於前遊覽集也。雍正乙巳以前所作賦頌暨紀事詩則編為應制集，以冠於全書之首。其序跋文辭并弁於前焉。讀法詩不啻如年譜，其行歷皆昭然可考。法為理學名臣，而詩不蹈於擊壤，卓然自成一家。鮑桂星序其詩曰：「溫柔敦厚，原本風雅，而不流為理學之詩。」蓋所見不謬。自順德乞休寄詩都門同人第一首曰：「三年空作邢州守，病裏翛然夢釣磯。正是鶯花好時節，一

肩風月五湖歸。」其詩此豈徒為率易之詞者所能道哉？其情又豈竊棄名祿者所能夢想哉。

性存軒詩草四卷 同治間家刻本

清金鼎壽撰、鼎壽原名永源、字鸜皋、廣順州人、嘉慶戊辰、進士、分發廣西、補富川知縣、丁艱服闋、道光五年改安徽、歷歙縣懷遠知縣、遷廣德知州、卒祠廣德名宦、鼎壽撫民以平恕見稱、甚為江督陶澍知、薦於朝、治政不廢書、晚年不良於目、須恃眼鏡、集中有眼鏡七律一首、可以知之、雖為遊戲筆墨、而澄虛忘物、亦別有深意存焉、其詩格律不甚精整、而逸致清新、亦正足見其衙齋閒情、偶成二首、有句曰半日偷閒頭院中、輕寒乍逐紙窗風、雪意將濃雪有勢、詩情極澀酒無功、其他佳句如凌霄竹解番番籜、到牖花分月月香、千家炊烟鋪砌草、一園蔬菊佐詩腸、佛龕燈影照人寂、寒月江波無夢飛、林容積翠全遮屋、雪影留寒盡一山、皆響亮不俗、又為不求精整中之精整者、鼎壽為政慈惠、而於詩中甚少見之、一以抒懷寫景、而古寄人為指歸、此其政自為政、學自為學、亦超人一等也、

雲臺山人詩選 道光刊本

清何德新撰、德新字暉吉、號西嵐、又別署雲臺山人、貴州開州人、乾隆乙丑進士、改庶吉士、兼起居注、故事詞臣不授職不得為起居注官、蓋異數也、授檢討、出為涼州知府、調甘州知府、準噶爾之役、為總督挾嫌誣以玩軍興之罪、革職、準噶爾平、德新進聖武平西賦、名見賞、復原官、出為永州知府、永州旱、德新以賑災冒著聲、州人哭之痛、德新詩文史事俱稱不朽、仕涼州弭土官之亂、緩屯民之征、在永州躬勘災祲、毅然具揭、皆人所難能、其詩則早在童稚之時、已朗然可口為吟詠、入京後親接耆宿、飽覽中秘、格律益復雄傑、是編分四集、首曰五湖、次曰燕南、又次曰西涼、末曰甘泉、按年繫詩、編次最為整齊、又考其生平五湖集為其官檢討之先所為、燕南集為在都日所為、西涼甘泉二集則俱作於甘肅也、五七言均臻妙理、燕南一集酬酢較夥、西涼甘泉二集最佳、愛民忠君、時見詩思、在永州賦詠不多、蓋迫於賑務不暇為此也、唯其自都赴永州任之詩頗有佳什妙句、如過青草湖之草連三楚碧、山帶九疑青、誦之如入畫圖、殆為其忙中偶靜之閒筆也、

授鶴草　乾隆中家刊本

清陳浩撰。浩，法弟，字雨泉，又字集生，康熙中貢生，以入貲選昌平知州，擢正定知府，調天津，遷江西驛鹽道，改湖南鹽道，以事挂吏議，引疾歸。浩處事明決，嫻曉吏務，故在昌平、正定，民無不白之冤，官無苞苴之賄，政聲雀起，稱為循良。奏請追還旗地，並償原價一事，人所不敢言，而浩侃侃直陳，卒得更正。兄法為白鍾山辨析河工事，並請同任其咎，風義高卓，同為人所樂道者。其敬臨堂叢稿一書，專勒集政書，可證其為政之概要也。至其詩文，雅不逮法，蓋法以名儒碩望，蜚聲一時，浩則通達親民之務，固不可相挾並論矣。是編集詩殊不多，猶不及法內心齋詩稿（按法詩稿簡而精）。偶有好句，如另繡客被三日雨，竹襟人帶一身寒，則不僅意境幽逸，即對仗亦無不工也。其寫懷一首有句曰：日食能幾匙，歲衣能幾條，乃憂妻孥寒，轉患童僕飢。彼逸我已勞，彼樂我已疲，有訣授阿翁，但學聾與癡。看空榮辱，敝屣名利，別有超人之見，無怪其胸襟廓朗焉。

寓瘦居詩集四卷　趙氏壽華軒鈔本

清田均豫撰。均豫字介石，玉屏人，乾隆辛巳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入詞垣七年，才名藉甚，承修國史，雖未觀成，而創訂體例，折衷義法，後來宗之。均豫工詩能文，為玉屏諸田之傑才。寓瘦居為其祖榕歸田後所築，以娛老者，均豫遂以名集。其詩分四卷，卷一、卷二為趙雲松評定，卷三、卷四則為均豫既卒，同年蔣雍植所點次，末有雍植跋，謂君病革，以此見屬，鄙人遷徙無常，不敢謂能及遠，遂令兒輩另繕成集云云，是未嘗謀刻也。均豫詩不求雕琢，一任自然，流露其讀葉集書後云：凌厲失天真，刻鏤乏神妙，蓋極惡矯揉造作之詩也。鍾駿聲養自然齋詩話錄其次盤塘松雲山詩云：寫山行如畫，其中佳句如松翠晴為雨，楓丹畫看有霞，苔延緣鹿跡，犬吠想人家，他如過水心巖之風，螢飛不定，江鳧起還沉，送康侯之竹林懸夜雨，池草漲春煙，皆清亮可誦，駿聲所見正為不差。又箬蓀森寄心盦詩話云：黔中詩人搜羅不概見，得一作者，要皆上攀前哲，不染俗氛，介石編修詩尤高出衆妙，余昨思遠人不至，春將暮矣，時乎可惜，因誦太史春雨止還落一絕，為之嗚咽，蓋即謂均

孫雨中進人不至五絶一詩也、云詩春雨止還落、故人遲未來、可憐花落盡、不共一尊開、景新意遠、的是妙作、固無嫌篠森爲之鳴咆矣、

學道堂詩集四卷 道光中家刻本

清趙公敬撰、公敬原名本敬、字直夫、字靖菴、甕安人、嘉慶中舉人、屢應禮部試不第、道光丙戌以舉人就官江南、歷任甘泉贛榆通州沛縣江寧諸州縣、爲總督蔣攸銛所引重、在官十年、政績彰著、且風雅自賞、不廢詩酒、不爲吏事所困、書法瘦硬、亦頗有名、是集爲四卷、乃其子於本敬卒後比次付刊者、卷首有任泰陳方海序、泰謂本敬處同曾十、出比蘭生、盡稱其方嚴有守、殊不知其詩亦如之、雖一沉莫起、而處座當如豐仲所爲、詩無怨悱之辭、罕驗之語、似無介蔕者、何時三畝宅、卜築葛天氏、意旨何其爽遠、足見其胸襟矣、本敬嘗從猶法賢學、有送酉樵師歸里遊酉樵山莊詩、可證、甕安以詩稱者、首爲傅玉書猶法賢、倡倡導風雅、提攜後進、本敬遭逢斯際、自爲薰陶、益以才力雄俊、故號爲繼起、論者且謂黔中嘉慶詩人無能出其右者、陳田至謂當與竹莊相埒、酉樵則遠不逮也、皆可知其詩之爲人盛稱云、

橘華山房詩草　清刊本

清猶以椎撰。以椎法賢子，字貴三。乾隆中諸生，官浙江主簿。以椎嗜讀書，能紹法賢之學。法賢遺著幾經埋毀，賴以椎裒殘守闕，排比而付之剞劂。法賢固以詩文名聞於黔，而無以椎，猶難於緣揚如是也。以椎老境貧迍，而安居自樂，其詩足可見窺之。是集以五言為多，且俱不失為佳作。如湖口詩云：「暝色橫空界，湖光四望通，人家春柳外，魚艇夕陽中，風挾濤頭壯，雲盤嶽麓雄，揚帆天際去，何處大江東。」於氣魄磅礴中別有俊逸之致，迥非俗手可比。至其好句，如「淡煙生石塔，清磬渡江樓」，「掛席雲千頃，維舟柳一灣」，「煙橫山步雨，朝殷海門雷」，「鳥語峯頭下，漁歌杖底來」，寫景如畫，有輞川氣概，自是胸有邱壑，故能信手拈來，而非鍛字鍊句所能得也。以椎與甕安傅氏父子往還甚密，玉書且激賞其詩。陳田選以椎詩六首入黔詩紀略，皆為五言律詩，謂其五言音節極高，不失乃翁家法，讀此好句，信非虛語矣。

自勗錄四卷　民國間刻本

清吳栻撰。栻字敬亭，晚號洗心道人。乾隆四十二年舉人，連上禮闈不第，後主講於甘肅平番肇興書院。早年沉心內典，有志淨業，五十後重返儒門，其啟導之力則為關中李二曲全集也。因自題其齋曰洗心齋，所為學一本王陽明之說，為身心性命之論。據其裔孫吳化洽跋語，栻尚有五經備考、全記、醉吟錄、病吟錄，俱遺失無考；贅言存稿八卷，已失其七，存於世者有歲吟錄、雲菴雜著、四書文草、怡雲詩藝。是書成於乾隆壬子，即在五十之後，雖仍不免間有參同契、悟真編、指月錄、傳燈錄之餘緒，而崇儒尊正，未嘗無功於學也。書分四卷，卷一、二為內編，析目有八，曰志學，曰養心，曰致知，曰慎獨，曰敬天，曰悔過，曰復性，曰樂善。凡修身復性之學備焉。卷三為中編，析目有四，曰懲忿，曰窒欲，曰惜福，曰安命，則補內編八事之不足，而遏欲制忿於未萌者也。卷四為外編，輯釋道二家之言，且以自課詩附之。其謂孔孟傳授心法，未嘗輕言性與天道，大學言心，中庸言性，佛氏兼言心性之理，實與聖門相為表裏，又謂內約者天命之謂性也，外約者克己復禮率性之謂道也。爐

鼎者方寸之地也內外火候者敬以直內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外火候者閑邪存誠制之於外以安其內也即大學誠意正心中庸修德凝道之功也世之附會其說者往往流入黃白之術兼及採戰之邪污穢至教可勝數哉其旨通儒釋道三家之說類皆如是要有卓異之見解不可以普通語錄目之云

輿地江山河海雜論備覽　鈔本

不著撰者姓氏書中有言曰患於光緒十年同石堂陳百泉至上海中法議和時曾同我國通事遍閱英法德美大鐵甲船則可知撰入名患而姓終無以考而其書之成當在光緒十年以後也其書爲目十有四首輿地四方應防邊關次亞西亞所屬三大幹龍山脈考兼內地各省山龍起止次內外各省地氣人性各異次黃河源流次長江源流次九龍江源流次內外各省江水源流次海防海戰兼設炮臺次江防陸戰兼設炮臺次征西北四陣圖次征東南四陣圖次征外洋四陣圖次海戰陣圖次江戰陣圖卷首復冠亞西亞所屬簡易輿圖卷末附韓信五軍陣諸葛亮魚服江八陣圖李靖六花陣圖其書雖題曰輿地實則與兵家之言閒雜論述未可執一而定除河道源流諸目與兵家無何聯繫以外餘者或直爲兵家言或與兵事不無關係論山脈起伏河道源流多與清一統志相同諸陣圖不知所本然進卻之節變化之妙無不詳之意其人必精習輿地兵武之學故舉述山川形勢條議輸於兵機多有卓見惟論各省地氣人性一則頗多臆解不盡可據書

有負姑紅綾而未題字且書中亦頻作求教之語疑其書係撰成欲以進之他人者惟不可考耳

鴛鴦鏡傳奇　光緒二十一年刊本

清傅玉書撰玉書有黔風錄已著錄是編演明季左光斗楊漣諸人竭忠守正酷罹閹禍而作也演楊左諸家子若孫科名鼎盛事誠未有然雪憾鋤奸實理之不能無可以作扶世翼教觀不僅為楊左諸人作矣全書分二十目曰廬居曰鴛配曰兵散曰途閒曰進隱曰贖香曰菴寄曰赴闈曰試捷曰媒巧曰療姑曰遇奸曰辭蕃曰歎榜曰廷奏曰筵空曰圖訪曰鏡合曰廟祀曰林歸以楊忠嗣左湘雲左廷芳為主穿插可歌可泣之事推登閨門之秀下逮臧獲之微咸能不屈不辱玉書健筆生花摹烈繪貞尤為繁密騷凄以視桃花扇芝龕記固不相上下也舊本有夏秋丞序並於每齣末有截句一章黔亂為人攫失閱十五年復得也本序詩並亡而所鈔又多訛誤玉書曾孫達源稍自校讐付之剞劂按玉書所撰四書文古今詩賦文鈔桑梓說家數蠡測皆不見傳本僅黔風錄及是編賴其後人收拾不致糜墜云

禹貢揀註二卷　光緒元年鹿山草堂刊本

清蕭光遠撰。光遠字吉堂，遵義人。其書分二卷，上卷為山水彙鈔，下卷為各州總論。大抵以胡渭錐指為主，參以水經注并馬俊良所繪錐指四十八圖，揀擇舊說，推闡確解，蓋以錐指一書為神禹之功臣，會通經訓，訂正偽訛，百世之下所靡及者也。光遠於疏理經註之外，總為論列，發明隱微，錐指四列長于三條，或疑其陰陽之名近于怪，光遠以為陰陽字作南北字用，於義無害，蓋援朱子導字分南北之例也。又導字之義，先儒皆以導為治疏瀹決排之謂，光遠則謂禹治水，或躬親其事，或遣官屬往視之，及九州功畢，其水之大而切於利害者，有九禹舟行，從源至委，核其治否，故謂之導。若治河先積石，治江先岷江，有是理乎？其言可謂新穎。胡渭錐謂導者循行之謂，與導菏澤之導異，而未深切言之。光遠度理酌情，發為卓論，不可以飣餖備忘之用而輕其書矣。

四書分類集對　紫江朱氏藏手稿本

清張國華輯。國華字蔚爲，自署黔興人，蓋貴州興義也。仕履不可攷。是編首有自序。其書采輯四書句為聯語，分門別類，自帝德以迄內閣、大部、諸寺院，並諸神祇名賢古蹟、三教九流、事物，區為數百類，或一聯或數聯、十數聯不等，無不引經切實，奇思巧合，發人興會，而又足以勉人遷善也。其埶雖微末，然非博通書文，俯拾即是，何以斐然成章？國華又有麟經依韻集句、曲禮集句、族箋輯對，皆洋洋大觀，然體例俱無殊，存一備十可者略焉。

皃氏為鍾圖說補義 雪峰草堂藏書本

清陳矩撰矩字衡山貴陽人皃氏鍾制賈疏畧且不明鄭珍因按經註申明之並為圖矩以賈疏不但不明且多誤謬遂作是編以補鄭氏之疏兼正賈注之失如枚景一物自宋以来未有明其用意者鄭珍謂乳可以箇計又凸起人所摩澤常有光景故曰枚曰景皆未確矩則引傳文及攷工注謂枚者聲之震動在此焉以其乳可數故曰枚聲之高下在枚之長短銳鈍影者準也鍾之有影如琴之有軫瑟之有柱舍此則無以準其聲之高下其說雖阮元言之而未詳矩但引經傳足破千古之疑可謂考古有據又古鍾本三十六乳分列為四乃象四時十二月鄭注甚明而賈疏不審其義分出兩面誤為七十二乳宋後多沿其謬獨呂氏考古圖引攷工記鄭注以校古鍾皆合而未申明賈疏之誤矩亦引而正之並及陳氏暘樂書鍾制圖黃氏佐特鍾圖而古器之象數始獲明確解釋是皆有功於金石考古之學不可以一器之微一言之細而忽之也

教泰緒言一卷 孫文恭遺書本

明孫應鼇撰應鼇有淮海易談欽定四庫總目提要已著錄是編為應鼇官閩中時教士規言凡十六條即崇制訂學論心立志破迷修行規讓飭禮勵勤戒速博理講治進業惇友養蒙嚴範雖僅數千言而要義精賅涵蓋深其訂學論心諸條最稱允當應鼇謂所謂正學堯舜周孔之學也所謂正道堯舜周孔之道也人生所稟之性與天地同量與民物同則與萬古同息又謂妙於慎獨極諸默識達於悅樂絜矩強恕靡有二貫又謂耳順從心境域至矣必始於志學據德依仁工夫精矣必原於志道裹括閩西經義諏論性命旨歸莫友芝所謂小編已括洛閩要即是也

正心瑝草一卷 孫文恭遺書本

明孫應鼇撰是編為其寄學孔書院諸會友瑣言都二十七條視教秦緒言為簡要略曰道不稽諸孔孟雖貫穿百家不足以言道學不本諸身心雖涉獵千古不足以言學又曰終身可行信惟一恕又曰立志以聖賢為歸學道以倫理為準其學大要以天地萬物一體為仁而其功歸於勿忘勿助之間誠意慎獨養氣定性無不趨會於孔孟之學涵濡性命之論一語破的貫穿義理極近宋儒語錄可與其教秦緒言參究誠足為修身治學之助也

黔南會燈錄八卷 貴陽文通書局印本

清釋安純撰安純法號善一俗姓張留安人在法海寺禮靈光老宿披剃依須相和尚具足參善權和尚遍游自浙歸里住天龍山次還松鎬復住天龍自序曰予行腳東南披閱傳燈見古今尊宿名目多在江浙惟黔中未見片言隻墨自明迄清風聲所述樹吾黔宗教已廣且各家亦有語錄流行卓然可觀較量諸省不相上下乃躬歷諸郡彙收全黔傳燈語錄綴以管見編輯成書云其書所收俱為在黔之語又傳燈舊例止收大堂小參示衆機緣拈頌法語等類其雜著空心不載道安純頌以為黔地遠人稀不必盡從其例故凡在苦心力行之內無論有錄無錄雜著並收雖非通例而取備後考未可厚非也其敘述自行字起歷趙字明字而至實字止蓋黔南宗風興自明末自燕居老人暨語嵩雲腹和尚三人入黔為破天荒燕居乃行字輩頭而安純之上為實字輩頭也黔中佛法派派無傳已久安純擴拾蒐殘成茲絕業上續天童之法宗下啟黔南之支派可以據為典要矣

天全石錄　雲峰草堂散書本

清陳矩撰。矩有晁氏鍾圖說補義，已著錄。是編為矩官天全時編，所錄石曰靈山清趣、照夜光、噴玉、美目、珍珠泉、春波影、古苔痕、秋月華、青蝦蟆、鸜鵒壁、蕉葉綠、鳳卵、蟾珠、蠟梅痕、異蘭照、太古雪、赤城霞、蛟脫、雪浪、羊肝、龜文、巨蕊、天馬、紫雲、巖烟、人石、古遺墨、石鍾乳、梅花浪、鑑光硯、磧化石，凡三十一品，皆産於四川者。或紀其形體，或紀其色澤，或紀其來源，又復旁參群書，以相印證，自為銘詞，以旌美石，文字曼妙，不僅可入石譜已也。

黔風舊聞錄六卷黔風鳴盛錄十八卷　清道光刻本

清傅玉書撰。玉書字素餘，一字竹莊，甕安人。乾隆乙酉舉人，選安福知縣，未三年罷去。玉書與猶法賢為素交，講求古文家法，得之理實氣味之間，詩亦入格，不愧君采、漁璜、碧山、南陔諸人。先是玉書以鄉先賢詩多不存，與唐全訂蒐羅之約，事未就而全卒。逾七八年，博采詳考，約得百數十人，成黔風錄，計舊聞錄六卷，鳴盛錄十八卷，以人存詩，以詩存人。法式善為之訂理，存於家，時嘉慶間也。道光辛丑，玉書子汝懷始從故人手乞請編校遺書，并續纂黔風演十二卷，且編且梓，成二十一卷而止。至甲辰，經黃惺齋出貲續成其餘三卷，始裒然成編。汝懷黔風演迄丙子秋乃觀厥成。卷首有胡枚序及玉書自序。舊聞錄存明人詩，鳴盛錄存清人詩，采摭遺文，綱羅散失，大致自明季訖清嘉慶中，黔南詩家彙聚無遺，斷簡殘篇不至湮沒，有志之士聞風而興，教是其為功於前人至大，被澤於後學至深焉。胡枚比之阮元兩浙輶軒錄，蓋非溢美之詞矣。

黔風演四卷 道光己酉刻本

清傅汝懷編汝懷字淵伯號硐園甕安人玉書子汝懷既繼父志成黔風舊聞鳴盛二録復蒐輯清代詩人為是編凡四卷卷一為王本王猶法賢任燦王孚鏞四人卷二為傅玉書一人卷三為田均晉猶兆祥章嗣唐徐如澍吳應鴻潘以洛趙世蕃王國元何泌唐鋭黎安理傅銘傅師瞿猶數祥潘恂吳椿李慶長余學道張國安張華國趙鋭駒金章聘花杰王綸卷四為蘇敬商洪其炫周瑧王青蓮翟錦觀冉中涵猶以推李若蘭狀覲光趙本敭十人總為三十九家以詩系事以人傳詩文獻掌故略賅備焉其後莫庭芝黎兆勳輯黔紀略即多所逸籍以求鄉賢遺書也其書體例一仍黔風二録無擅易惟序次小有舛誤未知何所據也黔本僻遠邊地改流以後稍稍及於文事而保聚遺編雅意鄉邦掌故當以傅氏父子為濫觴篳路藍縷厥功最偉云

播雅二十四卷 宣統三年貴陽文通書局印本

清鄭珍撰珍有說文逸字已著錄遵義自漢以來累代覊縻不畔而已然尹盛諸人經術教授詩賦先導而以後來禁學愚民亦遂蕩無一存萬曆改流既還風氣丕變逮於清初西南底定民得休息乃申講教法增學解額於是邊郡人士行誼文章彬彬與中原爭雄長珍恐曠歷年載什九零落乃孜孜蒐討鉤沉發幽凡十有餘年弃易稿詮次乃定計自明萬曆辛丑改流至咸豐二百五十餘年間凡得二百二十人詩二千三十八首次為廿四卷其體例與唐樹義析惠為之仿元裕之沈客子遺意或因詩存人或因人存詩或因一傳而附見數人或因一詩而附載他文體非選詩亦非徵詩取備一方掌故牽連旁附淵源流別絲穿繩引凡賢哲出處政治學術議論著錄與夫山川疆域要害名勝風俗物產有所鉤核莫不參他例益藉書之其蒐訂之勤別裁之審可稱開後來輯詩之先河莫友芝以為一展卷而曩昔若存若亡之文獻爛然表襮於後人之耳目固不虛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集部 總集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永甯詩略 紫江朱氏藏鈔本

清龍運松撰運松永甯人與龍運光地望姓字相同必為兄弟行侯樹勲守拙軒詩存中有龍運光贈詩稱寅闍内弟而守拙詩存與是編又同冊而殊卷故知其必有淵源矣其書皆從州志及所至録録出者所輯約二十餘家每人録一二首不等各繫以小傳末題呈上芷翁師臺吟壇按莫芷升庭芝續為黔詩紀略後編采摭鄉賢詩集廣徵博蒐意者此編或為運松編録以供庭芝采選者雖為數寥少亦永甯一邑之文獻也

自遠集二卷 乾隆刊本

清陳若時撰若時字聞之黔南人先後為遠安黃岡令是編仿紀昀唐人試律說我法集而作為初學讀者用也按試帖之刻仿自唐人唐詩類釋先註故實後列論解紀昀庚辰集先列評語後註故實然前者則註從其簡後者則評從其略茲編註釋即串在解釋之内又其編次以作詩先後為序仿仇註杜詩較依月令依韻腳分俱稱妥善可不煩苦索又免割裂牽強所選都八十四首按隋書音樂志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因為取祝邦朝光諧濟美而亦足見巧思獨運匠心別具焉

鄧家隊平黔戰事記　光緒丁酉刻本

清藍廷玉撰。廷玉，貴州石阡人。所記為石阡鄧第武戰功。第武字止侯，石阡人，束髮就傅，未卒業，遂棄而務農。咸豐時四川教匪劉義順偕合土匪擾亂於貴州石阡、思南等處，第武昆仲起義，捜勦賊以少勝衆，戰功最著，有鄧家隊之稱，亂匪聞名却走。亂平，累遷湖南常德協副將，其後服官湘楚，垂二十餘年。廷玉嘗襄事第武營最久，頗悉其詳，乃就記憶者按年編次而成是記。廷玉云：第武不事攀附，故歷階不顯，功多梅沒。嘗考咸同以來黔亂，如麻俊傑、鍾起起、文學任將相者，肩項相望，一時武健強力，陵厲盪決，身冒白刃於九死者，皆論功受賞，或寄專閫焉。第武倡率義旅，支拄危疆幾二十年，而所至不及總戎，無怪廷玉為之分辯不置也。

蹇氏忠勤錄　光緒庚寅黎氏刊本

佚編者姓氏。其書由黎庶昌印於日本，疑即為黎氏所輯刊者。記遵義蹇諤、蹇誾弟兄黔亂殉難事。首列行狀、墓志、碑傳，次彙錄諸大憲來往文札，或述蹇氏昆仲戰功死烈，勤事純心，或則請予封祀，皆可以見其行實。道咸間黔亂蠭起，死難之臣未遑計數，而諤以孤軍搏揚龍喜、虎狼之徒，沒陣不歸，純忠可敬。誾則奔走川巴，效命隣省，援黔一役，忠盡勞苦，遂乃病瘁以卒。是皆可以風勵末世。且雖為私家史實，而考求國史，攻研黔故者，要亦可取以為資藉焉。

楊果勇自訂年譜 四卷 清刻本

清楊芳撰。芳字誠村，貴州松桃人。入行伍，充書識。乾隆末以軍功洊擢千總。嘉慶初勦教匪，轉戰鄂蜀秦隴間，所向克捷，歷官至甯陝鎮總兵。兵變，遣戍伊犁。賜環，起廣東右翼總兵，調西安總兵，再調河北總兵。屢戰有功，賞雲騎尉世職。擢陝甘提督，歷直隸、湖南、固原提督。道光六年張格爾反，請從征，命為參贊大臣。事平，詔封三等果勇侯，加太子太保。十六年還廣西湖南提督，請告歸，卒，諡勤勇。芳結髮從戎，經百戰，未嘗挫衄，威望與楊忠武埒，天下稱二楊。是編為其自撰，力避翊羨而功諱勞，勛則觸目盡不可掩，雖謙撝猶可見也。其書撰於歸里後，翌年則已遘逝。芳所記秦嶺擒叛卒事最詳，蓋亦為其平生最得意事。陳田謂非公威信服人，奮不顧身入賊穴，亦莫能追數千出柙之虎兕，使歸就閑勤也。孫子曰：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公雖以此獲咎，而功德所被無涯，洵稱確論矣。

貴陽劉氏族譜 民國十年重印本

清劉煒撰。煒字心農，一字伯華，一字映徽，又號蓮舫。嘉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丁丑散館，改用兵部為職方司主事，尋告養歸，歷主貴山、正習、正本三書院。劉氏自占籍貴陽，八九世間科第鼎盛，兄弟聯榜，文武兩元，鄉閭傳為佳話，迄今世澤綿延，猶稱大族。其譜首列世系表，一世以前世系不可考，俱付蓋闕，不務虛妄，殊得謹嚴之旨。惟其譜文以世繫人，每易淆惑，不若橫表斜上為醒目。茲譜成稿於道光己丑，未及鋟板，迄民國庚申，其十一世孫澍字石蓀者始訂譌補闕，復馳書宗人，徵求事實以相印證而成。此蓋亦克紹祖謀者云。

周漁璜先生年譜　陳氏聽詩齋刻本

清陳田撰田字松山貴陽人光緒丙戌進士散館授編修官至户科掌印給事中有明詩紀事百八十七卷漁璜名起渭一字桐埜貴陽人詩法高古田雯論詩歎其人之奇與詩之工官翰林日與田雯查慎行聯盟壇坫互執牛耳雖漁洋竹垞亦不無短長相競蓋筆妙穎特殊不遜色也其集有北本南本自定本俱不傳賴莫友芝重刻本稍延不絶之緒然亦傳世不多久湮弗彰行誼更難稽考

田恐後世讀其詩者不詳其事蹟乃搜訪當時交游名集徧稽年月差詳故實頗有發證起渭集後來皆名曰桐埜田則據方文輈集虛齋古文云鐘其集五卷題之曰稼雨軒田雯所為序亦如之則北本南本以桐埜名集且不別卷非起渭之舊也此俱諸家所不聞者而田掇拾原委述之綦詳集刻自分咏京師古蹟以下九詩誤編在己丑詩後田據查慎行敬業堂集王方若樓村集改正又法式善清祕述聞謂起渭於康熙四十六年以詹事

任順天學政田則據桐埜集敬業堂集云年與官皆誤應作四十九年以侍讀任之其事似微然俱可以考知起渭仕履辨別毫芒獨足貴已起渭上續文恭龍友君采滋大之傳下啟黔南詩派之萌行於黔為詩宗乃事蹟多略且無誌狀可考是編雖無異為起渭詩作編年註腳而夾叙夾議條析分明亦有裨於知人論世之學云

楊珍林自訂年譜 民國十二年貴陽文通書局印本

清楊樹撰樹字珍林貴州安順人樹遭歷艱苦早歲章筆依人十上公車援例入內閣居京師廿餘年得一官坎坷多故然居內外官剛介自守不為習尚所污立身行己無媿前賢其平生不為之事凡廿餘條雖細微不足言道而察微指顯特立孤行有足多者寄棲宦場者皆不可免也譜中所記多細瑣事然在晉時治勣叠著關係地方故實頗多不能盡廢也其譜始於道光廿一年止於宣統元年七月踰四月樹卒此四月間事俱為樹子恩元所補記云樹又著有詩文集五卷皇朝謚法表四卷內閣擬擬文一卷重訂內閣票擬簽支程式八卷求心得齋札記四卷安順楊氏譜一卷楹聯集句二卷松窓小誌三卷惟詩文集行世他不可考

丁文誠公年譜一卷 光緒辛丑刻本

清唐炯撰炯有成山廬稿已著錄文誠名寶楨字稚璜平遠人官至四川總督史稱寶楨平生有三大事可紀斬太監安得海一也治河工二也勤王急難三也然猶有二事不甚為人稱黔亂起寶楨以在籍之官散財練勇往來黔楚之地所向有功匪氛救平其時雖未大顯蓋已鋒芒嶄露忠誠過人有足多者又督蜀時以四川鹽務糜爛數十年國家歲失鉅萬毅然興利除弊為黔蜀百年至計任勞三載不惟民以為利大局亦賴接濟獲以支持斯二事猶昏芒之視日星流壤之比海岳固不足以與急居難濟況定並論但黔楚恃以相安蜀民藉以自裕間而國家蒙無事之福豈得謂為微細哉炯於此等事俱條款分明縷述無遺是能燭見幾微者矣是譜於寶楨政績不憚繁瑣惟不叙及其一己行蹟殆叙大臣事不及其私之謂歟寶楨撫東督蜀籌議洋務多長圖大慮譜俱未詳蓋以均在人耳目中不必贅述也炯於寶楨有恩遇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史部 傳記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之感先是光緒十年炯為滇撫諒山不守上責其退縮遠部繫獄治罪寶楨力請得免僅降級留任時人目為殊恩故炯撰譜叙事感深知己不禁再三致意焉

成山老人自撰年譜六卷 清宣統三年排印本

清唐炯撰炯有援黔錄已著錄成山炯晚年自號也是編成於光緒丙戌時方以越南之役繫部獄慮不測乃粗述生平寫為六卷以示後昆始於道光己丑訖於光緒丙戌自丁亥至丙午二十年間則為子堅補錄者是為六卷外之附錄也炯起家牧令功在戎行晚年復督辦礦產事功最鉅而詩文亦最妙是編於甲申事據事直書不稍自假自謂懷挾恩怨虛構事跡顛倒是非自信無有而其時之得失藉可考見云亦極知其心艱苦矣世人爭謂炯以援黔有功殊不諗其在滇辦理礦務亦頗有作為賴其子依據陳牘撮要錄之以見大凡亦有關西南之治政也

晉乘論再易稿 民國己未鉛印本

清楊恩元撰恩元字覃生安順人光緒乙未進士恩元初喜左氏迨閱顧氏春秋大事表自闢蹊徑發前人所未發因研求討論於左氏事實亦多會心之處遂先取晉國歷代之事仿章學誠學文體例編為傳紀附以論說自桓二年起第取外傳暨公穀二家互為參證涵泳反覆以為立論之根據得論若干篇方述文公之初膠州旅順外交相繼起因而中止迨光緒乙巳官太原迴念前作乃略加竄改重錄而存之故曰再易稿分二卷上卷自穆侯命名至呂甥激民凡二十二篇下卷自征繕輔孺子至殺顛頡凡十八篇其文務在馳騁縱橫極盡淋漓旁推曲證洞幽燭微蓋兩擅其盛不可謂為徒以文法貴之也

黔靈山志十二卷 貴陽文通書局印本

清釋道領撰道領法號赤松俗姓韓其先浙人遷楚遷蜀後隨父避難於黔因家焉受戒於靈鷲禪師參學於九峰和尚康熙丁未開黔靈作弘福道場行化三十餘年道振黔域道領以幼遭世亂投體空門歷盡艱辛不渝初志良由根器夙具遂能克臻圓滿並手輯山志十二卷計星野一卷勝概一卷寺院一卷金像一卷法語一卷護法一卷寺田一卷源流一卷清規一卷塔壚一卷藝文二卷俱詳贍可取道領為天童密雲禪師三世法派密公中興臨濟於天童而道領則中興密公於黔靈其義無殊且黔靈舊無名自道領居而黔靈遂為黔山之冠蓋不僅其教派傳臨濟之弘法聞黔南之法統以與雞足峨眉並稱以勝概言亦自為謝康樂柳柳州垂於萬世可不朽也其書卷首有諸家序其藝文末並續附清末所為碑傳詩文則為重印時所增云

學孔精舍詩鈔六卷 孫文恭遺書本

明孫應鰲撰應鰲有淮海易談欽定四庫總目提要已著録又有學孔精舍彙稿十二卷亦已著録然明史藝文志載應鰲彙稿十六卷多四卷總目提要云此本十二卷前有萬曆己卯劉伯燮序書集首奏疏終於古風絶律今第十二卷止於五言律詩而絶句七言律詩皆闕知非足本云是編六卷則始於騷體終於七絶都九百首乃麻哈艾述之自其祖鳳嵒手鈔本過録者莫友芝以與應鰲

其他文稿彙刊為文恭遺書即明史所載學孔彙稿十六卷之末數卷也惟貴州通志載有聖壽寺小集一絶又思南府志載有孝友堂小七古三首為此本所無據莫友芝推證聖壽寺詩為孫興甫作者志誤為應鰲孝友堂詩自嫌事涉語怪不存其稿皆非遺脫則有是編應鰲詩稿亦差稱足備矣應鰲文不在詩下乃遺書僅有補輯文一卷友芝固深自惋惜者即今日著録其猶不免發筆三歎矣

雪鴻堂詩蒐逸三卷附録一卷 咸豐元年莫氏刻本

明謝三秀撰三秀字君采一字元瑞貴州前衛人省志云貴陽人蓋以衛人附府學明詩綜云貴竹人則當時貴州通稱也三秀晚以明經起家三任教職旋棄去為萬里遊歷覽山川與東南大家建詞壇旗鼓有正始遺音天末才子之目所著雪鴻集千餘篇李維楨嘗序而存之王祚遠又題其遠條堂草以存之迨後陳允衡選其詩七十四首自謂可無增減吳中蕃又自無可增減中去一十八

首僅存五十六首而成雪鴻堂詩選一書然皆久久不可得矣道光甲辰獨山莫友芝得遠條堂稿二卷即傅玉書據以入黔風錄者大致萬曆己酉前後三數年作首尾粗具遂又鈔附三秀詩他見者除重複通為三卷題曰雪鴻堂詩蒐逸以舊序雜記並友芝書跋別為附録殿於卷末授梓以傳即世所稱莫氏刻本也友芝籍詩文以推考三秀行歷而釐定其詩次第爬梳剔抉與鄭珍書繵繵數千言考辨源流並生卒里貫闡發至精直謝氏

之功臣據黔詩紀略友芝自云於同治初元在皖口又得陳允衡詩慰所錄七十四篇因以遠條小集為上卷以詩慰增出合碎拾者為下卷是在咸豐刻本外又別有完備之本第未付刻未審其增出若干也三秀詩格局整飭而不滯氣魄雄傑而不亢義詞深奧而不晦筆致清逸而不薄辭字繁麗而不浮造語渾成沖融雋永不惟在黔一時無兩即與當日江右吳楚諸大家相論定馳騁折衝亦無愧色莫友芝謂雖前之文恭後之龍友滋大未有先於居采者誠篤論矣

洵美堂集九卷　民國丙子貴陽陳氏刊本

明楊文驄撰文驄字龍友號山子貴州衛人史志並云貴陽人自題或曰貴竹又或曰吉州者著祖貫也萬曆四十六年舉人崇禎七年謁選華亭教諭遷知青田縣移永嘉崇禎末移知江寧福王立累遷至右僉都御史巡撫常鎮南京破唐王立於福州出為兵部右侍郎游至浙閩總督清兵入閩被執不屈死明史有傳文驄所著有山水移洵美堂集山水移為三十後數歲詩文莫友芝謂其詩幽光勁響動人心魄律詩亦無熟媚語頗得盛唐遺韻蓋據山水移而言之也洵美一集自朱彝尊以下無人見之明詩綜錄文驄六詩並不見於山水移同時諸人集中與遊覽次韻同韻詩最多亦無其韻是皆在洵美集也故知彝尊必嘗見是集至友芝不過百年而竟失傳莫徵洵美為雲間堂白下堂文獻佚墜猶可駭矣山水移今猶有原刊本及傳鈔本洵美一集至民國乙亥始獲於南中貴陽陳夔龍資以壽梨棗即是編也篇幅字體一

仍原本之舊間有訛字則引校舊典訂為卷有九始於五古繼於七絕殿以襍體得詩數百首友芝所鰓鰓以為有亡佚之慮者庶幾可以免矣友芝又謂其山水一集詩骨挺勁已有不可一世之概未到者渾融耳據是編邢昉序則紆徐以導遠旨摯以達情引物連類變出靡涯史玄序亦云沈澹淵遠有正始之音則後來所詣實更有深焉者友芝所謂渾融未到證於茲編殆無譏詞焉文驄值遺明殘局猶螳臂措撐勉圖恢復見危舍生幾無完卵其志節廷廷至今有生氣徒以與馬士英有連致為世所詬病實則孤忠大節百世所景而其詩又復崢嶸自立天才卓絕詞旨清奇蓋難擠而泯之雖然不有陳氏好事蒐討匪特無以慰文驄於兩朝絕續三百年以後抑莫友芝所憾而莫可致力者又何以彌補耶

敝帚集十卷 黔南叢書本

明吳中蕃撰中蕃字滋大或稱大滋一字大身貴陽人戶部郎中淮之孫興寧知縣子騏子崇禎十五年舉人桂王時除遵義知縣擢重慶知府吏部文選司郎中國變奉母入山以雲南知府命力辭而止年六十餘卒先是從桂王播遷時得學士方以智贈硯寶之三桂使人脅之乃佯狂擲硯於市偽使信之乃免及三桂平後拾硯補綴於是別編擲硯後詩曰斷硯草以前詩文曰敝帚集斷硯草不經見已否付刻不可知即敝帚一集亦傳世無多且有詩無文不卷何以亡佚中蕃固優於為文者又有史識兩應聘修貴州通志撰大事記喪亂史法而為詩名所掩其詩凡千餘首直抒所見不屑句棟字鍊以為工而質厚氣蒼自然瑰異孔尚任序其詩謂是身隱焉文之流多憂世語多疾俗語多支離飄泊有心有眼不易告人語屈子之間吟澤畔子美之杖歌夔州其人似之其詩似之云蓋中蕃承祖父遺風少年游迹遍吳越多與其韻人崎

士僑佇往來故學行皆有根柢乃南厲賢書遽遭陽九殘朝薄宦抗志西山忠義文章為有明一代後勁故其詩粗服亂頭憂世疾俗非造作也陳田謂綜其生平於彭澤為近其詩亦然均可謂知言又中着生丁兩朝以逸民樹後生標準周起渭劉子章輩皆自諸生得獎藉成大名其功尤在淮海雪鴻洵美之上人比之方景山之間栁貫元遺山之啟郝經不足過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江辰六集十八卷 清刊本

清江闓撰闓字辰六榜姓越原籍江南歙縣僑廣新貴康熙癸卯鄉試己未詞科報罷選授益陽知縣擢均州知州改解州擢員外郎未上卒闓師事漁洋與芝麓梅村荔裳竹垞秋岳茶村輩倡和頗為老輩引重闓詩有湖外漢沔二集近體為長音節瀏亮漁洋謂浩浩有奇氣荔裳則謂其詩秀而婉靜而不佻古文有政在堂集不為規法拘而自有法度與其詩相若漁洋謂闓能以三百五篇溫柔敦厚之辭傳於春秋善善惡惡之義又謂唐宋間精於史者有劉知幾劉恕范祖禹諸家其詩率無可稱而王孟高岑蘇梅黃陳之流亦不聞以史事自見而江子兼之云蓋不獨欽其詩亦重其識闓又深習三禮故閻若璩潛丘劄記有與闓論汪鈍菴以幼子詔穀為長子後為非禮書闓議論亦中肯綮又兼通經義於其文稿中尤足見之馬其詞有春蕪集吳梅村謂兼得秦柳蘇辛之長尤侗則謂風趣在冷朝陽鄭德璘之間至謂雖其岳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吳綺亦須讓一頭地威稱之矣其詩古文詞合為辰六集凡十八卷僅一刻於黔中而亦頗罕見近有議重印其集者以卷帙繁重不果僅印其春蕪詞入黔南藏書冠於黔南諸詞家之首亦美事也閭於黔人為厲公放陳田黔詩紀略不欲假才異地然閭自称貴陽別號牂牁生是於黔不為疏倒得入為黔人惟徐氏本事詩以閭為貴陽人沈氏別裁集以閭為歙人蓋一據原籍一據本姓與貴州通志作越閭歙縣志作江閭一據榜姓一據本姓相類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澹峙軒集 貴陽趙氏藏傳鈔本

清越琱撰琱字山公新貴人康熙壬子舉人琱少負異才博獵古今子史與里中吳大身潘士雅十數子互為雄長乃以貴公子迭遭喪亂繼以流離既且父子隔絶數千百里不通音問十餘年黔事初定扶父櫬歸再十年始舉於鄉而仕復不顯詩則久著在孫淮海謝芳亭邱若木楊龍友問淮海諸人各有集惟琱刻意古人不媿一代作者乃不務實名宇内不周知兼以兵火頻仍遺稿散失至可惜也其姪江閣裒集遺詩序而存之始稍規槩茲則為傳鈔者也琱詩沉鍊不事勦襲出語奇兀神化超人闇謂其詩正如魏文帝所云以意為主氣為輔詞為衛者蓋運用之功至深且巨矣黔詩萃過日集俱采選其詩陳田則又轉錄黔詩萃者或未見其集也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夢遊草五卷 清刻本

清楊光儀撰光儀字霞楚一字化字號別菴別號銅巖居士貴州銅仁人康熙甲子舉人選新貴教諭改栽補永甯學正遷思南教授光儀偕閣在銅仁俱稱能詩與王原等唱和綠尊紀句春水修禊勝集譙會為一時之冠王原松棚詩話於銅仁詩人少所許可獨於光儀及閣傾倒不置可以知之是編為光儀歸里後所刻古近體凡為五卷歷覽南黔歸而有悟故題曰夢遊其詩格調與漁園相似而清詞麗句如柳暗江村雨鵑啼竹峽煙又且過之黔詩萃並盛稱其詩云

北山詩文集 家刊本

清李先立撰先立字卓菴號北山貴州遵義人康熙甲戌進士與周起渭同榜為有清遵義開科進士選新安知縣調署曲陽俱有惠政行取補吏部文選司主事假歸顏其軒曰論真居曰守拙講求理道不干仕祿先立在官不忘文事哀其詩文為集即以北山名之而梓行於世其文多重理學嘗謂讀書於義利關頭更須着力又以為理道不修百事無據立論皆從宋儒而來故所為文無不以善善惡惡養性細心為旨而一歸之於靜惟文稿中襍有案牘文字則稍嫌駁雜失於整次也其詩多詠事播州感興三首詠楊隆喜反叛事拾稗官之說印史志之文頗饒論史遺意與遵義府志所載土司一編紀述楊家事可以合證案土司楊氏為趙宋武臣楊業之裔征蠻流寓黔中世為土司至龍喜以女子負固抗拒所至披靡即詩中所謂楊家事業已蒿萊雖鳳妖龐禍胎者是也奇闕西南掌故而先立輕描淡寫設意如箭之在弦可以風矣

百尺樓稿　清刊本

清陳珣撰珣字自東號特庵貴州施秉人康熙癸酉舉人甲戌進士歷山東冠縣廣西雒容天河知縣行取禮部主事擢監察御史有風節大議磅礴直氣凜然轉大理寺少卿有施秉縣志彙萃鄉邦文獻頗為當備體例亦稱謹嚴珣與高其倬同出彭無山門下學術深醇性行端謹文不雕飾有樸厚之概清正平恕一如其人其倬謂其文章衣被來學經濟錫福蒼生蓋以其為文則表人倫挽澆漓施政則本於經術亦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惜是編僅存其詩文稿無考其詩體例錯襍七律為多亦最精妙簡潔洗練每有新趣如椰塘夜渡楚水黔山一路遲月明兩岸憶長條臨河莫怨公無渡還踏東風過小橋格調清脆可喜珣諭輩行為法族伯法於珣行事最心折獨於其詩未有表見珣與法一以治政顯一以經術聞而詩名俱為所掩不為人知實則心栽厚正詩筆老到偶有吟詠不乏雅音證於茲編信不誣也

過雲齋詩集三卷松亭詩集三卷　嘉慶間刊本

清周鍾瑄撰鍾瑄字宣子貴州貴筑人康熙丙子舉人選邵武知縣改諸羅擢高唐知州行取戶部員外郎歷官荊州知府有讀書摘要生番歸化記其詩分兩集各三卷或曰六卷則合兩集而言之也自就選邵武始篇什最富抱負亦最遠大周起渭桐埜詩集有送宣子旋叔赴任邵武詩曰家世久衰落今逢振起人一官何足重宿志此當伸東後千山雨懷中萬戶春他年藝林石歸路不羞貧錄其亦亟道其欲有作為也鍾瑄詩旨敦厚尤富豪放之概蓋其履跡海外歇歷蠻荒周起渭謂其傳聞通海舶宜識見聞曠為詩別有意境矣鍾瑄守荊州時以關榷不如額戍軍臺子德明上書詣代以免歸過荊州有句云不甘袖手聽鴻嗷卻向危機捋虎鬚又云流民已定郎中宅逐客方歸寓外身紀其事也時人欽服爭誦今是詩猶在集中使人想見功成身去職落名揚可風末俗其集為詩都百數十首無一險仄語誠仁者之言焉

蒲水居詩賦稿 家刋本

清王橒撰橒字文重一字震来貴州黄平人康熙丁卯舉人選石阡府教授丁丑成進士原擬第一以邊省抑置後列除嘉定知縣改上高南甯清賦役決疑獄創義塾祠鄉賢以文采吏事重於時與陸清獻並稱歸田主講貴山書院學者稱文莊先生著有敎署新編四書管見橒博學邃識淹貫六經爲文議論泉湧下筆千言固天賦醇厚亦若學有以成之是編衷集詩賦雜稿爲一帙獨與文稿

故世所著稱之曲靖修學碑記亦不獲覩其始末其詩遒鍊沉雄不爲纖詭之言得中正之旨學人所重焉偶求字鍾句鍊亦力避稜硬如送尹仲鑾詩路從嶺亘谿盤處人到花明荔熟時句則不惟工整抑且入耳清新也其海垻謠七古樸茂蒼古詩人循吏兩兼之亦久爲人所傳誦者晚晴簃詩匯曾采選賦亦鉅麗可稱潤手會試擬第一信爲不誣橒謝職後日以著述爲事不廢筆墨而其詩集則僅戔戔若此自足見不妄吟詠益爲可貴云

豆村詩鈔 傳鈔本

清張元臣撰元臣字志尹號豆村貴州銅仁人康熙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洊擢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卒祀江南名宦以名翰林先後典試浙江江南得名士方文輈儲大文王步青諸人識拔儒彦當世稱藻鑑以玉尺推之刻振雅錄行世至爲雅宗徐爽有才而早卒元臣丐田雯爲傳以傳之其好士如此元臣能詩與周起渭齊名在翰林時詩歌往還軼宕風流黔人豔述之桐埜

集中送豆村詩極多是編彙集和韻佳話流傳足見前人風趣即如生子一詩與桐埜集小農詩一求一應雖爲戲筆而雅有情致諄諄爲國之意未有艾也元臣爲詩但縱情志出之性靈不善摹擬故趣任自然旨多婉轉其任郎遊旅有作云淡泊真有味奇怪亦可喜又云要從性靈出遂得風騷旨不解世間人底事強摹擬至謂肝腎困雕鎪筆墨紛塡委揀金沙礫中什一千百耳則於世之俗韻濫調不無貶議抑且於徒事摹擬不達詩體者亦深致譏詞焉

半園集十六卷補歷園集五卷 清刻本

清王士儀撰士儀字子常貴州銅仁人康熙甲子舉人除黔西學正庚辰成進士選庶吉士改永濟知縣士儀風采儒雅照映時輩詩筆高古音節瀏亮詠作最富先成半園十六卷繼结其後来詩稿為歷園凡五卷總為二十一卷為詩千數百首黔詩草采其春晚集事暮春久雨二首陳田又轉錄於黔詩紀略皆在是集中士儀為政嚴正務實不枝蔓而其詩則清麗綿逸即如新鶯嚦嚦嬌無賴亂燕飛飛故有情花到此時還怯雨春從何日復鬧晴俱有情致蓋襟抱以清曠下自爽也

北遊咄咄草冀北小草湘江應酬小草宦遊偶吟草 鈔本

清羅其昌撰其昌榜名其貞字復仙貴州遵義人康熙丙戌進士授鄲城知縣士民為頌實政十二條所設義學名羅公書院行取補吏部驗封司主事歷員外郎監察御史光祿寺少卿順天府丞以至大理寺卿謝病歸日居靜室講濂洛主靜之學一時從者甚衆學風為之一新其昌與先立過從亟近而才氣亦相擬在京時嚶鳴交道終始相親每分韻拈字唱和無間意氣豪放一時無與倫比人曰之羅李其昌留别李北上同年詩云追憶春明時若壎與篪比間庭每分韻句妙發狂喜又云汎汎多友生百無一知己論文亦音希勸善更誰氏則不僅妙契同音詩才相㩗柳更誼切錚錚相期知己矣惟先立歸田早其昌暮年就宦浮沈京華所為詩多感喟語與先立詩取徑略有不同此要繫乎行誼之泰否有别也其詩分數編别集行之以其行踪為斷北遊咄咄草冀北小草皆北遊時所作湘江應酬草湘江筆餘羈旅湖南時所作

而宦遊偶吟草則綜集各地所為篇什為一集也其昌詩筆突踔橫溢而自有規範存乎筆墨間殆亦運用之理耶抑其昌主靜之學有以致之耶

炳菴殘詩 鈔本 貴陽趙氏藏

清曹掄彬撰掄彬字文明號炳菴貴州黃平州人康熙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官至湖州知府改處州有惠政民為立生祠丁母憂服闋補雅州知府轉戶部員外郎所至徵集文獻考諏風俗首以修志為要有處州雅州二府志及黃平州志掄彬雅尚著述所為詩文甚夥惜皆殘佚茲僅存十數首似是傳鈔之本非全豹也其詩無山林氣厚重有餘要之風趣富麗典雅置之廟堂可以頌德歌功而不能與豐草長林杳嶺頻湖並語也即如紀苗疆奏凱一詩所謂六看捷封歸掌握三軍號令重威權風馳雨驟煙塵掃銅柱銘勳億萬年殆即翰林侍筆之語集中比比是也舉與掄彬鄉舉同年貴陽夏時所為詩相印證則座中明月供攜取天外浮雲任卷舒意境何其潛遠也雖然詩各有境情趣未一掄彬以事功為職志凡所舉措自不外此正未容作清風繞夢之想則其所詠即為心聲又非徒為矯違之言矣

碧山堂詩鈔十六卷附黔苗竹枝詞一卷 黔南叢書本

清田榕撰榕字端雲晚號南村又號拙園貴州玉屏人康熙辛卯舉人入掌內史出為雲南保山江南太平楚北安陸令榕少以詩名遊歷大江南北與名公鉅卿往來殫厲風發聲稱籍籍周起渭後所僅見者而退休海內士夫過其里居咸下車式閭或見或不見西南奉為耆艾魁宿乾隆十六年卒於貴定門人私謚文清先生榕詩以沖澹自然為宗凡山川草木之奇聲華文物之盛以及古

道夕陽閒庭曉月或歌或慨離方逼圓窮形盡相晚年則出入長慶集彭端淑謂其詩若遠山橫翠杳靄有情又若清水芙蓉天然去飾孫人龍謂其詩衆長畢臻無美不具曾卾謂其詩不愧自理中得自志中來從真中發無不沉博絕麗宋弼謂其詩獨持雅操得於騷雅之遺而自為風氣有漁洋之風榕門人洪其哲謂其詩典博而神遠雄傑而致深皆盛稱之田氏自榕以詩法倡盛於前諸裔克紹箕裘無墜家聲猶不僅此西南所奉為一代

大宗者要亦歸之於榕向風後來振起文雅功所不可沒者矣是集凡十六卷為詩都千五百餘首附刻猶不與焉黔人以其粒珠片璧咸共寶愛捐其著作美富超越前人乎周起渭桐埜集湮沒久之篇什散逸吳越至罕有知之者視榕書又有幸不幸矣先是榕門人洪其哲恐其集散軼磨滅於乾隆庚辰付諸剞劂力闡師學此則為近人楊恩元凌惕安據洪氏原刻所印編入黔南叢書首有諸家序傳末附黔苗竹枝詞廿四首作於康熙辛

丑犯烏蠻花呼雲唱月於黔苗風土人物刻畫入微則其緒餘也又據曾卾序榕有南紀小草為丁卯入楚後敭歷所至六年間所作為詩百五十餘首今茲集中亦有丁卯以後作惟不存南紀小草之名疑為便中別存以識行誼合集則刊落以從體例也又榕趨嚮漁洋為注菁華錄菁華錄世傳惠金二本榕所注未流行潘淳比之於毛鄭蓋亦精確可取矣

猶存集八卷 青陽趙氏藏刊本

清陳法撰法有內心齋詩稿已著錄是集凡八卷綜集文稿案牘而成法平生有三事為人稱潛心正學嚴詆異端卓為賢良所歷之地以教養為實政一也為河督白鍾山白冤人所謂危而持正不避甘任黜褫二也及萬里投荒圖書外無長物與獷汚相處安然不怨以著書教化為事一出之於靜三也凡此俱足於是集覘之其書分論說碑傳諸類而論治居其七八唐鑑國朝學案曰法凡與

上官往復稟詳興利除弊以及為官民挽回風氣申明法戒皆手自親裁或數百言或數千言情詞懇款仁義周而沁人心脾久而猶感云可知其任事之精勤有非俗吏所能及者則是集所收即視如清獻之政書可也又近人朱桂辛自集中彙錄河工文字為一卷顏曰定齋河工書牘法河干胼胝之功備具於茲亦陳氏之文獻也法所著書多為其裔孫若晴梓行殆能祖述遺書竟成先志者意此集亦必有刊本此鈔本首有鮑桂星序桂星

序內心齋詩稿謂法以理學名家而能詩殊不知其為文亦高邁有法度緝函牘亦不苟也

甯靜堂詩文稿 貴陽趙氏藏刊本

清朱定元撰定元字彖乾貴州通志謂爲黃平州人而黔詩紀略謂爲麻哈州人也康熙癸巳舉人分發南河補高郵州判遷山盱通判再遷揚州江防同知總督嵇曾筠稱其器局才識爲一時冠赴部引見特授淮安知府遷淮揚海道調浙江海防道丁艱服闋擢河南布政使以至山東巡撫定元生平好書聚至數萬卷爲西南藏書之巨擘著有河工便覽治平要略海塘紀略黃平州志稿等書

是集詩文不分卷各自起訖其文多經世之論鮮酬應之作才情綽綽手筆闊闊不爲格律所範而自有法度海塘及河工諸篇載記勤勞婉而多旨蓋不僅以事功聞於人他如吏事諸篇亦無不以愛民報國爲懷則又文章事功並美兼全者也至其詩亦有佳致朱倫瀚閒青堂集所謂詩卷琴書無外物可想其風趣與其文判若兩人然河干諸詩亦有瘡痍惘人之思仍不脫其任天下事之氣概甚得風雅之旨不能以模山範水徒目之爲詩人也

榛林詩集四卷 清刻本

清潘淳撰淳字元亮一字南垞教授潘玠子康熙辛卯以平遠籍舉於鄉遂爲平遠人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淳又有春明草未見是集爲其子鐸鑑校之篋衍訪之故家而付刊者首有田榕序淳以郭景純儁上之才挾劉越石清剛之氣爲詩專主少陵沈鬱而頓挫榕謂其詩悉自胸次蟠屈而出格高調適有奇氣而不戾於正聲以視時流摹聲雕字以爲工駢花儷葉以爲聚與夫橫鶩別

區聱牙佶吻自詡博且奧者皆其所不屑云云蓋非虛語淳與榕爲同歲生談詩最契即碧山堂集中所謂一官同濩落兩鬢各風霜賴有相尋夢論詩共草堂是也淳在翰林時文安陳儀以古文自豪淳以詩與之相抗輦下因有潘詩陳筆之目罷官後遨遊滇蜀秦隴晚歲復精研內典其詩益臻精鍊頗不苟作以是晚年作品絕少大定府志謂貴大之間稱詩者周漁璜之後以淳爲最其爲時人所推挹如此惟其京華諸作在春明草中與榕

唱酬故多茲不可得第詩酒流連抑塞磊落正不難忘其縞紵投贈豪興詩名著於一時焉

退菴遺詩一卷 鈔本

清石誌猷撰誌猷字退菴貴州黃平人康熙丁酉舉人仕履無徵惟以其詩攷之多林下語而不忘三時之作勤於粗耰之功殆歸隱於田者耶其詩清警可誦別饒趣致其斷句如石峽響飛瀑山雞香襆花石危蹲怒虎松偃鎖乖龍寫景不俗詠物如生非旦夕可以造就者也大抵懷抱清澈所見自明而能與自然相化陶詩格調清高千古絕響要亦原於此後人摹擬終嫌唐突況處於衣紫食甘之會而詠長林豐草之叶乎誌猷爲詩樂志田園雅有處士之風第清逸有餘曠遠不足以視淵明固遠莫能逮置於周起渭張元臣莫友芝鄭珍之間亦自有其風範未可厚非也

求志軒集四卷 貴陽趙氏藏稿本

清胡學汪撰。學汪初名學望，字小矛，貴州五開衛人。衛始隸湖廣，雍正三年來屬，裁衛設開泰縣，故又稱開泰人。康熙中歲貢生。學汪詩格高古，音節抗朗。黎兆勳、胡長新為開泰校官時，書欲輯黎平四家詩，以學汪為第一，為人引重如此。是集凡四卷，七律最佳，古詩亦頗工。勁青雲、八景諸篇，出舊窠臼之外，自旁處着筆，遂覺趣意天成，勝蹟可傳。所謂落墨不俗，下筆生色，是已。度越名賢，自成格調，後學所奉為宗範，亦黎平詩家之冠冕。其集久不為人知，陳田著錄其書而不詳悉，蓋亦未見是編。鉤乙頗多，疑似稿本，彌足珍貴矣。

鹿游詩稿 清刻本（年代不詳）

清羅兆甡撰。兆甡字鹿游，貴州遵義人。康熙中貢生，未仕，以詩文著，宿隱於里閭。滇黔遭逢喪亂，境險遇迍，才益橫放。陳田謂其意偶有拂，使酒罵座，古詩奇立放軼，奇情快語，雲駭濤驚，許為不羈之才。鄭珍亦謂其詩沉雄鬱挫，揮洒自如，蓋境使為之，非偶然也。是稿分明■悔霞執北上，向石諸集以年系詩，自有脈絡。古詩最有磅礴浩瀚、抑塞衝壯之氣，深懷出衷，溢於滿紙，殆學工部而酷似者。陽奇道中一詩為王安石洗白，極道其經術之正，又力反古人偏頗之論，尤稱有見他人所未能言者也。鄭珍又謂其為文雄峭，不規規前人詞，亦入蘇辛之室，則才兼三長，詩文並茂，惜文辭（詞）俱不傳，僅自志書見為他人作墓傳，略闚其神韻，以驗珍言固不誤也。

香雪齋稿四卷 家刊本

清徐闇撰闇字卜齋號澹園別署西樵山人貴州銅仁人康熙中貢生屢試不第乃寄志山水從文人墨士方外釋子遊不談仕進垂四十餘年與唐遂菴黃石林袁金菴諸人雲壑煙巒風泉雪瀑裹糧繕屐嘯歌樂志一時以為同好之遊闇筆致超邁遊貴之作居多此則其所習近而然如天台山蓮花菴記東山記蓮池洞詩序皆遊蹤所歷闇情逸興溢於毫楮徐氏為銅仁大族文學繼世代有專集篤好文事為郡之冠闇秉承家學敦修風好益以不為世俗累竊獨蹈高隱放情邱壑魚鳥之間乃得發舒奇氣見於文字東山記曰公之心真無纖毫之累視富貴往來直如浮雲之過太虛而此心湛然之樂無所往而不遇者也雖為他人言實則無殊自道故讀其文宛如遊於靈巖異谷之境每有幽絕之勝覺清新之氣撲於眉宇正足見景可以化人人亦可以化景耳是集凡四卷各以類從皆文稿另有詩集行世曰澹園

澹園紀年詩鈔四卷 家刊本

清徐闇撰闇有香雪齋集四卷已著錄是編按年繫詩不為體類限五言七言俱擅勝場猶如其文飄逸爽利兼而有之而煙霞在懷拈來筆底又視其文為美五律如蓮池即景如遊高浪寺五古如夏日遊蓮池七律如天台閒眺如月夜天台再賦如集飲東山皆詞好字秀妙寫毫顛謂非山川清逸之氣有以陶之不可也七絕則簡潔可誦視律詩為佳即其閒曲闇叶亦不落俳艷窠臼而別有妥婉之旨銅仁令王原暇與邑人士相唱和其贈徐唐二明經詩云唐勒駿情裹徐陵麗句遺徐即[illegible]謂闇亦可見其詩之為人傳誦不置也闇終身遺逸不偶功名無顯乃盡力乎文字詩歌陶情於山水名勝雖足跡未嘗遠履而志寄思曠筆奇情勝獲於山水者實多陳田所謂遊蹤所歷歌詠閒作逸情勝具溢於毫楮即謂此矣是編為徐竹村官四川時刻之歸竹縣署見於徐樂黔詩萃

召伯詩選 貴陽趙氏鈔本

清徐爽撰爽字召伯貴州銅仁人諸生閉門讀書有志節博覽羣書獨精於詩年二十七卒是編為其兄闇所選為詩不多而才氣縱放格調瀏亮不讓耆宿銅仁令王原謂召伯落筆數千言深厚之旨如經百鍊而腕力清妙若不經思詩清渾瀏亮無一寄人籬下語周起渭挽之云閱世江河歎獨賢詩情文筆最無前士稱絕俗真難得天賦斯才豈偶然銅仁張元臣亦以長才許之而田雯復為傳以彰其學其見重於時可知證於茲集無論絕句律詩皆沖淡可喜詠史諸章從側面寫畫翻前人陳見而蒼老不似少年人所為殆天授也闇爽俱以詩名人稱二徐與平越魏氏弟兄齊名乃有才無命窮厄以死澹園詩鈔有九日哭弟詩詞旨至為深摯與王原賦詩寄痛情殊而傷則同也

龍橋居士稿 貴陽趙氏藏鈔本

清唐蘭撰蘭字遂菴晚號龍橋居士貴州銅仁人康熙甲午歲貢官石阡訓導蘭與徐闇詩酒唱和品格亦相近合楊光叡號称詩友旨義酷肖筆墨融合蔚為一派是稿為其晚年彙聚而成垂老所作益富盡在其中與闇唱和詩亦最多想見讌集遊蹤之密其詩愈後愈佳律詩尤能芟繁汰冗出語潔爽直攄胸襟不存故礙可取也陳田輯黔詩紀以不得其詩為恨既得之自謂如慰飢渴其為人景慕如此

三秀草堂詩鈔 清刊本

清田煦撰煦字東陽貴州玉屏人知縣榕子乾隆中諸生未出仕榕詩法高雅巍然為西南大宗碧山一集後學奉為圭臬煦詩篤守家法不濫不蔓能世其學惜先榕卒平越魏大文輓詩曰句楊真草淡煙痕忍聽啼鵑下墓門萬里有歌去夢短九微無主野燐昏九原莫解西河痛千古誰招東郭魂寄語碧山老居士南華參透更何言哀婉有致末章則為榕詠蓋慰其垂老之年也煦為詩不多而洋洋灑灑珠璣滿篇且高瞻遠矚迥非俗識不徒以格調取勝偶然作二首着目遠大鄙視名祿已可見其懷抱乃才富命促一時殂化為碧山之痛事亦黔詩之損失玉屏諸田自榕以下以迄均晉均豫世代風雅裒集俱富獨煦未竟其才亦天以限之矣

清江賸草 貴陽趙氏藏鈔本

清鄒繼聖撰繼聖字遠侶貴州思州人康熙中貢生官訓導繼聖為延聖弟兄弟俱官訓導俱以詩名稱二鄒詩筆相類而繼聖則下筆抗爽有奇氣似猶勝一籌延聖且無集行世繼聖是集為官清江時所作公餘淺吟篇章頗不豐法度去撒帚雪鴻桐埜碧山固遠莫能逮然音韻亦殊瀏亮自足躋入作家之林黔故僻壤且開疆較晚作者不反中原之多存其書以知其人亦猶取備徵文考獻之意耳

寫心草一卷 清刻本

清吳夢旭撰(年代不詳) 夢旭字寅齋貴州廣順州人雍正癸卯舉人官蒙自知縣夢旭遭逢不偶一官飽鬱羈跡滇南幽憂不平衷心良苦故題其集曰寫心其旅痛感懷云自愧逢迎拙休猜下筆帷可以見其情懷牢落爲何如矣其詩凡五十餘首官滇與山居時之詩最多足備考證身世律詩務精致皆有法度是誠能洩於心而拘於毫穎者不可徒以激憤抒懷而輕其筆墨也

秋煙草堂詩稿三卷 黔南叢書本

清曹石撰 石字乖崖貴陽人副將維城子雍正甲辰武進士官至副將父子俱官副將俱能詩無弁鶡習氣維城二十奪武狀頭三十稱詩伯風流蘊籍雖詩人文士亦遠遜之石幼承家學又受詩法於周起渭起渭詩筆一時稱雄石從游久之陶薰有自益以秉賦深厚遂克有成筆力健放不拘而情賦字豔又復婉約可取是集三卷總爲詩百數十首在京師日與張南洲輩唱和無間錄存集中最多皆得意之作黔中自明季以來喪亂頻仍兵武踵接故名將輩起立功疆隅名在旂常而以詩名處於詩酒翰墨間酬酢諸大家了無愧色者舍維城父子外再無他人故海內豔稱蓋不徒黔南所難再見即中原大郡勳閥世家亦殊罕覯者也貴陽府志載石有甃軒子集證於是編文宗瀚跋則爲稿本外署字內書仍爲秋煙草堂是二而一也

拾遺集 清刻本（年代不詳）

清談宣撰宣字師陸遵義人雍正甲辰舉人官洵陽知縣以事左遷永寗州正是編集詩皆宣詩散佚之餘所僅存者故曰拾遺其詩在清新沖淡之間懷古感興又每有蒼老筆致宣爲翟兆牲婿從之久盡獲其學兆牲詩文俱稱佳妙才氣橫溢一時無兩黔中所目爲耆宿於宣固多有啟迪矣陳田謂宣詩文得其宗旨是集僅存詩稿則非其全書可知第亦可藉以覘其詩法淵源所自兆牲雖以詩古文詞三者兼長稱僅存詩集行世與宣之文稿湮沒不彰者正無不同翁婿同慨亦不幸者矣

蘭林遺稿 乾隆刻本

清王所師撰所師字蘭林貴州遵義人雍正己酉舉人官大名知縣以清節聞遵義先隸四川改隸貴州後以黔閫捷者自所師始所師苦學自勵不稍放逸境苦事繁長益砥礪故成就闊大爲詩頗寥寥格律則清古不俗別有趣調是編所集詩以往來湘中之作居多黔山楚水舡影蹄聲信手寫來皆歷歷如畫有輞川之致也所師在黔與唐惟安蘇鯤李翔友善酬唱無間鯤以絕句爲播州豔稱所師頗能與之相埒惜鯤詩泰半散佚猶不若所師之詩裒然成編以少許爭短長於遵義諸詩人之間所師工詩之外尤精於經義雖無著述偶於詩中一覘之亦足見潛心聖學沈綿深邃有非常人可逮府志謂所師少孤其伯虐之使牧出則以繩縛牛背所師竊執四子書讀之好學如此固宜大成云

斷續亭詩集　貴陽趙氏藏鈔本

清潘曉撰曉字白東黔西人雍正中諸生潘氏世居貴陽曉父文藹（沫尚齋古華書屋著有稿焉）才思敏捷寄跡山水特倡尋詩徵然老僧曉承父志亦有終焉翠屏之意垂老益復引興壑邱忘機幽境故所為詩清雋淡遠無愧其父是編集山中詩為一卷即以所居斷續亭顏其書潘氏世有詩文集多不傳曉詩為數雖不多而幸能殘留於烽火蹂沙浩劫之餘若有物呵護者蓋亦足珍矣

篠菴遺詩　乾隆間刊本

清丁允煜撰允煜字篠菴貴州貴定人雍正中諸生篤行不慕外華學使者以優行舉不應終於里閈有聖學階梯篠菴語錄允煜苦學勵行端正不苟書受學於豐城熊玉洲盡得其主敬之要以為主敬之義首在內馳外徹不襍不息意慮中一則終身弗失貴州自陽明倡導以來講學者率以王鄒為聞先終身祈嚮不離故步允煜直斥子靜白沙陽明為告子之學與陳法明辨錄指駁陸王意趣略同其詩亦多見道語不為俗言觀泉云井泉不汜河洋不濫前有行人不憂即岸直是宋人語錄蘊意深遠不同聞叶集中類此頗多俱秉於敬慎之道真粹然正者之言貴陽府志稱南域之尊宋學者以允煜為最證於是編不虛也是編為其弟子所刻允煜之學得其傳者有貴定庭紛翊綸廻向霖遠皆能發明師學慎履儒義府志云允煜有詩文集茲存者僅為詩不分卷不悉為單行抑為散佚偶存者也

自娱詩草 刊本

清李翔撰翔字集思貴州遵義人先立子雍正中歲貢仕履不可考以詩證之嘗爲官山東而不悉何職也先立奇志理道歸隱甚早嘗以虛負平生東閣望雪蓑煙笠老漁竿句寄安溪相國獨能請書不輟好吟詠翔承家學以名父之子馳騁文場乃久不得意集中有己酉附黔下第學使晏公以爲卷見示詩云甑從破後甯堪顧衣到擣餘可更裁謙撝之旨溢於毫楮猶先立恬退之風也是編無序跋題曰自娱仍是不求人聞之意然於自娱之中隱然有規世箴俗之願不盡從肥遯着想偶有清閒小品亦頗雋逸可喜黔南開疆於晚明而文學詩辭奮揚光大不下中土如獨山莫氏遵義黎氏鄭氏銅仁徐氏平越魏氏皆世其家學照映西南先立暨翔亦能學多才譽著詩壇爲遵義著稱其殆爲鍾毓之靈耶

南征草（年代不詳）清刻本

清李世傑撰世傑字漢三字雲巖黔西州人捐貲爲黃洄浦巡檢至廣西巡撫調湖南遷四川總督尋以疾請解任詔内用授兵部尚書休致歸卒謚恭勤世傑歷中外老諳達政體乾隆間畧興大軍世傑供張取辦才捷曉事靡不殫洽無聞軍民相安人皆羨之然世傑固猶優於詩才即陳田所謂以供張重世傑非知世傑也其詩不見諸家稱述僅黔詩紀略録詩六首陳田謂世傑又有家山紀事詩而所録六首詩有不在是草内者殆即爲紀事詩中者耶其詩調雅音亮無不諧語寫景入微又老手莫辦政務鞅掌猶有餘興及此不有風養淵才何克臻於斯绝非彌縫風雅力摹大事者可比矣

東村詩鈔八卷 清刻本（年代不詳）

清洪其哲撰其哲字明也號東村玉屏人乾隆戊辰進士改庶吉士出知東莞新興知縣其哲書及田榕之門碧山一集賴其哲保殘付刻未致湮沒無媿師門人多美之其詩亦清脆可喜無俗人語且詩亦富錢塘吳龍光序其詩云東村遊歷天涯鳴榔雨蓬煙艇之間敲燈村店夕陽之外嗣讀書中秘出宰名區未嘗一日廢吟詠故裒然成大集蓋其哲早從碧山問詩法縱漫遊宇中環覽山川獲接奇雋詩益進自其集覘之則足跡所至歌詠不絕莫非襞積以成辛勤可欽龍光云云信不誣也

傲鶴山人集 貴筑周氏藏鈔本

清劉永泰撰永泰字平之貴州貴陽人乾隆庚子舉人官江西樂安知縣永泰詩高邁勁潔有奇爽氣擅長寫景幽秀巉露刻畫入微是集所錄無多而無懦劣之作絕句最佳律詩次之古體又次之其書向未付刻存諸家祠此爲周氏迻錄者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寶珠堂詩集　清刊本

清艾茂撰。茂字穎新，號鳳喦，貴州麻哈人。乾隆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澹於榮進，乞養歸田，以講學著述自娛。先後主講雲南五華書院五年，貴州貴山書院九年，陶鑄士類，多以文章經濟顯。所著有易經人道、貴山四書集講、五經類纂、性理集成錄、古文聚精錄、貴山新草、聯捷文稿、應制律詩、獨山州志等書。茂邃於易，詩特其末道，然亦佳麗工雅，其得於優遊林下者頗富。洪亮吉卷施閣詩集有贈茂詩云：朝衫脫罷臥雲烟，自構園林樂靜便。生意不芟閒草木，适情何異古神仙。堂中經授三千士，座下根盤五百年。最是北樓山色好，閒延影已落樽前。可知其辭軒冕、卧雲煙者數十年，自娛患人為何如矣。其詩凡數變，始則典麗堂皇，繼而溫文大雅，終之歸於理法，而澹靜之趣盎然藹然，有佳士之致。羅典撰茂墓銘，謂其有文集四卷，且謂參修文獻通攷，有班馬筆意，則不特工於詩，抑更熟於文史。即其宦任淹遲何敢妄矜敏捷一語，已足為撰史之規箴。詩集中有詠史之作，筆洽意彈，議論風生，見其風志。惜文集無傳，莫由踪跡，為可憾耳。

丹書遺詩鈔四卷 貴筑陳氏鈔本 （十九冊八分 清刊本）

清張素撰素字丹書貴州銅仁人乾隆辛未進士選萬縣知縣乾隆二十一年調華陽任繁劇以經史斷獄案無留牘民間稱賢令者必推之工書畫尤長於詩一時推為能手其詩格調超絕若有風慧不似雕琢而成者徐雨芃稱素長於五言而陳田謂七言亦未嘗不工蓋其風韻各擅佳妙惟五言多於七言耳徐雨芃最愛其郊行有句云紅知枸杞熟密認馬蘭肥曲致別饒信稱清雅推陳田

所謂柳梢鳴燕詩風韻獨絕者不在是集中詩曰賸見銷魂帶雨枝一條〻鬟影差池詩人不見王秋柳苦自呢喃說向誰意境非匠飾可臻而獨不存於茲編不悉何以散佚案素詩諸家未著錄疑此編為撮錄他書而冠以是名非素所自訂者則遺珠已多也自來詩人苦吟不必盡傳歷久若有物呵護之閱而再顯者又比〻是也素才絕筆勝為常人所不及乃其詩若存若湮殘斷不完滋可慨已

丹霞山人集 清刻本

清盧世昌撰世昌字德裕一字侗齋貴州普安人乾隆甲戌進士歷官知縣世昌詩學陶亦步亦趨有極神似者與王西莊最善西莊嘗錄其詩入苓岑集是集則為錄其精傑之作以成酬應之味者概不與焉陳田最愛其自題藏書室詩冰雪鏡澈清脆可喜至沖淡雋遠又儼然靖節風調足見其襟抱惟其詩無大篇鉅製或為才氣所限故不能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肆力揮霍耳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龍巖草（年代不詳）清刻本

清孫錄撰。錄字子長，一字清臣，貴州清平人。乾隆庚辰進士，授刑部主事，遷禮部郎中。錄留心鄉邦故實，清平舊有志，錄續修四卷，刪冗補缺，號稱該備。孫氏為清平著姓，錄以文學世家，尤能斐聲於時，至耄猶口不絕吟。是編為其詩草之一部，筆調清新，具見才氣。與猶法賢唱和詩最多，時法賢置西樵山房，日以拈字鬬韻為樂事，錄盤桓其中，詩酒生涯，逸興豪情，稱為盛會，自集中可見之也。其書無序跋，未詳刻於何年，惟據其清平縣志序云林泉息影，裒彙叢殘，不能付梓，以公於世，則是集或亦未能及身付刊，殆後人為之經營者耶。

蠻洞竹枝詞（貴陽趙氏藏鈔本）

清余上泗撰。上泗字蒐山，鎮甯州人。乾隆庚辰舉人，官黔西學正，教飭之餘，頗留心地方人情風物，采摭入詩，播之聲音。是編即在黔西時所作，異俗新詩，駭目聳聽，存志獻以備采風，功不可沒也。按黔中種人，郭子章黔記、田雯黔書、張澍續黔書、李宗昉黔記紀載特詳，其傳於歌詠者，則田榕黔苗竹枝詞、劉韞良牂牁苗族雜詠，與上泗是詞可稱鼎足而三。巴陵毛貴銘亦有黔苗竹枝詞一卷，貴銘非黔人，所作自不逮田、劉、余三家為真確。諸家竹枝詞雖不免互有異同，然大致不甚牴觸。上泗且博徵詳考，曲加註解，尤足發明所詠，固不及榕之多而詳審，殊不愧色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酉樵山房文集四卷 清道光乙未刻本

清猶法賢撰法賢字心魯一字酉樵貴州甕安人乾隆壬午副榜考取八旗教習出為鎮遠教諭遷教授法賢平生肆力於古文融貫經史與傅玉書善以詩古文相砥礪陳田謂乾隆中貴州之談古文者以竹莊為稱首酉樵其次也李遇孫亦稱其文鑿險捫幽窮神入化獨往獨來於鈎章棘句之中而無所窘與古作者為徒皆力稱之是編為其子以椎付刻者釐為四卷卷一為記十九首卷二為序論書及書後二十有二首卷三跋銘說傳三十有四首卷四墓志銘二十有二首卷首有傅玉書李遇孫序卷末附李遇孫撰墓銘及范欽跋其文論古則理求其是別具隻眼懷人則心契其微感遇則燦陳倫類之情遊賞則曲繪山水之勝真要獨造李遇孫至推稱柳州以後殆無其匹大抵浸淫於古作者深久而其成就者亦滋厚法賢於史漢唐宋八家心摹而手追是以能出筆古奧爾括閎深馳騁縱横見解高卓傅玉書謂其窮年窮月窮日一心一力沾沾於其中涉獵既博不覺含毫濡墨疾起成之每讀一篇令人傾倒神往又曰酉樵之詩古文有時似王孟亦有時似杜其實不必似韓亦不必似柳世有識者固知其為浸淫於古也法賢亦嘗自為評曰予文不患於老患於槁不患於韻患於素不患於横患於平則又視他人所言為切近蓋法賢之文愈老愈佳即傅玉書所謂心意閒清識高氣老筆力横絶擬東坡海外諸篇也按黔詩紀略後編謂法賢有詩文集七卷首有傅玉書序與是集傅序頗不同是編為文集范欽跋亦未及其詩攷黔詩紀略所載傅序曰辛亥春捧檄北上道漁陽訪之署出其集此編傅序末題乾隆五十六年干支即辛亥故知之二序者同作於一時第文集序不及其詩與紀略有不同耳然則法賢必有詩文全稿在焉唐全謂法賢時藝不如詩詩不如古作而著録其文莫由蹤跡其詩自不免挂漏之憾也

立山詩稿 貴陽潘氏藏鈔本

清潘憲武撰憲武字立山貴筑人乾隆癸未進士與父浴同應會試浴卒憲武扶櫬歸事母有孝行貴陽志入孝子傳歷官咸豐知縣其詩溫厚敦實無疾言所作初頗不自收拾散佚甚多茲所存者僅其殘餘吟稿益復稍加裁芟故篇什極少然萃聚精華汰剔糟粕正足見其構集謹嚴不沾沾以鉅製博才富之名也

養園詩鈔二卷 清嘉慶中刻本

清劉啟秀撰啟秀字懷芳貴州都勻人乾隆癸未進士歷靈壽新樂玉田知縣是編為啟秀故人子畢德隆為之鋟板者傳玉書謂其詩以才調自喜逸藻翩翩有晚唐人意境亦黔詩之秀出者墨啟秀詩才敏麗不事雕琢遂能妙趣天成境界灑透有非苦吟者可能追逮其詩多刻入董誥選詩中啟秀又與袁枚遊嘗至隨園唱和有過隨園看杏花隨園梅下觀燈留別隨園主人諸詩載續同人集中亦一時詩侶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廬陵游草　清刻本

清劉啟華撰。啟華字晴嵐，一字閬齋，啟秀弟。乾隆中太學生，年未三十卒，與徐奭同有早謝詩人之稱，而銅仁二徐、都勻二劉亦同以兄弟能詩著於世。啟華詩豪放樸真，與其兄迥殊。此爲其游江西時之作，與傅玉書同客訂詩交。玉書詩所謂劉君吾鄉英，論交固莫逆也。啟華既卒，玉書有詩哭之云：古錦囊中秀句多，居才是鬼欲如何。玉樓信否須文字，莫羨人間甲乙科。又云：長記相從日，以年舊遊回首隔重泉。匡廬山色冰溪水，到眥心時倍黯然。且以其遺詩寄法式善，屬其采入詩話，可謂不負死友。陳田謂啟華尚有懷玉草，未見，不知集詩若干也。

雲巖詩草　貴筑周氏藏鈔本

清王孚鏞撰。孚鏞字序東，普州黄平人。乾隆丙戌進士，官朝城知縣。其詩凡數十首，多平平，惟自始卷至終篇，慷慨從政籌治惠民之思，油然可親。收族一篇，又能見其敦誼厚宗之篤。所詠雖不廣，而所識則最深厚，與吟風弄月微有不同矣。孚鏞令朝城時，以年荒請募富民捐賑，不合去職。傅玉書有懷人詩云：服官年少羨王郎，林下於今鬢已蒼。爲活饑人投劾去，多情父老涕淋浪。即詠其事。措施廉能，詩固非所長也。第知人論世，文獻所不可廢，存其書以著其事可耳。

棲霞山房詩集四卷 清刻本（年代不詳）

清河德峻撰德峻字魯瞻一字醉石貴筑人德新弟乾隆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旋卒德新兄弟皆以文章名於時乃不及大成文章傷命人共惜之德峻又有東山志據通志謂蒐集故實誌稽輿地極精鑿而今不可見其書也是編均其詩稿筆清句佳詞妙字新才調自非庸下可逮長於近體數張雍雅黔中詩壇可踞一席獨命促於才未竟其學宜乎傳玉書有聞何小山士詩哀惋可傷也黔南昆季以詩著稱二徐二劉皆不及何氏而俱不克享大年垂名宇內此采風甄遺所不免喟然長歎者也

魚樂軒集 清刻本

清田均晉撰均晉字康侯貴州玉屏人乾隆庚寅舉人官伏羌中衛知縣均晉爲榕孫煦子均豫弟玉屏諸田多能詩者而以碧山一系爲盛均晉昆仲又能遠紹祖緒不墜家聲傳玉書贈詩云碧山堂上風雅存何時細論一樽酒蓋謳慕殊殷矣均晉秉承家法益以遠宦隴西詩多邊塞激壯之音乃別成一格羌笛戍笳風雪塵沙非意爲之實境使之是集裒詩不甚多官隴所作約居全集之半不詳刊刻所自並年代亦無考意者殆爲家刊之本耶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醉軒吟稿四卷 貴陽趙氏藏鈔本

清徐如淳撰如淳字樸民貴州銅仁人乾隆癸卯舉人分發甘肅知縣署渭源縣事徐氏十二世俱以詩文名爲黔南文學世家之冠冕如淳與兄如洙雖仕宦未顯俱克承家學洙有東麓居士集本見茲編爲如淳歸田後所輯志在澹泊詩筆清雋蕭遠視爲官時益沖淡可喜如淳里居日顏其廬曰醉軒娛情文酒殫志詩書故造詣愈弘進氣質愈寧靜非勉强可以得能者徐氏舊有家集庋於宗祠是編不悉何以散出單行意者殆爲傳鈔之本耶黔南非都會地若人才湮沒固已可憾況詩文小道泯澌不傳又不知凡幾即或賴有賢子孫起而護持不致墜滅然亦僅矣徐氏大族人文華出探究其家集僅得二三幸不幸固不獨於此而文獻之凋零人事之滄桑執筆之際則深可慨也夫

南浦草 貴陽趙氏藏鈔本

清李慶長撰慶長原名芬字春鴻貴州廣順州人乾隆丙午舉人官知縣法式善贈詩云自言幼孤煢母氏心力瘁抱書卧衡门遠避先將軍則先世固有勳名於戎行也慶長以孝聞端介可風博學好古晚隱草廬助傅玉書輯黔詩法式善贈詩云傅李兩傑士有志同選樓又云餘事及黔詩此舉良可欣皆謂此也世但歸功於玉書雅意鄉邦文獻開後來黔詩選輯之先河殊不知慶長亦有功也是編多爲官時所作格調不流於鄙俗有正始之音蓋如其人矣又有雪崖唱和集未見行世

竹林山房集 貴陽趙氏藏鈔本

清安吉士撰吉士字藹人比起土目也乾隆中大定諸生安氏自明洪武以來世為宣慰使管水西夷族四十八部入清安坤反戡定分其地為四府以大方城為大定府水西為黔西府比刺城為平遠府烏撒為威寧府然安氏猶以土官世襲不絕貴陽宋氏與安氏分管水東西宋昂兄弟夙以詩稱安氏不以文雅顯自改土歸流後乃有列名黌序者吉士與其子淦辛又其佼佼者也其詩格調不卑俗春莊小景云一抹煙巒帶落暉蒼蒼樹色遠山微人家好在林陰住爛熳花枝壓短扉清淡沖雅風致可喜吉士固以好學能文名嘗與子合纂貴州新志其書不傳未知體例何如也

金粟齋詩文存 貴陽趙文藏傳鈔本 清刊本

清王青蓮撰青蓮字希白一字香湖貴州遵義人嘉慶壬戌進士選庶吉士出為崇明知縣歷署糧同知江寧知府山西冀寧道廣東按察使擢山東布政使未至卒青蓮為政以循良稱在鎮江時條陳要事利病了了咸采入告著為例其詩不以描鍊自苦而洋洋灑灑揮霍闊大故古詩最為擅長陶澍得紀文達硯時流多題詠其事青蓮誼屬師門五古一篇在同人中要為真摯款切無與倫比是詩亦在茲集中可為壓卷之作青蓮與朱琦為同年詩酒過從琦有小萬卷齋集與青蓮贈答頗夥青蓮且為琦祖殉難事題以長句哀婉悽烈無殊傳述忠義並文達硯歌皆人所豔述者其書凡存稿十卷鉅篇每首後有方東樹等評本無傳本此為貴陽趙氏傳鈔自稿本斷編殘篇缺實多然亦彌可貴矣

琅圃遺詩一卷 貴筑周氏藏鈔本

清蕭培琳撰培琳字琅圃貴州永甯人嘉慶丁卯舉人授開州學正遷鎮遠教授改大定卒於官培琳行誼經正學務根實詩非所夙重獨山莫芷孫謂其性情高曠好為詩不自愛惜僅於其戚陳鉽家獲遺詩一卷殆即是編矣其詩流露性靈言質情真樸厚可親正是詩人本旨惟存詩無多芷孫所言頗不自愛惜一語信有可徵是本不悉是否為原稿芷升既謂其稿藏於陳氏家此編或為另鈔錄者不然即自陳氏復流傳於周氏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一朵山房詩集十八卷 光緒二年重刻本

清傅潢撰潢字星北號小泉貴筑人嘉慶辛未進士歷博野豐潤蒼梧知縣遷全州知州調西隆州未上卒嘗主講正習書院為巡撫曾燠所引重潢固為循吏政績在劔北桂林民頌之不衰詩非所長然亦和平演迤至語懇惓無蹈襲應酬文字而勤恤民隱水旱之救灾農桑之督課皆發之於詩深合周召化民之義雖為騷士所不取而志在民瘼心存邦國猶勝於悲情無聊鐫雲鏤月以自鳴其不平者矣是編為潢子壽彤重刻於都門初刻於何時不可考卷末有道光癸巳胡方朔跋殆即在斯時耶然序跋多不可憑猶不能斷言也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格式

留春山房詩集十卷 道光間刊本

清龔璁撰璁字玉亭遵義人嘉慶丁丑進士其書分四集一集二卷二集四卷三集二卷四集二卷總為十卷皆集古人詩句以三唐人句居多間亦有集宋金元明句者其字有同異名有兼收則從其一處每長篇中有一人用數句律詩中有一人複二句者明非出自一首自不違集句之體也又集義山詩以其無題諸作詞近香奩多在可解不可解間遂仍效無題以從舊貫是皆能不自矯逞無背原意四集十卷俱精心為之其難又不可與自出機杼發攄衷曲同日語矣按集句始於傅咸至王介甫梅聖俞石曼卿輩好為是體歷元明而競彈斯調擅長號絕每有其人其事借古攄今因難見巧極見精心然與古作者競勝於行間字裏縱或詩多鬭工而言非心聲一出摹擬非詩之志也故鄭珍平生不為此璁從政有聲又復喜詩惟其詩殊無表見著錄茲編殆亦存人之義匪可廢也

庶常集二卷編修集一卷 咸豐間刻本

清張日晸撰日晸本名日暄字東昇號曉瞻貴州鎮遠人嘉慶丁丑進士朝考第一改庶吉士授編修先後典湖南浙江鄉試出為敘州知府調成都遷浙江鹽運使再遷湖北按察使調四川遷河南布政使擢雲南巡撫卒官祠鄉賢四川雲南名宦日晸雅好藏書建清芬閣度列數萬卷手自勘校黔亂後散失殆盡書林偶獲校本丹黃燦列爭以為寶又喜刻書在敘州刻樹桑百益書為農家秘籍又官河南時錢儀吉蒐集經苑為助刊貲其事皆為人豔稱是編釐為二集曰庶常曰編修合為三卷皆官京華時所作敦厚其旨清麗其句又頗饒絃外之音張兩煐晚翠軒筆記云張曉瞻方伯日晸在京師日有詠煤句云看他黑處都成骨燒到紅時便已灰真痛下鍼砭中朝士夫皆宜自警云云殆足見其風世正俗別寓深意日晸居翰苑時固以詩文名迨出為外官析獄治兵籌河救災亦皇皇為人稱道不愧賢吏蓋學優仕良兼備道著者焉

山水怡情草一卷 貴陽趙氏藏鈔本

清孫士鵬撰士鵬字程南貴州遵義人嘉慶戊寅舉人仕履未可考其詩多清脆之音集中佳作極夥若峽山飛來寺之劈破峽山險天風吹寺來徑從鯉樹上門壓浪花開淮揚放棹之舟子解輕舫盪入水深處春風從東來吹轉蓼灘去遣詞命意別取蹊徑簡練不枝頗饒雋爽之趣至其哀江南賦一章尤膾炙人口甕安傅汝慎遵義夏國琦為詠讀哀江南賦推情激賞可知為黔詩中不可多得之作焉

旨遠集二卷 貴陽趙氏藏鈔本

清李瓊英撰瓊英字花影一字他山貴州興義人嘉慶中拔貢瓊英工書神似米顛黔中以書名者甚少瓊英健筆超奇遨遊公卿間人爭寶之於詩則工五言是集凡二卷古今體五七言兼而有之五言為多益足見其功力之所致也五言詩力求簡潔不事錘鍊如琴詩云不知天上月可印此時心一曲潭流水松風吹我襟和平無異響絃指有餘音嚴引復長嘯山空風滿林妙造自然純任天籟視其七言自覺遒練有餘無怪名於時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審安堂詩鈔十卷續鈔五卷 貴陽趙氏藏鈔本

清朱鳳翔撰鳳翔字振采一字集庭貴州開泰人嘉慶中拔貢以知縣分發甘肅補渭源知縣調敦煌政事無訛民口如碑請歸沐操筠行雲情矜志人美之張澍養素堂集跋其石谿漁隱小照戲泥其行筆墨鋪開志節則亮固可以見其人鳳翔又有讀陶詩抗塵卻俗希蹤芳軌均足知其行誼也鳳翔詩音節瀏亮長於近體陳田謂其設色鍊音在黎平詩人中為獨開生面詩品次在小牙父子之間案黎兆勲胡長新編上里詩系嘗別編胡學汪父子倪本毅朱鳳翔詩為四家詩選此四人者皆先後以詩名於五開鳳翔雖較晚而詩法高古視胡倪在伯仲間未可莨視茲編存詩數百首續鈔則後所增益者裒集頗富胡倪所不逮也鳳翔與沈毓蓀黃錦雲張澍楊春發諸人善隴北黔南詩蹤不絕鳳翔以豪放之才調唱和諸人間每有新章輒稱祭酒陳田選其詩入黔詩選都五十餘首冠於儕輩可以知已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蓼汀詩集八卷 存粹堂鈔本

清敖興南撰興南字蓼汀貴州印江人嘉慶中歲貢官貴筑訓導有聲地方歸授生徒從者衆是集為興南手訂都為八卷此為鈔本未悉已否付刻其詩清麗芊綿妙造自然與蕭琯齊名號思南二俊觀其論詩云昂首西江百態新餘波傾瀉兩朝人中州只有遺山老不向蘇黃逐後塵則極力趨摹意有所指可以鑒矣集中警句最多如炊煙繞樹白連屋修竹壓檐青一窓楊柳晚煙人去後梅花孤館月明時繞樹暝煙生遠岸懷人清夢落孤村微風汎竹常疑雨旭日烘簾渋似煙野水學琴鳴古澗斷虹飛劍劃山椒韻趣充溢殆不可易一字陳田謂其斷句俱可入摘句圖非枉也蕭琯字玉初安化人嘉慶辛酉舉人詩名藉甚嫠婦一吟悱惻悽苦歎為至性之作陳田采黔詩已不及見其集然則視興南又有幸不幸矣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朵園詩賦集五卷 清刻本

清趙本厚撰本厚字培也貴州甕安人嘉慶中諸生趙本敭亦甕安人有學道堂集已著錄甕安趙氏皆自劉之蓮溪從家遷義再從甕安之朵園本厚是集名朵園詩賦集則為蓮溪一支無疑且其輩分亦近似或為兄弟行也按本敭與猶法暄為文字交逮三十餘年而本厚又嘗及法暄之門知其過從亦極密本厚才筆縱橫不弱本敭惜早逝法暄為作墓誌頗許之題其墓曰詩人趙培也法暄贈其詩亦多為名流推挹至重是集凡五卷詩居泰半於磅礴峻巍中又有閑致其三日香風紅雨落錫簫吹過海棠時句冶春詠懷別富幽思豈竟俯仰天地壯歌淘志所可限哉賦亦鉅麗足知其詩之所本固淵源有自非獺祭而成者矣

蘊蘭軒集不分卷 貴陽趙氏藏鈔本

清潘樽撰樽字雲表貴州黔西人以溶子嘉慶中諸生仕履未詳是集為詩都二百餘篇首有傅汝懷序略云予以為詩不必以多為貴所貴者有詩之真若楓落吳江微雲疎雨古不有明徵在耶又云其詩皆古潔恬雅有家法葉潘氏七世有集而有傳有不傳傅玉書編黔風鳴盛錄得其七世詩謂如獲多寶則其家集為人所重可知樽承家學力守先緒詩多蘊蓄不好為鋒銳之言雅擅清趣汝懷述張蘭浦言云雲表年富而好學尤克紹詩教之傳持是集與以溶諸集勘比蓋不虛矣陳田以為其七言最工麗如把釣雲歸岸邊柳彈琴月到花中軒人家參錯逶連樹磴道高低斜對門皆在是編中可資覆按

客留草一卷 貴州趙氏藏鈔本

清潘桐撰桐字鍾嶧貴州黔西人以澂子嘉慶中太學生行歷無考然以詩徵之似未嘗遠仕也桐以文學世家神穎早慧而含蘊真機談偈入妙若有夙質者其為詩亦力超清澹幾無人間煙火氣長益肆力禪悅從諸上人游故吐屬飽不凡能迥衆流是編為詩一卷所集不豐按潘氏集多未付刻善藏家祠茲編似為傳鈔之本近於選錄然題曰客留是亦自成一編非有散佚也

龍泉詩集 清刻本

清孫謙豫撰謙豫字立亭貴陽人道光壬午進士分發山西補沁水知縣擢安撫民縣賴以安復殷修文事風俗為變縣固苦沁水且鄙陋不文謙豫至踰年而就畝有弦誦不輟民頌之是集所集詩均屬平平然詩人敦厚猶可見擅輯地方之善政不徒以風雅見稱已也其詩古今體均備其詞極自然不似造作詠懷集歸去來辭天衣無縫詞趣兩佳視孫濂集陶詩鈔殊不多讓第集句易流於堆砌之弊鄭珍序黎庶燾慕耕草堂詩鈔嘗論集句之難而無味略云集古之作費手費目無所不病始成一首反得兩句又工整又連貫不勝其喜他日讀前輩之集乃已被他先占輒為之索然故我平生絕不喜為此還是自打自唱轉有樂趣蓋真知其艱苦也謙豫在任修碧峰書院暇日課經史外每與書院師生唱韻聯吟茲集頗多新警之句皆成於是時循良儒雅固歷歷可攷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愛魚堂詩稿一卷 貴陽趙氏藏鈔本

清趙鳴枝撰。鳴枝字梧岡，貴州桐梓人。道光壬午舉人。鄭珍播雅謂鳴枝制行不茍，力學程朱，撰佛道論戒子孫勿崇二氏，理確詞正，人競誦之。嘗主講仁懷廳書院，教士有法，蓋亦篤學之士也。是集收詩不多，而清微雅潔，品骨俱勝，猶是論詠二氏之概。雖為憫世之詞，而粹然藹然，不襲緇素黃冠語。慰燕一詩，愛物致憐，人所傳誦，尤饒正恕之義，於詩家中不多見。鳴枝以程朱學問自勗，則無怪其端謹自持，議論不偏矣。其詩向未付刻，此為傳鈔本，殆即據稿本迻錄者也。

醉墨齋集 清光緒間刻本

清楊培國撰。培國字墨莊，貴州遵義人。道光乙酉舉人，仕履不可考。鄭珍播雅云：墨莊美姿儀，性穎悟，早登賢書，未幾遂歿，則或未嘗出仕也。珍又謂墨莊作詩好苦思，時得新句。昔年示余近作，記其黔靈山云：地僻雲棲樹，僧閒鳥守關。宿湘潭云：波如匹練知船過，帆訝羣山入座來。余曾歎為真詩人語，蓋苦吟深思，每作必工者歟。是編篇什頗寥寥，未知是否為全集。然據播雅所云，似亦未見其全集，珍所誦記之句皆在茲編中，且好句已不限此，如夜晴感懷，皆妙在婉麗，殊有清新之趣，珍所品許，固不溢美。乃青年遽逝，所志不竟，與高銘彤、徐夔同為黔中早謝詩人，滋可惋也。

焚餘草一卷 遵義溫氏鈔本

清張琚撰琚字子佩晚號皇思居士貴州黔西人道光乙酉副榜以遊幕糊口選開泰教諭雖仕復未蹈而以詩名於時天才倜儻發為詩歌豪宕不羈早歲為程恩漝所識拔獲親炙所學才贍日益橫發交游多俊彥與吳嵩梁吳友芝鄭珍詩酒往還皆相引重珍序其書曰士之抱才守潔遺佚阨窮終其身而復短氣象賢曾不一稍慰暮年餘望師友中如子佩者可不謂命之衰乎蓋琚晚年阨塞乃與詩名相背珍故云然也是編為珍所刪訂原稿蛟蚓互糅多無聊酬應之作珍為決去範圍存詩百餘首都為一卷鑒定甚嚴固不負死友者矣琚詩清拔不守常制才橫語豪每失肆軼然氣沛力充亦不足為病又案陳田謂集中松岱亭端溪品硯圖一詩與其墨蹟小有異同而此為勝當是改定入稿本則又可知其手自訂正亦頗審慎云

同亭詩草（年代不詳） 清刻本

清楊懷清撰懷清字同亭貴州甕安人道光乙酉拔貢不詳仕履趙本敭學道堂詩集春日贈同亭詩有句云抱才真不世有作必殊倫又云稱衡有俗利巢父比山鄰又懷清詠懷詩云富貴如苟得不如先草腐高東閣上詩云翹首看黃鶴何勞遊雀猜則亦傲世迴俗肥遯不仕之士也是集為詩都一百餘首五七言約各居半春間有四言頗不多覯弔古傷今每臻上選貴陽陳田謂其詩力摹韓杜硬語盤空格高氣老洵屬不虛甕安自傅玉書猶法賢以詩古文倡照映黔中後生翕然向風遺徽不墜懷清與趙本敭力任風雅實其後勁二人唱和之作傳東飛素豪情逸興為黔壤之盛事編中固歷歷可按時人比之傅猶蓋不多讓焉

南北莊小草一卷 貴陽趙氏藏鈔本

清龍運光撰運光字伯榮貴州永甯人道光乙酉拔貢朝考授教官同治乙丑賊陷永甯運光築寨堅守四方流離来歸者衆丙寅回匪破寨全家殉難是集為運光歸黔之先所作凡數十章詩筆磬勃兀傲自喜頗多可傳集運光與侯樹勳誼屬姻婭樹勳有感深知己録云運光又字荷廷樹勳亦身丁亂離寄陷賊圍力脫虎口運光有贈樹勳詩七律四首歷之詩中好句如歷諭不驚城號不輶誠彈以水戍渠檢詩話到蜀燒殘破曉怨之又據鞋皆紀實語也詩不存於是集中疑歸黔後之作均未及收入所遺者或不僅此也又永甯龍運松有永甯詩略其地望姓字與運光一望為同宗且並見於侯樹勳集中當為兄弟行矣

楊勤勇公詩 紫江朱氏藏鈔本

清楊芳撰芳有誠村三種已著録芳以出身戎行不惟洞悉性理之學且深諳詩文是編為其孫思桓輯裒詩二十餘首首為風樹悲吟步薛文清次許魯齋思親詩韵詩吟哀思悱惓懇篤可以感發後人即其述古三首炯識卓見高人一等又非桓桓武夫所能道者至感述七十六韻則綜括一生事功跌宕激厲聲鏗調高不僅為好詩抑且為名傳為信史芳平生純忠過人衛道好學其語録世均寶重而詩多不傳此編雖非全稿而才氣縱發殊可概見云

楊鐵菴詩 紫江朱氏藏鈔本

清楊承注撰承注字杞之號鐵菴貴州松桃人蔭
子道光戊子以一品蔭生鄉試不第己丑以父蔭
功賞給舉人丁酉應試引見以主事用分刑部河
南司而春闈屢不捷益潛心讀書交遊多名士其
書法宗包世臣制藝宗魏默深詩詞則宗鄭雪莊
有鐵珊齋學詮一卷是編前有承注子恩桓所述
緣起似供撰詩話者采擇之用其詩平淡無奇惟
多悲切音無怪年僅四十即淹逝也又其中薛本
偶一首見於楊勤勇詩集中殆誤筆重鈔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依隱齋詩鈔十二卷 清咸豐間刻本

清陳鍾祥撰鍾祥有夏雨軒襍文已著錄鍾祥師
事吳嵩梁以天才亮拔許之始至京師有珠零錦
粲之譽時纔弱冠之浙還黔往返三萬餘里所作
苕霅穎發不可一世存詩九十一首是為辛壬癸
甲草旋從幕山右期年以敎習還都下又四載與
士夫贈答切劘存詩八十一首是為燕晉草南歸
後歌詠不減存詩九十三首是為南歸草壬寅由
黔入蜀取道北上以改近簽分蜀中往來雲棧所
作最富自癸卯迄丙午歷權青神縣竹大邑三篆
得詩並亦附焉都存一百十一首是為蜀遊草丁
未奉使察木多往返三時悉取烏斯山川風土括
之橐中存詩八十八首是為康鄌草戊申迄庚戌
取[illegible]
累遭喪故情懷牢落存詩一百零五首是為祥琴
草壬子釋服扁舟往來江湖間存詩二百三十五
首是為出山草癸丑之官京師航海而東居海舶
者月餘存詩一百零三首是為東航草從軍河北
存詩六十一首是為槖筆草攝滄州事時當兵後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照存鄙亡事餘興生得詩一百零九首是為牧滄草自乙卯至己未于役燕趙舟車頻仍存詩二百四十九首是為燕南趙北草前十集各為一卷燕趙草則分上下二卷為最後刻成者故諸題詞皆不及焉祥琴出山二草皆為絕句其餘諸草則古今體詩並備鍾祥以横發之才得江山之助師友攻雄宕超詣婉約和平格律在唐人間絕句尤屬自然許乃普謂出入於劉賓客杜樊川莫友芝謂精嚴遒緊直可自建旗鼓蓋南雪南中弟子未有能或之先者也

飣餖吟十二卷 清刊本

清石贊清撰贊清字次皋一字襄臣貴筑人道光戊戌進士分發直隸補阜城知縣遷盧台陞天津知府咸豐十年英法之役抗敵有體事聞超擢順天府尹改直隸布政使調湖南召拜太常寺卿歷宗人府丞右副都御史至工部右侍郎卒於官是編為贊清集唐人詩句凡十二卷卷一五古三十八首有黃平森註釋卷二七古二十九首有晉文學註釋卷三五律一百五十二首有何亮清註釋卷四五律一百五十五首有任鋐珏註釋卷五七律一百十一首有薛樹森註釋卷六七律一百十四首有王樾勳註釋卷七五排五十四首有伍華瑞註釋卷八五排五十二首有蕭鑑註釋卷九詩餘六十九首有曾贊之註釋卷十五律一百四十七首有楊文照註釋卷十一七律七十首有楊昌江註釋卷十二五排九首有高以莊註釋共一千首自卷十至十二凡三卷皆集一人句異於他卷也所集皆唐人詩句惟五代人詩間亦采列蓋從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全唐詩之例也其集句之法一人一句每首不重同至集一人句一首亦不再同甚合集古義例極見匠心惟於存疑之詩如沈佺宋之問之巫山高杜荀鶴周朴之春宮怨以及王縉王維之相混淆均張說之從同皆不能有所辨別雖然采精揚華奇韻橫逸抗五聲極六律才潤學博亦可謂運自然之妙有非唐後者可能為矣又按黎庶昌為賛清銘墓末云文章游藝飣餖一編屠堂香屑誰與後先以飣餖吟比香屑集近人聶樹楷詠句云啜芳嗽艷編三唐鑄出司空鐵石腸無縫天衣成百衲留青難與抗顏行則以留青集泛采歷代不及飣餖吟之專用唐人句蓋極稱之矣

秦晉遊草二卷 清刻本（年代不詳）

清蹇諤撰諤字一士貴州遵義人李蹇臣子先世育於李氏至諤始復姓道光丙午舉人大挑得校官咸豐癸丑楊隆喜作亂諤率兵擊之賊平敘功遷知縣再遷府同知乙卯土賊鄭乘保再叛諤攻之虞捷深入戰死事聞晉道銜贈中憲大夫祠遵義諤死事慘烈黔人多輓之鄭珍莫友芝何鼎諸作最佳珍題秦晉遊草云柿田死烈亦前定殺氣常流聲詠間猶勝詩人王少伯傳芭終作國殤還錄其二允稱哀挽諤足以千秋矣是草為諤官閩中時所至率有吟章歸黔集而刊之詞調清爽無纖陋音沔陽道中詩新橋流水遠山斜曲徑遙通三兩家亂石圍墻茅蓋屋當門一樹紫薇花幽人雅致即景抒情與其悲憤激壯衷事死烈之志判然有殊也

陶樓襍著 光緒己丑家刻本

清黃彭年撰。彭年字子壽，貴筑人，輔辰子。道光乙巳進士，丁未改庶吉士，授編修，累官湖北布政使。又嘗主講保定蓮池書院。彭年有陶樓文鈔十四卷。是編所集凡四種：曰明范文忠公畫像官蹟圖題詞，曰明五忠手蹟攷存，曰黃忠端公明誠堂十四札疏證，曰紫泥日記。范文忠畫像官蹟圖舊李鴻章為贊，又有張之洞題記，彭年考核覆校，稍有異同，錄為一編，以識之洞之誤。五忠手蹟為楊忠烈、左忠毅各一，魏忠節、周忠介各二，鹿忠節六。彭年究辨正義，抒攄心得，頗嚴謹。黃忠端當神州陸沉之會，滄桑志感，薪膽勵心，被服仁義，周旋患難，後世稱焉。乃年譜謂其於燕都之變，鳴鼓擊磬，詠歌獻酬，比諸玉振金聲，身在畝宮，設宴歎客。彭年則就手札參證明史、漳浦集，備論傳聞之異，存信辨誣，刊誤糾正，可謂忠端之功臣，不僅補漳浦之闕已也。紫泥日記為彭年護理江蘇巡撫時監臨恩科鄉闈，取唐人詩「紫泥盈手發天書」意，借以題冊，蓋監臨例用紫筆也。所記[illegible]皆闈中所作，亦有關科舉故實云。

容膝山房詩集二卷 清刻本（年代不詳）

清胡萬育撰。萬育字仁山，貴州黎平人。道光中貢生，仕履不詳。陳田謂萬育晚歲學詩，樸質近雅，略無浮響。是集古今體詩凡二百首，與黎兆勳唱和之作最多。兆勳為開泰校官，與邑人士結社長吟，好摛風雅。萬育學詩雖晚，而追蹤漢魏，力卻儒音，在諸子中齒最長，成就亦最多，最關兆勳推挹，備至。萬育詩曰：「彈指光陰七十餘，蒼蒼鬢鬢已蕭疏。生無媚骨難諧俗，老有癡懷慣讀書。」皓首龐眉，嗜讀如此，宜乎健才出眾，領袖庠倫云。

緇經堂集 清刻本(年代不詳)

清胡長新撰長新字子何貴州開泰人萬育侄道光丁未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蘇不就改貴陽教授以憂去改銅仁教授以躬為倡銅人頌之學使以端介可風薦遷翰林院典簿長新與黎兆勳雅意鄉邦掌故輯黎平一郡詩為上里詩系號稱賅備長新嘗從莫友芝鄭珍執經問業兩人為西南大儒故長新之學具有根柢所編詩系足以覘其規模是集凡為詩數百首聲錚調雅不著浮墨大多肅括閎深之作與其叔萬育詩頗相類也巢經巢詩鈔及郘亭詩鈔均有贈長新詩愛勗過人情兼師友鄭莫以詩法嚴粹謹飭稱矯正斧偏為一代上選長新儷筆遙承嗣響不絕論者謂得二人之神韻蓋非過論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青田山廬詩鈔二卷 同治間刻本

清莫庭芝撰庭芝字芷升獨山人與儔子友芝弟道光己酉拔貢生選思南教授為貴陽學古書院山長庭芝承父兄樸學早以銳穎顯乃屢不得志於廷試晚乃為教官肆力於羣書與黎兆勳同編黔詩紀略後編蒐聚叢殘周諮博訪可續友芝明代之書論黔詩者可資以考辨源流甄錄雅故也陳田謂其詩自苦心鍛鍊中來掃盡輕俗之弊黎汝謙謂其詩能約之方寸簡淡閒遠期諸法律而後已大要不離乎子偲家法一空流俗浮漫夸肆之詞按友芝詩長才揮霍健筆如龍浩漫雄闊與鄭珍並稱庭芝固不及其兄第苦吟積學功力亦頗不弱即以其褋感諸羅行諸詩論置之郘亭巢經間殊無媿色惟才氣不能貫澈稍遜之耳是編僅輯詩二卷庭芝與黎氏昆仲鄭知同胡長新諸人詩酒過從吟詠豪富意其詩必不止於此黎汝謙序青田詩云窮怪與芷升離索久所為當必富於疇昔而其存乃不及半豈有蘊於心不欲如從前

錬想耶質之子何(胡長新)始知中數年稿罹於兵燹又云並升詩雖燬佚能如是之精確又何惡寡乎則是編固非庭芝全稿矣黔中累遭喪亂文物淪佚蓋難稽數庭芝孜孜以蒐集鄉賢遺著為念恬退修潔樸趣盎然專以著述為事遺書賴以不墜而自為詩則零散過半非胡長新即此寥寥之數亦復不存無怪黎汝謙謂其坎坷之甚也

眉頭草一卷蓬轉草一卷符水公餘草一卷 貴陽趙氏藏鈔本

清王繢康撰繢康字晉侯貴州貞豐州人道光中舉人以軍功選慶符知縣繢康遭逢不偶久而博一官又所志不如故其留別都中諸友詩云生逢磨蝎休論命技悔屠龍不入時又云裘馬五陵同學貴簿書百里一官卑皆牢騷語也其詩分三卷眉頭為從軍所作詩蓬轉為經歷各地詩公餘則為宰牧慶符時詩也排次明瞭行蹟可徵大致眉頭草多激壯之音蓬轉則感懷傷世沈痛不平兼而有之公餘則勤民理治雖在閒吟不廢勵精之思格調俱極佳妙無拘束氣是善於運用詞韻者

野茶岡人吟稿一卷　清刻本（年代不詳）

清黎兆熙撰兆熙字仲咸貴州遵義人同知恂次子道光中國子生遵義諸黎風雅世傳閒清越兆祺兆勳兆熙庶燾庶蕃庶昌玉挺蘭拔爭相競兆熙名雖不遠諸兄弟詩法嚴正殊不遜色所惜成稿不豐行世絕少是編僅一卷長於近體佳作觸目盡是正所謂以少勝衆不必卷帙繁夥方足為貴也兆熙與其外弟鄭珏過從最密珏性孤僻落落寡合詩如其人獨與兆熙往還詩酒無間日每有新章輒相唱喝意氣豪於一時云

臥雲山房詩十四卷　貴筑周氏藏鈔本

清石凝極撰凝極字次山貴州黎平人道光中貢生凝極名不甚顯而其詩之富在黔中殊不多覯即以周起渭論詩筆蒼老開黔詩宗派且與田雯查慎行王士尊朱彝尊分席吟壇光照輦下而其桐埜一集輾轉流離僅得四卷至如田榕一生苦吟者年詩客所成碧山一集僅存十六卷乃凝極之書遠博於桐埜僅亞於碧山雖然詩貴精不貴衆而豐於才力勇於存世要亦有足多者況其詩不盡饜獷雅有清音又善用疊字妙無痕跡此非千錘百鍊所不可也全集按年月次第間亦有干支顛倒者疑為誤置云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南壁文集 清刻本（年代不詳）

清吳文昭撰文昭字德彰貴州大定人道光中貢生博綜為大定耆宿於書無不讀亦無不通精於天文所著天文論天文圖六書要義希姓類考姓氏探源古今詩選皆不傳惟存文集一卷陳田編黔詩録文昭詩一首不知有專集行世否也其文襍而不專然以該博言之當之弗愧遣詞設字無滯澀稜硬之弊自是名家手筆黔中以詩文著自應龍中葉以下屈指難數而文章存世可攷者實不多文昭固無籍籍名且行誼不彰而茲集之存要亦關乎運會著録於篇用表黔文云爾

慕耕草堂詩鈔四卷 黎氏家刻本

清黎庶燾撰庶燾字魯新別號篠庭遵義人愷子咸豐辛亥舉人多病未能一登春榜學苦筆健時人惜之庶燾丁鄉里喪亂苦吟憫世一寓於詩多幽憂愁疾之思善寫景陳田謂其苦吟似郊島閒逸似紫桑格調似放翁石湖惟取境稍窄不能如紫翁郘亭之大篇揮霍而並駕乃兄伯庸略無媿色鄭珍題語亦謂庶燾學勝於才不得之靜悟即得之苦吟故能刊落浮辭吐屬沈摯莫友芝則以洗鍊堅潔見許而兒其留意元亮太祝歸于慕三家用短以精悍取勝以自堅壁壘蓋庶燾天資不如苦學才力實近宋人於唐人不甚接適用其短以濟其敝遂有幽花晚秀之態此即鄭珍所謂極力學唐適成就一個好宋派者是也是集嘗經鄭莫點定雖篇什不多確有可傳時人比諸李空同之於徐昌穀集據莫友芝題語亦足見友芝勘研極精凡長篇概從刪棄並贈酬乏味之作亦芟之故全集精絜者當無泛濫糟粕語庶燾不惟謹敦自勵教弟嚴飭愈常師故俱成名

依硯齋詩鈔三卷琴洲詞鈔二卷 清同治間刻本

清黎庶燾撰。庶燾有慕耕草堂詩鈔，已著錄。慕耕詩四卷，為鄭珍、莫友芝點定，刪落浮冗，獨存精作，黎庶昌為之刻於日本。是編則為同治癸亥其門人莫彝孫刻，皆道光丁巳以下七年所作。庶燾自謂同治辛酉曾應門人劉漢英請，刻道光戊申迄丙辰九年詩凡三卷，今不存其集，無從究其異，似然皆刊於慕耕之前可斷言也。是編間有為慕耕選錄者，然其未經選入者，仍宜著錄，以存其概。庶燾亦自知壯歲以往之作，工於少時，蓋其工深力厚，鍛鍊而就，年愈長，詩愈進也。詞亦可入宋人之林云。

澹勤室詩六卷補遺二卷 民國丁卯朱氏重刻本

清傅壽彤撰。壽彤字青餘，晚號澹叟，貴筑人。咸豐癸丑進士，改庶吉士，丙辰散館，授檢討，旋以記名知府奏留豫省，簡授歸德知府，調守南陽，同治甲子調開封，丁憂起復，署南汝光兵備道，光緒乙亥擢河南按察使，調署布政使。所著有孝經述二卷、古音類表九卷、孔庭學裔六卷、汴城籌防備覽一卷、歸德塞堡圖表一卷，已刊行。又有湘灘別志三卷、十六國春秋年表一卷、吳越游記一卷、吳越錄程記一卷、澹語二卷、真霸篇一卷、古文詞一卷，光緒間遺稿悉付一炬，今所存者惟古音類表等五六種而已。是編亦為灰燼之餘，厘為六卷，古近體詩凡四百三十八首，皆同治壬申以前所作。補遺二卷，先一卷古近體十五首、詞二首，為壽彤外孫朱啟鈐自墨跡拓本中補錄者；又十年又得遺詩十二首，並追附於後，是為後一卷也。壽彤官南陽光道時，風雅一門，讌集師友，韻事播於藝林。壽彤父子兩世俱以廉幹稱，而詩亦有藉藉名，可謂盛

矣其詩大抵成於咸同之際不惟中興文献信而有徵即壽彤之政事文章亦足以備輶軒之采蓋壽彤以文官從軍征塵未歇軍書又𢀖馳驛於淮豫一第十數年故發之於詩每有史實可按也其集舊有刻本惟詩非全璧是編為最足之本爰據以著録云

嗣庶昌官川東道任復有所得曾為刊行近歲楊恩元又得劉存數篇刻多至百餘首因重校之附刻於黔南叢書記之

瑟盧遺詩 清寫刻本

清章永康撰永康字和別號瑟盧貴州大定人咸豐壬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中書遷侍讀請急歸賊陷大定罵賊死永康天才綺麗冠絶時流初入翰林年廿餘與名流數輩悲歌擊筑佗傺傷懷有騷人遺風先是永康卒後其友吳承修搜得其詩四十餘首詞數首詒黎庶昌刻之光緒元年携至荷花池釐局勘定録副未竟局燬於火稿失大半僅存行路難樂府數首即以付刻陳田輯黔詩亦謂其詩詞散佚僅録其贈朋好諸作是亦未見其全集矣其行路難古樂府十餘章詭切時事微顕志晦深文隱蔚進乎春秋其友吳承修讀之歎為肝膽皆芬黎庶昌且謂性情悱惻守慈悲思如楚屈原之所為惓惓居國宜乎能罵賊不屈而為國殤也

鑒山館吟草 遵義周氏藏鈔本

清李鼎榮撰鼎榮原名春暉字蓉初貴州開州人咸豐壬子舉人官遵義教授是集爲詩都百數十首律詩多於絶句間有長歌其詩老重無浮音懦響在遵義詩尤屬厚摯佳句不勝枚舉盖筆力直接浣花雖閒歌偶吟亦蘊蓄至深非淺人可言者鼎榮爲校官誨導諸生不遺餘力閒在拈韻賦歌樂從相和有風雅遺槪玆讀其集猶可想見其盛也

一樹梅花書屋詩鈔四卷附文稿 同治間刊本

清楊學煊撰學煊字春谷黔西州人鄉試十七科七薦未售四十載明經獲一官司鐸即張凱嵩所題十戰秋闈不得志姓名不入登科記也是書爲其子璐枝輯刊詩四卷首有諸家序跋題詞多所欽挹其詩古近體兼備氣格高渾神味淵永非淺嘗薄學可致末附文稿四篇篇章雖寥寥而學力之深思致之雋氣味之厚無不兼具誠如鉅源深所言尺水生波與回風縈瀾同其壯觀盖重其實而不在其量所謂觀一著而知高下嘗一臠而徹中邊此之謂矣

悅坳遺詩 光緒間子黎氏刻本

清鄭珽撰珽字子行號燕歇別號樓雲子晚又號悅坳叟鄭珍弟數應童子試不售遂棄帖括精求五行陰陽四十餘年故其言命也則主神峯撑撥也明宗松筠與弟珏之精於醫同為里閭稱道珽集先曰鳴鳳山人詩猶是咸同間叠遭兵亂後所為其前者大都散失不存迨光緒十四年珽既卒其表弟黎庶昌取其遺稿百餘首彙而刻之跋題悅坳遺詩庶昌謂珽詩雖不多然任天籟頗近嚴羽別材之說與世之雕章琢句不同亦蟬蛻誠齋之流爾鄭氏昆仲三人珍經學詞章兩皆擅長推為西南大儒抗手中原宿學無愧色珽珏固不以文行顯而詩名並為人知珽且以七十高年而衣終身耽吟詠好風雅為鄉邦後進矜式尤為難能可貴云

息影山房詩鈔四卷 清同治□年家刻本（年代不詳）

清黎兆祺撰兆祺字叔吉貴州遵義人兆勳弟兆祺少年善病絶意策科從表兄鄭珍兄兆勳講論六義中年詩思益進鄭珍謂其內氣剛勁忠孝肫摯有古仁人孝子之風叔吉諸昆季皆能詩工力似出其上至於感悼傷懷之作則真情流往至性纏綿使讀者忠孝純忱油然勃發則自以為不及焉又云兆祺恐博而不精乃專靜潛閱一宗祖於少陵旁及韓白蘇陸沈浸含咀神與古諧又云能絰世亂家庭多故有觸於中竟情抒寫率多悲涼愁慘之詞及其音停響遏沈鬱蒼茫苦而酸情腸拂胃不期於杜陵而於杜陵自近皆極言其詩之凝鍊是集為兆祺四十歲時所手訂鄭珍序之其後兆祺又續補若干首則珍未及見皆精到之作鄭珍許其資深進境未有量實具知人之明也

守拙軒詩存二卷有感知己録一卷虎口餘生記 鉴江朱氏存素堂藏鈔本

清侯樹勲撰樹勲字寅階貴州永寧人仕履不詳據虎口餘生記知嘗爲戴鹿芝記室其詩分二卷上卷爲粵游草下卷爲南還草粵游草中有茂名縣署龍门縣署即事似隨侍官居之作南還草則爲在黔時所作詩筆平穩庸有深致詩句偶有鈎乙不知爲誰氏筆也樹勲嘗陷賊圍力脱得免有感知己録即爲彙集友好往来慰问函稿詩札虎口餘生記爲記遇賊事時在咸豐八年也鹿芝與劉書年支持阽危俱爲黔亂中幹練之牧令盗寇如麻地方糜爛黔中固久已苦之賴賢令勇將轉危爲安其间艱苦糾紛筆難罄述是編雖詳於地方略於大局然亦不難略闚一斑要可補黔中故實之不足也

壺天山館詩略一卷 光緒辛卯眠雲樓刻本

清甯泉撰泉字石生貴陽烏门人初不得志於文乃隱於吏粵亂投筆從戎佐岑襄勤攻苗夷叙功始授縣丞丙子遭喪旋里與畢節楊紱章爲詩酒之社其詩雄傑古樸不規〻於古所作曰黔吟集曰蜀遊集曰生還集曰壺天山館詩草泉殁五年紱章重加釐訂取其最後一名序而存之與王戲一集並刊行世烏门爲黔邊僻壤非文物之邦泉則抗心希古鍊冶存神爲鄉邦生色雖豐於才而嗇於遇要亦可以存焉

姑聽軒四六一卷 貴陽趙氏藏鈔本

清劉藻撰藻有蜀遊草已著錄藻詩才駿放尤工駢文抽黃對白暈碧裁紅新意妙辭豐才錦心惟嗇於遭遇所志不如一發於詞賦故自聲有力振采欲飛而磅礴激衷之氣充沛筆墨間又非徒以悱惻悽豔取勝也首有馬炳春序識稱之藻詩詞賦三者兼長蜀遊草及姑聽軒詞俱有聲於時張之洞固以駢儷名猶力贊藻所為文稱為黔中名士蓋因其文而重其人矣

東麓山房文集 清刻本

清喻懿撰懿有一鞭閒吟草已著錄其文亦如其詩激壯慷慨不守成法與其弟勳皆以文名傾動一時即李元度贈詩所謂塤篪鼓角出犀林也是集為其歸田後所集頗多有關粵亂故實蓋懿以書生挾策干胡文忠林翼隸部下轉戰湖湘諸郡復入援豫章功高勞重所親者多所見者真軍書旁午筆之簡冊故能得其實可資治太平史之助至其餘諸文亦皆言之有物不為泛泛語時人謂其兄弟文章媲美二蘇其推重至此

玉戲集一卷 光緒辛卯眠雲樓刻本

清楊紱章撰。紱章字慎齋，貴州畢節人。是集所收都為詠雪之作，凡二十餘首，故題曰玉戲。首有路朝霖序，謂其詩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必有願書萬本誦萬徧，如義山之稱韓碑者。阮寅劉煥南題詞至比之右軍時晴帖，語固不無溢美，然二十餘首語意幾無重複，則不徒精於詩律已也，必倖色揣稱，極其才力所致，有突過前賢者，蓋亦事理之常矣。

蜀甸吟編 紫江朱氏藏稿本

清張國華撰。國華有四書分類集對，已著錄。是編為國華就宇內名山大川古蹟按省區分別詠之，大都為七絕，格律平平，然所詠在三數千首以上，才思不竭，切實景物，間有諷諭之音，婉而多旨，實有殊志。書中之詠景物，以壯篇幅者，國華是否履及各地，固未可知，然即以其體大思精言，則頗可作遊志觀，不徒以詠史取貴也。

黔靈山樵詩鈔四卷 退畊堂印本

清路璜撰。璜字漁賓，畢節人。先後宰洛陽知縣凡三十餘年，政績最著。粵亂洪楊北伐攻汴一役，守城之功居首。光緒初中蜚語落職，主講專文經舍，從者翕然向風。卒後徐世昌檢其遺稿，既采其尤雅者入晚晴簃詩匯，復為甄擇付梓，成是編，區為四卷。其詩高古蒼涼，有唐人遺韻，出東門四章情詞兼善，落墨無俗，不愧工部嗣響。世昌序其書云：璜雖在官亦不廢吟詠，民間疾苦久在懷抱，又累值兵役凶厄顛迫，實有同感，一發於詩，遂不禁其宕盪莫遏，豪氣逼人矣。世昌與路氏誼屬姻婭，故梓其三世集，雖情關戚鄙，而殊有裨於黔詩。陳田輯黔詩紀略續編，不及路氏父子詩，度由未見定稿，遂爾闕如。世昌是舉，殆亦後之言黔風者所必取矣。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澡雪堂詩五卷文七卷 民國戊午貴陽文通書局鉛印本

清楊樹撰。樹字珍林，貴州安順人。有自訂年譜，已著錄。樹為詩受業於莫庭芝，熟讀唐宋名集。其集光緒丙子、丙戌、丁亥先後經清鎮文天駿、思南程棫林、遵義唐炯點定。宣統元年簡放甘涼，交卸學篆，公餘得暇，取全稿芟薙大半，由甲子迄庚子，釐為四卷。在籍時曰蔗楨集，游幕時曰萍蹤集，官內閣時曰對薇集，游滇後再入京時曰焦桐集，三十七年中得古今體二百四十九首。其後樹子恩元又將到山右後所作數十首附入，另為一卷，共五卷。樹所自訂者僅前四卷耳。樹以為存詩使讀者不知為何許人，外觀有耀，中實無物，入耳鏗鏘，咀嚼寡味，無人品焉有詩品。又論東坡如郊島，苦吟不至於傷率傷漫；元白如老杜，精細不至於病輕病俗，皆中竅要。樹詩初頗無成就，同治間樹持業以請莫庭芝，庭芝謂無一完善之作，於是發憤請詩，不求名世。其集經三次點定，置行篋幾二十餘年。宣統元年成集時自序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心知固深言其事之艱辛讀其後來詩所詣漸深可見其致力之勤勇與時賢爭短長與古人證氣脈亦可謂自彊不息者也其文集為七卷樹官内閣最久職掌絲綸光緒廿四五年間領袖閣中萬壽諸表文皆自屬稿賀立皇子摺一時傳誦又代周竹生所為疏議論風生條貫秩然皆在文集中蓋引蘇長公代張方平諫用兵例存之樹於此數疏後為跋以析其事深自惹也是編為其子恩元於民國戊午年甃比而付之剞劂者恩元亦薄有文名云

十三弗齋詩文存 光緒甲午貴陽陳氏刊本

清丁寶楨撰寶楨字稚璜貴州平遠人有丁文誠公奏稿已著録是編與奏稿先後刊以行世寶楨生平經濟學問具見奏議謝表第其餘事往往散棄故存世者絶少此為其姪婿陳夔龍蒐集遺作計得自其子者古今體詩若干首益以夔龍歷年采輯廿七首並禊文六首都為一卷詩餘一首則附於卷末寶楨勳在旂常名揚天下所長在於武功治術詩文非所習究然即以是編論亦大抵閎深渾穆不雕琢而自工不必以詞華勝且篤念職事志在報稱無論乎詩文又俱有關乎政史文獻不尚空言不薄實政猶是寶楨數歷中外切切不移之志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０３２
作者＝
页数＝７９９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正文